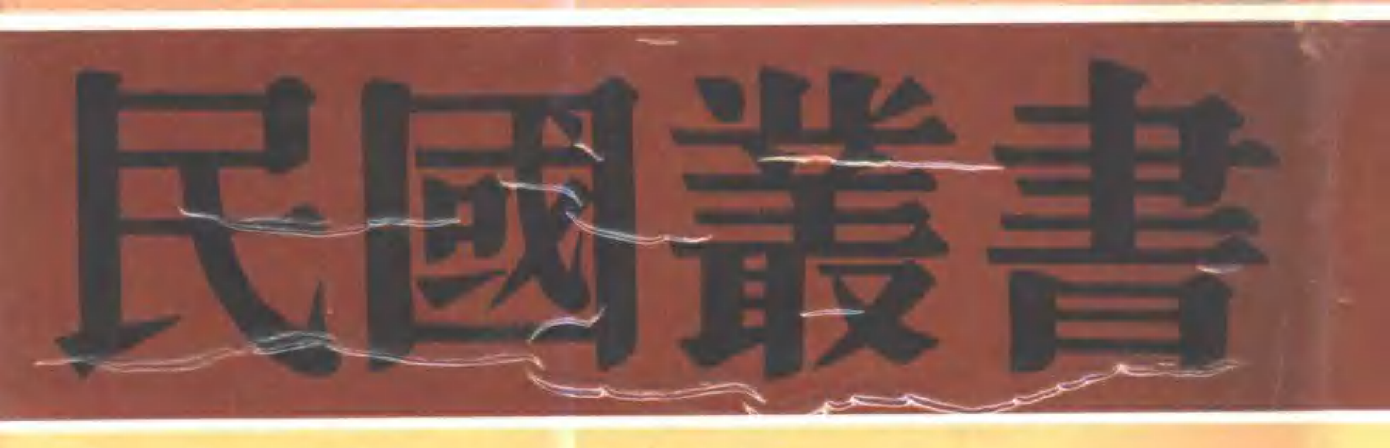


第五編

·22·

北平風俗類徵

李家瑞編

妙峰山

顧頡剛編著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五編

·22·

社會科學總論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８１１７Ｌ）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北平風俗類徵二册

每部實價國幣肆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李家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林憫民　尤惠民　金雲峯　王績蕃）

北平風俗類徵

李家瑞編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影印

序

民國二十一年，我的北平俗曲略寫成之後，先師劉半農以爲我對於北平掌故的書比較的有興趣，因此他叫我將這種書裏記敘風俗的部分鈔撮出來，看能不能成一本書，我當時很喜歡的答應了試作這種工作。及至回家把日下舊聞翻開一看，我立時就灰心了，因爲朱竹垞用十數門生之力（據燕京筆錄跋項維貞分得風俗之部，則全書十餘部，當是十餘學生合成之，）參考書至一千多種，但所輯得的風俗材料，只是薄薄的幾頁，總共不到一萬字，我想我一個人能夠看得了多少書，還能比他們鈔得多嗎？但這種不長進的想法，我也不能拿牠回復劉先生去，只得再翻一翻朱氏門人看不着的書，以及康熙以後的人的著作，不久就發覺後來的人對於風土人情的注意，比較以前的人來得多，而且越是通俗的書，越喜歡記載土風民俗等細事，從此我的灰心漸漸的就變成高興了。做到一二年後，反覺得要看的書太多了，到劉先生去世前，我已鈔得三十多萬字，雖曾一度持去請教，但他已在病榻上不能看了。最近這兩年，我又補鈔得十萬多字，已經可以成一部七八本頭的書，而劉先生已不得見了。

當時劉先生教我編這書的用意，我也時常聽他講過，歸納起來，約有以下三事：

一、我們平常看北平掌故的書，總覺得記建築、古蹟、名勝的部分太多了，而記人民生活習俗的部分太缺乏，要是將古今書籍裏零碎記着北平風俗的材料，輯聚成一書，也可以補償這種缺陷。

二、記載民俗細故的書，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所以康熙年間人還可以看見的歲華記遊覽志之類的書。在現在也不容易得到了，但這種書以後是很重要的，爲保存牠們起見，編一種記載風俗的文字的總集，也是應當做的。

三、記述民情風俗的書，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的詳細確切，例如京都竹枝詞，都門紀略，京都風俗

志，朝市叢載，燕市積弊，一歲貨聲等書，無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做的，但他們所記的風俗，往往比名人學士們詳實，這一類的書也可以收集起來紹介於世。我們編這部書那這種工作就可以包函在內了。

編這書的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就是把所有的材料，依牠的性質分爲十三部：一歲時，二婚喪，三職業，四飲食，五衣飾，六器用，七語言，八習尚，九宴集，十遊樂，十一市肆，十二祠祀及禁忌，十三雜綴。每一部的材料，都依牠們年代的先後，順序排列起來，每一條的上面都標一小目，中有數條同記一事者，則只在最早一條上同標一目，以下各條卽屬於此一目同一小目之諸條，其次序亦按時代排列之。歲時之部則依時日的次序編排之，每月內所應有之氣節，卽冠於該月之前，都是爲要便於檢查的原故。

鈔撮材料的方面，也有三點意思應當在這裏申明的：

一、元明以後的人所稱「北方」「北人」者，往往以北平爲中心，所以遇有只稱「北方」「北人」的風俗，知道牠現在還存在北平的，也一一收錄之。

二、所收風俗材料中，常有夾敍幾句方言俗語的話，則此種風俗材料已收入別部外，其記方言俗語的部分，復摘入語言之部中，故語言之部，有複見的材料。

三、鈔輯材料沒有限定時代，只要是發表過的東西，都在收取之列，所以報紙、雜志、歌謠、唱本，也斟酌的收了一些。

編這書的時候，我已住過了三個地方，由北平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這於我的工作上，加多了很多好處。在北平時期使我得到了許多冷攤上的通俗用書；到上海後，又買了些書局報館在清末民初翻印的古書；到南京來，又得看了些此間所藏的善本書籍；要是固定住在一個地方，那有些書或者得不到的。

最後我有一個希望，希望這書永遠不要成爲夢華錄夢粱錄等供人憑吊的書，只要牠永久當爲類書或遊行

指南等書應用就好了。

羅莘田傅孟眞兩先生，或替我到處借書，或替我閱看稿子，我都在這裏很誠懇的謝謝他們。

二十五年雙十節後二日，李家瑞寫於北極閣下本所。

目錄

北平風俗類徵

歲時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靑打鴈，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於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使遼錄）

歲除，簷楹插芝麻稭，院中焚柏木柴，名曰「焒歲。」元旦起擲門棖於地者三，曰「跌金錢。」以小棺盛驢肉食之，曰「嚼鬼。」立春日無貴賤食羅蔔，曰「咬春。」二月二日用黍麵棗糕，以油煎之，曰「薰蟲。」三月食餅，曰「桃花餅。」四月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四寸，闊一寸，味與粽同。六月六日食銀苗菜，卽藕苗也。九月食迎霜兎。臘月八日賜餐百果粥。（燕史）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秋韆。元宵節前門鐙市，琉璃廠鐙市，正陽門摸釘，五龍亭看烟火，唱央歌，跳鮑老，買粉團。十六夜女子出遊，謂之「走百病。」燒金龜玉蝀石獅牙，以療牙疾。十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廿五日謂之「添倉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梁橋踏靑，萬柳堂聽鶯，弄箜後，涿州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豐臺看芍藥，煑豆子結緣，送春，賽會。五月遊金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燄口，點蒿子香，燃荷葉鐙。八月中秋夜踏月，買兎兒王。九月登高，花兒市訪菊，城牆下覩八旗操演，婦女夥挂金鐙，九日歸寧。十月上墳燒紙，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買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京師偶記）

至於節令，如人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八月一日，今亦不復爲節。而今人中秋，唐人亦無之也。（天咫偶聞）

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民間插芝梗柏葉於戶，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初八九日陳設燈市，至十八而罷。人家用粉糁寒具餽送，徧市鬻之，五花帶爲號。宴席間尙王瓜、豆莢，一瓜之値三金，豆一金。點茶用椿芽蒲笋，發之冰下。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較春時特小，一瓶値數千錢。貴戚倡家插茉莉花。官裏放燈假五日，夜行不禁。（北京歲華記）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宮眷內臣，卽穿葫蘆景補之、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卽互相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蔴稭，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烟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紙礮，將門櫃或木槓於院地上抛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卽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於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互相請宴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蟲蝴蝶者，或簪於首，以應節景，仍有眞正小葫蘆如豌豆大者，名曰「草裏金」，二枚可値二三兩不等，皆貴尙焉。初七日，人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夜，卽有耍燈市，買燈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麵，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滾成，如核桃大，卽江南所稱湯圓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華，咸萃於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投人。（酌中志）

正月元旦，百官入朝慶賀，民間亦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放爆竹，點天燈，懸

綵勝。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次晨鞭土牛，遣古送寒氣之意也。具小芒神土牛，官生舁獻，曰「進春。」八日至十七日，商賈於市集燈光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遝貿易，曰「燈市。」元宵前後，賞燈夜飲，金吾禁弛。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婦女結伴遊行過津梁，曰「走百病。」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曰「商燈謎。」夜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康熙大興縣志）

八日至十六日，商賈於市集燈花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遝貿易，曰燈市。舊在東華門外燈市街，今散置正陽門外，及花兒市、菜市、琉璃廠店諸處，惟猪市口南爲盛。元宵前後夜，金吾禁弛，賞燈夜飲，火樹銀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耍月明和尚，男婦率於是夕結伴遊行，親隣相過從，至城門下摸釘兒，過津梁，曰「走橋兒，」又曰「走百病。」數日中有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令人破其謎，曰「商燈。」至夜，各家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康熙宛平縣志）

燕臺新月令正月云：「是月也，廠店開，瓜子解悶，喇嘛打鬼，秧歌鬧於市，自鳴樂奏，閣將入夜化爲妓，烟九訪仙，和榮填倉，冰始伐。」（見水曹清暇錄）

正月初一日，子刻後祀神，謂之「接神，」徧至戚友家拜於堂，謂之「拜年。」初二日祀財神，初三日旃檀寺打鬼，初五日名「破五，」以前五日，禁婦女往來，初六日歸寧，琉璃開市，初八日夜以油鐙百八盞祀星，十三日試鐙，黃寺打鬼。自初一至十五日，遊大鐘寺，十九日遊白雲觀，二十日雍和宮打鬼。（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十二景云：「正月裏家家慶賀新年，元宵佳節把燈觀，月正圓，菴觀寺院，抖了抖衣裳，花盆子處處瞧，炮竹陣陣喧惹的人大街小巷都遊串，夜半歸回轉家園，彈唱又歌舞，擲骰子又搖攤，天呀兒喲令神仙逛一行白雲觀。」（百本張鈔本牌子曲）

京師各廟，輒有市集，百貨充盈，游人紛沓，俗謂之「逛廟」。逛，遊也。逛廟有定期，京師廣寧門外財神廟，廟貌巍煥，報賽最盛。每歲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亦然。）傾城往祀，商賈妓女尤夥。廟祝更神其說，謂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當十倍以酬神，故皆趨之若騖也。初三日看旃壇寺打鬼，自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大鐘寺，十九日遊白雲觀，觀元之長春宮也，爲城外巨刹，花木甚多，俗稱正月十九爲「燕九」，亦稱「閻九」，又稱「會神仙。」前數日游人已多，而奄人夥，以元代邱長春乃自宮者也。二十看雍和宮打鬼。（清稗類鈔）

北平俗尚，謂元旦爲「大年初一，」居民於子初後，焚香接神，供水餃，放鞭爆，通宵達旦，市巷皆然。事畢，飲椒柏酒，食水餃，餃中暗藏以制錢，以卜順利，家人得食者則終歲大吉，並備乾鮮果品，肴饌雜拌以助酒，謂之「食團圓飯」，幷食年糕（糯米麵爲之，）取年年高陞之意，佛前亦供之。飯畢，先至東嶽廟拈香，歸而祀祖，供品用水餃，祀畢焚紙錁，闔家互拜。卑幼拜尊長，則與之錢，名曰「壓歲錢。」家禮畢，乃出賀戚友，親者登堂，疏者投刺，途中相遇，則互以作揖請安爲禮，更以「新禧、」「發財、」「順當、」「一順百順、」「吉祥如意」等語相祝。街市則車水馬龍，極呈太平景象。家家肴饌，大率爲素，皆於除夕做成，蓋俗以是日禁刀剪裁割，掃除傾水等事故也。二日晨，居民商肆，均祭財神，焚香放炮，供以雄雞鯉魚猪頭羊肉等品。同時燃酒杯中酒盡，持財神馬（神馬者，即紙繪之神像也，）焚於庭中之松柏枝芝麻稭上，與黃錢阡張元寶等並焚之。亦有赴財神廟焚香借元寶者，謂借之則財旺，次年加倍還之。初五日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自元旦至是日不出門，雖同院合居亦然，謂之「忌門。」初六日始賀戚友，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寧，最忌損壞什物，及煎烤食品。初七日謂之「人日，」蓋俗以是日天氣清明者，則人生繁衍。初八日黃昏後祭星神，以棉紙拈成花形，蘸以油，共一百零八盞，焚香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曰「散小人，」亦避除不祥之意也。是月如遇立春，婦女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解春困也。富家食春餅，備醬燻及爐燒鹽醃各肉，並各色炒菜，如菠菜、韭菜、豆芽菜、

乾粉、雞蛋等，而以麵料烙薄餅捲而食之，故又名薄餅。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十五日謂之「正燈節」，商店廟宇，多懸花燈，上繪古人故事，及山水花卉等圖，或以冰凍成山石人物樓閣瓜果等，燃燈於中空處，曰「冰燈」。又有以麥苗和棉絮紮成人物魚龍，上置燈燭者，曰「麥燈」，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近年商肆多以彩色電燈綴成種種物事，以炫耀人之耳目，亦廣招徠之一道也。此五日中，每薄暮，遊人雜沓，謂之「逛燈」。十五日爲元宵正節，居民咸以元宵供佛，並燃放烟火，以慶佳節。十九爲筵九，西便門外白雲觀走馬博賽，遊人最盛，間有留宿觀中者，曰「會神仙」。蓋以是夕有神仙下降，度化凡人，迷信者冀得一遇也。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居民不盡致祭，然亦均烹調盛饌，以勞家人，謂「打大塡倉」，乃別於二十三日之「小塡倉」也。是月也，居民商肆，多以擲骰打牌爲戲，兒童以風箏、口琴、琉璃喇叭、空箏爲應時之玩物。商肆率於元旦閉戶，初六始開，謂之「開市」。淸晨燃放鞭爆，恭祀灝公，亦有遲至元宵節始開市者。蓋因終歲勤勞，藉此佳節而實行休息之意也。此半月以內，非賀年遊玩，卽於肆中敲鑼擊鼓以爲樂。塡倉後，居民有所謂「送供尖」者，卽以供佛前供品相餽送，如中秋供月餅等是也。（民社北平指南）

正月茶果

一歲貨聲「噢的香，嚼的脆，茶果，」註云「賣一正月。」

迎春

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次正佐者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丞尹輿，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於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舁入朝，進皇上春，進中宮春，進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勾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帝京景物略）

立春

饒駿登立春詩有云「迎春春在鳳城頭，簇仗衣冠進士牛；鋪展烟光來紫陌，追隨笑語到紅樓。」（初學集）

遼俗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靑繒爲幟，象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遼史禮志）

王百穀長安立春詩：「城上高樓五鳳凰，春雲春日轉年芳；鏤金作勝家家帖，剪綵爲花樹樹粧。太液池中波早

綠，昭陽殿裏柳先黃；臘梅消息無人寄，斷盡江南思婦腸。」（見燕遊吟）

立春之儀，前一日，順天府尹往西直門外一里，地名春場，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蘆棚二，東西各南向，東設芒神，西設春牛，形象彩色，皆按干支，准令男女縱觀，至立春時，官吏皁役，鼓樂送回春場，以順天道衆役打焚，故謂之「打春。」（京都風俗志）

打春即立春，在正月者居多。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鞭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餅，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謂可以却春困也。（燕京歲時記）

打春賣黃曆

一歲貨聲「牛兒芒兒過年的小黃曆，」註云：「春牛圖，一文錢兩張，自十月間賣，年外打春間必賣。」（見元旦條）

咬春

立春日啖春餅，謂之「咬春。」立春後出遊，謂之「討春。」（陳檢討集）

立春後競食生蘿蔔，名曰「咬春，」半夜中，街市猶有賣者，高呼曰：「賽過脆梨。」（城北集詩註）

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謂之「齩春，」又作春餅。（燕京雜記）

藥覲闕齩春詩：「暖律潛催臘底春，登筵生菜記芳辰；靈根剛上含冰脆，細縷堆盤切玉勻。佐酒暗香生匕梜，加餐清響動牙唇；帝城節物鄉園味，取次關心白髮新。」（上書房消寒詩錄）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咬春詞云：「蘿蔔辛，名咬春，此是古人菜根意，可愧一食萬錢人。食萬錢，恣遊戲，笙歌叢裏朝朝醉。不到山村水邊寺，九十韶光睡夢中，春人誰識春滋味？」（松風閣詩鈔）

立春食紫蘿蔔，名「咬春。」（燕都雜詠註）

初春滿井

京師渴處，得水便歡。安定門外五里，有滿井，初春士女雲集，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一亭函井，其規五尺，四窪而中滿，故名。滿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貫貫然，如蟹眼睜睜然，又如魚沫吐吐然。藤蓊草翳資其濕，遊人自中貫外貫以下，

一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張家奴驅逐態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雲鬟，覓鞋尋珥者；又有醉詈潑怒，生事禍人，而厭天陪乞者。傳聞昔年有婦卽此坐蓐，各老媼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爲笑。而予所目擊，則有軟不壓墟，厭天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發復墮，仰天露醜者；更有喇唬恣橫，強取人衣物，或押人妻女；又有從旁不平，鬭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惑狂。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返。（文飯小品）

新年太平鼓

查愼行鳳城新年詞：「繭紙輕蒙作鼓聲，喇環絡索鐵錚錚，踏歌連臂同兒戲，何限年光付送迎。」（敬業堂詩集）

皇八子詠太平鼓詩：「六街聲鼓散春聲，繭紙團團熨貼平；不比花腔傳樂府，祇須信手打愁城。餳簫遠近來相和，竹馬前頭韻自迎；臘後大酺剛十日，果然雨點落輕輕。」

錢載詠太平鼓詩：「輓得團棬繭紙輕，左持右擊伴童嬰；喧如答臘高低節，響徹衚衕內外城。白索戲連仍習俗，唐花催遍應昇平；那知燈市今年盛，燕九前頭不住聲。」（以上上書房消寒詩錄）

內外城皆俗擊太平鼓，蓋以鐵條作腔，糊繭紙，用箸擊之，綴鐵連錢，隨擊隨搖，錚錚有聲，新歲尤甚，在處聞鼕鼕。（水曹清暇錄）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太平鼓云：「太平鼓，聲鼕鼕，白光如輪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輪中。廣場餅集四方客，曼衍魚龍鬧元夕，姹女弄竿竿百尺，驚鴻宛轉凌風翮。今夜金吾鐵鎖開，銅街踏月人不歸。」（松風閣詩鈔）

年鼓者，鐵爲圈，木爲柄，柄繫鐵環，圈冒以皮，擊之鼕鼕然，名「太平鼓」。京師臘月有之，兒童之所樂也。（清稗類鈔）

新年爆竹

京師人烟稠密，甲於天下，富家覓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貧乏之家卽謀食維艱，索逋孔亟，亦必爆響數聲，香焚一炷，除舊年之瑣瑣，卜來歲之蒸蒸，此習尚類然也。（壺天錄）

新年禁忌

北平的確是神秘的，在佮曆的新年，更有許多婆婆媽媽的事情，就是近於迷信的禁忌。初八日要喝臘八粥，不喝將來會窮得連粥都沒有喝的。廿三日是灶王昇天的日子，供些黏性的糖瓜，把灶王的嘴粘住，省得說家裏的壞話。供完就將灶王像焚化，放鞭炮給他送行，這些事不許女人做的。除夕以前，須把用剩的漿糊扔掉，男子要洗澡盤容，女子也要修飾。除夕這天，有許多貧苦的小孩到你家門口「送財神，」幾個銅元可以買進一張財神像，除夕子夜，送祖宗，接財神，要焚化黃錢紙錁，叫做「發神紙，」是不許女人動手的。在未焚紙錁以前，要放五個二踢子（雙響，）一掛鞭，最後放三個二踢子。元旦拂曉，迎財神，向財神方行百餘步。這一天不許花錢，說是花了錢一世會受窮。早餐吃餃子，包餃子的時候，把一個小制錢包在餃子裏面，誰要吃着，將來就有福氣。元旦日婦女不許出門拜年，俗語叫做「忌門。」孩子不許哭，不許說不吉利的話。初一要是打碎傢俱，便是破產的預兆。無論有甚麼病，不許接醫生。初一到初四，不可動刀（主凶殺），針（主長針眼），剪（主口舌），及掃地（主掃窮）。這四天之內，只吃早蒸好的饅頭和年菜。初五以後，舖戶開張，要放鞭炮，謂之「崩鬼祟。」開張之後，第一位主顧是男子，便認爲興盛的預兆；如是女人，便認爲衝了財神，一年會不順利的。（大公報）

歲首團拜

京師於歲首，例行團拜，以聯年誼，以敦鄉情，誠善舉也。每歲由值年書紅訂客，飲食宴會，作竟日歡。是日，盛聚梨園，若輩應召，謂之堂會。色伎俱優者，每點至多齣，獲纏頭無算，遇所識，或於例賞外，別有所贈。（側帽餘談）

都中春初，同鄉同年，會宴最多。（梨園佳話）

正月初賣金魚

一歲貨聲：「大小的金魚兒來，」註云：「矮郎魚挑，貯水，蓋覆，正月初間便賣，取「吉慶有魚」意。」

元旦拜年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旦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闕前襬帕歡相抱。漢女姝娥金搭腦，國人姬侍金貂帽，繡穀雕鞍來往鬧，閒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圭齋集）

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者。（寓圃雜記）

京師元旦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却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間，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菽園雜記）

正月元旦，五鼓時，不臥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臥嚏者病也。不臥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姻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昨宵酒醒半朦朧，未熄天燈高影紅；忙趁雞鳴妝飾了，先來堂上拜姑翁。」又：「硃粧麗影暫矜奇，怯好心多處處疑；未語迎人先半笑，新年惟道百般宜。」（以上青箱堂詩集）

正月元旦，民皆盛服焚香，禮天地，拜祖考，尊長姻友，投刺互拜，曰「拜年，」比戶竿標燈樓，揭以松柏枝，夜燃之，曰「天燈。」（輿地記）

正月元旦，五鼓時百官入朝，行慶賀禮，民間亦盛服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比戶放爆竹，徹晝夜，竿標燈樓，揭以松柏枝，夜燃之，曰「點天燈。」市井男女以鬃穿烏金紙翡綵爲闘蛾兒簪之。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春場，鼓吹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引以耆老師儒，縣正佐官，而兩京兆列儀從其後。次晨鞭土牛，遵古送寒氣之意也。是日五鼓具數小芒神土牛，官生舁獻大內諸宮，曰「進春」。（康熙宛平縣志）

元旦祀神及先祖，剪紙不斷，至丈餘，供於祖前，謂之「阡張，」焚之。正月初旬，拜者踵門，疾呼「接帖。」投一名刺，怱怱馳去，多不面晤主人，司閽者記其姓名於册，多有不識者，倘無司閽者，客到嫌於啓門，貼一紙囊於門外，外寫「請留尊柬」四字，拜者投刺於中卽去。（燕京雜記）

北平俗曲新年到來云：「新年到來，諸事安排，見家家貼着門神掛錢對子，插着芝麻稭，爆張紙兒放的滿地白，

新年新衣添新氣，只見滿街上鬧鬧烘烘，拉拉扯扯，把年拜，「發萬金罷，太爺!」「不敢太爺，」「好說太爺，」「豈敢太爺，」「太爺新春大喜，就大發財。」（[illegible]）

京中士大夫賀正，皆於初一元旦，例不親往，以空車任載一代身，遣僕用梅箋裁爲小帖，約二三寸，寫單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門遍投之，謂之『片子。』吏部郎韓開雲，余同年友也，善諧戲，作京月令，其正月元旦云：『是日也，片子飛，空車四出，』聞者絕倒。（通俗編）

京師元旦賀歲，奔忙可笑，然積設已久，寧垣雖門貼『概不賀節』公約，而不能止也。（藤陰雜記）

尤西堂云：『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可一笑也。』按今此風京師亦盛，大抵慶弔二事，俱染吳俗耳。（嘯亭雜錄）

道光都門雜詠名片云：『新正投刺古遺風，小楷端楷樣若窮，羨煞翰林名字大，也將紅紙印來工。』（道光都門紀略）

又元旦云：『元旦首祚啓芳辰，律轉星回斗建寅，名片往來新喜賀，香車寶馬惹風塵。』（見節令門）

又拜年云：『家家名柬賀新年，門簿齊來住址全，惟有諫垣常謝客，免教拜謁費車錢。』（見風俗門）

新歲拜節，各省皆同，而都門酬應更繁。（晉康雜談）

京都正月初一日子時後，家家長幼先詣神佛前焚香叩拜，謂之『接神。』次設奠於先人祠堂，禮畢，家長登堂，衆人依序相率拜賀，老幼互作慶祝語，婦女設酒菜不托，家中長幼咸聚飯相慶，亦有食素不御葷酒者。自接神後，凡刀剪箕帚之類，皆忌用，不吉之言，不善之事，口皆不道，而塵土污水，俱不輕棄，或以爲不祥耗財之義，亦有如常而不戒忌者。黎明，人易新服以待賀客，市中舖肆，無論大小，皆陸續接神，施放鞭爆，聯絡之聲，至昏不斷。或有貧者，俟爆竹聲歇，向舖高聲作喜慶之歌，詞韻可聽，得錢數百始去，其舖肆即閉門，罷市五日。士商往來拜謁，或登門投刺，謂之

「拜年」近日此禮亦僻，往往多遣人代拜，而不親往。自此少年遊冶，演習歌吹，兒童鳴鑼擊鼓，踢球舞棒，以及竹馬風箏，不論晝夜，隨意所之。（京都風俗志）

遼俗，每年正月一日，以糯米炊飯，用白羊髓和丸，如拳大，行宮帳內各散四十九丸。（燕北雜記）

都城齊化門外故有嶽廟一區，建不知所始，入國朝，載在祀典。每歲當春秋，祠官以時禮祭，而都人士相率以祈禱殷祓請者，神往往若有乎答。（松石齋文集）

正月元旦，燒香東嶽廟，賽放炮杖，紙且寸，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小大俄忽，別有喇而噓吸者，大聲豚啄，小聲嗶嗶，曰「倒掖氣。」（帝京景物略）

望三益齋詩稿東嶽廟竹枝詞九首：「大家三五喜同遊，服飾清華逈不侔；忘却蟻眉名士派，行行一例選風流。品藍葵綠任情穿，的是多情美少年；只未蛾眉同淡掃，却隨閨閣嬋娟。東方作鎮秉元圭，崇禮儀文古與稽；爲有揮塵諸會友，仰遊福利拜齊天。焚香以後遨遊久，卓午相逢寶殿中；極少年郎瀟洒甚，面前認作炳靈公。阿姨相約喜晴朝，嶽廟閒遊知不遙；弱女當前纏足小，俏鬟妝飾更嬌嬈。燒香少女詠如雲，衣帶何嫌蘭麝薰；爲有東風吹習習，相依儌倖挹清芬。檀郎病愈謝慈悲，滿把香花許散司；阿穉如花阿穉雅，翩翩絕世好丰姿。繡衣花貌門新妝，步步輕盈許拜香；上殿爲酬仁聖帝，人生誰罰小毛嬙。少年少婦貌輕盈，紫絳焚香乘至誠；暫有娟妍如黛玉，豈無韶秀比神瑛。」

都門贅語東嶽廟詩云：「七十五司信有無，朝陽門外萬人趨。也知善惡終須報，不怕官刑愧鬼誅。」

「東嶽廟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之，相傳速報司之神爲岳武穆，最著靈異。凡負屈含寃，心迹不明者，率於此處設誓盟心，其報最速。階前有秦檜跪像，見者莫不唾之，已不辨面目矣。後閣有梓潼帝君，亦著靈異，科舉之年，祈禱相屬，神座右有銅騾一匹，頗能愈人疾病，病耳者則摩其耳，病目者則拭其目，疾足者則撫其足。」（燕京歲時記）

北平的東嶽廟是平市有名大廟之一，尤其算得是最古的一座廟。據聞這個東嶽廟還是在宋末年間修建的。

最後一次重修，也遠在清嘉慶年間。這個廟每逢廢曆初一十五兩日都開放山門，任人去燒香，不過在春節間，一連開放十五日，不但燒香人多，去逛的人也不少。記者昨日抽了一點閑空，到東嶽廟去了一趟。這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半里許，面南坐北。廟的前面有一座很偉大的玻璃燒料大照壁，牆很雄壯美觀的。廟的門前，有兩根很大的旗杆，高立空中，很爲人注目。大門首用黃紙寫了「由此門入」「由此門出」幾個指路條子，大約是怕赴廟人多亂擠的緣故。其實記者昨日去的時候，連燒香和逛廟的人共總還不到二十人，眞是冷落異常。廟的東西兩廊下，修建了七十二司，什麼「速報司」「福壽司」等司，每個司裏，塑了許多奇怪的泥人。有的長鬚及胸，像有福有壽的樣子。有的窮兇極惡，生的極難看的樣子。並且還有身首異處，手裏提着自己的腦袋，還有身體踞成兩半，種種慘狀的。七十二司中，如福壽司等司前，都懸了許多善男信女還愿的匾額。但那些「速報司」等司前，一塊匾額也無。偏殿子孫娘娘殿中有兩匹雄馬，一匹馬是瓷身，一匹馬是銅身。據俗神話，若是缺乏後嗣人，到這裏燒香許願，是非常靈，可以得子的。尤其是這殿上的那一匹銅馬，在他頭上摸一把，在他腹下摸一把，求子得子，那是更靈不過的。所以常常有一般迷信婦女，在殿中沒有人的時候，就在那銅馬身上偷偷地摸上幾把。因此那銅馬身上，有幾處被人摸得光亮，簡直可以鑑人。記者到這殿中，注意看了那馬一番，果然和傳說一樣。可是那匹瓷馬，灰塵遍體，眞有相形見絀之概。廟裏的東偏門，靠着東邊牆上，挂着一把碩大無朋的木質大算盤，那算盤共有二十九格，算盤子共有二百另三個。來逛廟的人，知道這廟古蹟的，總要對這廟來個仰首禮。這廟西廊裏，當中還夾了一個百子娘娘殿，木塑泥雕的小男娃娃，手裏抱的，肩上馱的，袋裏裝的，一個個都是肥白可愛，煞是好看。離這廟數武地，還有一個小廟，這廟的後進，修了十八層地獄，奇形怪狀的泥雕的人，那就更多，什麼上刀山，下油鍋，銅柱烙人，割舌頭的，都在這個十八層地獄裏。尤其是投生那輪迴殿中，泥塑了一個老婦人，身旁擺了一鍋「迷魂湯」，那老婦拿着一把勺子，裝着要舀湯，情形很是逼眞。到東嶽廟來逛一趟，一個總感想，不過是參觀了一回「迷信圖」罷了。（大華晚報）

元旦繞塔

元旦至三日，男女於白塔寺繞塔。

元旦天燈

元旦至晦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柏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九，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磔爲之，競以輕捷。

元旦進花

草橋惟冬花支盎三季之種，坏土窖藏之，蘊火坑晅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費一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以上帝京景物略）

施閏章都下歲首見盆桃作花詩有云：『層冰積皚皚，燕市繁花開；巧入列侯第，催傾上客杯。花時尤未至，火力競相催；拍手笑春風，待汝奚爲哉！人巧凌節序，熏炙移根荄；芳菲豈不早，咄嗟隨彫摧。』（愚山先生詩集）

京師燈市已有牡丹。（松泉詩註）

今京師花肆，爭先獻早，秋天開梅花，冬天開牡丹，春天開梔子，鬱氣熏蒸，早榮先悴，利其速售，不顧根傷，名爲花之催粧，實乃花之受厄也。（賜書堂筆錄）

花匠於煖窖中正月鐙飾烘出瓜茄等菜，葉上各有草蟲，巧奪天工矣。（燕都雜詠註）

今京師唐花有牡丹，歲將新，取以進御，士大夫或取飾庭中，及相餽送，有不惜費中人之產者。（光緒順天府志）

凡賣花者謂熏治之花爲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餽贈。牡丹呈豔，金橘垂紅，滿座芬芳，溫香撲鼻，三春豔冶，盡在一堂，故又謂之爲堂花也。（燕京歲時記）

元旦鬧蛾兒

元旦日，小民以鬃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帝京景物略）

燕地上元節用烏金紙剪成飛蛾，以猪鬃尖分披片紙貼之，或五或七，下縛一處，以鍼作柄，婦女戴之，名曰『鬧蛾兒，』此古之遺俗也。（瑣譚）

今京師凡孟春之月，兒女多剪采爲花，或草蟲之類插首，曰『鬧嚷嚷。』（余氏辨林）

元旦門花牌
元旦接女兒
元旦琉璃廠

查愼行鳳城新年詞：「巧裁幡勝試新羅，畫綵描金作鬧蛾；從此剪刀閒一月，閨中針綫歲前多。」（敬業堂詩集）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西鄰東舍任相還，爲鬥花牌輸幾錢，向晚歸來重整鬢，看人門內笑扶肩。」

又：「薄將脂粉試春暉，花勝斜欹半閣扉；聽聽人聲多帶笑，東家接得女郎歸。」（以上青箱堂詩集）

耿鼎孳初春琉璃廠燈市肇開觀者甚盛詩：「天寶傳遺事，華燈常闕東；卽今多錦樹，依舊領春風。簫鼓千官暇，樓臺百戲中；小侯金彈子，斜百落雕弓。」（定山堂詩集）

新年朝元會罷，士大夫聯裾接袂，以縱游觀，至收燈而止，謂之「光廠。」百戲之閎，則有演昔，跳𨅚，料虎，馴熊，幻技，喬妝，窮變盡巧。（有正味齋日記）

琉璃廠在正陽門西，蓋造內用琉璃瓦窰也，廠門樓名瞻雲閣，廠內有官署，廠外餘地頗廣，樹木茂密，有石橋，度橋而西，土阜高數十仞，足供登眺，街長里許，百貨駢集，玩器書肆尤多。元旦至十六日，遊者極盛，奇景異觀，車馬輻湊。（水曹淸暇錄）

京都竹枝詞：「琉璃廠甸（正月五日至元宵節十日廟期）又新開，異寶奇珍到處排，婦女摩肩車塞路，都言看象早回來。（每逢得辛過象之日，車馬尤多，故云爾。）」（見遊覽）

琉璃廠，正月遊人雜沓，名曰「逛廠。」（藤陰雜記）

方朔廠肆詩「都門當歲首，街衢多寂靜，惟有琉璃廠外二里長，終朝車馬時馳騁。廠東門，秦碑漢帖如雲屯；廠西門，書籍箋素家家新。橋上雜技無不有，可嫌不見何戲惟喧譁。摶土人物飾繡服，剪綵花卉安泥盆。紙鳶能作美人與甲士，兒童之馬皆爲燈。一灣兩岸香車滿，輿人擁處惟餘喘。未解來意亦何爲，汕壁珠簾趺至晚。寸土尺地皆黃金，火神廟前攤如星。順道斜入山門去，美哉士夫宜此行。左右不外書畫耳，妙能雅俗兼古今。趙子固蘭頗有致，米友仁山或存形，松雪行楷間亦是，衡山華亭尤多皆以緡。最可笑者徽宗鷹，宣和玉璽硃描成，幷跋百軸茲最神。此間雖曾

棲道君，作房未必常心清，縱或心清斯豈真？諸城相國固近人，冷金箋字多僞成。俗手祇云摹賀捷，不知枯中含腴盡如書種之精神。後院園圃多寶玩，品隲五陵年少慣，羨他豪士劇風流，攜回澳鏡棠唐劍。書生逐隊亦何歡，除夕脩錢剩百千，笑談偶挈雞林使，買得江南未見編。」（金臺游學草）

同治都門紀略廠甸詩：「新開廠甸値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都是讀書人。」

都門雜詠廠甸云：「琉璃廠甸起新正，玩景燒香認不明，回首滿西車並列，紛紛男女鬬春情。」

又火神廟云：「火神廟起値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多是讀書人。」

宣南雜俎逛琉璃廠詩云：「新春相約踏琉璃，古玩琳琅列整齊；但是玉人心愛物，解囊那計値高低。」

都門竹枝詞廠甸詩云：「拜罷新正事更忙，紙花風裏門韶光。京都市廟知多少，熱鬧開春第一場。」

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考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春半月也。（郎潛紀聞）

朝市叢載琉璃廠詩：「琉璃廠久四馳名，若遇春閒貨倍精，字帖名人書併板，觀來各自請公評。」（見古蹟門）

廠甸正月竹枝詞：「學生放學放風箏，觀是神威不著名，哦咤蜈蚣聲不響，廠橋今日換蒲棚。」又「火神廟接呂祖祠，賭寶新書歸去遲，價比坊中平日貴，兩人笑向說便宜。」又「仙境蓬萊琉璃坊，六壬相法說荒唐，般般猶問明年運，兩鬢新沾昨夜霜。」又「香爨春聯福祿林，沙蛇一道臭溝深，樗蒲骰子探懷中，袖手高呼買口琴。」又「雜沓遊人裙屐同，陽和煙景鳳城中，更尋西北城邊路，觀上仍名曹老公。」又「雪晴滿路是泥塘，車畔呼兒走不忙，三尺動搖風欲折，葫蘆一串糖冰糖。」又「狗熊傀儡互喧闐，汗粉淋漓跑旱船，抖起空竹入雲表，千人仰面跕溝沿。」又「眞贗圖書辨日工，清風明月一錢同，宜知鼠璞無昂値，笑指留系考相公。」又「藍布長衫兩腿盤，三河小婦跨車轅，金錢拋出珠簾揭，竹馬泥孩擺一攤。」又「花盆鞋底樣翻新，扁擔長攀入座人，到耳一聲『糖豌豆，』蔗霜五

色雜瓜仁。」（朝市叢載）

正陽門外琉璃廠，西直門內曹公觀等處，俱於是月，陳設雜伎，鑼鼓聒耳，士女車馬，蜂擁蟻聚，闐塞街市。（京都風俗志）

琉璃廠諸肆，爲朝士退直之所，與諸書賈講求時代板槧，若孤本精本，雖一二卷價有至數十金者，且爭購之，或賞鑒書畫，辨別古器碑版泉刀，亦成一種之學舍。（都門識舊記）

廠甸在正陽門外二里許，古曰海王村，卽今工部之琉璃廠也。街長二里許，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乃文人鑒賞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兒童玩好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珠寶晶瑩，鼎彝羅列，豪富之豬，日事搜求，冀得異寶。（燕京歲時記）

自國初罷鐙市，而歲朝之游，改集於廠甸。其地在琉璃廠之中，窰廠大門外，百貨競陳，香車櫛比。自初二日至十六日，凡半月，午前遊人已集，而勾闌中人輒於此炫冶，必薄日始歸。蕩子豬絡繹車前，至夾轂問君家，亦所弗禁。門東有呂祖祠，燒香者尤衆，晚歸，必於車畔插相生紙蝶，以及串鼓，或連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查穿爲糖壺盧，亦數十，以爲游幟，明日往，又如之。（天咫偶聞）

廠甸，昔之海王村，今工部之琉璃廠也。廛市林立，以古玩、字畫、紙張、書帖爲正宗。自初一列市半月，童玩在廠甸，紅貨在火神廟。（春明采風志）

今京師之琉璃廠，乃前明官窰製琉璃瓦之地，基址尙存，在元爲海王邨，淸初尙不繁盛，至乾隆間始成市肆。凡骨董、書籍、字畫、碑帖、南紙、各肆，皆麕集於是，幾無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爲雅遊，而消遣歲月。加以每逢鄉會試，放榜之前一日，又於此賣紅錄，應試者欲先覩爲快，倍形擁擠。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謂之開廠甸。合九城之地攤，皆聚廠之隙地。而東頭之火神廟，則珍寶、書畫、骨董，陳列如山阜。王公貴人，命婦嬌娃，車馬闐塞，

無插足地，十日乃止。此廠肆主人皆工應對，講酬酢，甚者讀書考據，以便與名人往還者，不知凡幾，不似外省肆傭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也。（清代野記）

琉璃廠廠甸，每歲正月自元旦至元宵，例有會市，一歲之中，僅此數日，故遊人之繁，遠勝各處廟會，而翦綹之流益夥。（京華瑣錄）

京師琉璃廠爲古董書帖書賈薈萃之地，至乾隆時而始繁盛，書肆最多，悉在廠之東西門內，終歲啓扉，間亦有古董書畫之店，而每歲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則隙地皆有冷攤，古董書籍，就地陳列，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至都輒問津於廠焉。（清稗類鈔）

歲朝之游，向集廠甸，相沿二百餘年，久而未替，晚近廠肆商人，於其地改建海王村公園，而廠甸遂廢矣。地在琉璃廠中，窯廠大門之外，百貨競陳，香車闐咽，自歲朝迄上元，歷時半月，每當辰巳之交，遊人已集，勾欄姊妹，輒薰沐靚妝，至此招搖，少年好事，又多追隨香車，甚至夾轂調笑，亦所不禁。東有呂祖祠，香火極盛，佞佛者羣焉趨之。迨興闌游倦，買步偕返，則必購相生紙花，及大串糖葫蘆，插於車旁，疾馳過市，途人見之，咸知爲廠甸游歸也。（京華春夢錄）

元旦鼓樂

俄國羲玆柏阿朗特羲迭恩記北平新年云：「本國正月初七日，爲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聞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敖皆，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爐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於道，游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浹旬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爲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俄使臣晉京日記）

元旦類屑

元旦至五日，初無居奔，初六日始有貿物者。（燕京雜記）

元旦曾公觀

京都竹枝詞：「曾公觀（在西直大街，自元旦起十日廟。）起自新正，奇巧花燈認不明，堪笑兒童無見識，偏於此地耍風箏。（紙鳶之俗名）」（見遊覽門）

曾老公觀在西直門外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遊人亦多，惟殿宇坍塌，牆垣不整，古法零落，殊無可觀。（燕市歲時記）

元旦貼封條

道光都門雜詠迴避云：「門前迴避貼重重，同考官條十字封，厲主不教元旦揭，紙殘猶帶墨痕濃。」（道光都門紀略）

元旦貼春聯

京師人家，元旦門首俱貼春聯。（勵耘書舍零墨）

元旦開戲

京都戲館，俱於元旦開市。是日各部梨園，扮元壇登場，呈金書「開市大吉」四字爲賀，各館咸以先至爲榮。除夕子夜，即張燈火以待。（蟲鳴漫錄）

元旦紅棗粥

一歲貨聲「糯米粥」註云：「自元旦粥中帶紅棗兒，破五徹，每碗必飾一二枚。光緒中興賣甜漿粥者，聚訟勝，後始帶賣烘餅油炸果，端午添涼粥。」

元旦素包子

又「香蕈蘑菇餡的素包子……」註云：「挑兩套細長籠屜，咸同年間，一叟長賣通年，自元旦開張，一文錢兩個。」

初一食品

又「蜂糕來唆，愛窩窩。」註：「清眞回教，挎長方盤，敲小木梆，必於初一日開張，紅白蜂糕，粟窩窩，糖窩窩，白糖，芝蔴，澄沙三樣，愛窩窩，江米粘糕。」

元旦賞賜

每至元旦，凡內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衞等，均賞八寶荷包，懸於胸前，部院大臣不預此例。

初一覺生寺

大鐘寺本覺生寺，以大鐘得名，蓋歲時求雨處也。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十日之內，遊人叢集，女士如雲，長安少年，多馳騾車馬以爲樂，超塵逐電，勞瘁不辭，一騎之費，有費至數百金者，豈猶有金臺市駿之遺風歟。

初一接神

京師謂元旦爲大年初一，每屆初一，於子初後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連霄達巷，絡繹不休。接神之後，自王公以及百官均應入朝朝賀。朝賀以畢，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紛馳，眞有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之盛，誠太平之景象也。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餑餑，舉國皆然，無不同也。富貴之家，暗以金銀小錁及寶石等藏之餑餑中，以卜順利，家人食得者，則終歲大吉。（以上燕京歲時記）

元旦蜜供

蜜供用麵切細方條，長寸許，以蜜煎之，每歲暮祀神敬祖，用充供果，亦有相餽送者。（光緒順天府志）

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舊例食水餃子五日，北方名「煮餑餑」，今則或食三日二日，或間日一食，然無不食者，自巨室至閭閻，皆遍待客，亦如之。十五日食湯圓，俗名「元宵」，則有食與否。又有蜜供，則專以祀神，以油麵作荚，砌作浮圖式，中空玲瓏，高二三尺，五具爲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實蔬菜等，亦壘作浮圖式，以五爲列，此人家所同也。（天咫偶聞）

新年祀神，例用麵果合糖製成之供品，曰「蜜供」，其形如塔，爲每戶人家所必需。其價亦昂，故凡製賣蜜供者，每歲春季照預約券法收訂購者之資，分月攤收，至歲底而款齊，而蜜供交購者持去，蓋較一次購買者爲賤也。（舊都文物略）

元旦開市

舊俗元旦至上元，各店例閉戶半月，小肆亦閉五日，此五日中，人家無從市物，故必於歲底烹飪，足此五日之用，謂之「年菜」。近年各肆多不如前，初二日即交易，或初一日即然，謂之「連市」。然不開門，買者叩戶而入。蓋此半月中，買人或拜年，或出遊，肆中人少在者，故爾。（天咫偶聞）

元旦雖極繁盛之街衢，皆閉門息業，惟見有婦女進香於寺廟，游行於通衢而已，午後，則茶館戲園，游人甚多。

元旦年菜

元日至上元，商肆例閉戶半月，或五日，此五日中，人家無從市物，故必於歲杪烹飪，足此五日之用，謂之年菜。（以上清稗類鈔）

元旦走喜神方

初二借元寶

院中有俗，元旦黎明，攜帕友走喜神方，謂遇得喜神，則能致一歲康寧，而能遇見們無常者，向其乞得寸物，歸必財源大闢。（京華春夢錄）

彰儀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啓其閉闔，掃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纍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諸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春明叢說）

都門雜詠紙元寶云：「一生貧乏命難回，元寶如何借得來，可笑世人窮不起，偏於五顯去求財。」註云：「時尚在五顯財神廟借元寶供奉，發財加倍酬謝，多效。」（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五顯財神廟云：「靈應財神五弟兄，綠林豪傑舊傳名，焚香都是財迷客，六部先生心更誠。」（同治都門紀略）

廣寧門外財神廟報賽最盛，正月二日，九月十七日，傾城往祀，商賈及勾闌尤夥，廟貌巍煥，甲於京師，廟祝更神其說，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則十倍酬神，故信從者益多，而廟祝之利甚溥。（天咫偶聞）

天寧寺之南有財神廟，廟址倪陋，而香火綦盛，人心好利，趨者蟻集。每値朔望翊日，長耳公喞接於途，背馱娟娟者，則皆勾欄院盈盈姊妹花也。龜鴇博利心奢，亦多策蹇而往，以元旦越晨，最稱盛況。廟內西偏，小室片楹，即財神所在。相傳神最靈異，有求必應，神座下纍纍然，皆紙質銀錠，苟能背人竊得一枚或數枚者，歸必財源大闢，陶朱猗富，不難立致，額手自慶，若眞可信。特須於次屆完愿，什倍相償，倘渝此盟，神必不佑。以故北里艷姝，多靦覥施其妙手，間得數枚，歸貢箱篋，靜待靈顯，而卒不驗，芳心自訟，不疑神之相欺，徒責己之欠誠，一再懺悔，終不稍悟，輸却紙錠欲博銀錠，天下事豈眞有如此便宜者，祇見其徒呼耳。（京華春夢錄）

新年之二日，則於廣寧門外五顯廟祈財，爭燒頭一炷香。傾城男婦，均於半夜，候城趨出，借元寶而歸。元寶爲紙

製，每出若干錢，則向廟中易元寶一二對，不曰「買」而曰「借」，歸則供之龕中，更飾以各色紙製之綵勝，蓋取一年之吉兆也。（舊都文物略）

初二祭財神

一歲貨聲「曖活鯉魚呀，」註云：「初二日祭財神，多紙糊魚目，生祭畢，送河中。」

正月初二日，人家市肆，威祭財神，或食餛飩，謂之元寶。遠近鞭爆之聲，盛於除夕，以此可見祭財神之虔，卽貪利之心勝也。（京都風俗志）

初二日致祭財神，鞭炮比夥，竟夜不休。（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祭財神云：「新正初二，大祭財神，點上香蠟，把酒斟，供上了公雞猪頭活鯉魚，一家老幼行禮畢，鞭炮一聲驚天地。」（百本張鈔本俗曲）

破五去年飯

年飯用金銀米爲之，上插松柏枝，綴以金錢棗栗龍眼香枝，破五之後，方始去之。

初五日破五

初五日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日，則王妃貴主，以及各宦室等，冠蓋往來，互相道賀，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寧。春日融和，春泥滑澾，香車繡幰，塞巷塡衢，而閶闔諸商，亦漸次開張貿易矣。

初七日人日

初七日謂之人日，是日天氣淸明者，則人生繁衍。（以上燕京歲時記）

初八放生

月月八日，石鐙菴放生，籠禽雀，盆魚蝦，筐螺蚌，羅堂前，僧作梵語，數千相向，縱羽空飛，倦者落屋上，移時乃去。水之類投皇城金水河中，網罟笱餌所希至。（帝京景物略）

初八祭星

正月八日，俗傳諸星下界，京城內外，菴觀寺院僧道，多攬檀越施主年庚，陳設祭品，爲壇而禳，冀得香儀，亦有本家庭院，燃燈自祭，燈數以百零八爲度，間亦用四十九盞，習以爲常。（水曹淸暇錄）

一歲貨聲「數燈支碗來，」注云：「泥燒如酒盞，大高足，中可燃燈，初八日祭星燈節用。」

初六日開市，大半祭神如元旦儀。古之七日爲人日，以占泰否，今於初八日祭本命星君，以糯米爲麪，裹糖果餡，

謂之元宵爲獻，以其形肖星象也。自此親友餽送，以元宵爲新品，至殘燈始止。（京都風俗志）

初八日，黃昏之後，以紙蘸油，燃燈一百零八盞，焚香而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謂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燕京歲時記）

順星：初八日祭星，元宵上供，剪燈花紙拈成雞爪樣，醮油置燈支碗中燃之，初供四十八盞，繼與家下各人按值年之星盞數形式燃之，謂之順星，然後再散置於門戶井竈各處，謂之散燈花，或謂之散星，辟除不祥之意。（春明采風志）

白雲觀在舊京西便門外左二里地的地方，八日俗爲祭星之日，遊人極盛。這天，以卜巫者流的生意爲最佳，卦攤命館，觸目皆是，他們扮得僧非僧，道非道，故作種種奇怪模樣，藉惑那些趨利避害之徒，無不市利三倍。我們常想，世上眞有不少的人肯討錢買聽那胡言囈語的訓誡，而自以爲得計，眞覺得他們可憐可笑！觀內有順星殿，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像，祭者向己命所屬星宿虔誠叩禮，敬獻香燭並油錢，能消害致福，確否待考，此種風氣，至今未泯。晚上有祭星大典，在大殿香案上排列百零八盞燈，兩邊有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盞。方丈率領全體道士，衣法服，鳴鼓擊鐃，誦玉樞經，祈禱禳除禍降，國泰民安，這種派頭頗似前幾年所開的負有救國使命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不知是佛學道，還是道學佛？也許他們都有這股勁兒！凡星燈以盞爲度，不再添油加燈心，不知何故。此風民間多有學之者，不過儀式稍有差別耳。（白雲觀廟市記）

十一日九曲燈

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帝京景物略）

燕都雜詠：『鐵樹銀花外，燈宵樂事多，隔離人一笑，九曲轉黃河。』註云：『縛葽爲離數附，故迂其逕，人入其中，迷不易出，名『九曲黃河燈』。』（凡都城瑣記）

十三日散燈

正月十三日，家以小盞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帝京景物略）

十四日摸瞎魚

燕都燈市，十四日羣兒牽繩爲圍城，空其中方丈，城中兩兒，輪以帕蒙目，一兒持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聽聲猜摸，以巧遇獲魚爲勝，則舉擊執魚者出之城外，而代之執魚，又輪一兒入摸之，名曰『摸瞎魚。』至十六日，小兒聚集市中爲戲，首以一人爲鬼，繫繩其腰，羣兒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急擊一拳而去，名曰『打鬼，』若爲繫者所執，謂爲被鬼執，鬨然共笑，捉以代擊者，名曰『替鬼。』又有以長繩丈許，兩兒對牽，飛擺不定，令難凝視，若百索然，其實一索也，羣兒乘其動時，輪跳其上，以能過者爲勝，否或爲索所絆，聽掌繩者以繩擊之示罰，名曰『跳百索。』其夜婦女羣遊，祈免災咎，前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橋處，三五相率以過，謂之『度厄。』（宛署雜記）

望前後迎紫姑

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香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仆。（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迎得神姑深閉門，殷殷擊鼓一聲喧；合心暗欲前來卜，姊妹多猜難不言。』（青箱堂詩集）

查慎行鳳城新年詞：『添得樓中幾日忙，簇新裙帕紫姑裝；一年休咎憑伊卜，拍手齊歌馬糞香。』（敬業堂詩集）

燕都雜詠：『敝帚拼紅裳，齊歌馬糞香，一年祝如願，先拜紫姑忙。』註云：『正月閨中用帚插花穿裙，迎紫姑神於廁，以占休咎。』（見都城瑣記）

上元前夕遊

王崇簡上元前夕詩：『元宵舊俗歡仍在，燕市遊人先夕催；一片風光乘月上，幾重春色逐燈來。鼓聲擾亂屏城動，花影參差火樹開；深夜漫勞思秉燭，蘭齊處處照人回。』（青箱堂詩集）

孟浩然薊門看燈詩：「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襄陽集）

何景明元夕懷都下之遊詩：「憶昨長安元夕來，五侯絃管上樓臺；已見炬如千樹列，更看燈似百花開。」

又「龍軸附城接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帶，綺陌皆懸五色毬。」（以上大復集）

呂高元夕詩：「三五成佳夕，長安樂未央；月華侵晝彩，火樹艷春光。花覆天街上，星臨閣道傍；大酺隨地賞，廣樂自天張。禁弛金吾肅，更分玉漏長；雕輿公子傳，寶馬少年行。啣燭移龍照，吹簫集鳳翔；燈搖環珮影，風散綺羅香。地接宜春苑，人遊不夜鄉；太平真有象，歌舞頌時康。」（江峯漫稿）

劉士驥元宵行：「長安城頭明月吐，長安城裏喧簫鼓；正是太平全盛時，共欣佳節逢三五；三五良宵春色濃，金吾不禁九關通；百枝飛焰青霄滿，千炬搖光白日同。隱隱麝蘭飄巷陌，微微絲管出房櫳；塵生寶韈風才煖，泥染羅衣雪乍融。狹路肩摩人似蟻，交衢轂擊馬如龍；肩摩轂擊爭馳驟，一天烟霧沾雙袖。梵宇餘鐘聲未殘，酒罏鶯蕊香初透；此日嬉遊卸玉鞍，此時談話催銀漏。談笑嬉遊樂事頻，千門兒女鬧芳辰；何處不歌落梅曲？何家不賽紫姑神？別有豪華五侯宅，鏘玉鏗金開綺席；絳蠟輝連十二欄，瑤觴香撲三千客。座上蒙茸集翠裘，燈前宛轉淡黃額；宮移羽換調方新，斗轉參橫情正適。參橫斗轉露華零，聞道君王宴鎬京；鳳街雙闕彤雲麗，鼇架三山紫霧明。雜沓魚龍爭夜色，繽紛鸞燕競春聲；金蓮却向空中現，玉樹翻從火裏生。侍臣共效長年祝，聖主偏含公樂情。由來聖德如春育，省耕應使家家足；燈影花光幾萬重，不如一寸光明燭。」（嚶鳴軒草）

白胤謙燈夕行：「憶昔少年燈市東，觀燈走馬黃門同。王侯錦幄列雲際，簫鼓競噪鰲山紅。豈知彈指二十載，世代變遷諸物改。淚眼遮燈不敢窺，六街風俗相沿在。雪霽月圓天破黑，華燈翠管俱不息；玲瓏幻巧百色備，潦倒流連萬端極。長安貴人子，獸錦垂貂纓。彩雲照席花映肉，珠翳卜夜闌傾城。善果好燈光正灼，珮聲履迹爭相錯。誰家部卒馳怒馬？馬鞭着處千金落。老夫聞之淚交頤，萬事盈虛飽經過。但願燈光歲歲繁，雪深不禁袁安臥。」（東谷集）

王崇簡元夕詩：「寶髻金貂簇錦斿，追歡士女擁香塵；笙歌幾處樓臺月，燈火千門簾幕春。往事已同昨夜夢，白年重見太平人；通宵不斷天街鼓，剪燭傳杯莫記巡。」（青箱堂詩集）

高珩元宵詩：「絳紗燈隔玉河微，金鳳觚稜淡暗暉；大似初秋臨水見，流螢巧作鴈行飛。」（棲雲閣詩）

王鴻緒元夜詩：「今夜皇州月，春風第一場。金吾弛禁鑰，繡閤出紅粧。火樹家家豔，蓮燈處處光。那知宦遊者，對景暗思鄉。」（橫雲山人集）

施閏章元夕詩：「燕臺夜永鼓逢逢，蠟炬金樽爛熳紅；列第侯王燈市裏，九衢士女月明中。玉簫偏唱江南曲，火樹能禁塞北風；惟有清光無遠近，它鄉故國此宵同。」

又燈夕同諸公月下口號詩：「令節良宵草草過，天衢燈少看人多。論文結伴渾無賴，古調風流踏月歌。聯臂誰聽玉漏催？前門紅袖撲釘回。太平鼓静黹山暗，錦勒香車不斷來。燈市常年靈佑宮，今年燈市散春風。聖朝能却天魔舞，烽火休教照夜紅。」（以上愚山先生詩集）

馮溥元夕詩：「風和烟霭徧神州，紫陌笙歌畝碧樓。珠絡雙鬟爭墮馬，貂褕叠幰盡牽牛。梅花曲度邀明月，楊柳春生媚御溝。火樹星橋何處是？衣香屐跡不知愁。」

又元夜春詞：「滿街簫鼓月華澄，墮馬妝成只自矜；更得男兒遮護好，徧身香汗看珠燈。」（以上佳山堂詩集）

西苑張燈，自正月十四夜起，至十六夜止。（人海記）

趙吉士帝京踏燈詞：「張燈不用錦爲棚，花爲魚龍手自擎；引出蠻槌羊鼓隊，唱歌消盡一更更。」

又「南苑人人帶醉迴，太平園裏放歌哀；紅燈競買琉璃小，更向廠東門內來。」（以上萬青閣自訂詩）

楊允長都門元夕張燈記：「京師燈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而盛，十七而罷，市規也，張燈亦如之。張燈之地，以正陽橋西廊房爲最，巷有五聖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燈祀神，來拜觀者如堵，因廣衍爲閭巷之燈，巷隘而衡，不容並軌，車

旋轉馬，仕商往來紆之者，十率八九。向夕燈懸，遠近遊觀，不下萬人。施放烟火，鼓吹絃索，走橋，擊唱秧鼓，粧耍大面具，舞龍燈諸戲，亦趁喧雜，蟻聚蜂屯，紛沓尤甚。巷多樓居，燈影上下參差，輝燦如書。燈之類，流珠、料絲、畫紗、五色明角、麥稭、通草、百花、鳥獸、蟲魚、水墨、及走馬鰲山等，巧變殆盡。又巷俱業貿遷者，日則交易百貨，夕即戲以所業，翦紙爲燈，懸門楹記焉。更闌後，他巷陌遊人散盡，獨此燭影歌聲，沉沉昧旦也。」（見康熙宛平縣志）

近年上元張燈，惟前門外各大店中，及西河沿綢緞舖人參舖，打磨廠東西江米巷中，稍有可觀，而大柵欄火寶塔，鐵門之火判官，則每歲必設也。

上元乾清宮大宴，設鰲山燈，預於上年秋時，收養蟋蟀，明燈時置其中，宴罷樂止，唧唧蟲聲自燈中出。（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火樹銀花繞禁城，太平鑼鼓九衢行，今年又許開燈戲，貫朽傳柑到四更。」

都門新竹枝詞：「遊人頗湧徧天街，元夜紗燈處處排，名戲已多殊取厭，一清二白帮聊齋。」（見遊覽門）

都門雜詠上元云「金吾不禁往來頻，春滿良宵氣象新，銀燭影中明月下，相逢俱是踏燈人。」（見節令門）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祭神，以元宵爲獻，俗謂之「燈節。」三街六市，前後張燈五夜。其燈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等式，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之別，其繪人物，則列國、三國、西遊、封神、水滸、志異等圖，花卉則蘭、菊、梅、桂、萱、竹、牡丹，禽獸則鸞、鳳、龍、虎以至馬、牛、猫、犬、與魚、蝦、蟲、蟻等圖，無不顏色鮮美，妙態傳真，品目殊多，頗難枚舉，而最奇巧者爲冰燈，以冰琢成人物花鳥蟲獸等像，冰以藥固之，日久不消，雕刻玲瓏，觀者嘉賞。而豪家富室，演放花盒。先是市中搭蘆棚於道側，貿各色花盒爆竹，堆掛如山，形式名目，指不勝屈，其盒於晚間月下，火燃機發，則盒中人物花鳥，墜落如掛，歷歷分明，移時始沒，謂之一層，大盒有至數層者。其花則萬朵零落，千燈四散，新奇妙製，殊難命意。近日亦有洋式製造者，尤變幻百出，窮極精巧，不可名狀。又有好事者，於燈月之下，爲藏頭詩句，任人猜揣，謂之「燈謎，」俗曰：「燈虎。」

此五夜，凡通衢委巷，燈光星布珠懸，皎如白晝，喧鬧徹旦，人家舖肆，筵樂歌吹。市食則滋食糖果，花生瓜子，諸品果蔬。王孫貴客，士女兒童，傾城出遊，謂之「逛燈」車馬塞途，幾無寸隙。茶樓則低唱高歌，酒市則飛觴醉月，笙簧鼓樂，喝采狂呼，斯時聲音鼎沸，月色燈光，而人不覺爲夜也。（京都風俗志）

朝市叢載上元詩：「滿城燈火耀街紅，絃管笙歌到處同，眞是昇平良夜景，萬家樓閣月明中。」（見節令門）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謂之燈節，惟十五日謂之正燈耳。每至燈節，內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張燈，而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爲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兵部燈於光緒九年經閻文介禁止）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爲之。並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市人之巧者，又復結冰爲器，栽麥苗爲人物，華而不侈，樸而不俗，殊可觀也。花炮棚子，製造各色烟火，競巧爭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線穿牡丹，水澆蓮，金盤落月，葡萄架，旂火，二踢脚，飛天十響，五官鬧判兒，八角子，炮打襄陽城，佪炮，天地燈等名目。富室豪門，爭相購買，銀花火樹，光彩照人，車馬喧闐，笙歌聒耳，自白晝以乞二鼓，烟塵漸稀，而人影在地，明月當天，士女兒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賣食物，乾鮮俱備，而以元宵爲大宗，所以點綴節景耳。又有賣金魚者，以琉璃瓶盛之，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實爲他處所無也。（燕京歲時記）

明季，都門燈市甚盛，流寇亂後，此衆遂罷，然流風所及，餘韻未泯，終清之世，每屆新正，十三上燈，十八落燈，民間猶以之點綴元宵節景也。鼎革以還，百事維新，前門一帶商店，雖仍例行不廢，而大率乞靈電機，非不眩奇鬬巧，終嫌味同嚼蠟。今惟大柵欄之瑞蚨祥，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尚有絹燈數百盞，應時而懸，任人品評。其製作絕精，綵畫又多出名人手筆，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摹繪全書事實，栩栩如生，是眞無愧爲美術者歟。（京華春夢錄）

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街西，亙二里許，南北兩廛，凡珠玉寶器，以逮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市，棊置數行，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燕飲地，一樓每日賃値至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自正月初八

日起，至十八日始罷，燈在市西南有冰燈，細翦百綵，澆水成之。（燕都遊覽志）

亢思謙燈市行有云：「皇州自昔稱佳麗，況復垂裳當盛世；富貴驕奢溢里閭，考鐘伐鼓迎新歲。新歲融和春色妍，華燈爭市上元前；珠宮璀璨臨長陌，瓊島瑤光散市廛。萬戶千門懸未足，拂檻緣廊復相續；競巧呈奇弗少休，迷心奪目紛成俗。遙望渾疑錦綺窩，側身恍若彩霞居。紅花灼灼高仍下，玉樹森森密復疎。金羊魚枕懸文蓋，珠箔銀毬雜畫帶。閩海滇池新製奇，珊瑚寶玉殊汪濊。高樓歌舞逐芳時，接踵駢肩詎有涯。雕鞍朱轂爭馳逐，繡履羅襦共透迤。旭日初升已紛集，鬱晦焚烊殊未戢。金穴承恩善價沽，玉樓闘靡旁求急。須臾皎月上層城，懸向華燈寶炬晶。共憐節序誇奇麗，嘈曲微歌送遠聲。」（愼修堂集）

王家屏燈市詩：「帝京春色盛元宵，閶闔門東架綵橋；五鳳樓臺天切近，三陽時節凍全消。銀盤菡萏香球結，玉盌芙蓉絳帶飄；爛熳催山紛綺穀，玲瓏珠樹綴瓊瑤。金蓮巧擬宮中製，銅馬新從海外雕；畫斂畫屏開翡翠，煙霏朱幌護紋綃。宸張宮貴飛甍廠，寶滌豪華走馬驕；萬井歌鍾騰笑語，九衢冠蓋雜塵囂。月當清夜光逾滿，時直豐年樂更饒；柏酒劇於燕市飲，閶閽豈獨漢宮燒。聖皇有道民同樂，窮谷荒陬玉燭調。」（復宿山房集）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紈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五雜俎）

燕城元日以阡張供祖考之前，三日後撤而焚之。佛前則供以果麪，阡張至元宵後乃焚之。阡張槃紙爲條，與冥紙同類。正月十日至十六日，結燈者各持所有，貨於東安門外，名曰「燈市，」價有至千金者。商賈輳集，技藝畢陳，冠蓋相屬，男婦交錯，市樓賃價騰涌。十四日夜試燈，十五正燈，十六日罷燈。（宛署雜記）

謝泰宗燈市竹枝詞云：「燈市千工百巧新，高臺歌舞月留人；金輪踏水魚龍戲，玉樹飛華錦繡春。海上六鼇山可駕，雲邊雙鳳響天鈞；雕鞍媚上思公子，翠鈿鋪金逐馬塵。此日踏歌已先賞，門寶王孫繡麗幌；上帝樂神息肉中，波

斯何爲後車往。轂擊肩摩諸物，驟富者帑攜貧亦就，千金不足一擲香，方見四海長安富。」（天懲山人詩集）

倪啓祚燈市篇云：「律轉太簇春之序，北京十日燈市聚，五劇三條結隊來，衆口喧騰祝晴曙。廊市開廛勝稅息，一椽一屋稅者密，湖羅福絹花新樣，宣城瓷鑄蕭齊色。地攤棚卓廊兩邊，珠寶犀玉各鱗集，故衣斷殘叫賣苦，貴至無孩賤無直。萬錢一樓半日夜，戚內侯伯相邀過，轎高於車快於馬，仍以千金裝馬駝，金銀錢豆無吝惜，追陪左右人肩摩，廷尉庭中豪客滿，權官門下盜雄多。復有少年輕薄兒，禿袖窄襪隨所之，等閒遊戲無一事，前吻後啗如有期。東市東曲塵絡繹，妖童冶女闌街立，兒童踊躍鼓太平，撾鼓喧闐無剩隙。俄見日出西山暮，不待月明爭點燭，樓上樓下眼光親，簇箔屏屏作幽曲，簇簇炬蠟曜幾里，香烟出樓若霞綺，各家宅眷各家郎，互遮互看疎簾裏。處處歌筵調部律，雕桐寶瑟和笙笛，隊伍雜耍南北腔，東樓巧妙西無敵，檀香玉板鵾筋絃，女妓兒婦小可憐，教坊教得新雜劇，新廂特地鬧新年。花炮纍纍金葉絲，金菊衛菊滿樹梨，好事多方構奇製，高作浮屠燈百枝。此時見燈不見市，嘈嘈失聽聲音碎，狂客使酒呼酒頻，醉奴狼藉當罏睡，得意元宵人幾時？明月陰晴知未知？流品不分貫籍合，燈市元宵醉莫辭。

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燈市者，朝逓夕市，而夕逓朝燈也。市在東華門東，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綺疏。其設氍毹簾幙者，勳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向夕而燈張（燈則燒珠料絲則夾貫雕鏤等，紗則五色明角，及紙及麥秸，通草則百花鳥獸蟲魚及走馬等。）樂作，（樂則鼓吹，雜耍，絃索。鼓吹則橘律陽春，東山海青，十番，雜耍則隊舞，細舞，筒子觔斗，蹬罈，蹬梯，絃索則套數小曲數落打碟子，其器則胡撥四。土兒密矢叉兒機等。）烟火施放，（烟火則以架以盆，架高且丈，盆附至五，其所藏械器帶，術獵架，珍珠簾，長明塔等。）于斯時也，絲竹肉聲，不辨拍煞，光彩五色，照人無妍媸，烟霄塵籠，月不得明，露不得下。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賜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不得通市，猶古側稱蒜帷意，其他例得與。吏士軍民等，過市，樓而斂齊，衢而肩踵接也。市樓價高，歲則豐民樂，樓一楹日一夕貨至數百緡者，童子擁鼓，傍夕向曉，曰「太平鼓」。

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

金元時三日放偸，偸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爽俗哉。（以上帝京景物略）

沙張白燈市歌有云：「靈佑宮前落日黃，車馳馬驟通都忙；燈市買燈燈欲盡，八珍五彩交輝煌。大燈一架百夫昇，興隆街喧箱坊；距止中人十家產，好當僻縣三年糧。」（定峯樂府）

燈市舊在內城東華門外，今移正陽門外靈佑宮傍。至期，結席舍，縣燈高下，聽遊人賞觀。蓋京師坊巷元夕不放燈也。（人海記）

八日至十七日，商賈於市集花燈百貨，與古今異物，以相貿易，曰燈市，仍在東華門外，今散在正陽門外琉璃廠，而靈佑宮爲盛。元宵前後，金吾禁弛。（輿地記）

鐙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燕都遊覽志所稱「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幙，爲燕飫地，夜則燃鐙於上，望如星衢」者，今則無是。憶余髫年，尚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有鐙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鐙球，如珠琲，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鐙，由鐙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鐃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澆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數日，亦不亞明代鐙市也。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約略相同，六部皆有鐙，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鐙彩四環，空其壁，以鐙塡之，假其廊，以鐙幻之，凡鐙其門，鐙其室，鐙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爲鐙也，此皆吏胥匠役輩爲之，游人闐咽，城內外士女畢集，限爲之穿，近日物力銷耗，漸不如前，鐙景游塵，均爲減色矣。（天咫偶聞）

元夕夜摸釘

京師元夕，遊人火樹，沿路競發，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抹金舖，俚俗以爲抹則却病產子。（長安客話）

橫雲山人集帝京春詩：「璧月初圓夜，金吾徹禁宵；鯨呑蘭炬轉，鶯借玉笙調。遊伎皆珠珮，王孫盡紫貂；天門魚

徐過，聯袂度星橋。」自註云：「燕京風俗，元夜婦女上正陽門橋摸城門釘爲戲，謂宜男也。」

燕京風俗，元夜婦女競往前門，摸釘爲戲，相傳識宜男也。（陳檢討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夜摸釘云：「春宵刻青絹，蟲蛸蜂形，蠶蛹製起遼俗婦，後來宜男夜摸釘。夜摸釘，女子行，走橋踏穿雙繡履，入市不偏千珠燈。月斜星散諸燈落，歸倚紅鐙飲羊酪。」（松風閣詩鈔）

上元立春

王崇簡上元立春詩有云：「京國逢春風尙嚴，芳辰燈夕暫相兼；辛盤舊俗陳生菜，玉陛新恩罷進柑。」（青箱堂詩集）

馮溥元夜春詞：「寶袜貂襠是內粧，香車冉冉過垂楊；共說今年春意早，玉河已見柳絲長。」

元宵烟火

又：「欲換羅衣尙怯寒，元宵烟火滿長安。軍中只是聽刁斗，那識花燈帶笑看？」（以上佳山堂詩集）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淸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嘯亭雜記）

都門雜咏放盒子云：「花燈徹夜是元宵，盒架高支望去遙，最怕層層分不斷，連皮帶骨一齊燒。」（見時尙門）

上元燈謎

初二至十六開琉璃廠，上元設燈謎，猜中以物酬之，俗謂之「打燈虎。」謎語甚典博，上自經文，下及詞曲，非學問淵深者弗中。（燕京雜記）

都門新竹枝詞：「閑猜燈迷雅如何？會社何嫌日日過？爲有同心思盎興，元宵尤自掛燈多。」

元宵巡城

京師正月十四至十六爲燈節，外城各縣燈結綵，以應節氣，三日內金吾不禁，每夜有巡城御史至市查點，禁醉酒諠嘩者，本坊以紅燈數十導引，人多醜之。（香樹齋詩註）

上元火判

趙翼戲咏火判官詩註：「京師人於上元節以泥塑鬼判，虛其腸，燃火於中爲戲。」（甌北詩鈔）

上元開元宵

都門好，園館鬧元宵，菊部登場歌錦瑟，蘭亭勝會聚雲韶，人老一枝簫。（望江南詞）

上元調將

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寶馬香車，極承平歲華之盛。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二百年來舊例也。（王癸藏札記）

上元食元宵

一歲貨聲「桂花元宵」註云：「挑擔，前設鍋爐，山查白糖奶油，加果各餡。」

湯圓一曰湯糰，北人謂之曰「元宵，」以上元之夕必食之也。然實常年有之，屑米爲粉以裂之，粉入水，沈澱之使滑而製成者，爲掛粉湯圓，有甜鹹各餡，亦有無餡者，曰「實心湯圓」。（清稗類鈔）

元宵放假

王永積踏燈詞註云：「都城元宵，舊放假十日。」（心泉堂遊錄）

十五夜催燈梆

催燈梆：五夜街市人游，當恐滋生是非，官廳暗嘱更梆，三更便打五更。早先步營僱乞兒作梆夫，行則結隊。北新橋心，西滿北祭，東關漢軍，五夜二更時，三隊數十夫相遇於橋間，各列其隊，吱號一聲，羣梆敲起，遞換梆點，如曲牌然，笑語雜遝，聲聞多遠，游人奔赴，四面稍嚴，皆看梆而不看燈，而燈不散則不已也。（春明采風志）

燈節青樓

北平俗曲姑娘拌嘴云：「剛過了燈節兒，青樓正是豔陽天兒，姐兒們沒有買賣很得閑兒，吃罷了早起的飯兒，漱了漱口，刷了刷牙兒，喝了碗香片茶兒，含上一根長烟袋兒，裝一荷包定子烟兒，無是無非的說閑話兒。」（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十六日放偷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女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則打樵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松漠紀聞）

正月十三日，放契丹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燕北雜記）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

不加罪。聞今揚州尙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橋，恐亦遺俗也。（七修類藁）

毛西河放偸連廂云：「渤海向北有個風俗，平日禁偸極嚴，至每年元夕，各許里巷放偸一日，以爲戲樂。」（毛西河全集）

燕都雜詠：「上元良夜永，鐙火暢遨遊，守戶勞黃犬，金吾正放偸。」註云：「元夕小竊，元時不禁，名「放偸。」」

十六日結羊腸

揭傒斯結羊腸詞：「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師兒女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畢，剪紙九道尺許長；撚成對綰雙雙結，心有所祈口難說；爲輸爲鐙攸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隣家女兒閙總至，未辨吉凶憂且畏。須臾結能起迎神，滿座歡欣雜顚頟。但願年年逢此日，兒結羊腸神降吉。」（秋宜集）

婦女結羊皮一條，對解之名「解羊腸，」舊俗也。（燕都雜詠註）

十六夜走橋

周用走百病詩：「都城燈市由來盛，大家小家同節令；諸姨新婦及小姑，相約梳妝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方二鍾水；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蹣跚曲房裏；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緣；蘄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然；去年同伴今希有，幾人可卜明年走？長安主人肯居停，寂寂關門笑後生，但願中秋不見月，博得元宵雨打燈。」（周恭肅集）

正月十六日夜，婦女俱出門走橋，不過橋者云不得長壽。手攜錢貼門釘，摸門鐶云即生男。（北京歲華記）

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遝，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着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尙，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十六夜詩：「上元昨已過，風俗重今宵；擊鼓多當巷，攜燈徧走橋。銀花爭月艷，寶馬趁人驕；聯袂羣遊子，相矜拾翠翹。」

又王正譜俗竹枝詞：「兩三四日即元宵，望欲翹翹不盡嬌；別理新妝稱燈月，恐人約伴夜遊橋。」（以上青箱堂詩集）

汪琬走百病行：「正陽門外芳菲節，月明如雪鐙如月；有鐙有月恰宜人，街鼓鼕鼕鳴不絕。長安女兒最傾城，口脂面澤含芳情；一生不識長安道，試向鐙前踏月行。怪得年來瘦無力，頻邀待詔施方術；只因未上正陽橋，百病交加減顏色。白綾衫嬰鬭蛾新，爭從橋畔步纖塵；小姑扶嫂姊將妹，惱殺長安輕薄人。三三五五同游伴，共指腰身祝強健；終年不賽藥王祠，育女生男悉如願。從來不怕漢金吾，何況坊司吏卒呼？歸來夜半渾無事，又覓荊箕候紫姑。」（汪鈍翁全集）

正月十六日夜，京師婦女行遊街市，名曰「走橋」，消百病也，多着葱白米色綾衫，爲夜光衣。（城北集詩註）

馮溥元夜春詞：「一望平沙萬里遙，月明何處倚吹簫？旁人爭說前門好，姊妹齊衣過小橋。」（佳山堂詩集）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屧，正過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觚賸）

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婦女羣遊，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爲「辟人香」。凡有橋處，相率以過，謂之「走百病」。又暗摸前門釘，中者兆□宜子，至今猶然。（宮詞）

元夕婦女聯臂出遊，曰走百病，過橋，謂之度厄。又向正陽門上摸索銅丁，云宜男也，相習成風，不知何據？（水曹清暇錄）

北平俗曲正月正云：「正月正，呀呀喲，娘家接我去看燈，問了婆婆問公公，婆婆說去了你爸爸的回，媳婦說是我還要走走百病，媽媽呀！你也去罷，走走橋兒不腰疼。」（霓裳續譜）

十六夜歌舞

何景明燕京十六夜曲：「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來；臺上歌鍾日夕起，橋頭酒壚深夜開。」

又「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金買燈不道多；已留華月照歌舞，更放香風吹綺羅。」（以上大復集）

十八日開市

十八日謂之殘燈末廟，然後市井如常，工人反肆，商賈各執其業，至開印之期，則學子攻書，官兵執差如平日，此半月餘，德勝門外正覺寺遊人甚多。（京都風俗志）

十九日白雲觀

吳寬燕九日詩：「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毬人馬蹂；古祠北與學宮依，簫鼓不來牲醴稀；如何義士文履善，不及道人丘處機？」（匏翁家藏集）

十九日，名「燕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眞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助成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酌中志）

正月十九日，都人集白雲觀，游冶紛沓，走馬蒱博，謂之「燕九」節，或曰「閹邱」，或曰「宴邱」。相傳是日眞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士女，或化乞丐，於是羽士十百，結坐松下，冀幸一遇之。

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以上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燕九遊白雲觀詩：「道院巍然歷劫灰，羣遊雜沓擁雞開；相傳此日眞人至，不見凌風駕鶴來。寶馬驕馳淌紫陌，青山旋繞薄荒臺；儕君且向樽前醉，莫笑黃粱夢未回。」（青箱堂詩集）

燕九，京師舊俗也，相傳爲長春眞人邱處機得道日，白雲觀遊人最盛。（松泉詩註）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眞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爲廟。上元之日，爲眞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即洒掃殿庭，滌除院宇，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麈，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趺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叢視，儼若眞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吁！何世人好異而喜於傅會若此也？（春明叢說）

京都竹枝詞：「饒過年宵未數天，白雲觀裏會神仙，（正月十九日俗言神仙必降白雲觀） 沿途多少眞人降，個個眞人只要錢。」（見遊覽門）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燕九節云：「白雲觀中燕九節，跳丸舞劍誇方術。或言是日眞人來，或化冠纓或行乞；冠纓行乞皆神仙，著意求之無夙緣。赤龍不救陶安治，紛紛羽士靑松下。」（松風閣詩鈔）

長春觀在西便門外，今名白雲觀，每歲正月十九日廟會，名「燕九。」（燕都雜咏註）

都門贅語白雲觀詩云：「清明時節豔陽天，鶴引凫飛會法筵。要識眞仙行處有，年年錯過總無緣。」

西便門外白雲觀，爲道衆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九日致醮祠下，謂之「燕九節。」男女至觀焚香持齋，徹夜達旦，謂之「會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此風俗之不辨也。（京都風俗志）

都門打油歌白雲觀詩云：「奇巧紗燈掛滿牆，春風微熱一爐香。山頭亭畔多花木，遙聽疏鐘響夕陽。」

白雲觀祀元長春眞人邱處機，正月十九，都人遊此，名「燕九節。」（京師地名對註）

十九日謂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廠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藝賞資，蒙古王公請公告歸。臣工之得着貂裘者，蓋於是日脫去，改穿白絳毛矣。民間無事可紀，遊賞白雲觀者，謂之會神仙焉。

白雲觀在阜城外西南五六里，其基最古，自金元以來卽有之，觀內「萬古長春」四字尚存，爲邱長春所書。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九日，遊人絡繹，車馬奔騰。至十九日爲尤盛，謂之會神仙。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眞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黃冠羽士三五成羣，趺坐廊下，以冀一遇，究不知其遇不遇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白雲觀，元之長春宮也，昔在城中，今則爲城外巨刹，猶可冠京師。正月十九，俗稱「閻九，」前數日，卽游人不絕，士女昌丰，而羣奄尤所趨附，以邱長春乃白宮者也。（天咫偶聞）

會神仙，游賞白雲觀之謂。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眞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却病延年。（春明采風志）

京師西便門外有白雲觀，每年元宵後開廟十餘日，傾城士女皆往遊，謂之「會神仙」，住持道士獲貲無數。（清代野記）

白雲觀在西便門外，院落以千數，都門之首觀也。相傳乃元時邱長春得道處，明季闖亂，爲一于道人所保留，雖滄桑頻經，而卒未稍受影響。觀內多老道，自稱年逾百歲，第亦未可盡信。小蓬山者，在觀東，以碎瓷砌成。養老院居觀西，百歲之老人，老豬、雞、鴨、鵝等，皆萃於是。馬場在其右側，風華少年，頗有據鞍游此者。觀之外院，有一白石橋，橋下無水，得石室二，東西對向，兩老道服藍布衣，各據其一，不食不飲，閉目枯坐，前懸一鐘，鐘前一布幃，幃前一木錢，謂能以錢幣擲中木錢之方孔，可博一歲之吉利，實則老道藉此斂錢，愚者不察，適中其計耳。其地淸幽絕倫，世外桃源，歲首十九日，車塵馬跡，絡繹不絕，於是幽壑而成人海矣。厥名「燕邱會」，與元旦之廠甸，上元之觀燈，同稱上林盛舉。北里羣花，趨者甚衆，曉粧初罷，每暱所懽，命駕同往，至則禮神佞佛，以祈默佑，且有自挾芳齡，就所司歲神前，虔誠進香，名曰「點星宿」。櫻口喃喃，殆皆祝早得如意郎君，拯登彼岸耳。或逕叩其意，則含情微訴，欲得星宿作月老。雖爲諂詞，亦殊動聽。（京華春夢錄）

京師正月十九日，游白雲觀，曰「燕九節」。野獲編以爲「烟九」，云以烟火得名，又曰「淹九」，則燈市十八日，取淹留之義，又曰「閹九」，相傳全眞是日就閹。（舊京瑣記）

郊西白雲觀供邱眞人，相傳十九日生辰，亦求養之會也。橋下懸一銅錢，其大逾盎，凡人祀神畢，皆於橋欄杆上擲錢，如中其孔，則大利市，中與不中，均無下拾之蹊級，十日閉會，而阿堵盈萬，則爲道人終歲之儲。（舊都文物略）

十八日爲會神仙之日，白雲觀內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俗傳是夕，必有神仙下降，神仙們，照集神仙大成的

中國的人的說法，向來是不輕易現露本相的，他們下臨人世的時候，或化為縉紳，或化為乞丐，或變成老媼，或變成黃稚，唯有緣者能遇之；這晚，神仙們也不會例外，雖然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到底變化成什麽人物，一般迷信男女，和不迷信男女，如富室妾姬，紈袴子弟，下等痞氓，率宿於觀中，徹夜不眠，有的在床上輾轉反側，有的在各偏僻地點藏躱，期與神仙一晤，謂之會神仙。有些老道們喜作狂態奇行，假冒神仙以釣衆愚，迷信男女們除了會着這般假神仙外，不知會着眞神仙沒有？不迷信的男女們，都抱着「醉翁不在酒」之意，因此每每發生了風流趣聞，成就了男女的好事，將一座梵王宮當作了楚陽臺。其樂不減於會神仙。會神仙是其假借之名義也，神仙們亦知之乎？十九日為長春眞人誕辰，觀為邱祖闡教之地，是日當然為一重要紀念日。凡善士悅越，好黃白術者，往往不遠千里而來，進香上供，兪樾茶香室三鈔說：「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洞集，勳臣內戚，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之，訪丹訣焉。」可見此日盛況，此風今日稍替。在昔每有不少官富人等在此日散錢布施，動輒耗數萬，此類豪舉今日無有矣，即連到處求錢的乞丐也沒人理會得，亦人心不古之一證歟？俗稱燕九節，或稱燕邱、筵九、閹九、淹九，其義多不可考了。觀內商販，多設席棚，買食物與玩具者最多，以小漆佛為最出名，游者多樂購之，藉留遊觀紀念。（白雲觀廟市記）

十九以後開印

開印之期，大約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後，則照常辦事矣。（燕京歲時記）

二十三打鬼

喇嘛打鬼者，即古『鄉人儺』之意耳，喇嘛最尊者為呼必辣吉，人稱之曰『胡圖克士渼』，說再來人也。次為朝爾吉，次為勺撒，次為喇木古巴，次為噶卜處，次為溫則式，次為德穆齊，次為哈楞，次為哈絲規，次哈素爾，次班第，次哈由巴，次戳由巴，次骨捻爾，次顛嗎，女喇嘛為尺巴甘赤。打鬼，喇嘛話曰「部勺。」每歲打鬼有數次，是日喇嘛廟中，殿上燃燈數百盞，豎大旗於殿之四角，旗畫四天王像，命戳由巴嗚金傳執事者齊集。設大喇嘛座於殿之東，朝爾吉以下皆列坐，一喇嘛名茶勃勒氣，散淨水於衆喇嘛手上，名曰「打淨，」几案上設胡郎八令盞以醍醐拌麪，像人獸行，以

供鬼食，左右二甲士監之，甲士以帛束口，防人氣觸八分上，則鬼不食耳。班第裝二鬼，跳躍，一夜叉倒曳之，向其一呼則潛匿，諸喇嘛隊撒麪，以眯人眼，殿上隨吹銅凍，其聲甚慘。銅凍者，以人骨爲之，似觱篥類，諸樂器皆奏，大鈸柄鼓，聲震屋宇。哈㳫爾十二人，戴假面，裝天神天將，雙雙跳舞，出殿庭而下。又哈楞十人，裝十地菩薩，花帽緞衣，繼之而出，手執天靈蓋盌髑髏棒，叉杵等物，旁立喇嘛數百人，各持鼓鈸敲擊，鼓鈸之疾徐，隨舞之節奏。跳訖，温則忒寶開經偈，衆喇嘛朗誦秘密神咒，吽聲如雷，鈴聲如雨，喇木占巴以胡郎八分擲於地，二喇嘛裝牛鹿假面，持刀斫地，作殺鬼之狀，一喇嘛戎裝，持方天戟，吐火吞刀，云有神附於身，觀者皆膜拜，泰界單于神以問休咎。界單者，絹巾也，又名哈塔。跳舞畢，哈由巴以糖一鉢傾於戶外，抹衆喇嘛之口，而打鬼佛事終焉。（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京城番寺極巍峨，佛事新奇喇嘛多，（黃衣僧）黑寺（在德勝門外，正月佛事，名曰打鬼。）也曾瞧打鬼，未沾白士又而何？（打鬼但以白土打人，中者爲晦氣。）」（見遊覽門）

查得德勝門外黑寺黃寺兩喇嘛廟，每年正月內，各喇嘛等在寺前跳舞撒灰，並捨給觀看人錢文，驅鬼逐疫，原係舊習相沿，每歲逢期，聚衆至萬餘人之多，爭接捨錢，擁擠滋事。（金吾事例）

廿三日，德勝門外士城關東北慈度寺，俗呼黑寺，黃衣番僧，誦經送祟，謂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爭觀，寺前教場，遊人蟻聚雲屯。又有貿貿趨趁，香茶食果，及綵粧傀儡，紙鳶竹馬，串鼓蝴蝶，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時僧衆出寺，裝扮牛頭鹿面，星宿妖魔等像，旗旛雉扇，擁護如天神，與鐃鼓法器之聲，聒耳炫目。其扮妖魔像者，皆番僧年少者數人，手執短柄長尾鞭，奔於稠人中亂擊之，無賴者譏語戲罵，以激其怒，而僧奔擊尤急，以博衆笑。喧鬨移時，黃衣歸寺，則遊人星散，紫陌飛塵，輕車駟馬，魚貫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蕩之人，或藉看打鬼爲名，往往潛入青樓耳。（京都風俗志）

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禳儺之遺風，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諸天神

將，以驅逐邪魔，都人觀者甚衆，有萬家空巷之風。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臨之，亦聖人朝服阼階之命意。打鬼日期，黃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宮在三十日。（燕京歲時記）

黃黑寺皆有跳步扎之舉，金剛力士，天龍夜叉，奉白傘蓋佛以遊巡。先有黑面如進寶回之狀，及白骷髏二人，或四人，到處鞭辟，有儺之遺意焉。每歲正月，黃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雍和宮二十一日，旃壇寺初六日。緇衣面具，皆由內制，王公大臣朝服臨之，雖近兒戲，典至重也。（東華瑣錄）

黃寺有二，皆在北城附郭，爲黃教喇嘛卓錫之所，因以是名。（二寺一在安定門外，名普淨寺；一在德勝門外，名慈渡寺。或謂慈渡寺俗名黑寺，然予聞之土人，則均稱爲黃寺，僅別之以東西云。）西黃寺內，華殿五楹，傳係遼太后蕭氏臨政之殿址，予得之於司寺喇嘛所云，姑存此說，以待考證。每屆上元節序，各喇嘛演習舞踏，或戴面具，或擊鼓樂，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節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萬人空巷，裙屐雜遝。按打鬼本西域俗例，今蒙古西藏多有行之。（京華春夢錄）

二十五填倉

二十五日，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名曰「填倉」。（北京歲華記）

二十五日曰「填倉，」亦醉飽酒肉之期也。（酌中志）

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帝京景物略）

京師正月二十五日，進酒食，名曰「填倉，」貴賤皆然。（蔣之翹天啓宮詞註）

燕都雜詠：「佳節近填倉，灰龍引更長，女紅停一月，針黹歲時忙。」註云：「正月二十五日爲填倉日，具酒食，門引灰龍，女工停作。（見都城瑣記）

每至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鞭炮最甚，居民不盡致祭，然必烹治飲食，以勞家人，謂之「填倉」。（燕京歲時記）

二十五日糧商米販致祭倉神，鞭炮相接不斷，居民烹治飲食，謂之填倉。（春明采風志）

二月全月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二月都城春動野，引龍灰向銀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看馳馬，官家迎佛宮闈若。水暖天鵝紛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纔過社，柳林飛放相將罷。」（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二月云：「是月也，雞糕祀日，山桃華，城笳鳴，春香會攢，印冰蕊，鳴陀羅，轉燈車，賣豆，塚土加，溝始臭。」（見水曹清暇錄）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客座贅語）

二月遊南城

是月北城官員士庶，婦人女子，多遊南城，愛其風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析津志）

二月菠薐

二月菠薐，於風帳下過冬，經春則爲鮮赤，口菜老而碧葉尖細，則爲火焰赤，根菜同金鈎蝦米，以麪包合，烙而食之，乃仲春之時品也。（帝京歲時紀勝）

二月進香涿州

二月，都人進香涿州碧霞元君廟，不論貴賤男女，額貼金字，結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繡旗瓶鑪前導，從高粱橋歸，有雜技人，騰空旋舞於橋岸，或兩馬相奔，人互易之，或兩彈追擊，迸碎空中。（北京歲華記）

二月淘溝

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麪衚衕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客閒齋所省）

京城二月淘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人多佩大黃、蒼朮、以避之。（燕京雜記）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開溝云：「井田雖壞古法留，街衢下列行水溝，道旁錯落露溝眼，積穢所入淤不流，一歲一開夏政修，五城官役役溝頭，溝頭斂錢按門疇，溝夫吞餌啓溝石，窈然深黑惡氣騰，往往溝夫死絡繹，左溝先開右溝遲，街面土作街心池，溝中滓穢汲萬斛，傾注池內日曝之，康莊坎坷行不得，一月車輪暫休息，官人騎馬慣昏黑，陷阱在旁君可識，左溝將閉右溝開，驗溝官吏次第來，疫氣流行借溝氣，月令觸犯人身災，君不見路人握椒相引避，掩鼻如遊鮑魚肆，江南此日夏初臨，紫陌風傳蘭麝氣。」（忠雅堂詩集）

方朔開溝詩：「二月三月春凍流，九門提督傳開溝。初由城外雙城內，令所下處無夷猶。水源頭出銀閘集，隧道暗伏鍤亦投。渾沌鑿破石齒見，穢濁一露如脂浮。入坎每疑不出坎，十步之外幸昂頭。底土下春泥滑滑，陳水當風波汕汕。頗恐積注橫溢無界限，短隄一尺二尺時相周。上巳風，寒食風，春和宜導沉鬱通；桃花雨，李花雨，衝得舊污無處所。祇嫌餘氣逼人薰，一病經旬十三五。吾鄉到處溝多明，隨塹隨剔淤無存。或教仿照江城式，更見燕山大好春。土宜自古分南北，如此車塵經不得。膝盤首頫正沉吟，又聽前途吒路塞。吒路處處爲何人，大半挺鼻含香行。季春自有天家令，利在何須發恨聲。恨亦不必恨，愁亦不必愁，大柵欄前早已輸銀數百與街卒。極平極淨，有歌有舞，何不日尋斯處遊？」（金臺游學草）

每春，各街挑溝，車馬難行，諺云：「臭溝開，狀元來。」（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開溝云：「二月開挑遍地溝，佳人偏愛站門頭，可憐直眼貪花子，陷入深泥未轉眸。」

燕臺爲帝王之都，而數百年來，街道失修，河渠湮塞，每年二月，各街開溝，臭穢觸鼻，夏初始竣，故俗有「臭溝開，舉子來；臭溝塞，狀元出」之諺。街中泥沙積尺許，沒踝膠輪。春間少雨多風，每風起時，黃埃蔽日。易石甫詩：「十日九風偏少雨，一春三月總如烟，」頗善狀燕京風土。光緒季年，始修馬路，自是王道蕩平，無帶水拖泥之苦矣。（夢花窠雜記）

春分祭祠

春分前後，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於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燕京歲時記）

二月初王瓜

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學圃餘疏）

二月初獻生子

二月初，民間用青囊遺百穀瓜果種，曰「獻生子。」（城北集詩註）

初一太陽糕

二月初一，街上賣太陽糕，歲一次，買之以祀日也。（燕京雜記）

二月初一，俗稱爲中和節，云起於唐李泌，市中貨太陽糕，以祀太陽星君。（水曹清暇錄）

初二虛師山

初二龍擡頭

一歲貨聲：「供佛的太陽糕，」註云：「白米麪加糖，初一日祭。」（見二月）

二月朔日，唐後爲中和節，今廢而不舉，相傳爲太陽眞君生辰，太陽宮等處修崇醮事，人家向日焚香叩拜，供夾糖糕，如糕乾狀，上簽麪作小雞，或戳雞形於糕上，謂之太陽糕，亦有持齋誦太陽經者。（京都風俗志）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麪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謂之太陽糕，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三五具不等。（燕京歲時記）

二月初一日太陽宮進香，人家以米糕祀日，糕上以彩麪作雞形。（天咫偶聞）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粉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曰「太陽糕，」居民祭日者買而供之。初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俗呼「龍抬頭，」人家各飲食，食水餃曰吃龍耳，食春餅曰吃龍鱗，食麪條曰吃龍鬚，閨中停止針黹，謂恐傷龍目也。（民社北平指南）

虛師山二月二日，南北二城遊賞如燕九節。（析津志）

都人呼二月二日爲「龍擡頭，」鄉民用灰自門外蜿蜒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爲「引龍迴。」（宛署雜記）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薰牀炕，曰「薰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帝京景物略）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因廚韭之餘，家各爲棗黍餅餻，以油煮而食之，曰「薰蟲兒，」謂引龍以出，用使百蟲伏藏也。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唱和以詩。（康熙宛平縣志）

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城內外土地神廟香火不絕，遊人亦衆，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俗謂此日爲「龍擡頭。」此日飯食，皆以龍名，如餅謂之龍鱗，飯謂之龍子，條麪爲龍鬚，扁食爲龍牙之類。（京都風俗志）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今人呼爲「龍擡頭，」是日食餅者謂之龍鱗餅，食麪者謂之龍鬚麪，閨中停止針線，恐傷龍目也。（燕京歲時記）

初二薰蟲

龍擡頭：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是日食餅，爲龍鱗餅，食麪，爲龍鬚麪。閨中停針，恐傷龍目。又以祭餘糕燭偏照壁間，有「二月二，照房梁，蠍子蜈蚣無處藏」之語。（春明采風志）

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麪棗糕，以油煎之，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蟲。」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資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酌中志）

二月二日，因薦韭之餘，家各爲韮菜餅餤，以油烹而食之，曰「薰蟲兒，」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市所賣花，出自窖藏，已爛熳矣。（康熙大興縣志）

初八太子生辰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雕木爲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爲樂。（遼史禮志）

十五遊皇城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刹。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云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衞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舁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擡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纂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尙，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遊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衞隊仗列於殿

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五德殿門外搭金脊五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遊皇城。」（元史祭祀志）

燕都雜詠：「白傘迎諸佛，皇城幾度游，帝師多福利，朕拜遏王侯。」註云：「元每歲白傘迎佛，名游皇城。」（見歷代舊聞）

十五花朝

二月，時至花朝，小靑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倡和以詩。（燕地記）

十九觀音生辰

十九日爲觀音生辰，僧寺健會誦經齋醮，人家亦有食素噂經者。（京都風俗志）

下旬雞鴨

二月下旬，則有販乳雞乳鴨者，沿街吆賣，生意暢然，蓋京師繁盛，雞鶩之廚，日須數萬隻，是皆以人力育之，非自乳也，執此業者，名曰「雞鴨房，」在齊化門東直門一帶。（燕京歲時記）

二三月間勝游

豐台芍藥，在昔爲勝游，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極盛。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游人皆自攜行廚，惟陶然亭，小有餘芳二處，有酒家，陶然亭莽春卽挂帘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京塵雜錄）

三月全月

薩都拉京城春日詩：「三月京城飛柳花，燕姬白馬小紅車。旌旗日暖將軍府，絃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銀魚吹白浪，層樓珠酒出紅霞，蹇驢破帽杜陵客，獻賦歸來日未斜。」（雁天錫詩集）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三月都城遊賞競，宮牆官柳靑相映，十一門頭車馬並，淸明近，豪家寒具金盤飣。墦祭流連芳草逕，歸來風送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烟暝，深深院落鞦韆迥。」（圭齋集）

上巳日上士穀祠，淸明日始賣冰，以兩銅盞合而擊之，次日花木皆出窖，播瓜菜種於地，後三日，新茶從馬上至，至之日，官價五十金，外價三二十金不一，二日卽二三金矣，二十八日賽東岳廟。（北京歲華記）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出野，臨流醉歌，有修禊遺風焉。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尊榼，挂楮錢，既而尋芳擇地，歡飲而歸。二十八日，太常寺致祭東嶽廟，民間結會，盛陳鼓樂，旗幟前導，觀者夾路。（康熙大興縣志）

燕臺新月令三月云：「是月也，欒枝紅，丁香白，炕火遷於爐，蘆芽入饌，蒲根肥，黃瓜重於珍，榆錢爲糕，蟠桃會，耗師報祖。」（見水曹清暇錄）

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遊東岳廟，清明日南城城隍廟厲壇，人家上塚。（天咫偶聞）

三月初三日遊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遊東嶽廟，清明遊南城，城隍廟厲壇。（清稗類鈔）

三月初一至初三日，蟠桃宮開廟三日，遊人甚多，椀豆黃與雜抓（糖拌山查等類各種果品，臨時各抓少許，）爲應時之食品，俗又以栽植茄蓏，必於三月三日下種，否則結實不繁。清明前後多祭掃墳塋，車馬往來，不絕於道，輒插柳於車棚以歸，兒童多戴柳枝編成之帽圈，諺曰：「清明不戴柳，死後變黃狗。」十八日梨園行祭于精忠廟，戲館多休息，曰「戲子會。」（民社北平指南）

三月食龍鬚菜

三月採食天壇之龍鬚菜，味極清美。（帝京歲時紀勝）

天壇生龍鬚菜，清明後，都人以鬻於市，其莖食之甚脆。（析津日記）

三月擲泥錢

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甃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撇，」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权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撇者爲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綳用指者，與撇略同，有撇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甃城郭遠。（帝京景物略）

三月齋僧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於明時內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鉅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太監亦甚有用腥者，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搆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圍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在園雜志）

三月黃花魚

黃魚，京師呼「黃花魚，」從天津來，鮮者味尙佳，然至大者不過六七寸，而其值數倍南中。（食味雜詠註）

京都竹枝詞：「黃花魚到要爭先，多半無非早一天，正是榆錢纔綠後，聲聲巧樂賣街前。」（見飲食門）

黃花魚，卽石首，京師名「黃花。」（懷舊家詩鈔註）

都門雜詠黃花魚詩：「黃花尺半壓紗廚，纔是河鮮入市初，一尾千錢作豪舉，家家彈鋏饜烹魚。」

京師三月有黃花魚，卽石首魚，初次到京時，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否則爲私貨，雖有挾帶而來者，不敢賣也。

四月有大頭魚，卽海鯽魚，其味稍遜，例不進呈。（燕京歲時記）

黃花魚亦名黃魚，每歲三月初，自天津運至京師，崇文門稅局必先進御，然後市中始得售賣，都人呼爲黃花魚，卽石首魚也。當蘆漢鐵路未通時，至速須翌日可達，酒樓得之，居爲奇貨，居民飫之，視爲奇鮮，雖江浙人士之在京師者，亦食而甘之，雖已餒而有惡臭，亦必弱於人而贊之曰「佳，」謂「今日喫黃花魚也。」（清稗類鈔）

三月開溝

京師三月開溝，行者甚苦。攷宋世汴京亦然，梅宛陵淘渠詩：「開春溝，畎春泥，五步掘一塹，當塗如坑阬，車無行跡馬無蹊，遮截門戶雞犬迷，金吾司街務欲齊，不管人死獸顛啼，」宛然今日風景。（麗渡脊錄）

寒食祓禊

都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圈祓禊。（研北雜志）

清明風作

都人謂清明日風作，則一月內無日不風，亦無日不沙矣。（遼史禮志）

清明鞦韆

遼俗最重清明，上至內苑，下至士庶，俱立鞦韆架，日以嬉戲爲樂，自前明以來，此風久革，不復有半仙之戲矣。

清明寒食，宮庭於是節最爲富麗，起立綵索鞦韆架，自有戲蹴鞦韆之服，金繡衣襦，香囊結帶，雙雙對蹴，綺筵雜進，珍饌甲於常筵，中貴之家，其樂不減於宮闥，達官貴人豪華第宅，悉以此爲除祓散懷之樂事，然有無各稱其家道也。（以上析津志）

王崇簡清明詩：「盡說遊行好，春深桃李夭；香車旋曲水，寶馬踏荒烟。風雨偏今日，蕊花又一年，誰家歸去晚？綵

索尙秋鞭。」（青箱堂詩集）

清明射柳

永樂中，禁中有翦柳之戲，卽射柳也，元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淸明、端陽。（識小編）

鄺露步出崇文門詩云：「步出崇文門，淸明七貴歔；遊女千蟯衣，弱息雙珠紓。噴沙白玉馬，般般瑠玉鞍。馬是宛委龍，人是夷朝安。馬後朱纓絡，馬首玉逑冠，馬鞚金連錢，鎏鞅珊瑚綷。七香石崇牛，千金韓嫣彈，嫈飛杳將落，五劇逐相羅。弜雉西山側，盤馬南郊埂。」（嶠雅集）

清明高梁橋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淸，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瓶花齋集）

歲淸明，桃柳當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靑高梁橋，輿者則褰，騎者則馳，蹇驢徒步，旣有挈攜，至則棚席幕靑，氈地藉草，驕妓勤優，和劇爭巧，厥有扒竿、觔斗、唎喇、筒子、馬彈、解數、烟火、水嬉。扒竿者，立竿三丈，架而緣其頂，舒脊按竿，通體空立移時也，受竿以腹，而項手足張，輪轉移時也，啣竿身平橫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無垂也，背竿髁夾之，則合其掌，拜起於空者數也，盖倒身忽下，如飛鳥墮。觔斗者，參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踣，翻則穿一以至乎三，身儳容而圈不動也，疊案焉去於地七尺，無所據而空翻，從一至三，若旋風之離於地，已則手兩圈而舞于空，比卓于地，項膝互挂之，以示其翻空時身手足尙餘閒也。唎喇者，掐撥數唱，諸雜以諢焉，嗚哀如訴也。筒子者，三筒在案，諸物械藏，示以空空，發藏滿案，有鴿飛有猴躍焉，已復藏于空，捷耳，非幻也。解數者，馬之解二十有四，彈之解二十有四，馬之解，人馬并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鬟懸蹬而左右焉，擲鞭忽下，拾而登焉，鐙而腹藏焉，鍬而尾贅焉，觀者岌岌愁將落而踐也，彈之解，丸空二三，及其墜而隨彈之畢碎也，置丸童頂，彈之碎矣，童不知

也，躧丸反身彈之，移躧則碎，人見其碎，不見其移也，兩人相彈丸，適中遇而碎，非遇是俱傷也。烟火者，魚鱉鳧鷖形焉，燃而沒，且出于溪，屢出則爆，中乃其兒雛，衆散亦沒，且出烟焰滿溪也。是日遊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遊也亦如之。

邵彌遊高梁橋詩：「彼美都人士，出郭清明遊。高梁橋西畔，柳軟沙亦柔。各攜朱累坐，飲哄彈箜篌。又入水邊寺，又登柳邊樓。誰家高輿過？隨從皆驊騮。回策妙如鶯，錦韉紫羢鞦。誰家俠少年？使酒睨公侯，箕踞古道邊，閃閃白雙眸。我踏芳芷去，獨爲青溪留；坐看花影水，遠人而親鷗。」（以上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雜懷詩：「宴樂昔時修禊地，高粱橋畔甲西郊；傍溪門啓疎鐘徹，夾岸鶯啼碧柳交。選勝笙歌張繡幕，倦遊士女藉春茅。至今河水依然綠，落日棲鴉邊傍巢。」（青箱堂詩集）

龔鼎孳清明郊行因遊海甸竟日詩：「風俗高粱勝，驚心三十年；河山春草後，朋舊酒痕邊。海燕巢荒謝，棠梨發野田。五陵遊冶客，又鬬錦連錢。」（定山堂詩集）

清明戴柳

清明戴柳枝於髮，夏至戴蓖麻子葉，長命菜，即馬齒莧也，立秋日戴楸葉。（燕史）

燕都雜詠：「晴日清明暖，長河柳色勻。鬬蛾妝已換，插鬢綠稊新。」註云：「簇紙蝶戴之，名鬬蛾兒，清明戴柳芽，有「清明不戴柳，來生變黃狗」之諺。」（見都城瑣記）

清明掃墓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掛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酹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遊。（帝京景物略）

祭禮：士大夫廟祀，率如文公家禮，民間不敢立祠堂，禮多簡樸，清明祭於墓，七月中旬祭於墓，十月一日祭於家，或祭於墓，冬至，歲暮，忌日，俱祭於家。（輿地記）

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樽榼，掛紙錢，拜者、酹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以紙錢置墳巔，既而趨芳樹，擇園圃，列坐陵餘而後歸。（康熙宛平縣志）

清明，人家上墳，於市上買盒子菜以祀之，即南邊之攢盒也。（燕京雜記）

新葬者祭掃較早，在清明前，俗謂「新墳不過社。」（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清明云：「滿懷憂恨鎖乾坤，佳節淒誰記淚痕？只見驟車芳草路，紙錢燒去更消魂。」（見節令門）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爲寒食節，禁烟火禁餓，京皆不舉，惟清明日，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斯時柳絮將舒，苞如桑椹，謂之柳苟。諺云：「清明不帶柳，死後變黃狗，」其義殊不可曉，或曰：「清明不帶柳，死在黃巢手，」蓋黃巢造反時，以清明日爲期，帶柳爲號，故有是諺也。是日傾城上塚，九門城外，自晨至暮，處處飛灰，其野店荒村，酒食一醉。或云此日有風，則過四十五日始止，諺云：「清明刮了墳上土，大風刮到四十五。」農家猶多占驗。（京都風俗志）

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節，古人最重之，今人不爲節，但兒童戴柳，祭掃坟塋而已。世族之祭掃者，于祭品之外，以五色紙錢製成幡蓋，陳於墓左，祭畢，子孫親執于墓門之外而焚之，謂之「佛多，」民間無用者。（燕京歲時記）

清明新茶

燕京春詠有云：「春店京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啼鶯，朝來慢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故事，茶綱入京，各衙門獻新茶，今尚循故事，每值清明節，競以小錫瓶貯茶數兩，外貼紅印籤，曰「馬上新茶，」時尚御皮衣，啜之，曰，江南春色至矣。（西河詩話）

清明城隍廟

都門雜詠南城隍廟云：「神廟還分內外城，春來賽會盼清明，更兼秋始冬初候，男女燒香問死生。」（見古蹟門）

有署名慟塵者，著都門清明竹枝詞九首，並加略註，錄之可以概見都門敝俗之一斑。其一云：「真個銷魂是帝京，喜逢上巳恰清明，城隍廟裏爭謨拜，一炷馨香玉手擎。」丙辰三月三日，值清明節，都門舊俗，例往邑廟拈香，求神庇

佑，頗極一時之盛，而婦女尤盛。」其二云：「十分春色上眉梢，粉面油頭賽孫嬌，跨罷也如西子捧，目成幾煞踏歌曹。粉白黛綠，點抹濃粧，大有斷影自憐之態，一般登徒子，蜂狂蝶逐，竚候途旁，逆目橫波，不自知其醜也。」其三云：「紅袖輕盈賀酒漿，迎神何幸近堂皇，張牙舞爪金吾子，不護閨閣護粉妝。進香多良家子女，戎裝叱咤者保護不遑，綠廟內即警察署，故取締頗嚴，登殿禮像，鬚眉無分焉。」其四云：「車走雷聲馬似龍，相逢一笑興匆匆，陶然亭上蕭條甚，不及閻羅廟食豐。香車寶馬，絡繹如雲，少艾王孫，多情送盼，而陶然亭相距咫尺，獨無命駕一覽者，俗可知矣。」其五云：「舞蝶紛飛化紙錢，誰家少婦哭墳前？行人輕薄爭相謔，笑謂嚶嚶似杜鵑。時有青年女子，縞裳淡服，泣弔於白楊黃土間者，狂奴見而嘲之，謂為嚶嚶啼聲，煞可動聽。」其六云：「老衲南摩貌亦恭，歡迎都為子孫銅，千聲太太萬聲福，故獻殷勤近玉容。寺僧好貨，見大家婦女至，則合十而前，力求佈施，猥瑣齷齪之狀，令人齒冷，而鼠目灼灼尤可怪焉，子孫銅即迷信家所謂香火資，或周濟貧寒，為兒孫祈福者也。」其七云：「荒塚纍纍觸眼驚，生芻一束淚盈盈，臨風吊鬼兒何解？翻問阿爺作甚生。邑廟一帶，荒涼寂寞，為城外義葬之所，斷碑殘碣，臥沒於荊棘泥壤間，在在引人悲邑，而兒童無知，反於此嬉笑跳舞，致掃墓者為之破涕。」其八云：「香廠蟠桃莫漫誇，黑窯遊屐鬭紛華，誰知芳草香妃墓？却在荒涼南下窪。邑廟在南下窪，與陶然亭畔之香妃塚，相去密邇，踏青於此者，竟不知有古跡，良堪浩歎，黑窯廠亦與該處毗連，蟠桃宮在東便門內，近日亦點綴佳節，猶新年之白雲觀也，香廠亦外城聚集之所，今已改新開街矣。」其九云：「社會教休說改良，破除迷信望平章，蒼生不問問神鬼，畢竟春明五色光。京師為國之首都，種種陋俗，反甚他處，有司漫不加禁，豈改良社會之道耶？」（續都門趣話）

三月初賣糯

一歲貨聲：「糯米吱，白花糯米，」註云：「溫泉糯，三月初便賣。」（見三月條）

上巳迎祥

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祓畢，則宴飲於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為戲，或執蘭蕙，或蹴球

三日修禊　三日射殺　初三蟠桃宮

築，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元氏掖庭記）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郊遊，有古修禊遺風焉。（契地記）

遼俗，三月三日，以木雕為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者下馬，跪進勝者酒，勝者於馬上接酒飲之。（燕京雜記）

京都竹枝詞：「蟠桃宮裏看燒香，（蟠桃宮在東便門內）須要河沿日正長，帝冠歸來天尚早，大通橋上望檣糧。」（見名勝門）

都門雜詠蟠桃宮云：「三月初三春正長，蟠桃宮裏看燒香，沿河一帶風微起，十丈紅塵匝地颺。」（見古蹟門）

都門贅語蟠桃宮詩云：「恭值春天氣最和清，如蟻遊人夾岸行。多少仙姬爭豔冶，不知誰是許飛瓊。」

三月三日，相傳為西王母蟠桃會之期，東便門內太平宮，俗呼蟠桃宮，所居羽士，修建佛事，自初一至初三日廟市，士女拈香，遊人甚衆，輕浮紈袴之徒，於郊野馳馬驅車，往來衝跑，以誇奇鬬勝為樂。（京都風俗志）

蟠桃宮，東便門內橋南太平宮俗名，每歲三月初一至初三日有廟市。（京師地名對註）

太平宮在東便門路南，門臨護城河，因廟內有西王母之像，故曰蟠桃宮。每屆三月，自初一日起，開廟三日，遊人亦多，然較之白雲觀等，則繁盛不如矣。（燕京歲時記）

太平宮在東便門內，廟極小，歲上巳三日，廟市最盛，蓋合修禊踏青為一事也。地近河堧，了無市賜，春波瀉綠，軟土鋪紅，百戲競陳，大隄入曲，衣香人影，搖颺春風，凡三里餘。余輿績恥卷遊此，輒歎曰，一幅清明上河圖也。按查業昌詩有云：「正是蘭亭修禊節，好看曲水麗人行，金梁風景真如畫，不枉元宮號太平。」國初已然矣。（天咫偶聞）

蟠桃宮在東便門內，上巳良辰，傾城士女，轂擊肩摩，或挾所歡，或偕巾友，小溪左右，聲色頓喧。宮後有廣場，五陵豪貴，鞿軸遊俠，咸盛飾名騄，馳逐於香塵軟草間，競誇捷足，博得美人芳彩，未嘗非衆香國中之一段韻事也。（京華春夢錄）

初三栽壺盧　初四換衣　初旬食榆夾　十八戲子會　二十前後換帽　二十八祭嶽廟

三月裏三月三，蟠桃宮外好人烟，作買作賣人人亂，各樣玩藝擺的全，冰盞球棒跑旱船，跑熱車一溜烟，瞧看人兒站立兩邊，車上掛着一串大沙雁，揚揚得意跑的歡，車沿上跨着一個小丫環。（北平俗曲十二景）

俗謂栽壺盧者必於三月三日下種，否則稍實不繁。（燕京歲時記）

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帶楊枝於鬢。（酌中志）

三月初旬，榆夾方生，時官廚采供御饍，或和以粉，或和以麪，內直詞臣，每蒙賜食。（人海記）

京都竹枝詞：「都言戲子會（三月十八日大會）當看，拈鬮中旛也壯觀，（京城大會必有中旛名曰旛鼓齊動）惡少花娘齊亂擠，不與訟獄看來難。」（見泣笠門）

三月十八日，諸旦色醵會迎神，曰「相公會」。（金臺殘淚記）

每至三月換戴涼帽，八月換戴暖帽，屆時由禮部奏請，大約在二十日前後者居多，換戴涼帽時，婦女皆換玉簪；換戴暖帽時，婦女皆換金簪。（燕京歲時記）

換季：白鋒毛後，換灰鼠袍褂，染銀鼠冠，換銀鼠袍褂，氈冠，絨領，白袖頭，換珍珠毛袍褂，骨種羊冠，換綿袍褂，縱線冠，換夾袍褂，絨冠，緞領，章絨，在綿夾之間，換單袍褂，呢冠。每至三月二十前後，換戴涼帽。（春明采風志）

三月二十八日，燕京祭嶽廟，民間集衆爲香會，有爲首者掌之，盛設鼓樂旛旗，戴甲馬，羣迎神以往，男婦有跪拜而行者，名曰「拜香」。（宛署雜記）

二十八日東嶽廟進香，吃燒笋鵝，吃涼餅，糯米麪蒸熟，加糖碎芝蔴，即糍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値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酌中志）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遊，帝之遊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畢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

二十八日東嶽神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爲祝，觀者夾路。（以上帝京景物略）

三月二十八日，都例謁東嶽廟，在東便門外，乘輿雜出時不能辨。（香祖筆記）

二十八日東嶽誕辰，太常寺致祭，民間多結香會，盛陳鼓樂旗幢前導，亦有裝小兒爲故事，名爲會闖者，以彰祭祀之儀，觀者夾路。（康熙宛平縣志）

三月十五日起，朝陽門外東嶽廟，日日士女拈香、供獻、放生、還愿等諸善事，及各行工商建會，亦於此廟酬神，蓋此廟水陸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至二十八日，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特建撣塵等會，其遊人與修善事者，較平日稱爲更甚。（京都風俗志）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二里許，除朔望外，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開廟半月，士女雲集，至二十八日爲尤甚，俗謂之「撣塵會」，其實乃東嶽大帝誕辰也。（燕京歲時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四月都城冰碗凍，含桃初薦瑛盤貢，南寺新開羅漢洞，伊蒲供，楊花滿院鶯聲弄。歲幸上京車駕動，近臣準備鑾輿從，健德門前飛玉鞚，爭持送，衛荷馬乳歸銀甕。」（圭齋集）

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初八日各寺浴佛，十三日上藥王廟，諸花盛發，自石兆三里河高梁橋外，皆貴戚花場，好事邀賓客遊之。（北京歲華記）

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闊一寸，味與糉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筍雞，吃白煮猪肉，以爲冬不白煮，夏不爊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剉如豆大，拌飯以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雲寺等，耍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酌中志）

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壇、潭柘、香山、臥佛、碧雲、玉泉、天寧寺諸名勝，爲浴佛會也。十日至十八日，遊高梁橋西頂，

一草橋之中頂，弘仁橋里二泗學醫山，爲碧霞元君誕也。（康熙宛平縣志）

燕臺新月令四月云：「是月也，民禁屠，佛豆出，芍藥王於街，茉莉出窖，馬虎貿，戒壇開，酒肆臨池，妓擕伴了愿，齒蘭來。」（見水曹清暇錄）

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西直門外萬壽寺有廟市。初八日各寺浴佛，人家煮青黃豆結緣，二十八日遊北頂。（天咫偶聞）

四月初一日遊西山，（亦名妙高峯。）山有天仙聖母廟，同治間，孝欽后曾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遊西直門外萬壽寺，二十八日遊北頂。（北方之山，廟必在山極頂，遊頂而及，故謂廟亦曰頂。）（清稗類鈔）

四月初一日起，妙峯山開廟半月。開廟前有雨者，謂之「淨心雨。」香火之盛，甲於天下。廟址雖屬昌平，而平市之往拈香者，昔時眞有萬人空巷之勢，今非昔比也。初八各寺浴佛，曰「浴佛會，」佞佛者於是日濟貧放生，並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緣豆。』受者亦每食一豆一念佛，謂可結來世緣，他生不爲人所棄。是月也，榆夾生，居民多取以和糖麪，蒸食之，曰「榆錢糕。」又以玫瑰藤蘿等花和糖爲餡，蒸餅食之，曰「玫瑰餅，」「藤蘿餅。」（民社北平指南）

四月食青蒿

青蒿爲蔬菜，四月食之，三月則採入藥爲茵陳，七月小兒取作星燈，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五月六月砍柴燒。」（帝京歲時紀勝）

四月榆錢糕

是月榆初錢，麪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帝京景物略）

三月榆初錢時，採而蒸之，合以糖麪，謂之「榆錢糕。」四月以玫瑰花爲之者，謂之「玫瑰餅，」以藤蘿花爲之者，謂之「藤蘿餅，」皆應時之食物也。（燕京歲時記）

四月花事

景陵鍾惺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遊宴海淀園詩：「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冷，此時花妍凄。豈曰桃李後，遂無爲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帝京景物略）

四月末，花事將闌，易增惆悵，惟柳陰中爲蜂蜿轉，如鼓笙簧，殊有斗酒雙柑之樂，惟月餘則去，不能久住耳。古詩云：「黃栗留鳴桑椹美。」黃鸝既鳴，則桑椹垂熟，正合今京師節候。（燕京歲時記）

四月櫻桃

四月嘗櫻桃，以爲一歲諸果新味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殼磨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爲一歲五穀新味之始。（帝京遺錄）

四月中，蘆筍與櫻桃同食，最爲甘美。古詩云「蘆筍生時柳絮飛，紫櫻桃熟麥風涼」，均與今京師時令，最爲符合。（燕京歲時記）

櫻桃、朱櫻、蠟櫻。方言謂帶把爲櫻桃，無把爲山豆。立夏見櫻桃，小滿見山豆。豆出十三陵者色紫味甜，未出北道者色白。（春明采風志）

四月牡丹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牡丹四月賤如莧，十五青銅買兩枝。」（託素齋詩集）

四月玫瑰芍藥

一歲貨聲四月云「花兒呀，玫瑰花呀，抓玫瑰瓣。」又云：「芍藥來，楊妃來，賽牡丹來，芍藥花……。」註云：「楊妃，傻白，千葉蓮，面紅。」

京城四月間芍藥開時，賣花者到處成市。（京師地名對註）

玫瑰，其色紫潤，甜香可人，閨閣多愛之。四月花開時，沿街喚賣，其韻悠揚，晨起聽之，最爲有味。芍藥乃豐臺所產，一望彌涯，四月花含苞時，折枝售賣，遍歷城坊，有楊妃傻白諸名色。是二花者，最爲應序，雖加以煤熅之力，不能易候而開，是亦花中之強項令也。（燕京歲時記）

玫瑰來自北山玫瑰溝，畏冬風，故稱溝中種平處須冬埋之，四月花開，沿街喚賣。（春明采風志）

四月涼炒麵

四月麥初熟時，將麵炒熟，合糖，拌而食之，謂之「涼炒麵。」

四月北頂

北頂碧霞元君廟，在德勝門外土城東北三里許，每歲四月有廟市，市皆日用農具，遊者多鄉人。東頂在東直門外，與北頂同。（以上燕京歲時記）

立夏賞冰

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編氓得賞買，手二銅盞疊之，其聲「磕磕，」曰「冰盞。」冰者濕乃消，畏陰雨天，以棉衣蓋護，燠乃不消。（帝京景物略）

吳偉業冰詩有云：「清濁看都淨，長安喚買冰；兒來消易待，欲問價偏增。」（梅村家藏稿）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深黃杏子砌雕盤，燭焰青青照酒竿；一簇歌聲催月出，小姑冰盞欲敲殘。」（託素齋詩集）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曾向西山見發凌，于闐白玉色崚嶒，櫻桃已過茶香減，銅椀聲聲喚賣冰。」（漁洋詩集）

京都竹枝詞：「兒童門外喊冰核，（京師讀其音曰「水核」，從方音也，但其聲婉細可聽。）蓮子桃仁酒正沽，西廂悲秋君可聽，（子弟書有東西二韻，西韻若崑曲，悲秋即紅樓夢中黛玉故事。）浮瓜沈李且歡娛。」（見飲食門）

張維屏買冰詩：「底用沖沖鑿？凝然許靜觀。青銅纔入市，白玉已堆盤。漫向夏蟲語，恐驚秋士寒。朱門多酒肉，化臭此神丹。」（松心詩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賣冰詞云：「銅盤磕磕玉有聲，寒食街前始賣冰。冰置君床頭午夢清，牛家賀客凍且死。銀蠅登筵鼓翅起，黑痕點點污窗紙。污窗紙，麈尾揮，冰寒不及重簾垂。」（松風閣詩鈔）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夏日，荷花最盛，御溝無處無荷，尤以金鰲玉蝀為勝，不過遙望而已。德勝門內積水潭之荷，則可約客往觀，凡有酒家，買荷葉粥，清香可口。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涼沁心脾。且冰亦可以嚼食，謂之『冰核，』冰核開後，兒童舁賣於市，只須數文錢，購一巨冰，置之室中，頓覺火宅生涼，余嘗戲呼為水晶山，南中無此物也。」

初一西頂

冰核：酷暑日貧兒上窖鑿冰，沿街賣之，碩亭詩謂「正陽門外喊冰核，」方言也。（春明采風志）

京都竹枝詞：「欲遊西頂（俎媼將燒香，必曰朝頂。）順長河，（此河通昆明湖。）一路樓亭點綴多，萬壽寺（在長河北岸。）前須駐馬，此中山子甚嵯峨。」（相傳張南垣所堆。）

張維屏日下春遊詩：「西頂嬉遊盛，經旬與未休；歡聲闐車馬，妙技幻孳猴。地獄從人看，塵心借佛收，因來無健者：虎餓亦垂頭。」註云：「見圈虎。」（松心詩集）

萬壽寺在西直門外五六里，門臨長河，乃皇太后祝釐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起，開廟半月，遊人甚多，綠女紅男，聯鑣道路。（燕京歲時記）

初一妙峯山

都門雜詠妙峯山云：「還愿西山去進香，人疑孝子爲高堂，神前竊告低聲語，却是嬌妻病在床。」

都門新竹枝詞：「濁流誰肯挽狂瀾？淫祀多多總逃難，獨有妙峯尤顯應，尿窩都是報恩潭。」（見市井門）

京師西有妙峯山，綿亙數千里，高不可以尋丈計。山腰有廟，路極紆徐，由南而上，計程四十里。廟貌巍峨，金碧輝映。廟供天仙聖母，靈應素著，上而王公，下而士庶，奉之甚虔。每歲四月朔日開廟，望日始閉，半月中進香者，西直門起，終海澱，南至大覺寺，數十里，車殆馬煩，絡繹不絕。山上之路有二：北道距廟較近，徑逼仄，下臨無際，自上而下，壁立千仞，步履固難，由上而下，臨崖勒馬，收束尤不易，偶一失足，粉首碎身，士人以輴椅便客，四人舁之以行，時亦有傾跌之患，然男女老少來往不息者，因不畏也。其南道則途坦而遠，相距五六里，卽有茶棚小憩，所由上下，而至磨刀石，而雙龍嶺，而仙花洞，而大風口，而磕頭嶺，無不有茶棚瀹茗焉，棚內供莊嚴寶相，磬聲清越，凡想頓消。過此，踏廟門，路仍繚曲，往復不可以一蹴幾，檀煙繚繞，格扇滿積庭除，香客皆屏足息氣，無敢少譁云。（壺天錄）

京北妙峯山，香火之盛聞天下，陳文伯頤道堂集中有詩詠之。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稱「娘娘頂。」歲以四月朔開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環畿三百里間，奔走絡驛，方軌疊跡，日夜不止。好事者聯朋結黨，沿路支棚結綵，盛供張之具，

謂之茶棚，以待行人少息。食肆亦設棚待客，以侔厚利。車夫脚子，竟日奔馳，得傭値倍他日。無賴子又結隊扮雜劇社火，謂之赶會。不肖子弟，多輕服挾妓而往。山中人以麥秸織玩具賣之，去者輒懸滿車旁而歸，以炫市人。（天咫偶聞）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峯山娘娘廟，男女答賽拈香者，一路不斷。由德勝門外迤西松林閘東，搭蓋茶棚，以逮山上，曲折百餘里，沿途茶棚，凡十數處。其棚內供奉神像，懸掛旗旛，花紅綾綵，外列牌棍旌鉞。晝則施茶，夜則施粥，以備往來香客之飲。燈燭香火，日夜不休。助善人等，於焚香獻供時，或八人或六人四人，皆手提長繩大鑼，約重數十斤，以小棒擊之，其音如鐘，聲聞遠近，在神前起站跪拜，便捷自若，其式同儀，其音同節，亦彼之小技也。至於施粥茶之際，數人同聲高唱：「虔誠太們，落座喝茶喝粥」等辭，與鐃磬之聲，遠聞數里，以令香客知所憩息。而香客多有裹糧登山，不但粥茶憩息得所，及遇風雨，亦資休避。其豪富者，乘車至山下，則易二人肩椅，謂之「爬山虎。」夜間燈籠火炬，照耀山谷。城內諸般歌舞之會，必於此月登山酬賽，謂之「朝頂進香。」如開路，秧歌，太少獅，五虎棍，杠香等會。其開路以數人扮蓬頭塗面，赤脊舞叉；秧歌以數人扮陀頭、漁翁、樵夫、漁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鑼，足皆登竪木，謂之「高脚秧歌；」太少獅以一人舉獅頭在前，一人在後爲獅尾，上遮闊布，彩色絨綵，如獅背皮毛狀，二人套彩褲作獅腿，前直上，後傴僂，舞動如生，有滾球戲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數人扮宋祖鄭恩等相，舞棍如飛，分合中式；其杠香一人，扮幞頭玉帶，橫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攔路問難，則謔浪打語，以致衆人歡笑。凡此等會，以曾經朝頂者爲貴，外此則西直門外斗府閘之萬壽寺五塔寺等，及西山中碧雲寺諸禪林名刹者，亦同時拈香，遊人麕集於山水林木間，寔京都一鉅觀也。（京都風俗志）

妙峯山，京西，山有娘娘廟，每四月初一至十五，晝夜香客不斷。（京師地名對註）

妙峯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四十餘里，共一百三十餘里，地屬昌平。每屆四月，自初一日開廟半月，香火極盛。凡開山以前有雨者，謂之「淨山雨。」廟在萬山中，孤峯矗立，盤旋而上，勢如繞螺，前可踐後者之

頂，後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晝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烟，奇觀哉！（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妙峯山云：『有一位好善的賢良，心中只想把妙峯山上，老娘娘駕前去進香。清晨起喚海棠：「吩咐來喜與老王，叫他們速去套上車一輛，要大鞍兒搭後鞽，套上銀鬃子帶着荔枝黃，支上寶藍洋縐的過涼棚，倭緞圍子亮紗窗。」吩咐已畢纔把樓上，淨面巧梳妝。這佳人打扮的齊整，時款相樣，烏雲巧挽，過梁的翠，金耳挖子玉扁方。穿一件綿紗的襯衣是絳色，週圍的縧子把邊廂，上套坎肩是蝦青的綠縐，時興的順繡八吉祥，帶上金刻套的琺瑯扁，登上薄底兒緙字履一雙。海棠回來忙跪稟：「諸樣兒事俱已停當，請問太太往何處逛？奴才好去預備行囊。」主人施恩賞一個地方。」大奶奶聞聽他心中喜，「我許下願朝頂進香，快備行裝，惟恐怕外面多寒冷，多帶綿衣裳。早晨的點心也不用，只要一碗燕窩湯。伙食車叫他頭裏走，早齋就在八里莊。」丫頭們過來聽吩咐，帶着秋桂與蘭芳；兩個老媽足已夠，就是馮嫂兒和老黃。借此為由我逛一遊，散悶樂非常。」急忙忙步出儀門將車上，頭裏的頂馬在車傍，後面的僕從鬧鬧嚷嚷，蜂擁恰似一窩狼，車原代步如閃電，霎時來至八里莊。遇見了一當兒子弟頑藝，小廣子的花磚與罈子王。村外的茶園都有雅座，款步走進小茶坊。衆僕人纔忙設酒宴，各餚饌擺列成行。用畢之時纔寫上賬，一路走慌忙。不一刻來至了三家店上，丫嬛傳說找地方，大奶奶有話喝乾榨，僕從個個盡着忙，揀了一座清雅的乾淨茶館，預備主人飲瓊漿。迎面來了少林的五虎棍，人烟擁擠，塵垢飛揚，好樂的接住說背個臉兒，要的是對棍對刀與對槍。東馬市的獅子又來到，探海捭山帶着蹦房。這佳人纔輕舒玉腕慢飲茶湯，眼望着一片汪洋，款步出茶舍，坐在椅子上，別名叫爬山虎，抬的更穩當。剛剛兒纔把浮橋上，「你們聽吩咐，別要走慌忙，今年我頭一遊，這可怕的慌，這河水好似芝麻醬。」過河上了岸，來至陳家莊，路北有茶棚，聲聲兒嗒嘟嘟，道了個虔誠把香降，拿出了萬八綫會頭拜求央，衆人是聖人，行善的姓名香，預備下粥茶接來往，大奶奶善心動，捨下了八百張，一個銀一兩。這還不算強，明明了門氏將齋讓，來至西北澗，布施了銀一箱，過了十八盤，陰山耍歇涼，水泉的都管齊來看望，桃園走了半晌，過去到南

莊，來往的人不少，個個都請着香，櫻桃溝花炮天天兒放，天氣不早了，不久落太陽，找房歇歇氣兒，肚子裏餓的荒，伙食盒子齊都擺上，飽飡了一頓，復又走慌忙，來到仰山寺，供得是藥王，此處必須將香降，麥膝忙跪倒，求告「老靈光，叩首三進禮，弟子本姓郎，保佑我一生長無恙。」舉步往前走，瞧見事兒一樁，渾身三道鎖，爲母去拜香，孟常嶺不遠眞可逛，看見香風嶺，山高路又長，來至澗溝內，松棚要擀香，聽見了秧歌在茶棚裏唱，佳人說：「偺們快着往前走，看一看那熱鬧排場。」只聽見鼓鑔打得是「一等一，」小二哥唱的是吆吆腔，忽聽那邊又來了會中高蹺鼓合杠箱，這一樣兒我從沒見，騎着竹桿子喜樂非常，手內拿着一柄乖金扇，衙役三班閙嚷嚷，後面二人抬着木櫃，上面繫着赤金鈴鐺，個個兒好似瘋狂。看罷了一回纔將山上，誠心頂禮去進香，可想着靈官殿上是頭一束，上去再拜老娘娘，來至山門忙下橋，從新復又整梳妝，傳老的槓子也來到，纔的是被脖子倒掛紫金樑。這奶奶上了丹墀忙跪倒，吩咐丫嬛忙焚香，這一個獻上白檀與紫降，那一個火燃了眞藏香，這佳人他忙取籤筒祝告：「娘娘，發慈悲保佑弟子百歲成雙，」求了一支「上上上，」一世永安康。』(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善會又名文會，每值妙峯山廟會時，北平慈善家組織大規模之善會，沿路分設下處，以供香客休息之所。善會名目有八九種，茲述如下：(一、)粥茶老會，專施粥施茶，所搭茶棚甚多，備香客人等之需要，粥茶棚內供娘娘駕(即布質圖畫)施粥茶者皆身穿黃衣，並呼口號，如『先參駕來，然後再喝粥來，哎哎！』香客入棚參駕後，即隨意取粥取茶食用，作臨時休息，夜間並可住宿。(二、)獻鹽老會，此會備有大批官鹽，在山道各茶棚中，隨時供獻鹽食，以備茶棚中應用，及香客在善會之有施助者，在茶棚中亦可隨時用飯，故此種鹽食，在山道上甚爲需要。(三、)拜席老會，此會備有新席若干領，施給茶棚，如瞻拜用，香客之睡眠，各棚之貼補等，需用甚廣，有此會則大感便利矣。(四、)巧爐老會，此會爲舊京之鋸碗的所合組而成者，在山上專修各茶棚之碗具，及各磁器之破爛者。(五、)茶葉老會，此會備有大批茶葉，供給各茶棚，以便香客之飲用。(六、)盤香老會，此會備有各種大香盤，除自供外，並在

各茶棚懸掛，每盤燃點數日。（七、）縫綻老會，此會爲倚京之皮匠所組合而成，在山道傍立候香客之鞋破者，皆任縫補，概不收費。（八、）燃燈老會，此會備有大批紙燈籠及蠟燭，除擔任山路之燃燈外，並隨時施給茶棚香客燈籠蠟燭。（九、）除以上八會當年豐的時代，尚有一種饅頭會，似附屬於粥茶棚內，香客入粥茶之時，並施饅頭，任香客取用，惟此會須有較多之資本，皆賴各大善士布施，近年則施主零落，已無此會矣。各善會皆有會規，在山上取合作精神，互助幫忙，於接交之際各道「虔誠」，每善會俱有會號，如「子孫」「萬代」「公益」「長善」等詞，事蹟涉迷妄，然亦末俗中所僅見者歟。（民社北平指南）

中頂、西頂、南頂，皆有祀神之會，而四月妙峯山之娘娘頂，則香火之盛，聞於遐邇，環畿三百里間，奔走絡繹，方軌疊跡，日夜不止。好事者沿路支棚結綵，盛供張之具，以待行人少息，輒牟厚利。車夫腳子，竟日奔馳，得傭值倍他日。而鄉社子弟，又結隊扮演燈火雜劇，借娛神爲名，歌舞於途，謂之「趕會」。會期之前，近畿各鄉城鎮，皆有香會之集團，首事者製本會之旗，綉某社名稱，旗後則金漆彩繪之龍檯，以數人擡之而行，龍上綴彩旗鑾鈴，導以鼓鑼，擡者紫黃巾，衣黃色袢，喧然過市。凡在會之戶，間醵納香燭茶資如例，首事則簿記之，至期香客入山，各認所隸之旗，趨入隊中，一切瞻拜、休息、飲食、住所，由首事者指導招待，誠敬將事，從無欺蒙之弊，故旗字均標明「某某老會」云。凡祭賽事畢，先後散於廟內外，肆攤購絨綾花朵插帽而歸，謂之「戴福」。遙望人叢，則炫爛繽紛，招颭於青峯翠陌間，其風物眞堪入畫也。（舊都文物略）

初一丫髻山

四月初一日，禮神於通州丫髻山。（金臺殘淚記）

丫髻山京東山有娘娘廟，每四月初一至十五，香火極盛。（京師地名對註）

丫髻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東北懷柔縣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繁盛亞於妙峯，而山景過之，都人謂之東山。（燕京歲時記）

八日食不落夾

先是，四月八日，梵寺食烏飯，朝廷賜羣臣食「不落夾，」蓋緣元人語也。嘉靖十四年，始賜百官於午門食麥餅宴。(燕都遊覽志)

朝廷每年四月八日，賜百官午門外食不落夾，曾御史宏云：「是麪食也。」舜官張天民云：「卽今之粽子。」(戒庵漫筆)

八日趕秋波

四月八日，燕京高梁橋碧霞元君廟，俗傳是日神降，傾城婦女往乞靈祈生子。西湖、玉泉、碧雲、香山遊人相接，又傍近有地名秋波，都中伎女競往逐焉，俗云「趕秋波。」(宛署雜記)

八日浴佛會

高梁橋北精藍棋置，每歲四月八日爲浴佛會，旛幢鐃吹，蔽空震野，百戲畢集，四方來觀，肩摩轂擊，浹旬乃已，蓋若狂云。(長安客話)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浴佛日云：「佛本清淨身，土木招埃塵。塵汚土木非汚佛，浴佛奔走尋常人。尋常人，羣元妙，不誦藥師經，空詣藥王廟。藥王廟前桃李開，折花一枝騎馬回。」(松風閣詩鈔)

八日耍戒壇

四月八日，耍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澗澗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帝京景物略)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遊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辛齋詩話)

八日結緣豆

四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號佛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容於夫姑婉若者，婢妾擯於主及姥者，則自咨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帝京景物略)

京師僧俗念佛號者，輒以豆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爲結緣也。

（陝志）

四月八日，都人煮荳，任人掬取之，謂之「結緣。」（宛浦綴聞）

京都浴佛日，內城廟宇，及滿洲宅第，多煮雜色豆，微灑鹽豉，以豆羅列於戶外，往來人撮食之，名「結緣豆。」（餘墨偶談）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捨緣豆，」預結來世緣也。（燕京歲時記）

八日放生

南城憫忠寺，歲之四月八日，爲放生大會，豪商婦女，顯官妻妾，凝妝豔服，蜂屯蟻集，輕薄少年，如作狹邪之遊，車擊轂，人摩肩。寺僧守門進者，索錢二百，否則拒之，於是品綠題紅，烏交履錯，遺珠落翠，粉蕩脂流，招提蘭若，竟似溱洧濮上矣。寺僧又於婦女所攜之小兒女，各與一撲滿，誘他帶回，滿藏，令明年赴會輸之，以是一日間獲金至數千，其謂放生大會者，僅買數雀放之，實則一無所觀，後有某御史陳奏禁之，遂絕。（燕京雜記）

八日善會

京都竹枝詞：「堪笑時逢芍藥開，上方善會請將來，（[illegible]芍藥，四月盛開，是也。諸善會，都於此月，近將爲例。）廟堂酒肉公然吃，（名曰齋，其實則葷菜，燒酒。）二百猴頭是善台。（京師風俗，制錢一文，名曰二文，二百錢，則四百矣，赴會者名爲善台，不過制錢二百，攜去便吃麵矣，名曰會印錢，近日皆呼之爲猴頭，不知何解，可笑。）」（見風俗門）

都門竹枝詞：「善會心愛客不來，寫明三慶與春臺，禿驢那解人難受，也向人前敬一杯。」（見時尙門）

方朔善會戲詩：「新春初屆天氣鮮，會館處處開歌筵。先宴師長後朋友，衣冠揖讓何周全。不謂末流隨淫亂，妖僧邪道借此斂金錢。初探飯莊筵，再訪梨園暇。每先十日奔如飛，檀越家家將帖下。相識固爾來俊游，因友及友遍轉求。最難入座無分判，男婦僧優共一流。始繞闌干問坐次，纖隔几席相遞酬。當其人滿去之遠，此可逃筵彼下樓。鼓聲重，金聲高，目成眉語將心交；絲聲柔，竹聲輕，口講指畫如約成。風狂還有淫昧劇，每到幕微入細絕，似歌而和者幾千人。爾時主人在何所？緇帽黃冠將客數。可憐合掌念彌陀，拜得善男被信女。座中豈無一二出良家，至此難分潔與瑕。

含羞縱自抽身早，尾後多隨惡少車。我問酺酤鼓舞小雅教，酒食禮樂西京詔，勞苦歌詠自有時，善會如斯眞可悼。悼不得，樂宜終，有人相背訶冬烘。試看歌舞昇平地，覓有桑間濮上風。」（金臺游學草）

都門雜詠善會云：「善會年年寺觀開，紅箋請客共施財，住持平日交遊廣，早有娼優送份來。」

北平俗曲闊大奶奶出善會云：「選一天正是四月初八日，庵觀寺院都辦佛事，尼姑廟裏擺席筵，請的是些個大門子，指佛喫飯，賴佛穿衣，叫下了字號徽班兒一臺戲，善會辦的出奇。大奶奶清晨早起，梳洗已畢，換上了出門兒的新衣，先用了些個早東西，問管家「都是派了誰跟去？只要兩個丫頭，四個小廝」預備帶了去的東西樣樣齊，涼扇打扇，烟袋荷包，檳榔烟料，鼻烟壺兒，牙籤子，手帕絹子，飯單，手盒兒，唾沫盒兒，漱口盂，兩個洋表是一對，對準了的，先送了去的是靠背引枕胖褥子，一大包袱是換替的衣，不過是些兩緞毡毛大小絨，眞乃是大家子的勢派，吹口之力，件件都整齊，後檔車早卸在門洞兒裏，僕婦丫鬟攙扶上車，去㕥三個小厮搭車，穿上搭膊，套上騾子，趕車的拴好了夾板子，跟隨的後面把小車兒上，趕車的拉着小拴兒帶騾子，一邊兒一個是倆雙飛雁兒，一炷香風擺荷葉臥腿兒如飛，走的俏皮，一霎時過巷穿街，展眼工夫，前面便是尼姑寺，說「勒住能，騾子脚急，」大奶奶下車進了寺，尼姑迎接打問心，好規矩，大奶奶忙令交香資，尼姑接過道謝畢，又請大奶奶上殿去，參拜佛像，瞻仰神祇，又給姑子寫了佈施，出來歸座安席，三齣神戲聽畢，早飯吃些，不過是點景而已，漱口喝茶，聽幾齣戲，又到屋裏去更衣，略養一會兒精神，又要梳洗整理，從新入座，擺洒安席，尼姑帶着小孩子，呈上戲單，「求奶奶賞臉點幾齣唱去，要合奶奶的式，承應的好好兒的，」大奶奶帶笑說是「會事兒不當家的，隨便去唱能我聽着，」那小旦打着千兒總不起，說「奶奶賞個臉兒，奴才們好好兒巴結差使，」大奶奶臉上覺得過不去，「你說叫他們唱一出戲鳳，一出救主，一出佳期，唱好了賞東西，」小旦磕頭，手捧牙笏，纔站起，大奶奶說，「好個孩子有出息！又有伶機，又有規矩，可惜了兒的唱了戲，白長的粉團花兒似的。」叫丫鬟，把帶來的賞賜，齊理齊理，預備彩桌子。班兒裏見賞先唱點的戲，唱完時，大奶奶吩

附給賞用的東西，家下人搭桌子，各樣尺頭緞子紬子荷包，封兒裏是十幾兩銀子，等着他們謝了賞，然後起席，尼姑相送，丫頭們攙架扶持大奶奶上車回家去。改日尼姑準之取佈施。」（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十八弘仁橋

歲四月十八日，弘仁橋元君誕辰，都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如長令，如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輿者，騎者，步者，步以拜者，張旗幢鳴鼓金者，輿者貴家豪右，騎者游俠兒小家婦女，步者窶人子酬願祈願也。拜者頂元君像，負楮錠，步一拜，三日至。其衣短後絲裾光乍襪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群從游閒，數唱吹彈以樂之。旗幢鼓金者，綉旗丹旐各百十，青黃皁綉蓋各百十騎，鼓吹步伐鼓鳴金者稱是。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舁木製小宮殿，曰元君偶，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後建二丈皁旗，點七星；前建三丈幡幢，繡元君號。又令僂者，爲臺閣，鐵杆數丈，曲折成勢，飾樓閣，崖木，雲烟形，附茲四五兒嬰，扮如劇演。其法環鐵約兒腰，平承兒尻，衣綵掩其外，杆暗從衣物錯亂中傳，下所見雲梢烟縷處，空坐一兒，或兒跨像馬，蹬空飄飄，道傍動色危歎，而兒坐實無少苦。人復長竿掇餅餌，頻頻啖之。路遠日風暄拂，兒則熟眠。別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遊妓態，憨無賴狀，閭少年所爲，喧鬨嬉游也。橋邊列肆，摶麪角之，曰「麻胡餅」；和炒米團之，曰「歡喜團」。稭編盔冠幞額，曰「草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鬼鼻」；串染鬚鬣，曰「鬼鬚」。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頭有草帽，而有鬼臉，有鼻有鬚，袖有麻胡，有歡喜團。入郭門，軒軒自喜，道擁觀者嘖嘖喜。入門翁嫗妻子女旋旋喜繞之。然或醉則喧，爭道則毆，迷則失男女，翌日，煩有司審聽焉。

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如嶽廟，碧霞元君誕也。（以上帝京景物略）

京都竹枝詞：「西山（天台山與妙峯山。）香罷又東山，橋上（宏仁橋俗名馬駒橋，橋頭有娘娘廟，故俗呼爲橋上。）娘娘也一般，道個「虔誠」即問好，人人知是進香還。」（見遊覽門）

二十二城隍出巡

二十二日，城內宛平縣城隍神爲出巡之日，官隸迎祭，准令士女拈香，縣役扮判官鬼卒，抬神遊街，故謂之出巡。

或枷鎖紅衣爲罪人者，或露臂掛燈者，或扮馬童者，還愿酬賽以答神庥者，種種異常，鼓樂笙簧，喧闐歎武，觀者蔽頭，揮汗如雨，竟日始散。二十九，大興縣城隍神亦如此儀。（京都風俗志）

二十八藥王廟

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剝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酌中志）

四五月賣茉莉

長安四五月之交，市上擠賣茉莉，清遠芬馥。冬月盆盎種丁香花，花小而香，結子，雞舌香也。丁香花不甚剪佩，惟茉莉花雅客以點茶，婦人以爐首，爲首百端矣。（舊京遺事）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五月都城猶衣袷，端陽蒲酒新開臘，月傍西山青一搯，荷花夾，西湖近歲過苕霅。血色金羅輕汗搨，宮中賜扇傳油法，雪腕綵絲紅玉甲，添香鴨，涼糕時候秋生榻。」（圭齋集）

五月全月

五月朔日至旬杪，女兒豔衣，戴花滿頭。五日前，民間不得市蘇州席子。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遺。挈酒遊高梁或天壇，壇中有決射者，蓋射柳遺意。海岱爭門入，無賴子弟以是日刺臂作字，或木石鳥獸形。民間是日生子，束一木或荊條，祭於堂，斫其木五六尺許，祝曰：「如是止，勿長抵戶。」（北京歲華記）

燕臺新月令五月云：「是月也，靈符發，販蒜有稅，天壇摸壁，官捕蝎，城隍廟有市，神盆添水，甜瓜始脆，角黍弄丸。」（見水曹清暇錄）

五月初一日至初五，崇文門外遊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都城隍廟廟市。初一日至十五日，南頂廟市。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沿街賣冰振酸梅湯，至七月。（天咫偶聞）

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南頂，（即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柳，南隣草橋河，是日遊人輒就河上葦棚小飲，且有歌者侑酒。初一日至初五日遊崇文門外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遊都城隍廟，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遊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清稗類鈔）

五月鰣魚

何大復明鰣魚詩：「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徧及中璫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紅。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何大復先生集）

五月蔬果

京城五月，輻湊佳蔬名果，隨聲唱賣，聽唱一聲，即辨其爲何物品，何人擔市也。（舊京遺事）

五月窯台

窯台即窯台，在正陽門外黑窯廠地方，時至五月，則搭涼蓬，設茶肆，爲遊人登眺之所。

五月清玩

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爲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棚魚缸石榴樹，」葢譏其同也。

五月玉米

五月玉米初結子時，沿街吆賣曰：「五月先兒，」其至嫩者曰：「珍珠笱，」食之之法，與豌豆同。

五月染指甲

鳳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開之候，閨閣兒女取而搗之，以染指甲，鮮紅透骨，經年乃消。（以上燕京歲時記）

夏至朝節

夏至日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遼史禮志）

初一城隍廟廟市

廟市者，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廟而名也。西至廟，東至刑部街止，亙三里許，其市肆大略與燈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較多燈市一日耳，今廟市以每歲五月初一日至初十日止，非復每月三日矣。（宸垣識略）

京都竹枝詞：「西城五月城隍廟，濫賤紗羅滿地堆，（廟外衣估衣者極多）鄉裏婆娘多中著，爲穿新買估衣回。」（見遊覽門）

都城隍廟在宣武門內澄沿西城隍廟街路北，每歲五月，自初一日起，廟市十日，市皆兒童玩好，無甚珍奇，遊者鮮矣。（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逛城隍廟云：「人心難料，地皮兒消薄，北京城內盡出土包，每逢廟季兒他就毽毛。（過板）（數唱）勾引那少年子弟，不把好學，也只因近來的風氣，愛湊個熱鬧，由廟盛開，次第都接著腈，道等到城台關閉，五月節又到

了，城隍廟一開，分外的亂糟作買合作賣，鬧鬧吵吵，男女混雜，胡鬧糟糕，若問那如何的景況，聽我從頭兒說學。（疊
斷橋）撣塵看過了，嗳哎喲，初一先把香燒，嗳哎喲，沐浴齋戒換上件花梢，這纔是爲還願，必須得起個早，嗳哎喲，手中
香點着，嗳哎喲，趁勢兒又把籤搖，嗳哎喲。城隍老爺也太心焦，爲你們過不去節，也向我來禱告，嗳哎喲。老太太們都
來了，嗳哎喲，小媳婦也跟着，嗳哎喲，木骨許願碎嘴子嘮叨，受他們一炷香，樣樣兒都得保，嗳哎喲。王二爺太蹊蹺，嗳哎
喲，賺人的法兒更高，嗳哎喲，靴帽拐棍兒外帶着挂袍，都說他顯神靈更比城隍好，嗳哎喲。（太平年）過午後，等會瞧，
遊人來往勢如潮，聽着熱鬧，看着有限，太平年，比上那送殯分外的糟，年太平。緊一到，亂糟糟，勢衆人多不能細瞧，最
是那婦女不着調，太平年，跨在車沿把眼藥兒招，年太平。有扮鬼也有插招，披枷帶鎖也都跟着，更有一等不害臊，太平
年，得意洋洋把馬蠹兒學，年太平。繞街走，太招搖，宛平縣的城隍也湊道，一羣老媽兒扶着轎，太平年，好像那媄媄把
他跟着，年太平。（羅江怨）也有那拜香隨會，扮像兒更彪，手拏板凳兒一步三搖，頭上也把那紅嗳紅紅絨兒俏。也有
那貴官闊老上廟把香燒，方靺綵帽，補褂長袍，有玷官箴他還不嗳不不着要。也有那良家的少婦，臉皮兒又薄，未肯
遊慣，心裏發毛，一經人瞧他還嗳還還害臊。也有那浪蕩子弟，擺擺搖搖，打扮得俏麗，爲勾引多嬌，背後抓格兒他可
想嗳想想不到。也有那土豪惡棍，匪類毛包，羊羣狗黨，趁勢兒發彪，既裝雞屎，還爭南嗳南北道。（湖廣調）燒香已畢，
兩廊去歇着，茶桌兒一滿，跑堂兒的調越高，手提着涼水硬把茶葉泡，若要是坐長了，羅喲咳咳，定招看坐兒的薄。未從
坐定，百樣兒的嘮叨，要小錢兒的來往打鼓吹簫，不住的圍着桌子，要你若是給他們錢，羅喲咳喲，不彀把神淘。兩旁的
玩藝兒，鬧鬧吵吵，傢伙合那鑼鼓，亂打胡鑿，耳邊箱人聲兒是山嚷怪叫，招的那些遊人兒，羅喲咳喲，兩眼不彀瞧。蜜餞
果子，五個老錢一包，裝模做樣，混打胡敲，抽冷子一聲就諕人一跳，不過是爲錢，羅喲咳喲，變法兒把人招。百子堂內分
外的熱鬧，娘娘殿上供比山高，抽空兒還把那娃娃偷，爲的是回家，羅喲咳喲，好把差使交。（四川歌紗窗外）一說去逛廟，
小人都要跟着，一進山門內，鬧將不開交，哭哭喊喊，他瞧見甚麼都要，咧咦呼啲呼咳咳咦呼嗐。一聽鑼鼓響，樣樣兒都

要睄，趁着天氣好，買賣調更高，耍貨兒就得好幾吊，咧嘆呼哧呼咳，咳咳咳嘆呼嗐。喫食無多少，油香與涼糕，紙花兒合香草，揀樣兒往家裏揹，囉哩囉唆叫人令不了，咧嘆呼哧呼咳，咳咳咳嘆呼嗐。一到初五初六兒，作坊裏放工了，夥計們都逛廟，學徒也跟着，憷愣何何胡亂跑，咧嘆呼哧呼咳，咳咳哧呼咳。（數唱）一到太陽落，晚景兒倒也靜悄，老頭兒都來了，白日裏怕擠着，要買涼糕必須等末廟，咧嘆呼哧呼咳，咳咳嘆呼嗐。（數唱）這都是廟中俗景，也不過大概說學，若要是盡情描寫，厭而徒勞，且把那逛廟的惡習，再表他一表：（銀紐絲）城內的虛子記兒，趁勢兒匙了毛，拐騙坑崩也弄上件花梢，一頂香荷帽，兩貼太陽膏，狐朋狗友在一塊兒攪，叫聲老哥兒們，罷喲咳，你我今日把好腦袋找。假充宗室，繫上金腰。屎蛋球瑤，把他托着，自稱是姓趙，綽號叫賽野貓，玩藝兒攤子他懂的不少，若遇着熱，罷喲咳，今日茶錢定把你來擾。京師的婦女也不受教調，年輕幼小，正派不學，說話太張大，打扮又輕飄，一心也要把虛子攪，約會上姐兒們，罷喲嗐，結黨成羣都上了廟。大殿之上先把香燒，凝宮以內，定走一遭，傳戲必得看，西湖景也要睄，十不閒兒場子弄上一吊，拉住寶玉兒，罷喲嗐，對袋烟兒，就把交情諾。（高顯臣書）則見他舉止輕狂，生來的匪氣，自己甘心往下賤裏學，頭攏着青絲髮，髮青絲，青絲高挽元寶纂。身穿着西湖色，色西湖，西湖水染綉羅嬌。手帶着玲瓏玉，玉玲瓏，玲瓏八寶黃鐲釧。足登着蝴蝶夢，夢蝴蝶，蝴蝶鬧梅瘦底而薄。打扮得上下無非是窈窕，為的是衆人叢中把他愛睄。（數唱）似這等敗俗傷風，皆因為少教失調，行香為好，休把禍招，男女混雜，難免糟糕，奉勸諸君，身分宜高，這是非之地，終不保牢。（曲尾）因此上，前思後想，無法可教，故此總編就了曲詞，（臥牛）把衆公開導，似這些無賴之徒，一概別學。』（百本張抄本牌子曲）

初一　預汲

端一端五兩日，內外京城居民，不汲井泉，云避井毒也，日須皆預汲儲。（水曹清暇錄）

初一　南頂

京都竹枝詞：『但開南頂（五月初一日起十八日止）極喧嘩，（紈袴少年多於此地生事）近水河棚數十家，紈袴少年歸更晚，天橋南面跑新車。』（見遊覽門）

自喜聞過齋詩稿南頂竹枝詞八首：「紅橋御路接長渠，隔岸人家盡草廬；一望青帘渾似錦，買春多到總停車。戲水兒童體態輕，鳧鷖隊裏任遊行；忽驚滅頂人何處，突起金錢手內擎。窄窄弓鞋楚楚裳，故將紈扇掩容光；因何不許分明看，半是瑤郎半怯郎。淡淡衫披薄薄紗，妝成端不藉鉛華；文君更比相如渴，也向松陰坐品茶。遇春坊裏繡橱排，爭看王孫走馬來；搴起珠簾呈笑臉，今宵訂下合歡杯。紫貂玉虎號飛鷹，總愛王家一盞燈；上得鞍來爭縱轡，一聲「好」字萬聲應。多少親優士女來，更從絕頂小徘徊；無端一陣狂風雨，爭脫羅衣裹笠回。歸途落日已蒼蒼，馬驟車馳笑太忙；卻入禁城城牡下，天街雨過水淋浪。」

都門打油歌南頂詩云：「席棚屋裏沽燒酒，柳樹陰邊啜冷茶；不比城中貴公子，夕陽歸路跑飛車。」

吳嚴游南頂詩：「柳映紅亭水映橋，碧霞宮殿鬱迢遙；年年五月開香社，大好風光慰寂寥。龍岡委宛似卷阿，披拂者風爽氣多；一帶葦棚臨水岸，酒徒豪飲妓童歌。」

南頂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五六里，西向，左右有牌坊二，左曰「廣生長養」，右曰「卒育滋蕃」，皆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時御書。每至五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十日，士女雲集。廟雖殘破，而河中及土阜上，皆有亭幢席棚，可以飲食坐落。至夕散後，多在大沙子口看賽馬焉。（以上燕京歲時記）

永定門外碧霞元君廟，俗稱南頂，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柳萬株，南臨草橋河。五月朔，游人麕集，支葦為棚，飲於河上。亦有歌者侑酒，竟日喧闐。後桃柳摧殘，廟亦坍破，而游者如故。近年有某侍御奏請禁止，遂廢其事，與昔日金魚池相彷彿。（天咫偶聞）

永定門外迤南，有積潦一區，名曰「南汀」，京音訛為「南頂」，有廟市，每年五月初一日開市，至十五日閉止。市中茶棚節比，履舄交錯，伊其相謔，匕諸溱洧，實誨淫所也。舊有天橋跑飛車之習，近更拓闢廣場，供人跑馬，競誇身手，迭起爭端。（新燕語）

南汀俗名南頂，在永定門外。向例五月有廟市，自朔迄望，喧異恆時。城中少年，輒多往游，且有天橋跑飛車之陋習。今自汽車通行，舊俗遂不復再舉矣。（京都春夢錄）

初一城隍出巡

四月二十二，宛平縣城隍出巡；五月初一日，大興縣城隍出巡，出巡之時，皆以八人肩輿，舁藤像而行。有捨身爲馬僮者，有捨身爲打扇者，有臂穿鐵鉤懸燈而導者，有披枷帶鎖，儼然罪人者。神輿之傍，又扮有判官鬼卒之類，彳亍而行。（燕京歲時記）

五月初一日，大興縣城隍出巡，八人肩輿，舁藤像而行，男女因病還愿，有打扇者，扮馬童者，赭衣枷鎖如囚者，臂穿鐵鉤懸燈者，扮一切判官鬼卒者，游觀隨行如堵，繞交道口回署。宛平縣四月二十二日出巡亦同。

初一換衣

五月初一，換寶地紗袍褂，再換芝蔴漏紗，便章著兩截衫，湖色洋縐春羅，土色綿綢，各下襟襯衣也。（以上春明采風志）

重五射柳

金因遼俗，重五日插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發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勝，毬狀如小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金史禮志）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端陽蹋柳足歡娛，錫穀新裁勝六銖，愛傍橫塘不歸去，拔釵親市七星魚。」（漁洋詩集）

燕都雜詠：「蹛柳過端陽，筵開艾酒香。巧分長命縷，紨得豆兒娘。」註云：「舊俗五日射柳，名蹛柳，絹帛紨爲人形，以豆爲首，爲豆兒娘。」（見都城瑣記）

五日艾衣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棉相和，絮衣七事，進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渤海廚子進艾糕。（燕北雜記）

端午騎毬

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諸王於西華門內，召集各衙萬戶千戶能擊毬者，咸用上等駿馬，繫以雉尾瓔絡，萦綴鏡鈴，裝飾如畫。一馬前馳，擲大皮縫軟毬子於地，衆馬爭驟，各以長藤柄毬杖爭接之，而毬子忽綽在毬棒上，隨馬走如電，終不墜地。力捷而熟閑者，以毬子挑剔跳躑於虛空中，而終不離於毬杖，然後打入毬門中者爲勝。（析津志）

端九穿蒲鞋

京城端午，貴賤人等必買新蒲鞋，穿之過節，歲以爲常。（暖姝由筆）

端午遊金魚池

魚藻池在崇文門外西南，俗呼曰金魚池，畜養朱魚以供市易。都人入夏至端午，結𥨊列肆，狂歌轟飲於秽流之上，以爲愉快。（燕都遊覽志）

金故有魚藻池，舊志云：「池上有殿，榜以「瑤池」」殿之址今不可尋矣。居人界池爲塘，植柳覆之，歲金魚以爲業。池陰一帶園亭甚多，南抵天壇，一望空闊，每端午日走馬於此。（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飲金魚池詩：「都人夙昔歌遊地，此際猶然雜管絃；到處風光須共醉，從來得失有誰憐。平池薄暮寒烟起，古殿清秋落日懸；更喜西山出馬上，遙遙空翠落天邊。」（青箱堂詩集）

王鴻緒金魚池詩：「城南魚藻池，一泓湯清碧；萋萋菰蔣翻，漠漠水雲積；都人競歡賞，絲管恣裙屐。」

又燕京雜詠詩：「金魚池畔踏陽時，夾岸人家颭酒旗；何處香車來女伴？銀箏低唱白翎詞。」（以上橫雲山人集）

劉體仁雜興詩云：「金魚池上柳煙闊，新殺壇邊松氣高；十里疲驢一放眼，不教顏色對兒曹。肩輿車馬逐朝晴，徑仄泥深一道爭；墮屐摧輪渾見慣，難甘尺寸讓先行。」（七頌堂詩集）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金魚會伴約行齊，隊隊紅衫暎碧溪；看岸上人花上踏，更無閒眼放池西。」（託素齋詩集）

五月五日遊天壇松林，高粱橋柳林，滿井藤陰，結伴攜觴者甚衆。近咸集於金魚池上，他處皆閒寂矣。（詠歸錄）

都門雜詠金魚池云：「天壇北面水池深，大小金魚映柳陰，曲徑遊人欣玩賞，手持氣凸岸邊尋。」

金魚池，崇文門外西南，畜養金魚，以供市易，都人夏日多轟飲於此。（京師地名對註）

五日走解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一人執旂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躍跳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彭文憲公筆記）

重午遊天壇

京師最重午節，天壇遊人極盛，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辈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野獲編）

五月五日，多集天壇。（燕京雜記）

五日女兒節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爲「女兒節。」（宛署雜記）

余有丁帝京午日歌：「都人重五女兒節，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鎖當胸符當髻，衫裙簪朵盈盈新。長安街道人人趨，三條九陌無斷塵。赤日中天萬戶動，櫻藤清道騎官從。高肩大轎風奔馳，五侯七貴相迎送。陌上相望不相知，絡繹追尋海子淵。隱隱朱樓閣翠幰，深深金谷駐雕帷。買笑追歡日不足，喧過通衢喧水曲。踏歸百草毒可祓，繫出五絲命可續。結縷仍將艾葉懸，祓祥却把蘭湯浴。我來戚里列侯家，眈恍疑乘天漢槎。霞壁丹樓池砌白，朱魚翠鳥綺疏斜。竟日淹留天欲暮，紛紛軒騶紅塵度。公子王孫合沓歸，麝屑驚轂忘來路。人生行樂須及時，汨羅之人非所爲。」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墻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粱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醵熙游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以上帝京景物略）

五月五日，家懸五雷符，插門以艾，午具角黍，漬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取避蟲毒之義也。（輿地記）

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日午具角黍，漬菖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避蟲毒。天壇墻下，走馬爲戲。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樹陰，可醵飲，相望不絕。（康熙大興縣志）

北平俗曲：「五月五日把端陽慶，節屆天中，齐蒲艾虎，物阜財豐，共樂太平。玉樓人酒醉雄黃把杯並，臉賽芙蓉，石榴花鬢斜襯釵頭鳳，血染鮮紅。浮瓜沉李，水閣涼亭，陣陣荷風，划龍舟，稱橋競綵相爭勝，鑼鼓叮咚，採蓮歌，悠悠闘鬪真好聽，燕語鶯聲。」（白雪遺音選）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女兒節云：「女兒節，女兒歸；耍青去，送青回。毬場紛紛插楊柳，去看騣鞠來裙走；紅杏單衫花滿頭，綵扇香囊不離手。誰朵艾裝絮衣，女兒嬌癡知不知。」（松風閣詩鈔）

五月初一日起，爲端陽節，又曰端午，即古天中節也，人家鋪肆，買粽子、櫻桃、桑椹，以獻神佛。買蒲艾插於門旁，貼齊虎蝎蝦蟆或天師等圖，揭之楹間，謂之神符，道家亦有齊符以送檀越者。人家婦女，以花紅綾線結成虎形、葫蘆、櫻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屬，以綵絨貫之成串，以細小者爲最，綴於小兒辮背間。或剪紙，或鏤紙，折紙作葫蘆蝙蝠卍字各式，總謂之「福兒」；雜五色綵紙以襯之，總謂之「葫蘆兒。」婦女買通草小虎、彩絨福兒，帶釵鬢頭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兒留之，其葫蘆等物，盡拋街巷，謂之「扔灾。」是日小兒額上，以雄黃書「王」字，又以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謂如此，夏月能辟諸蟲，亦有飲雄黃酒者。此日食黑色桑椹，或云夏月無食蠅之患。富家買糕餅，上有蝎、蛇、蝦蟆、蜈蚣、蝎虎之像，謂之五毒餑餑，餽送親友，稱爲上品。（京都風俗志）

北平俗曲端陽節云：「五月端午街前賣神符，女兒節令把雄黃酒沽，櫻桃桑椹，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一枝枝艾葉菖蒲懸門戶，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姑娘們鬢邊斜簪五色綾蝠。」（百本張岔曲）

五月端陽小孩兒歡，艾葉靈符插在門前，人換衣裳，葫蘆釘在身邊上，石榴顏色櫻桃在佛前，無處找龍船。（北平俗曲十二景）

五月初一至初五日爲端陽節，又稱端午，家家於門前插蒲艾，貼五雷天師符，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也。供角黍（即粽子）、櫻桃、桑椹、五毒餅、玫瑰餅等於佛前，祀祖先亦如之，亦薦其時食之義也，並有以之相餽送

者。巧婦秀女，以綾羅製成小虎、桑椹、葫蘆之類，以綵線串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兒背，謂可避鬼，且不染瘟，曰「長命縷」，一曰「續命縷」，又曰「葫蘆」，正午棄之，謂之「扔災」。以雄黃酒書「王」字於小兒之額，或塗其鼻耳，或牆壁，以避毒蟲。又有於是日午時以朱墨畫鍾馗像，以雞血點眼，俗稱「硃砂判」者，懸居中，謂能驅避邪。亦有納古墨於蝦蟆腹，向日曬之，謂其墨可療疾，故有「癩蛤蟆脫不過五月五」之諺語。此五日中，居民商肆，皆從治酒饌，曰過端陽節。夏至日，人家多食麵條，且製糖蒜，以是時蒜適成熟也。又諺稱是月為「惡五月」，禁造作等事。（民社北平指南）

端陽捕蝦蟆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蟆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鼓吹旗旛，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熊虎，捉得蝦蟆瞎眼睛。」（長安客話）

長安客話載明時太醫院例以端陽遣官於南海子捕蝦蟆，取酥製紫金錠，今端陽節，中官猶於端門鬻內造紫金錠，是其遺製也。（居易錄）

故事，五月五日太醫院官具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以針刺其兩眉，蟾多死。吾鄉朱公儲為院使，俾兩眉止刺其一，蟾雖被刺得活，後遂因之。（閒史掇遺）

端午頒賜

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絲一條，五色線編者，綴頭作虎形。綵杖二根，長丈許，五色線纏繞。艾虎紙二幅，方尺許，俱畫虎並諸毒蟲。（戒庵漫筆）

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歲可七百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賚而畢。諸臣享食之後，長班以餕餘納寘饌籃，與其官長，矜誇御路，自皇極門至長安街，馬歸洋洋，絡繹不斷。（舊京遺事）

內廷王公大臣，至端陽時，皆得恩賜葛紗及畫扇。（燕京歲時記）

端陽懸符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挂吊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酌中志）

都門雜詠端陽云：「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懸黃紙帖，却疑賬主怕靈符。」（見都門）

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避祟惡。（燕京歲時記）

都門習俗，每歲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結艾蒲於門旁，懸黃紙硃符於門首，其符或繪鍾進士，或繪張天師，或繪五毒蟲，奇形怪狀，極爲可哂，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門紀略詩云：「櫻桃桑椹與菖蒲，更買雄黃酒一壺，門外高縣黃紙帖，却疑債主怕靈符，」蓋譏之也。（新燕語）

五日雄黃酒

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糭子，吃加蒜過水麪，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酌中志）

王鴻緒五日詩：「長安五日風景妍，蓬萊冠珮齊朝天；朝回邸舍開錦筵，滿庭的的紅榴然。烹鶩裹黍羅豆籩，蒲香雄精銅匜研，和以醇醪流朱泉。」（橫雲山人集）

五日端午索

五月五日，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毒蟲。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綵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錠者，曰「端午索。」（帝京景物略）

端午供佛

一歲貨聲五月云：「供佛的哎桑椹來，大櫻桃來，好蒲子，好艾子，江米兒的小粽兒的涼涼兒的大粽子來，哎，買神符。」

京師謂端陽爲五月節，初五日爲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每屆端陽以前，府第朱門，皆以粽子相餽貽，並附以櫻桃、桑椹、荸薺、桃、杏、及五毒餅、玫瑰餅等物。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櫻桃桑椹爲正供，亦薦其時食之義。

端午插蒲艾

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於門傍，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劍之遺意。

端陽畫雄黃

每至端陽，自初一日起，取雄黃合酒晒之，用塗小兒額及鼻耳間，以避毒物。

端陽彩盛

每至端陽，閨閣中之巧者，用綾羅製成小虎及粽子、葫蘆、櫻桃、桑椹之類，以綵線穿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小兒之

背。

又端陽日，用綵紙剪成各樣葫蘆，倒粘於門閫之上，以洩毒氣，至初五午後，則取而棄之。（以上燕京歲時記）

端陽節彩壺盧：閭閻剪綾羅做成櫻椹、扁豆、小兒騎虎、壺盧諸狀，以綵穿之，繫於小兒女之胸背，街頭亦有繫於橫竿賣者，又有剪紅紙作花壺盧式，粘於屋門水缸者，皆以避毒物也。（春明采風志）

端午應時戲

從前都中最講應時戲，如逢端午，各園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各園必演鵲橋會，此亦荊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庚子以來，專講新異，此等劇不演者多矣。（梨園佳話）

十一都城隍誕

十一日都城隍誕，太常寺預日致祭，居民香火之盛，不減於東嶽之祀。（康熙宛平縣志）

都城隍，位最尊，神又最靈，降祥殃，告吉凶，其應如響。都人士於國家秩祀外，誕辰有進香之會，盛夏又有浴堂換水之會，老幼男女，奔走惟恐後時。（以學集）

十一關帝廟開廟

十里河關帝廟在廣渠門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開廟三日，梨園獻戲，歲以為常。（燕京歲時記）

十三關帝廟進刀

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其重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韉繡文，轡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帝京景物略）

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重八十斤，馬以紙，高二丈許，鞍韉繡文，銜轡金錯，旗鼓前導之。（康熙宛平縣志）

十三磨刀雨

京師諺曰：「大旱不過五月十三。」蓋五月十三乃俗傳關壯繆過江會吳之期，是日有雨者謂之「磨刀雨」。

下旬甜瓜

五月下旬，則甜瓜已熟，沿街吆賣，有旱金墜、青皮脆、羊角蜜、哈蜜酥、倭瓜瓤、老頭兒樂各種。

二十三分龍兵

京師謂五月二十三日為「分龍兵」，蓋五月以後，大雨時行，隔轍有雨，故須將龍兵分之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六月全月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六月都城偏晝永，轆轤聲動浮瓜井，海上紅樓欹扇影，河朔飲，碧蓮花肺槐芽餅。王初守省，乘輿去後嚴巡警，太液池心波萬頃，開芳景。擶宮人戶撈漁艇。」（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六月云：「是月也，儀官浴象，象始交，果子乾成，榛子香，海茄大于盆，蝸始孕，壁虱臭，桃奴出，閒觀菜

解。」（見水曹清暇錄）

二十三日，爲馬明王生辰，二十四日，爲關聖帝君生辰，此兩日，官府人家舖戶，多焚香叩祭竟日。（京都風俗志）

六月初一日，草橋中頂進香，初六日善果寺晾經會，二十四日各關帝廟賽會，二十五日祀馬王。（天咫偶聞）

六月初六日，抖晾衣服書籍，謂可不生蛀蠹，婦女多沐髮，謂可不膩不垢。二十三日祭馬王火神，焚香禮拜，以雞羊麵桃爲祭品，二十四日祭關公，祀品亦如之。入伏亦有飲食期，初伏水餃，二伏麵條，至三伏則爲餅，而佐以雞蛋，謂之「貼伏膘，」諺云：「頭伏餑餑（煮餑餑之簡易稱也）二伏麵，三伏烙餅攤雞蛋。」鄉村農民，則初伏種蘿蔔，二伏種菜，三伏種蕎麥。（民社北平指南）

六月市物

六月，京師中多市麻泥科斗粉煎茄炒韭煎餅，五更汲水，以備合醬之用，或謂此日水與臘水相同，仍以此日曬乾肉，猶臘味也。（析津志）

六月蔬實

六月盛暑食飲最喜清新，京師蓮實種二，內河者嫩而鮮，宜承露食之益壽；外河堅而實，宜乾用。（帝京歲時紀勝）

六月賣冰

高珩午衢開賣冰者唱云一錢任飲也詩：「緇塵彳亍愁亭午，篋與負擔同愁苦。鳴蟬嘒嘒柳陰陰，一息停車抵萬金。長安六月無好處，只喜寒冰汲水注；長鯨縱飲只一錢，不羨封侯移酒泉。」（栖雲閣詩）

馮溥詩：「赤烏扇火散雲蒸，六月凌陰價倍高；爭說冰寒能救暍，十錢買得似葡萄。」（佳山堂詩集）

燕都雜詠：「磕磕敲銅盞，街頭聽賣冰，浮瓜沈李脆，三伏絕炎蒸。」註云：「夏日沿街賣冰核，銅盞聲磕磕然。」（見都門瑣記）

六月西瓜

一歲貨聲六月云：「塊又大瓤兒又高咧，月餅的餡來，一個大錢來，」註云：「西瓜。」

又「管打破的西瓜呀哎，」註云：「推車挑筐，整賣買定後開看。」

六月初旬，西瓜已登，有三白黑皮，黃沙瓤，紅沙瓤各種，沿街切賣者如蓮瓣，如駝峯，冒暑而行，隨地可食，既能消

暑，又可解醒。（燕京歲時記）

六月老鷄頭

一歲貨聲六月云「老鷄頭，纔上河。」

六月十剎海

十剎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雲集。（燕京歲時記）

十剎海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六月間士女雲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同治中忽設茶棚，添各玩藝及人技，曾張叟於翔鳳別墅之謎社中，談及蓮塘即事諸詠，惜稿久失，僅記其少半也。蓮塘即事：「歲歲荷花嬌不語，無端鬪茗亂支棚；斜陽到處人如蟻，誰解芳心似水清。」什不閒：「作媚裝腔百樣稱，連敲竹板扭腰身；開言就是蓮花落，落了蓮花那有人。」酸梅糕：「翠幙車前冰盞鳴，碧油桶上月牙橫；梅糕不解何班次，揀選而今也列名。」賣茶叟：「行步蹣跚肩膀斜，有人一碰就掛茶；翻來復去廉浮椀，染指徒悲公子家。」托偶戲：「過去場頭云探母，歸時探母又翻新；洋布坎肩洋布褂，青蓮公主特清貧。」炸糕攤：「老頭小本爲生意，緊靠墻根倒把牢；就怕人多車卸滿，炸糕有信要精糕。」四十年復爲臨時市業場，何日得往游爲張叟補足數首以償之耶。（春明采風志）

什剎海地接喧市，游蹤較便，裙屐爭趨，咸集於斯。長夏夕陽，火繖初斂，柳陰水曲，團扇風前，几席縱橫，茶瓜狼藉，琉璃十頃，捲浪溶溶，菡萏一池，飄香冉冉，想唐代曲江，景亦不過如是。（京都春夢錄）

六月三伏好熱天，十剎海前正好賞蓮。男男女女人不斷，聽完大鼓書再聽十不閑。逛河沿，果子攤兒全，西瓜香瓜杠口甜，冰兒振的酸梅湯，打冰乍買了把子蓮蓬，轉回家園。（北平俗曲十二景）

六月掃晴娘

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凡遇連陰不止者，則閨中兒女，剪紙爲人，懸於門左，謂之「掃晴娘。」（燕京歲時記）

暑月牧駝

駱駝於暑月出口牧養，以避炎暑，秋涼始歸。（燕都雜詠註）

初伏洗象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墻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河內洗濯。（長安客話）

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苍山之頹也。額耳昂回，鼻舒糾，吸嘘

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間，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則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帝京景物略）

吳偉業題崔靑蚓洗象圖詩有云：「京師風俗看洗象，玉河春水消流潔；赤脚烏蠻縛雙帚，六街士女車塡咽。」（梅村家藏稿）

彭孫貽題洗象圖詩有云：「都中初伏看浴象，士女傾城御河上。羅紈生香大火天，鐃歌部導金吾仗。懸柱龍拖香海綠，鳴鼉雷吼橫波漲。才子爭妍鬬詞賦，畫師揭本成圖障。」（茗齋集）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衣物悉曝之。三伏日洗象，鑾儀衞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河，如萬山之頹也。額耳軒昂，舒鼻吸噓水面，矯若蛟龍。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觀者如堵，浴未須臾，奴輒調御令起，浴久則相雌雄，致狂。是月海淀進蓮蓬，就道而飲者，採蓮而市者，絡繹交錯焉。（康熙大興縣志）

吳升東浴象行：「六月望後之四日，天街簇擁行人疾；爭傳浴象御河濱，鐃鼓喧闐簫管集。金吾盧領佽飛軍，宣武門東隊隊出。象奴控馭何馴良？屈指約略近五十；來自六詔萬里餘，西南臣服諸邦國。不次恩從格外加，錦繡爲韉金爲飾。月給俸錢向水衡，九重拜爵同官秩；早朝立仗供勤勞，車駕前驅賴警蹕。以此宜承眷顧殊，殿扈無煩分黝眇。當茲盛夏苦炎蒸，廄櫪鬱若氣或相逼。有水一泓澄且清，長流不斷亦不溢；薰風時至生縠紋，安瀾望去徹底湜。青柳綠槐千百株，波光掩映琉璃色。若瑞浴爾於其中，如賜湯沐之世邑。三兩成羣逐浪游，深者及肩淺過膝；巨牙利齒各分張，周身舒卷任鼻息。偶然噴沫動成珠，彷彿鮫人夜半泣。踴躍昂首欲長鳴，牝牡追隨自儔匹。聚觀者堵騁縱橫，夾岸紅裙雜還立。笑語沸騰辨莫眞，羅衣香汗重重溼。四顧含情最可憐，指點樓頭誰第一？」（晚晴簃詩選）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簾幙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漁洋詩集）

京都竹枝詞：「伏頭洗象（鑾儀衞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象于此。）護城河，宣武門西婦女多，見笑有情京兆筆，爲他今日畫雙蛾。」

（是日看象，命縉尤多，故云。）（見遊覽門）

洗象詩，名家集中，歌行詞賦，無美不備，獨漁洋竹枝一絕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簾幙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可作圖畫。（藤陰雜記）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洗象云：「宣武城南塵十丈，揮汗駢肩看洗象；象奴騎象遊玉河，長鼻捲起千層波。昂頭一歃一天雨，兒童拍手笑且舞。笑且舞，行蹇蹇，日暮歸來洗猫犬。」（松風閣詩鈔）

方朔洗象行云：「六月三日初伏交，傳呼洗象西河坳。方子乘輿出城去，車馬兩岸如風翻。喧囂寂處人爭讓，三匹兩匹迢遞見。壯哉維物此大觀，立地平山拖一綫。紅旗搖曳征鼓鳴，摧頹蹴踏驅之行。泥深水淺足力重，陡然潮漲東西平。一蠻奴跨方勝逵，衆蠻奴搏渾漿躍。雨作濤翻十丈飛，何處蛟龍掀大壑？前者未起後者趨，水中岸上交讙呼。金聲一震波成儳，化出屠兵赤壁鬭。蠻奴馴象如調馬，以鈎爲勒隨上下。蠻奴洗象如浴牛，峯毛濕透歸悠游。最憐得潤尤更色，湖石巍峨不斷頭。」（金壑游學草）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闈號舍。車中人齊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繡毬。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忽見數人高與檐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水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遊戲微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畀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觱篥銅鼓等聲，萬衆閧笑而散。（金壺浪墨）

象房有象時，每歲六月六日，牽往宣武門外河內浴之，觀者如堵。

初伏葛衣

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至處暑日止，百官皆服葛絲帽，黃葛紗袍。（以上燕京歲時記）

自初伏日，換葛絲冠，葛紗袍，亮紗補，凡御前差免褂。（春明采風志）

伏日暑湯

伏日，人家有食飲稍異於平日者，謂之「貼伏膘，」或以此日起，有捨冰水者，或有煎蘇葉藿葉甘草等湯，於市中捨之，謂之「暑湯。」（京都風俗志）

伏日賜冰

京師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門例有賜冰，屆時由工部頒給冰票，自行領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燕京歲時記）

三伏苦熱

王鴻緒三伏歎：「長安三伏苦午熱，日赤塵紅氣酷烈；閉曹謝客不出門，汲水磁缸貯清冽。平頭搖扇尚揮汗，一卷橫看肱欲折；五侯潭潭甲第深，湘簾梧檻留濃陰。水晶屏側冰作岫，寒光四射銘嶔崟；鄰家蒼蠅暗飛入，疑是白璧可遺跡。鼓翼而上凍欲僵，附炎得冷良何益。君不見暑往秋來事如換，人生涼燠常參半，覆雨翻雲乖古諺。」（橫雲山人集）

初一中頂廟市

中頂碧霞元君廟在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地方，每歲六月初一日有廟市，市中花木甚繁，燦如列錦，南城士女多往觀焉。（燕京歲時記）

六日洗馬

每歲六月六日，中貴人用儀仗鼓吹導引，洗馬於德勝橋之湖上，三伏皆然。（燕都遊覽志）

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馬於積水潭，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能先也。（北京歲華記）

歲初伏日，御馬監內監，旗幟鼓吹，導御馬數百洗水次。（帝京景物略）

燕都雜詠：「古潭連內苑，御馬洗清流，夾岸人如蟻，爭看獨角牛。」自註云：「德勝門內積水潭，伏日洗御厩馬，末有獨角青牛。」（見歷代稗削）

六日曬衕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實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發，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野獲編）

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麪，嚼銀苗菜，卽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麯，惟以白麪，用菉豆黃加料和成，曬之。（酌中志）

六日晒衣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緼，反覆勤日光，晡乃收。（帝京景物略）

善果寺在慈仁寺後，完然無恙。山門內左右廊有懸山，大殿兩翼，與龍泉庵廣仁宮相類，疑此皆金元舊宇。每六月六日有晾經會，實無所晾，士女雲集，駢闐竟日而已。（天咫偶聞）

六月六日，佛寺有曬經者，自是出郭遊覽者亦衆，城外一二里，茶軒酒舍，上罩葦棚，下鋪開席，周遮密樹，遠護疎籬，遊人納涼其中，皆覺有趣。而市中敲銅盞賣梅湯者，與賣西瓜者，聲聒遠近。或深樹坦腹者，或柳陰垂釣者，或浴於溪，臥於林者，蓋皆尋清涼而避炎熱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於六月六日抖晾衣服書籍，謂可不生蠹蟲。（燕京歲時記）

王崇簡六月六日詩：「六月六日雲陰岑，感時觸境懷抱侵；此日曝物何所防？敝裘敗絮豈經心？旁有老人言遂理，此事說自先朝始；鑾駕庫內門盡開，錦衣官尉色懽喜。內籌大駕倚高縣，香木駕頭金四足；左之右之勒高暉，纛旗豹尾光相燭。桃弓葦矢避風車，丹鳥白鷺日月旗；金根之制作自商，黃鉞皇皇見周書。綵仗寶蓋燦珠斗，旂旐央央龍蛇走；金蓮巢上水蓮花，佽飛虞候象車首。輝煌陳列向日中，士民至今風俗同。一從賊燹已數載，今日徒見雲彌空。高年語多聲帶澁，白首中官聞之泣。（青箱堂詩集）

六月六日，民間衣服悉曝之。是日海淀蓮盛開，而市於城者絡繹。（輿地記）

六月六，是日抖晾衣物書籍，可去蟲蠹。估衣、皮貨、喜轎等鋪，傍晚吹晾，一切犒勞夥友。（春明采風志）

二十三祭馬王

馬王者，房星也，凡營伍中及畜養車馬人家，均於六月二十三日祭之。（燕京歲時記）

祭馬王：凡營伍及武職，有馬差者，畜養車馬者，均於二十三日，以羊祭之。（春明采風志）

二十四祭關帝　二十五祭蟲王　夏秋間養蟈蟈　六七月間賣蟹　七月全月

南中於歲之六月二十三日祈祭炎帝，而都城內外騾車夫，皆醵錢以祭馬王。是日車價昂至數倍，向名替索，名曰「乞福錢。」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豬，謂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則四臂三目，猙獰可怖，其神牌則書「水草馬明王」字樣。（新燕語）

六月二十四日，致祭關帝，歲以爲常，鞭炮之多，與新年無異。（燕京歲時記）

歲之六月二十五日，則爲祭蟲王之期，四郊農民，焚香頂禮，受胙飲福，極其虔敬。（新燕語）

京師有草蟲，狀如蟋蟀，肥大而青，生於夏秋間，聲唧唧，甚聒耳，京師人多籠以佩之，佳者十餘金一頭，其籠以小葫蘆去其上截爲之，四圍雕花鳥以通氣，精細工絕，價有貴至百金者。八旗滿洲婦人，多有容其鞋底以納之，使其聲與履聲相應，若行肆夏趨采薺者然，俗名此蟲爲蟈蟈。（燕京雜記）

晚秋，少年多畜咕咕，形類螽斯而善鳴，天寒則漸僵，刳瓠藏之於身，得暖，呱呱而啼，飼以銀硃，通體皆紅，爭詡笑樂，竟有能過冬者。（水曹清暇錄）

聒聒，北地多有，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鷄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爲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蝶階外史）

雛伶尤好蟈蟈，形如絡緯，以羽作聲，飼以丹砂，腹赤有光，能耐寒，恆以葫蘆貯之。葫蘆以色似蛋蠟者佳，雕刻花鳥，精緻絕倫，有貴值數十金者。每當酒熱香溫，諸伶出自懷袖，比較優劣，或口作琤琤細響，蟈蟈即應聲默鳴。（側帽餘譚）

六七月間，滿街賣蟹，新肥而價廉，八月漸稀，待到重陽，幾幾乎物色不得矣。（京都百二竹枝詞註）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鬧，龍袖嬌民兒女狡，偏相攪，穿針日下濃妝俊。碧玉迷房和柄拗，晡時飲酒醒時卯，淋能麻稭秋雨飽，新涼稍，夜燈叫買雞頭炒。」（圭齋集）

都中人民，七月祀先，用麻稭貿酒爲誠，買紙錢冥衣，燒化於墳，謂之「送寒衣，」仍以新土覆墓。市中賣摩訶羅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宮庭宰輔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張掛七夕牽牛織女圖，盛陳瓜果酒餅，蔬菜肉脯，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覡卜貞吝，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還家。（析津志）

七夕節，宮中立巧山子，衣鵲橋補，初一至十四日止。中元節食銀苗菜及水鴨菜，乃稻之嫩牙，鴨乃先一日煮熟，凝成稃，甜食房供佛波羅蜜，西苑作法事，放河燈。（秦徵蘭天啟宮詞註）

七月七日之午，婦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繡針則浮，視水底針影，巧則喜，拙則嘆矣。十五日諸寺建盂蘭會，夜乃水陸放燈以度鬼，祭掃如清明時，曰秋祭也。（輿地記）

燕臺新月令七月云：「是月也，蟋蟀居於市，金鐘鳴，學堂開，青蒿結，香瓜皮鏤爲燈，砧杵始急，寒衣成。」（見水曹清暇錄）

七月七日，俗稱牛郎會織女，閨閣女子，邀請女眷作巧節，曰「兒女節。」是日小女子以碗水曝日下，各投小針（以新篠帚苗折爲小段，）浮之水面，徐視水底影，則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鑿如椎，因以卜女工之巧拙，謂之乞巧，又曰丟針。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元節，俗稱鬼節，祭掃墳塋，一如清明，僧寺設盂蘭會，謂之超度孤魂，糊紙爲舟，長數丈，或丈餘，以鬼王鬼判官鬼兵鬼役乘之，寺僧相對誦經，至夜焚之，謂之「燒法船。」近年軍界超度陣亡將士，多在北海舉行，至夜深，於船上誦經，尤爲熱鬧。小兒則於是夕各執紙製蓮花，燃燭其上，亦有將綁香火於蒿棵之上，或執長柄荷葉，上插以燭而舉之者，繞街而走，齊歌曰：「蓮花燈，蓮花燈，今日點了明日扔，」蓋留之恐不祥也。東便門外二閘，亦於中元設盂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入暮，河沿燃燈，謂之放河燈。二十九日，相傳爲地藏王誕辰，插香於地而燃之，並有放花燈於河心，任其浮游者。是月也，蟋蟀鳴，人多畜而鬥之，曰「鬥蛐蛐，」或以之博錢。迨立秋日，有「貼秋膘」之俗，蓋例於是日食肉或水餃也。（民社北平指南）

七月鬬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汚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饑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爲樂。（長安客話）

是月始鬬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鬬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鬬盆筒罐，無家不貯焉。

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叢草處，缺牆頹屋處，甎甓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鬬。初鬬，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鬬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僞鳴，與未鬬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蓄，其試審也。

促織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勝，秋盡則盡。今都人能種之，留其鳴深冬。其法蓄土於盆養之，蟲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煖炕，日水灑綿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動，又伏七八日，如蛆然，置子蔬葉，仍灑覆之，足翅成，漸以黑，匝月則鳴，細於秋，入春反僵也。凡都人鬬促織之俗，不直閭巷小兒也，貴游至曠厥事，豪右以銷其貲，士荒其業，今亦漸衰止，惟嬌姹兒女鬬嬉未休。（以上帝京景物略）

秋後鬬蟋蟀，開場賭彩，街巷或書『某處秋色可觀。』（燕都雜詠註）

都門好，蟋蟀鬬瓷盆，燕雀頭顱微異種，琵琶羽翼貴兼金，羅豆一錚深。（望江南詞）

七月艾火繩

一歲貨聲七月云：『乾火繩啊』 註云：『艾火繩。』

七月食品

又云：『約芋頭來，約甜葡萄來，脆棗兒來。』

七月露宿

七月，人民多用竹牀露宿。（京兆地理志）

立秋戴楸葉

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薑，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酌中志）

立秋日戴楸葉，七夕穿針乞巧。（燕都雜詠註）

立秋不飲生水

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痱子。（帝京景物略）

立秋貼秋臕

立秋日，人家亦有豐食者，謂之『貼秋臕』。亦有以大秤稱人，記其輕重，或以爲有益於人。（京都風俗志）

七夕五生盆

七夕前數日，種麥於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五生盆』。（燕石集）

七夕乞巧

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焉。（元氏掖庭記）

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椀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鍼，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觕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宛署雜記）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七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七巧針。（酌中志）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針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帝京景物略）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七夕針樓看水痕，家家小婦拜天孫，明朝得巧拋針線，別買宣窰蟋蟀盆。』（漁洋詩集）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卜巧鍼云：『浮鍼水面，視影百變，如花如雲，如椎如線。七月七日卜聰明，皓腕凝脂搖玉釧。曝衣樓頭笑語喧，願乞雲錦裁天孫；天孫巧被燕姬乞，採桑羅敷妒煞人。』（松風閣詩鈔）

七月七夕，人家多談牛女渡河事。或云是夜三更，於葡萄架下靜聽，能聞牛女隱隱哭聲，而穿針乞巧，今皆不舉，惟六日晚間，設水碗於花下，七日午中，婦女以細紙拋水中，視其影形，以占拙巧，此亦乞巧之別義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閨閣，於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針，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觕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謂之『丟針兒』。（燕京歲時記）

七夕拜銀河

七夕宮中最重，市上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北京歲華記）

七夕供牛郎

七夕，各宮供象生牛郎織女從人麒麟、象羚羊、海馬、獅子、鶴豸、兔、海味、糖果、糖菜，俱用白糖澆成。（光祿寺志）

七夕花瓜

京師七夕以瓜雕刻成花，謂之花瓜。（帝京景物略）

中旬食菱芡

七月中旬，則菱芡已登，沿街吆賣曰：「老雞頭，纔下河，」蓋皆御河中物也。（燕京歲時記）

十三迎節

十三日，天子於宮西三十里，卓帳宿焉。前期備酒饌，翌日，諸軍部樂從者皆動蕃樂飲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昧爽，復往西方，隨行諸軍部落，大譟三，謂之送節。（遼史禮志）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節、送節、哭節。（燕北雜記）

十五祭麻穀

七月十五日，燕城鄉民，薥黍苗、麻粟苗，連根及土，縛竪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麪果，呼為「祭麻穀」。（月令廣義）

中元盂蘭會

中元節前，上冢如清明，各寺設盂蘭會，以長椿寺為盛。晦日，謂是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積水潭泡子湖各有水燈。（北京歲華記）

歲中元夜盂蘭會，寺寺僧集，放燈蓮花中，謂燈花，謂花燈。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至萎花焦葉。是夕，梵唄鼓鐃，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帝京景物略）

中元日，各寺院設盂蘭會，燃燈唪經，以渡幽冥之沉淪者。

運河二閘，自端陽以後，遊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盂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晚間沿河燃燈，謂之放河燈，中元以後，則遊船歇業矣。（以上燕京歲時記）

七月裏，秋爽天，盂蘭會上正好遊玩，玩童最喜黃昏後，點上蒿子燈，鬧了一院子烟，夜深沉，看法船，金橋銀橋，信女善男，僧道念能經一卷，超度亡魂早升天。（北平俗曲十二景）

十五放河燈

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於臨河去

處也。是月也，吃鰣魚，爲盛會，賞桂花，鬬促織。（酌中志）

十五日，諸寺建盂蘭盆會，夜於水次放燈，曰放河燈，最甚水閘，次泡子河也。上墳如清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掏促織，滿袋則喜，秸竿肩之以歸。（帝京景物略）

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坊巷遊人入夜喧，左連哈達右前門，繞城秋水河燈滿，今夜中元似上元。』（紫幢軒集）

京都竹枝詞：『御河橋畔看河燈，法鼓金鐃施食能，燒過法船無剩鬼，月明人靜水澄澄。』（見遊覽門）

清宣宗中元河燈詩：『萬盞蓮燈水面浮，中元佳夕盪輕舟；繁星朗月光同映，點綴前汀一段秋。』（養正書屋全集）

都門雜詠中元云：『呆呆蓮燈放滿河，燒船拯溺誦彌陀，夜深婦女歸家去，螢火驚飛鬼火多。』（見節令門）

十五荷葉燈

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而走，青光熒熒，若燐火然。（陔志）

查慎行京師中元詞：『萬柄紅燈裹綠紗，亭亭輕蓋受風斜，滿城荷葉高錢價，不數中原洗手花。』（敬業堂詩集）

西華門外又見衆小兒以蓮蓬荷葉承燭於上，微風吹動，綠光冉冉，爲南中所未有。（金臺游學草註）

十五祀先

七月十五爲中元節，時俗多以是日祀其先世。（水曹清暇錄）

十五蓮花燈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上塚奠先人，如清明儀。僧家建盂蘭盆會，誦經齋醮，焚化紙船，謂之『法船，』以爲渡幽冥孤獨之魂。市中賣各種花燈，皆以紙作蓮瓣攢成，總謂之蓮花燈，亦有賣帶梗荷葉者，謂之荷葉燈。晚間，小兒三五成羣，各舉蓮花荷葉之燈，繞巷高聲云：『蓮花燈，蓮花燈，今天點了明日扔。』或以短香遍插蒿上，或以大茄滿插短香，謂之蒿子燈茄子燈等名目，此燃香之燈，於暗處如萬點螢光，千里鬼火，亦可觀也。（京都風俗志）

中元黃昏以後，街巷兒童，以荷葉燃燈，沿街唱曰：『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萬點流螢，謂之蒿子燈。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綵紙，製成蓮花蓮葉花籃鶴鷺之形，謂之蓮花燈。（燕京歲時記）

中元祭墳

中元不爲節，惟祭掃墳塋。初間，街頭便有以彩紙作蓮花及各種花鳥鷥燈之形賣者，自十五日黃昏後，各巷兒童皆以紙蓮荷葉燃燈其中，羣行賊之：『荷葉燈，荷葉燈，今日點了明日扔。』衆口一詞。又以巨蒿粘香，徧乘而燃之，如萬點螢。又有好事者，糊棺材，屎桶各燈，假鑼鼓行敲之，有哭男男者。（春明采風志）

中元不爲節，惟祭掃坟塋而已。

中元燒法船

中元日，各寺院製造法船，至燒焚之，有長至數丈者。

中元城隍廟祀孤

江南城隍廟在正陽門外，南橫街之東，先農壇西北，本朝康熙年建，內有城隍行宮，每歲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廟市，都人近賽祀孤。（以上燕京歲時記）

中元釣魚臺

七月十五日，城隍廟赦孤，釣魚臺看河鐙，各寺燒法船，阜城門內荷花鐙市，兒童點蒿鐙，荷葉鐙，人家上冢。釣魚臺俗名望海樓，即金代同樂園，又名魚藻池，今爲行宮，每歲中元節日，遊人多聚此，名爲觀河鐙，實無鐙可觀。（以上天咫偶聞）

下旬賣棗荷蘅

七月下旬，則棗實垂紅，葡萄綴紫，擔負者往往同賣。（燕京歲時記）

七八月間金鐘兒

金鐘兒，緝恥庵有齊天樂一詞，序甚詳。金鐘兒蟲名，出明陵，秋蟲之善鳴者，古無考，僅見劉侗帝京景物略，山中人於七八月間，籠取賣於市，京師人家多喜畜之，購數頭，貯以瓷瓶，置牀几間，長夜幽揚可聽。（春明采風志）

八月令月

燕臺新月令八月云：『是月也，彩棚賣餅，人祭兔，鮮果入窖，涼酒熟，焦色炙于爐，蒲桃落架，雙腸貫。』（見水曹清暇錄）

八月初三日，崇文門外祀竈君廟，十五日晚，祀月，兒童祀泥兔王爺，沿街市者極多，果子市賣諸鮮果。（天咫偶聞）

八月爆栗

今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餳拌雜石子爆之，栗比南中差小，而味頗甘。（析津日記）

栗稱漁陽，自古已然，其產於畿內者，在處皆美，尤以固安爲上。八月後即聚鬻於京師，賣栗者炒之甚得法，和以

沙屑，沃以飴水，調其生熟之節，恰可至當。每日落上鐙時，市上炒栗，火光相接，然必營竈門外，致碍車馬，殊不可解也。（燕京雜記）

朱彝尊煼栗詩：「驪膞難生訝一時，懷甘試與撥鑪其；黃皮漫笑居隣市，烏角應教例有詩。三寸內芝須自熟，十年鼎食已先知；臙臙伏火看調御，覓果何嫌彭澤兒。」自註云：「黃皮衚衕糖炒栗，市品之著名者。」（上書房消寒詩錄）

南方栗大而質粗寡味，北方產者形小而甘，此果列加邊，又宜蔬食脫腊。（食味雜詠註）

余來京師，見市肆門外置柴鍋，（俗作鑊）一人爨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長柄鐵勺頻攪之，令勻偏，其栗稍大而焦裂之法，和以濡餹，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時所見，而甜美過之。都市街衢相染成風，盤飣間稱美味矣。（嘯亭雜錄）

栗至八月後，每將晚，則出巨鍋臨街以糖炒之。（都門瑣記）

初三竈君會

八月初三日，為竈君生辰，廚行建竈君會，人家鋪肆，酬神亦廣。（京都風俗志）

皂君廟在崇文門外，每至八月初一日起，開廟三日，蓋即竈君誕日也。（燕京歲時記）

八月初三日，遊崇文門外竈君廟。（清稗類鈔）

八日殺白犬

八月八日，遼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遼史禮志）

八日秋社

京師八日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餽送，貴戚宮院，多切肉和蔬果，鋪於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皆歸外家，姨舅輒以新葫蘆貽之，云宜外甥。（自得語）

十三四賣果子

一歲貨聲八月云：「今日是幾來？十三四來，您不買我這沙果蘋果閘香的果來，吱二百的四十來。」註云：「臨節果攤。」

果子市在前門東，每八月十三四兩夜，列鐙火如晝。出諸果陳列，充溢一市。（都門瑣記）

中秋看月會

中秋臨節，街市徧設果攤，雅兒梨、沙果梨、白梨、水梨、蘋果、林檎、沙果、檳子、秋果、海棠、歐李、青柿、鮮棗、葡萄、晚桃、桃奴。又有帶枝毛豆、果藕、紅黃雞冠花、西瓜。（春明采風志）

燕都士庶，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月令廣義）

中秋月宮符

中秋夜，人家各設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於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北京歲華記）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月宮符云：「月宮符，畫成玉兔瑤臺居；月宮餅，製就銀蟾紫府影。一雙蟾兔滿人間，悔煞嫦娥竊藥年；奔入廣寒歸不得，空勞玉杵駐丹顏。瑳兮儺兮紛紛遝，羨我阿娘贈爾新荷盧，不須月下陳瓜果。」（松風閣詩鈔）

中秋兔兒爺

京師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女祀而拜之。（花王閣賸稿）

道光都門雜咏中秋云：「莫題佳節萬愁刪，忘却時光心自閒，暼眼忽驚佳節近，滿街爭擺兔兒山。」（道光都門紀略）

中秋街市賣兔兒爺，家家供月紙，畫兔像，名月光紙。（燕都雜詠註）

都下例於中秋，家家祀月中之兔，尊之爲「兔兒爺」。逐利者肖其像如人狀，有泥塑者，布紮者，紙繪者，堆積市上幾於小山，家人攜小兒女購歸，陳瓜果拜之。（側帽餘譚）

每屆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摶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謂之兔兒爺，有衣冠而張蓋者，有甲胄而帶纛旗者，有騎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餘，其餘匠藝工人，無美不備，蓋亦謔而虐矣。（燕京歲時記）

刮打嘴兔兒爺，其製空腔，活安上脣，中繫以線，下扯其線，則脣亂搗，故以此名。（春明采風志）

中秋日，京師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貴家巨室，多購歸，以香花餅

果供養之，禁中亦然。(清稗類鈔)

十五月餅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卽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賜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卽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於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酌中志)

都門雜詠月餅云：「紅白翻毛製造精，中秋送禮遍都城，論斤成套皆低貨，餡少皮乾大半生。」(同治都門紀略)

中秋月餅，以前門致美齋者爲京都第一，他處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燕京歲時記)

十五祭月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花，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花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帝京景物略)

八月十五日祭月，祭用果餅，剖瓜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必遍。(輿地記)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用果餅，剖瓜瓣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康熙大興縣志)

中秋人家貿月宮闕中繪兔人立，男女陳瓜果拜兔爺。(燕京雜記)

十五日謂之中秋節，人家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前三五日，通衢大市，搭蓋蘆棚，內設高岸盒筐，滿貯鮮果瓜蔬，如桃、榴、梨、棗、葡萄、蘋果之類。晚間燈下，一望紅綠相間，香氣襲人，買果者高聲買鬧，一路不停。而日間市中以土塑兔兒像，有頂盔束甲如將軍者，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有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大至數尺，小不及寸，名目形像，指不勝數，與彩毬土質人馬之類，羅列高架而賣之，以娛小兒，號爲「兔兒爺」。至望日，於月下設鮮果月餅雞冠花黃豆

枝等物，人家婦女拈香先拜，男子後拜，以婦女爲屬陰，故祭月先之，此取義之正也。禮畢，家中長幼咸集，盛設瓜果酒肴，於庭中聚飲，謂之「團圓酒。」（京都風俗志）

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卽中秋節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餽贈。至十五月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鷄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眞所爲佳節也。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竈。」

凡中秋供月，西瓜必參差切之，如蓮花瓣形。（以上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中秋節云：「荷花未全卸，又到了中秋佳節，家家戶戶把月餅切，香蠟紙馬兎兒爺，慶中秋，美酒多歡樂，猜枚盃盤，猜拳行令同賞月。」（百本張鈔本岔曲）

八月中秋月光圓，供月須當對廣寒，女拜迴避男，果品要周全，家家都赴團圓宴，男女老少打個圓盤，喝五又呼三，行令又滑拳。（北平俗曲十二段）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爲中秋節，俗呼爲八月節，街市繁盛，果攤泥兎（俗呼兎兒爺，範泥爲之，人身兎首，其衣冠施彩色，或坐或立，或担擔，或擣杵，或騎各獸，皆貫角於頭頂，大者背插旗傘，小兒買之以爲玩物。）攤，所在皆是。十五月圓時，設月光馬（上繪太陰星君，如菩薩像，下繪月宮及執杵作人立形之擣藥玉兎，大者三四尺，小者尺餘，工緻者金碧輝煌。）于庭，供以瓜、果、月餅、毛豆枝、雞冠花、蘿蔔、藕、西瓜等品。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供月畢，家人團坐，飲酒賞月，謂之「團圓節。」又將祀月之月餅，按人數切塊分食，謂之「團圓餅，」亦有留至除夕而食者。商家亦於是夜設宴，並招鄰店之人，延之同飲。（民社北平指南）

都門雜咏排眼云：「中秋佳節月通宵，債主盈門不肯饒，老幼停杯聲寂寂，團圓酒飲在明朝。」（同治都門紀略）

中秋，大家互送禮節，送館師節敬，放學三日，賞奴僕錢，鋪肆送賬帖，每節如此。（春明采風志）

中秋擠賬

中秋送節禮

九月全月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幸萬壽山，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牕，製諸菜蔬，抖曬皮衣，製衣禦寒。（酌中志）

燕京新月令九月云：『是月也，青蠅凝，染坊吸乞，花糕樹幟，婦歸必返，酸棗搗爲糕，西風夜吼，地皮白，炕火復燃』。（見水曹清暇錄）

重陽前後，內官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繞室列菊花數十層，後者軒，前者輊，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九月菊花

崇花寺三月牡丹，憫忠寺九月菊花，皆極盛，以寺僧禁酒，故無醉臥綺叢香雪下者，然斑騅則亦駸駸矣。（金臺殘淚記）

一歲貨聲九月云：『栽九花來。』註云：『菊花俗呼九花，以九月可開。』

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度廣庭中，前軒後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燕京歲時記）

都門菊花，種類頗多，滿街高呼，助人秋興，然稱其名曰『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開故耶。（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九月食迎霜兔

九月食迎霜兔。（燕都雜詠註）

霜降驗冰

霜降日或云是日必見冰，蓋此日去初伏一百日也。或於菜蔬上稍見冰凌，即爲證驗。（京都風俗志）

初七瘞白牛

燕京雜詠：『移帳近深秋，遼風瘞白牛，夜涼看露鼻，如喘月當頭。』註云：『遼俗，九月初七日，屠白牛埋之，露其鼻，越八日，移寢帳其上。』（見歷代傳聞）

九日打圍

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少者爲負，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

食之。（燕北雜記）

九日花糕

九月九日，都中以麪爲糕，餽遺作重陽節，亦於閭閻中旅築席，叫賣如七夕午節，市人又多以小扛車上街沿叫賣，士庶官員亦以追節爲貴，往還燕禮，如常故事。（析津志）

都門雜詠花糕云：「中秋纔過近重陽，又見花糕各處忙，麪夾雙層多棗栗，當筵題句傲劉郎。」（同治都門紀略）

重九日，人家以花糕爲獻，其糕以麥麪作雙餅，中夾果品，上有雙羊像，謂之「重陽花糕」，亦有攜榼於城外高阜處御酒食肉者，謂之「登高」，亦古人之遺俗也。（京都風俗志）

花糕有二種，其一以糖麪爲之，中夾細果，兩層三層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餅之上，星星然綴以棗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屆重陽，市肆間預爲製造以供用。（燕京歲時記）

文昌雜錄記唐人歲時食物甚詳，今惟端午糉，重陽糕，尙存，餘者竟無一在。（天咫偶聞）

九日眞覺寺

九日遊無定所，而阜成門外眞覺寺金剛寶座，遊人爲多，市上賣糕人頭帶吉祥字，霜降後鬪鵪鶉，籠於袖中，若捧珍寶。（北平歲華記）

九日登高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亭，闖坊曲爲娛耳。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詫，小妹則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兒節。」（帝京景物略）

九月九日，麪餅綴棗，曰花糕，聚類攜榼，登高適興，其有女者必迎歸。（輿地記）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爐食榼，尋園榭丘阜爲娛，曰「登高。」麪餅嵌棗栗爲花糕，父母家必迎女歸，亦曰「女兒節。」（康熙大興縣志）

黑窰廠與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遊焉。（水曹清暇錄）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賀糕人云：「菊花酒，鹿舌醬，九日登高亭卓帳。幽州古俗重閑場，雕弓射獵西山上。時平久覺猛虎馴，馬上健兒多好文。今日登高遇佳節，去尋市上賣糕人。」（松風閣詩鈔）

京都竹枝詞：「土城關上去登高，載酒吟詩興致豪，遙望薊門烟樹外，幾人惆悵尙題糕。」（見名勝門）

窯臺在南城黑窯廠，地窪，多生蘆葦，近地壇後野鳧潭，都人多於此登高。（燕都雜詠註）

都門新竹枝詞：「楓林一望雨來般，秋後風光爲解顏，重九登高先定約，飛觴最好九龍山。」（見游賞門）

京師謂重陽爲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士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烟樹，淸淨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刹等處，賦詩飮酒，烤肉分糕，洵一時之快事也。（燕京歲時記）

天寧之東有法藏寺，浮圖十三級。登之，所見甚遠，都人以重九登高於此。

九月初九日游法藏寺，登浮圖，齊化門外土城登高。（以上天咫偶聞）

白塔寺在平則門內，以塔得名，九日登高，士女雲集；不見一題餻載酒者。（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九月初九日爲重陽節。居民率多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如釣魚臺（俗呼望河樓），陶然亭，龍爪槐，天寧寺，薊門烟樹，淸淨化城，以及西山八大刹等處，皆遊觀之所也。近年多至北海公園之白塔山上，天朗氣淸，登高遠眺，洵一時之快事也。是日居民多食羊肉火鍋，又食花糕，蓋以麪粉爲糕，置蜜棗糖果於上者也。父母必迎其出嫁之女同食之，故亦曰「女兒節。」是月也，菊花盛開，巨室每陳花作山形，或綴成吉祥字，招邀戚友，把酒賞菊，中等之家，則栽花於盆；階下案頭，以時觀賞，近則中山北海各公園及西郊之萬牲園，類皆舉行賽菊大會，亦盛事也。（民社北平指南）

重陽關染房

重陽，乞丐向染坊訛索，名「關染坊。」（燕都雜詠註）

重陽賽馬

釣魚臺在阜城門外三里許，有行宮一所，南向，每屆重陽，長安少年，多於此處賽馬。

重陽酒果

重陽時以良鄉酒配糟蟹等而啖之，最爲甘美。良鄉酒者，本產於良鄉，近京師亦能造之，其味淸醇，飮之舒暢，但

畏熱不能過夏耳。鴨兒廣梨，形如木瓜，色如鴨黃，廣者，黃之轉音也。柿子山裏紅，其用甚多，皆京師應序之物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重九蒸蟹

都人重九，喜食蒸蟹。（天咫偶聞）

十五財神廟

財神廟在彰儀門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開廟三日，祈禱相屬，而梨園子弟與青樓妓者等爲尤多，士大夫之好事者，亦或命駕往觀焉。（燕京歲時記）

晦夕驗風

賣皮貨客，每於九月晦夕聚飲，候至宵分交子之時，占驗西北風急，則冬令必嚴寒，皮貨希得善價，交相酬酢，歡呼達旦。（水曹清暇錄）

秋末冬菜

燕都雜詠：「幾日清霜降，寒畦摘晚菘，一繩檐下掛，暖日曬晴冬。」註云：「秋末冬初，白菜嫩心，椒鹽蒸熟，曬乾，可以藏至遠，所謂京冬菜也。」（見都城瑣記）

十月金月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十月都人家旨蓄，霜菘雪韭冰蘆菔，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袖豹袪銀鼠襮，美人來往氈車續，花戶油牕通曉旭，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圭齋集）

燕臺新月令十月云：「是月也，豚乃殖，鵪鶉居于蒲簏，在戶，羊始市，咕咕入于懷，僧道課經，荳腐凍，山兔化爲猫。」（見水曹清暇錄）

十月擲貝石

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眞，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岐亦曰眞，平亦曰詭，蓋眞勝詭負，而騷背閒。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帝京景物略）

十月射獵

張來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見鐵水峰雜識）

十月玩蟲

油葫蘆市，并賣蛐蛐蟈蟈，十月攏行，以竹筒貯之，納入懷中，聽以鼠鬚探之即鳴。蟈蟈與使抹之，以銅渣和松香

爲脊，點鏡上振羽即帶銅音，出賣者以針插帽爲標記。（道光都門紀略）

京師五月以後，則有聒聒兒沿街叫賣，每枚不過一二文。至十月則雛爆者生，每枚可值數千矣。七月中旬，則有蛐蛐兒，貴者可值數金，有白麻頭、黃麻頭、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節鬚之別，以其能戰鬥也。至十月一枚不過數百文，取其鳴而已矣。蛐蛐兒之類，又有油壺盧，當秋令時，一文可買十餘枚，至十月則一枚可值數千文。蓋其鳴時，鏗鏘斷續，聲顫而長，冬夜聽之，可悲可喜，眞閒人之韻事也。（燕京歲時記）

十月食品

一歲貨聲十月云：「秋的來紅海棠來，沒有蟲兒來，黑的來糖棗兒來，沒有核來。」

又云：「栗子味的白薯來，是栗子的味的白薯來……」。

京師食品，亦有關於時令，十月以後，則有栗子白薯等物。栗子來時，用黑砂炒熟，甘美異常，青燈諷讀之餘，剝而食之，頗有味外之味。白薯貧富皆嗜，不假扶持，用火煨熟，自然甘美，較之山藥芋頭，尤足濟世，可方爲樸實有用之材。中果南糖，到處有之。薩齊瑪，乃滿洲餑餑，以冰糖奶油合白麵爲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食。芙蓉糕與薩齊瑪同，但面有紅糖，豔如芙蓉耳。冰糖壺盧，乃用竹簽貫以葡萄、山藥豆、海棠果、山裏紅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涼，冬夜食之，頗能去煤炭之氣。溫朴，形如櫻桃而堅實，以蜜漬之，既酸且甜，頗能下酒，皆京師應時之食品也。

十月間，冬筍銀魚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門監督，照例呈進。與三月黃花魚同。

十月玩瓜

每至十月，市肆之間，則有赤包兒鬥姑娘等物。赤包兒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紅，柔輭可玩。鬥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圓潤光滑，小兒女多愛之，故曰鬥姑娘。海棠木瓜，大者二寸，青而不黃，較之南來木瓜，其香尤烈。溫朴，形如橘柚而堅實，性如木瓜而有毛，以之薰衣，香可經月不散，亦應時之物產也。

十月禽鳥

禽鳥之來，最關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梧桐鳥等。梧桐者，長六七寸，灰身黑翅，黃嘴短尾，市兒買而調之，能於

空中接彈丸，謂之打彈兒。交嘴者，長四五寸，嘴左右交，以別雌雄，有紅黃二色，馴而擾者能開鎖啣旗。祝頂紅者，小於家雀，而紅其頂，技如交嘴，而靈巧過之。老西兒者，形如梧桐而黑嘴，技同而價賤，鶺鴒之藝，亦有貪之者。燕巧兒者，形如燕子，亦能於空中接彈丸，而飛騰尤速，此皆京師之時尚。至於秋天鴻雁，社日烏衣，則有月令在。

十月兒童玩物

兒童玩好，亦有關於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風箏毽兒等物，風箏即紙鳶，縛竹為骨，以紙糊之，製成仙鶴、孔雀、沙雁、飛虎之類，繪畫極工，兒童放之空中，最能清目，有帶風琴鑼鼓者，更抑揚可聽，故謂之風箏也。毽兒者，墊以皮錢，襯以銅錢，束以雕翎，縛以皮帶，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琉璃喇叭者，口如酒盞，柄長二三尺。咘咘噔者，形如壺盧而長柄，大小不一，皆琉璃廠所製，兒童呼吸之，足以導引清風。太平鼓者，係鐵圈之上，蒙以驢皮，形如團扇，柄下綴以鐵環，兒童三五成羣，以藤杖擊之，鼓聲鼕鼕然，環聲錚錚然，上下相應，即所謂迎年之鼓也。空鐘者，形如車輪，中有短軸，兒童以雙杖繫棉線播弄之，儼如天外晨鐘。

十月蹴球

十月以後，寒賤之子，琢石為球，以足蹴之，前後交擊為勝，蓋京師多寒，足指疼凍，兒童踢弄之，足以活血禦寒，亦蹴踘之類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立冬食蕎麵

十一月立冬日，或有食蕎麵等物，謂能益人。（京都風俗志）

一日稗生日

燕市賣稗人，以十月一日爲稗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宛署雜記）

朔日上冢

十月朔，上冢如中元，祭用豆泥骨朵。（北京歲華記）

初一頒曆

十月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炒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畋獵，鬬雞。（酌中志）

十月頒曆以後，大小書肆出售憲書，衢巷之間，亦有負箱唱賣者。（燕京歲時記）

十月頒曆，在官皆領，以後書肆出售，街巷亦有負箱唱賣者。又有賣春牛圖者，牛兒芒兒，一文錢兩張，謂之小黃

曆。又逢奇怪事，有賣圀兒者，行喊其事。（春明采風志）

十月一日送寒衣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帝京景物略）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其先，持紙錢焚之，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或有祀於墓者。是月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濟貧，轉相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施綿衣。（宛地記）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其先，持楮錠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祀於墓者。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水，施綿衣。（康熙大興縣志）

燕都雜詠：「鬼也寒衣送，霜風十月交，紙灰飛不遠，門外見燒包。」註云：「十月朔日，人家祭祖，送寒衣，燒包袱，多在家庭，不皆墓祭。」（見都城瑣記）

十月朔日，人家奠先人於墳墓，或剪彩紙，如人衣狀，及楮錢等物，焚之，謂之「送寒衣，」諺云：「十月一，送寒衣，」即斯時也。嚴寒將來，送衣於祖考，不忘本也。（京都風俗志）

十月初一日，乃都人祭掃之候，俗謂之「送寒衣。」（燕京歲時記）

十月初一日爲市民祭掃墳塋之期，俗謂之「送寒衣。」寒衣者，以五色紙剪之爲衣袴，長不滿尺，外有紙袱盛之，上書祖先爵秩名號及年月日，下註後裔某某謹奉，焚之於冢上，亦有於家中焚之者。又平市居民，例於是日添設煤火，至翌年二月一日撤火，今日各公署學校，及一切公共處所，類皆沿之，以是時爲平市氣候最寒之時也。（民社北平指南）

朔日賜衣襖

京朝官過十月朔，傳旨賜貂，東貂紫，西貂青，然以金貂爲貴，金貂黃，非上不御也。

京軍每年以十月朔頒給袢襖，袢襖取諸東南外解，裝官帑銀不知幾十萬。（以上舊京遺事）

京都竹枝詞：「十月城隍又出巡，（清明十月一日兩次出巡）旌旗蔽日少風塵，可憐多少如花女，愛作披枷帶鎖人。」（見遊覽門）

一日城隍出巡

十月初一日，城隍廟厲壇，人家上冢。（天咫偶聞）

朔日生火

京師地氣苦寒，向於每歲十月朔生火，至二月朔，然遇極冷之日，雖火不溫。（風月談餘錄）

京師居人，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徹火，火爐係不灰木爲之，白於礬石，輕煖堅固。（燕京歲時記）

京師居人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二日撤之，爐多用不灰木者，以其四圍皆煖也。爐中用其小者矮而肥，謂之小胖。小子寒家以花盆乘之，小者貯之，省而耐久，近歲有薄鐵做成者，輕而便。（春明采風志）

十五下元節

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或有持齋誦經者。（京都風俗志）

十五合操

仰山窪在安定門外正北十里，有將台一座，每至十月十五日，八旗合操，演九進十連環，前鋒護軍統領，跑交冲馬，已成俗例，太寒之歲，兵丁有凍斃者，故非豪俠少年，不能往觀也。（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全月

歐陽元功漁家傲詞：「十一月都人居煖閣，吳中雪紙明如堊，錦帳豪家深夜酌，金雞喔，東家撒雪西家噱。纖指柔長宮線弱，陽回九九官冰鑿，盡道今冬冰不薄，都人樂，官家喜愛新年朔。」（圭齋集）

十一月，人家謹戶藏花木於窖，食兔羹，女子嫁者多歸寧爲母浣濯，曰「報娘恩。」琢石如彈丸，投於地，童子以足送之，前後交擊爲勝。始擊羯鼓，鼓用鐵爲圈，單皮覆之，每十人五人聚擊，女子亦然。（北京歲華記）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戴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印刷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尚未廣。此月糟醃豬蹄尾，鵝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筍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爆肉，渾酒以

禦寒。（酌中志）

燕臺新月令十一月云：『是月也，滑撻聚冰，拖床爲渡，黃芽菜皮剝，鹿角解，遼貨集，土有禁，苦菜食其根。』（見水曹清暇錄）

冬月糊窗

京師冬月，既以紙糊窗，格間用琉璃片，畫作花草人物，嵌之，由室中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而觀，則無所見，此歐陽楚公十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油窗』也，蓋元時習俗已尚之。（蕪歆詞話）

冬月昭君套

冬月閨中以貂皮覆額，名『昭君套。』

冬月施衣粥

五城普濟堂功德林，冬月發帑散棉衣，施粥。（以上燕都雜詠註）

冬月打滑撻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着帶毛猪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郎潛紀聞）

冬月糕

一歲貨聲冬月云：『粘糕豆穇糕。』註云：『粘加㯹，穇加㯹泥。』

冬月糖

一歲貨聲：『白糖餡嘍，滿餡的糖嘤哎……嘤。』註云：『挑擔，前設方盤，有鳴小鑼者，自冬賣到二月初間，紅白人參糖、鹿筋糖、蛋絲糖、玫瑰糖、酸糕糕、雞骨糖、白蘇花、滿餡糖。近歲有擔兩筐，上設玫瑰匣者，糖雜梨糕，多非舊品。』

冬月領貂掛銀

每至冬月，凡乾清門侍衛，及大門侍衛等，均由本管支領貂掛銀子，人各數十金。（燕京歲時記）

冬至拜賀

冬至日，太史院進曆，回回太史進曆，又進壽曆後，市卽有賣新曆者。宰相於至日，親率百辟恭賀，遞手帕，隨貢方物。士庶人家，並行賀禮。（析津志）

京師最重冬節，不問貴賤，賀者奔走往來，家置一簿，題名滿幅，自正統己巳之變，此禮頓廢。（孤樹裒談）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於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製履舄，上其舅姑。（帝京景物略）

刺繡亭，冬至則候日於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爲耩衮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元氏掖庭記）

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呵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蟲獦蚤出。」

楊允孚灤京雜詠詩：「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回初，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以上帝京景物略）

每年長至節，司禮監刷印九九銷寒圖，宮眷黏之壁間，每九繫以一詩，皆淺鄙者。（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賀畢，退祀其先，具刺互拜，如元旦儀。俗稱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盡，則春深矣。（康熙宛平縣志）

冬至日，俗謂之屬九，或畫紙爲八十一圈。每日分陰晴圖一圈，記陰晴多寡，謂之九九消寒圖，以占來年豐歉。（京都風俗志）

消寒圖，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通稱冬月，諺謂「冬至餛飩夏至麪」者，蓋是月遇冬至日，居民多食餛飩，猶夏至之必食麪條也。有於是日作消寒圖者，圖以一紙繪九格，格繪九圈，凡八十一圈，自冬至日起，日塗一圈。其法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圈圖盡，則九九畢。風雅之士，則繪素梅一枝，梅瓣八十一，亦分別陰晴風雪而日染一瓣，則較前法爲雅矣。（民社北平指南）

燕俗不重冬祭，南人官於京者，設筵祀其先人，邀鄉親飲之。（燕京雜記）

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遞賀表，民間不爲節，惟食餛飩而已，與夏至之食麪同，故京師諺曰：「冬至餛飩夏至麪。」

冬至打冰

冬至三九則冰堅，於夜內鑿之，聲如鑿石，曰打冰，三九以後，冰雖堅不能用矣。（以上燕京歲時記）

冬至玩具

冬至月數九天，當頭月兒圓，風箏帶風琴，鑼鼓響連天，怕的是在空中掛咕冷子斷了綫，踢鍵抖空鐘，琉璃喇叭款，手打太平鼓，口琴滿街串。買米的走馬燈，點上滴溜轉。（北平俗曲十二聚）

初一開爐節

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宮中始燒煖炕，設圍爐，俗謂之「開爐節」。（人海記）

初一翻褂子

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着貂裘者，均於是日一體穿用，謂之「翻褂子」。（燕京歲時記）

十五月當頭

冬月十五日月當頭，如遇望時，則塔影無尖，人影亦極短。小兒女之好事者，必無睡以俟當頭，臨階取影以驗之。（燕京歲時記）

十一月十五日，看月當頭。（天咫偶聞）

十二月全月

歐陽元功漁家傲詞：「十二月都人供煖箑，宮中降而貂風獵，甲第藏鈎環侍妾，紅袖擫，笑歌聲從金荷葉。偎客玉堂寒正怯，曉挑金井冰生鬣，凍合篦瓢傷一楪，吳霜鑷，換年備寫宜春帖。」（圭齋集）

臘月，諸物價昂，蓋年景豐裕，人工忙促，故有「臘月水土貴三分」之諺。高年人於歲逼時，訓飭後輩，謹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搶平抓」之諺。（帝京歲時紀勝）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猪醃肉，吃灌腸，吃油渣，滷煮猪頭，燴羊頭，爆燴羊肚，煠鐵脚小雀加雞子，清蒸牛白酒，糟蚶，糟蟹，煠銀魚等，魚，醋溜鮮鯽魚，鯉魚，欽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搥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竈之上，各分布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饋送，誇精美也。廿四日祭竈，蒸點辦年，競買時興紬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酌中志）

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烏惻惻，曰「號佛。」行

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禱，香盡尺乃歸。（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冰，納窖中，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粥。」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三十日，懸先像拜祀，長幼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蔴稭，燃松枝於庭，撤祀餘，闔家飲食之，曰「守歲。」（康熙大興縣志）

十二月擊羯鼓，或謂之臘鼓，又謂之迎年鼓。初八日，雜米果至百，煮粥。二十四日，刻竈馬祀竈，以板印竈神於紙，謂之「竈馬，」祀後焚之。（燕京雜記）

燕臺新月令十二月云：「是月也，莽式演於庭，牕眼出，皮毬踢，太平鼓伐，鐙枝登架，造化吃戲園，剪庖丁爲上客。」（見水曹清暇錄）

臘月裏，整一年，封印後官事完。掃房與祭灶，多忙亂，百般樣東西子全得買，貼門神，掛對聯，紙馬香鏍供前獻。（北平俗曲十二景）

北平歌謠：「老婆老婆你別饞，過了臘八兒就是年，臘八粥幾天，漓漓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兒粘，二十四掃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燉羊肉，二十七殺公雞，二十八把麪兒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兒晚上熬一宵，大年初一去拜年。「您新禧，」「您多禮。」「一手白麪不攙你，到家給你父母道新禧。」」（北平歌謠集）

十二月通稱臘月，初八日啜粥，曰「臘八粥。」蓋雜各色米、豆及菱角、芡實、棗、栗、蓮子諸物，熟煮以爲糜。外以染有紅色之桃仁、杏仁、花生、瓜子、葡萄乾、青紅絲、黑白糖等點綴之。五更即煮之，先祀祖供佛，後餽戚友。送粥時佐以各種蒸食及小菜。家畜之貓犬雞雛，亦皆飼以粥。牆壁樹木，有以粥抹之者。又有於是日以蒜浸醋，封而藏之，至次年新正啓食者，曰「臘八蒜，」又曰「臘八醋。」過臘八則掃房，蓋亦實行大掃除之一道也。二十三日祭竈，供以糖餅、糖瓜、黍糕、胡桃等。又備草料涼水，謂用以秣竈君之馬。祭時必使爐火熾盛，以糖餅置爐口，亦有緣而塗之者。相傳竈君

朔天，將人家善惡白於玉帝，以行賞罰，故置糖塡口，意以性有粘質，口粘不復能語。然後焚神紙時，必祝曰：「好話多說，不好話少說，」迷信之深，尙可笑也。祭畢，以糖果與家人食之。自是以後，卽預備過年矣。賣年畫者，賣花者，賣門神掛錢者，賣松柏枝芝麻稭者，賣陶瓷器者，叫呼絡繹，不絕於門。街市則春聯攤，年糕、饅頭、雞鴨、魚肉、花木、果品、一切年貨，無不俱備。商家居民，各於門前，紛貼掛錢對聯，凡几案銅錫各器，必拂拭一新；而沽酒市肉，以治肴饌，大有日不暇給之勢。先除夕一日，則曰「小除夕，」家置酒宴，往來招邀，曰「別歲，」又曰「辭歲，」亦有於除夕行辭歲之禮者。除夕夜，多不寢，曰「守歲。」以芝麻稭散置庭中，往來踐踏之，謂之踹歲。婦女多戴紅石榴花，上綴小金元寶，則取吉祥發財之意也。又特於一盤中滿盛大米飯，上插松枝小元寶，繫以紅綫，串以制錢，并置棗栗荔枝等品於飯上，供於神前，謂之「年飯，」取年年有飯吃之意也。市中更有貧兒，于除夕夜，持財神紙馬，分送商店住戶，呼曰「送財神爺來啦，」主人必接受之，與以賞錢，大率四五枚，以取吉利也。如已接受而繼續來送者，則曰「接啦，」未有直言「不要」者，以下均係民戶習慣，自動爲之。（民社北平指南）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韮黃，蓋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五雜俎）

臘月束梅於盎，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然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用紙籠之，鬻於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北京歲華記）

京師花卉瓜菓之屬，皆穴地熅火，而種植其上，不時澆灌，無弗茂盛結實，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之，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爲舊例，今上惡其不時，概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葡萄，尙如故也。（玉堂薈記）

京師冬月，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以火逼之，猶癸辛雜識所記馬塍塘花之類。（居易錄談）

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下，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

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香祖筆記）

京師馬塍䕺花，往往發非時之品，早放者名唐花，蓋以火烘之而生，然開不耐久。（海南日抄）

方朔花洞詩：「掘地五尺承以茅，紙糊泥塞風不捎。向南一門接晴旭，門一啓處花成巢。夏可使冬冬使夏，桃蓮菊梅同一架。正訝冰條比晶瑩，忽見牡丹如斗大。其餘棠桂雖不研，微馨亦可敵水仙。是何術抜至於此，嗟哉人力能同天。相傳其法亦不詭，熏以馬通噴以水。水火氣得陰陽調，遂使四時都一體。我聞李三郎，羯鼓催將柳杏芳；又聞殷七七，九日杜鵑開頃刻。若教百花涼燠盡如常，對此應皆減顏色。花心淇淇成露鋪，花葉冉冉疑雨餘。惜哉花質似剪綵，幸哉花瓣如甕闢，燕山自昔寒多苦，鄒子律吹溫立聚。試問今朝洞裏花，可似當年谷中黍？挽回陽氣須從寬，西北而今未畏寒。儻令箬水都宜稻，或者皈天可並看。看花何必生長嘆，花下主人多笑粲。君不見京城南北賣花家，幾日凋殘幾日換。」（金臺游學草）

十二月踢球

是月小兒及賤閒人，以二石毬置前，先一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勝，一踢即著焉即過焉，與再踢不及者，同爲負也。再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其法初爲趾踵苦寒設，今遂用賭如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擊羯鼓

彭蘊章幽州士風吟擊羯鼓云：「玉面黃，雙文扇；石彈丸，隨轉側；鐵圈皮，羯鼓聲。是時黃昏東壁中，家家埽戶爐火紅，紅爐煮得兔甕熟，梓娘濯衣女歸宿。」（松風閣詩鈔）

十二月賞麅鹿

每至十二月，分賞王大臣等麅鹿，屆時由內務府知照，自行領取，三品以下不預也。（燕京歲時記）

十二月藏冰

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天咫偶聞）

三九冰堅，各處修窖存冰，以鐵錐打冰，廣尺許，長二尺許，謂之一方。詩所謂「納於凌陰」者，即收冰入窖也。按

八日臘八粥

舊俗傳聞，臨凍，各窖賄囑昆明湖提閘放水，須一元寶（五十二兩）冰始能厚。（春明采風志）

是月八日，禪家謂之臘八日，煮紅糟粥以供佛飯僧。都中官員士庶，作朱砂粥，傳聞禁中亦如故事。（析津志）

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民間亦作臘八粥，以米果雜成之品，多者爲勝，此蓋循宋時故事。然宋時臘八乃十月八日。（燕都遊覽志）

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深二丈，冰以入，則固之，封如阜，內冰啓冰，中涓爲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啓之如初摘於樹；離乎冰，則化如泥。其窖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是日，家效菴寺，豆果雜米爲粥，供而朝食曰「臘八粥」。（帝京景物略）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冰方數尺，納窖中，封如阜，是日循臘祭遺風，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粥」。（康熙宛平縣志）

清宣宗臘八粥詩：「一陽初復中大呂，穀粟爲粥和豆煮；應節獻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濟衆普。盈几馨香細細浮，堆盤果蔬紛紛聚；共嘗佳品達妙門，妙門色相傳蓮炬。童稚飽腹慶昇平，還向街頭擊臘鼓。」（養正書屋全集）

臘八粥，一名八寶粥，每歲臘月八日，雍和宮熬粥，定制，派大臣監視，蓋供上膳焉。其粥用粳米雜果品和餹而熬，民間每家煮之，或相餽遺。（光緒順天府志）

十二月八日，人家煮雜米豆和胡桃、榛、松、棗、栗之類作粥，盛碗中，上鋪乾果色糖，謂之「臘八粥」，以獻神佛。富室競侈，其果糖皆極美飾，盛以哥汝瓷甌，配以諸般糕點，餽送親友，僅供一啜而已。黃衣僧寺，亦多作粥，施粥之廠，加粱粟亦與平日不同。是日以蒜瓣投醋中，密封之，俟除夕啓食，其蒜青翠可愛，醋味甚美，謂之「臘八醋」。（京都風俗志）

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紅江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紅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

穰，松子，及白糖紅糖，瑣瑣葡萄，以作點染。切不可用蓮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則傷味。每至臘七日，則剝果滌器，終夜經營，至天明時，則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餽親友，不得過午。用紅棗桃仁等製成獅子小兒等類，以見巧思。

大白菜者，乃醃醃白菜也，凡送粥之家，必以此爲副。菜之美惡，可卜其家之盛衰。

雍和宮喇嘛，於初八日夜內，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監視，以昭誠敬，其粥鍋之大，可容數石米。（以上燕京歲時記）

都門風土，例於臘八日，人家雜諸豆米爲粥，其果實如榛栗菱芡之類。矜奇鬬勝，有多至數十種，皆漬染朱碧色，糖霜亦如之。飣餖盤內，閨中人或以棗泥堆作壽星八仙之類，交相餽遺。（天咫偶聞）

臘八蒜

臘八蒜亦名臘八醋。臘日多以小罈甑貯醋，剝蒜浸其中，封固，正月初間取食之，蒜皆綠，味稍酸，頗佳，醋則味辣矣。（春明采風志）

十五賣年貨

京都竹枝詞：「西單東四（東四牌樓西單牌樓皆極熱鬧，故俗名西單東四。）畫棚全，（臘月十五日搭畫棚，衙署封印前後始開全。）處處張羅寫對聯，手摺燈籠齊討賬，大家收拾過新年。」（見遊覽門）

十五日以後，市中賣年貨者，棊布星羅。如桌几筆墨，人叢作賣，則賣春聯者；五色新鮮，千張炫目，則賣畫幅者；以及廬棚鱗次，攤架相依，則佛花供品，杯盤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積滿道，各處皆然。人家舖肆，擇日撢掃房屋，謂之掃房，整頓內外一切什物。買蘇稭、柏枝、米、麵、菜蔬、果品、酒肉、雞魚，凡食用之物，齊辦一新，以備過年。二十前後，官府封印，學子離塾。（京都風俗志）

每至臘月，繁盛之區，支搭席棚，售賣畫片，婦女兒童爭購之，亦所以點綴年華也。（燕京歲時記）

畫棚：攤出楊柳青，屬天津，印板設色，俗呼衛抹子，早年戲劇外，叢雜中多有趣者，如雪園景、園景、漁家樂、桃花源、鄉村景、慶豐年、他騎駿馬我騎驢之類皆是也。光緒中錢慧安至彼，爲出新裁，多擬故典及前人詩句，色改淡勻，高古俊逸，惜今皆不存，徒見俗鄙惡劣之一派也。

凡年終應用之物，入臘，漸次街市設攤結棚，謂之蹿年。如臘八日前菱角、米、栗攤。次則年糕、餑首、乾果、葉菸、麪觔、乾粉、香乾、菜乾、乾葱、蒜蒜、綠盆、糙碗、平舖、木枝、芝蔴稭、門神、掛錢、字畫、對聯。又有稜絹，佛花，鞭炮，衛賽，蜜供，元宵，魚蝦，野牲各類，皆棚也。琉璃、鐵絲、油彩、轉沙、砂絲、走馬，皆燈名。風箏、雞毛、口琴、紙牌、拈鬮棋、陞官圖、江米人、太平鼓、響壺盧，琉璃喇叭，率皆戲玩之物也，買辦一切，謂之忙年。（以上春明采風志）

北平俗曲打糖鑼云：「正月裏的銀子臘月裏就關，二十一二孩放黃錢。賣香爐蠟燭臺兒的滿街上叫喚，賣兒棚子搭滿了街前；神紙攤子擺着門神掛錢，湯羊和那鹿肉野雞吆喝新鮮。關東魚凍猪野猫堆在街前，爆竹床子佛龕和灶王龕。佛花供花兒，磁器也出攤。祭灶的關東糖，賣到二十二三。元寶阡張繞街上串串，沒折兒的先生寫賣對聯。家家戶戶都要過年，請香請蠟，蜜供，南鮮，粘糕，饅首，蒸食買全。祭神的猪頭羊頭，包餑餑的白麪，猪羊牛肉，年例長錢。三十兒晚晌，煮餑餑捏完，火鍋子裝上，等着新姑爺拜年。踩歲的芝麻楷兒，院子裏撒啟。小么兒們磕頭，爲的是弄錢；壓歲的老官板兒，小抓子兒裝圓。喜歡的個個跳跳蹦蹦；接神的鞭炮響聲兒震天。初一一早都出去拜年，家家戶戶把門來關。有來的要兒節，就說出去拜年；不到的又是挑禮，俗了個非凡。旗下爺們見面，有把滿洲話翻。無非說的是新喜，吉爵吉音。買賣爺們見了面也要拜年，把磕膝蓋兒一拱，亂打鄉談；說的是新春大喜，大發財源。賣瓜子兒的小么兒們，衚衕兒串灣；打糖鑼兒的也開了市咧，也要弄錢，打着一面糖鑼兒，滿街上叫喚。」（百本張鈔本趕板）

十六以後脫災

每歲十二月十六日以後，選日用白黑羊毛爲線，帝后及太子，自頂至手足，皆用羊毛線纏繫之。坐於寢殿，蒙古巫覡念呪語，奉銀槽貯火，置米糠於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煙薰帝之身，斷所繫毛線，納諸槽內。又以紅帛長數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併投火中，卽解所服衣帽付巫覡，謂之脫衙災迎新福云。（元史祭祀志）

十九以後封印

每至十二月，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期，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員，必應邀請同僚，歡聚暢飲，以酬一歲之勞。故每當封印以後，萬騎齊發，前門一帶，擁擠非常，園館

居樓，均無隙地矣。封印之後，吃丐無賴，攫貨于市肆之間。乞無顧忌，蓋謂官不辦事也，亦惡俗也。

十九以後封臺

封印之後，梨園戲館，擇日封台。八班合演，至來歲元旦，則賜福開戲矣，亦所以歌詠昇平也。（以上燕京歲時記）

封臺：早先崑、弋、秦徽各戲班於都內外各戲園，皆四日一轉，出箱，至歲終，次第集於一園演唱，爲八班合演，然後封臺。（春明采風志）

十九以後放學

兒童之讀書者，於封印之後，塾師解館，謂之「放年學」。（燕京歲時記）

放年學：私塾封印放學，至明年開印上學，專館則除夕上元各放數日而已。（春明采風志）

下旬射草狗

歲十二月下旬，於西鎭國寺內牆下，灑掃平地，束稈草爲人形一，爲狗一，剪雜色綵段，爲之腸胃，選達官世家之貴重者交射之，至糜爛，以羊酒祭焉。祭畢，帝后及太子嬪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覡祝讚，讚畢，遂以與之，名曰「脫災」，國俗謂之「射草狗」。（元史祭祀志）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射草狗云：「束草稈，射草狗；草狗爛，祭羊酒。闈場紛紛祈脫災，可惜健兒好身手。南山有貔，北山有熊，爾何不彎百石弓？一發長嘯生雄風。牆邊草狗射何用？玉勒珠鞭成一鬨。」（松風閣詩鈔）

二十三祀竈

京師居民祀竈，猶仍舊俗，禁婦女主祭，家無男子，或迎鄰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戶，則用二十四日，爲劉侗所稱也。（日下舊聞考）

歲除祀竈，南北俗無不用餳，又加糯米糰子，大小戶皆然，云以之粘竈神口，則不於玉皇前言人罪惡。（食味雜詠註）

北平俗曲云：「臘月二十三，呀呀喲，家家祭竈，送神上天，祭的是人間善惡言。一張方桌擱在竈前，阡張元寶掛在兩邊。淡茶涼水，草料俱全。糖果子糖餅子，正素兩盤。當家人跪倒，手舉着香煙，一不求富貴，二不求吃穿；好事兒替我多說，惡事兒替我隱瞞。」（霓裳續譜）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焚竈詞云：「焚竈馬，送紫官，辛甘臭辣君莫言，但言小人塵生釜，突無煙，上乞天公憐。天公憐，錫純嘏，燔熊炙豹充庖廚，還願年年飼君馬。」（松風閣詩鈔）

二十三日，人家市肆祀竈，謂之「祭竈。」以膠牙糯米糖，謂之「關東糖，」胡蔴糖片，胡蔴條，及糯米細糖，梨糕等糖，總謂之「南糖，」又糖瓜糖餅等糖爲獻，方圓形相，殊多品目。是日晚間，於供桌設竈神紙像，或有二像者，謂之張竈李竈，其一又曰燒竈。祭時男子先拜，婦女次之，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蓋竈神爲一家之主，故以家長先拜，亦禮之宜也。祭畢，焚像於燎爐，或以所供之豆，投於爐中，次晨覓豆食之，或云可怯牙痛。自此，街坊貨物雲屯，商賈輻輳尤勝。中旬，人家換桃符、門神、鍾馗、福祿天官、和合及新樣字畫諸圖。春聯，春帖，掛錢等物，粘貼於門楹庭壁間。無論天街僻巷，皆點染年華，光飾門戶。僧道作交年疏，異品素食，以送施主。醫家製益人藥物，以送常所往來者。富室親友，競相厚餽。（京都風俗志）

二十三日祭皂，古用黃羊，近聞內廷尚用之，民間不見用也。民間祭皂，惟用南糖，關東糖，糖餅，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馬也。祭畢之後，將神像揭下，與千張元寶等，一併焚之，至除夕接神時，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極多，俗謂之「小年下。」（燕京歲時記）

十二月初八日，寺觀人家煮臘八粥。二十三日送竈，供餳。是日貼對聯門神，歲暮上冢辭歲。（天咫偶聞）

祭竈：二十三日夕，禁婦女，以糖瓜、南糖、關東糖供神，以草節、料豆、清水供馬，初更後揭神像，焚錢糧，燃爆竹，送神上天也。癸卯，是日夜歸，行見家家院中一亮送聖也。因有句云：「芻豆幾陳爆竹飛，家家庭院弄輝輝；竈王一望攢眉去，又比昨秋糖更稀。」以慨風景蕭條也。（春明采風志）

北平俗曲門神灶王訴功云：「年年有個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當中擺上一桌供，兩邊配上兩碟糖。黑豆乾草一碗水，爐內焚上一股香。當家的過來忙祝贊，祝贊那灶王老爺降了吉祥。」（故宮藏鈔本大鼓書）

舊都祀竈，俗於歲臘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日行之。其供品則惟一以糖爲主，而「竈糖」則爲專用之名詞。其糖之形式，如瓜如稿，其質脆而不粘，爲食物店臨時之營業。自舊曆十二月望後，陳肆售賣，迨二十五，則無人問價矣。（舊都文物略）

二十四送竈神

京師舊俗，歲終二十四日，謂諸神上界，其夜家人設祭，遣衆致詞，且有遏惡揚善之閟。（秋閑集）

燕俗，祠竈神，鉸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士民競鬻，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爲送竈上天。別具小糖餅奉竈君，具黑豆寸草爲秣馬具。合家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爲迎竈。（月令廣義）

二十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槽草秣竈君馬。謂竈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間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竈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帝京景物略）

二十四以後設燈

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廷前，設萬壽燈，八仙留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俱掛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此歲例也。（人海記）

二十五接玉皇

二十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間也，竟此日無婦嫗詈聲。（帝京景物略）

除夕前宮門掛對

禁中歲除，各宮門改易春聯，及安放絹畫鍾馗神像，像以三尺長素木小屏裝之，綴銅環懸掛，最爲精雅。先數日各宮頒鍾馗神於諸皇親家，並品方靠春卓榼，皇親家於其天龍，又分餉京朝貴官，貴官之家，招諸名士賞識賦詩，太平相樂，長安之春滿千萬戶矣。凡卓榼中果子仁及榛栗之類，皆以茜染之，色如澀桃，用羊脊胁去脊如管，搗灌肉泥，層疊堆放，頗費庖人之手焉。（舊京遺事）

國朝向例，除夕前數日，工部堂官委司員滿漢二人，進大內照料，懸掛對聯，其對皆係白綾白絹，多半楷書，掛用銅絲，拴緊於上。（水曹清暇錄）

小除別歲

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焚香於戶外，曰「天香，」凡三日止。帖「宜春」字，小兒女寫「好」字。（北京歲華記）

歲除鍜磨

都下寺院，每用歲除鍜磨，是曰作鍜磨齋。（僧閣逸記）

三十守歲

燕遊吟長安守歲詩：「長安萬戶夜生烟，子夜便稱是歲前；喜起拜稽古夙闕，文明乘象在龍田。梅花陟放疑催臘，柏酒停斟欲待年；報說庭燎光燭斗，趨蹌恐後不成眠。」

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麻楷於門簷窗臺，曰藏鬼楷中，不令出也。門窗貼紅紙葫蘆，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熰歲也。懸先亡影象，祀以獅仙斗，糖麻花，饊枝，染五色蒸架，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聚坐食飲，曰「守歲。」（帝京景物略）

王崇簡守歲詩：「夜久憐春逼，開樽不欲眠；今宵尚今歲，明日即明年。萬古推遷夕，千門宴樂天；爆聲聽不斷，遠近鳳城邊。」（青箱堂詩集）

除夕熰歲

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三十日，懸先亡像，染五色蒸架，麻花饊枝，糝竹罩諸果以祀，長幼畢拜。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麻稭，燃松枝於庭，蕭菼爇於室。撤祀先之餘，闔家飲食之，曰「守歲，」爆竹聲達旦。（康熙宛平縣志）

明邱濬長安除夕詩：「帝城鬨鼓迎年急，鄰院松盆熰歲明。」（見醒談節錄）

宮中除夕，以門欄跌地，名「跌千金，」百合柿餅飣盤，名「百事大吉盒，」燃火照耗，又焚柏枝，名「熰歲。」（燕都雜詠註）

歲杪放紙鳶

歲杪，兒童始放紙鳶，至來春清明乃止。（燕京雜記）

除夕寫春聯

都門竹枝詞：「國恩嘉慶寫春聯，綸綷靚鬭幾萬千，近日這般都漸少，千支冠首換年年。」

道光都門雜詠春聯云：「市廛春對作來工，號記編頭到處同，未解摛詞徵本色，聊將字樣寫興隆。」

道光都門雜詠寫字棚云：「體非唐漢又非顏，劣態淤來力太孱，茶館酒樓糊白壁，對聯盡是馬蓮山。」（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光緒都門紀略書春詩：「教書先生臘月時，書春報貼日臨池，要知「借紙」原虛語，祇爲些許潤筆資。」（見時尙門）

京官家每歲易桃符，多書「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字，內城滿洲宅子，尤比戶皆然。（郎潛紀聞）

一歲貨聲：「街門對，屋門對，買橫皮，饒福字。」註云：「木紅紙，萬年紅，裁寫現成各對聯，在各城門臉裏外賣，四個大錢一付。」（見臘月）

春聯者即桃符也，自入臘以後，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簷下，書寫春聯，以圖潤筆。祭灶之後，則漸次粘挂，千門萬戶，煥然一新，或用硃箋，或用紅紙，惟內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紙，緣以紅邊藍邊，非宗室者不得擅用。（燕京歲時記）

劉炎晨題舊都生活畫書春者詩：「春帖元來照樣謄，今冬紙價却微增，還須擱筆思何事，代寫家書我亦能。」（北晨畫報）

擺對攤：塾師學長，多賣對聯者，預先貼報「書春墨莊」「借紙學書」「點染年華」等語，於舖肆前，高桌紅氈，炭盆黑硯，縱筆大書門聯橫披，抱柱斗方，春條佛對一切。大凍十天，未必剩錢。秀遠米文興齋之稍有名者，則紙多早送，入臘忙起。聯紙每用順紅、梅紅、硃箋、撒油土箋、木紅、萬年紅紙、內廷白宣鑲邊，廟宇黃紙。（春明采風志）

燕都雜詠：「油花窗紙換，掃舍又新年，戶寫宜春字，燈分壓歲錢。」註云：「紙繪人物，油之，剪貼窗上，名『窗花』。或以陽起石搨薄片，繪花爲之，家家換春聯，除夕，小兒女分壓歲錢。」（見都城瑣記）

以綵繩穿錢，編作龍形，置於牀腳，謂之「壓歲錢」，尊長之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燕京歲時記）

壓歲錢：以紅繩穿錢作龍形，置於牀脚。又凡尊長賜小兒者，亦謂之壓歲錢。各錢舖年終特開紅紙零票，以備此用也。（春明采風志）

除夕瓢兒卜

除夕，以瓢置釜中，視柄所向，往聽人言，以卜吉凶，名「瓢兒卜。」又有「走過三橋，百病全消」之諺。摸城門釘得宜男。（燕都雜詠註）

除夕討賬

都門雜詠除夕云：「爆竹千聲歲又終，持燈討賬各西東，五更漏盡衣裳換，賀喜拈香倩侍童。」（見節令門）

又捕賊云：「神紙黃錢鳳尾鞭，買來魚肉共乾鮮，夜深不管深閒事，檢點衣裳且過年。」（見時令門）

歲暮打莽式

本朝歲暮將祭堂，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郎潛紀聞）

除夕跴歲

一歲貨聲：「賽白玉的關東糖，松木枝，芝蔴秸。」註云：「祭神跴歲用之。」（見臘月條）

除夕自戶庭以至大門，凡行走之處，徧以芝麻秸撒之，謂之「跴歲。」（燕京歲時記）

跴歲：除夕自戶庭至街門，行處，徧撒芝蔴秸，踏之有聲，謂之跴歲。（春明采風志）

除夕先熟果

一歲貨聲「荸薺果」註云：「開早年必於除夕晚間，先買此果，僅賣初間數日，然後待夏纔賣，謂之「先熟果，」蓋取必齊之義。又令以三寸矮廊桶盛水，生熟兩樣分賣。」（見除夕條）

除夕接神

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錢。早晨，官府有謁上司之儀，謂之「拜官年。」都人不論貧富，俱多市食物。晚間舖肆，燈火燭天，爛如星布，遊人接踵，歡聲滿道。人家盛新飯於盆鍋中以儲之，謂之『年飯。』上簽柏枝、柿餅、龍眼、荔枝、棗、栗，謂之『年飯果。』配金箔元寶以飾之。家庭聚燕，少長歡喜，兒女終夜博戲玩耍。婦女治酒食，其刀坫之聲，遠近相聞。門戶不閉，雞犬相安。或有往親友家拜賀者，謂之『辭歲。』夜靜更深，則爆竹之聲漸起，是即接神者。而升平之世，於斯可見其概也。（京都風俗志）

京師謂除夕爲「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陞殿受賀，庶僚叩謁本管，謂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懸挂影像。黃昏之後，合家團坐以度歲。酒漿羅列，燈燭輝煌，婦女兒童皆擲骰鬥葉以爲樂。及亥子之際，天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合家少臥，已至來朝。旭日當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賀，喜氣盈庭，轉瞬之間，又逢新歲矣。

除夕接神以後，卽爲新年，於初次出房時，必迎喜神而拜之。（以上燕京歲時記）

除夕，上陞殿受賀，庶僚叩謁本管，爲拜官年。世家祭宗祠。懸影，家家佛前神主上供，守夜接香，兒童呼盧鬪葉，分歲餕禮，飲酒，子時接神。門前貨餑，粥、酪、饅首、硬麵餑餑、餛飩、慈菇、荸薺、雞蛋、糖壺盧車、乾果子、挑至。交拜年，鋪戶索賬，行人燈籠一夜不斷。（春明采風志）

除夕元旦風景，凡繁盛處所，大略相同。除夕之日，街市商店，交易輒至天明。游者，採辦年貨者，至是更擁擠。及夜，寺廟之禮神者，車馬往來，幾不能過，而乞丐之集於道旁者尤夥。至買賣之盛者，爲香燭店，年畫鋪，風箏紙鳶店，玩物攤。其他如茶食店，廣貨鋪，雜貨鋪，茶葉店，首飾店，典質鋪，人亦擁擠。惟戲園則先數日而已綴演。時至中夜，多爆竹聲，蓋比戶已迎竈君下界矣。（清稗類鈔）

每屆除夕，列長案於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諸天神聖之全圖也。百分之前，陳設蜜供一層，平果、乾果、饅頭、素菜、年糕各一層，謂之「全供。」供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謂之「供佛花。」及接神時，將百分焚化，接遞燒香，至燈節而止，謂之「天地桌。」（燕京歲時記）

人家元日，陳几於庭上，列素肴乾果之屬，名天地桌，或五日而撤，或半月始撤，內城家家如是，不知何所起，或卽遼金拜天禮歟?（天咫偶聞）

天地桌：除夕中庭列案供百分，諸天神聖全圖也。前設蜜供，平果、乾果、饅首、素菜、年糕各一層，謂之「全供。」上籤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寶等，謂之供佛花，接神時焚化百分，接遞燒香至燈節止，謂之「天地桌。」（春明采風志）

除夕辭歲

凡除夕，蟒袍補掛，走謁親友者，謂之「辭歲。」家人叩謁尊長，亦曰「辭歲。」新婚者必至岳家辭歲，否則爲不恭。（燕京歲時記）

辭歲：凡除夕蟒袍補掛走謁親友者爲辭歲，家人叩謁尊長亦然，新婚者必至岳家，否爲不恭也。（春明采風志）

除夕掛千

挂千者，用吉祥語鐫於紅紙之上，長尺有咫，粘之門前，與桃符相輝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懸也。是物民戶多用之，世家大族，鮮用之者。其黃紙長三寸，紅紙長寸餘者，曰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燕京歲時記）

掛千，一作掛錢，吉語鐫紅紙尺餘，門前貼之；上有八仙人物者，佛前用也；其黃紙三寸，紅紙寸餘者爲小掛千；黃紙倒印西字者爲倒西兒，皆市肆用也。（春明采風志）

除夕歲香

所謂歲香，乃西藏所製，其味濃厚，得沉檀芸降之全。每屆歲除，府第朱門，焚之徹夜。檐牙屋角，觸鼻芬芳，眞香中之富貴者也。

除夕紅票兒

錢肆取錢之帖，謂之票子，每屆歲除，凡富貴之家，以銀易錢者，皆用綵箋書寫，謂之「紅票兒，」亦取其華美吉祥之意。

除夕搖錢樹

取松柏枝之大者，插於瓶中，綴以古錢元寶石榴花等，謂之「搖錢樹。」（燕京歲時記）

除夕年飯

年飯：年飯用金銀米在黑磁盆中，上插松枝掛錢，下着年果、棗栗、龍眼、荔枝、柿餅之類，供於堂上，破五始撤。（春明采風志）

婚喪

火葬

王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竊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爲當然，習見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又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烏臺筆補）

娶高麗女

祁宮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庚申外史）

元人殮葬

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襪，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椀楪，匙筯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元史祭祀志）

元人無陵，遇大喪，棺用兩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襖皮帽，靴襪，繫腰，盆盂，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筯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草木子餘錄）

發孝

今人有喪，贈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

戳包兒

京師婦女嫁外方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易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以上玄同雜記）

京師奸詭百出，外省人買妾，常有飾佳麗以替代，及洞房則面目全非者。更有洞房之夕，乘人睡之，盜其貨，深夜逃去，欲追問所從之處，則徙已多時。（燕京雜記）

外省人來京，不可聽慫恿買人，買成日久，必然潛跑，彼以爲家規嚴謹，殊不知門前作小生意者，就是女之親故，買鍼線時即會面矣，夜間暗號一舉，就有人接去，謂之「放鷹。」（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笙歌依舊入蘭房，秋後黃瓜味亦香，席捲一空無覓處，有名打虎賺新郎。」（見市井）

燕趙佳麗，自昔著稱，仕宦京朝者，輒於都中納妾，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爲豐臺賣花翁女，即其例也。然都人狡獪性成，每以婦女爲市，慣作戳包兒拏殃兒之伎倆。戳包兒者，初看之人，如西施王嬙，及入門，則無鹽嫫母矣；拏殃兒者，雖有金屋，不能深藏，蓋信宿即逃，人財兩空，俗所謂捲逃者是也。（清稗類鈔）

娶京妾

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野獲編）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五雜俎）

黃淳耀燕姬歎詩引云：「北人多畜女子，飾其姿首，教以歌舞，彈棊陸博諸雜技，仕宦者以多金買爲侍兒，兒或不樂其主，輒用秘術殺之，因轉而之它。」

又詩云：「燕中姹女顏如玉，腰素盈盈纖一束，翠翹寶髻試新妝，皓齒青蛾矜豔曲。十斛明珠許換歸，初言松柏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掩，破盡丁夫與翠眉。何知覿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難買意，北邙蕭瑟白楊風，一半春宵酬秘戲。」（以上陶菴集）

古稱燕多佳人，故今宦遊京師者，輒以娶京妾爲美談。（燕京雜記）

京師喪禮，殯不逾時，殯三日具祭墓所，曰「煖墓，」亦禮「虞祭」遺意也。

合婚得吉，相視留物爲贄，行小茶大茶禮。娶前一日，壻備物往女家，曰「催妝。」新婦及門，壻以馬鞍置地，婦跨過，曰「平安。」婦進房，陰陽家唱催妝詩，撒諸果，曰「撒帳。」婦家以飲食供送其女，曰「做三朝，」「做單九，」「做雙九。」（以上萬曆順天府志）

婚禮：古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朱文公家禮止用納采、納徵、親迎，以從簡要。丘濬謂問名附於納采，納吉、請期附於納徵，六禮之目自在焉。鄉紳士民，悉準行之。納采曰行小茶，納徵曰行大茶。納徵日夫家爲新婦冠髻，幣用色縉以及釵釧羊酒果實之屬，貧富隨宜，咸以受財爲恥。間有競尚侈靡，類多出於市井，而敦禮之家，惟崇雅黜浮焉。娶前一日，女家送粧。娶之日，鼓吹親迎，行合巹禮。次日廟見，女家設筵於壻家，以示中饋之始。新婦隨夫拜舅姑，敍次閤門長幼，各以禮相見，宴親戚，曰做三朝、九朝、雙九、對月，乃擇日歸寧。（輿地記）

舊式婚禮，男女成年，（廿歲左右）由戚友執柯，（俗曰說媒）亦曰「保親。」有所謂「媒婆」者，大率爲老媼，專任撮合。兩家既允，先過門戶帖，兩家各書姓名、籍貫、三代、名號、官職於帖上而交換之，訪詢屬實，再過八字帖，上書男女兩造生年時刻，各請星命家推勘，是謂「合婚。」合則先放小定，後放大定，其禮物爲首飾戒指如意等，女家答以靴帽文具。迎娶前二月，須行通信禮，男家書娶期於龍鳳帖，送女家，并送以鵝酒衣衾首飾各物，及龍鳳餅茶葉果品等，女家則以靴帽文具及糕餅答之。前一日，女家請男賓四人、六人或八人送妝，男家亦請人迎妝，物以抬數計，中等之家，大半爲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則自數十抬至百餘抬不等，貧者則十六抬、十二抬，再次則僅備女子常用之物若干，僱扛肩人送去，不上抬，若抬數多者，妝奩前導以鼓樂，男家迎以鼓樂，然近亦有於娶日送妝者。婚嫁之日，男家請女賓一人，男賓二人、四人、六人或八人赴女家迎親，女家亦請女賓一人，男賓二人、四人、六人或

八人送親，喜轎往返，輔以鼓樂儀仗，新郎往拜女之父母，謂之「謝親，」謝畢即歸。新婦下轎，即由兩家迎親送親之女賓，導之與新郎拜天地，行合巹禮，庭中奏樂。禮畢，新郎退，新婦坐於新房，曰「坐帳，」漢俗且撒果於帳中，曰「撒帳。」次晨爲雙朝，舉行賀紅，新婦盛妝出拜祖先及翁姑，闔家均按長幼拜見，然後拜親友，惟必夫婦同拜，謂之「雙禮。」是日男家備帖請女家會親，互相拜見，張筵不食，新郎則跪拜敬酒，迎送亦如之。自過妝迎娶以至會親，共須三日，搭棚結綵，置酒設饌以待親友之慶賀，近亦有於一日中行之者。新婦三日行廟見禮，（亦有於同門或對月後行之者，）無家廟則拜墓。四日或六日後，女家接婦歸寧，壻亦隨往，謂之「回門，」然必侵晨而往，當日即回。此後九日，十二日，十八日，女家必餽食物於女，謂之作單九，雙九，十二天。娶後一月，婦歸母家，一月始返，（間亦有不住一月者），曰「住對月，」此後每於年節，接女歸寧。（民社北平指南）

平市現在通行之婚姻形式，自由戀愛以至自由結婚，爲一事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謂父母包辦之舊式婚姻，又是一個事實。在取得自由形式之男女常稱「花好月圓」或抬高價值而云「愛的團結。」而由於第三者所撮成之姻緣，亦稱之爲「天作之合。」在「鐘鼓樂之」之下，也會完成婚姻之使命。茲將舊式女子出嫁必經的過程和儀式錄誌如左：

小定禮：一對不相知的男女（或許相知），經過媒人的提議，又得男女雙方父母家人之同意，認爲「門當戶對作親家」之後，再經過星相家的占卜，認爲男女水火不相衝突，兔狗不相殘害之時，姻緣即算妥善。接着納小定禮。小定禮，係男方送給女方一金剛戒指，使當事者之女子帶在手上，表示「羅敷有夫」之意。但不規定何時迎娶之吉期。

大定禮：又名通訊過禮。男女規定迎娶之期，即納大定禮。用食盒兩架，第一架之上層，裝龍鳳婚書，及活鵝一隻或兩隻。龍鳳帖表示「龍鳳呈祥，」而活鵝即古禮奠雁之意。第二三層，則裝衣服首飾之類。第二架之上層，則裝以

蒸食及肉食品，如龍鳳餅及肘子（豬腿）之類。第二三層，則裝水菓，乾果，各四盤。如棗兒栗子，代表早兒立子。花生，則代表先生子，後生女，或子女雙生。柿子表示事事如意。蘋果表示平平安安。藕，則表示藕斷絲連之意是。

謝親與謝粧：在迎娶之日，新郎乘車到女方，向新娘之父母各一叩首，謂之謝親。於是新婦隨後乘轎而來，並懷抱兩蘋果，表示一路平安也。謝粧又名爲催粧，乃男方先派人到女方催促梳粧，催粧則不謝親，兩者不得併行。

拜堂：俗名拜天地，在天地全神之位前，設有弓箭瓷瓶，香斗之物。當新娘之轎入門之際，新郎即以該弓箭向新娘作射擊狀，謂之桃花女破周公。其故事甚長，茲不述。新娘在轎內，有娶親太太爲之開臉，搽胭脂，緣此後即由少女變爲少婦也。並給以瓷瓶懷抱，瓶內滿以五色穀粒，而後新娘始珊珊而行，過鞍子，（表示平安）走火盆（燒去一切不吉利的東西）最後，即拜堂成親。

坐帳：拜堂之後，將新娘抬進洞房，端坐帳中。新郎前來扯開新娘之紅色面巾，謂之初會，俗稱爲露臉，並摘下新娘頭上戴來之絨花。此花，新郎可任插一處。俗傳：插於上方生子，下方則生女。

子孫餑餑長壽麵：坐帳之次，接着則是新郎新婦同吃子孫餑餑（女方預備）和長壽麵（男方預備）取子孫萬代，長生不老之意。

交盃酒：喝交盃酒時，以紅繩繫兩酒盃，娶親太太送給新郎，送親太太送給新娘，各飲半盃而再互換。此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也。

團圓飯又名擺圓飯。新郎新婦坐於首席，娶親和送親太太奉陪。如吃饅頭，則爲滿口福。吃丸子，則爲團圓。四喜肉，則爲喜喜歡歡。

拜祖先定名分：新娘不拜祖，則不算男方家族之嫡派人物，故拜祖亦是要事。定名分，俗稱認大小，即認識夫家之長幼尊卑也。對於長者，各叩一首，平輩者一揖。惟對於大姑子（即夫之姊）則叩首，謂之高見禮。

吃喜酒：一名會新親且有當日酒與兩日酒之別。是時，新娘姑姨娘舅外祖外母，齊集於男方。對新郎之父母，說些客氣之談，為新娘免災吃酒時，一人一席，至多兩人一席，但必須二人作陪。如是，女方來十位賓客時，而男方必需二十人作陪也。此時，新郎向女方之來賓行禮，來賓即贈以帶子（表示生子）扇子（表示生個善子）和錢袋。袋中有錢一吊者，為當朝一品，二吊者為和合二仙，三為三台子貴，四為四季平安，五為五子登科。以至於七八九十，也都念念有詞。

回門：喜酒之次日，新娘之家，前來接親，俗謂姑爺認門。

單九雙九：回門歸來，九天之後，女方之親屬又來看新娘，謂之過單九。但通俗謂「單九不算走，雙九才算走。」走者，走親之意。乃單九走了，而雙九亦不可忽視而不去了。

接新娘：雙九過後，女方來接新娘回家一視，但不許過夜。蓋習俗不允一月之內，男女空房，必雙飛雙宿。管蜜月內特殊之規定。

回拜：最後，新娘領着新郎回歸母家，答謝親友，所帶禮物甚多。約每女方之親友，都是答謝雙份禮物。至此一場頗富戲劇彩色的終身大事，才告閉幕。（世界日報）

送妝

嫁娶之時，男家為新婦上髻，女家為新壻冠巾，先期備禮送其家。（萬曆順天府志）

都門雜詠：「婚嫁幾家忙，迎妝更送妝，江南風俗異，更與問燈娘。」註云：「嫁女之家，親友隨奩物至壻家，名「送妝」，壻家迎之名「迎妝」又有專習儐禮之女媼，名「老燈」。」（見都門紀略）

花花孝

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露書）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花花孝云：「清明中元十月朔，短轅犢車上塚哭紛紛，陌上紙錢飛，豆泥竹朵沿風俗。前朝此地尚火化，近來比戶牛眠卜；牛眠卜兮馬鬣封，銘旌五丈淩蒼穹。猩紅一點風吹帽，孫竹還是花花孝。」（松風閣詩

抄）

禁柩入門

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稗史彙編）

寄柩

江南之以名利來京師，卒而未能歸者，柩寄寺，有歲例，每柩借月收錢五十文。（天傭子文集）

喪事耗財

數年來在都門見喪事之家，並耗貲財以供焚毀，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紫評堂文集）

改號娶小

昔吾友張受先采，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尙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

送葬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都下俗尙延僧，盛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關於孝？徒爲有識者所笑。（以上冬夜箋記）

代哭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蒿菴閒話）

出殯

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一喪車或至百人舁之，銘旌有高五丈者，繙之以帛，費百餘疋，其餘香亭，幡蓋，儀從之屬，往往越分。又紙糊方相，長亦數丈，紙房累數十間。集送者張筵待之，優人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薊邱雜抄）

京師出殯，最爲虛費，一棺舁者百人，少者亦數十人，銘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數十人，以帛繙之，至用百餘疋，幡蓋儀從等物，指不勝屈，無不光綵奪目，夫役人等至有千餘，其棺罩執事之屬，皆賃於市店，用之半日，價費千金。（燕京雜記）

京師殯出至街，焚紙錢，以秫稭紮方架，寬五六尺餘，高六七尺，遍粘以紙錢，臨起大槓時，舉火一焚，弸弓一斷，噴出無數紙錢，火借風勢，愈飛愈高，上冲霄漢，凝然不動，渺若羣星，令人昂頭注視，咸贊工匠之巧焉。（道光都門記略）

北京漢人出殯，有種喪鼓鑼鼓，名爲小人兒行，配上官鼓大號，就叫乾三件兒，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都得

要他，彷彿滿洲所用兩根門蘿八根兒曲攏，一把映日傘，一乘小轎兒似的。往往三半堂兒裏，也有用小人兒行的，不過顯著貧的慌。這個寶貝兒北京還是獨行，別處兒還沒有。只要槓房一佝，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按規矩說，喪鼓這班兒是十一個人，四傘（代背鼓）鶚鵡，功布，四個人打鼓，一個人打鈸，那班兒十翻兒，應當七個人（不算抬鼓的，）單皮堂鼓，大小鑼兒，七鈸，水鈸，挑子，衣裳有新有舊，價錢也有高低。（燕市積弊）

都中富人出殯，舁棺夫有多至六十四或七十二人者，槓之巨亦無倫比，蓋以表示其闊也。（清稗類鈔）

喪禮稱家有無，葬不逾時，哀而不文，猶稱近古。自疾革以至成服，大約俱遵文公家禮。長子或長孫專奉饋奠，曰「喪主，」延親友一人，專典賓客禮，曰「主賓，」延親友知禮者一人，凡喪事皆聽其處置，曰「相禮。」其附於身附於棺者務從厚，餘悉遵家禮。至於營葬之費，則不憚竭力盡情，設齋堂以候會葬者。古禮旣葬，日中而虞，今葬三日具祭墓所，曰「暖墓，」亦虞祭之遺也。葬畢，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雖至愚劣，不敢踰禮。惟是飯僧誦經，動費什伯，貧家亦強爲之，守禮者不取焉爾。（康熙大興縣志）

喪禮：斂稱家有無，葬不逾時，哀而不文，猶稱近古。疾革，遷居正寢，戒內外勿驚擾，書遺言於紙，撤去舊衣，加新衣，置新綿於口鼻間，以驗氣絕，曰「屬纊。」旣絕，舉哀易服，諸子被髮徒跣，三日不食，男女哭擗無數，長子或長孫承重，專奉饋奠。喪主延親友一人，專典賓客禮，曰「主賓。」延親友知禮者一人，凡喪事皆聽其處分，曰「相禮。」治棺務從厚，槨稱之。訃告於親戚僚友，乃受弔。自初喪時，孝子夜寢屍旁，籍藁枕塊，男女異處，置靈座，奉養之具，皆如生前。設魂帛銘旌，親戚之人皆入哭。二日小斂，絞布不掩面，猶俟其生。三日大斂，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屍於棺，實齒髮，塞空缺，乃召匠加蓋下釘，憑棺而哭盡哀。有服之人，各服其服，就喪位，舉哀相弔。營葬之費，不憚竭力盡情，盛設齋堂，以候會葬者。古禮，旣葬，日中而虞，今葬三日，具祭墓所，曰「暖墓，」猶虞祭之遺也。葬畢，孝子踵諸弔者門拜謝。其五服之制，率皆奉文公家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雖至愚劣，不敢踰禮，惟是飯僧誦經，動費什佰，貧家

亦強爲之。（康熙宛平縣志）

舊式喪禮，人死更衣，（小衣之外，男棉袍補掛，女蟒袍霞帔鳳玉冠鳳，近有男着長袍馬掛，女着襖裙者。俗重衾物，少則三鋪三蓋，多則九鋪九蓋，數各用奇，而貼身一層，必鋪黃蓋白，取鋪金蓋銀之意。）停屍於床，闔家舉哀，焚紙錁，曰「領魂紙，」牀前燃燈，曰「引魂燈，」富者延僧誦經，謂之「倒頭咒，」焚紙糊車馬，謂之「倒頭車，」請陰陽生開殃書，以定入殮出殃發引破土下葬之日時，及一切忌犯，然後赴告戚友，親近者奔往探喪，哭於屍側，既殮成服，各如其制。死三日爲接三，門外設鼓樂，立旛，（男左女右）或銘旌，隨滿漢而異，戚友悉赴奠，夜延僧唪經，送紙糊車馬箱櫃於相近之曠地而焚之，曰「送三，」送時孝子及晚輩自靈前號啕痛哭，沿街呼叫，戚友則舉香提燈，分列隨行，及返，孝子復哭於靈前，闔家亦號泣，至夜僧入棚放焰口，孝子按時跪靈舉哀。自此以後，唪經三日，爲一棚或三棚，或五棚，亦有按七日唪經者，僧道番尼無定，有同時並舉者，曰「對臺經。」普通皆用僧，以其價廉耳，每棚經畢，必送聖一次，屆時紛擊法器，間以音樂鼓手，以爲前驅者，漢俗則助以喪鼓，親友皆隨孝子送焚樓庫、紙錁、衣服、器用、花盆、尺頭、桌子等類，至中下之家，大半唪經三日或一日，亦必送聖，焚化樓庫紙錁各項，出殯前一日爲「伴宿，」又曰「坐夜，」是日戚友赴奠，唪經者多於此日行之，貧者多不唪經，甚且無伴宿者。既接三，即於五日或七日出殯矣。出殯日期無定，通常於死後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行之，富者則停柩三七或五七。出殯時刻，率於清晨行之，孝子以新箕帚掃棺上浮土，傾於炕席下，謂之「掃財，」又墊一銅元於棺之一角，曰「掀棺，」乃行辭靈禮，柩出堂，孝子手執紙旛，導於前，諸晚輩隨之，均齊聲號哭，及外門，上小槓，至大街，上大槓，上大槓時，孝子跪摔喪盆，（形如扁缶，底正中有一孔，置磚上，磚糊以紙，作青套形，摔時必使紛碎。）既起槓，復號哭如前，戚友之送殯者，男步行在孝子之前，女乘車在柩後，所用儀仗，滿漢不同，柩至塋地，下窆奠祭，孝子則叩謝送殯戚友，戚友隨即脫孝而歸，惟無論喪者戚友，均擲刀於街門外之水盆中，始入，漢俗更焚草於門前，每人給冰糖一塊而含之，跨草而入，意避外鬼也。葬三日祭墓，

日「暖墓」俗謂之「圓墳」三七日，五七日，七七日，六十日及滿月日，均往祭，亦有在家燒紙者，而五七日必燒傘，六十日必燒船橋，富者且諷經，貧者亦放焰口，若釋縞素之服，有六十日或百日者，亦必祭墓或在家焚化紙錁，其謁謝戚友，在暖墓日後或釋縞素服後，始舉行之。（民社北平指南）

舊都民間風俗，自入民國後，改革者固屬不少，而婚喪節儀，照樣保留着前代老樣式，有錢階級之闊老，表現得尤其不憚煩。而認爲「當大事」之喪，自從死的那一時起，至葬埋的那一天止，至少要如下面這樣辦理。

轉咒：病者停止最後的一呼吸，其家人必須緊急辦理的，就是所謂轉咒一事，請和尚，道士，喇嘛，尼姑等，大誦經卷，爲死者作免罪安魂之舉，並且焚化領魂轎，使死者得隨之而安然的走到現實人間「陽」的另一面云。按轉咒一詞，純就宗教而言，若對死者而言，亦可稱作「轉運」，蓋流俗認爲現實之肉體，是萬種罪惡之根源，故有重視靈魂之宗教哲學上的解說，人的軀殼停止一切罪惡的活動之後，靈魂還是存在着，是故死，乃由罪孽之運命而轉入好的善的運命而已。但恐其善美之靈魂受了肉體染漬，所以必須爲之洗滌而超渡之，否則恐怕再投胎人間作馬牛羊雞犬家之畜類，和更卑賤之物。

轉空：死人所必要的（除了水葬和火葬之外）就是棺木，木來在習慣上不足奇異，但一名爲轉空，則有可研究的必要了。假如棺木是從市街上之鋪中購買而來，其中當然是空空如也，但一般人之觀念，是不允許空的棺木進門一步的，必得事先放進些許的灰炭五色雜粮和銀錢等物，而後才抬進家中，把死者殮藏起來，俗名之「入殮」者是。至於爲何不許空棺進門，由於事先放進去的什物，可以推測十之七八，那些什物，差不多是日常生活物質上所必需的物品，如此則空棺進門，至少是對於家族的財富有吉利之影響，或意外之損失，所以事先要充實一次。

入殮：或稱爲「入木」，即將死者安置在棺中，這時候死者的家人子女或親屬要實行所謂「親視含殮」，不消說要將死者活在時所愛好的玩藝，都放在裏面，以安慰死者，還有在棺之底，用銅錢（當中有空的制錢）擺成

北斗七星形式。把死屍放好之後，再拔出幾枚來，據說這幾枚給小孩帶在身上，膽量會大，有說準可以成人，至於是否有效，則不敢定，然而一般人都這樣說。又有「經被」之名，就是把金鋼經印在一張大的紙上，當作死者之被，而且這「經」是孝子跪着誦讀，其意義與轉咒同，不過孝子賢孫進最後一次孝道而已，如斯則人之一生便到了蓋棺論定之一幕。

開殃：殃或作樣，把死者的降生之年月日時，和死的年月日時，當中活了多少年歲，都開列在一張白色的紙上，貼在門口，表示「寒門不幸」之意。誰來開殃呢，是陰陽先生，北平市之陰陽先生，要受公安局考試，合格立案而專營斯業。他知道和管理以下這幾事：（一）何時入殮，如入殮不得其時，則犯重喪，或犯天火（火燒棺材。）（二）安葬。（三）出殯後淨宅。（四）點穴，破土。（五）規定辦理喪事一切的時刻。有人謂當陰陽先生遲早是要瞎眼睛，因爲他能看透入地三尺，豈其然乎？

接三：死者死過三天之後，有如流俗所傳，要登在望鄉台上望家鄉一番，或者真的親臨作第二次的訣別，因此有接三之舉。這時候家人送給他（死者）盤費和衣食住行必需的東西，或是想像着他需要的玩藝，無所不備，亦重要之一事也。

作七和作夜：接三之後，接着就是作七，作七在時間上有七天，九天，十一天，或三個七天和五個七天的，這一層完全以當事者的經濟情況而定。如果有錢的話，延長到一百個七天也不爲法律所限制，並且在作七之時，照樣請宗教者流誦經以超渡死者，每三天一班，一班念完時，要焚化樓庫，以及現代的新式飛艇汽車之屬，只要當事者有錢，會要樣式，而冥衣鋪之紙匠，都能被糊得玲瓏點綴，與真物無二。作夜是埋葬之前夜的事情，當事者要大會親友，和文武大祭的隆重典禮，其情況非此短篇文字所能詳述。

槓夫：槓夫本來不屬於當事者的範圍以內，然而若非他們，便不足達到最後之目的，入土爲安，所以特別提出

記述。槓夫是槓房營業的原用階級，通常以八人抬為最少，以六十四人抬為最多，如果大換班的人，則人數加倍。他們分為：（一）作活槓夫。（二）出堂槓夫。（三）下葬槓夫。（四）打尺槓夫。（五）抬靈槓夫五種。其餘如執松獅，松亭，鶴鹿同春，黃鶯細狗，金瓜鉞斧者，亦為槓夫之一種，一個富人的葬禮，需用槓夫不下數百餘人。他如棚鋪，亦為幫忙表現技巧之機會，並且還要勞煩消防隊警察來維持安全。據云在民國之前，槓夫所穿嫁衣的顏色，花樣，人數都與死者之地位有關，今已打破此紀錄矣。

下葬：俗名「登坑下葬，」即最後之一幕，其煩瑣更甚，茲省略之。（北平晨報）

僧妻

僧之畜妻，雖不敢顯置寺中，而於寺之前後，別營一室，僱一車夫，挂名門牌，僧終食其間，宛如民間夫婦。

早嫁

女子十三輒嫁，三十則形容枯槁，殊花豔發，易開易落。（以上燕京雜記）

喪棚

京都竹枝詞：「喪事時興作細棚，（京師棚匠之巧，當為天下第一，以蘆席做成玲瓏窗槅，[illegible]字牌坊，無不逼眞，可稱妙手。）靈前無物不求精，與其易也寧哀戚，說盡千年以後情。」（見風俗門）

京師搭蓋喪棚，工細絕倫，點綴有花木鳥獸之形，起脊大棚，有瓦隴、柁頭、稽獸、螭頭之別，以及照牆，轅門，鐘鼓樓，高插雲霄。（道光都門紀略）

滿洲婚禮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為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壻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為繼續計，聞尊室女頗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壻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席，或設酒宴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匳嫁資，視其家之貧富，新壻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

婿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與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用祭老吉服致祭於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焉。禮畢，新婿新婦登牀，行合卺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爲吉兆，因交婿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嘯亭雜錄）

疊跴覆鈞滿洲婚祭禮合儀禮考云：『若婚禮，則媒氏執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互易之，儀禮之「問名」也。既，主婦至女家視女，儀禮之「納采」也，既定，則男家以如意納之女家，儀禮之「納吉」也。婚前二月，具羊豕鵝酒，服飾采帛，以書將之，納於女，幷告婚期，儀禮之「納徵」兼「請期」也。婚期以夜，「日入三商爲婚」也。匳具既入門，婿往女家拜於堂，「親迎」也，而今訛爲「謝匳」也。其娶也，與前導以角鐙數十，儀禮之「執燭前馬」也。婦至，布席於室中地下，不設几，陳羊豕黍稷，夫婦相向坐，儀禮之「對席」也。御者以二盞互飲其夫婦凡三，儀禮之「醋」也。質明以贄見舅姑，儀禮之「厥明見於舅姑」也。幷拜於家廟，儀禮之「廟見」也。』（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鴛鴦扣記相親云：『老太太大喜說：「如此還是煩你去，知會他下月初三的日子是個成，叫我們大奶奶前去相看，我老了兩眼昏花看誤事情。」媒婆告辭那家通信，到了初三天氣清明，女家請了本家的女眷來陪客，這裏就是大奶奶一人帶着僕從。且說那佳人二八就喪了母，隨老父操持家務甚精明，明知道婆子說親人家是來相看，少不得故意裝做不知情。午正時家人報進說來了，見一位年靑的奶奶走進屋中，口裏說：「張媽常提我特來奉望，」衆女眷連忙讓坐笑相迎。請大奶奶坐下留神將佳人細看，只見他盤膝穩坐不動身形，粉頸低垂含嬌帶愧，香腮上一陣子白來一陣子紅。大奶奶看罷暗暗誇奬，腹內早已就應承。又只見三間大房十分的潔淨，銀花糊裱耀眼明，西炕上金漆大櫃把皮箱擺，明柱上挂着洋來水法鏡，雖是個武職人家倒也文雅，老派兒佛滿洲閤哩甚實恭。隨起身搭訕告別就與佳人拉手，爲的是看他的春筍把玉腕擎，指頭兒又尖又長手兒定巧，笑着說：「妹妹的花

樑兒想來定精，」硬拉起他的長衣瞧瞧鞋樑，看了個意滿心足纔站起身形。」

又記插戴云：「殺不及僕婦家人先道喜，單說那佳人之父休致的老爺，自然也要相相女婿，果眞的一箭上梁甚簡絕，應許下擇日磕頭只管插戴。這不忙壞了男家那位大爺，張羅叫裁縫做衣打扮兄弟，早定下線纓緯帽與新靴，首飾樓打造金鐲換寶釧，好容易諸般事兒妥妥貼貼，又請下六眷的男親陪伴新婿，親族的女眷插戴姐姐。廚子們落作整忙了半夜，第二日天纔大亮門前就車馬不絕，先來的是穆昆薩，都哈拉後到，旗下人最重的是姑老爺，其次是姑爺與兩姨姑表，四門兒親家還有舅老爺舅爺，平輩兒的都到房中與太太道喜，晚輩的打仟道喜誰敢諢訣？男客到齊堂客陸續也到，聽見那香車寶馬僕婦們就傳報接待不迭。先孩進姑姑姨娘與外祖母，親家太太姑奶奶更當孩，本家兒的大娘嬸子也言不盡，姑姥姥舅母還有姑舅姐奶，大爺的連襟大奶奶的姐妹，當家爾的嫂子小嬸爾到有好些，未出閣的姐妹姪女雖然不去，也跟來道喜耍耍逛逛新的姑爺，一陣陣香風都到上房歸坐，一聲聲環珮搭着笑語不歇，一個個誇讚賢慧說天氣好，一句句都弄喇撥嘔鬬二爺，天將飯食諸親纔齊到，廚房內打滷下麵爲的是簡絕。不多時太太傳話說叫擺飯，那些個家人僕婦就奔走不迭，先端上八碟熱菜請吃喜酒，然後是吃麵的小菜到有好幾十碟，螃蟹滷雞絲滷隨人自便，以下的猪肉打滷沒甚麼分別。裏外用完手下人也都吃畢，纔叫人預備車馬又打扮姑爺。太太們珠翠盈頭上車先走，齊全人爵匣捧定又用紅袱嚴遮，飛沿轎車倒有十數多輛，不多時香塵碾起街道就占了半截。老爺們吃過了香茶也就不好久待，亂烘烘接鞭上馬齊奔了長街，有的是花紅亮藍水晶頂戴，飄搖着花翎線翎在腦後輕旋，朱爾懲的三親絕無起花的金頂，爲個孫的六眷都是四個開衩兒的黃爺，俱各是蟒袍補褂把朝珠帶，枯忒勒雕鞍駿馬也是絡絡不絕，簇擁着紅纓白馬的新嬌客，到女家未曾下馬就有人接。進門來許多的親朋全都說是久候，亂烘烘一齊都趕着拉手讓進不迭，外面是清話清語齊翻多熱鬧，裏邊的太太們先到更闊撒些。只講的口燥舌乾女家偏不把茶倒，一邊是虛情哀告，一邊是假意捏訣。好容易說開才把奶茶

獻上，纔令人外面傳話請進了姑爺。男客們图隨家人抵留着坐褥，祖宗拜過又拜過佛爺，自然是姑爺姑姑雙雙受禮，推辭了「阿哥養女我們受着也不迋貼，」老爺不肯每位前磕頭三個，其次該舅舅舅母還有爺兒爺爹，衆人不依強把老爺按住，老人家喜極生痛就忍不住咨嗟，想起那養女之人心中傷感，拭淚說：「勞駕咧起來罷姑爺。」然後才姑舅兩姨挨次兒磕過，本家的叔叔嬸嬸還禮不迭，大姨兒連襟與阿哥嫂嫂，吃虧是小姨小舅不能巴端，只磕得阿哥渾身汗都濕透，好容易親戚拜畢算是敍了敍情節。磕罷頭男親要走女家留着將茶獻，說是老爺不飲看渴壞了我家的姑爺。衆人說：「旣疼女壻另日教他來領。」說着就走臨出門又拉手兒作別，言不着男客上馬先回家去，太太們趁着磕頭都要看看姐姐。原來那佳人躱在裏間屋裏，衆新親方纔下炕僕婦就把簾揭，進房來見他含羞面向裏坐，雖然是愁眉淚眼却長了個一絕。這太太看見媳婦兒眉歡眼笑，從小兒的插嘴口裏還弄撇些。笑說：「見我們不至回去與你女壻算賬，別哭了你的婆婆像個佛爺。」大奶奶湊趣說：「妹妹也不理我。」衆僕嘔鬪就叫二奶奶不迭。嘔了回又獻清茶從沒有裝烟的俗理，太太們不好久坐一霎時也就要分別。轉家門未從歸坐先道喜，衆堂客吃茶問話就贊美不絕。姑太太說：「妹子有福好一個侄兒媳婦，」老姥們說「姑娘大喜絕俊的位外甥姐姐」，姨娘舅母姐姐們也都誇好，嬸子大娘妯娌們也喝采不絕。這阿哥耳內留神心裏是歡喜，張羅着擺酒就設下了果碟，兩攢頭的酒菜十分的齊整，冷熱吃兒慢上小餑餑兒相挨。本家又端盅來把乏道，新女壻裏外敬酒才使壞了二爺。僕婦們嘔說：「二爺也該出身汗，娶這樣的奶奶明日要發呆。」阿哥眯縫傻笑甚實的得意，一家人歡天喜地還有甚麼咨嗟？晚飯是五碗四盤把諸親待，手下人更要款待免的他背念子曰。」

又記迎妝云：「初一日先就搭棚厨子來將作落，西廂房收拾潔淨早已裱糊，鋪上了新毡房中却無擺設，爲的是嫁妝來到免誤工夫。着己的親朋頭兩日就來幫助，擴掇着阿哥沐浴好結花燭。言不着預備喜筵男家的事，那女家十分忙亂又不輸服。張羅着治辦妝奩岡的是人家歡喜，還帶着父女難離不住的哭，終日價碌碌忙忙直到晚，好

容易諸般置妥又氣長出，只說委屈了姑娘阿媽再補，似這等極深恩眞正也報不足。頭兩日先進嫁妝房中堆滿，綵紬貸下又催定了人夫。四季的衣裳摺疊在箱內，中衣兒紅綠圍腰兒單夾俱足，他的母半世辛勤作下許多鞋腳，親戚們添箱的鞋襪就難論精粗，佳人梯己的鞋襪是送姿婆嫂嫂，六隻箱登時裝滿又開了櫃廚，背人的東西藏在連三桌內，姑娘的錫罐還有姑爺的尿壺，抽屜內各樣的餑餑防他捱餓，葉子烟手紙也不敢疎忽，匣子裝荷包平抽俱是內造，香囊香串都綴着流蘇，雪白的棉絲還有包頭手帕，汗巾兒絲線腿帶也就預備了個足，憫梳妝臙脂宮粉也晉不盡，絨花通草首飾盡是金珠，豎櫃裹數宗黃錢怕他受彆，抽屜藏銀子幾錠祝他多福，頂櫃中塞滿棉花願他榮華長遠，棗兒栗子取的是兒女盈尾，忙了一天方才諸事完畢，添箱的親戚散去早又日落了金烏。次一日催趲人夫吩咐教早送，扎縛停妥然後纔擱上了長途。先走的靑衣纓帽人兩對，牟定那兩紅帳幔綉的是滿床笏，後跟着桃紅緞門簾綠走水，一樣的銀鈎倒控墜定流蘇。次後來便是嫁妝與什物，玉屏風廣箱鈿盒也就配了個十足，上面安斗大的鏡袋蟠龍飛鳳，另有個把兒鏡袋綉的更有工夫，皮箱三對都搭着徽鎖，楠木匣六個雕摳的清楚，椅子兀子一樣的銷金椅墊，飯桌子錫蠟油點兒全無。緊跟定衣架玲瓏與銅盆架，彄搭着大紅綾袱倒也不粗俗，上面拴鞋拔鞋刷與蠅拂毛撢。緊接着翹頭大案皮箱桌也有櫃厨，連三的被窩桌兒兩人抬定，圓盒內銅盆大小還有梔子錫壺，錫器是燈台蠟台粉粧兒茶罐，磁器是花瓶茶瓶油盒兒大小俱足，吐沫盒蓋碗俱各是成雙作對，插着那綾花奇巧恰配着花燭。一樁樁耀目生光朱繩牢繫，一處處果子亂撒紅紙平鋪。兩家的被褥無非是粧緞閃緞，枕頭內裝草也未必輸服，車褥坐褥紅毡子俱是娘家賠送，姑爺的衣服靴襪都包着包袱。後面是楠木包鑲的頂豎櫃，淨面兒天圓地方也就不俗，俱各是焦黃的銅鎖把紅絨繫，到婆家方才摺緊也費工夫。好些個頂子領子騎着馬送，黑鞭子八把爲的是擋狂徒。衆家丁新帽新衣來回的照應，車兒上搽胭抹粉抱着包袱。這樁事原來熱鬧旁人的眼，點頭說：「這個人家也算是富足。」一言不着路上的行人齊注目，一抬抬轉灣抹角也不大的工夫。遙望見結綵的門樓重復收拾，他

家是迎妝的轎子款蹺蹺，吹打着迎來抬入棚中放下，衆親戚下馬進內把洞房挨，看着釘好了帳竿把帳幔挂上，一椿椿搬進霎時就擺滿了金屋。疎遠的親朋事畢先往外跑，貼進的面兒太太道了虧負，「諸事包涵」嘴內說着也就要走，這壁箱挽留不住只得留下家奴，款待了筵席然後放賞，銀封兒十個還有十串青蚨。嫁妝上是另外不許他喧嚷，念喜歌兒的又把二爺呼。鬧哄了半天女堉就去謝針線，衆親眷男男女女就擠滿了新屋。年青的拿起錫瓶就倒茶葉，年老的抓起果子把兒呼，啲撥的只說櫃中有錢響，離戲的嚷配鑰匙鬧雁兒孤。這太太上房設席把僕婦待，臨行說「親家費事」倒臊殺了吾，「叫你們老爺放心姑娘有我疼熱，什麼是媳婦我養他要比女兒足。」」

又記迎親云：「不多時阿哥回家看着心中甚喜，牛彔上這才送到克什蒙烏，張羅作裏外把果酒擺，諸親六眷都暢飲歡呼，用過晚飯又款待了衆鼓手，轎子是上夜也就打發了轎夫，燈籠上的吃完洞房也響罷，滿棚中燈光照耀就品起了絲竹。吹的是寄生草與合歡令，拿天鵝不要爲的是喜事花燭，明幾齣賜福封相的坐腔戲，天交二鼓又把酒席來呼。只吃得上下內外人人歡喜，娶親的是嫂嫂重新又把頭梳。雞子粉湯要去的盡皆用過，喇嘛麪一頓又吃飽了家奴。聽了聽夜已三更就叫人收拾，分派了毡子火把不許疎忽。滿天星包兒俱各是早已備下，轎子用藏香薰過坐褥是雙鋪，吹鼓手奏樂燈籠上俱都給蠟，娶親的小叔侄兒早已把門出，轎夫們抬出了大門吩咐且慢，太平車女眷坐好才同上了長途，前後的火把點起照如白晝，羊角燈八對恰似不夜的明珠，猩猩毡的官轎走的十分平穩，壓轎的童子打沉䟃，百子的蓋頭後邊車上拿定，紅毡子遮攔井口兒煞余除。一路上細樂笙吹馬蹄兒亂響，臨近時一聲掌號就驚了送嫁的衆親族。韻悠悠橫笛雲鑼來切近，慌張張雙扉緊掩敢逡巡，鬧嚷嚷轎馬人夫門外站，笑嘻嘻許多奴僕暗中蹲，亂紛紛外面求親裏邊把包兒來要，忙碌碌裏邊梳洗外面怎敢開門。羞答答佳人此際倒難說話，凄慘慘心頭應掃險些兒斷了芳魂，一則是難捨嚴親又想起了慈母，免不得啼濕紅袖淚流痕。衆女眷勸解姑娘說是不吉利，攛掇着將頭梳好又換了衣衿。好半晌怕誤吉時才將門放，滿天星一把撒在了埃塵，亂烘烘火把燈

能一齊擁進，大奶奶有人攙架先進了屋門。帶笑說：「我來求親接我的妹妹，算命的說我很對才可人的心，我與你一見就如親骨肉，別哭了！偺們從此是一家人。」衆太太見他嘴乖俱各誇獎，佳人聽着也暗暗的歡忻。女眷們讓他上炕就將茶獻，送親的相陪敘話就到了時辰。穏轎錢早已打發怕是喧嘩，傢伙都藏過只留下筷子二根，取吉利的親朋連忙掖起，阿哥兄弟重復又把轎子薰，直抬到上房門口來預備，迴備了毛女孕婦半邊人，大奶奶親取蓋頭把新人遮好，忙出去坐上車輛就先轉家門。這方才趕散了閑人來上轎，諸人不對厄吃各抱起了佳人，輕輕的放他坐好吩咐且慢，轎簾兒放下轎子才離了埃塵。他的父不由的心酸又怕忌諱，扶轎竿聲聲的囑咐他也未必聽真，搭出了大門吩咐叫收拾停妥，只聽得一聲鑼響就歎壞了他的天倫。點頭說：「人家生女原來如此，眼睜睜父南女北怎不傷心？」沒奈何拭淚又把送親的囑咐，到那裏多坐一會兒伴伴他身，送親的答應上車阿瑪兜也騎馬，轎夫們抬起一霎便離了家門。自然是一路喧闐來回都把包兒換，單是那女家瀟冷庞喇巴就短了一人。到婆家娶親的爺們也將門閉，本爲是叫人吹打好熱鬧街鄰，攔了會說是磨性也就開放，把轎子抬起棚內迴避了閑人。旗下禮不興寶瓶只把紅毡來倒，娶送的兩旁攙定慢移身，進洞房未曾歸座大奶奶先就說話：「請二爺來挑蓋頭他不要假斯文。」二阿哥手拿秤竿輕輕的走到，把蓋頭款款的挑去面生春，不好觀瞧怕的是新親笑話，出房去佳人纔坐下面衝着喜神。僕婦沏茶款待那房中的堂客，男親們並不歸座就各轉家門。丈人家包來的餑餑交與廚役，賞封兒一個知他是幾分銀。不多時下好端來把銅盆合放，請二爺雙雙享用就饒壞了親人。侄兒說：「厄吃各少吃休忘了我，」兄弟說：「阿哥你留點我也嘗新，」亂鬨鬨擠在窗前不肯散去，阿哥他進房坐下就暗留神，燈兒下見那新人對面坐，雖然說前番兒過到底不比這番眞，四個瓣兒的髮頭面上也無脂粉，只這種羞眉淚眼也就慣引人魂，身穿着大紅襯衣兒取的是吉利，低頭兒端然穏坐不敢瞧人。僕婦們端上了餑餑送親的就讓，先說「姑爺請用」然後纔讓佳人，「你昨日水米不沾用些兒纔好。」怎當他十分害臊那肯沾唇？勉強的咬點邊兒仍然吐掉。阿哥他嘆是「生

麪」就笑壞了旁人，大奶奶笑罵：「猴兒你怎麼好傻快吃了不要胡說，那就是兒孫，多吃些五男二女累你這業障，」他果然吃了一碗才肯抬身，本來是借此爲由覷着玉貌，吃完了不好再坐只得出門。」

又記坐帳云：「普不着衆人搶奪分去享用，吉時又到就忙壞了娶送的佳人，先絞了三綹明一日才開臉，盤頭改換䯼子是簇新，戴上那富貴絨花同心如意，裝新的衣服換遍了渾身。外面把羊烏叉羊腿都煮好，肉絲兒倉米乾飯爲的是祭告諸神。銀執壺銀杯俱用紅絨對繫，小桌兒迎門放好就去攙起了新人，阿叉布密的兩夫妻在紅毡上拜倒，差車密的片肉是白效殷勤。告過天地然後纔交盃合巹，推盃換盞不過是略略的沾唇，肉絲兒倉米飯俱各佈到，僕婦們展開衾褥伺候着新人。合巹已完連忙的攙起坐帳，搶襠頭雙雙並坐衆人就退出了房門，大奶奶親掩亮槅笑着囑咐：「猴兒」你若逞錯過就誤了時辰。」」

又記開臉云：「通報說梳頭的太太們將車下，大奶奶出去迎接佳人又不得相隨，獨坐在房中心裏不免淒慘，沒片刻娘家的女眷都進了朱扉，見面拉手兒佳人就落淚，太太們也覺傷感打那喜內生悲，到底不比他的親娘十分親熱，也不過暫時悲慘一霎時就展放了愁眉。大奶奶讓坐裝烟來敘話，僕婦們銅盆取水伺侍香閨，洗淨了花容三姓人先絞九綹，然後把寒毛絞淨又用雞子輕推，生成的四鬢只用鑷子兒打掃，開臉已畢又改換了蛾眉，未施脂粉早已容光飛舞，衆女眷人人誇獎就擠滿了房幃。且說那太太起來先將佛念，放下了素珠就去把茶催，吩咐教送進新房把新親款待，衆親戚不好再睡也就把衣披。姑太太姥姥勢着新人先要去觀看，姨兒舅母姑姥姥也就相陪，年青的姑奶奶分外的要走，大娘嬸子嫂子們只得跟隨。惟有那小嬸兒們避嫌不好同去，這些人不顧梳妝就來會蛾眉，進房來同見新親拉手兒問好，晚輩兒站立，尊長就坐下相陪，太太也跟來把媳婦觀看，聽着那衆人誇獎滿臉兒把笑堆，有的說：「頭髮很長生成的四鬢」有的說：「寒毛不重長就的蛾眉，」你言我語都圍着新人稱讚，惟有那阿哥在外他是不住的來回。」

又記拜堂云：「會親的筵席早已都齊備，叫下了曲兒兩檔慶賀于飛。馬鞍子腰刀只等着臨時安放，八根柴紅絨拴定候着蛾眉，等夠多時女眷們又去觀看，才報道梳頭已畢不久就要出房幃，這方才點上蠟燭把紅毡鋪下，二阿哥拼子穿好專等香閨，好一會綉簾高挑香風飄蕩，衆人簇擁就出了朱扉，娘家的嬸子嫂嫂左右攙定，一步步含羞覷覷只把頭垂，慢慢的走到棚中站在紅毡上面，許多人偷睛觀看就牒壞了蛾眉。只見他鈿子時興却用綢紬包定，滿頭上翠鈿金鳳還有珠串相圍，紅青緞的大褂釘着團龍八個，鑲領袖的袍子窄杭兒只露些微，打扮的鮮明模樣兒又十分標緻，分明是海棠一朵顫巍巍，男客們不好覷瞧只偷眼看，衆女眷雖然看過也懶把頭回。自然是阿哥拈香新人隨拜，兩口兒雙雙叩首謝了神祇，然後抱柴把皂王參見，大鍋台雖然打掃也得撩衣，祖宗上磕頭夫妻同拜，壓神的緗黃緞子整整的一疋，次後來禮拜佛爺保佑他百年偕老，諸事完畢又要參拜親戚。姑老爺最尊自然該先受，姑太太受禮已過就忙取首飾，說是：『窮姑姑沒甚東西你戴着玩耍』，就與他揷在雲鬢也不必推辭，次後讓姥姥受禮是外祖母，姑姥姥先受因他是老爺的連枝，姨兒磕過就輪着舅舅舅母，却只爲太太未受他們就苦苦的支持，只得讓姐夫姐姐雙雙受禮，兄弟媳婦兒磕也是該的，也因他父母未來推說改日，只拜了表叔表嬸，老猴兒的親戚本房的大爺大娘頭也磕過，輪該那太太受禮就難免悲淒，想起那阿哥的天倫與撫孤的苦楚，今日個見兒娶婦自然動了悲啼，含淚道：『夫妻要和順我今年老，久以後弟兄妯娌千萬要同居，斷不可因爲成家就人大心大，媳婦兒我看着賢慈只要你能把家齊』，說的那大爺夫妻淚珠兒在眼中亂滾，二阿哥也覺淒慘答應着把頭低，拜過高堂又拜了叔叔嬸嬸，都是至親骨肉也就沒甚麼推辭，長猴兒磕完平猴兒是大爺居長，瀨着腰兒受禮氣也長吁，說是：『家計艱難兄弟你也知曉，這椿事諸般將就老二切莫要委屈，阿哥是個窮瞎未免照應不到，小嬸兒既已娶過就仰仗你夫妻老二要巴端二奶奶幫着你嫂嫂，一家兒只要和美孝順可不要丟池』，說着話頭已磕完就該是嫂嫂，大奶奶不肯受禮他又有言辭。笑說：『別惱姐姐，妹妹！咱們只順着老母，頭雖磕過妯娌二字再也休提。』然後

是表兄表嫂因爲比大爺都小，當家兒的哥嫂也得屈膝。衆女眷都有拜錢賞環也不少，分大小兒已畢就先讓新作的親戚，儐婦裝烟新人挨次兒遞過，小姑兒雖少也得給他吃。裝烟已畢站着要克遵婦道，娘家人來請洞房裏又設下了筵席，未敬新人先就與太太擺飯，長兄長嫂有席也是該的，但只是略獻一獻就令人撤過，女兒女婿却得認眞的吃，阿哥倒依實佳人却十分害臊，免不了新人的帘態淚珠滴。」

又記會親云：「安放了桌子太太們連忙讓坐，前後炕坐滿都是新爾的親戚，曲兒們進來座子都在門外，絲絃響喨大家就靜聽歌詞，主人家預備碎銀用碟兒盛定，新親是自己放賞怎肯欺了面皮？輪到他姑爺小姑爾偏要混點、擁紅綾一曲打趣他夫妻，唱到那「昨夜晚的風情」他就打綵，回頭來瞅着表嫂笑賊眯。唱了一回儐婦們連忙上菜，曲兒出去衆女眷復又安席，先擺上整雞整鴨與醃肚，四搶盤內中有尾絕大的鮮魚，然後是海參燕窩五碗南菜，水晶餚沙兩樣兒蒸食，旗下禮娶親也用拉拉飯，等湯已過銀封兒賞了廚子，不住的讓菜新親他到底作假，硬米飯吃了半碗就等着把席離，吃畢茶搭訕要走又到新人屋內，佳人跟定爲的是好訴衷腸。剛坐下就問老父與他的兄弟，衆女眷回說都好放心罷姑娘，長輩兒就勸佳人少要傷感，明日飯後我們就來開箱，你阿媽說是明早准來看你，這佳人雖然答應他到底淚難藏。不多時下人吃完就叫將車預備，免不了留戀果酒又擺在了上房，主人家不肯教走只得又將席坐，男女都敬酒末後纔是新郎，不好沾唇只聞聞兒就是。曲兒進來又改換了新腔，太太們不等席終站起來就要走，留他不住這纔痛壞了新娘，不得相送含着淚瞧他出去，新女壻攔門下跪又敬霞觴，太太們說：「遵命女壻的須要吃透，」年脊的接過年小的脚步兒慌忙，手扶着儐婦溜出去先將車上，迎門盒又敬酒苦苦的相央然後上車，男家的爺們也就幫着抬起，寒溫幾句這才離了門旁。」

又記回門云：「曹不着婆家次日淸晨起，只不過先出傢伙後拆棚，只不過剩菜打發衆乞丐，只不過新親來看女顏紅，就便父女重逢悲又添，到底是相別未久也沒甚衷情。這回書按下開箱多少事，單講那四日回門事一宗：頭

一日着己的親族先來幫助，張羅作殺猪作菜鬧烘烘，裏外打掃到處裏都收拾潔淨，諸事完妥爲的是早早兒消停。
廚子把東西下箱也都散去，衆家人將肉煮好燒的也用火烘，原說是諸事停當次日要很早，又誰知亮鐘接去只等
到日頭紅，却原來太太隔夜先就囑咐，催他們早睡別要磨稜，老規矩回門不見娘家的瓦須得早起，斷不可弄到大
天明。只爲貪歡就失了曉，娘家人進來呼喚他還是睡朦朧，好容易請他起來一同梳洗，這佳人裝烟先走早已天明。
這壁廂廚子都來收拾菜，陪侍的三親六眷也到門庭，他的父出來進去油澆火燎，只抱怨家丁誤事在路上磨蹭，直
等到紅日三竿才報說姑娘至，老人家雖然不悅只得去把他迎，眼看他下車走進心中又慘，手拉着手兒同進了房
中，讓他上炕在居中坐下，老達子沒好膀氣哼哆家丁，「叫你們早去還弄到這般時候，一定是路上挫磨不肯快行。」
佳人慈善笑說「他們去的倒早，却是我一時乏困就睡到日發紅，慌忙的起來連頭也未得梳好，上了車簡直的就
走他們那敢消停？」老爺說「好孩子有了婆家就不念父，難爲你竟不來望就睡到天明，可憐我自你去後幾曾合
眼，昨日一天今日又一個五更，只說你緊着阿媽必然早到，罷了麼！這是我養女生兒落下的後程。」說的個佳人抱
愧就低頭落淚，他的父看着不忍又安慰親生，含笑道「阿媽性急姑娘不要傷感。」衆人說「進門就搽杠他怎不
傷情？姑娘是一時睡着他心中豈不記掛？別哭了！看你女壻前來心裏各盈。」正勸着兩個兄弟又來把姐姐呼喚，這
佳人十分難忍更外的眼圈兒紅。衆女眷正勸姑娘閑着敍話，人報說姑爺下馬老爺就迎出門庭，接進上房佳人也
連忙站起，讓他上炕並坐在居中，老爺裝烟親戚們陪着閑敍，吃烟已畢連忙的獻上茶甌，先端上烏又叫給親家太
太送去，這阿哥替母致謝又欠了身形，說道「阿媽費心，」老爺回答「是大禮，必須如此你兩口兒吃着這才安生。」
說着就放桌子先上碗菜，哈拉吧一樣一個都用大盤盛，餘外是鹿猗兒釀腸諸般雜碎，小桌兒擡到當地還熱騰騰，
老爺吩咐檢好的就片，枯式勸打千兒跪片他的手就不停，席面上兩個冰盤不住的添肉，老爺他讓了愛壻又讓嬌
生，說是「姑爺請用只怕不大可口，姑娘你自己家裏如何筷子也不通？」衆親戚跟着也讓不住的佈菜，新女壻從

不動酒只飲湯兒，餑餑吃完京米飯故意的不送，再三讓過才叫人盛，這佳人自不作假又偸把郎看，只愁他吃的不飽又不好只盤。不多時杯盤狼藉夫妻都用畢，佳人他先就下地自去閑行，叔丈裝烟大舅子忙將茶遞，大夥兒陪着姑爺敍親情，撤桌子抬到外邊款待跟役，衆男女磕頭謝飯都是笑盈盈，只吃的酒醉飯飽老爺又親身來讓，爲的是買服人心好服侍他的親生，手下人吃完阿哥就告辭先走，老爺他送出女壻又來攙媽媽。說是「初次回家別教你婆婆不喜，老科例未交晌午就要回程。」這佳人不好就走故意的鬧蹭，催促了幾遍他才肯動身形，重復的整理釵環然後把車上，老人家看着他走也暗傷情，霎時間車走輪飛佳人也心中傷感，到婆家下車進去就笑盈盈，見面請安又替父親致意，裝烟已畢又站着訴講閑情。自然是嫂嫂帶定把諸親拜，不覺的迅速光陰又是一月零，這佳人滿月回家理應住下，看着夫壻獨歸他倒煩。」（以上百本張子弟書）

喪家請客

尤西堂云：「喪家請客光陪，白衣冠滿座，遂成哺歠之場，更覺可笑，惟京師治喪猶爲近古。」按近亦漸染風氣，嘗日必不如是。（嘯亭雜錄）

紅白事知單

道光都門雜詠知單云：「家居不易是長安，儉約持躬稍自寬，最怕人情紅白事，知單一到便爲難。」（道光都門紀略）

選秀女

凡選秀女，八旗王公，下至軍校，女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皆與挑選，車前懸雙鐙，送入內，選者或爲嬪妃，或爲皇子諸王福晉，餘皆差十年，放歸。」（燕都雜咏註）

娶吳女

都門好，篋室娶吳喬，弱比蜻蜓蓮瓣窄，豔於蝴蝶杏腮嬌，香夢海門潮。（望江南詞）

槓頭站纛

都門雜詠靑蛇白蛇云：「喪葬奢華理自然，槓頭何用兩嬋娟？白蛇笑倚靑蛇立，想必亡人是許仙。」註云：「靑蛇白蛇即槓頭站纛。」

小三天

都門雜詠小三天云：「娶親若怕費多錢，務有章程下馬筵，莫怪近來年月緊，一天竟叫小三天。」註云：「昔日

娶親風俗，頭日迎妝，二日娶親，三日會親，今改為早晨迎妝，上午娶親，下午會親，一日辦三日事，故曰「小三天，」實省減之妙法，奇絕！」（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近今嫁娶亦通融，兩事都歸一日中，送到粧奩天尚早，綵輿即刻走如風。」（見風俗門）

舊俗，初日迎妝，正日娶親，次日全親，今併為一日，故有「小三天」之目。（京兆地理志）

肉屏風

都門新竹枝詞：「素知年少惜顏紅，納寵翻教是老翁，髮已斑斑情更切，牀前立有肉屏風。」（見風俗門）

白棚聚賭

又：「白棚聚賭亦尋常，遮掩搖貪夜未央，所為打頭油水大，即今恨不遇親喪。」（見市井門）

接三

又：「喪事遭來已不堪，無錢急得眼睛藍，由來舊例知難按，曲巷都稱大接三。」（見風俗門）

北京風俗，遇有喪事，接三、做七、出殯、無不延僧誦經，放燄口，以超度亡靈。從前花費無多，現在行市大漲，值同買賣，凡飯食、鋪墊、交湯、紅綠布、燈燭、錢糧、餑餑、香斗、老米、解結、散花、點心、臺面、挑兒，以及雙分襯錢，一切增加數倍，夜間施放瑜珈燄口，金鐃法鼓，直到天明始止。（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伶人娶婦

出師後，厚積餘貲，則娶婦不容緩也。同類自為婚姻，可謂門當戶對。間有脫然畦封，竟以厚幣聘小家碧玉者。親迎之日，鼓吹喧闐，香車寶馬，擁其盈門，所費或過中人產。風流喜事者，醵金集飲其家，方談笑間，玉人雙雙出拜，金玉蜀錦，各有所贈。（側帽餘譚）

娶親

光緒都門紀略娶親詩：「鼓樂旌旗鬧路開，大紅官轎坐徘徊，門前車馬闐如許，也學官家大樣來。」（見風俗門）

北平歌謠：「小姑娘十幾呢，婆婆家要娶呢，一對龍，一對鳳，金瓜鉞斧朝天鐙，綻兒粉，棒兒香，棉花胭脂二百張，虎皮椅子象牙牀，大紅綉鞋堆滿箱。」

又：「娶媳婦的門口兒過，宮燈戳燈十二個，旗鑼傘扇站兩旁，八個鼓手作細樂，轎子抬着姑娘走，抬到婆家大門口，進門口兒入洞房，去會小新郎，過了三年並二載，丫頭小子沒處兒擱。」

又：「二姑娘二二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搭大棚，貼喜字，取親太太大拉翅，八圍掛子大開褉，四輪馬車雙馬對，箱子匣子都是我的事兒。」

又：「大姑娘大二姑娘二小姑娘出門子給我信兒，搭大棚，貼喜字，牛角燈二十對兒，娶親太太兩把頭兒，送親太太大拉翅兒。」（以上北平歌謠集）

滿俗喪禮，輕於漢人，斬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緦麻廿一日，較之古禮，似不及遠矣。然其居喪也，衰服不去身，不聽樂，不與宴，居室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終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相率行之無敢逾。若成友家喪，有服者如其服，無服者男去纓，女去珥，喪主人率男腰絰，率女首絰，拜而進，受者亦拜。

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須報明本旗佐領，書之於册，及長而婚嫁亦如之，又必須男女兩家佐領，互出印結，謂之圖片。（以上天咫偶聞）

中國舊俗凡婚姻嫁娶，必用喜轎，早年有洋轎，官轎，是皇官之名。近來窮極奢華，越講究越闊，又興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一切旗鑼傘扇，都遍鑲玻璃鏡兒，直頂到抬轎的人夫，都要普立見新。如遇貰用之家，可分兩等貰法，其中有飛來號，字號舖兒之說。字號舖兒價錢雖大，可透著齊整；飛來號亂無秩序，可是省錢。然既圖省錢，自不能求全責備。就以字號舖兒說，而今也怕日子太忙。向來這個買賣要忙是忙個死，要閑是閑個死，俗言說得好，「吹鼓手命窮，——好日子重（重念虫）」現在一立教養工廠，游民習藝所，貧民院等等，眞要遭行兒的命！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也搭着因事所侷，鬧得字號舖兒也生出弊病，居然也會八面鼓裏，倒湊上五隻牛（不會打充數兒的鼓手叫作牛，）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同同同。」濟管是一管笛掌缸，那一管湊合事，有當沒七鈸，還往腰子上鑿。扛著「肅靜，」帶着清道，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向來本家兒是忙，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娶送親的是外親友，誰肯去招這宗說呀？

壽衣

哄神賺鬼的買賣，莫過於壽衣舖，所賣的物品，雖是真的，也跟冥衣差不多，什麼陀羅經被兒，如意花壽枕兒，男子的粧帽朝服兒，女子的檀香首飾兒，衣裙襪子，一概俱全。這行買賣兒大半出於外行所幹（半壁街才是內行哪，）不是江湖之輩，就是市儈之徒，沒事弄倆錢兒，或在家，或設舖兒，淨究外路到兒，弄點子破綢片子，爛衣裳面子，用漿子一糊，就賣大包的銀子。

嫁妝

凡聘姑娘（即嫁女）的主兒，不論大家小戶，貧富不等，但有一綫之路，都得賠送點兒嫁妝。滿禮是男家糊好了屋子，就得，一切陳設，桌椅板櫈，直到炕蓆毡條，都歸娘家這頭兒賠送。漢人淨管棹面兒上的擺設，不管棹椅木器，所以漢人的嫁粧，比滿洲省倆錢兒。（以上燕市積弊）

賠奩，齊俗都市誇數百抬，光溢街巷。（京兆地理志）

北平歌謠：「月亮月亮，光照東街，張家的姑娘好嫁粧，金皮櫃，銀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錠兒粉，棒兒香，棉花臙脂二百張。」（北平歌謠集）

京兆婚喪

京兆尹治京師東北隅，及西北隅，故家遺俗，多循前清八旗之舊，婚喪崇尚儀式。如迎婚必用花轎，導以金副執事，民國以來，惟減去官銜馬牌而已。送葬則以僧道鼓樂，其誥封且大書前清官爵焉。都人或借飯莊作壽，或借古廟開弔，若外縣則都在家庭舉行，喪家作道場三日，或五日，七日。（京兆地理志）

開殃榜

京師人家有喪，無論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寫殃榜，蓋為將來尸柩出城時之證也，陰陽並將死者殁日，呈報警廳。

婚事宴客

滿族婚事之宴客，飲至半酣，婦女出而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客，必俟飲盡乃起。

八旗喪禮

八旗人死，停屍於正屋之木架，曰太平牀，不在炕，所衣必棉，其數或七或九，蓋因事尚單，故皆用單數也。既殮之三日，喇嘛誦經，曰接三，以死後之第三日必回煞也。接三者，迎接魂魄也。柩停於家，多則三十一日，少則五日，開弔發

引，一如漢人。逢單七，輒招僧諷經，雙七則否，五七則焚帛之舉，至六十日則燒船橋。橋有二，一金色，一銀色，船橋供其冥渡也。喪三年，守禮之孤子，束薪臥柩側，饘粥蔬食，猶有古風。（以上清稗類鈔）

下定

北平歌謠：「小姑娘作一夢，夢見婆婆來下定，頭仓條，裏仓條，紮花兒裙子，綉花兒襖。」（北平歌謠集）

新式喪禮

新式喪禮，含殮殯葬，與昔無異，惟不延僧喇經，不焚化芻靈車馬樓庫等物，親友弔唁，多贈花圈、輓聯、祭帳、喪家撤孝，不用孝帶，改以白紙花頭，形似菊，男喪佩於左胸，女喪佩於右胸。出殯日備設鼓樂，不用儀仗，即將輓聯花圈之類，羅列柩前，葬後一切祭祀禮節，亦與舊同，但不焚傘及船橋，其能注重公共衛生者，則數日即葬，另擇日於飯莊或會館開弔，門外設鼓樂，庭設繡花寶蓋，靈前紮素綵如儀，弔者多三鞠躬，（間有跪拜者，）富者更於門外紮花牌樓，喪家素服，大都沿用舊制，間有不著縞素而臂纏青紗者。

新式婚禮

新式婚禮，新婚禮較舊為簡，結婚之前，男女換戒指，即為定婚證物，（亦有於結婚日交換者，）娶時多在公園會館飯莊等處，門前懸旗結綵，富者更有花坊，庭設禮案，新郎新婦與主婚、證婚、介紹各人，音樂部及來賓均有一定席次，迎娶不用喜轎儀仗，改以花車，（即以馬車結綵，）間有輔以軍樂者，其儀式由導引贊禮各員依規定禮次，循序行之，如婚書戒章，新郎新婦相向行禮，致證婚詞，訓詞，來賓致頌詞，主婚人答詞等，新人謝主婚、證婚、介紹人，及親族尊長等，行三鞠躬禮，（間有用跪拜者，）並通來賓行一鞠躬禮。（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時尚新談結婚詩：「妾身祿斂綺霞縐，郎襟花球香半開，寶馬一雙車似水，路人臨說結婚回。」

帶子會

人民互助，有所謂帶子會者，（見枝巢子舊京瑣記，）入會者率為工業平民，或自顧衰老，或家有老親，月納微貲，猝有死亡，報之於會，則斂事畢備。至於鼓樂棚槓，以迄庖茶奔走，皆會員也，人各繫一白帶，故曰帶子會。近來又有壽緣會之設，會址規章，均經官府立案。其法以千人為一組，每月若有在會會員死亡，則其餘之會員各納幣三角為賻，而喪家可得三百元之賻金。凡納賻金，附納幣六分，以為會中辦事之費。（舊都文物略）

職業

燕無函，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周禮考工記）

燕代田畜而事蠶。（史記貨殖傳）

民務農桑，士習詩書，無強暴相凌之風，有寡求不爭之習。（方輿勝覽）

南西門外多農。（春明叢說）

予頃備員奉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尙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輕重矣。（公餘日錄）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蓬窗類記）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甲乙剩言）

湯顯祖都下看瞽嫗弦子唱命者詩云：「聞來不是百章歌，強合宮商可奈何？合眼琵琶說官品，洪州初有阿來婆。」（玉茗堂詩集）

道光都門雜詠子平云：「子平推算値多金，品格高低妙細尋，貴賤爭傳陸心鑑，果然盲目不盲心。」（道光都門紀略）

士大夫喜算命談相，京師遇有此者，或小有應驗，趨之如騖，其實皆江湖遊客，藉覓衣食耳。（風月談餘錄）

一歲貨聲「擇日算命」註云：「或彈弦，或吹笛，或擊鼓，帶唱曲。」（見工藝條）

劉效晨題舊都生活費逛街者詩：「一竿細竹一銅鉦，回首茫茫說與卿，且抱三弦上街去，老夫爛熟百年經。」（北晨畫報）

算卦的（沿街算卦，以瞽目人爲多，或以竹板打小竹棍，或打小銅鑼。）打竹棍者，其聲「ㄅㄤㄦ，ㄅㄤㄦ；」打小銅鑼者，其聲「ㄉㄤㄦ，ㄉㄤㄦ。」（民社北平指南）

都人生子，往往閹割，覬爲中官，有非分之福。或投爲軍或夤緣入廠衛，穿白靴刺事。又或十五結黨，橫行街市間，號爲「闖將。」其遊手不自給者，目曰「閒的兒，」遇人移居，負運家具，而長班一項尤多見。士子入京進取，輒隨之，釋褐後，往來挾刺交謁，匪惟熟識縉紳邸舍，并嫻習各衙門相見儀，以是仕者便之。然門生屬吏修謁，必饜其欲而後許之入見，始進者未嘗不以爲慽，及爲達官，居要路，則每倚之爲耳目腹心矣。（白頭閒話）

黃鈞宰長安竹枝詞：「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班半作軍；鄰媼生兒齊下祝，他年跟得一官員。」（黃忠端集）

京師長班，最爲奸惡，平日結黨廠衛，會比縉紳者，皆此輩也。（稗闕續筆）

馮溥詩：「窮民無路喜投身，一入豪門氣倍振；滿路乞錢贖婦女，繁華不戀總癡人。」（佳山堂詩集）

嘲京署長隨詩：一，「手捧靑函腰屣跎，宅門得進沐恩多。見官觳觫磕三響，入隊嘰嘈擠一窩。無事賭錢消白晝，有緣嚐飯唱淸歌。新衣着括當差使，滿口京腔打什麼。」二，「麂皮靴子猪肩鐙，羅帳高懸滿水紅；擺款頭歪頂縉帽，裝腔手搦架煙筒。咱們臉面幫官府，你老糊塗鬧相公。翻轉馬褂騎馬去，打跧回話未來工。」三，「飯店初逢滿面灰，而今立幕儘堪哀；衙門冷淡歪錢少，官府酸寒甲榜來。臭蒜嚼光鹹剩骨，行衣典盡被留胎；不如且逐公車去，打點須將夾帳開。」四，「看來本事只平常，喫飯穿衣是所長。行二呼皆哥弟叔，名隱姓半李張王。幾身修到堂官大，今日方知內使香。馬廠纔完漕米上，爭看喝酒養婆娘。」（文宴遊戲初編）

京師各會館，各科分，均有長班，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則傳而指揮之，亦即奴僕也。（淸稗類鈔）

右安門外草橋唐時有萬佛寺，寺廢而橋存，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

京師右安門外十里曰草橋，居人以花爲業，都人賣花擔，每辰千百，散入都門。（以上帝京景物略）

豐臺種花人，都中目爲花兒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車載雜花，至槐樹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紅者，杏有千葉者，索價恆浮十倍，日昳則雖不得善價亦售矣。（六街花事）

京師鬻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香祖筆記）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民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春明叢說）

豐臺在右安門外八里，前後十八村，泉甘土沃，養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種花爲業，而花又以芍藥爲最。（鴻雪因緣圖記）

右安門外豐臺十餘里，各村皆藝花爲業。（燕都雜詠註）

光緒都門紀略賣鮮花詩云：「風流子女喜相逢，耳聲摩肇笑語濃，袖手旁觀眞羨煞，幾生修到賣花傭？」（見人事門）

今草橋居人，種花爲業如故，惟梅花無大本，僅置盆中，爲几席玩。

花市今在上斜街土地廟，逢月之初三、十三、二十三日，草橋居民，肩擔而市。（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芍藥皆豐台種，花時擔入城賣之以插瓶。（都門瑣記）

草橋，右安門外十里，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居人多以蒔花爲業。

豐臺，右安門外十八里，居民皆以蒔花爲業，豐臺芍藥最著名。（以上京師地名對註）

京師蒔花人，以時送花，立劵而取其值。（天咫偶聞）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賣花翁詩：「一肩生意萬家春，老作園丁不怨貧，別有遙情疑立久，待分錦繡與何人？」（北晨畫報）

京師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居人以植花爲業，梅無大本，僅植盆中。（京兆地理志）

清代宮中陳列鮮花，對午一換，勒爲定制。各府邸及各宅第亦皆僱有花匠，四時養花。因是有開設花廠，以養花爲營業，或以時向各住宅租送，或入市叫賣，或列置求售，中亦不乏能手。北平舊稱花匠爲「花把式」。平西藍靛廠之扦子劉，係以善爇扦子菊（菊之單莖獨朵者曰扦子）而得名，東直門外之接手胡，係以善接各種花木而得名。更有以善烘放非時之花及菜蔬，稱爲「熏貨」，相矜爲巧得者，即古所謂唐花。則多由豐臺土著傳習而來。花業家數，崇文門內與東西四牌樓以及東城隆福寺，西城護國寺，宣武門外下斜街土地廟，約有三十家之譜，散在城外四郊，與豐臺十八村一帶者，爲數在百家以上。（舊都文物略）

市婆

閻爾梅京師雜咏：「京城內外市婆姨，雕鏤文裍彩帨帔，長褶貂緣紅小褏，高靴麂嵌綠斜皮。聯椎脊沐鬆鬆辮，充耳璫璫上下絞；欲笑無端還痛哭，滿頭薪水夜分旗。」（閻古古全集）

京師有抱物登門賣者，俗名之曰「賣婆」，珠翠滿箱，遨遊貴宅，常得其婦女歡。如欲奇難寶物，皆可立致。蓋市上商賈，利其易售，無不樂與，彼亦從中獲利，多有致巨富者。（燕京雜記）

京都竹枝詞：「纏脚梳頭僱六婆（惰民婆即賣婆也），賺錢還讓惰民多；珠花翠飾爲長業，全仗青年話語和。」（見婦女門）

世上有種女界的生意，俗呼爲「賣花婆」，美其名曰「客人」，張的張客人，李的李客人，其中有好有歹，可是流品不一，也有孀婦無依，藉此謀生，好撫養兒女成人，以接繼自己的桑榆暮景，就有男人在家閒著納福，叫女的出

去滿市井寃人的，在古時這種賣買，原是下街，而今講究自己入內。（燕市積弊）

北平藥婆，爲三姑六婆中之一，早年間，藥婆專走動闊宅門，以售藥爲名，而暗中行使其鬼蜮之伎倆，作惡多端，婦女中受其欺騙者，頗不乏人。此類藥婆，近雖已不再見，可是社會人士偶然道及，猶深恨之，爰就採訪所得，略誌於次：藥婆多屬半老徐娘，身穿藍布褂，靑布裙，衣衫樸素，故作老成。日常手提藍布包袱，內裝各種藥品，最貴者無非羚羊角，及人參鹿茸等，最普通爲保赤散萬應錠之類，皆藥鋪售餘貨物，可是據藥婆自稱，俱係極道地而極精緻，索價殊昂，自非貴族門第，無力購買，平常中戶人家，不特難於問津，抑且不足以邀此輩藥婆之一顧也。早年風氣閉塞，婦女外出時間極鮮，尤以貴族人家太太姨太太小姐們，素日大門不出，二門不去，與外間頗少接近，彼時藥婆等窺透一般婦女之心理，以售藥爲名，暗中以言語挑逗，迨至勾起太太姨太太小姐們之隱情，以心腹相告，則必大包大攬，爲之一手承辦，而乘機需索鉅量酬資，辦成與否，姑不具論，但是一經委以心腹，則把柄永爲藥婆抓住，從此予取予求，再也不能拒絕。總而言之，藥婆不過以賣藥爲名，究其實際則陰謀百出，殊有防不勝防之概。藥婆不僅售藥，並且兼帶爲人治病，尤其遇有貴族人家之太太姨太太們希望得子心切，求其醫治，最爲歡迎，應充包辦，非常有之，而胡亂給以草頭藥方。此外如婦女與人私會，珠胎暗結，與其墮胎，亦復樂於接受，兩項所需索之代價，往往爲數極鉅，至於殘害生命與否，藥婆則毫不計及。又如貴族婦女於外間結有男性知交，而無從接近，或貴族子弟看中某女性，殊無以求而無從達到，藥婆亦均願爲之奔走接洽，藉以從中取利。緣彼時貴族人家，或日夕趨朝，或伺候權門，家庭隱祕，容未盡知，即使偶然睹及藥婆出入宅中，又因其身爲女性，與同性偶然接近，諒無妨礙，而孰知隱患之伏，正出於意料之外。（朝報）

黃淳耀賣棗兒詩引云：『北棗味佳，北人顧嗜南棗。有黠者，取北棗製以爲脯，詭曰「此南棗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棗。』（陶庵詩集）

十作

木作、石作、土作、漆火藥作、婚禮作、搭作、東行漆作、西行漆作，是謂十作。（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販酒

錢謙益飲酒詩：「羊羔產汾州，葡萄釀安邑；刁買主人名，桑落應候出。一一走京華，種種煩孟驛；肩荷頻顛蹶，車馳或汎溢。抱攜如懷嬭，登頓敢奔汩。一夫致一罌，一石數金直。愛惜踰犀香，收藏辟風日。封題復再拜，薦輸橅貴室；貴人多不省，衆置似摶埴。寂寥楊子雲，扶疏守玄默；徒然頌鴟夷，耆酒何繇得？」（初學集）

担水

京師担水人，皆係山西客戶，雖詩禮之家，担水人皆得窺其室，是以遇選采宮人，大興宛平二縣，拘水戶，報名定籍，至今著爲令焉。（舊京遺事）

京都竹枝詞：「草帽新鮮袖口寬，布衫上又着磨肩，（挑水人所穿半背名曰磨肩）山東人若無生意，除是京師井盡乾。」（京師賣水俱山東人）（見聞實門）

廚人

京師筵席，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爲尙，餘皆紹興廚人，不及格也。（舊京遺事）

司烹飪者謂之「廚子」，每日二餚，定以菜品，限錢若干，名曰「例菜錢，」買至賤之物，僅足其數而已，卽雜以惡草具，主人不傳而問也。至開筵宴客之日，不須常饌，亦必索例菜錢，以爲應得云爾。（燕京雜記）

飯莊子跟廚行相表裏，沒有廚、茶、灿三行，沒有飯莊子，所以他們用人都得在口子上去叫。後來買賣越來越大啦，才有各抱各莊眼兒之說，凡了作兒瞧竈的，都是本地人經管，慢慢兒灿夥兒偷手藝，而今才有山東人。

人間如有喜慶宴會以及紅白大事，都得用酒席，所用的酒席，分爲兩種：一是莊眼兒，一是散包兒。莊眼兒雖說用的多了，有點兒弊病，究竟還差不了多少，能多賺幾個錢的地方，就在乎「蘿卜快了不洗泥。」惟獨這散包兒酒席，可跟莊眼兒大相徑庭，又沒有金匾，又沒有鋪子，就仗著耍人兒。凡用散包兒的主兒，必在廚行裏有個三親兩厚，未從要辦事之先，必得把這位熟朋友（廚師傅）讀到他家，預先說明，有多少號人情，得用多少桌菜，早晌用甚麼，晚晌用甚麼。要究其真來，並非是人家散包兒跟他鬧鬼，只要本家兒一說怎麼省怎麼好，那就掉在他的網兜兒裏

啦。不怕開好了菜單，也就是早晌的內桌前臉兒，一到後來，是有甚麼是甚麼啦。（如攢絲不擺頂馬兒，攢盤兒改炒肉之類。）（以上燕市積弊）

北平俗曲廚子嘆云：「自古庖人讚易牙，到而今傳留行夾有廚茶，飯莊食店非他不可，吉日良辰不可少他。活計的忙閒在人自做，當行的伙伴仗藝抑壓，舖面的勞金好些吊，日夜的工錢數百錢，五味調和酸甜苦辣，百人偏好涼香木麻，正用的東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樣數魚蟹雞鴨，應時的美饌燒燉蒸煮，對景的佳餚煎炒烹炸，手藝刀勺分南北，生涯晝夜任勞乏。開單子一兩就夠了必開二兩，約夥伴兩個人的活計要約薩，懂局兒的人家兒廚師傳替省，四桌可以把六桌拉，飽飽滿滿眞裝樣，揀揀挑挑再打發。生氣時不拘好歹都折雜會，只因爲東人怠慢他混充達。檳榔烟酒本家兒的外敬，零星的肉塊暗地裏偸拿，大腸頭掖在腰間送妻兒他就酒，小肚兒帶回家去請孩子的媽媽，甗海味忙時候預備包席面，換燕窩碰巧兒貨賣與東家。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飯飽，大百的背錢往腰横裏硌。老年時米麥豐收歌大有，地皮兒鬆動世界繁華，盤擠的雞鴨挨挨擠擠，滿車的水菜壓壓扠扠，糙糧雜豆堆堆垛垛，南鮮北果綠綠花花。娶媳嫁婦會親友，窩子兒行日夜奔忙不顧乏。先年時羊肉準斤六十六個，肥猪一口二兩七八，大碗冰盤乾裝高擺，肘子稀爛熬雞熬鴨，羅碟五寸三層兩落，活魚肥厚鮮蟹鮮蝦，買的也得買做的也得做，親朋也歡喜臉面也光華。這如今年年旱澇飛蝗起，物價兒說來把人笑殺，斗粟千錢斤麪半百，羊長行市猪價扎啦，一個大錢買干葱一段秦椒，一個八九十文買生薑一兩買韭菜一掐，辦事的將將就就擠擠着辦，事完慢慢的再嚼牙，嫁娶的筵席都是湯水菜，家家錢緊不敢多花，紅湯兒的是東蘑，白湯兒的片筍，肉名兒的丸子，團粉末兒的疙疸，攙口的葷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燴渣，東坡幾塊臁皮牖炒肉，多加嫩麥芽，任憑東家的魚肉少，綁着鬼有精緻的塊兒也要藏，他歇工零碎熬青菜，強似香油炒豆芽，大人孩子吃饞了嘴，街頭家內花慣了的錢，越沒錢兒哭女叫要吃糖豆，湊趣兒坑人的爐子火偏乏，地皮兒緊誰家無故邀親友？盼雨天娶嫁筵席剩點子錢，買些個煤炭油鹽熬歲月，等一個

豐富年成再起家，近前來生意蕭條豈但厨子，那一行與勝熱鬧會把錢抓？」（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京市都城，俗日如勾欄衚衕何闊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薏酒，順城門大街劉家冷陶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丸藥，皆著名一時，起家鉅萬。至抄手衚衕華家專煮豬頭，內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見當時太平勝概。（燕都遊覽志）

市上專門名家者，指不勝數：如外城日俭居之熟肉，六必居之豉油，都一處之酒，同仁堂之藥，李自實之筆；內城長安齋之韓，啓盛之金頂，皆致巨富。（燕京雜記）

凡列市廛，各以其業自古而人旌其善以名其家者，其見於今，鑷子張、梭布劉、檳榔陸，名亦噪於京師者也。（證俗文）

酒肆飯館，所在多有，然烹調之法，各有特長。若泰豐樓之清燉燕菜，鍋燒鴨，燴爪尖，醒春居之粉蒸肉，糟熘魚片，致美樓之紅燒魚翅，四炸鯉魚，致美齋之燴鴨條，紅燒魚頭，及羅蔔絲餅，天和玉之軟炸雞，鍋貼，金錢雞，百景樓之軟炸鴨腰，燴肝腸，萬福居之高雞丁，桃李園之鍋燒鴨，羅漢齋之生扒魚翅，正陽樓之烤羊肉，東陞樓之醬汁活魚，小有天之炸胗肝，高麗蝦仁，賓宴春之辣子雞，浣花春之川筍湯，便宜坊之掛爐鴨，南味齋之糖醋黃魚，蝦子蹄筋，頤鄉齋之紅燒魚唇，燴海參，通商飯莊之蝦子筍，杏花春之熘鮮片，東興樓之清蒸小雞，同福館之紅燜豕蹄，四喜丸子，皆膾炙人口者也。而山陰人所設杏花春、頤鄉齋之紹興花雕，味擬上林，口碑尤勝。年來頗有仿傚西夷，設置番菜館者，除北京、東方諸飯店外，尚有撷英、美益等菜館，及西車站之餐室，其菜品烹製雖異，亦自可口，而所造點餓物，如布丁、涼凍、奶茶等品，偶一食之，芬留齒頰，頗覺耐人尋味。（京華春夢錄）

北平昔爲皇都，豪華素著，一飲一食，莫不精細考究。市賈逢迎，不惜盡力研求，遂使舊京飲食，得成經譜。故挾烹調技者，能甲於各地也。平市著名食物，如月盛齋之醬羊肉，六必居之醬菜，王致和之臭豆腐，信遠齋之酸梅湯，恩德

元之包子，穆家寨之炒疙瘩，灶溫之爛肉麵，安兒胡同之烤牛肉，門框胡同之醬牛肉，滋蘭齋之玫瑰餅，同和居之大豆腐，二妙堂之合碗酪，新豐樓之芝蔴元宵，都一處之炸三角，正陽樓之螃蟹，東來順之涮羊肉，西來順之炸羊尾，蘭華齋之蜜糕，金家樓之湯爆肚，便宜坊之烤鴨，致美齋之蘿蔔絲餅，福興居之鍋貼，蝦米居之兔兒脯，聚仙居之灌腸，沙鍋居之白肉，冬日之菊花鍋，夏日之冰盌，均極膾炙人口，噴騰一時。（舊都文物略）

京師學究，大書其門曰：『秋爽擇日來學』（說臘）

五月二十二，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三魚堂日記）

京師蒙館外，有招榜，大書一『學』字，旁書『秋爽來學』四小字，來學必以秋爽，不知何義？（燕京雜記）

都門竹枝詞：『盤費全無怎去家？窮愁潦倒住京華，逢人便說留心館，房飯錢多不肯賒。』（見教館門）

又：『一月三金笑口開，擇期啓館託人催，關書聘禮何曾記？自僱騾車搬進來。』（同上）

又：『偶爾賓東不合宜，頓思逐客事離奇，一天不送先生飯，始解東君館已辭。』（同上）

道光都門雜詠教館云：『漫將教館作生涯，溺愛人多又喜誇，若欲處長徒呫囁，先求合式女東家。』（道光都門紀略）

燕都雜詠：『訓課童蒙早，春風義塾開，夕陽催散學，總角抱書回。』註云：『城內外設義學，訓課童蒙。』（見都城瑣記）

都門雜詠教館云：『蒙館舌耕不自由，讀書人到下場頭，每逢年節先生苦，親去沿門要束修。』（同治都門紀略）

北平俗曲先生嘆云：『只落得半途而廢將京上，廟宇中設帳教書度晚年，逆一個「經文書館」都貼不起，也不過是「訓蒙任附」一張報子高懸，就有那方近兒童將書念，束修少每月無非四五百錢，念的是三字經兒百家姓，若要是教到論語我就難。每到那朔風凍慄三冬景，吩咐那徒弟都攢煤炭錢，夏日炎炎晝永日，搭天棚也是公中大

衆攢，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樂，除剩錢外帶還吃肚內圓。終日裏教書寫倣把兒童訓，操心費力外帶難纏，遙念中秋節又至，學生們家中都要送節錢，得些個新鮮果品燒黃酒，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個團圓，沉醉書窗須盡興，與那管那日教書那些急與難，這如今俗名叫做「教書匠」，反惹他人作笑談。』（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奴僕

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臊韃子小口，以多爲勝，競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京師偶記）

都門新竹枝詞：『奴僕由來半傴工，京師佬大已風成，跟班弱齒尤難得，不惜傾貲覓短童。』（見風俗門）

司閽

僕役有司閽者謂之『門上，』其價倍於常僕，其惡亦倍於常僕。過有徒行客，薄其窮酸，竟不傳刺。又或客稱有事欲面語，彼懶於伺候主人，在家亦說外出。至修門生屬吏之禮者，必先饜其所欲，然後始通始得見。

凡有興作及貨物等類，多由司閽之手。司閽先定賄於市人，使昂其價値，然後引之進門，倘主人斥去，令改招別處，雖易數家，其價遞倍，主人無奈，卒依初價。（以上燕京雜記）

都門雜詠門政云：『小小威權也自由，客來投刺被淹留，勸君休要施矜詡，還有尊人在上頭。』（道光都門紀略）

打鼓

有荷兩筐擊小鼓以收物者，謂之『打鼓，』交錯於道，鼓聲不絕，貴家奴婢，每盜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賣，路旁識者，至以賤價値得宋元字畫，秦漢器皿。（燕京雜記）

都門新竹枝詞：『爲貪小利苦奔馳，打鼓營生賤可知，不道營生同闊老，也從小市覓便宜。』

一歲貨聲『打鼓挑兒』註云：『擔二筐，前晾，後以布裰，收買一切衣物，有碍眼物藏入後筐，黑早上南北曉市便賣，行攤隨口大小迸鼓，擊之，人謂其「賣死人，買死人。」』（見商販條）

京師細民，有以打鼓收買敝物爲業者，持小鼓如盞，擊之，負箱籠巡行街巷中，無論破敗殘缺之物，苟有所用，即以賤値買之，而轉售諸肆，可得微息。然都中夙多巨室，所藏珍物，每爲奴婢所竊，更有世家中落者，不知愛惜，急於易

錢，爲售古器，塊金碟珠，時或出售打鼓者，往往以薄値而得至寶，故京師語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餓，日撿貨。」蓋相傳操是業者，歲必有一暴富者也。（清稗類鈔）

收買什物的，（俗呼打鼓的，）專收買各巷貧戶之什物，或換取燈（火柴）者，打小鼓，其形圓，直徑不足二寸，以小軟竹棍打之，其聲「ㄅㄤㄦ，ㄅㄤㄦ，ㄅㄤㄦ。」（民社北平指南）

北平的一切的確有許多的地方與別處不同。這大概是因爲北平是從前的京城，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一切都要特別一點。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富麗輝煌的故宮，在別處是沒有，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這種名稱的由來，大約是因爲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手裏拿着一面小鼓。這面小鼓只比洋錢大一點。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嘓嘓的敲起鼓來。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打硬鼓的；一種是打軟鼓的。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他們的眼光很銳敏，口齒也很伶利。無論是那一路的貨色，那一種的東西，他們都分別得很清，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他們靠了一張靈敏的嘴，可以佔很多的便宜；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說得一錢不値，放在那兒白佔地方，有害無益。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就成了「無價之寶。」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金銀翡翠等的首飾，紅木紫檀的家具，以及破的書，爛的畫，他們都很歡迎的。在表面上，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穿得比較乾淨，手臂底下挾着一個小青布包兒。頂窮的人家，他們是不去的。因爲在那種地方，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無論是破鞋子，破瓶子，或是破洋鐵盒子，他們都要的。他們的本錢極微小，穿得也很窮苦。他們肩上挑着一個小担子，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因爲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

去。一則怕本錢小，買不起什麼東西；二則怕自己不識貨，上了當，反叫人家笑話；三則因爲大戶人家的豪奴尨僕們的架子太大，要底子錢的本事又利害，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人家買一點破東西。（打小鼓的）

醫生

京師醫生，不言謝金，不言藥資，惟說車馬錢耳。醫生車馬錢各有定價，視其醫之行否以爲豐嗇，價一定，雖咫尺之路不爲減，十里之遙不爲增。其有盛名者，家累巨萬，雖太醫院不及也。（燕京雜記）

光緒都門紀略行醫詩：「滿牆貼報博聲名，世代專門寫得清，慫恿親朋送匾額，封條也掛御醫生。」（見時尙門）

現在的醫家，只要念過一部湯頭歌兒，半本兒藥性賦，就稱國手（如八珍四物參蘇飲白虎柴胡建中湯之類）。不過是腰疼加杜仲，腿疼加牛膝，頭疼用白芷，痰盛瓜蔞皮。假如這個病人渾身作燒，骨節酸痛，舌苔又黃，眼睛發努，拿筆就開羌活、葛根、牛蒡子。要是肺腑枯瘦，乾嗽無痰，盜汗自汗，胃口不開，一定是靑蒿、鱉甲、地骨皮。婦人調經養榮，小兒清熱化痰，眞正的拿手，就叫朦事大吉。不信一個病人請十位先生，脈案准是十樣兒，往往眞能大差離格兒，所以能夠朦人者，就在不能得病就死，即便死活各半，十個人之中還有五個掛匾的哪。所以而今的醫家，眞不可勝計啦，大小胡同兒無處沒有掛牌行醫的。（燕市積弊）

時尙新詠行醫詩：「報告撒單播聲名，世代專門寫得淸，慫恿親朋送匾額，脈牌也掛考取生。」

潑水卒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潑水卒云：「城內天街淨如拭，老兵潑水有常職。軟塵不飛帶餘潤，風伯揚之無氣力。汛掃反道見禮經，負土抱罋衆守更，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遊分以星。街心除掃如銳平，驅馳但許官車行。微風細雨眞堪樂，坐對軍持怕久晴。」

估衣

又唱估衣云：「古廟官街各成市，估客衣裳不在笥，包囊綑載重如山，列帳當衢衣滿地。數人高立聲噓呵，唱衣價値如唱歌，相誇奇服極意態，千衣百裳身上過。手足將疲脣舌燥，欲買還看衣帶票，短長寬窄稱其身，絺綌文章從所好。衣新衣舊閱人多，人往人來取衣較，形骸土木原可憐，牛馬襟裾或相笑。我聞東南罹荒絲貴人又飢，機杼倚壁

織女啼，眼前道殣盡裸葬，令我對此愁眉低。」（以上忠雅堂詩集）

都門好，店是估衣忙，棚下雪䌷銀鼠袖，街頭風颭紫貂裳，富貴帝王鄉。（望江南詞）

都門雜詠估衣攤云：「紺衫袍褂列成行，布幌高支下月涼，急事臨身多繞路，怕聽爭鬧買衣裳。」（同治都門紀略）

估衣鋪每天打開包，總得把所有的估衣，吆喝一過兒，聽啵，甚麼「買了吧，瞧瞧吧，買這個，五吊八。」趕到末從吆喝價錢的時候，他必得翻過底襟瞧碼兒，假如上面號著是十吊，還得打過算盤來，才能吆喝的出來，為甚麼瞧著碼兒這樣費勁呢？皆因他們都講對折下幾的，現今譬如明明寫的是十吊，這家要是對折下五的規矩，那就是四吊五，也有對折往上加的，並且他們本行人的暗坎的，都叫作「筆」，甚麼「老渾筆」咧，「柳字筆」咧，「桃字筆」「番字筆」咧，直頂到「杓子筆」，算完，就是由一至十的數兒，還是這行生意天下通行，可是本京人照顧他的很少，淨等那四鄉八鎮老鄉親來了，硬往裏拉，別聽他說言不二價，滿錢包錢，其實淨宛鄉下腦瓜子。（燕市積弊）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堆子兵云：「街心巷口屋一椽，鎗梃插架弓矢懸，地分營哨棊局布，法本亭候背指連，老兵佩刀兀然坐，坐倦頹然枕刀臥，反裘執鞭亦壯哉，色動九門提督來，朝來愁雨復愁雪，鏟削塗泥入雙轍，晚來戴露還戴霜，敝裘風透寒莫當，煤車過處兵相笑，稅之一撮非為暴，市人爭鬨兵解之，彈壓行路守伏尸，轉更聚賊發高唱，擊柝吹螺遙守望，千門萬戶熟睡肢體舒，獨有堆子之兵如鰥魚。」（忠雅堂詩集）

京都竹枝詞詠步甲云：「由來步甲絕堪哀，長夜無眠仗酒盃，雪大風寒翻戲笑，明早準備上瀛台。（揚雪有賞故云）」（見兵丁門）

京師街巷，皆有堆舖，若干堆總以官廳，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盜賊，及人家細故之或，須聞之官者，皆可一呼即應。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始而捕盜，繼而諱盜，終且取資於盜，或代盜償其直。街間小竊，俗號「小揚」者，儻被其竊，

荀鳴之官廳，三日之內，無不返者，返則重賞酬之，使非與之因緣，何能如是？（天咫偶聞）

縫窮婦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縫窮婦云：「獨客衣單襟露肘，雪中凍裂縫裳手，旛風吹面身坐地，兒女爭開嗁笑口，夫難養婦力自任，生涯十指憑一鍼，狂且或効桑濮想，蕩子戲擲秋胡金，君不見紅粉雲鬟住深院，雙手不親鍼與綫，笑他女兒性癖習女紅，窮人命薄當縫窮。」（忠雅堂詩集）

京都竹枝詞：「縫窮少婦最輕狂，也學靑樓墮馬妝；仿晚歸來皆中酒，爲誰補綴舊衣裳？」（見市井門）

搖鈴卒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搖鈴卒云：「衆卒守夜如鰥魚，一卒擊柝巡街衢，破帽籠頭冰滿鬚，敝裘反穿折腰軀，臂後挂鈴牛鐸如，一步一搖還一趨，以柝按節聲疾徐，二鼓將盡三鼓初，人家開門笑盧胡，半夜嚴颸透肌骨，忍寒出看搖鈴卒，一回跳過與一錢，柝聲鈴聲共狂顛，兒童笑倒龍鐙邊，可憐昏夜營求之態亦辛苦，不如白晝人前八風舞。」（忠雅堂詩集）

朝市叢載更棚呼喚詩：「定更擊柝響迍迍，東應西呼似磨旋，傳說老爺將此到，兵棚守望便相聯。」（見風俗門）

毯業

昌平之南沙河城內，康熙年間設立氈作局，製造上用及官用氈片，其匠役均在沙河居住，世習爲業。（日下舊聞考）

地毯以棉綫、羊毛、顏料三項爲原料，其作法：一，製放圖樣，先製精細圖案，再按物之尺幅放大。二，配染顏色，使其合法。三，整理原料，去羊毛穢物脂肪，並加以梳櫛撕彈。至織造係用木機，其次序：一曰「掛經，」以棉綫爲經綫，圍繞於機之上下兩橫木，謂之掛經。二曰「畫經，」按照放大之圖樣，畫於經綫上。三曰「打底，」在經綫下而將緯綫與經綫繫緊，用鐵扒加重其力，令其底堅固。四曰「拴頭，」用毛綫一條，在毯末塞於前後兩經綫之間，用拴頭之法，由左而右，打成一結，第一排緯綫上各結打成，再拉第二排緯綫而塞入之。五曰「綫結，」用各色毛綫按照花樣在經綫上如法打結，隨手以刀截斷。六曰「過緯，」每次綫結一層完畢，將拉交向前一拉，經綫互分爲兩層，以緯綫過之，

謂之過緯。七日「平活，」栽絎結成，用剪剪平。八日「下活，」毯織成後，由機取下。九日「剪花，」花樣中各部分均須使之呈露，其旁之枝節，盡行除之。十日「掃邊，」各栽法完成，邊有不齊，卽行掃齊。地毯作業現有二百五十餘家，以開源、仁立、燕京三廠，規模較大。（藝都文物略）

造紙

白紙坊居民，今尚以造紙爲業，此坊所有名也。（日下舊聞考）

白紙坊，廣寧門內，元於此設稅使，今居民猶以造紙爲業。（京師地名對）

畜金魚

魚藻池俗稱金魚池，其民仍畜金魚爲業焉。（日下舊聞考）

魚藻池在今崇文門東，卽俗呼金魚池，居人界池爲塘，歲種金魚以獲利，內庭池沼臨幸，則取給焉。（水曹清暇錄）

京師金魚池，相傳土人以市金魚爲業，魚種不一，只可畜以爲玩，生擣服解生鴉片毒。（光緒順天府志）

賣菊

市賣盆菊，多用艾根所接，頗有細種，以及異樣幾種之花，然不能許，良可惜也。（水曹清暇錄）

趕車

京都竹枝詞：「堪笑驢車慣遠程，順天府（在鼓樓東路北）去當離京；問伊何事加餐飯？畜小全憑人力行。」（見市井門）

商賈

又商賈云：「赫赫聲名各各行，高車駟馬也經商，休忘客貨難消售，四季標期（客貨按季歸銀日期標）恐斷腸。」

老媽

京都竹枝詞：「脚下鮮明布襪藍，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見婦女門）

都門新竹枝詞：「老媽絕妙屬三河，解醞花香又若何？但得驢車兩相易，大爺安用淚痕多？」（見風俗門）

女僕曰：「老媽，」京都有所謂「上炕老媽」者，年率二十許，旅京久鰥者，以漸値雇用，（用約十餘金）訂立契約，日間操作，夜則侍寢，期滿卽歸，絕無依戀。京中竹枝詞云：「粉面油頭靑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卽詠此，此蓋同光以前之習慣也。（淸稗類鈔）

通草花

朙長老言，京師通草花甲天下，花市之花又甲京師。每天欲曙，赴者熙攘，博致肩頭，日間聆深巷賣花聲，淸揚而遠聞，胥是物也。余雖習聞久，以其爲兒女之所用，不足觀。市旬而集，例以四日。（嘯齋窯外集）

燕都雜詠：「奼紫嫣紅映，花枝爱像生，鬢邊嬌欲語，活色費難成。」註云：「花兒市街，在東城，像生花用通草染作，精巧絕倫，海內所無，亦有剪絨片爲之者。」（見都城瑣記）

都門雜語花兒市詩云：「紙花裁剪草名通，着手生春儌化工。莫怪佳人偏爱此，由來色界總成空。」

光緒都門紀略「花兒市以通草爲婦人頭上之花，買賣皆集於此，故名。詩云：「梅白桃紅借草濡，四時插鬢豔城娛，人工只欠迴香手，除却京師到處無。」」（見市廛門）

一歲貨聲「賣綾絹花嘞。」註云：「舊用二尺許如摺扇面樣之紙匣，中貫扁杖，肩扛，又有挑兩落綠紙方匣者，有背一落方匣者，各種綾絹、燈草、紙臘、細花帶、銅鐵針，又有蝴蝶絨球，大小各式。光緒十年後，與出隨時折枝，照眞花做，色色逼眞。」（見歲月錄）

花市，崇文門外，逢四有集，一切綾、絹、通草、蠟瓣紙花出此，亦發外莊。染花衖用中國顏色，紅藍水色，甚不易製，紅則紅花店製膏汁零售，其招牌云「水作花紅」，藍則靛之二藍，一廟中製而零售。做花活人家用時以盞往售，至今呼爲「藍湯老爺廟」。今用洋色，恐失傳，故誌之。（春明采風志）

造花之原料，大別爲二：曰絹類，曰紙類。絹類中有綾、絹、緞、綢、絨之分，紙類中有羊毛、太粉、連、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繩者，分功作業，有作葉子與作花頭之分，又有作花與攢花之別。作花者，指作葉與作花頭而言；攢花者，指各舖零星買來花葉花頭，攢合成品而言。又分粗細二派，作細花者意匠經營。崇外花市一帶，自東便門內起，住戶多以造花爲業。最近統計，各街市花莊及住家營花業者，約在一千家以上。（舊都文物略）

成衣

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燕閒叢話）

車夫

車夫帽戴長纓，足登快鞋，身束短襖，御輪如飛，有「風擺荷葉」「一炷香」之名，並有用「雙飛燕」者，陋習，挺身直走，不准回頭。

轎夫

走堂

置房為業

轎夫：轎夫俱係年輕力壯，腿健如飛，上身不動，穩而且快，隨習，一遇前後來轎，與人爭擁擠處，更要加緊直走，上轎時尤勇，以人馬趕不上者為能。

走堂：市廛茶館酒肆，俗尙年輕，向客旁立，報菜名至十數種之多，字眼清楚，不亂話，不粘牙，後堂一聽，能令四座皆驚。（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吹氣如蘭齒帶香，年交十四入茶坊，招來主顧如蜂蝶，獲利時行小跑堂。」（見風俗門）

番菜館裏豎在桌上的幾份菜目單，雖極精雅；南菜館的掛在壁上菜目價表，雖用玻璃鏡框裝橫得像名人字畫一般，但在老飯館皆無所用之。因為菜的名目，樣數，都記在走堂的腦中，都掛在走堂的口中。客人入座，走堂的則板其身，垂其手，和其顏，悅其色，揚其聲曰「請老爺們想菜。」於是客人依序而想出所欲之菜名，（大抵以座之首二三四為序，走堂的能按其序而叩之。）彼乃一一應之。例如首座要醬汁中段，彼亦隨應一聲「醬汁中段」，次座要鍋塌豆腐，彼亦應之曰「鍋塌豆腐」，其聲凝重而堅切，全席所要之菜名，卽隨此聲而一一印入走堂之腦中。彼退出後，自能一一傳宜，依次而進，不紊亦不串焉。（舊都百話）

道光都門雜詠寓官云：「解組歸來買宅忙，親朋欣慶碧華堂，看池營造看他寶，多少官居積宦囊。」註云：「京師寓官，以置房為業甚多。」（道光都門紀略）

有閑錢的人，在都會地方置房產營利，自然是便宜事。地價房價，逐年增高，愈置得早，愈得法。前清時代，幾百兩的小房，到民國十年左右，能值幾千塊。房租不但貴，而且年年要貴。大約自民國初年起，房東的預算，不是一年得租價二百元，十年得二千元，乃是第一二兩年得四百元，三四兩年得五百元，五六兩年得六百元，七八兩年得七百元，九十兩年得八百元。這樣十年便可得三千元。但房客亦有一種習慣上的保障，卽除非房客欠租，或房東典賣，不能無故下逐客令。斯時房東之刁惡者，必設種種方法，迫房客搬家，舊房客搬家之後，後租者照例要比舊租大昂而特

昂。且在彼時，決不愁無人出重價；故房客租住稍久，雖月月按時付錢，房東的面孔還是愈來愈難看，好像白住他的一般。因爲他們的預算是「累進」的，不加租，或加租不如其預期之數，就是妨害他的權利。所以民國十五年以前，可以說是北京有房產者的黃金時代。（舊都百話）

被局

近來京城內外，多有開設被局以謀生理者，其局非若市肆鋪戶，立有牌匾字號，不特在街市開設，即幽僻小巷，住戶廟宇，皆可隨便私自設立，以賃被爲名，巧於盤剝，遇有貧乏之民，無處告貸，覓得保人，即可向該局賃被數床，當錢使用，將當票交還該局收存，每日給賃被錢文，又給質當利息，日積月累，遞相加增，何止倍蓰？間有告發到官，按其賃被取價，與贖當給利，皆有應得，無罪可科，盤剝之巧，莫此爲甚。（金吾事例）

賣餑餑

余煶賣餑餑詩：「賣餑餑，擕柳筐，老翁履敝衣無裳；風酸雪虐凍難耐，窮巷蹋立如罷傴！賣餑餑，深夜喚，二更人家燈火爍，三更四更睡味濃，夢裏黃粱熟又半，數文交易利幾何？家有妻母弟與哥。一夜街頭賣不得，歸去充飢還自吃。張燈忽見朱門開，一聲高喚老翁來；中堂杯盤饌狠藉，主人門前正送客。」（京師新樂府）

賣圖

新聞編爲唱本，售於街市，本上有人物像，名「賣圖」。（舊都雜詠註）

一歲貨聲：「耍個和尙的圖兒，一箇大錢兩張。」註云：「早年有新聞則編曲賣圖，今有報，無需矣。」（見不時條）

鏤工

都門好，鏤鑿巧思成，刺繡荷包雲爛熳，穿珠葵扇雪玲瓏，妙手奪天工。（望江南詞）

盔頭作

盔頭作：凡爐、瓶、盆景、棹面擺設，及戲房切模，各樣希奇玩物，皆以紙爲之，其手藝精妙，可蓋天下。

冥衣舖

冥衣舖：凡喪事所用之車、船、轎、馬、冠袍、帶履、又樓庫、童人等物，無不精妙，與眞的無二，非他處可比。

演禽

都門雜詠演禽云，「百鳥占來勝六壬，決疑問難値多金，而今睡蟯人爭道，名目相傳是演禽。」

相面

又相法云：「與君對面語平和，先問年庚是幾何？談相全憑青白眼，評量眞善閱人多。」（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全憑口齒作經營，摸骨多時妄品評，下辮立成螃蟹體，非僧非道徧都城。」（見市井門）

卜卦　按摩　小押　小營生　典當

世上有種相面調坎兒說叫『戧盤兒』以北京而論，凡是山場廟際兒以及天橋兒無處不有，只用一支破筆，一個大的手紙片兒淨等哈喇孫（切人兒）只要你從他跟前一過，他就得把你點住（就是叫住）衝著你說：『尊公！臉上氣色雖旺，心中動止不安。』您想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一聽這兩句話，覺着很是靠邊兒，焉有個不動心，只要你把腳略微一停，他伸手就把你揪住，聽破甚麼五官咧，三才咧，五嶽咧，四瀆咧，若這們一說，說是：『欲知流年氣運行，男左女右各分清，天輪一二初年運，三四周流至天城。』大哥！您貴甲子呀？假如你說二十八，他趕緊就說：『噯呀！二十六走丘陵，二十七走墳塚，二十八歲正走印堂，相書說得好哇，「八歲十八二十八，上至山根下至髮，有無生氣兩頭兒消，三十印堂休帶煞」』要按您這天中、天廷、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壽上、准頭、人中、水星、承漿、地格，全都不錯，惟您的這額無主骨，眼無神，鼻無樑柱，嘴無唇，應該幹東東不着，幹西西不順，幸而您一生嘴直心快，不奸不壞，吃得虧，讓得人，別看現在受點兒磕碰兒，將來老運一定亨通。』您想既被他點住，不是求財，就是找事，不是看月令，就是斷終身（失物、尋人、問病的從不相面，）不論你說那樣兒，他跟你陪那套，反正求財謀事說日子，月令終身說後來，把你拍個勢不有餘的，還得餽杵（送錢，）想想這穿錢花的寃不寃哪？（燕市積弊）

都門新竹枝詞『輕搖卦盒與頭顱，茶潤喉嚨沏一壺，更有烟筒香吸盡，漫談河洛是狂奴。』（見風俗門）

又：『按摩治病假仙姑，嬌豔頗疑塞上酥，別有眞傳通脈理，教人暢快軟如蘇。』（見閨閣門）

又：『重開小押費頻年，析救飢寒亦可憐，忍氣呑聲憑變價，到頭終勝幾何錢？』

又：『世家強半久虛空，借貸無門到處同，小押錢來方糴米，早餐餓到夕陽紅。』

又：『飢寒交迫苦難名，況乃錢糧放四成，欲效首陽殊未得，旗人都作小營生。』

又：『西商妙算果通神，典當重開用現銀，就便親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饒人。』（以上見市井門）

典當一業，與平民有密切關係，最近之北平，據調查共有當舖四五百家之多，其內幕異常複雜，茲爲使一般社

會明瞭起見，特將各種情形探誌如後：

據「老北京」談，最先開典當者，原始於某囚徒，所以至今當鋪之櫃檯與門欄，仿彿監獄形式。緣在某朝，有罪犯王某，經刑部科得永遠監禁罪名，在囹圄中熬得散拿散放，可以管轄許多犯人，王遂在監獄中勒索銀錢，買賣食品百物，復令衆犯賭博，輸錢者以物向之抵款，日久王積蓄頗多，遇赦出獄後，即開「小押當」門前大書「指物借錢，無論何物均可抵押，物值十而押五，坐扣利息，幾個月為期，限滿不贖，即變賣折本。」最後生意發達，遂逐漸擴大，乃成為一種營業，此說不知確否。其他小押當收進當貨，有轉送其他當鋪間接押款者，更名為「轉當局。」現在此種營業雖然取消，四鄉各鎮，却依然不少。前清光緒年間，舊都當鋪不過二十家左右，因須有官發「當帖，」每年提交當稅若干，故此項營業，又類似半官營業。鋪中夥計，均是神氣十足，不若其他各業夥友之滿而和氣也。當時並有藉仗官勢，欺壓平民者，以致時常與一般平民結下仇怨，每遇事變發生，即有多數流氓，集夥大搶當鋪。在「鋸碗釘」一劇中，即有此項故事之描寫，當時情形，可見一斑也。當票式樣，係用中國皮紙，上印藍色模糊字跡，其填發此項當票時，所寫之字，亦係一種專門草字，局外人頗難認識。據個中人談，凡初入舖之學徒，必首先練習此種怪字。又故意降低原物之成色，如新衣必寫「油舊破孔，」或「油舊破補，」皮服必為「光板無毛，」「缺襟短袖，」呢絨衣服，必為「呢布大襖。」無論金銀手表，必寫「銅馬表，」玉器必寫「假石，」硬木梨檀，必寫「柴木。」且其所寫之字，皆僅寫一半，如衫為「彡，」襖為「夭，」棉為「帛，」皮袍為「毛夭，」凡此種種伎倆，皆含有神祕性質在焉。該業內部組織，與他種營業迥不相同，其經理人不稱舖長，而稱「當家的，」與廟宇中之和尚同一稱呼。在當家的以下者，稱為「頭櫃，」「二櫃，」又有稱為「包袱楷」者，更有稱「管庫」者，其主腦人則稱為「朝奉。」北平當舖內收當規則，至今仍用銀本位，所為拐零抹底，原物能當一元者，僅寫五錢、六錢、以至六錢五，其能寫八錢者，亦不寫元。又如當時每銀一兩合銅元五百枚，贖時則須合五百二十枚，押當者因亟於用款，不暇較量，只可聽其任意折合。更

有一種不講理者合銅元時合入爲九八，回贖時則收滿錢，每月利息三分，朝當夕贖，亦須扣息一月，至月過五日，則加利一月，二十四個月爲滿，至時不能贖出，卽被當舖變賣，其有包袱者，包袱卽爲舖夥所有。且當舖中多數用徽話，如數字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彼等卽呼爲「搖、按、瘦、掃、尾、料、敲、奔、角、杓」如一吊錢，則稱「搖的奔」又如人稱「饒」姑娘稱「官妞兒」老太太稱「勒特特」東西稱「端修」甚麼東西爲「楊木端修」如有某老婦當物，經甲夥看過，言定寫洋一元，老婦要求多寫，如此交易不成而去，苟該婦換另一人再持物往當，此時原物上已被甲作有暗記，甲當卽以徽語告乙，「照個勒特的端修搖款齋」乙卽了然爲何事，於是只寫六錢，最多仍是一元，決難再加分文。典當營業以秋冬兩季爲最佳，其行中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說。蓋股東皆於春季入本，至秋冬兩季卽可得利，蓋春夏當皮棉，當本勢在必多，秋冬單袷，其本必少，故北平俗諺有「皮頂棉，倒找錢，棉頂夾，倒找啞，夾頂單，倒拐灣，單頂棉須加錢，棉頂皮，乾着急」此乃當舖中常年之法訣。（大公報）

畜蜂

蠭今作蜂，成蜜者爲蜜蜂，有家畜以釀蜜者。（光緒順天府志）

賣菜

朝市叢載推車賣菜詩：「菜蔬不用擔來挑，兩手推車去路遙，茄子黃瓜雲扁豆，韭芽乾細似燋焦。」（見食品門）

賣書

又鉛板書詩：「鉛板經綸徧皇都，書林處處憶歸途，時光遷變無生意，擺向小窩哄寒儒。」（見市廛門）

一歲貨聲：「唱本兒看書啊」註云：「背負書箱賣一切石印、鉛印、小說、唱本、戲本、黃曆。」（見通年條）

賣口琴

又：「口琴來，賣口琴來，」註云：「明賣口琴，暗賣骰子、紙牌、骨牌各種賭具。」（見元旦條）

賣布

又：「湯布、冷布，」註云：「搖長把小鼓賣零尺。」（見五月條）

賣扇

又：「賣蒲扇，賣毛扇，」註云：「挑擔大小羽扇多鵝雁翎。」（同上）

賣盆

一歲貨聲註云：「有人賣盆，則學一陣老鵲打架，先叫早，後爭窩，末像羣鴉對談，嬉笑怒罵中有解和意，無不笑者。」（見二月條）

賣檳榔　一歲貨聲「賣檳榔」註云：「挎大元寶筐，搖八楞撥鼓，各格各種檳榔糖類，帶夾剪。」

賣糕　又「大塊切糕」，註云：「在先背架，方如桌形，上擺糕，支住而已，故桌不穩者，謂之『切糕架子』，近多推車。」

（以上見通年條）

小爐匠　又「小爐匠」註云：「挑擔，前箱上夾銅鐵絲片，中匣藏各種傢具，旁挂弓鑽等物，後帶風箱、爐，上架懸小銅鉦，銅墜，行則自擊，俗以多用其鍋碗，蓋謂之鍋碗的。」（見工藝條）

鐵匠　又「鐵匠車」註云：「三四人推一蓆篷小車，載風箱、炸煤、打鐵、各具，街巷鄉村，到處以錘敲砧，有爛鐵者，命其打各種常用鐵器。」（同上）

染行　又「染哈綢緞來喲，染哈好綢子好緞子來喲。」註云：「挑顏色箱，染鍋，染後以長竹竿搭之即乾，興洋顏色，始有此行。」（同上）

賣畫　又「買咧，賣畫」註云：「賣楊柳青大小張畫，俗呼『衛抹子』，以葦箔夾之，肩負。」（見臘月條）

賣碗　又「換茶碗咧，飯碗哪」註云：「整挑各種瓶壺盤盞細磁，紅繩絆繫，以各種衣物相換，專向大宅，亦有半挑，代換大小綠磁盆者。」（見晌飯條）

賣兒童食物　又「捏江米人」註云：「負長架小箱，以各色麪，捏各人物蟲鳥。」（同上）

又「吹糖人挑擔鳴鑼，以熱糖捏吹各種玩藝，或用模。」（同上）

補鍋匠　又「收拾鍋拉傢伙，鋦漏鍋喲，」註云：「有鋦者江回鋪中，次日送還，亦有挑擔立鋦者，近又能鍋盆換底。」（見工藝條）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補漏鍋》詩：「檢取殘鐺破勺來，翁鎚爐橐早安排，諸公莫笑非良冶，總惜人間有棄材。」（北晨畫報）

磨刀

一歲貨聲「磨剪子，磨剪子，戧剃頭的刀子。」註云：「負板櫈，上置粗細磨石，早年代洗銅鏡，有揣一串鐵片行敲者，近多推車有吹喇叭者。」（見通年錄）

磨刀剪的以銅鐵片連成五頁，隨行隨振動，其聲「嘩啦嘩啦，」或有以號筒吹之者，其聲為「唔呱哈哈。」（民社北平指南）

修脚匠

一歲貨聲「修脚匠」註云：「雙小木梆，帶耙，夾一手指間，行擊之。」（見工藝錄）

修脚的以形似半析之小木板二個，二安木柄，一手持震之，其聲「ㄅㄢ儿ㄅㄢ儿。」（民社北平指南）

搖貨鼓

一歲貨聲「搖鐺鼓兒」註云：「背箱賣一切梳、篦、骨簪、刷、抿、頂針等物。（見通年錄）

賣梳妝品的，（俗呼搖鈴鼓的，）以撥鼓一具，上安小鑼，搖之，「ㄉㄤ兀琴」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賣綫

一歲貨聲「賣絨綫」註云：「或背方竹筐，上落數層紙斗竹蓋，以寬皮條背之，搖長把撥，或上帶小鉦，賣一切絨綫，或挑擔搖鉦，或推車上置二箱。」（見通年錄）

賣絨線的（俗呼搖鈴的）以一小銅鑼，照撥鼓之形式搖之，「ㄉㄤ儿ㄉㄤ儿」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木匠

一歲貨聲「收拾桌椅板凳，」註云：「在行者背荆筐，帶小傢具者會雕刻，其器統括二十八種，象二十八宿，其外行者背板匣。」（見工藝錄）

木匠（背負木工器具，沿街吆喝，張羅工作，俗名為收拾桌椅板凳的），吆喝聲，「板凳……。」間有吆喝「收拾桌椅板凳」者。（民社北平指南）

粘扇子

一歲貨聲「粘扇子」註云：「擔小匱，上懸小鈴數串，粘一切折紙扇。」（見五月錄）

黏扇面的，臂跨小箱，上以綫繩繫小鐵鈴數串，行時搖動，使之「嘩啷嘩啷」作響。（民社北平指南）

賣野藥

一歲貨聲：「食積、奶積、大肚痞積、腰疼、腿疼、偏腦頭疼。」註云：「搖鐵串鈴，或負藥箱，或背布囊，賣各種藥。」（見

[illegible]年餘）

劉景晨題衛都生活賣野藥詩：「百病能醫技已神，膏丹丸散總隨身，倘疑甚藥葫蘆裏，到處何妨說向人。」（北晨畫報）

賣野藥：賣野藥門戶兒雖然不一，性質卻是一樣，有傘著串鈴兒下街的，有扮成兵勇的樣兒出賣的，有印點子傳名單兒滿市井撒散的，有在各茅廁尿池黏貼報子的，有坐舖出攤兒帶賣鋼的，（就是連批帶講，）有傘把戲場圓年兒的，甚至有以刀刺腿，挑光子兒的，（就是賣那點兒血，）甚麼百步止嗽，甚麼吃了就好，以及春方兒打胎長陽種子，臆香看病，總名都叫老合（生意，）雖說哄人倆錢兒，實在與衛生有礙。（燕市積弊）

一歲貨聲「打糖鑼挑子，」註云：「敲小銅鑼，專賣各種小玩藝，糖瓜、糖餅、人參、鹿筋、蓮花、死棍、菱角、各糖，金錢不落地、小兒饋餳子、花棒、播發、婆婆車、骰機、安紙鼓、行則、鑿木、長幽、變八卦、七巧圖、吹筒、箭、萬花筒、陞官圖、鬧旗、紅魚、六地、骨牌、小彎弓、泥骰、寶盒、江米團、白石球、馬尾、蝦蟆、拾蟈籠、瓦鍋子、泥盒子、鴿子窩、琉璃泡、西湖景、琉璃小水煙袋、小風箏、沙燕、八卦門簾、鬼臉、大禿和尚、柳翠、布老虎、泥美人、小胖小子、泥馬、泥人、模子、假鬍子、霸王鞭、小鞭、匣炮、起花、地老鼠、滴滴金、黃煙炮、手擎花炮、打燈、菱角鞭。」

北平俗曲打糖鑼云：「打糖鑼兒的也開了市咧，也要弄錢，打着一面糖鑼兒，滿街上叫喚，賣的東西聽我念念，他倆說，「賣我的酸棗兒咧，炒豆兒咧，玉米花兒咧，小麻子兒咧，冰糖子兒咧，糖瓜兒咧，糖片兒咧，白糖棍兒，芝蔴棍兒，豆撑棍兒，紙箱子兒，紙櫃子兒，紙花籃兒，紙扇子兒，沙燕兒，風箏的紙風箏兒，亞腰葫蘆兒，花棒兒，木頭勺兒，木頭碗兒，鞭桿兒，乜鑼兒，小哨子兒，皮老虎皮猴兒，播啷鼓兒，皮耗子兒，泥人兒，泥馬兒，泥泥刻兒，泥盤兒，泥碗兒，泥球兒，大頭和尚鬬柳翠，老頭兒背着個小媳婦兒，鐃兒，毛鬼臉兒，鬪棋兒，琉璃喇叭哺噔兒，錫香爐，錫蠟臺，錫人兒，錫馬兒，錫廟兒，錫蠟桌子兒，錫蠟椅子兒，錫蠟板凳，錫蠟杌子兒，錫蠟房子兒，錫蠟龍子兒，刀鎗劍戟，胖小子兒，大肚子兒，高

帽子兒，黑影子兒，拿綠兒，拉着個玲瓏塔。」」（百本張鈔本）

剃頭匠

一歲貨聲「剃頭匠」註云：「挑擔，前小紅油圓籠，中藏炭爐，坐水鍋上置盆，旁豎桅杆刁斗，後挑紅櫃，可坐，中匣藏梳掠篦刀，手執鐵喚頭，行划之，惟入市則換小木梆。」（見工藝錄）

俗謂剃頭為「做活，」剃頭錢因名為「活錢，」如到鋪中剃頭，必須給活錢外，另給酒錢，方不至草草了事，緣活錢為鋪掌例得，酒錢歸剃頭匠自有，牟利之法，可謂一舉兩得。（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剃頭棚兒，當初本是官差，所以沒有准價錢，不定剃的多疼，還才倡出酒錢來（頭錢就是酒錢。）而今頭錢之外，又給山兒錢，向來沒有舖子，不過湊幾副挑兒，搭個布帳子，故名剃頭棚兒，（現在天橋一帶就是，）不然暗坎兒用「溜月汪齋中申興張愛居」呢。（燕市積弊）

剃頭的打喚頭，（以鐵為之形如巨鑷，）其聲「ㄘㄤㄦ，ㄘㄤㄦ。」（民社北平指南）

賣冰

京師暑伏以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曰「冰胡兒，」胡者，核也。（燕京歲時記）

手藝

京師有三種手藝，為外方所無：搭棚匠也，裱褙匠也，札彩匠也。（天咫偶聞）

箍桶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補箍桶的詩：「底脫團崩直此時，縱饒斧鑿巳難施，祇應宛轉成全後，秋燥春潮備莫遲。」

磨鏡

又磨鏡者詩：「看花霧裏恨模糊，磨拭青銅青欲無，明日曉粧開笑口，方知此老細工夫。」

鋸碗

又鋸碗者詩：「也知隨甑莫回頭，補湊鍼縫事可羞，核外有心誰領會？瓦全我正為人謀。」（以上北晨畫刊）

鋸碗的肩擔一挑，挑一端繫一小銅鑼，鑼之前後，各懸小鐵錘一，隨行隨搖動，其聲為「叮ㄉㄤㄦ，噹ㄉㄤㄦ，叮ㄉㄤㄦ。」（民社北平指南）

補鞋

劉景晨舊都生活補鞋匠詩：「刀錐砧楦利全收，足抵三分亮也謀，真個王侯如敝屣，賴渠成就是王侯。（俗語三個小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北晨畫刊）

釘鞋的用鐵錘敲鐵器，其聲「ㄉㄤㄦ，ㄉㄤㄦ。」（民社北平指南）

照像館

照像盛行，各館林立，門前高挂放大像鏡，或爲政界偉人，或爲花叢名伎，任人觀覽，以廣招徠。（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翎子舖

翎子這行買賣，向來是山西人所作，以北京而論，共四十餘家，其性質也算是一種生意（有暗碼兒）並且又算是手藝，專跟官迷打交對。先前有海軍的時候，買賣稍見起色，後來一開賑捐，二百銀子就戴一枝，這行買賣兒可就發財啦。

碓房

北京老米碓房，都是山東人所開，相沿已久，原不奉官，據理而斷，當初必是不准車騾裝載，每逢送米，總是用人扛，無論多闊的碓房，也不敢使騾馬，假如硬改改樣，這就許犯私。山東人賦性樸實，原不會奸巧滑壞，惟獨這行，偏有許多的毛病，內城叫作碓房，又稱爲山東百什戶（當初只准串不准賣故名碓房，）名爲賣米，其實把旗人收拾的可憐，只要一使他的錢，一輩子也逃不出他的手。

扛肩

北京有種賣力氣的人，看著實在近於把持，由來已久，直彷彿奉官，雖不算甚麼社會之害，究竟看著不近人情，往往見各糧食店，卸貨的時候，把車攔在門口，巡警直閧，他是一死兒不敢卸，必得滿街上嚷嚷，下肩呀下肩呀，就便喊不着，他自己也不敢卸，可也難說，你自己要卸下來，也得照樣兒給他們錢。還有南下窪子，東大市，兩處的桌椅舖，不論誰買桌椅，總得叫本地人扛（櫃上有成頭，）不信要由別處找個扛肩兒的（他也不敢去，）任你有多大勢力，也扛不了走（得用擔子挑着才行。）所以說他們不近人情者，就在這層。按這類事，既不奉官所差，又不是經紀牙帖，推其把持之理，實由於紅白口子，在兩縣有應差之說，賣力氣的，同是這類人兒，難免以勢仗事，相傳日久，簡直的成了把持行啦。

念喜

念喜差不多兒還都有門有戶兒哪，這類人，大半都是打大板兒蓮花落的居多，不論娶媳婦，聘姑娘，生日滿月，掛匾開市，豎柱上樑，他拿著時候兒，跟你來搗亂，你一嫌麻煩，自然就快快兒的給錢吧。不管甚麼喜事，老是那一套，

搖頭換尾，各安各輪，假如「一進門來喜氣洋」一定是「娘家賠送好嫁粧」；要是「一進門來喜氣沖」哪，必是「八抬大轎滿天星」。妙處就在煞尾幾句，別管甚麼事也歸到「（正念喜抬頭觀空中來了福祿壽三仙，增福仙，增壽仙，後跟劉海兒灑金錢，金錢灑在寶宅內，富貴榮華萬萬年）幫一個吧老財主。」

棺材舖

北京的槓廠，就是棺材舖，這種買賣兒利大無窮，櫃上買材料，單有手藝人去做，或京把兒，或直隸把兒，名叫了作兒的，吃櫃上的飯，作活可是料件子，以棺材大小，定他的工錢，不論多少工錢，可是外有拉線兒錢兩吊，所爲不給人糟蹋材料。他們的做法，可不一樣，京把兒管好看，直隸把兒管結實，材料向分兜子、枋子、柏木、花板、普通的棺材，叫作杉木十三元兒，（外省叫作桱木。）這種杉木買來的時候兒，每根一丈四，一截兩半兒，粗的叫根截兒，細的叫稍截兒，應當一口棺材，照例六根兒半（十三元兒嗎，）甚麼銀錠扣啦，不見釘子啦，全叫瞎說，如果要把弊病抖露出來，六天都說不淨。

馬車夫

北京俗呼御者爲「把式，」兩邊人叫他們車夫，要據我看，叫他們爲把持，倒是名副其實。魚有魚把持，鳥兒有鳥兒把持，頂難用的，就是車把持。這行人通通沒有一位好惹的，諺云：「跟誰不對，勸誰拴車走會。」雖是這麼說，只要一敷餘倆錢兒，先就得講究拴車，不知「一家拴車三家吃飯」（把持夥計店，）要不認頭咬苦子，除非你老去僱車。若論拴車的難處，六天也說不盡，不過擇其大概，略微的說說：要按玩車馬兒的派頭兒，向分三等，有耍車兒，坐車，買賣車，先拿耍車兒說吧，未從拴車，必然先得找把持嘍，（從這兒認命起，）凡一切打車，罩圍子，墊子褥子，甚麼夾板兒鞍子，套包搭腰啣帽兒，後鞦肚帶掛縄等等，先得叫他倒爬滯，（跟各舖子往回裏要錢，）然後再說買牲口，先由賤的買起，自然是不受使，你打算賣了再買，那算沒聽見，提有個頂高的法子，就是你跟人家換，每換一回，他剩一回錢，（由一百銀子的牲口能換到五百，）只要你錢折的夠數兒啦，就是個磨轉兒，都算是好快走兒，套著套著，再夾模你買駒子，你再認頭，這才算吃准了你，也不論行家力笨兒，花脖子，他們是相空（念控）一齊傘，立刻就三

個人拼，五個人溜，除去飯賬之外，那位都得帶倆錢兒。嚮如一百五買個騾駒子，淨拼拼就得四百五，不定多喒拼好，才請大爺閉眼吧，（坐車。）寬綽地方兒慢慢兒的走，（快了也不顯，）越是小胡同兒越要走車，（顯快勁著幹，）故意唏哩嘩啦，一路亂撞，（大爺賠的起，）這谿要平平安安兒的回了家，就念「彌陀佛。」從此大爺可就別想坐啦，不信要套車，把持是一定找不著啦，（歷騾子呢。）預先他還告訴明白你，不准堂客坐，一來牲口怕車橙子，二來又怕吓着小孩兒，淨等山場廟際兒去露臉，（不怎麼樣。）及至下道一看，連蹦帶跳，把持還覺著得意洋洋，（這倆錢兒就值，）若是平常坐車的找項，左不是釘掌，挑鐧換傢伙，給牲口嘴上抹點兒黃醬，（就算滿藥，）店裏的乾草，七斤算十斤，如果要坐的起就坐，坐不起可想著把他連轆兒遞（就是賣。）要讓他拉買賣，可不如白送給他，別聽說明三七，暗四六，那還是行家行兒的事，外行不過三錢兩吊的零交。他們繞人的法子，就在淨交車分兒，老不跟你提喂養，趕到多喒一算賬，刨去這個車，還得找給他錢。現在馬車與陽兒人力車又沿街塞道，眼看著這碗飯兒，就要吃不成啦，細細兒的打算打算吧，哦嘿！

瓦作

瓦作雖是個粗笨行當兒，可又算是極細的手藝，凡一切高樓大廈，亭台園林，無不是瓦木而成。近來各式洋樓，奇巧古怪，全都能造。這行人，專有一門猜鬪學，只要是猜的出來，就能夠做的了，不然前門樓子，蓋的復舊如初呢。以北京的瓦匠而論，細洋樓，實不如南邊的手藝，但是砌碎磚頭兒墻，可稱絕倫。早年大工兩吊四，小工一吊六，後來嚼過一頭，都齊行長錢啦。按這種手藝，只可做包工，萬別叫他作卯子，（自己的材料叫他做，）一做卯子活，專能欺負外行，假如砌一塔小牆兒，萬不能不用灰料，那怕三尺多高兒的牆，淨泡灰也得一天，早晨上工要茶，晌午出去吃飯，（三點鐘的工夫，）做不了多少，又得喝晌茶，（兩點鐘，）趕到吃喝一畢，再耽誤一會兒，韓麻子叉腰，這就要錢。

餑餑舖

餑餑舖的買賣，櫃上原沒手藝，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裝匣子，打打蒲包子，所有的貨物，都歸紅爐做，不管多闊的餑餑舖，離開紅爐就算不行，（沒的賣。）這種手藝，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二十來吊，後來齊了會子行（念杭，）

才挣個二兩來銀子，（還得說當案兒的。）所用的材料，離不開白油落麪，有做酥的，有不做酥的，如芙蓉糕薩其瑪等等，可不用小糖兒，都是自己炒料子，所以各樣糕點之外，直到南糖都歸這一行。

裱畫

裱糊兒的手藝，以琉璃廠爲最高，向分蘇裱行裱兩種，蘇裱結實，行裱含糊，價錢也不一樣。要應人是甚麼裱兒，就是甚麼裱兒，從沒欺過人，所以裱糊兒，都講究琉璃廠手藝好，跟廠甸頭條的貨一比較，可大大不同，頭條是取其賤，琉璃廠是取其好，所有托心子覆褙，都用綿連架連，一至捲桿兒的線子，天地桿兒，軸頭兒的包首，提絆兒，無一不實在，價錢雖貴，可比行裱強的多。

刻字

刻字的手藝，本來甚苦，年歲或老或小的人，全都吃不成，每刻一板，分兩道手，有伐刀挑刀的分別。伐刀管刮板，上樣，拉綫等事，把字的正面伐好，交給挑刀去挑，挑刀把反面兒挑得，外帶鋒空，（就是沒字的空格。）亂先每百宋字，才挣五百當十錢，頂好的手藝，才能了零碎兒，（如名戳票板花信箋之類，）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錢。早年有鄉會試的時候兒，指著應點硃卷，刻刻闈墨，甚麼窗課啊，詩詞文集，混個嚼穀，再不然刻點子善書，也可賺倆錢兒吃飯。

介紹所

京城裏有一種媒人，也算是一行生業。要按古人說，三姑六婆，就叫不是好人，但分有點規矩的人家兒，不叫他們進去，可是你要上個老媽子，離開他又不行。這路人兒，大半四鄉人寄居京城者居多，不是冠兒李，就是大脚王，再不然就是小窩兒，小趙兒等等名目，賃所房子，雜湊而居，遇有由鄉下乍上來的女僕，先得在他這兒掛號，量材器使，他能給找活，假如會做針線，就任針線事，要是雛巴虎兒，只好找個一人班的地方兒去打雜兒。在未上活以先，他可以墊火食，每天按多少錢，上了活一塊兒刨，外帶着上活的時候有上賬，下活的時候有下賬，平常日子打抽豐，（俗說秋風，）三節要節錢，要照這們一說，他直是拏人用錢的。（以上燕市積弊）

「傭工介紹所，」俗謂之「老媽作房，」各城介紹所，所在多有，尋找亦甚方便，住戶及各省新來之紳商，雇用男女僕役，多假手於「老媽作房，」以爲介紹，又謂之「媒人，」此項「媒人，」多爲婦女老嫗，一經委託，即介紹前

往，前三日謂之試手，彼此合意，先開工資，主人不到一月而辭僕役，工資例不找還；若僕役辭主，則當按日退還工資。媒人於頭月工資內支使小費四角，以後每遇大節，（午節中秋節年節，）則向主人索取酒錢，此爲固定之例。時風不古，此項「老媽作房」有時竟涉無賴，開燈供客，聚賭賣淫之類，時有所聞，前警察廳恐其傷風敗俗，舞弄是非，嚴行取締，着取三家連環保，方准掛牌，故其牌文有「警廳批准傭工介紹」等字樣，蓋防其藏汚納垢，或不知底蘊，妄自介紹，致損僱主而滋意外也。（民社北平指南）

供給太太小姐役使的女僕，在平津一帶稱爲「老媽，」上海則呼之爲「娘姨，」南京或稱「老太，」亦有稱爲「老婆」「用人」者。各地名稱雖異，但她們同是經濟壓迫下出賣勞力的僱傭者。所謂酒色財氣的故都，包含兩種生活極端不同的人羣，一方面是度着悠然自在生活的大學教授、文人學者、政客及一切高等華人；另一方面，則是挨着窮苦的人力車夫、老媽、及一切受着窮苦的人們。前者如尊之爲「有閑階級，」那末後者當然可算是「勞苦大衆。」這兩種生活不同的人羣，在兩極端相對的發展。因爲「有閑階級」欲使其充分的「有閑，」則必攫奪他人的勞力供其驅使；窮苦的人們迫於生活窘困，不得不爲人奴僕，所以平市老媽之多，實冠於其他各處。貧苦無知的婦女，多半以充當老媽爲婦女職業的大宗，北平老媽的來源有三種：第一是落魄了的旗人婦女，丈夫沒有相當職業，全家生活無着，不得不出來爲人傭工。第二是北平附近的農村婦女，因爲年來天災人禍，農村經濟破產，她們迫於飢餓，不得不出外謀生，這是「鄉下老媽。」此類老媽，又分常年及短期兩種，常年的老媽，有的家中田無一隴，房無一間，眞正赤貧者，她們須常年在外爲生活掙扎，或者有的被丈夫遺棄，婆家虐待的鄉村婦女，私自逃出來，常年不敢回去，也有在外傭工多年，安於城市好吃懶做的生活，或在外別有所戀，竟而流連忘返；至於短期老媽，每於秋收冬藏之後，田中所獲，不足溫飽，暫時來平謀生，到了耕種期，再回家種田。第三如陝西、河南、東北各災區難民，逃來故都，無以爲生，不得不踏進傭工的一途，是謂「外鄉老媽。」此類老媽爲數甚少，因爲當老媽的手

續也甚複雜，必具有妥實的舖保，傭工介紹所才能收留，難民人生地生，誰肯具保？總括這三種老媽，以「鄉下老媽」占最多數。在北平老媽的數目，頗難統計，因為她們失業的既沒有總組織，在業的又都散處在僱主家中。記者曾赴社會局調查女傭介紹所的數目，據云亦無確切統計，大約全市有千餘家之多，該局正在辦理登記，但來登記者殊屬寥寥，因為她們多不明白登記意義，恐怕藉此加捐。按北平女傭介紹所竟達千餘家，每家現至少住有十人，以此推算，可知現北平失業的老媽將近萬人，至於在業老媽，更是不計其數了。女傭介紹所者，俗稱「老媽店」其中黑幕重重，對於老媽，更是層層剝削，凡失業者，或願當老媽者，均須寄居店裏，等候職業，此種介紹所組織極簡單，任何人租兩間破屋，找三家連環舖保，經社會局批准之後，在門外掛上一個「傭工介紹所」的招牌，即可收留失業女傭，大做其剝削窮人的買賣。傭工介紹所大多介紹女僕，亦有介紹男僕者，但不許寄宿所內，老媽住在那裏，必須有舖保才肯收留，自己攜帶行李，每日付銅元六枚或八枚，作為房錢，水火可借用，吃飯自備。普通介紹一個女僕，老媽店主人須剝削女僕第一個月工資三分之一，此外並向僱主索取賞錢，每年按節與女僕分節賞，數目以女僕所得多少為標準。同時又向僱主索取節賞，此種勒索，直到女僕被解僱之後才罷。尤有甚者，失業的女僕，如欲急謀職業，必須賄賂店主，所以比較有點錢的老媽，方從張家下來，便能送到李家。那些窮苦無錢的人，在那裏住上一年半載，也會無人過問。此外還有更傷風敗俗的黑幕，如拐騙婦女，販賣人口，以及拉皮條等等。因門上掛着「傭工介紹所」的招牌，婦女出入，不會惹人注意。況衆人雜處，分子複雜，不免鬧出許多流弊。關於傭工介紹所的情形，差不多都是兩間破陋不堪的小屋，住上七八人或十餘人，據她們說，有時還住二三十人。有一個大坑，每人的被褥捲作一捲，墻上掛着每人的衣包，人多地狹，空氣惡劣，光線黑暗，生活其間，無異置身牢獄。記者藉僱女僕為名，入內觀看傭工介紹所的主人首先問：「您要什麼人？做飯呢？打雜呢？做針線呢？」然後引入屋裏去挑選，儼然是出售勞動力的市場，有的白髮婆婆，彎腰駝背，年過五旬的老嫗。有的服裝整潔，二十上下的少婦，有的面黃肌瘦，睡在坑上，有的愁眉不

屆在做針線。她們兒有僱主進去，都很駭異的站起來，準備受人檢閱。記者一一和她們談話，有的說家裏田地收穫不好，有的說人多地少養不了家，有的說丈夫死了出來謀生，總之：不外一個窮字。她們多半是平東平西的人，尤以三河通州爲最多，裝束多半梳着頭，藍布衫，鄉下老媽還是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扭扭捏捏，旗人則多天足。她們的工資，普通三元至四元，（先付工資後作工，未滿一月，如被僱主辭退，則工資不退還，如她們自辭僱主，則必退工資。）每屆年節賞錢，此外還講究有零錢，（即常打牌或親友酬酢等，）僱主小孩多的，及零錢少的，她們不願意去，但爲了生活的壓迫，也不得不在僱主家中委曲求全，聊以偷生了。（大公報）

北京管著收生婆呼爲姥姥，其實正名兒就是穩婆，門口兒掛着個小幌子，上寫「快馬輕車，某氏收洗，」一般無知的愚人，信如天神，細一問他，連達生編都沒念過，（不認字，）那種野蠻舉動，實在叫我難說，只好說說洗三這天吧：姥姥一進門兒，就要挑臍帶子，圍盆布，缸爐，小米兒，金銀錁子，（如沒有用黃白首飾，）甚麼花兒、朵兒、升兒、斗兒、鎖頭、秤錘、鏡子、刷牙子、刮舌子、青布尖兒、青茶葉、梳子、籠子、胭脂粉、茶盤子、葱、蒜、艾球兒、烘籠兒、香蠟、錢糧、娘娘馬兒、床公、床母、生熟雞蛋，棒錘等等，槐條蒲艾水，是早就熬得啦，餘外要涼水一碗，蘋菓兒若干，樣樣兒預備停妥，這再聽他造謠言，先把孩子抱起，請本家兒添盆，所爲給來的親友們，作個領袖，本家兒得子的高興，自然是多添錢啦，親友忍著肚子疼，也得隨喜，聽啵，你往盆裏擱甚麼，他有甚麼詞，你要添涼水，他說「長流水，聰明伶俐，早兒立子，（棗栗借音）連生貴子，枝元桂元，連伸三元，」等把親友的錢擠對乾啦，拿棒錘往盆裏一攪弄，一邊攪弄着一邊說：「一攪二攪連三攪，哥哥領著弟弟跑，七十兒、八十兒、歪毛、淘氣、希里呼嚕都來啦。」不管多冷天，把孩子打開苦這們一洗，孩子難受一哭，名爲響盆，（可憐，）必得「先洗頭，作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沒有那們些缺。）等把孩子弄個半死兒，還得炙腦門兒，又甚麼「三梳子，兩籠子，長大了，戴紅頂子。左描眉，右打鬢，討個媳婦就四襯。雞蛋滾臉，臉似雞蛋皮兒，柳紅似白兒的。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說話免丟醜。」把孩子

細好，用葱往身上三打，說「一打聰明，二打伶利。」然後把葱扔在房上，拿起秤鉈，說「秤鉈兒小，壓千觔。」用鎖頭三比，是頭緊，脚緊，手緊，（我都不信服，就信服手緊，不然，我這猴子為甚麼老沒錢花。）又把孩子托在茶盤兒裏，（不結實就掘弃死啦，）說：「左掖金，右掖銀，使不了，賞下人。」拿鏡子「照照定，白天拉屎黑下淨。」再把花朵兒擱在烘爐裏一篩，說：「枝子花兒茉莉花，桃杏玫瑰晚香玉，花瘢豆疹稀稀拉拉的。」全都生意完啦，把所有的東西，斂把斂把，兜在一塊，剩下這床公床母他沒用，把他一燒，說是「床公床母本姓李，（多喒哪）孩子大人交與你，多送兒，少送女。」這才討賞要錢。中國人最愛說瞎話，大概就許是從小洗三之過。此種野蠻現像，怎麼人人會深信不疑呢？怪道！（燕市積弊）

舊式產婆，隨地皆有，凡住戶門上懸有小木牌，上書「吉祥收洗」或「快馬輕車」字樣者，皆是請其收生者，通例約在產婦臨蓐前三四星期，謂之認門，認門時亦有費用，惟無一定，目下情形，中常之家，須給一元左右，至臨蓐時，再請其來家接生，其費用亦須一元左右，富足之家，亦有與以數元者，無定例也。（民社北平指南）

槓房的營生兒，跟喜轎鋪相等，可是比較起來，槓房的價值稍廉。假如八抬官轎，二十四槓，人數兒自是差遠啦，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旛傘兒。不信去講，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也搭着抬轎抬槓，擇項不一樣，還是出殯那天都可娶媳婦，是要紮堆兒（好日子。）要說起城裏城外的作法，向來是兩樣兒，彼此把界線守了個很嚴。城裏頭槓房，不管城外頭的口兒，城外頭槓房，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燕市積弊）

京師有所謂槓房者，即儀仗店，專辦人家舉殯之事者也。（清稗類鈔）

凡舁禮輿及喪車之人，皆由槓房承僱，其人平時均有訓練，認為專業，非尋常售力者所能勝任也。出殯之前，槓房視貨價之高下，陳列其彩綢之亭槓於喪者之大道邊，而舁槓者或百人，或六十四人，先舁亭試行，於槓杆上置盂十餘，滿盛水，以舁者，則舉舁速行，時而換班，時而降落，要使盂穩置不墜，水無涓滴溢出，斯為稱職，蓋取其步法平勻，

雖地有坎坷，路有曲折，而舁者均決無攲側之不安，此其特技也。

槓房與木廠棚廠皆有連絡，而槓房則所備者均髹漆彩繡之喜輿喪車，以及儀仗鼓吹，一部服物，既皆出賃，其執事人夫槓夫則由槓房代僱。槓夫各有其固定之街口茶館集合待僱，曰「口子，」而界線極嚴，槓房如非人不敷用之時，不得赴其他口子僱人，他口子之槓夫亦不敢應僱。其執事苦工，則亦有一定之小客店包僱。此種客店，均在天橋及關箱之外，平日住店數十人一長土炕，人納宿費三文，且可記賬，早出夜歸，在店主僱爲指揮，一切槓房僱人，與店主接洽，萬無一失。（以上舊都文物略）

金店

論商界名望最大舉動兒款式，莫過於金店。其中可分爲金捐兩行，金店向不懂捐櫃的事，偶有一二前櫃帶後櫃的，亦必有一樣兒不精。要說金櫃呢，不過是學化金，實包頁，收買紅貨金珠，包打簪鐲首飾，沒甚麼多大意思。所以能賺錢的，就仗著後櫃辦捐。前幾年這行買賣，跟吏戶兩部的書吏都有來往，櫃上單有跑衙門的，不到文選司，就上捐納房（即而今的核捐處）不是查條兒，就是趕片子（可以二八飾潤）甚麼註册咧，核准咧，取結換照，交庫上兌，外帶著包攬驗放上班。就盼著各省一開賑捐，比甚麼都合算，既不十成部庫上兌，豈非由性兒繞捐，省錢合例一切虛衔頂戴，以及雙月晉官各項升階，很有大賺。趕到再要用著的時候兒，還得補交三班（雙月單月雙單月）假如補交留省銀兩，或捐免保舉等項，例銀有一定准價兒，加平可是隨便兒說說（不是說賺錢是應當一律）不借力笨兒去問，這家每百加九兩五，那家就許十兩零幾錢。近年吏部一裁書吏，更省事啦，不必往衙門去跑，坐在櫃上一等，就有人來幫忙兒。細想這行買賣兒，最講應酬，先前櫃上多預備大烟，往往還待承客飯，所以指使這些碎催，都愛給他們跑跑顛顛的。話雖如此，還須有巴結不上的哪。您說這是怎麼回事情？（燕市積弊）

都門金店，皆兌捐納銓選等事。（梨園佳話）

蔬菜

京兆地方距京師愈近者，需用蔬菜愈多，是以附郭蔬圃，比農田尤多，每菜園一畝，其價值十倍於薄田，其蔬產

之價值，亦什倍於穀麥，所以種蔬者種類實繁，然農夫但專爲農，未學爲圃者，歆羨其利而不敢改業也。(京兆地理志)

巡警

北平歌謠「一什麼一？當個巡警不容易；二什麼二？黑夜扛鎗白天拿棍兒；三什麼三？提着口袋打房捐；四什麼四？不當巡警就沒事；五什麼五？不給房捐帶本署；六什麼六？黑夜白天站的好難受；七什麼七？不關警餉乾着急；八什麼八？不當巡警就無法；九什麼九？巡警不如看街的狗；十什麼十？不當巡警沒飯吃。」

又：「小巡捕兒不得逛兒，出門站崗夾黑棍兒。」註云：「二十年前，北平警察，持黑色長指揮棍。」

又：「御苑禁城修馬路，馬路旁邊栽柳樹，柳樹底下站巡警，夾着黑棍抹黑油，穿洋靴，戴洋帽，身穿一件狗皮襖，月月口分關不少，除去吃喝一大剩不了。」(以上北平歌謠續集)

賣炭

賣炭的手搖較大鼗鼓，其聲「嘣嘣咘棱咘棱。」

賣煤油

賣煤油香油及醬油醋者，敲打大木梆爲號，其聲「哪哪。」

賣豌豆糕

賣豌豆糕的敲打小銅鑼，其聲「噹噹。」

賣糖

賣各種糖塊的，（手推小車，車上置一方盤，盤內粘各樣彩紙球，又備一布袋，內盛棋子式之色子，每抓四枚，與盤中之彩球相對合則得彩，謂之抓彩。）吆喝聲「抓彩來得彩，好抓來又好得，報子加一彩。」

賣愛窩窩

賣愛窩窩的（糯米爲之，形如湯圓）打小木梆，其聲「哪哪起哪哪。」

賣涼貨

賣涼貨者（即賣酸梅湯、玻璃粉、桃餔、果子乾、玫瑰棗等）敲冰盞（二銅器如小碗，一手持之，互震作響）其聲「叮擦叮擦叮叮擦擦擦叮叮擦。」

賣日用什物

賣日用什物的打瓢「ㄆㄚ、ㄆㄚ、ㄆㄚ、ㄆㄚ、」；賣鐵壺的以鐵柱打壺底，其聲「噹噹。」

賣燒餅

賣燒餅油炸鬼者（油炸鬼以香油炸發麪條，西城外城呼爲蔴花）吆喝聲「油炸鬼燒餅，」或「燒餅大油炸鬼，」或「熱的來……大油炸鬼芝蔴醬來……燒餅，」或「蔴花……燒餅。」

賣扒糕

賣扒糕的（以蕎麥麪爲糊，涼之成糕，拌醬油醋食之，）吆喝聲，「筋豆酸辣來……一大盌來……，一大一盌來……兩塊來。」

賣西瓜

賣西瓜的（切塊零賣）吆喝聲，「吃來……弃塊管啊……，甘蔗的味兒來兩箇來大……，兩箇大錢來。」

標局

標局以保護行旅爲業，局中僱有精擲鏢之壯士，謂之鏢客，亦稱鏢師，專門護送行旅，以防盜賊，攜重金於未通鐵路所者，猶僱用之。

縴手

介紹買賣典質房地，租賃房屋之人，謂之「縴手。」此項人素無正業，每日出入飯館，內外城各大小茶館，均有此項人足跡，專爲訪問何人欲買房，何處有房出售，稍知門徑，即自行尋去，擔任撮合者，俗稱爲「拉房縴，」實亦中人之意，終日代人奔走，辛勤倍至，（故又名跑縴。）更有見房產久閒之家，伊等覓勸導出售，遇有辦喜喪大事之家，竟敢勸其賣房，貿希一旦成功，以博些許中費，故有「十縴九空，拉着就不輕」之諺。蓋平市縴手通例，置產者出中費百分之三，讓業者出中費百分之二，（俗云成三破二，）均以產業之賣價爲標準，若賣價萬元，中費可得五百元，爲數愈巨，中費愈多，若雙方均有僕人，亦當許給縴費一分，更有此縴手正在撮合之中，另一縴手從旁加入，此謂「蹭縴，」亦有由甲縴手久說無成，再找乙縴手加入，成功後中費由兩人或三人同享者，視縴手之多寡而定，有一交易而縴多至八九人者。買賣兩方，明知拉縴人從中使錢，然而又非用之不可，蓋因買賣兩家，各不相識，無中人說項，似不能對面講說，且此項縴手，於買房人實有利益，如某處房不淨，某處房有糾葛，非此等人莫知其詳，且房產交易後，縴手可代換轉移憑單、立案、投稅、領契等事，較買房人自己辦理，尤妥，亦常辦熟習之故也。租賃房屋，與買賣不同，俗有兩份三份之說，兩份者，即所租之房，初遷入時，一起交租金兩份，又名一茶一房，意即一份爲租房，一份爲茶錢，（作爲打掃費之意，）如欲遷移時，可停付房租一月，謂之住茶錢，其中費由租房人酌給縴手，（數約房租之半），其三份者，除一茶一房外，餘歸中費，惟縴手撮合買賣，租賃各事，於雙方成立契約時，須負中人之責，簽名畫押。

陰陽生

堪輿與陰陽，本爲兩途，平市之業堪輿者，大都兼業陰陽，以起龍穴選擇趨避（合婚嫁娶之選擇另有算命家）爲號召俗以死者安葬爲陰宅，坟營房屋爲陽宅，亦均關後嗣之隆替，故業此者門前恆書「地理風水陰陽二宅」字樣，迷信者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人死後開死者之生年月日，謂之「開殃書」又名「殃榜」，書上率爲「擇於某日時入殮，停柩，某月某日安葬，並禁忌某相，（卽屬相，例如忌馬則屬馬者于死者棺殮時不可在側，否則有種種災殃發生，迷信之深，可笑亦復可憐）親丁不忌。」又云：「停柩幾日犯火期（卽火災也）幾日犯重喪」不經之談，官廳雖知之，然亦未曾取締，前警察廳因利用其親視死亡之人，故對其營業予以特許，命名爲「陰陽生，」市民之死亡者，無其殃書，則官方不發死亡葬埋執照，意卽利用偵査死者有無別項情形，（如服毒身死等）否則陰陽生例不開寫殃書，注重民命，是或一道也。惟弊隨利生，貧民之苦惱，亦因以起，昔時之陰陽生，與人開殃書，本無定價，今則藉口官廳特許，（殃書官貿，）率皆規定價目，一般平民，則大感死不能葬之苦矣。極貧之戶，平時本難糊口，一旦遭喪，棺衾無著，停死待殮，殃書費用，何由而出？生者含悲無告，死者豈能瞑目，此種情形，屢見不鮮。（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工商兩界

舊都的工商兩界，數百年來，幾乎全是山東和山西人的勢力，勞工以山東爲多，買賣則山西較盛。山西的大字號滙兌莊，偏在前門以東打磨廠，山東的大字號綢緞店，偏在前門以西大柵欄，亦趣事也。（舊都百話）

書吏

北京號爲首善之區，人文宜盛，而以土著科第起家者極罕，大、宛兩縣，魏科之士，類係僑寓入籍者。蓋書吏一途，爲之易而得錢多，遠勝仕宦，故土著入塾讀書之人，多趨於斯，不肯治舉業以博難得之科第。其舍名取利，就物質上言之，固不可謂非得計也。（燕京一士隨筆）

玉器古玩

北平之玉器古玩二業，性質相近，不知者以爲同業，其實各有行會，各不相謀也。蓋古玩商品，以磁器爲大宗，金石書畫次之，瓦器木器又次之。玉器商品，以珠寶玉器爲主，瑪瑙、翡翠、珊瑚、水晶等屬焉。古玩器多爲人造品，玉器則

爲天然品，古玩器以年代久遠爲貴，玉器則純以物之本質高下爲衡，此其大較也。

琺瑯

琺瑯爲礦質，以鉛丹硼砂玻璃粉等，和以顏色，鎔製而成，卽爲琺瑯顏料。其施於器皿者，製造之次序：先製胎，屬之銅業專行，選用紅黃二種熟銅，以紅銅爲最佳。次掐絲，法將壓扁之紅銅絲，剪成小段，蘸以白芨汁或膠水，黏於器面，圈成各樣花紋，並於黏處塗以銲藥，燒之使緊銲於器面。輪廓既成，卽將各色顏料，按花樣色彩，徐徐填入，以至凹處與銅絲相平爲度。顏料填妥，置通風處，俟其陰乾，入爐燒之，此火候爲要，器之良否，悉繫於是。經燒後，銅絲及顏料悉與胎骨鎔合，然後施以錯工，使其粗平，加以磋磨，使其光潤，而製品成矣。景泰琺瑯之業，現平市約有七八十家，以老天利、中興二家較大。開設年代最久者，則爲德興成、天瑞堂、全興成等家。

雕漆

雕紅漆器，因漆中和有硃砂，故色爲鮮紅，俗稱雕漆爲「硃砂漆」或「北京漆」，間亦有黑色者，但甚少。其種類計有瓶、盤、箱、盒、罐、几、杖、造像、文具、玩物等。瓶類爲銅鐵質，箱、盒、盤、罐、几、杖，多木質，或用銅鐵質，文具玩物，多爲土質。其製作次序：先製胎，按其銅、鐵、土、木等質，各歸專行製造。次打底，就製成之胎，用磚灰、猪血、桐油，混合而成之膩子，敷於胎面，令其平勻。打底乾透後，略施石磨之功，卽上漆，層層加漆，多者上至百餘層，少亦數十層。每上一層，必俟其乾，約需兩晝夜，加以他種工作，故一器之成，有費時數月或一年以上者。層次上足後，趁其尚未乾透，卽開始雕花，用墨筆或粉筆，鈎在漆面，再以鋼刀從事雕鏤。最後置通風處，令其乾透，施以磨光，卽用石和水磨之，此種石名曰「駿石」。復以香油和粉敷上，用布磨擦之，於是製品全部完成。現平市雕漆作業，有字號稱作坊者，約十餘家，和合雕漆局最著。散居鄉鎮，領活單獨作工者，約有數十家。吳瀛仙雕人物山水，極爲精妙。肅樂庵專鑿雕漆及描金，亦著聞。

木雕

木雕關於小器作，往時貴盛之家，陳設物品，幾無不有架、格、座、托、框之裝潢，其雕刻精巧，悅目怡情。淸時曾有高姓匠人，刻寸餘長之小獅，小獅足下又踏兩極小之獅，獅之眼球，能在眼窩內流轉活動，身上毛紋，皆係銀絲嵌成，栩栩欲活。又有在寸木上雕樓臺殿閣，或於桃核上刻出十八羅漢，形神各異，鬚眉畢現，此爲著名之能手。現有張恆

源設廣源小器作，英秉中設廣興順小品作，均初學木工，後乃雕鏤，雖極小能分陰陽凸凹，神意生動，彙能繪古代圖案，不用器械，信手揮來，無不中矩，亦難得也。（以上舊都文物略）

北平號稱文化之區，固由於學校林立，各科學者大師儕出其間，然一般書賈爲書籍之轉運，流傳，譯作，於文化之傳播實亦與有功焉。從事書業者，有走江湖之流浪者，有珍藏古板絕本之老板，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並普通之書商。其人品至爲複雜，故其所販者自低級趣味之書報以迄專門學科之名著，無所不有，品種繁多，洋洋乎蔚爲大觀。所謂流浪江湖之書賈，多身背木箱，穿行街市，至年關夜營販賣「擺書」，故平人多呼之爲「賣憲書的」。所出售之書籍多爲封神演義，劉公案等小說，間亦有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古文讀本。是書多來自上海敞存書店如廣益書局，掃葉山房。其板本多爲光紙銅版印刷，字極小；兒童多喜購讀其小說，因之目力深受其害。自一折八扣書出，此輩營業爲之一跌。珍藏古籍商人之大本營多在和平門外琉璃廠一帶。彼之店名多以殿閣或齋字。一入其室則線裝，紙作土黃或黑黃色，所謂明版宋版之文籍琳瑯滿目，極盡古色古香之大觀。與之交易者多爲昔日貴胄遺老之有閑階級並文學教授等。黠者固可以低廉代價購得善本；而外行者則每爲所騙，是亦事在人爲也。近年平城景況蕭條，彼輩營業亦極不振，惟外籍商人常以善價購我絕本，致使我古代文化遺作流於外國，良可慨已！而彼輩書商惟利是視，極喜與外商接近，是有待於當局之取締也。至一般大學教授教師等所組成之書業社，多從事西歐原文著作之翻版影印，及譯作等；而半從事供給高中大學之原文或其譯作之數理課本。良以吾國著作界對於高中大學所需之是類課本著作無多，不足以應其需要，只可用西書暫代也。然移橘而枳，其不合吾國國情乃勢所必然。現此等書社成立者約有師大附中教師同人所組之算學叢刻社，高佩玉等所組之北平科學社，北大同人之大學出版社及文化學社等，其所影印之西文書較原版者廉及十倍，譯本亦幾於信、達、雅，誠便利學子非淺也。其普通之書商則運銷各書局之書報雜誌，代銷各書社之影印西文書籍或其譯本，其營業場之分佈區域爲東安市場內之

丹桂商場，西單牌樓之西單商場及前門外勸業場，每當春秋二季學期開始時，學生絡繹於途，場爲之塞，商人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商人平時兼收買已經用過之課本，而於斯時以廉於其定價之値出售，以居間得利焉，故欲得書者以金往，欲得金者以書往，而商人乃大得其利焉，嘗見貧困無告流落北平之客籍學生，每鬻其書籍，藉得其回鄉之費矣。（大夏晚報）

飲食

粜槽爲糧

幽州歲不登，人以粜槽爲糧，穀一石十萬錢。（廣東案雜記）

魚之做法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山谷別集）

魚之做法最多，致美齋以四做魚名，蓋一魚而四做之，子名萬魚、與頭尾皆紅燒，醬炙中段，餘或炸炒，或醋溜、糟溜。若專有者，則福興居之吳魚片，廣和居之潘魚、辣魚，色日之佳者，曰芙蓉鯽魚，河南厚德福之蘿蔔魚亦新味，全魚向祇紅燒、清蒸，廣東醉瓊林，則有五溜魚，西湖魚。考西湖魚之製，宋南渡時所遺，海銀魚長八九寸，魚冰鮮及黃花魚，皆先由崇文門進御而後入市。（都門瑣記）

金瀾酒

燕山酒頗佳，館宴所餉極醇厚，名「金瀾」，蓋用金瀾水以釀之者。（北轅錄）

舌羹

宮中以玉板筍及白兔胎作羹、極佳，名嗔舌羹，備載尤良名饌錄及高迪詩敍。（元氏掖庭記）

菘菜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菽園雜記）

施閏章黃芽菜歌：「萬錢日費鹵莽兒，五侯鯖美貪饕罷。先生精饌不尋常，瓦盆飽噉黃芽菜。可憐佳種亦難求，安肅擔來燕市賣。滑翻老米持作羹，雪汁雲漿舌底生。江東萬膾渾閑事，張翰休含歸去情。」（愚山先生詩集）

菽園雜記載蘇州志云：「菘菜，北方種之，一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猶橘之變於淮北」云，此說大謬，今京師以安肅白菜爲珍品，其肥美香嫩，南方士大夫以爲渡江所無，不知蘇志何據云然？（居易錄談）

白菜一名「菘」，北方多入窖內，不見風日，長出苗葉，皆嫩黃色，脆美無比，謂之「黃芽」，乃白菜別種。（廣羣芳譜）

食味雜詠北味黃芽菜注云：「菜之秋深而熟者，黃芽實甲天下，而安肅所產，尤爲肥大。」

清宣宗晚菘詩「採摘逢秋末，充盤本窖藏，根曾滋雨露，葉久任冰霜。杴筋甘盈齒，加餐液潤腸；誰與知此味？清趣愜周郞。」（養正書屋全集）

黃芽菜爲菘之最晚者，從直心黃，緊束如捲，今土人專稱爲白菜。蔬食甘而腴，作鹹齏尤美，其根宿在土中，至春續生苗，土人謂之唐白菜，蔬食亦佳。（光緒順天府志）

京師黃芽菜亦甚佳，而不及山東河南之巨，市菜者以刀削平其葉，置之案，八人之案，僅置四棵耳，可稱碩大無朋矣，以此菜醃作冬虀，頗脆美。（清稗類鈔）

銀魚

寶坻銀魚，都下所珍，北人稱爲「麵條魚。」（燕門叢錄）

王鴻緒燕京雜詠：「吳儂只慣憶蓴鱸，豈曉廿珍滿帝都？入饌遼魚飛白雪，盈餐煮酒滴紅酥。」（橫雲山人集）

黃鼠

北方黃鼠，味極肥美，元朝恢爲玉食之獻。（孤雲錄）

內酒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麓堂詩話）

京師老酒家，有能造廊下內酒者，每倍其值。相傳明代大內御酒房後牆，有名「長連」者，闕三十一門，其前層「短連」闕三門，共三十四門，並在元武門東，名廊下家，凡內宮、答應、長隨、皆於此造酒射利，其酒殷紅色，類上海琥珀光者。（西河詞話）

料物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濃，已失本然之味。（清暑筆談）

蘆筍

京師無筍，以蘆芽爲筍。（排悶錄）

蘆、按春初採其芽，可爲茹，土人呼爲蘆筍，其根入藥，其花名艻，可取以爲帚。（光緒順天府志）

蘋婆果

燕地蘋婆果，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宋薔雜志）

[illegible]物

京師蛙、蟈、鰕、螺、蚌之屬，予幼目未經見，今腥風滿市廛矣。皆浙東人牟利，堰積不毛之地，瀦水生育，以至蕃盛。

果餅

穆宗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粮餳等物，値數十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銷銀五錢，便可於長安大街勾欄衚衕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耶？」（以上野獲編）

非時之物

京師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爲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他花果，無時無之，蓋置坑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即枯死，蓋其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夫以供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

水果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啖，昔人稱得哀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楂彌滿山谷，什九爲兒稚翫弄之具。（以上五雜俎）

都門市中水果，味之美者，桃有八種，而肅寧最佳；梨有五種，而大谷最佳；栗有三種，而盤古最佳；葡萄有六種，而馬乳最佳；棗有五種，而密雲小者最佳；李有五種，而麝香最佳；瓜有九種，而蜜瓜最佳；柰有二種，而綠柰最佳；菱有三種，而小紅最佳；杏有三種，而黃杏最佳；柰有天塈龍鬚，尤鬆脆可口；至於蘋婆，文官果，西山之白櫻桃，雖浪得名，殊無足取也。（水曹淸暇錄）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多佳果，如夏之火裏冰，小於蘋果，大於花紅。冬之雅兒梨，水葡萄，皆南中所無，而桃爲最。來自深州者較大，然以萊思慈所產爲最，比滬上之水蜜桃，殆勝百倍。萊思者，前明內監也，但非樞臣相識者，未易得食。」

北地產果，畿輔爲最。凡市闤所有，山陬罔不羅致，若杏、若桃、若蘋果、若葡萄，味雋沁脾，美逾瓊葩，鐙紅酒綠間，解

渴醒醒，品誠無上也。西瓜出通縣，葭梨出天津，(北音葭字與雅字近似，故南人稱爲雅梨，然以葭字爲準。)爽冽甘美，妙味各擅。而沙田之柚，閩粵之橘，臺灣之蕉，適於時令，彌不斐陳，恣客噉嚼，足潤燥吻。卽海南鮮荔，亦以輪軌利便，採供甚易，有楊太眞癖嗜者，不虛佳果之遲延矣。冬令雪深街頭，小販擔售，多有呼售鮮蘿蔔者，廿冽之餘，微含辣性，然爽脆異常，較葭梨爲勝，且値爐炭殷紅之際，偶啖一二片，可解除煩躁，則尤不僅以味擅美也。惟青蓮雪藕，以都門素鮮荷池，求過於供，價値乃昂，暑筵初列，盛以晶盤，出諸瑤席，老饕鮮有不攘腕而爭取者矣。(京華春夢錄)

棋炒

嘉靖三十年，戶部行宛大二縣，領太倉銀三千，散給各燒餅舖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七石，其法用白麵少和香油芝蔴，爲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宛署雜記)

麵食

水瀹而食者皆爲湯餅，今蝴蝶麵、水滑麵、托掌麵、切麵、挂麵、餺飥、餛飩、合絡、撥魚、冷淘、溫淘、秃秃、麻失之類是也。水滑麵、切麵、挂麵，亦名索餅。籠蒸而食者皆爲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爐熟而食者皆爲胡餅，今燒餅、麻餅、薄脆、酥餅、髓餅、火燒之類是也。(長安客話)

刁酒

傅振商過南和詩：「長安高讌重刁酒，雞爽遠載呼紅友，爭傳淸聖謝昆侖，桑落蘭生皆下走。誰知醞造冠寰瀛？病葉殘花從此生。」(愛鼎堂集)

長安御酒，掌之內局，法不傳於外。燕市酒人，獨稱南和刁酒爲佳，蓋因賈人之姓而得名也。(初學集詩注)

不典之物

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於白牡馬之卵，尤爲珍奇，曰「龍卵」焉。

北方食物

北方食物，有南方所未有者，如臘八粥、水餃子之屬，又以麵裹榆莢，蒸之爲糕，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間以棗肉，謂之豌豆黃；以黃米麵合小豆棗肉，蒸而切之，名切糕；以糯米飯夾芝蔴糖爲涼糕，丸而餡之爲窩窩，卽古之「不落夾」是也。

苦水

京師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飲之，茗具三日不拭，則滿積水鹻。（以上酌中志）

燕中有甜苦水之別。（疑故宮詞四十首註）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京師土脉少甘泉，顧渚春芽枉費煎，只有天壇石甃好，清波一勺買千錢。」（漁洋詩集）

京師之水，最不適口，水有甜苦之分，苦固不可食，卽甜者亦非佳品，賣者又昂其價，且劃地為界，流寓者往往苦之。（燕京雜記）

吃蟹

凡宮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臍蓋，細將指甲挑剔，蘸醋蒜以助酒，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式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為盛會也。（酌中志）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都中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故余詩有「持螯北地翻佳話，卻對荷花背菊花，」然賞菊時間亦有之，特不多耳。」

田雀

京師田雀，以四月肥，背有黃羽，與江鄉純色者別，而以江南食法製之，亦甚腴美，蓋江南黃雀所食者稻，疑北地以食麥而肥也。（小丹邱客談）

鐵雀色黑而肉腴，有似江南黃雀，然無人用糟製者，前明盤饌已尚之，見酌中志。（水曹清暇錄）

洗心糖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煎之，至甘，可為洗心糖。（幽燕紀異）

酒之種類

錢謙益飲酒詩有云：「長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馳道，車轂相摩爭。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餳；易酒釀天壇，市沽安得清？魏酒銷芬芳，勁正乖典刑。」（初學集）

酒、白甘最烈，玫瑰露味酣而香，茵蔯色淺碧，五加皮酒極醲濁，與茵蔯皆帶藥氣，紹興酒本以京莊為上，然眞陳年者亦不易得，席間所用酒，祇此數種。有所謂都一處者，專賣酒，酒品極多，非眞能飲者，不敢入其座。若食番菜，則用外國酒，亦惟葡萄酒、啤酒、進之則香檳、白蘭地而已，啤酒為小麥及槐花所製，宜暑時飲之。（都門瑣記）

食醬　溫麵　狗肉　白羊羹　青門瓜　葱蒜

北地馳名之酒，紹酒而外，惟有汾酒，產於山西，今舊都海味店，家家有塊「代售眞正老汾酒」招牌（因海味店都是山西老板。）此中風味，作何比較，想喜歡喝幾盅的先生，必能細細品題。（舊都百話）

京師食醬，取給於海岱門外彌陀寺，城中西北隅，取給於郭外酒醋店。

刑部街田家溫麵，出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亦緣䁔斷得地，街前後有鐵匠手帕等衖衕，皆諸曹邸寓，廟市之日，五方飢渴，飲食之場，人所鶩也。內官家人呼為「貓食店」，南方糖果，諸出崔貓食店，市利與田家等。（以上舊京遺事）

京師人不解食狗。（識小錄）

都門雜詠狗肉云：「新添無數狗湯鍋，大酒缸前幾度過，非但傷生求利薄，盜貓穿壁此中多。」（同治都門紀略）

申涵光燕京即事詩：「地爐朝進白羊羹，處處氍毹間錦箏；賜得紫貂新煖帽，御橋霜冷駱駝聲。」（聰山集）

高珩暑日途中詩有云：「青門瓜種故侯良，綠玉為脣紅雪瓤；帝城日積如堵牆，行人不顧去揚揚。」（栖雲閣詩）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蒜詩：「蒜本出胡中，遂汗諸夏口。南中噉不無，北客飧必有。皇都五侯鯖，此味首盤缶。搗泥或乞醯，擘片先下酒。豪談觸鼻至，逆氣鄰坐走。吮箸驚廁籌，殘羹疑渤溲。安得萬斛泉？雞舌煎百斗；一滌京僧吻，庶堪同飯餖。」（茗齋集）

清初女子邵飛飛燕台詞云：「炎天斗室臭難聞，燒酒生葱蒜日薰。」其惡之斥之，可謂極肖極盡矣。吟香書屋筆記云：「南人惡食葱蒜，北人好食葱蒜，雖曰風俗，由土性然也，而葱蒜亦以北產為勝，直隸、甘肅、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無論富貴貧賤之家，每飯必具。歐北詩鈔有旅店題壁詩云：『汗漿迸出葱蒜汁，其氣臭如牛馬糞』，」蓋亦深疾之也，今都中猶有喜食葱蒜者，故即秀麗女子，偶一吹氣，不可嚮邇，頗有西子不潔之歎，或叩以故，則曰，「北地多蠍子，食葱蒜則可以辟之，」理或然歟？（新燕語）

北人好食葱蒜，而葱蒜亦以北產為勝。（清稗類鈔）

餑餑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餑餑詩：「金臺上客供，餅具必胡餅；隨地無不然，侯門及市井。無餡中復稀，擬齒咽易鯁。堅如賓館石，醜類隨胡瘦。羣僧相咳嗽，風捲在俄頃。馬嚙珍褒糧，黃口爭引領。恠殺諸吳兒，忍飢終見屏。」（茗齋集）

北地盛行餑餑，沿途買賣，行者可免裹糧，居者可不火食。壩始入都時，小者錢一文，亦名曰「火燒，」大者二文，至三四文。亦有面糝脂麻者，名脂麻餑餑。數年以來，比前俱小十分之四五，由麵已貴三倍也。初士大夫家或自為之，近時巨室餅師，製造益精，中州之麥既良，而選擇至純，淘洗至潔，磨䃺至細，幹造至薄，餡則松子、豆沙、桂屑、棗泥，或以冰糖、豕膏，入口融釋，餽問珍之，蓋非初造餑餑之意矣。（食味雜詠註）

升庵外集：「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按今京中書為餑餑，有硬麵餑餑、發麵餑餑、頂子餑餑、鬼子餑餑、賣子孫餑餑等名。又新歲用水煮食，若南人所謂餃子者，曰「煮餑餑。」（竹葉亭雜記）

印面餑餑，無餡，以麵和餹為之。齋意餑餑，式樣不一，送齋禮用之。屏臺餑餑，本土喪人設座，座前用此，如寶塔然，有高至十二層者。片兒餑餑，其薄如紙，兩片合成。（光緒順天府志）

燕姬售酒

王鴻緒燕京雜詠：「易酒當壚斗十千，南人下馬口流涎；儘教李白思吞海，況有燕姬詫數錢。」（横雲山人集）

餣餅

餣餅，始自昌平，用豕皮切至細如龍鬚菜，合以飯糜、瓜子仁，納橡葉中，包之外襲以竹葉，經霜輒有橡葉香。今都門稱勝，而本州不聞矣。

白土

白土，似粉，入餳和麵不糝，可食，京師售以拌米助色。（以上昌平州志）

太倉米

馮溥詩：「太倉紅粒蒸廒久，官俸支餘廣底饒；對半拌來消暑氣，健脾猶勝好長□。」（佳山堂詩集）

北人不好食稻，每云食之病熱，然都城百萬戶，糴太倉稻米食者甚多，未見其病。（日下舊聞考）

梨花春

京師酤酒，故下名梨花春。

窩絲糖　梁尙書上元席上，出窩絲糖供客，其形如扁蛋，光面，有二墙，若指摺者，嚼之粉碎，散落皆成細絲，座客無識者，尙書云：「此崇禎末宮中所製，今久無此矣，惟西山淨室有老宮人爲比丘尼，尙能製此糖，每歲上元節，必以銀花椀合子相餉，」眞罕物也。（以上西河詞話）

山藥　北方山藥，產於采堉者爲天下最，常於朱竹垞檢討席間食之，眞瓊糜也。

早蔬　漢太官園種冬生葱韮菜茹，晝夜蘊火，待溫氣乃生，事見漢書召信臣傳，今都下早蔬即其法，明朝內豎，不惜厚值以供御庖。

蒲筍　北方無筍，惟冬筍用茅竹筩封貯，從江南馬上販鮮，十餘日到京，每斤價直四五百錢，春夏之交，食蘆菔蒲芽，總名爲筍。（以上人海記）

蒲、按亦可作扇，作席，其嫩苗春初采之，可充蔬，土人呼爲蒲笋。（光緒順天府志）

殺牛　京師殺牛驢者，最爲殘忍，予爲中丞時，嘗諭五城痛禁殺驢者，而殺牛皆回回人，雖以世祖章皇帝之誠諭，不能禁也。

異味　近京師筵席，多尙異味，予酒次戲占絕句云：「滦鯽黃羊滿玉盤，萊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韮秋菘未是難。」（以上居易錄談）

鹿尾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未足爲比。（香祖筆記）

近時宴席不甚重熊掌，猩脣，而獨貴鹿尾，一頭全鹿，不過數金，而一尾等之。蒸熟片食，釘盤甚微，形似豕脂，惟味稍帶甜爾。（水曹清暇錄）

都門好，食品十分精，鹿尾羊羔誇北味，魚鬆蟹麵勝南京，煎炒問東興。（望江南詞）

棗栗　蘇秦謂燕民雖不耕作，而足於棗栗。（析津日記）

葡萄

葡萄，北方天寒，初冬草裹埋地尺餘，春分後取出，數日架起，子生，去繁葉，使霑風露，則結子肥大。（廣羣芳譜）

京城葡萄遠勝他省，而馬乳者尤佳，乃自回部入版圖，而彼中之種植於上苑，其實圓小，幾如薏苡，皮極薄而無核，洵珍果也。（食味雜詠註）

蒲桃聞有十餘種，而市中只三四樣，餘皆充貢。（水曹清暇錄）

奇石蜜食，回語綠葡萄也。今本土有形長而綠，味甘無子，俗呼為牛奶葡萄，自從回部移植京師，物遂其生，民間遂得增果實之利。（光緒順天府志）

食麥

北地燥，冬多雪，春少雨，麥薹花，薄皮多麵，食之宜人，陳者更良。（廣羣芳譜）

大麥，穬麥，皆春種夏收。本草「穬麥似大麥皮厚者」。陶注「此是馬所食也」。今本土有黃大麥米大麥之分，云米大麥可食，然多用以作火酒；黃大麥形似米大麥，皮厚難脫，人不堪食，用以飫馬，一如本草說。其呼黃大麥者，黃、穬聲近也。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中和之氣，性厚宜人，礱末作麵，成餅作餅餌，最為日用所需，土人喜食麥，故種之最廣，其莖可織扇。（光緒順天府志）

北人之飯，主要品為麥屑之為餅，次要則為成條之麵。

北人之飯，以麥為主要品，若不食餅而食麵，亦皆陳列肴饌，藉以助餐，惟其麵率為白水所煮，將進麵時，即有生蔬如豆芽、黃瓜絲之類，數小碟陳於几，曰「麵馬」，意以此為前馬之導也。餐時即和以調料，而加於麵，食竟，乃各飲煮麵之原汁，謂可不至飽脹也，若患口渴，可飲白開水少許以解之，惟不可飲茶，飲茶則愈飲愈渴也。（以上清稗類鈔）

南酒

京師饋遺，必開南酒為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皆方物也。（在園雜志）

濼河鯽

王士禎詩：「京師最重濼河鯽，侯鯖下箸矜脂腴。」（漁洋詩續集）

環餅

貴戚遇喪葬款客，必供各色環餅，用牛羊乳酥為之，不下二十餘種，凡作全料環餅，價值三十餘金。

食草子　北地有草子，凶歲以爲食。

海茄　京師海茄如斗大，又白茄色如玉，名水茄，北人生啖之，如嚼哀梨也。（以上京師偶記）

冰角子　冰角子，以麵裹冰爲小角，沸水煮之，內冷外熱，亦甚適口。

蔬菜　京師蔬菜甚賤，惟來自南方者貴耳，生薑、荸薺、冬筍之屬，非燕地所產，故價踰珍錯，至如菠菜、白菜，數錢卽可滿筐。煮白菜者僅取其心，而棄甲於外，每逢冬季，狼藉道上，乞丐猶不拾。

海錯　京師飲食豐美，南邊海錯無物不有，亦無時不具，冬月則山珍如山兎、麅鹿、山狸、野雉之屬，在處皆然，惜無活者。

雞　雞之味不及南方，價頗賤，極肥者亦百餘錢耳。

鵝　鵝之大者至有十餘斤，人不常食，惟有凶事者用之。

湯羊肉　都中以綿羊爲賤品，宴客無有入饌者，去皮者謂之冒羊，不去皮者謂之湯羊，味較勝，價比冒羊倍之。（以上燕京雜記）

湯羊肉：六七兩月前門外深溝市湯羊肉，購食者爭先恐後，蓋一日祇賣半日也，連皮而烹，爛而不羶。（春明采風志）

猪肉　豕少肥重，奔突之速，逾於猛犬，味亦不減南方，惟皮粗如牛，臟腑蹄足甚賤，一足僅數錢耳。（燕京雜記）

一歲貨聲：「肥猪肉」註云：「肉賤則挑樌下胡同賣。」（見不時條）

醃白菜　以鹽漬白菜上壓之，謂之醃白菜，逾數日可食，色如象牙，爽若哀梨。（燕京雜記）

食味雜詠北味酸菜註云：「寒月取醃菜入缸，去汁，入沸湯淪之，勿太熟，卽以所淪湯沒之，浹旬而酸，與南中作黃虀法略同，而北方黃芽白菜肥美，及成酸菜，韻味絕勝，入之羊羹，尤妙。」

韭黃

薺菜逼生野外，窮民採之，濟居栽以小筐，鬻於市上，味甚甘脆，詩云：「其甘如薺」，信然。冬月時有韭黃，地窖火炕所成也，其色黃故名，其價亦不賤。（燕京雜記）

京城市韭，其黃芽肥嫩者，多從京外來，土產則圃人以麥稭之蒜畦，芽出割之，氣味居然韭也，此法晉人已有之，然而瘦硬寡味。（食味雜詠註）

冬天芽韭，乃從糞料蒸鬱而成，食之損人。京廚弁饎雜以麥苗，不盡用韭也。（瓊香堂筆錄）

紹興酒

高粱酒謂之乾酒，紹興酒謂之黃酒，高粱飲少輒醉，黃酒不然，故京師尚之，宴客必需。（燕京雜記）

土醞、舊稱苡薏酒，雙塔寺趙家所造最佳，又有金瀾酒，蓋用金瀾水所釀者，今皆不行，時尚惟紹興老酒，良鄉高粱燒酒。（水曹清暇錄）

京師酒肆中，亦以越釀爲重，朋友霖飲，日在醉鄉，然求所謂「女兒酒」者，不可多得。（夢闇叢談）

光緒都門紀略酒樓詩：「陳紹斟來色似茶，高樓午酌勝仙家，藕心蓮子冰初侵，嚼得寒香沁齒牙。」（見食品門）

炙鴨

京師美饌，莫妙於鴨，而炙者尤佳，其貴至有千餘錢一頭。（燕京雜記）

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竹葉亭雜記）

都門雜詠肉市詩：「閒來肉市醉瓊酥，新到華餚勝碧廚，買得鴨雛須現炙，酒家還讓碎葫蘆。」（同治都門紀略）

燒鴨子，按即用塡鴨子，故極肥肥，以片兒餑餑夾食之。

野鴨爲鳧，家鴨爲鶩，本土鴨之肥大，勝於他處。有塡鴨子之法，取毛羽初成者，用麥麵和硫黃拌之，張其口而塡之，塡滿其嗉，即驅之走，不使之息，一日三次，不數日而肥大矣。（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啖絹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塡鴨之法，南中不傳。惟聞張𨵦沚中丞官閩浙時，有庖人傳其法，故今閩有塡鴨。然以口腹之欲，而苦累衆生，亦所不取。其製法有湯鴨爬鴨之別，而尤以燒鴨爲冣。非特燒手迥絕，其片法亦迥異。以

利刀割其皮，小如錢而絕不黏肉，滬上現有仿製者，而片法則不及也。」

北方善填鴨，有至八九觔者，席中必以全鴨爲主菜，著名爲便宜坊，燴鴨腰必便宜坊始異，宰鴨獨多故也，尤以挂爐燒鴨爲長。（都門瑣記）

活魚

京師最重活魚，鯇魚一斤値錢三四百，至小鯽及烏魚黃鱔之類，雖活亦賤，其價有下於南方者。（燕京雜記）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雖陸地，而多諳陶朱種魚術，故魚多肥美，不徒恃津門來也。酒肆烹鮮，先以生者視客，卽擲斃之，以示不竊更。肆中善烹小鮮者，可得厚俸，謂之掌勺，故人爭趨焉，南中無此妙手也。」

近來黃花海鯽滚粉子，倒沒那個事啦，可是活魚裏頭單有一種活漂魚（死魚會張嘴兒的叫活漂兒）小飯館子的溜魚片兒常用。（燕市積弊）

白鱔

鱔以白者爲尙，黃者之値，不啻白之十一，宴客用白者，誇爲盛饌，用黃者，皆爲不敬。（燕京雜記）

京師最重白鱔，一頭直數緡，潞河鯉魚，灤河鯽魚，價亦不貲。（京塵雜錄）

京席尙白鱔，卽江上白鰻也。（汎州竹枝詞）

餛飩

京師前門有隙地，方丈許，俗稱爲「耳朵洞」者，雍正間，忽來一奕丈夫，服皁衣，不知何許人，於隙地築樓市餛飩，味鮮美，雖溽暑經宿不敗，食者麕至，得金錢無算。（飲綠軒隨筆）

都門雜詠致美齋餛飩詩：「包得餛飩味勝常，餡融春韭嚼來香，湯清潤吻休嫌淡，咽後方知滋味長。」（同治都門紀略）

一歲貨聲「餛飩開鍋」註云：「前鍋竈，後方櫃，貨雜麵元宵，煮炸貨類略同，偏於晚間賣，或趕或當，以其擠設攤。」（見週年條）

北地作飯

南方煮飯，以米入竹籬，至水次淘之，以手揉搓，壓搽之，糠粃淨盡，少選，入鍋，掩蓋，爨以稻草，米脹水收，沸甚停火，

俟米伸腰，逾刻再舉火，不過一二乘稈，謂之還火。飯香從鍋蓋出，鍋底微有爆聲，鍋底者南方謂之飯滯，北方謂之鍋巴，鏟食之香燥，和以糖可作糗糒，老幼皆宜，此煮飯良法也。而北地少水，煤火性烈，無另竈燒草作飯，但以米入滾水，謂之泡米，米泡軟漉出其汁，以代漿粉，漿衣衾，老米固然，即玉田米亦然，米之菁華，不在飯內矣。

京米

近京所種，統名京米，而以玉田縣產者為良，粒細長，帶微綠色，炊時有香。其短而大，色正白不綠者，非眞玉田也。(以上食味雜詠註)

高粱

食味雜詠北味高粱註云「田家以紅黃二色者，去殼作飯，並作粥，為漿飯，亦任造酒醪，為餅餌，其靑黑者粗劣，礙之，秕殼不下，但可牲畜耳。高粱稈任結籬薄，佐薪柴，北地無竹，此物頗利用矣。」

掛麵

北地麥麵既佳，而掛麵之入貢者更精善，乃有嫌其太細者。

打滷麵

南方食麵，雖雞鴨汁，必取淸澄，故有提湯之法，宜細麵；北俗多尙滷麵，必以濃汁，謂之打滷麵，細亦非所貴。

火腿

火腿配紹興酒，以為慶餽之禮，南北成俗，其實金華酒勝紹興，而不至京城，火腿則亦北方所造也。(以上食味雜詠註)

燒小猪

食味雜詠北味燒小猪註云：「燒炙，古制也，載在詩禮，火化之始，法良味異，燒、燔、烹、炙，盡之矣。南人不習為之，市肆則不精，其出自巨室家庖者，遠勝南省，而燒小猪為最。」

冰雞

關東野雞之來京者，尤以冰雞為勝，土人云，非極肥者不以作冰雞，故不易得。

野雞

北烹法削野雞薄片，置火鍋肉汁酸菜羹中，色既白，食之味極佳矣，尙不如炭火上生炙之，旣以淸醬醢物，蘸食更佳。(以上食味雜詠註)

子蟹

食味雜詠北味子蟹註云：「形極小，纔大於蟚蜞，沙狗耳，臘盡冰堅，凍僵泥中，漁者撈得之，多圓臍，滿腹皆子，謂之「子蟹」，以作羹湯，極鮮美，寒月煖鍋，此一味獨絕，作蟹譜者所未甞齒也。」

活蝦

南中活蝦，三十年前，每斤不過十餘文，時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須大錢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猶鮮者，以用者多，亦須二百左右，然大率撈之濁水中，其生於淸水者，更不易得。

北酒

「南茶北酒，」此語自昔傳之，蓋茗荈多產南方，而穀米獨蕃北地。南酒惟糯稻爲之，北酒實繁，爲酒爲醴，見之雅頌，皆言黍稷，則自古未嘗重南釀矣。近時動稱南酒，幾若北地無酒，不知北方所造，皆有眞味，不似南中作僞，其甘者調以餳餹，其濁者滿以灰僞。南酒行於京，而俗尙紹興，味本帶微酸，肆中知爲京城應酬，相率爲僞，米粒日減。近畿之酒，頗有佳品，而耳食者愁設之矣。(以上食味雜詠註)

奶茶

食味雜詠北味奶茶註云：「煎牛乳入茶，煎和之，氣味甚醇，風韻尤勝，解渴和中，與茗飲各擅其妙。」

奶餅

又奶餅註云：「以奶皮和成之，可按酒，可療饑。」

脂蔴醬

又脂蔴醬註云：「炒脂蔴熟時加水磨城醬，香潤有味，以調肴蔬，清而且腴，又以沸湯沖之當茶，最宜冬日，名脂蔴茶，以和茗飲，亦佳。」

臭豆腐

臭豆腐，南人多嗜此，北人則否。

玻梨

南方之梨無佳者，至北而漸美，在京城各郡，多產此品，而以玻梨爲最上。

杏梅

北地無梅，昔賢以爲變爲杏，今俗猶呼「杏梅，」猶橘之爲枳也。

新棗

新棗家鄉新棗，淡而無味，色靑白，微帶紅點，俗名白蒲棗，顫後乾之乃甘，京中新剝者獨佳，王禎農書謂「南棗堅燥，不如北方肥美，」蓋亦指新棗而言也，然北產但宜生噉，不中作脯，其種大小尖圓不一，良楛亦殊。

窊瓜

窊瓜、北方之名也。南人名之曰飯瓜，亦曰南瓜，北產遠勝南種，關外者尤大而佳。

旨蓄

京城田家，於瓜茄熟時，縷切作條，懸暴之，以爲旨蓄。

山裏紅

山裏紅，即山樝別種，北地二名並稱。山查入藥，消肉食至效，而味酸澀帶苦。山裏紅味兼甘酸，市人以作查糕者

也。

山裏紅，村童賣者，穿之以線，周身盤繞，口唱「山裏紅。」

荸薺

荸薺亦名鼻臍，又名地栗，京城俱呼「鼻薺。」

今京城稱南鼻薺，一枚須二三文。

荸薺，京師凡公宴，加籩中，必有此品。

菠菜

北方菠菜，春暮長大，鄉人以葦作籬扶護之。

菠菜，京城三月黎明時，城外肩挑入市者接踵，比他菜多數倍，以其値賤於豆腐，故貧富家家需之。

哈嗒菜

哈嗒菜，俗名也，蓋與蔓菁同類，而又似芥，其根有甜辣之異，北人又稱爲芥菜跲踏。臘月內，鹽製之，與白菜同功而冝耐久。（以上食味雜詠註）

食味雜詠北味跲踏菜註云：「俗以凡人之難與交，及事之不妥貼者，率名之爲「跲踏」。又人身肌膚或結塊，亦有此名，此菜結根成形，尖圓，味甘辣，實副此名。」

萵苣菜

又生菜註云：「即萵苣葉，此種堪生食，其抽心似筍者，別自一種也。」

苣、即今萵苣菜，今京師呼此名。（順齋堂筆錄）

擘蘭

擘蘭，北人本呼擘辣，亦有呼擘闌者，晉之轉也，類蘆菔而非一種，宜生食，以作醬蔬亦肥美。（食味雜詠註）

擘藍、根如葵，土人醃藏之，四時常食，其臺亦可充蔬，辛味。（光緒順天府志）

豇豆

裙帶豆、即豇豆，北方呼爲「江豆。」（食味雜詠註）

豇豆莢有白色、紫、赤、斑駁數色，長者至二尺。今京師呼嫩者爲菜豆，訂可充蔬也；老者爲豍豆，或稱豇豆，莢長，雙結下垂，故又稱裙帶豆，亦可澄沙作餡。（光緒順天府志）

燒酒

古無燒酒，李時珍本草云：「始自元代。」凡五穀之米，皆可蒸燒，以其燒費民食，故私燒有禁，惟以造酒之糟作之，則酒極佳而不耗米，他省所燒，不如京城，以各處多以大麥，而京城則以高粱，麥不如高粱之甘也。（食味雜詠註）

燒酒，按皆麥燒。本土造酒家稱爲「大酒缸。」燒酒以乾燒爲上，又玫瑰燒，用玫瑰花蒸蒸，香味極美，又茵陳燒，佛手燒諸種，又花露。（光緒順天府志）

海岱門外燒酒市，列肆賣酒，巨賈掌之，皆巨缸盛之，若小砂壺所盛，僅二三兩，山農野老，從小肆買之，便於攜持也。（食味雜詠註）

酒肆

京師酒肆，有三種酒品亦最繁：一種爲南酒店，所售者，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靑之屬，肴品則火腿、糟魚、蟹、松花蛋、蜜糕之屬；一種爲京酒店，則山左人所設，所售則雪酒、冬酒、涞酒、木瓜、乾榨之屬，而又各分淸濁，淸者鄭康成所謂「一夕酒」也；又有良鄉酒、出良鄉縣，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即煮爲乾榨矣，其肴品則煮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棗、山查、鴨蛋、酥魚、兔脯之屬，夏則鮮蓮藕、榛菱、杏仁、核桃，助以冰，謂之冰盤；別有一種藥酒店，則爲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查露、葡萄露、五加皮、蓮花白之屬，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並無肴核，又須自買於市，而諸肆向不賣菜，飲畢亦須向他食肆另買也。（天咫偶聞）

故都酒肆，頗占有相當之歷史，士夫騷人，每以此爲留連之樂境。其風淸季爲尤盛，其別亦有可志紀者：一曰「南酒店，」所售大約爲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靑之屬；一曰「京酒店，」所售爲白燒、涞酒、木瓜、乾榨等；乾榨由良鄉酒所製，良鄉酒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即煮爲乾榨黃矣。別有藥酒店，所售如玫瑰露、茵陳、五加皮、蓮花白；此種藥酒，皆以花果白酒製成，業之者多本京人。故都酒店，以柳泉居最著，所製色美而味醇，然向不售碗酒。至若北酒店，更設有餚品，如糟魚、松花、醉蟹肉乾、蔬菜，下逮乾鮮果品悉備。而以特味專長者，有蝦蛛居之兔脯，于家店之鹹肉，楊家小樓之小什錦，咸著名焉。都中人民，嗜飲、每日入市，呼酒具蔬，據席暢談者不外茶經酒志之月旦而已。予嘗謂故都酒

店買醉，儼若置身宋唐之當壚間，蓋其伺應規例，猶彷彿夢華錄所云也。（燕閒叟志）

黃瓜

王瓜，或云以先諸瓜生，故名王瓜，猶鲂魚稱王鲂耳。京城出尤早，今南人皆呼王瓜，北人皆名黃瓜，王黃音近，南人不分，傳訛既久，遂不能改。

北俗尙食新王瓜，初出急以售之貴人，貴人亦以先嘗爲豪，不待立夏。其最早出者，雖不佳，可以兩條易千錢。（以上食味雜詠註）

京都竹枝詞：「黃瓜初見比人參，小小如簪値數金，微物不能增壽命，萬錢一食是何心？」（見飲食門）

胡瓜卽黃瓜，今京師正二月有小黃瓜，細長如指，價昂如米，凡宴貴客，用以示珍也，其實火迫而生耳。（光緒順天府志）

豌豆

豌豆、近來京城亦漸有種者，然遷地弗良，味薄而淌，反不如豌豆。（食味雜詠註）

豌豆、京師於市舍藥時卽食之，其老者亦可煮爛作餡。（光緒順天府志）

秦椒

京師八九月間，多秦椒，草本蔓延結實，色正赤，有長筴者，有圓球者，士人謂長者雄，圓者雌，雌者辣，雄稍平，京中呼爲柿子椒，似南中牛心柿，鮮豔可愛。秦椒細切和醬生食，辛香爽神，以醬雜他味炙之，名辣醬，亦佳。（食味雜詠註）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醯醬二物，爲烹調所必需，天下皆醯淡醬濃，獨京都以黑醋白醬油爲貴，味特鮮美，眞東坡所謂「嗜好與俗殊酸鹹」也。又南中辣椒有皮無肉，京產肉甚厚，外去其皮，內去其子，專以肉搗成醬，而和以餳鹽，拌入他菜，其妙獨絕。」

乾菠菜

菠菜、南中亦於冬月蕃生，然細而瘠，僅長二三寸，卽已漸老。北方所產肥大，自冬至春，正甘美，春暮，殆高二尺矣，於涼燥處乾之，亦絕似南方菜花頭。（食味雜詠註）

北京的乾菠菜，都是四鄉人賣，量道路的遠近，定價値的高低，大半是越近越貴，越遠越賤，別看買賣兒不大，從

中也有毛病，凡是帶著黃土，全都打了絡兒的，纔是地道乾菠菜哪，要是干干淨淨，挺支楞，就是泡過水的。更有一個風俗，說起來可笑，不差甚麼的人家兒，都要晾點兒乾的，（老本京的規矩，）必得第二年正月，擎他包餃子，所爲又苦又澀好裝油，細想怎麼個好法呢？不過吃個塵土味兒吧咧，並且晾他還得找陰涼兒，一晒就不綠啦。（燕市積弊）

脂麻油

食味雜詠北味香油註云：「脂麻油也，燐脂麻榨之出油，食成賴其用，在南中，值較貴，名麻油。」

菜油甚少，惟婦人市以潤髮，餘皆脂麻油。（光緒順天府志）

沙雞

半翅，即突厥雀，又名沙雞，爾雅云：「鵽鳩冠雉」是也，大如鴿，形類雉，鼠脚歧尾，後指則無，京師宴客亦用之，產盤山者更佳。

蘋果乾

京師蘋果乾，天津蟹朧，雖能行遠，殊失本來風味。

關東來物

冬時關東來物，佳味甚多，如野鴨、鱘鰉魚、風乾鹿、野雞、風羊、哈拉、麅猪、風乾兔、哈實蟆、還善庖手，調其五味，洵可口也。其他石花魚、灤河鯽、寶邸銀魚，更不勝縷指矣。（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關東貨始到京城，各處全開麅鹿棚，鹿尾鰉魚風味別，發洋水土想陪京。」

果局

又：「內城果局物異除，兼買黃油哈密瓜，我到他鄉猶憶食，山查糕與奶烏他。（即酥酪也，烏他係清語，叶韻而已，並非本字，不爲出韻。）」

乳酪

又：「奶茶有舖獨京華，乳酪（奶茶舖所賣惟乳酪可食，其餘以奶爲茶曰奶茶，以油麵奶皮爲茶曰麵茶，熬茶曰喀拉茶。）如冰浸齒牙，名喚喀拉顏色黑（拉讀平聲，蒙古語也。）一文錢買一杯茶。」（以上見飲食門）

都門雜詠荷包巷奶酪詩：「閒向街頭啖一甌，瓊漿滿飲潤枯喉，覺來下咽如脂滑，寒沁心脾爽似秋。」（同治都門紀略）

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正月初十日，早起，吃牛乳一器，北地得此頗難，惟夏間盛飲冰酪，而餘時無人知者。」

牛酪，按用牛乳造之。造法，將乳入釜，熬以冰餹，攪之，乃傾出，罐盛，待冷而結浮皮，如豆腐皮然，撈取，用冰置罐外，

漸漸凝成矣，味甘而凉，其浮皮，士人和楂餻食之。（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酪』註云『閒賣一年，擔二木桶，附層設椀，帶奶捲，夏用冰振，賠帶骰博。』（見除夕條）

酪：酪二曰山查酪，色紅；杏仁酪，色白。解暑則冰梅湯，若炒冰尤食之奇者。（都門瑣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牛奶酪云：『鮮新美味屬燕都，敢與佳人賽雪膚。飲罷相如煩渴解，芳生齒頰潤於酥。』註曰：『以牛乳合糖入碗，凝結成酪而冷食之，置碗於木桶中，挑擔沿街叫賣，味頗美，製此者爲牛奶房也。』

市肆亦有市牛乳者，有凝如脂，所謂酪也。或飾以瓜子之屬，謂之八寶，紅白紫綠，斑斕可觀。溶之如湯，則白如餳，沃如沸雪，所謂嬭茶也。炙嬭令熱，熟捲爲片，有酥皮火皮之目，實以山查核桃，雜以諸菓，雙捲兩端，切爲寸斷，嬭捲也。其餘或凝而範以模，如棋子，以爲餅，或屑爲麵，實以餡而爲餑，其實皆浙謂酥酪而已。（京塵瑣錄）

奶酪者，製牛乳和以糖使成漿也，俗呼奶茶，北人恆飲之。（清稗類鈔）

酪：酪在牛奶裏加上白糖，再滴入幾滴白乾酒，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這就叫做酪。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而最嗜吃酪的是旗人。酪鋪在北平很多，較大的酪鋪除了門市售賣之外，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桶裏放着冰，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酪，沿街去賣。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還帶賣奶捲和酪乾，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餡的點心，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北平的老頭小吃）

餑餑桌

京都竹枝詞：『滿洲糕點樣原繁，踵事增華不可言，惟有桌張遺舊制，（桌張，即餑餑子也，舊時旗禮，一切婚喪，俱有桌張，今漸無矣。）幾同告朔餼羊存。』（見飲食門）

滿洲筵宴，以餅餌爲尚，按梜攻媿北征行紀謂遼宴使臣，茶食以大柈陳四十碟，此似今之餑餑桌矣。（嘯亭札記）

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莫過於餑餑棹子，皆因這種東西，關乎滿洲的禮俗，遇著白事，不能不如此。這個意

思，也就跟掛幡子差不多兒啦，（同是廢物，）所以內城的滿洲餑餑鋪纔有呢。其中分多少節，有五節的，有七節的，甚麼十一節，頂多十三節，（跟玲瓏塔一樣。）有用花糕的，有用七星點子的，至好不過叫作官三節，不論那路，向分頂子的好歹，貴的用鮮菓子，（跟大蜜供頂兒同，）有用大麵鮮的（賤，）並有甚麼橘子麻柑兩撥兒的。餑餑不論好歹，棹套可得新鮮好看，未從要定之先，也得驗驗材料（彷彿糝圈子眾片兒，）多少錢的圈子，若遇夏天有雨時候，餑餑鋪還得跟着去照應，（怕髒了圈子。）論到價值，有十四兩，有十六兩，有十八兩，還有二十多兩的，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又不好吃（生的，）也沒甚麼好看，不過大家看著，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自然好看）（燕市積弊）

南菜

京都竹枝詞：「華筵南菜盛當時，水爆清蒸作法奇，食物不時非古道，而今古道怎相宜？」（見飲食門）

都門竹枝詞：「京城各種稱南式，珍錯烹調味足誇，大蒜胡椒都不用，於今一樣要清湯。」（見服用門）

館餐

又：「誰道館餐太不豐？兩盤旁列碗當中，酸湯白菜飄羊肉，老米澆來粒粒紅。」（見教館門）

檳榔

又：「口袋搭連滿滿裝，縮砂蘆子雜檳榔，胡麻黑胖般般有，也自親含豆蔻香。」（見服用門）

燕都小食品雜詠檳榔膏云：「小鑼一面任情敲，膏合檳榔色似膠。陶母留賓曾截髮，而今髮竟爲糖拋。」註曰：「以飴糖合檳榔屑，熬之成膏，攤成薄片，分塊而售，云可消食消水，售者多以膏易人家之亂髮，故詞中云云。」

蘘蒿

蘘蘘、蘘蒿也，今京師人以二三月賣之，即名蘘蒿，香肥可啖，唯葉不中食。

酸梅湯

葴、寒漿，今京師人以充茗飲，可滌煩熱，故名寒漿，其味微酸，故名酸漿矣。（以上爾雅義疏）

今人煮梅爲湯，加白糖而飲之，京師以冰水和梅湯，尤甘涼。（通俗文）

郝懿行都門竹枝詞：「底須曲水引流觴，暑到燕山自解涼；銅椀聲聲街裏喚，一甌冰水和梅湯。」（曬書堂詩鈔）

京師夏月，街頭賣冰。又有兩手銅椀，還令自擊，泠泠作聲，清圓而瀏亮，鬻酸梅湯也。以鐵椎鑿碎冰，撥入其中，謂之冰振梅湯，兒童尤喜呷之。（曬書堂筆錄）

都門好，甕洞九龍齋，冰雪灌腸香味滿，醍醐灌頂暑氛開，兩腋冷風催。（望江南詞）

都門雜詠西甕城梅湯詩：「新搏江米截如肪，製出涼糕適口涼，炎伏更無虞暑熱，夜敲銅盞賣梅湯。」（同治都門紀略）

酸梅，按用杏子青者，浸爛，去核及滓，和以餹，加以冰塊，土人謂之「酸漿水，」亦有將浸爛杏子，撈取略乾，模作餻，可水化食之，暑天食最宜。（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又解渴，又帶涼，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閙碗嘗一嘗，酸梅的湯兒來哎，另一個味呀。」註云：「自立夏賣到西瓜季。」

酸梅湯以酸梅合冰糖煮之，調以玫瑰、木樨、冰水，其涼振齒。以前門九龍齋及西單牌樓邱家者爲京都第一。（燕京歲時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酸梅湯云：「梅湯冰鎭味甜酸，涼沁心脾六月寒。揮汗炙天難得此，一閙銅盞熱中寬。」註云：「暑天售梅湯者最有名，以冰鎭之，涼沁心脾，售者每敲銅碟二枚，名冰盞。」

酸梅湯以酸梅泡汁，和冰糖水，調以玫瑰木樨，冰傍振之，以九龍齋及西單邱家爲最佳。自四月底便添售者，幌插銅月牙，手敲銅冰盞二個。（春明采風志）

每年一到夏令，北京有種賣酸梅湯的，名爲是小買賣兒，可也不得一樣，眞有擺個酸梅湯攤兒，得用一二百銀子的。甚麼銀漆的冰桶咧，成對兒的大海碗咧，冰盤咧，小磁壺兒咧，白銅大月牙兒，擦了個挺亮，相配各樣玩藝，用銅索綀兒一拴，方盤週圍都是銅釘兒，字號牌也是銅嵌，大半不是路遇齋，就是遇緣齋。桌子四週圍，圍著藍布，並有「冰振梅湯」等字，全用白布作成，上罩大布傘，所爲陽光不晒，青銅的冰盞兒，要打出各樣花點兒來。（燕市積弊）

酸梅湯，夏日所飲，京津有之，以冰爲原料，附梅乾於中。其味酸，京師賣酸梅湯者，輒手二銅盞，顚倒簸弄之聲，鏘

鮮然，謂之敲冰蓋行道之人輒止而飲之。（清稗類鈔）

暑天之冰以冰梅湯最爲流行，大街小巷，乾鮮菓舖的門口，都可以看見「冰鎮梅湯」四字布斧橫額，有的黃地黑字，甚爲工緻，迎風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樣，使過往的熱人，望梅止渴，富於吸力。

昔年京朝大老貴客雅流，有閑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廠逛逛書舖，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長晝。天熱口乾，輒以信遠齋梅湯爲解渴之需。（以上舊都百話）

酸梅湯：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但牠發源地卻是北平，而且一直到現在，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平來找。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煮好把滓子濾去，加以冰鎮，即成。然而怎樣把烏梅，水，糖，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處，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祕密了。北平的酸梅湯以琉璃廠信遠齋所售的最好，但一般人因爲牠路遠價昂，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向門口的小販來買。此種賣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或挑擔，或推車，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裏相擊丁當作響，非常好聽。（北平的巷頭小吃）

大麥粥

今農家煮穬（卽大麥）爲粥，夏月啖之，京師加餳，謂之「大麥粥」。

綠豆粥

京廚作綠豆粥，工而速辦。

熢麵

京師五月後有賣熢麵者，兒童加餳，涼水調成胍肐，仍乾食之，云可解暑。

落花生

京師人張筵，必旅陳看核名品甚繁，而長生果居其一。果不必珍而特不去者，將俗人珍其佳名而然歟？余以乾隆丁未始游京師，友朋燕集，杯盤交錯，恆擘殼剖肉，爛食殊甘，俗人謂之落花生。（以上曠齋堂雜錄）

落花生，蔓生，花落地而結實，故名。凡沙地皆可蓺，今本土西山一帶產此甚廣。四月下種，八月成熟，煑作果，極香美，惟忌與瓜同食。（光緒順天府志）

杏仁茶

杏酪、取甜杏仁，水浸，去皮，小磨(俗作)磨細，加水攪稀，入鍋(俗作)內，用糯米屑同煎，如打高粱麵法。至餳之多少，隨意摻入。紀曉嵐先生作詩三十二首，俱寫京廚烹調之壞，只一首贊其能，能作杏酪也。(閱微草堂筆錄)

光緒都門紀略戲園詩：「攜來絕妙雨前茶，苦水烹煎味迥差，何物最能消酒渴？提壺人賣杏仁茶。」(見市廛門)

杏仁粉，按以杏子仁甜者，磨爲粉，然不盡純，或雜以薯粉，土人和餳調水爲杏兒茶。(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杏仁茶」註云：「擠二細高白圓罐，一頭置鍋，貯火，通賣一年，大街衚衕早有設攤者。」(見除夕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杏仁茶云：「清晨市肆鬧喧嘩，潤肺生津味亦賒。一碗瓊漿眞適口，香甜莫比杏仁茶。」註曰：「杏仁茶，以麵粉及杏仁粉同熬之卽成，津埠亦多售者。」

頭魚

燕都雜詠：「舊俗愛窮廬，巖遊捺鉢居，獵闌歸去晚，恩宴賜頭魚。」註云：「捺鉢帳名，御食最重頭魚宴。」

茶湯

又：「茶湯了無味，久笑大官庖，禁掖何人近？龍烹更鳳炮。」註云：「明諺有「翰林文章，太醫藥方，光祿茶湯，兵部刀鎗，」等語，言無實也。庖有烹龍炮鳳，以白馬雄雞代之。」(以上見歷代舊聞)

茶湯及油茶：一個擠子，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另一頭是一個木箱，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擠子。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實際卻大不相同。茶湯是一種秫子麵製成的粉子，賣時如冲藕粉一樣，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加上糖，然後用極滾的水來冲。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賣時用滾水一冲，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據說最富滋養。(北平的巷頭小吃)

點心

都門好，佳點貴翻毛，冰麝香團荷葉餅，蠶屠乳作茯苓糕，製造價仍高。(憶江南詞)

兪曲園憶京都詞云：「憶京都，茶點最相宜，兩面茯苓攤作片，一團蘿蔔切成絲，不似此間惡作劇，滿口糖霜嚼復嚼。」原註：「京都茯苓餅蘿蔔餅最佳，南人不善製餡，但一口白糖，供人咀嚼耳。」

京都點心之著名者，以麵裹榆莢，蒸之爲糕，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間以棗肉，曰豌豆黃。以黃米粉合小豆棗

山楂糕
東坡肉
雞麵
素飯館
奶油糟糕
水晶糕
燒麥
烤牛肉
冰水

肉蒸而切之曰切糕。以糯米飯夾芝蔴糖爲涼糕，丸而餡之爲窩窩，卽古之不落夾是也。（清稗類鈔）

南人嗜甜，肴饌果點，以糖爲庖製之要素，甜味太濃。吃慣了南點者，不無單調之感。但舊都的點心舖，餑餑舖，卻又喜歡標南糖、南果、南式、南味。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館也要掛姑蘇二字。近年在魯豫等省設分號，則寫京都。又自稻香村式的眞正南味，向華北發展以來，當地的點心舖，受其壓迫，消失了大半壁的江山。現在除了老北京逢年逢節還忘不了幾家老店的大八件，小八件，自來紅，自來白外，凡是塲面上往來的禮物，誰不奔向稻香村，稻香春，桂香村，眞稻香村，老稻香村乎？糖多固是一病，但製法鬆軟，不似北方餑餑式的點心之乾硬，此乃南勝於北之大優點。（舊都百話）

都門雜詠滙豐齋山楂蜜糕詩：「南楂不與北楂同，妙製金糕數滙豐，色比胭脂甜若蜜，鮮醒消食有兼功。」

又日僉齋東坡肉詩：「原來肉炙貴微炊，火到東坡膩若脂，象眼截痕看不見，饑時舉箸爛方知。」

又福興居雞麵詩：「麵白如銀細若絲，煮來雞汁味偏滋，酒家惟趁清晨賣，枵腹人應快朶頤。」

又素飯館詩註云：「包辦素席，佛前素供。」

又致美齋奶油糟糕詩：「蛋黃和麵餞如餳，松子攙來香最清，妙製品惟供上用，奶油風味溯興京。」

又滋蘭齋水晶糕詩：「紹興品味製來高，江米桃仁軟若膏，甘淡養脾療胃弱，進場宜買水晶糕。」

又小有餘芳蟹肉燒麥詩：「小有餘芳七月中，新添佳味趁秋風，玉盤擎出堆如雪，皮薄還應到透紅。」

又烤牛肉詩：「嚴冬烤肉味堪誇，大酒缸前圍一遭，火炙最宜生嗜嫩，雪天爭得醉燒刀。」

又捨冰水詩：「冰桶涼棚暑氣消，入喉頃刻免心焦，近來善事都難作，更有無知偸水瓢。」（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有不費一錢而隨處可飲之冰水，是些大戶人家爲救濟苦人而設的。常常在自己的門首，擺下很大的水櫃，或大個兒的水壺，另有木頭做的架子，上面放些碗瓢，小販車夫路過那裏，可以隨便取飲，名曰「暑湯」，熟水總比沿

路找涼水喝強些。其中亦有解暑的藥料，或綠豆之類。（舊都百話）

醬羊肉

都門雜詠月盛齋燒羊肉詩：「喂羊肥嫩數京中，醬用清湯色煮紅，日午燒來焦且爛，喜無羶味膩喉嚨。」（同治都門紀略）

五香羊肉，前門內戶部街有售此者，如南方羊脩，味極香美，蓋去皮骨，用清醬雜茴香烹之。（光緒順天府志）

月勝齋，戶部前羊肉舖，五香醬羊肉最有名。（京師地名對註）

熊掌

古以熊掌爲食珍，京師庖人，鮮有能製此物者。（菽園筆談）

餃子

扁食卽餃子，有大有小，有水餃，湯麵餃，爲士人常食之物，而逢節尤必需，此半用羊肉作餡。

麵筋

麵筋，用麥麩浸水中，揉洗成之，其澄出漿粉曰小粉。

奶皮餅

奶皮餅，按奶衣，卽煎牛酪之浮皮也。凡用奶皮，必涼餡，其餅名不一，有仿回回及高麗法者。

小米團

小米，團之，碾小米粉作爲團，中空無餡。

孩兒飯

孩兒飯，用肉湯煮糙米爲飯，名孩兒飯，其法始自蒙古，而士人做爲之。

豆腐

豆腐，磨黃豆爲之，或黑豆，點以鹽滷，其嫩者名南豆腐，如南方之水豆腐也，其關有腐皮百葉，又腐乾，今京師以延壽寺街王致和家腐乾最著名。

元宵

奶皮元宵，南方呼爲圓子，京師惟正月盛行，凡米粉圓子，通名元宵。

賽利馬

賽利馬爲喇嘛點心，今市肆爲之，用麵雜以果品，和餹及猪油蒸成，味極美。

童子雞

童子雞，按取雞之嫩者，煮而爛之，因名。

五柳魚

五柳魚，浙江西湖五柳居煮魚最美，故傳名也，今京師食館做爲之，亦名五柳魚。

醬肉

醬肉爲京師最著名者，幾與金華火腿匹

爐肉　燒烤肉，按取小豬烤之，其不用小豬者爲爐肉。本土有爐肉舖。

田雞　蛙居水中，形似蝦蟆，背青綠色，尖嘴細腹，鳴聲哇哇，俗呼爲「田雞，」捕食。

鴿卵　鴿卵，今以爲珍肴。

豌豆苗　豌豆，枝莖柔弱，布地而生，葉形頗圓，兩兩相値。初生時肥嫩可食，本土謂之「豌豆苗兒，」四時不絕，法如唐花，火迫而發也。其豆初結時，粒細如珠，京師亦食之。

刀豆　刀豆，今京師醃小菜中有此。

油菜　油菜本名蕓薹，京師專名油菜，枝莖細小，爆食甚佳。

芥菜　芥類不一，今本土有一種葉青莖紫者爲紫芥，作齏甚美，土人通稱「芥菜。」

蘑菇　蘑菇以口外牛羊骨生者爲勝，故稱「口蘑。」今本土產者，土人通稱爲口蘑，鮮時可充茹，其乾者有大口蘑，小口蘑，口蘑丁之分。

金瓜　金瓜不可食，形圓而扁，亦有純圓者，深秋則老色赤，採作盆供，可耐久。

醬瓜　梢瓜，按卽菜瓜，本名越瓜，可生食，俗呼生瓜，有青白二色，濃淡相間，以甜醬漬之，爲蔬中佳品，土人稱爲「醬瓜」，用以煮雞肉猪肉極美。

冬瓜　冬瓜可蔬可醃，又可蜜煎，其子及皮並入藥。

南瓜　南瓜可煮可烤，能充飢，其子可爆作果，土人名「倭瓜子。」

西瓜　西瓜瓜肉有紅、黃、白三種，其皮、肉、子俱白者，土人稱爲三白瓜。紅瓜子可爆作果，瓜汁及翠衣用入藥。

蘿蔔　蘿蔔子入藥，莖葉爲蘿蔔菜，或醃作乾菜尤美，芽初生可食，土人謂之「蘿蔔纓兒。」

水蘿蔔　水蘿蔔圓大如甌，皮肉皆綠，近尾則白，亦有皮紅心白，或皮紫者，祇可生食，極甘脆，土人呼爲水蘿蔔，今京師以

西直門外海淀出者爲尤美。

山藥泥 薯蕷即山藥，冬月掘根，可蒸可煨，京師以猪油及白沙餹和之蒸爛，謂之山藥泥。

芋 芋，有水旱二種，水芋爲勝，京師西直門外海淀產此，能充飢可餹可鹽，可醬可蔬。

藕 藕，今市中鬻者皆海淀所產，夏月啖之，甚珍香氣類荷而味少淡，寺僧或灌入稉米，熟之，爲香積蔬品，其節亦入藥用。

菱 海淀今產菱，極小而三角，如南方之野菱，土人呼爲菱角，生啖不甚甘脆，惟蒸曝亦可充糧，惜少水鄉，無廣植者。

慈菇 地栗即慈姑矣，可煮啖，其苗名剪刀草，一名燕尾草，蒸嫩時亦可作蔬。

脂麻 脂麻，今本土植此最廣，取其仁作油，然燈及和味，其稃作爲麻醬，其稈有節如竹，土人至臘月祀神焚之，謂之「節節高」。

醬 醬、清醬，按有甜醬、黑醬、黃醬，皆麵爲之，黑黃者味鹹，清醬即醬油，亦有白黑二種。

滷蝦醬 滷鰕醬，按其油即滷鰕油。

辣醬 辣醬，按以曝乾辣茄椒爲末，以水調之，遠遜南方之油熬者。

冬菜 冬菜，按用白菜絲，切之，加以花椒醃藏，香味極美。

醬小菜 醬小菜，按有刀豆、菜瓜、黃瓜、藕梢之屬，又有滷鰕瓜，滷鰕香椿。

松花 松花，按南方呼爲「皮蛋」，本土近數年始有造此，較南方出者尤嫩，惟皮上無松花影也。

菊花燙 菊花燙，近數年始盛行，其法先用鱖魚作燙，雜以粉條麻花，和白菊花食之，亦有加椒末胡荽者。

牛乳 本土冬月，取犉牛乳售與人食，滿洲餑餑舖奶皮餅，亦用牛乳。

良鄉酒 良鄉黃酒，似紹興酒而味遠遜。京師酒家至冬令，每揭曰，「寄售良鄉黃酒。」

虎骨燒
虎骨燒，按能活血，舒筋，去風，老年人最宜，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爲正陽門外樂家藥舖專門之物。

酒釀
酒釀，按一稱甜酒釀，一稱酒酪，用糯米釀之，味甘色白，如湩酪，連米食之。

果脯
蜜漬果脯，按有杏脯，桃脯，蘋婆脯。

柿
柿爲赤實果，大者霜後熟，形圓微扁，中有拗，形如蓋，可去皮曬乾爲餅，出精液，白如霜，名柿霜，味甘，食之能消痰。

糖毬
糖毬，當爲棠梂，經霜乃赤，其稱餹梂者，以餹裹之耳。亦可實餡爲果脯，今土人稱爲紅果者此也。山楂，可和餹蜜搗之爲楂糕，淡紅色者最佳，又入藥品。

鐵梨
爾雅義疏曰：「櫨，即今鐵梨，黃赤而圓，肉堅酸澀，入湯煮熟則甜滑，今順天人呼之鐵梨是也。」今本土或稱爲堅梨，晚秋始採，堅不能啖，必先以白蒿覆之，蒿性溫，逾日而梨色變黑，始可食，然生啖酸澀，土人每煮熟而鬻。

梨
梨，今土人以汁多而微酸者爲波梨，其皮上有紅點者爲金星波梨，甜而爽脆者爲呀兒梨，可蜜製爲脯，即哀家梨也。哀、呀、聲之轉。又有大者爲半斤酥，馬蹏黃，日下舊聞引燕山紀游稱仰山村多梨，今西山一帶，產植甚廣。

桃
桃，按今土人以六月采食者爲朱顏青，味甘而脆，可蜜煎爲脯；七月采食者爲瑪瑙紅，中秋後采食者爲雁過紅，種類不一。

香椿
香椿樹嫩芽，俗呼香椿頭，可蔬可殖，今土人醃藏之名「醃香椿。」
宛平王志，椿有香、菜、臭三種，按宛志誤也，香椿芽可食，故俗呼菜椿，非有二種也，臭椿爲樗，其根皮入藥。

燒餅
馬蹏即燒餅，以其形似馬蹏而名。（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一歲貨聲：「大燒餅，熱油炸鬼」註云：「有糖、鹹、大小八楞、圓盞、數樣，鄉村謂之蔴花子，以白油豆油炸，挎盤。」
又「大掩子熱燒餅」註云：「別有弔爐高麵一派，味殊勝，負筐，有帶小油果者，半用香油炸。」
又「馬蹄燒餅」註云：「切麵舖代烙，其爐如四尺屋，上貼烘熟，稍小而尖者曰「驢蹄，」皆像其形，惟甜漿粥

油鎚

鋪馬蹄，用高麵炸果香油。」

油鎚。按用麵條油煠之，其發酵者爲麻花。（光緒順天府志）

兪曲園憶京都詞云：「憶京都，小食更精工，盤內切糕甜又軟，油中灼果脆而鬆。不似此間吃胡餅，零落幾牙殊怕硬。」原註：「油灼果，俗稱油灼檜，云杭人惡秦檜而作，是南製而迺不及北製之美，何也？」

北京外城管著油果子叫麻花兒，內城叫油炸鬼，外省有叫果子的，有叫油條的，這種吃食，到處都有，內中的材料，離不開麫、城、鹽，每斤麵有擱三錢的時候，有擱二錢五的月令，按照春秋四季，得斟配合宜。按說都得用香油才能算對，誰知這麽點兒玩藝兒也有毛病？早先對假是用河油（就是大槽油，）而今連河油都嫌不上算啦，弄點子雜類古董胡往裏一攙，要瞧這個弊病，只要拿開水一泡，味兒就出來，不然，粥舖的蔴花兒，老顯着小呢，皆因泡粥吃非香油不行。（燕市積弊）

白肉

白肉、清烹豬肉，爛而不糜，可片食，本土有專售此者，名「白肉館。」（光緒順天府志）

肉所作有翡翠羹，金銀肘，獅子頭等名，猪腸猪參煮春不老菜，罰之長生不老，皆可入唐人食譜，西單牌樓有白肉館，專賣白肉，日須一桌進御，其煮肉鍋云自明至今，故肉味特佳。（都門瑣記）

和順居的肴饌，完全取材於猪的身上，能把肉胳皮骨，做出種種花樣，種種名目，與素菜館把青菜豆腐做出許多雞鴨魚肉的形式，恰相反映。常吃不免單調，偶願卻別有風味。他們的營業時間，亦自成一格，別家飯館子，早上大概座客寥寥，生意都著重在夕陽西下之時，有鬧到夜靜更深，喧呼不絕者。惟獨這家白肉館，專賣上半天，一交正午，便封竈上門。其中桌櫈碗盞鍋筷，完全是幾世紀以前的太古遺風，門口的「和順居」三字，古色斑爛，殊不亞於水滸上瓦官之寺。（舊都百話）

年糕

一歲貨聲「江米年糕」註云：「盂姓累世專賣通年，肩挎小白圓籠，僅如扁缸，桃大精美，多愛買者，外號「遊

九城。」

三角

又「三角兒……炸……焦，」註云：「排插、糖蘸花、馬鞍、燒餅、油炸糕、肩拚方盤，亦有挑圓籠，搖八楞鼗鼓者，秋後添糖耳朵、蜜麻、帶賣乾燒酒，乾糖蘸花，又有帶賣豆腐乾，豆腐絲者。」

燙麪餃

又「燙麪餃」註云「凡二人，一擔前設方盤，中安鍋爐籠屜，後則高方匱，背有欄，止抽屜二層，下空，裝水桶；一人擔二圓籠，內盛各種餡盆，現定現蒸。猪肉、口蘑、乾菜、蝦仁、香椿、龍鬚菜、芽韭、羊肉、茴香、白菜、豇豆、芽豆、胡蘿蔔、油。」

撥魚

又「撥魚兒來，又酸又辣，」註云：「蔴醬、青醬、醋鹹胡蘿蔔絲，或爛蒜，或芥末，與涼粉綠豆腐皆同。」

豆腐腦

又「好熱呀，豆腐腦兒熱呀，」註云：「前籠上設方盤，後以布裹腐罎，澆高醬鹹，紅根丁。」

熏魚兒

又「熏魚兒炸麪觔來喲喂，」註云：「熏一切猪頭、肘子、肥腸、繞腸、粉腸、肝、心、肺、口條、小雞、螃蟹、魚、雞子、寶蓋、什件、帶片火燒，肩挎小紅櫃，或云用藥洗過，雖伏天，蠅不集。又有吆喝爛肉者，貨多不全。」

煮豌豆

又「豌豆來，乾的香，賽過榛瓤兒豌豆，」註云：「肩負細長柳條圓笸籮，多於雨後賣。」

燕都小食品雜詠煮豌豆云：「沿街雨後喊牛筋，豌豆新蒸趁夕曛。浸透五香堪細嚼，未經吹糯已成紋。」註曰：「雨後各街巷多有兒童擕小筐賣五香豌豆者，吆喝必曰，「賽牛筋的豌豆。」」

驢打滾

一歲貨聲「滿糖的驢打滾，」註云：「黃米麪裹糖蒸，外浮灑乾豆麪，此鄉下人賣。」

燕都小食品雜詠驢打滾云：「紅糖水餡巧安排，黃麪成團豆麪埋。何事羣呼「驢打滾？」稱名未免近詼諧。」註曰：「黃米粘麪，蒸熟，裹以紅糖水餡，滾於炒豆麪中，成球形，置盤上售之，取名「驢打滾，」眞不可思議之稱也。」

糖雜麪

一歲貨聲「糖雜麪」註云：「挎筐賣糖，細如一握絲，亦捏蝎蛇各種玩藝。」（見元旦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糖咂麪云：「全憑手藝見工奇，一握糖條細似絲。兒女喜談齊叫買，札花長辮各成詞。」註曰：

「以飴糖一塊，兩手頻搓之，頃刻成絲。口中有詞曰：「姑娘吃了我的糖喱麵，又會札花又會紡綫；小禿兒吃了我的糖喱麵，明天長頭髮，後天梳小辮，」云云，故兒童多樂就之。」

甑兒糕

一歲貨聲「江米果餡來，甑兒糕，」註云：「擔兩頭支高架，前設甑爐，後設箱，盛各樣麵餡。」

燕都小食品雜詠甑兒糕云：「擔兒炊糕亦怪哉，手和糖麵口吹灰。一聲吆喝沿街過，博得兒童叫買來。」註曰：「售者擔高凳，一端置小火爐，一端置木櫃，中實米製麵及糖等，木甑中空，活底，以麵及糖置甑中蒸之，頃刻卽得，推其底則糕自甑上出，兒童頗喜之，蓋以其現做現炊，甚有趣也。」

果子乾

一歲貨聲「果子乾挑子」註云：「樱繩擔扁杖，各種細磁具，白漆圓籠，週身銅什件、帶環，前設方盤，中置小籠，安鍋，手敲二銅冰盞口吆喝「帶湯兒的熱豌……豆喱」以黑豌豆加鹹，煮後加糖，二月中徹。果子乾以柿餅杏乾作，帶湯加藕片，或加梨片，端午徹。玫瑰棗糖餞生老虎眼，帶湯，酸棗烏豆，以大力丸鹹煮晾乾，茶豆帶湯，小麻子鹽鹹花生。交二月中添桃脯，奶子糕，玻璃粉，撥魚兒，立夏添冰桶，酸梅湯，近年添汽水瓶，以上所賣多闕矣。」（見除夕條）

燕都小食品雜詠果子乾云：「杏乾柿餅鎮堅冰，藕片切來又一層，勸爾多添三兩盌，保君腹瀉廁頻登。」註曰：「夏季之果子乾，係以柿餅杏乾等浸水中，鎮之以冰，上層覆以藕片，食者不免有腹瀉之虞。」

糖壺盧

一歲貨聲「糖壺盧東子」註云：「「吆喝冰糖兒多來，壺盧來嘍……。」壺盧十餘種：扁熟山裏紅、生山裏紅、夾澄沙、胡桃仁、白海棠、生熟二種葡萄、山藥、山藥豆、梨片、黑棗、紅海棠、大紅乾橘子、荸薺。梨糕數種：奶油、骰塊、芝蔴釀、花生釀、胡桃仁釀、大酸棗釀。皮糖、四方加澄沙餡、蘋果乾釀、杏乾釀、梨乾釀、老糖梨糕加花生仁、酸剛子、奶烏他、水烏他。」（見除夕條）

糖葫蘆：糖葫蘆是北平的名產，近年他處也有做製者，但都不如北平的好。所謂糖葫蘆，其實與「葫蘆」毫無關係，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用裹滿冰糖的果子，如山裏紅，海棠果，葡萄，山藥，核桃仁之類。製時最難的一

步是熬糖，因熬得過老則味苦，過嫩則膠牙也。北平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爲最好，但胡同裏擔籃叫賣者也間有好的。（北平的巷頭小吃）

硬麵餑餑

一歲貨聲「硬麵餅餅」註云：「子兒餅餅、雙喜字加糖、硬麵鐲子、鹹螺螄轉、油酥燒餅、鞋底子魚、五福捧壽、奶油餅餅，有擠龍有提筐者，有帶賣白糖麻花、芝蔴饊子者，通年夜間賣，曉歸早睡，午後烙。」

燕都小食品雜詠硬麵餑餑云：「餑餑沿街運巧腔，餘音嘹喨透燈窗，居然硬麵傳清教，驚破鴛鴦夢一雙。」註曰：「硬麵餑餑，卽火烙餅餌之類，惟多於夜間售賣爲可異耳。」

硬面餑餑：在北平，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悽涼而深長的吆喝，擾人清夢，那便是賣硬面餑餑的小販的叫賣聲。一般人差不多旣不愛聽這種聲音，也不愛吃這種餑餑，因爲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餑餑」是北平話，意卽「點心。」硬面餑餑，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又有「鐲子，」「凸蓋，」「饊子」「白糖餑餑，」「紅糖餑餑」等名目，但其不好吃則一也。買牠的人，多半是吸鴉片的人或五更飢的患者，半夜兩三點鐘，家中旣沒吃的，街上又無處可買，不得已而買牠聊以充飢。（北平的巷頭小吃）

饅頭類

一歲貨聲「約斤饅頭」註云：「挑圓籠或背筐，三角饅首，大小論斤。」

又「白糖兒饅頭，繐子油、韭菜餡粲，」註云「背筐蓋布，高裝饅首，脂油方餔、千層餅、繐子油、韭菜餡包子、攢餡倭瓜、隨時包子。」（以上見二月條）

北京賣饅頭的向分兩種：有軟麵饅頭硬麵饅頭的分別。軟麵饅頭，是在蒸鍋舖賣，捏出個尖兒來，點上個紅點兒，就叫壽桃，不但不夠分兩，而且連對成熟也沒有，淨爲生日滿月，好去寃人，到了年底，更尖更小啦，核計起來，總得一吊多一斤。要說硬麵饅頭，有作房，都是南冀州人所幹，背著筐子，下街吆喝，每斤麵不過用四兩水，比較蒸鍋舖雖粗，可是公道些。（燕市積弊）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都中朔風雖厲，而風窗之製極妙，交冬後，無室不置，室中閑煖聚飲，依然暖若陽春。每至酒家沽飲，輒置一小釜於案，而生切雞魚羊豕之肉，俾客自投沸湯中熟而食之，視進自廚下者味更鮮美，南中無此風味也。」

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沃湯其中，熾火於下，盤置雞魚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雜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鍋，宜於小酌，以各物皆生切，而爲絲爲片，故曰生火鍋。（清稗類鈔）

鍋子之類甚多，有菊花鍋子，爲肉類與菜蔬及花瓣之大雜膾，整桌酒席在秋冬間視爲要素，及羊肉鍋子，爲歲寒時最普通之美味，須於羊肉館食之。此等吃法，乃北方遊牧遺風，加以研究進化，而成爲特別風味也。（舊都百話）

嚴緇生憶京都詞註云：「京都春蔬之妙甲於天下，每晨鄉人以小車載入城中，求售種類繁多，不可名狀，惟其價幾與魚肉等，南中除青白二菜外，無其佳種，其故由北人勤而南人惰，除種稻外，不講求樹藝也。」

京師人煙繁密，號稱百二十萬，日食豬六百頭，羊八千頭，年節則倍之，魚蝦皆來自津沽，過一日即腐臭，而價特昂，售者溼之以冰，故冰之用周四時。蔬菜瓜茄菘菰之類，每日自關鄉入城者，小車相屬於道，丁巳、庚申兩次之變，九門晝閉，居民不得蔬食，平時園丁皆能移植，四方名蔬異種，春初焙火坑種瓜茄，故昂價十倍，富人爭購之，說部稱歲除日一王瓜值五十金，非過誇也。（骨董瑣記）

正陽樓以羊肉名，其烤羊肉，置爐於庭，熾炭盈盆，加鐵柵其上，切生羊肉片極薄，漬以諸料，以碟盛之，其爐可圍十數人，各持碟踞爐旁，解衣縱噉，且烤且啖，佐以燒酒，過者皆覺其香美。（都門瑣記）

燕都小食品雜詠烤羊肉云：「濃煙熏得涕潸潸，柴火光中照醉顏，縱滿生羶澀一炙，如斯嗜尙近夷蠻。」註曰：「鐵篦之下燒以木柴，以羊肉之薄片，醮醬油或滷蝦油，就篦上烤食之。」

飲食習慣，以羊爲主，豕助之，魚又次焉。八九月間，正陽樓之烤羊肉，都人恆重視之。熾炭於盆，以鐵絲罩覆之，切

肉者爲專門之技，傳自山西人，其刀法快而薄，片方然蘸醓醬而炙於火，羶香四溢。食者亦有姿勢，一足立地，一足踏小木几，持箸燦罩上，傍列酒尊，且炙且啖，往往一人啖至三十餘柈，柈各盛肉四兩，其量亦可驚也。（舊都文物略）

家常餅

充食則窩絲餅，葱花油餅，油糖餅，大小薄餅，下者爲家常麵餅。（都門瑣記）

餅這種東西，原是上不去棹面兒的一種食物，所以賣力氣的苦人，見了他都親，一勁兒就講究甚麼裏頭有餅，不信就是一棹便席，把他舉上去，也分外難瞧，不然早先的大飯館子，都沒餅案兒，（近來有添上的。）凡帶餅的飯舖兒，也不過賣點兒猪八樣兒，甚麼小碟兒，爆羊肉，寬汁兒啦，再不然就是二葷舖裏帶，大茶館子沒大餅，只有清油家常，（做缸子餑餑的鐺（念稱）上沒處兒烙。）輪到街面兒上，除了擺攤兒之外，就得說切麵舖專用餅麵（紅麥子多，）賣餅帶賠油，可是這麼說，每斤麵總合著攙九兩多麵，細一核計，是麵賣多兒錢，水也賣多兒錢。（燕市積弊）

家常餅者，北人以之爲飯，食時置肴於上，捲而啖之，大率爲炒裏肌絲，或攤黃菜，炒裏肌絲者，糉精豬肉成絲，加以韭芽木耳而炒之也。攤黃菜者，以雞蛋之黃白攪和而炒之，其色黃，盛於盤，略如荷葉。（清稗類鈔）

冰椀

藕本南方物，遠遜於北，清脆甘潤，了無渣滓，席中與鮮核桃、遨子、菱米同入冰椀。（都門瑣記）

京師夏日之宴客，飣盤既設，先進冰果，冰果者，爲鮮核桃、鮮藕、鮮菱、鮮遨子之類，雜置小冰塊於中，其涼徹齒而沁心也，此後則繼以熱葷四盤。（清稗類鈔）

四王府小棗

四王府，京西香山，甜醬暨小棗甚佳。（京師地名對註）

水烏他

水烏他以酥酪合糖爲之，於天氣極寒時，乘夜造出，潔白如霜，食之口中有如嚼雪，眞北方之奇味也。其製有梅花方勝諸式，以匝盛之，奶烏他大致相同，而其味稍遜。

茶

京師士夫無知茶者，故茶肆亦鮮措意於此，而都中茶皆以末旉雜之，茶復極惡，南中龍井絕不至京，亦無嗜之者。（以上天咫偶聞）

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京[illegible]佳話）

粳米粥

燕都小食品雜詠粳米粥云：「粥稱粳米趁清晨，燒餅麻花色色新。一碗果然能果腹，爭如廠裏沐慈仁。」註曰：「粳米粥爲清晨點心之一，將粳米熬得極爛，並附賣燒餅麻花之類。」

燕雲豆

又燕雲豆云：「雲新豆蒸貯滿籃，白紅兩色任鹹甘。軟柔最適老人口，牙齒無勞恣飽餤。」註曰：「雲豆者，即扁豆之種子，蒸之極爛，或灑椒鹽，或拌白糖均可，豆分紅白兩種，每在晨間售賣，老人多以之爲點心，因其爛已如泥，不費咀嚼也。」

豆渣糕

又豆渣糕云：「豆渣糕兒價値廉，盤中個個比鵝鶼。溫涼隨意憑君擇，灑得白糖分外甜。」註曰：「豆麵蒸球，外黏豆麵，擔挑叫賣，有涼熱兩種，隨意選買，每以箸一雙叉糕二枚，故有比鶼之語。」

涼粉

又涼粉云：「粉有撥魚與刮條，潔明歷歷水中漂。憑君選擇憑君飽，只管酸涼不管消。」註曰：「以極稠之綠豆粉做成，不易消化，此物大概各處皆有，特不如京中名物之多耳。」

猪頭肉

又猪頭肉云：「猪頭不叫叫燻魚，巧手切來片紙如。夾得火燒堪大嚼，夕陽紅櫃走街衢。」註曰：「有賣猪頭肉者，煮而燻之，兼有燻魚，實非主品，而叫賣者，每於夕陽時，身負紅櫃，偏喊「燻魚」而不以猪頭肉稱，切時肉薄如紙，多夾其帶賣之火燒（餅類）中食之。」

蘇造肉

又蘇造肉云：「蘇造肥鮮飽老饞，火燒湯漬肉來嵌。縱然饕餮人稱膩，一樹脊油已滿衫。」註曰：「蘇造肉者，以長條之肥猪肉，將汁燉之極爛，其味極厚，並將火燒同煮鍋中，買者多以肉嵌火燒內食之。」

炒肝

又炒肝云：「稠濃汁裏煮肥腸，交易公平論塊嘗。諺語流傳猪八戒，一聲過市炒肝香。」註曰：「炒肝以猪之小腸餠切成段，團粉汁燴之，昔年每文一塊，近來則恐非一銅元一塊不能買矣。名爲炒肝，實則燴猪腸耳，既無肝，更無用炒也（間有肝塊，亦非炒過者。）京諺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殘骨肉」之語，故詩中云云。「炒肝香」三字，則實

者之吆喝聲也。」

湯爆肚 又湯爆肚云：「入湯頃刻便微溫，佐料齊全酒一樽。齒鈍未能都嚼爛，囫圇下咽果生吞。」註云：「以小方塊之生羊肚，入湯鍋中，頃刻取出，謂之湯爆肚，以醬油、葱、醋、麻醬汁等蘸而食之。肚既未經煮熟，自成極硬脆之品，食之者無法嚼爛，只整吞而已。」

羊頭肉 又羊頭肉云：「十月燕京冷朔風，羊頭上市味無窮。鹽花灑得如飛雪，薄薄切成與紙同。」註曰：「冬季有售羊頭肉者，白水煮羊頭，切成極薄之片，灑以鹽花，味頗適口。」

羊腱子 又羊腱子云：「肥羊腱子佐庖饕，飲得三杯酒意濃。羶氣居然無半點，風乾美味在隆冬。」註曰：「羊腱子爲清眞教人冬季所售之食品，法以羊蹝在高湯中煮熟，風乾之，約早晨煮得，過午即可出售。北京羊肉，名聞全國，冷食之，眞無半點腥羶氣也。」

羊肚湯 又羊肚湯云：「縱使藜腥勝苦蘆，充飢何必飲灰泥。淸貧難得肥甘味，莫笑衞生程度低。」註云：「羊肚湯骯髒無比，湯與羊肚，乃羊血灌腸，均作灰色，塵土飛揚中，食者頗多，此亦生計艱難有以致之也。」

棉花糖 又棉花糖云：「沙糖經火運輪機，頃見纖維釜外飛。白絮一團棉彷彿，只堪適口不成衣。」註曰：「棉花糖者，以蔗糖入能轉之釜中，下炙以火，使釜旋轉，糖經熱而融，藉旋轉之力，遂成絮狀之糖絲，由釜旁出，望之眞如棉絮也。」

冰糖子 又冰糖子云：「異想天開生意尋，招搖過市奏淸音。兒童個個齊爭買，口嚼冰糖耳聽琴。」註云：「北京有一種賣糖者，不敲鑼，不口喊，攜四絃胡琴，沿街拉彈，最能引誘小兒，故生意頗不惡也。」

抓梨膏 又抓梨膏云：「各色梨膏列彩亭，甘酸適口有芳馨。頭標抓出齊稱賀，賺得兒童啞乞錢。」註云：「梨膏，即以糖合胡桃、山査、花生、芝麻等煎熬而成，劃成小方塊，售者作紙亭，上繪彩之名目，各得若干塊，另有布袋盛紙鬮，註明彩數，兒童喜抓之。」

又豌豆黃云「從來食物屬燕京，豌豆黃兒久著名。紅棗都嵌金屑裹，十文一塊買黃瓊。」註曰：「以去皮之豌豆入砂鍋內煮之成粥，後入以紅棗，俟水分漸乾，即可成塊，出鍋待冷後分切三角之塊，陳列售賣，橙黃之塊，滿嵌紅棗，可觀亦可食。」

豌豆黃

豌豆黃：豌豆黃係以老豌豆煮爛過漏，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香嫩可口，也是北平的名產之一。每年三四月間，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北平的巷頭小吃）

愛窩窩

燕都小食品雜詠愛窩窩云：「白粘江米入蒸鍋，什錦餡兒粉麵搓。渾似湯圓不待煮，淸眞喚作愛窩窩。」註曰：「愛窩窩，回人所售食品之一，以蒸透極爛之江米，待冷裹以各色之餡，用麵粉團成圓球，大小不一，視價而異，可以冷食。」

艾窩窩及涼糕：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麻餡製成的涼食，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如圓宵，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販者多用小車；季節則為舊曆正月至五月。（北平的巷頭小吃）

扒糕

燕都小食品雜詠扒糕云：「色惡於今屬扒糕，拖泥帶水一團糟。嗜痂有癖渾難解，醋蒜熏人辣欲號。」註曰：「熱天之扒糕，用蕎麥麵蒸成餅式，浸涼水中，食者以刀劃成小條，拌醋、蒜、醬油等而食之，色灰黑，見之欲嘔，色惡不食，於扒糕吾亦云然。」

扒糕及涼粉：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而且都是在一個擔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吃時都須加上芝麻醬、醋、蒜水、胡蘿蔔絲、香油等作料。（北平的巷頭小吃）

灌腸

燕都小食品雜詠煎灌腸云：「豬腸紅粉一時煎，辣蒜鹹鹽說美鮮。已厭油腥同膩味，屠門大嚼亦堪憐。」註曰：「市有煎灌腸者，以染紅色之豆粉，灌入豬腸內，煮熟後，刀切成塊，豬油煎之，使焦，蘸鹽水爛蒜而食之。」

灌腸：灌腸擔子在北平也和豆汁擔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擔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鍋下面生着火，所謂

灌腸，就是用團粉和紅麴做成的一種猪腸似的東西，賣時把牠切成薄片，在鍋上用猪油煎焦，盛在碟內，加上蒜汁鹽水，遞給主顧，但近幾年因爲猪油的價錢太高，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臭氣熏天，令人掩鼻。（北平的巷頭小吃）

豆汁

燕都小食品雜詠豆汁粥云：「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漿風味論稀稠。無分男女齊來坐，適口酸鹽各一甌。」註云：「豆汁，即綠豆粉漿也，其色灰綠，其味苦酸，分生熟二種，熟者擔挑沿街叫賣，佐鹹菜食之。」

北平歌謠：「誰要喝豆汁兒啊？還得找老西兒，酸酸的，辣辣的，酸黃菜呼唉喲。」（北平歌謠續集）

豆汁，豆汁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也沒有胃口喝牠。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靑，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卻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在北平，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擔子。擔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福，因爲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不肯到那裏去販。（北平的巷頭小吃）

果獅

果獅，以焦棗象身，胡桃半整仁象首，松仁象足，杏仁象尾，以糖粘成獅形，待梡中粥（臘八粥）凝，置其上以供。

白鶴

白鶴與山藥同類，山東人呼爲紅山藥，都人冬令，多擔鍋賣此者，至鍋底帶汁者味佳，近又烤熟賣者亦佳。（以上春明采風志）

烤白薯：白薯即蕃薯，至於北平人爲什麽在「薯」上加一個「白」的形容詞，那就不得而知了。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但據我個人的經驗，何處的都沒有北平的那樣肥、透、甜。這也許因爲北平的白薯生得好，也許因爲北平的販者手藝高，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那是也有用車推的，也有用擔子挑的，車上或擔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烤白薯，是住在北平的人的一樁享福的事，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點不大受用。（北平的巷頭小吃）

炮羊肉

北京炮羊肉，的是小吃妙品，總以煤市街一帶近倡寮者爲最佳，惜白晝閉門，上燈始賣，豈專爲品花者作夜消耶？

駱駝肉

天橋一帶所賣飯食，粗細俱全，頗宜貧苦，別名小飯，其中有駱駝肉一種，售者必以牛肉稱之，豈駝肉果非食品耶？殊不可解。（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注）

食麵

北京賣麵，除中鼎和之外，向不管分兩，不信買一個銅子兒的試試，大概也就夠一兩多（合一吊多錢一斤啦），皆因北京人吃麵有限，（醬油黃醬夾雜著，）所以不差什麽，這件事就不擱心。（燕市積弊）

食料

京兆人民食雜糧者居十之七八，有秋收稻麥，鬻之於京師，而購雜糧以爲食者，且不但貧民食雜糧，即中等以上，小康人家，亦無不食雜糧。雜糧以玉蜀黍爲最多，俗名玉米，鄉人食最比京師富貴人或加一倍，然平均食料，每人每餐麵一斤，而鄉下自耕自食，計價每人每月所食之價值，不足五角，生活程度，幾於人畜平等。貧民小戶，終歲不食香油，中人之家，惟逢年則殺其所豢之豬，以爲祀祖酬客之用，是有地二畝即維持一人生活，接近縣城則漸趨奢侈，近京師天津者，酒館旅館，因交通便利，日即奢侈也。

京兆食物

京兆之食物：綠豆粥，京兆各縣，冬日食之，亦有飲綠豆汁者，市上所賣頗不潔。炸醬麵，京兆各縣富家多食之，旅

行各鄉鎮，便飯中以此爲最便。蕎麥麵貫腸，用蕎麥麵粉，貫入豬腸，染成微紅，節節切之，炸以油，市肆之特品。發麵，京兆發麵，惟用城不如山東，用酒糟爲引酵，醬改良也。餑餑，本滿洲語，京兆習用之。麻豆腐與普通豆腐不同，亦菉豆製。

飲料

京兆人之飲料：酒、通縣竹葉靑，良鄉黃，並著，大興一縣，已每年產酒八十餘萬斤，他縣亦不少。汽水，玉泉山自製最優，金山鑛泉所製亦佳。酪，牛乳所造，旣甘且涼，京師特佳，不但南方所無，關東塞北無之。茶、佟柔烏葉山茶，惟山中飲之，城市茶商，皆由南方販至。冰振梅湯，京師用以解暑，城市廟會多有之。

葵花子

京兆地方居民，雖三間茅屋，半畝庭除，婦人孺子，亦喜種花家庭，最易繁殖，其花高大，其子衆多，且可爲兒童食物，宴客果品者，莫若葵花，秋日黃華，比於嘉穀，菊類不能及也。（以上京兆地理志）

紫色米

京師大家，向以紫色米爲上，不食白秔，惟南人在京者始嗜食白米，是以百官領俸米券入手，輒以賤價售之米肆，而別糴肆米以給用。（清稗類鈔）

乾果

乾果惟良鄉栗子，最擅勝名，或炒砂糖，或煮香粦，纖手輕剝，入口而化，不異胡兒塞上酥也。他若松仁榛仁，則淸而彌香，酒兵茗戰之餘，出供咀嚼，其味雋永，直視花生瓜子爲蠟味矣。

稻香村

姑蘇稻香村，以售賣糕餅蜜餞著名，招額輝煌，謂他埠並無分出。然都門操糕餅蜜餞業者，以「稻香村」三字標其肆名，幾似山陰道上之應接不暇。南姬初來，以北土人情，多有未諳，即食品起居，亦時苦不便，以是飲食所需，多趨稻香村，名酒佳茶，餳糖小菜，不失南味，並皆上品，以觀音寺街及廊房頭條兩肆爲巨擘。然其居停夥伴，來自維揚，皆非江南產，而標名則曰「姑蘇分出」。商儈薄德，惟利是圖，作僞襲名，正彼慣技耳。

東粵酒食

東粵商民，宦於遠行，散肆都城，如蜂集葩，而酒食肆尤擅勝味，若陝西巷之奇園，月波樓，酒旗搖搖，衆香國權作杏花村，惜無牧童點綴耳。涼盆如炸燒、燒鴨、香腸、金銀肝；熱炒如糖醋排骨，羅漢齋；點心如蟹粉燒賣，炸燒包子，雞肉湯餃，八寶飯等；或淸鮮香脆，或甘濃潤膩，羹臛烹製，各得其妙。即如宵夜，小菜及鴨飯魚生粥等類，收費無幾，足謀一

飽。而冬季之邊爐，則味尤雋美。法用小爐一具，上置甕鍋，雞魚肚腎，宰成薄片，就鍋內燙熟，淪而食之，椒油醬醋，隨各所需。佐以鮮嫩菠菜，益復津津耐味。墜鞭公子，坐對名花，沽得梨花釀，每命鑪奴就近購置，促坐圍爐，淺斟輕啜，作消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也。（以上京華春夢錄）

雞麵

北平歌謠：誰要吃雞麵，還得找老段，寬條的，細條的，籐棍來哼嗔喲。（北平歌謠續集）

泡菜

泡菜即是醃菜之變像，近十餘年，此味在舊都暢行，南飯館及南味攤子（賣各種薰魚臘腸等肴者，）均照例備泡菜。其法以缸置酒、鹽、青水，而以白菜、蘿蔔、辣椒、薛荔、以及一切蔬類浸入，（最完備者可有四十四樣之多，紅綠黃白，形形色色，浸於白水中，最爲美觀，）越一兩日便可取食，因日子太多，酵太重，味必酸澀也。

飯攤

北平之天橋，及什剎海沿大街空地上之飯攤，一邊是爐竈，一邊就是矮桌矮凳的客座。飯攤主人自爲廚師，又兼招待，其所賣者爲大餅、豆汁、肉包、灌腸、雜麵。專備各機關人役、小販、車失、聚餐之需要，香噴噴，熱騰騰的葷素大全，長衣短褂，連吃帶喝之興會淋漓。舊都繁榮，賴有此耳。雖貴人雅流，不屑一顧，然吾人則視此爲社會羣衆的飯店也。

切糕

切糕爲舊都甚普通之食品，味甜質軟，而外色澤亦殊鮮豔，雪白的糯米，內層襯着紫色的棗子，覆以碧綠的荷葉，或靑菜葉，常常是切着剖面形，在攤上擺着，即便放在番菜裏作一味布丁，亦足以當之而無愧，好處是如此精雅，色味俱佳，卻很能平民化，販夫走卒，扔兩個大子兒也可切一片嘗嘗。（以上舊都百話）

小食品

切糕：切糕又名盆粉糕，因爲牠的做法是把黃米麵或江米麵（糯米粉）合以相當的水分，加上小棗及黃豆，再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而成的。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沿街吆喝，賣時視買主所需多少，用小刀來切。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且食時須加白糖。這是一種比較實惠的零食，因爲既價廉又解餓。（北平的巷頭小吃）

羊頭肉：每年秋冬之季，有售此種。法以白水煮羊頭，切成薄片，以鹽末灑肉上。又兼賣羊蹄筋、羊蹄、羊眼、羊腦之類，味鮮不膩。糖啞麵：法以飴糖一塊，兩手頻捲，頃刻成絲，爲燕市孩童所喜食之品。爆魚：雖賣物者吆喚此名，實則賣

豬頭肉爲正宗，附豬五臟、雞子、豆腐乾之類，但皆用火爆製。驢打滾：乃用黃米粘麵，蒸熟，裹以紅糖水爲餡，滾於炒豆麵中，使成球形，燕市各大廟會集市時，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賣，近年則少見也。甑兒糕：售者於高凳一端置小火爐，一端置木櫃，櫃中實米麵及白糖、山楂糕、瓜子仁、青絲之類，木甑，空活底，以麵及糖置甑中，上覆山楂糕、瓜仁、青絲，頃刻即得，現炊現賣。粳米粥：俗稱京米粥，湯純白，味美，附售脆麻花，與此同食，此爲燕市清晨點心之一。牛筋豌豆：每逢雨後，貧寒人家，多煮豌豆二三斤，使兒童攜小籃，沿街叫賣。蓋雨後路途難行，他種食物，多已收市，藉此得獲小利。他如夏日所賣之涼粉，果子乾，扒糕，亦爲他處所希有。每晨各大街小巷所叫賣之杏仁茶，豆腐漿，茶湯，切糕，豆腐腦；下午叫賣之豆渣糕，蒸雲豆，豆汁粥，老豆腐；夜間叫賣之糖餑餑，茶雞子，炒豆腐之類；其治法新奇，亦惟此土所獨有耳。（燕京民間食貨史料）

炸豆腐

炸豆腐：這也是一種「熱挑子，」即帶着鍋爐的挑子。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炸豆腐，另一種是「丸子。」炸豆腐顧名思義，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至於「丸子，」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想得到的了，既不是肉丸子，也不是魚丸子，卻是一種用粉條及「胳肢」（一種用綠豆而製成的一種薄片）炸成的丸子。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把鍋裏注滿了水，稍加花椒大料，煮沸，把炸豆腐及「丸子」放進去然後出門。遇到主顧買時，就把牠們盛到碗裏，加上香菜或辣椒汁，即成。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但是卻沒有什麼厚味。

大米粥

大米粥：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最宜兒童的口胃。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挑到街上去賣。（以上北平的巷頭小吃）

衣飾

佛妝

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昭陽集）

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西神脞說）

麻鞋

市民多造茶褐木綿鞋，貨與人。西山人多做麻鞋，出城貨賣。婦人束足者亦穿之，仍繫行纏，欲便於登山故也。（析津志）

后妃冠服

后妃侍從，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鴻獸錦袍；妃二百人，冠懸梁七曜巾，衣雲肩絳紺袍；嬪八十人，冠文穀巾，衣青絲縷金袍；並謂之控鸞昭儀。（元氏掖庭記）

馬尾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菽園雜記）

衣髻

三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返鄉又皆然矣。（野里雜存）

假髻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原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願學堂集）

鐸針

鐸針者，內官釘帽中央，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元旦則大吉葫蘆，元夕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菊花，冬至則綿羊太子，頒歷日則賀歷萬年，其製八寶荔枝卍字鮎魚也，萬壽節則萬壽洪福齊天，其製於齊天字兩旁，各紅蝙蝠一枚，又有枝箇，其製減小，偏向成對，又桃枝則不垂。

換衣

上元穿燈景補子，三月三日換羅衣，四月四日換紗衣，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七月七日穿鵲橋補子，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十月朔換穿紵絲，冬至節穿陽生補子蟒衣，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宮眷內臣，穿葫蘆景補子蟒衣。(以上燕史)

自十二月望，在京官皆服朱衣；至正月燈節後，乃隨易他色服。(燕小錄)

二色衣

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襪襯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覆領道袍。其白領以藥布為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油垢卽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或袢或襖，但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

樓毅

樓毅、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卽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靴皁

靴皁、皮為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聖上履同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侍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靑布鞋靑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辮

扁辮、用不堪紫色絨，或靑綠色絨，如大帶子，微鬆軟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掏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汚，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毬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

雨衣雨帽，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紬為之，先年亦有靈繭紙為之，今亡矣。

官帽

官帽、以竹絲作胎，眞靑縐紗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

平巾、以竹絲作胎，眞靑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刀兒

刀兒、小牙筯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辮繫束於衣左牌穗之上。

披肩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則用鈎帶斜挂於宮帽之後山子山。

煖耳

煖耳、其製用元色素紵作一圓箍，二寸高，兩旁綴貂皮長方如披肩。（以上酌中志）

冬至乃賜百官戴煖耳，（俗謂之帽套）加紗帽上，雖入見亦然。（識小錄）

百官傳衣，不謝；每年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獨謝。（人海記）

紙領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戒菴漫筆）

黛眉

宛平西齋堂村產石，黑色而性不堅，磨之如墨，金時宮人多以畫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燕山叢錄）

燕都雜詠：「齋堂游眺好，山色翠微奇，碑石如螺黛，宮娥巧畫眉。」註云：「翠微山多碎石，如墨，金宮人取畫眉，故又名「畫山，」在齋堂村。」（見歷代舊聞）

令節新衣

都中婦人尙炫服之飾，如元旦、端午、各有紗紵新衣，以夸其令節，麗者加繡文，然不爲經歲之計，羅裙繡帶，任其碧草朱藤，狠藉而已。每過元夕之日，中秋之辰，男女各抱其綺衣，質之子錢之室，例歲滿，沒其衣，則明年之元旦，端午，又服新也。大抵京師前頭諸色人，供奉時少，是以明淨新粧，但欲好取褒王之意，而士女不識所由，爭爲東家之效，既已習慣，亦且爲尋常衣服之奪，不願斷盡蘇州刺史之腸矣。

元服

高皇帝驅逐胡元，首禁元服元語，今帝京元時紫殺所都，斯風未殄，軍中所藏大帽，既襲元舊，而小兒悉綰髮如姑姑帽，嬉戲如吳兒近服妖矣。

窄襪

帝京婦人，往昔高髻居頂，自一二年中，鳴蟬墜馬，雅以南裝自好，宮中尖鞋平底，行無履聲，雖聖母亦概有吳風。

出門衣服

京師婦人，不治女紅，夫出坐火坑上，可竟日啗牛羊肉麵果，隨意下餐，暇則弄脂粉裹足，習以成俗。兵民之家，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每候問親戚，自衫襦至中衣，皆有店家可賃，過有吉席，乘轎衣大紅蟒衣，作使女婢，即

賃衣家姥媼，意氣吝溢，了不畏人。（以上舊京遺事）

京中婦人，不知織紝，日事調脂裹足，多買肉麵生果等物，隨意饕餮，家徒四壁，一出門珠翠滿頭，時裝衣服，長短合宜，居然大家風範。（燕京雜記）

窮袴

尤西堂偶見詩：「夾路驕驄女似雲，避風半掩碧紗紛，盡知愛惜加窮袴，慣著金泥簇蝶裙。」（西堂小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然燕中婦女，雖曰穠麗，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爲多。十三韞嫁，至三十而顛領矣，此如舜華易落，何如玉之有？至於青樓之伎，多著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矣。（析津日記）

春服

王士禎都門竹枝詞：「煙柳濛濛蔽狹邪，春衣不見浣輕紗，松江大布鴉青色，結束今年易內家。」（漁洋詩集）

只孫衣

周憲王元宮詞：「健兒千隊足如飛，隨從南郊露未晞，鼓吹聲中春日曉，御前成著只孫衣。」吳郡皇甫庸近峯聞略云：「元親王及功臣賜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

襴衫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始於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則仍著襴衫。

儒巾

晉漢唐巾，乃儒者之冠，明與科甲監儒兼而用之，不在此列者，皆安分不敢僭用。後來風俗僭侈，平人以小帽爲恥，或一人僥倖科甲，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襲巾」。故諺有「滿城文運轉，徧地是方巾」之語。（以上人海記）

貂狐

古人裘裘，倘貂及狐貉，今之元狐，卽黑貂也，今之灰鼠，卽古所謂青鼠也，惟近日所珍洋貂、洋灰鼠、暨香貂、香鼠、似古時所無。

首飾

前明婦人首飾花鈿，多尙燈光石及蜜蠟，近時皆用登萊石，藍田玉。

羊皮帽

近時盛行骨種黑羊皮帽，其毛鳥而潤，倍於常色，皮板極白耐久，然價昂，甚高者須七八金一頂。（以上水曹清暇錄）

耳墜

珥、耳飾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環，北人曰耳墜，近皆飾以明珠，勝國宮中則但用藍寶石。

鐲

釧、俗名鐲、亦曰鐶，古有金玉跳脫，楊妃以紅粟臂支賜阿蠻，皆釧之屬也。近時北方貴戚，厭金玉，以金鋼子之最

細者約臂，亦韻。（以上京師偶記）

塗面

燕山倡伎，皆以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棉裙，北良家士族女子，皆髠首，許嫁留髮，冬日以括蔞塗面，但加傅而不沐，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霏雪錄）

婦女冬用栝蔞和蜜陀僧𩔰面，名金花瀉。（燕都雜詠註）

梨園妝飾

小鐵篴道人蔿玉林傳：「梨園妝飾，鬬巧爭新，蔿郎鬟髻花樣，俱自揚州購來，故妙絕一時。」（日下看花記註）

善撲營靴

京都竹枝詞詠善撲營詩云：「布靴寬袖夜方歸，善撲營中個個肥，燕頷虎頭當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飛。」（見兵丁門）

女馬褂

京都竹枝詞：「滿身翡翠與金珠，婢子扶來意態殊，不過婚喪皆馬褂，手中也有鼻煙壺。」

一裘窮

又：「貧家婦女滿衚衕，藍布衫名一裘窮，斜戴涼簪歪挽髻，渾身大半髮蓬蓬。」

南城裝

又：「南城粧束甚苗條，元寶頭梳致太妖，（元寶頭似十二三姑娘之髻，施於婦人頭上，太覺妖冶。）小小弓鞋雖一捏，誰知足下也蹺蹺？」

花邊衣

又：「花邊衣服又釘金，袖口寬如獨睡衾，不是姻親俱慶壽，戲莊樓上好登臨。」

緯帽

又：「緯帽忽安自畜纓，（纓紫而色暗；名曰自來舊。）想因紅頂襯鮮明，少年無故皆更舊，怎解新人舊不成。（以上見婦女門）

紗袍

又：「紗袍顏色米湯嬌，褂面洋㲣勝紫貂，班指要人知翡翠，輕寒尤把扇頻搖。」（見時尚門）

都門竹枝詞：「新製紗袍號𢇁安，搖來絹扇白團團，腰間古董爭開店，第一鮮明翡翠搬。」（見服用門）

尖靴

京都竹枝詞：「尖靴武備院稱魁，（近時尖靴必須武備院樣。）帽樣須圓要軟胎，不爲生靈彙壯首，只求人似日邊來。」（見時尚門）

都門竹枝詞：「攜來手帕雁雙飛，頃刻頻番幾換衣，武備院靴氈作底，人前故意學軍機。」（見服用門）

架子頭

京都竹枝詞「頭名架子（近時婦女以雙架插髮際，挽髮如雙角形，曰架子頭。）甚荒唐，腦後雙垂一尺長，袍袖直如弓荷袋（近因袍袖大寬，無褂不甚雅相，

故拧脖袍褂頭移於掛上，眞無袍矣。）可能恭敬放挖杭？（清語袍褂也，旗裝婦女見尊長必放袍褂，今則亡矣。）（見婦女門）

旗妝髻，後橫兩角，名「如意頭，」羅巾護領，以禦風寒。（燕都雜詠註）

帽靴

都門竹枝詞：「帽上玻璃豁遠眸，皂靴一樣着方頭，問君何處當差使？銀號遐棻首飾樓。」（見街市門）

皮衣

又：「領帶海龍尾一條，帽簷個個用熏貂，紅袍穠配銀針掛，香色湖紬襖襯嬌。」

伶服

又：「止有貂裘不敢當，優伶一樣好衣裳，諸君兩件須除卻，狐腿翻穿草上霜。」（以上見服用門）

領巾

方言：「帬𧜀謂之被巾。」注云，「婦人領巾也。」案今京師婦人領繫白絹巾，長垂數尺餘，即其遺象。

高底履

今人削木爲履底，京師婦人好高底履，有至七八寸者，蒙之以布，所謂複舃者也。（以上證俗文）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褂，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靑，無他色矣。康熙朝花樣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曆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卻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用密線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褂，」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襯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純廟惡其黯然近靑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靑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爲美飾。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爲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

帽頂鞋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瓜帽而窄其簷，上用紅片錦或石靑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絨頂用紅結頂，後垂紅縷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靑緞縫紉，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爲燕服也。至於氈帽，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嬌金絲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

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間徜徉市衢，欲求一紅纓緞冠者未易見。至氈帽則以細毯爲之，舊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線蟠龍爲飾者，非復往日樸素，爲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以上嘯亭續錄）

羊裘

尤西堂言：「在京師入朝時，見同官皆羊裘耳，今聞班行中，無不衣狐鉛、天馬、舍利孫者。」尤在康熙初，今百餘年間，狐鉛天馬，已成私居常服，又有骨種羊草上霜矣。（觀書堂筆錄）

髮小脚

京伶裝小脚，巧絕天下，燕蘭小譜云：「始於魏三，」至今日尤盛也。

冬夏服

西北早寒，涼秋九月，草上霜（裘名）翩然來矣。此後骨種、羊灰、鼠脊、猞猁腿、猞猁猻，因時遞進。若酒風天倚笛，雪地傳花，水獺海龍，如雲低亞，太巾紫貂，宰相元狐，不足嘗焉。惟長夏水亭，芙蓉紅颭，朱闌五六，照映玉顏，則盡以白袷侍觴也。今春特尚藕色，旬月間，汰侈少減。（以上金臺殘淚記）

元宵掛

諸伶雖服飾僭擬，小帽俱用紅鞍，獨大帽仍用矮梁，外褂仍用元宵，至行褂則大半石青矣。各衙門惟供事入署當直，衣石青外套，此外凡部寺、經承、書吏、廝丁、及番子、頭目，概用元青外褂，至皁隸禁卒，則袍褂並穿青色，此亦餼羊僅存矣。

伶人僕從，外服俱用元青，又例不著韡。

包頭

俗呼旦脚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則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

輭棚裝

梳天祿嘗於酒座遇秋芙沈醉，側戴花邊小氈帽，蟠大髮辮於頂，披衣趿鞵，作輭棚裝。（以上京塵雜錄）

內造樣

京師衣帽等物，視諸王府以爲式，謂之「內造樣。」外省效之爲新樣，然行至蘇松，必須數年以外，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

抛家髻

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抛家髻。」今吳中謂之「搿鬢，」亦云「𩫱頭。」（以上實存）

靴

都門好，靴店內興隆，莫謂元冠游日下，須望朱履步雲中，時樣納變龍。（望江南詞）

馬尾髻

同治都門紀略馬尾髻詩：「梳成馬尾髻如樓，老婦梳來少婦頭，頂禿翅然花亂插，古稀猶自愛風流。」

綿袍

又綿袍詩：「綿袍洋布製荊妻，顏色鮮明價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罷，渾身如蒜拌茄泥。」

羅掛

又羅掛詩：「作闊穿來是歎羅，腕搖金鐲寶光磨，那知都下豪華客，看戲依然葛夏多。」

品服

又品服詩：「京都富貴大包羅，到底功名是甲科，貂掛朝珠常佩服，翰林體面勝人多。」

袍套

又袍套時：「短袍長套樣新題，袍袖還與套袖齊，呢帽闊沿官式好，短梁學得用高提。」

袖衫

又袖衫詩：「蛋袖衫子昔曾經，近日爭誇疊雪形，最愛襯來單馬掛，羽毛顏色是紅青。」

馬掛

又馬掛詩：「珍珠袍套屬官曾，開衩衣裳勢最豪，商賈近來新學得，石背馬掛出風毛。」（以上見時尚門）

平頭

都門雜詠平頭詩云：「跑街老媼亦平頭，短布衫兒一片油，長髻下垂遮脊背，也將新樣學蘇州。」

鑲馬掛

又鑲沿馬掛詩云：「時興馬掛大鑲沿，女子衣襟男子穿，兩袖迎風時擺動，令人慚愧令人憐。」

肥套褲

又肥套褲詩云：「英雄蓋世古來稀，那似如今套褲肥？舉鼎拔山何足論，居然粗腿有三圍。」

洋鑲鞋

又洋鑲鞋詩云：「穿鞋何必效輕狂？男子風流大反常，到處不分人貴賤，居然足下是洋鑲。」

戒指

又戒指詩云：「原將戒指戒其夫，摘去方知月信無，男子不知何所為？居然依樣畫葫蘆。」

生絲球

又生絲球詩云：「頭戴絲球分外高，嬌姿難寫更難描，洋藍蝴蝶如相配，頓令行人魂欲消。」（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京師花市，常有絲毯出售，大如茶杯，中納小鈴，婦女爭購之，簪於髻左。燕山孫樗曾有詩詠之云：「紅絲結得彩毬形，步履行來最可聽，想是怕招蜂蝶至，釵頭也繫護花鈴。」（清稗類鈔）

灰布衫

都門新竹枝詞：「布衫灰色重當時，縫子於今竟有皮，錢取沾光誇快手，飢鷹餓犬共追隨。」（見市井門）

藍布衫
又：「相逢親友打鄉談，陣陣甜香口內含，馬褂羽紗靑可愛，布衫絕妙是頭藍。」

矮提梁
又：「捐輸強半少年郎，楚楚衣冠是檔房，冷署久沉無興致，堂期俱用矮提梁。」

辮繩
又：「近來公子與王孫，顧影堪憐不自尊，衣飾風華誇楚楚，辮繩大總用三根。」

貓窩
又：「猫窩取暖禦嚴冬，蝎虎洋鐲比袞龍，玉食錦衣誇富貴，還須面嫩似芙蓉。」

貂領
又：「泥金駝色爲應時，長袖隨身馬褂宜，立領貂皮鋪散處，不教粉頸受風吹。」（以上見衣飾門）

脂粉
又；「近前脂粉細吹香，濡得油頭兩鬢傍，試看手中煙袋小，見人都着短衣裳。」

辮繩
又：「辮根油綠丈繩多，自點潮煙撚細搓，鬼子胭脂塗兩頰，芙蓉出水又如何？」

髮環
又：「髮梳兩把髻蓬鬆，絕細腰身趁玉容，鹹爲闌頭爭彷傚，鬢環三式掛前胸。」（以上見閨閣門）

銀灰袍
又：「霞絲上等買兩來，定織江綢用大裁，掛是天靑相襯托，合心袍子要銀灰。」

內式冠
又：「朝冠製做亦隨時，湮會乘除不自知，一律高簷誇內式，旗營習氣更難移。」

素裝
又：「鞋穿雙臉踏輕塵，白布裁條掐口新，既不居喪何縞素？無端粧束學平民。」

天津裝
又：「由來馬褂喜隨身，大袖翩翩惹暗塵，甚至齊腰肥又闊，此公不問是天津。」（以上見衣飾門）

回服
又：「重眉高鼻趁桃脣，高座頭梳粉黛勻，褲子水紅鮮豔甚，鑲沿襪口半回民。」

花盆底
又：「性情恬靜更溫存，脂粉新施爲站門，也是洋鑲針線巧，木頭厚底號花盆。」（以上見閨閣門）

京師婦女多大脚者，故某名士嘗集句云：「朝雲暮雨連天暗，野草閒花滿地愁，」狀態可哂。蓋纏足之風既深入人心，人情見少則怪，無足異者。淸初宮妝，尙踐體制，故婦女下裳，猶掩履舄，而鞋底不露。中葉以後，宮中高髻，四方一尺，梳頭既較前爲大，而大脚又無法纏足，因爲高履而殺其底，謂之「花盆底，」底高則足小也。初尙長其下裳，掩映而行，後乃復短其衣邊，故示流露，風俗頹靡，必有爲之倆者，故不僅纏足可罪杳娘也。（東華瑣錄）

八旗婦女皆天足，鞋之底以木爲之，其法於木底之中部，(即足之最心處)鑿其兩端，爲馬踏形，故呼曰「馬踏底」，底之高者達二寸，普通均寸餘，其式亦不一，而著地之處，則皆如馬蹄也，底至堅，往往鞋已敝而底猶可再用。向以京師所製之形式爲最佳，著此者以新婦及年少婦女爲多，年老者則僅以平木爲之，曰「平底」，其前端著地處稍削，以便於步履也。處女至十三四歲，始用高底。(清稗類鈔)

軍機裝

都門新竹枝詞：「半袖軍機稱便服，隨身不尚色新鮮，而今一律玫瑰紫，妙是當年美少年。」(見衣飾門)

光緒都門紀略軍機褂詩：「簪毫承旨恐遲宜，小褂穿來腕邊便，近日遍街成被服，軍機應見也詫然。」(見時尚門)

又便服詩：「軍機藍褂製來工，立領綿袍腰自鬆，便帽錦邊紅結穗，緞靴穿着內興隆。」(見服用門)

耳套

唐李郭汾振武將軍詩云：「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按「耳衣」即今北地冬月所用耳套。(蕉軒隨錄)

燕趙地苦寒，宿風凜冽，徒行者兩耳如割，非耳套不可，肆中有現成者。(燕歷)

旗婦衣

今世婦人，上衣下帬；旗籍婦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帬。(嘯亭札記)

滿俗婦人衣皆連裳，不分上下，此古制也。古人男子有裳，婦人無裳，蓋正如是。至於婦人禮服，補褂之外，又有所謂八團者，以繡或緙絲爲綵團八，綴之於褂，爲新婦之服。(天咫偶聞)

便帽

光緒都門紀略便帽詩：「瓜皮小帽趁時新，金錦鑲邊窄又勻，頭上如何無寸穗？怕人說是游惰民。」

百摺裙

又時樣裙詩：「瓜尾如何久不聞？皮棉單袷費紛紜，而今無論何時節，都著魚鱗百褶裙。」

洋縐衣

又雪青洋縐詩：「應白鵝黃貨不來，於今生面又重開，雪晴顏色皮球樣，半臂長衫一剪裁。」

女時裝

又女服詩：「女褂無分皮與綿，寶藍洋縐色新鮮，膝襟鑲領圓如月，鬼子闌干遍體沿。」(以上見服用門)

北平俗曲鬆愁扣云：「但見他隨身穿着羔兒皮褂藍縐袖，弔面銀鼠的袖兒雪白，另挽着小褂袖兒是深紅淺綠，開禊兒襯衣微露手帕在肋下拖羅，有大襟的坎肩兒紅青庫緞，鴨嘴的章絨領兒裏邊紅領兒立着，排扣兒焦黃，

胸前是琺瑯銀鈕，大長的兩條飄帶，也就作了個得。梳的是如意盤頭不多戴花朵，半翅蜂兒蝴蝶斜簪在髩角，玉色的綾帕把烏雲緊緊，女兒頂猾如果染配着細細的雙蛾，採春花幾朵長耳挖上穿定，𠂢頭的鉗子，珍珠墜都是金托，打扮的不淡不濃十分合式。」（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又訓婆云：「老太太的皮氣隨老把兒，不准梳綳頭，最嫌高頭把兒，戴花兒不准比腦門子大着一半兒，穿衣裳不准穿算盤疙瘩，二提脚，鴛鴦鈕判兒，穿套褲不准穿外褂巾兒，搭拉之飄帶兒，穿襪子不准穿贈崩贈崩的包之脚面兒，跳三針兒，明淡臉兒，穿鞋無非綢緞面兒，丁扎鎖扣幾朵花兒，或是皂鞋或是單臉兒，不准穿時興的兩蝴小雙臉兒。」（百本張鈔本琴腔）

又勸婆云：「一時高興把四輪車套上，你這纔打拌巧梳妝，拉翅頭不愛梳，你說不時樣，如今晚前清打拌不吃香，你愛梳萬字頭，蝴蝶頭，你不是革命黨，一高興梳一個日本𩯭頭要學東洋，不擦官粉把朱唇點上，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長，穿一件大坎肩好像個秃和尚，鈕扣上帶鮮花你又沒進過女學堂，手絹掖在底襟上，赤金的鐲子又重又黃，戴一付金絲眼鏡兒楞說把目養，馬鐙的鐊子，繫的是如意吉祥，旗妝打拌穿裙子，實在不合樣，汗巾搭拉有多長，散脊褲腿不把腿帶兒綁，穿一雙上海坤鞋你楞說改良，皮包以裏把洋錢裝上，帶領着婆子與梅香，不用人攙把車上。」（百本張鈔本大鼓書）

又出善會云：「這佳人吃茶已畢忙梳洗，妝臺對鏡鬥花容，全無半點庸俗氣，打扮的風流，穿戴的工，眞正是典雅溫柔多穩重，端方舉止，體態輕盈，珊背絲頭分兩辮宮妝樣，黃澄澄插鬢釵分豆瓣兒，橫戴兩枝南翠花兒排燕尾，頭把繩兒顯大紅，淡掃蛾眉微擦粉，朱唇上一點胭脂豔色濃，梦鬟使女開箱籠，拿幾件上樣衣服在衣架上橫，穿一件絳色洋呢廂領袖，廠衣兒裏襯，微微透水紅，帶一個推耙兒間鑲金殼兒表，佩一塊美玉羊脂製造的精圓，一條南繡堆花天藍手帕，掛鏡兒一輪秋月穗頭兒紅，拿一根銀鍋玉嘴竹節煙袋，大底荷包是鳳繡龍。」（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翠花　洋布衣　北地胭脂　妓服　滿婦改裝　裹足　小帽

又鬧大奶奶要逛西頂云：「曉起臨妝佳人對鏡，元寶頭梳了個兩蓮鬆，粉略拍拍那眉略畫，胭脂少抹一星星，配玉釵淡兒不豔的金珠翠，耳挖上穿一朵石榴血點兒紅，換衣衫綿紗襖兒楊妃色，雨緞的一件厄林袋薄綿兒燕尾青，沒有那繡花邊子欄杆等等滾縧兒韭菜匾兒廂沿那麼窄窄兒的一附，月白緞子鞋兒配的是瘦鞋底兒的蝴蝶步，歪撇帶兒緊的往鞋底兒一般兒平。」（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衣服之製，南姬最爲入時，泰半來自吳門滬瀆，故多取蘇滬爲式，大抵以潔素淡雅爲主。然一衣之成，煞費斟酌，卽一紐一邊，或鑲或嵌，亦必新樣暴翻，窮極奇巧。若北姝則鮮華綺麗，穠豔自夸，雖欲邯鄲學步，終嫌追塵莫及。以是論時世妝者，馬首惟南姬是瞻也。（京華春夢錄）

時尚新談學時裝詩：「可憐嬌小時髦妝，逛罷公園到香場，輕薄子弟私評論，誤認煙花姊妹行。」

翠花，按取翠鳥羽毛爲之，京師翠花最著名。（光緒順天府志）

朝市叢載印花洋布詩：「印花洋布製精奇，顏色鮮明價又低，可惜一冬穿未能，渾身如蒜拌茄泥。」（見服用門）

又北地胭脂詩：「彩燭光遙嘴臉紅，胭脂北地古遺風，南朝金粉惟清淡，雅豔由來迥不同。」（見時尚門）

妓捐，上等者榜以「清吟小班，」猶託於歌也。出局而貂狐金繡，仍爲旗妓，自負時髦者，必作學生裝。（都門瑣記）

國制，身家不清白者，不得爲士人，娼優隸卒是也。優隸惟服青皂，吏典雖許出身，然入官署亦祗服灰皂布褐。滿洲婦女近乃皆改漢裝，後此滿漢種族之不分，亦猶昔時漢、胡、羌、戎、契丹、女眞之不能別也。（以上燕食隨錄）

時尚新談改裝婦人詩：「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腳根形勢先融化，說道蓮鉤六寸長。」

京華百二竹枝詞云：「坤鞋製造甚精工，爭奈人多足似弓，庚子已過尙依舊，幾時強迫變頹風。」註云：「以北京首善之區，放足之風，仍未大開。」

時尚，人戴小帽，必撮其六摺，使頂尖如錐，帽結小僅如豆大，恐帽卽不能繫矣，戴極向前，半覆其額。

近今新式衣服，窄幾纏身，長能覆足，袖僅容臂，形不掩臀，偶然一蹲動，至綻裂，或謂是慕西服而爲此者。

時人服飾之講新式者，帽結多用藍色，腰巾多用湖色，白色，總以淺淡爲主。帽結宜小，腰巾長與袍齊，搖曳風前，頗饒姿態。（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北平俗曲綉荷堂云：「這大爺手扶家丁將車上，把車門兩個小么兒媚似姑娘，小跟班兒的忙牽川馬兒搬鞍認鐙，半翅蜂腰緊貼着搭腰在車一傍，相襯着雪亮的盤兒拋鬆的辮子，得勝馬褂兒庫灰氊氊是大沿大緬，沙狐腿兒洋縐皮襖撒香紫拉三水兒半時半古，貂帽軒昂，武備院內造尖靴鬍繫軟底，搖玉轡陣陣風吹蘭麝香。」

又鴛鴦扣云：「兒阿哥們穿種羊的秋帽兒在頭上戴，南紅的杭披纓子不少又不多，娶綿齋的起花金頂十分時樣，越顯他面皮兒粉嫩雪白，兩狐拐隱隱發紅蘋果顏色，爭洒窩一邊一個眞正的長了個，使得鼻窪兒一點微靑小時節纔過，重眼皮兒不算還是個圓下頦，左耳上小小的金鈕一定也有個雙頂，細腰兒不過兩扎高矮也勻和，果然是日秀眉淸十分俊俏，小毛兒銀鼠皮褂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灰鼠皮襖，領袖是銀針水獺，配合他身材靈便會沒有半點兒勒啃，月白綾的夾襖開禊兒半露，方頭兒皂靴學的是他哥哥，阿思哈發都行時就飄動，荷包是納紗，手巾是月白，小刀子時樣，小荷包一定圓滿，窪杭兒摔定，胸膛兒還是挺着。」

又風流公子云：「這是誰家幾阿哥？竟把燕山秀氣佔，瞧來不過十八歲，渾身蘇潤露輕薄，夾衫兒元靑洋縐時興花樣，紬裏兒一水天靑，四朵老則開禊兒微露着汗巾是終心綠，那小鞋兒大概是八寸，纔做了個得，雖不是平金打子堆綾顧繡，消魂的俏步兒一挪那蝴蝶一哆嗦，配着那靑緞絝褲水紅貼俏，小襪兒魚白漂布碾光磨，脖項兒耀眼鮮明銀鎖鍊，想那兜肚兒定是銀紅作裏，越顯着面皮兒白，惟有那中衣的顏色難於意揣，須問那貼體的朋友自然明白，辮子兒雖則不鬆也不算緊，三岔繩是五穀豐登穗頭兒多精細的窩圈摔兩道，趣靑的頭皮兒臉蛋兒白，左邊上還掐着一個赤金艾葉更顯得那嬌模樣兒與女孩兒活托，小眉毛特意的一擰，還一抖，那眼珠兒不知他要怎

麼，想着方法兒把人磨。」

侍衞服

又少侍衞嘆云：「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儀表有威風，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更兼他手頭散漫衣帽鮮明。精奇泥哈番頂兒紅佾，擺春風的孔雀翎，時興的帽樣兒拉三水，內造鮮明紫杠纓，翡翠翎管金廂口，翎繩兒在帽外頭搭拉着蝴蝶相攙，院樣兒靴子三直平底，提字號是京都久寓的內興隆，外套兒是帶膝的貂皮月白綾子做裏，庫灰線縐火狐皮袍暖而輕，小荷包平金打子三藍的穗，天青色扣縐搭包裏兒紅，錶抽兒是顧繡爪蝶赤金口，羊脂珮是壽山福海喜相逢，帶着個油盤三針常行隨錶，他偏說是鋼輪金套單版鍍釘，小刀子是廂銀什件桊鰉魚的鞘，大火鐮嵌寶廂銀式樣精，菠菜綠的搬指赤金掛裏，水上飄的煙壺兒蓋是紫精，水煙袋是大小兩分和闐白的嘴，荷包是紅皮太平袋戳紗小臍瓶，馬坐褥牛皮托子寶藍緞面，還有那螺螄花硬口腰刀嵌寶玲瓏。」（以上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相公服

相公全穿的是西湖水色大綵五絲的軟羅布衫兒，沿一道精窄的青邊兒，帶一掛栽春林的香串兒，兜幾朵兒新鮮茉莉花兒，拿一把工筆側扇兒，貼肉兒是芙蓉根的汗褟兒，金鐲子緊扣着手腕兒，個個是黑髮銀牙白臉蛋兒，真賽過粉團花兒。（北平俗曲蹉花落）

鬍子服

北平俗曲鬍子論云：「有個哥兒正少年，渾身佩帶顯多錢，兩琴雙臉淡文式，洋縐單衫萬字連，漂布襪樁偏喜窄，湯紬套褲總宜寬，蓬鬆辮打青絲線，搭繞鍋圈緊捻辮，脖項兒後半露兜兜銀鎖鍊，二鈕兒上十八羅漢數珠懸，綠搬指翠碧晶瑩驚肉眼，金圓鐲光輝燦爛動奴顏，攥着個粉定煙壺珠嵌蓋，搖着把銀紗側扇錦沿邊，襯着那粉妝玉鑿白牙亮臉，大凡是世人見了無不垂涎。那幾個衣服不如哥兒闊，但見他們一身土氣顯雛辮，盡都是綁肐膊的袖子將將兒伸出手，最得意老鵰飾衫留一水藍，太陽上人各兩張紅膏藥，大辮子蓋嚴了脖梗兒纔兩三編，撐手的鼻煙瓶兒是煖皮蓋兒，可手心磕出足有半包煙。」

又鬍子髒云：「有個相公在年輕，家道餘餘無正宗，帶一頂倭緞廂邊紡絲裏兒的草帽，穿一件萬字牡丹紬子

衫兒鴨蛋靑淺顏色漂布襪子包脚面，花兒洋縐油綠套褲貼邊是桃紅，穿一雙紅裏兒瘦鞋是蝴蝶夢，天藍的面子是瀛絨三蜂，大花瓣兒的辮子打着絲線，辮頂兒的週圍把鍋圈兒摔，脖項兒半露兜兜銀鎖鍊，開褉兒半露汗巾是大紅，胸坎兒半露數珠十八羅漢，手腕兒半露金鐲鏡眼明，手搖一把春羅的紗扇，帶的是翠幃錦帳的暗春宮，並露出華棗綠的搬指是翡翠，拿着個烟壺兒藕粉地兒套紅，更襯着亮臉銀盤模樣兒俏，稱得起是齒白唇紅目秀眉淸，似他這等樣人材穿戴就當自重，看形景若非富戶的子弟定是梨園相公，因何他合鬍子把兒的攪在一處？大凡人見也洗不淸。他兩個衣履雖然不如哥兒的闊，但見得一派士氣打扮的鮮明，毛三是蹬倒山兒的緞鞋幫兒實納，漆臉兒的紫花布襪子足下登，最得意是半實半露的靑紗套褲桃紅裏兒帶子飄零，內套一件洗白半大布衫爲得是照的他那紗衫兒顏色靑，辮子他故意兒打的不緊，根底下拖着一根鬍子繩，辮頂兒裏藏着幾朶晚香玉，平安散撒滿鼻子都紅，不用說也是刷白牙來洗亮臉，手內還滴溜着個百齡籠，二鈕上掛着那銀三式，太陽上貼藥腦袋又不疼。勾四是綁肐膊的汗褟兒將伸出手，撒袋的褲子要想蹬下都不能，六月裏的天氣穿着一雙皮套褲，他倒說你們不懂虎眼着風要腿疼，齊口兒寬腰兒明漆幫兒千蹟縫，柳葉尖抓地虎兒的靴子在足下登，五股三編的辮子打着一條藍線，老大的抽子裏面空花藍兒的褲條尺半穗，脖子後也露着一根兜兜繩，鼻烟壺兒拿出來可人一脈，原來是煖皮寒的蓋兒車上油瓶，手內架着個虎不拉，模樣兒粗脖兒小，辮頂兒怪肉橫生。」（以上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又鴉片烟大爺做闊云：「穿件衣裳要別緻，牛敎兒爲的是省袖子，正芳齋去買領子，騷絨賽過小貂皮，和豐樓的廣鈕子，嬌黃充作赤金的，三尖兒褡包桃紅裏，身後頭拽着俩順風旗，鑰匙袋不過裝手紙，爲的是好往小刀子兩邊兒配着，壹抽子蝴蝶扣兒牢牢繫，滴拉答拉的表鑰匙，別子無非是瑪瑙玉，一腰岔碎哈拉哈七。本人雖則沒品級，帽頭兒別號叫軍機，脚底下穿鞋必是福字履，再不然內造靴子滾宮面，渾身上有這些個嗎兒逆，纔算是闊鬍子。」

（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天足

大興宛平之士著，除滿洲蒙古漢軍向爲天足外，貧賤婦女京諺所謂小住家者，亦皆不纏，所業爲針黹。西苑黃村等處同之。（天足考略）

舊式衣

舊式衣服之存廢：古裝，前明衣服猶存於優伶化裝；道裝，前清遺老不肯剪髮者，或作道裝，仍家居如常；袍掛、翎頂、朝珠、荷包、花衣之類，惟內務府旗人當清廷差事者仍如舊；鳳冠，前清命婦服者極少，惟嫁娶或用以裝飾。（京兆地理志）

十八鑲

咸同間，京師婦女，衣服之滾條，道數甚多，號曰「十八鑲。」

坎肩

京師盛行巴圖魯坎肩兒，各部司員，見堂官往往服之，上加纓帽，南方呼爲「一字襟馬甲。」

弓鞋

弓鞋，纏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者，宛如弓形。（以上清稗類鈔）

曲院衣飾

曲院中衣飾妝置，往往表率時俗。寬袖彩裾，既等告朔餼羊，而狹襟高領，亦已不合時宜。今則博袖短襟，頗有大脚步便出丰度。迹其丕變，可得而言。鼎革初元，崇尚纖瘦，領作元寶形，紐扣密佈，作種種式樣，緊縛芳肌，無稍餘地。有玉環豐胖者，則懷中雙峯，隱隱隆起，而後庭肥滿，又時覺春色撩人也。丁戊以後，忽更蓰觀，力趨擴大，一洗往之積弊，然長不逾腰，桃源勝景，依稀微露，滿園春色，難禁紅杏之出牆矣。時姬炫奇，每喜巾幗亂鬚眉，頎立亭亭，如玉樹臨風，撲朔迷離，幾疑鄭櫻桃復入塵世。又有燕翅高置，長袍方履，作旗裝者。亦有嚴束纖腰，博冠革履，效夷服者。近有縞裳素服，潔若梨雪，名曰「孀妝，」則尤生面別開者也。戊午夏間，忽盛行紗外套，霧縠輕披，春色暗藏，蓋外套之內，雖襯有薄羅窮袴，而於方寸妙區，配以珠羅，于思毿毿，透自羅孔，春色駘蕩，見者鮮不軒渠，服妝至是，足當「妖」稱。未幾爲有司所聞，以其攸傷風紀，飭警取締。

髮髻式樣

絡髮成辮，光可鑑人，北里嬌娃，行之者十居八九。徐娘老去，尙弱少艾，青絲告竭，則乞靈假髮，效太眞故事焉。間有圍成圓髻，衆形畢具，麻花、風涼、元寶、墜馬，推陳出新，式樣紛呈，前人粧臺記髮髻品所載，猶病遺漏。雛姬年未及笄，

圍髮作雙環髻，或垂腦尾，或懸耳端，左右各分，其或唐宮不走落之遺意歟。而額次鬢鬢，短髮壓黛，初尚燕尾式，今行平形，謂之「前留海」，鬢鬟徐操，亦自楚楚有致。時姬多倡異粧，青絲數縷，鬆綴不掩，如輕雲籠月，名曰「東洋髻」，蓋昉自扶桑也。

珠翠

美人視珠翠，猶英雄之於名騄，寶釵明璫，妃青儷白，庶幾雲髻柔荑，不嫌寂寞。頭飾不可缺，亦不可濫，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倘必金珠簪釵，行列滿頭，則何異賣花草標，欲壯觀瞻，吾知其未也。昔所盛行，如琥珀玉晶，今已陳舊，惟珍珠翡翠，猶行於時。比來金鋼鑽勃興，其值至鉅，一戒一環所需，耗金逾千，甚者且及累萬，則尊珠翠如瓦礫，不復標譽於芳吻矣。而俗尚浮華，往往務侈有心，財力未足，則又乞靈料質水鑽，鑲以銀圈，招搖過市，欲亂人目，第魚目詎能混珠，自欺欺人，適見其傖野耳。

北里首飾

押髮、如意、簪釵、荷花瓣，及珠翠頭面之類，北里中今已罕見。時行者惟耳環、項圈、指戒、臂釧、別針、表鍊之屬，故雖俗趨奢侈，而實力則遠遜於前，徒務外表，不究實際，君子於此，足知世風澆薄之所由漸矣。

插花

花窖匠倫，善焙弄葩，手術所至，能令四季名花，先期開放。日色亭午，賣花聲遍聞豔閨，曲欄麗人，爭相購取，姹紫嫣紅，佈置新粧，正不異前人豔記所云也。每值冬月，山茶、茉莉、蕙蘭、珠蘭之屬，編以銅絲，幻作奇景，或如半環，或綴圓形，鬢邊斂插，襟左點綴，鴨鬟春暖，幾忘鴛瓦之雪深矣。更有芍藥、碧桃、海棠、玫瑰，摘取嫩蕊，採其含苞，團成巨球，或作彩籃，懸之流蘇帳中，芳馨四溢，媚趣橫生，夜闌夢迴，花開枕上，濟芬挹人，微和薌澤，益覺春意融融，撩人欲酥矣。

拖鞋

曲院中盛行拖鞋，鞋頭綉以花朵，式樣不一，而無後跟，疑即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頗極彳亍之致。

小半臂

肚兜今已鮮見，惟碰子小半臂，背作月牙形，緊貼香懷，寒暑不廢，或紗或縐，製作絕工，其色則純白、鵝黃、蘋綠、竹青，隨心所欲，而通行則以粉紅為多。暑日添粧，輕羅薄縠中，徐映春色一鉤，雪膚絳褶，交映生色，正不必滅燭留髡，羅襦偷解，而雞頭新剝，始稱消魂也。（以上京華春夢錄）

東洋髻

時尚新談遊臨時贊棠塢詩：「新髻蓮花號東洋，雙鬟金絲半面妝，剎海人歸風弄笛，滿身俱帶菱荷香。」

衣著

衣著之宜，舊家必準禮法，謂之「款示，」俗曰「得樣。」大抵色取其深，以壓土重，淺色不耐涴也。非京式者謂之「怯，」近奇色者謂之「匪，」人皆非笑之。從前中級士民，製袍多用樂亭所織之細布，曰「對兒布，」堅緻細密，一襲可衣數歲。外褂則江綢庫緞爲之。半背俗名「坎肩，」其前襟橫作一字形者，曰「軍機坎，」亦有用麂鹿皮者。近年交通便利，四方服飾，轉相摹仿，而遂無特式之土物矣。（舊都文物略）

器用

燕山石出水中，名「春玉」，瑩白，堅而溫潤，土人琢為器物，頗亂眞。（石譜）

朱弁炕寢詩：「風土南北殊，習尚非一隅，出疆雖仗節，入國暫同俗。淹留歲再殘，朔雪滿崖谷。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為薪，黝色驚射目，方熾絕可邇，將盡還自續。飛飛湧元雲，焰焰積紅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風薄木。誰客鼠棲冰？信是龍銜燭。陽曦助喘息，未害搖空腹。惠氣生袴襦，仍工展拳足。豈惟脫膚皸，兼復平體粟。負暄那用詫？執熱定思沃。收功在歲寒，較德比時燠。雖餘炙手焰，寧有爛額酷？知當凝冰辰，炎帝獨回轂。元冥眞退聽，祝融端可錄。嗟予亦何者，萬里歌黃鵠！偃仰對牕扉，妍煖謝衾褥。壯懷恭寵綃，晚悟笑突曲。因思瞶指人，暴露苦皸瘃，頻年未解甲，蹈此鋒刃毒。遙知革輅中，肝食安豆粥。陪臣將命來，意懇誠亦篤，有奇不能吐，何術止南牧？君心想更切，臣罪何由贖？此身雖自溫，此志轉煩促，論武貴止戈，天必從人欲。安得四海春？永作蒼生福。聊擬少陵翁，秋風賦茅屋。」（見中州集）

宮友鹿煖炕詩：「朔野號天風，射我玉肌粟。朝出狐謀裘，夜臥愁拳足。脛縮被生稜，半牀未嫌促。譬以地賂秦，尺寸不可復。坑者一何巧？偃鑿定方幅。東西依兩垣，寬平半橫屋；北戶塞嚴威，南榮就朝旭。最宜列高牕，取便寫文牘。朝治夕以成，稱名混土俗。塗之青蘆灰，緣以白文木。施簟有餘地，兩端容箱簏。不因徐孺懸，難容孟叟踞。朝客躡履升，文茵疊方褥。饔食儕淮陰，長跽笑籍福。瓦溝馳炎官，花磚隱回祿。文明耀地中，象取明夷卦。挾纊難比溫，吹葭未云速。璧燈濕香穗，頂棚燥萃束。借煖活花卉，收煙穰萊蔽。凍蝸跛若行，寒蠅癡不伏。誰嘲竈下養，此非厝薪宿。惡臥兒不啼，吉夢婦頻卜。紙窗捲風饕，非煙散遙矚。市聲穿枕來，閭坊賣漿粥。爬羅出餘燼，透露發新熇。棄灰當途高，秦法不可督。禍過易生災，寵多乃延辱。炙手詎足誇，熱中亦宜沃。坂或名頭痛，國如號身毒。飲冰消煩心，嚥水豁眵目。抽薪冷聚釜，炙

涼一反覆。我作煖炕詩，主文寄忠告。」（憩堂甲乙遊草）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日知錄）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炕詩：「游戲鳳城中，向夕投棲止，所遇咸土床，頜鬚以作第。空懷莞簟夢，徒有形骸累。曲肱無枕石，企脚廣觸趾。身非雪窖人，囚塊空坑委。著火更焚和，重茵倘如燬。必也倏倏健，堅卧能不起。惆悵溫柔鄉，先生且休矣。」（茗齋集）

燕地苦寒，寢者不以牀以炕，室無東西南北，炕必近前榮，貧家一廛，衾枕之外即街巷，婦人安坐炕上，市販者至，湯餅肴蔌，傳食於牕牖中，或竟日不作庖湢之炊也。（蓟邱雜抄）

燕齊之俗，人家七炕，多近牕牖，疑古亦然。（求經別解）

尤西堂偶見詩：「炊無曲突卧無牀，砌得磚爐近炕旁。少婦日高猶懶起，擁衾側卧煮茶湯。」（西堂小草）

燕地苦寒，寢者俱以火炕，炕必有牖，牖有窗戶，貧家無隙地，衾枕之外即街道矣。婦人眠炕上，聽有賣湯餅肴核過者，即於窗戶傳入。（燕京雜記）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熏人中毒，多至死者。（茶餘客話）

燕地苦寒，冬時比戶皆卧熱炕，西山之煤價不甚昂，頗獲利濟。（水曹清暇錄）

清宣宗火炕詩：「花甎細布擅奇工，暗爇松枝地底烘，靜坐祇疑春煦育，閒眠常覺體冲融。形參烏道屏屏接，理悟羊腸面面通。覆以文絪饒雅趣，一堂暖氣著簾櫳。」（養正書屋全集）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爇火，名之曰「炕」。（兩般秋雨盦隨筆）

方朔暖炕詩有云：「燕山之寒南所無，十月重裘已擁狐，白日乘風面似割，夜氣一肅尤徹膚。欲卧又畏衾似鐵，獨坐往往依紅爐。主人慰予勿復爾，有炕胡不生火乎？予初恐熱且蒸濕，快意不妨聊須臾。版坑三尺掘至地，磚門八

寸闊如縠，石炭布滿木炭引，𦺇一發處光騰舒。覆以石塊使之下，地風舒扇地火噓。始猶直入熱習習，繼乃橫出烟徐徐；三出三入熱已徧，美哉衾枕皆溫如。乍探曲弱既可免，再眠肌粟尤能除。三更轉嗽略爲渴，幾次將痰消成酥。美滿飽得歛齊乍，一夢不知遊華胥。」（金臺游學草）

北方居民，室中皆有火炕，入門脫履而登，趺坐於炕，夜則去之，卽以爲臥具。（清稗類鈔）

眼罩

幽燕沙漠之地，風起則沙塵漲天；有鬼眼睛者，以紗爲之，嵌於眼上，仍以靑皂帛繫於頭上。（析津志）

王世貞眼罩詩：「短短一尺絹，占斷長安色；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弇州山人稿）

正陽門前多賣眼罩，輕紗爲之，蓋以蔽烈日風沙。勝國舊例，遷客辭闕時，以眼紗蒙面，今則無所忌也。（水曹淸暇錄）

平光眼鏡，大抵以避風沙之侵入目中爲用者也，京師則有以紗爲之者，略如普通之眼鏡，曰「鬼眼睛。」（清稗類鈔）

黃土

梁家園舊城，今其城僅存土耳，毙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高堅也。（梁谿集）

棵格

世所用雜器蔬菓器，以竹木爲質，而文以漆，中分四格，或三或五，謂之「春槃，」今都下棵格，以鄞徽爲著。（宙載）

蘆葦

蘆、葦、通一物，北人以水旁下濕處生者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園池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爲碧蘆。（丹鉛錄）

兵器

燕古惟以幽名，迨元有神臂柱子之弓，神風摺疊之弩，筋踏鐵根之鎚，象掌羅圈之甲。（燕史）

乘輿

余於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以爲異

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鳳不鳳錄）

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今卽幕職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旁所揶揄。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肩輿，無一騎馬者也，事隨時變，亦其一也。（寄廬叢語）

外臣張蓋，京朝官張扇，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貼金黑扇，次翰林六科部黑扇，又次六科左右散秩，十三道御史，六部屬及中行評博等，黃油扇，扇之等三焉。外臣乘轎，京朝三品大臣乘轎，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屬乘馬，然四品京堂乘馬，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順城街乾石橋以南，造朝堂乘馬，以北進國學乘轎。（舊京遺事）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闕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卽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居易錄談）

査浦輯聞載：國初諸大臣，乘輿呵護，雙藤擁扇。丙戌戒輿藤，惟擁扇。丁亥禁扇，背燭籠題銜。壬辰冬，聽乘輿、呵殿、藤扇，俱如故。近時大臣，雖乘輿設雙藤，然不擁扇，至各部曹咸乘騾車，並無掌扇燭籠筘輿矣。（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一雙蔗棍轎前催，曲巷迴過喊若雷，更有雙鞭前叱吒，威風颯起滿城灰。」（見文武各官條）

昔正陽門專許輿入，車不准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藤陰雜記）

今京師乘轎者，惟王公及宰相尙書。（光緒順天府志）

轎又名轎子，有四人抬八人抬之分，十年前多有之，近日除喜轎外，旅行用轎，殆已絕跡。（民社北平指南）

半扉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鈎起，或時歌姬翹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野獲編）

地窨

地窨，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顧以當窨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也。

水窖

南北異宜，窖窌入北地，一經霜風卽脆，故長安多用水窖，然不過宜於儲荇菜耳。（以上五雜組）

今京師以湖州李玉田所製最著名，十餘年來，凡翰林考差，庶常散館，貢士殿試，必用李製兎穎筆，其餘則通行水筆，仍用鼬尾毫製之，名曰狼毫。

藝文類聚引廣志云：「黃鼠善走，今俗呼稱黃鼠狼，順天人呼之黃鼬，好食人雞，捕取之，以其尾毛爲筆也。」按今所謂狼毫者是。（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塗壁以麻搗土，當時遂謂「塗壁麻，」謂「麻搗。」今京師圬壁，亦以毛細剉和石灰泥中，號曰「麻刀，」刀，搗之訛也。（長安客話）

塗壁須以麻搗上，京師人截舊麻索爲之，謂之麻搗。（京師偶記）

京師有摺疊臥榻，形如圍屏，展之盈丈，收之僅二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爲之，中實以燈心，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錦爲之，錦旣敝，可以裝潢卷册。（長物志）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成化漫筆）

西山產煤，每日駝馱入城貿之。（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煤球云：「新興煤舖賣煤球，爐上全無火燄頭，可恨賣煤人作僞，爐灰黃土一齊收。」（同治都門紀略）

石炭，卽煤，按今有生煤煤末之分，生煤如石，鑿成小塊，極賴然；煤末，和黃土搖成煤球，然之。（光緒順天府志）

吳養原詠煤毬詩：「北地苦凜冽，西山富孕育，程材火發石，爭功燧鑽木。炊爨飫城市，刳剔厄岡麓。綢逑騶尾銜，養壓駝背簇。談斤塊輪囷，礎研杵敲朴。雜以土盈畚，調之水滿斛。糜爛肉作饋，劑和米成粥。塗附婁搖搖，滓拾何僕僕。蜿龍珠走盤，蛣蜣丸推轂。摶土懷上古，打盤異南服。經或籮或篩，記而沃而盝。不模不範成，相摩相盪熟。既堅雅奏周，爲圓乾貴慮。鼎丹鍊師藥，弓彈孝子竹。楚市宜僚弄，漢京韓嫣逐。丸泥秦關雄，炭團宋臣獨。利用超樵蘇，錫名假蹴踘。拂拭百骸勩，爬羅十指禿。列肆崇墉堆，布地廣場築。不畏亢規汙，所賴超寒暴。運掌箕舌勢，累卵檐頭簇。價高利倍三，

春回律吹六。管染崑崙腐，竈填洛姬服。茶鎗火乃文，酒座衣且煖。棄灰苛法除，懐核貧兒顯。解凍嫮印烘，御冬侈我蓄。尙元揚子經，守黑老氏谷。時懲近墨敗，紛矜就煤速。中熱詎抱貞，外員益滋惡。卽茲感物理，一爐發肎讀。』（四朝詩史）

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袋，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只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闊下窄。（酌中志）

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尙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尙靑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尙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香祖筆記）

豐潤縣所製聚頭扇，凡常行油紙面，遍滿市肆。其佳者糊以高勾麗鏡面楮，繪畫人物，五綵絢爛。扇邊竹骨，亦嵌以象牙玳瑁，然極庸俗，每柄取值數金，時人尙之，殊不可解。

二十年來，士大夫皆尙黑柿漆扇，乳金字畫，近則復古用白紙，然尙未行純金面。（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都竹枝詞：『人人相見遞煙壺，手內須拈草子珠，扇上若無鴉片鬼，此公缺典定糊塗。（近時患鴉片癮者極多，好事者特畫此，以作前車之戒，然竟有執此扇而吸此煙者，此扇直賣錢十二顆一把，大抵題事猥褻，故競片有此以爲戲。）』（見時尙門）

冬水堅凍，一人挽木小兜，駢如衢，曰冰牀，雪後集十餘牀，罏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東南人自謝未曾有也。（帝京景物略）

白胤謙冰車行：『長安歲晏車闐闐，九門道路咽不前，正陽橋柱早爲折，半載耗動水衡錢。橋下長流玉溝水，往日女牆今偏圮，習師征逐衆魚鹽，岸上行人嗟未已。鑿渠百丈結層冰，就中忽覩駢車人，搖搖繹繹往來速，琉璃汗漫絕纖塵，盼睞乘槎銀漢中，三里四里瑩潔同。未甞背間生毛羽，翊翊耳後聞天風，如此臨淵且無怖，兒童赤脚歘相鶩。乘輿寧須鑑作輿，騎驢不數山陰路。天子有道重四郊，守國何必事隍壕？追餘接軫美遊放，冰泮還應著小舠。』（東谷集）

凌牀，今京師在處有之，一人挽行，滑如帆駛。閒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攜都藍酒具，鋪氍毹其上，轟飲冰凌中，亦足樂也。（倚晴閣雜抄）

京師臘月河冰結時，水面多設冰牀，往來絡繹，以供行客，其捷如飛，較之坐騎乘車，適勝多矣。（陳檢討集）

沈存中云：「信安滄景之間，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冰牀」。」今京師尙有此制，名「凌車」，其來遠矣。（居易錄談）

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城下長河凍已堅，冰牀仍著纜繩牽，渾如倒拽飛鳶去，穩便江南鴨嘴船。」（紫幢軒集）

東西二滐，冬月冰結，設木榻渡人，謂之「冰牀」，牀上可坐數人，一人挽之，疾於車馬，有好事者，聯娲數牀，置酒其上，東西往來，如泛銀湖，又如晶宮，亦一韻事也。（燕京雜記）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冰牀云：「九門一夜頗黎合，玉帶彎環抱城腳，冰牀出礙輕絹痕，舟無檣艣車無輪，箱中坐客苦傴仄，放溜飛馳收不得，如蛇赴壑箭出弦，不利偏頗宜正直，止水可涉冰才能，無足而來牀氣力，未煩杯渡鴨頭波，已覺身遊水精城，陸行闕挺車苦遲，其鼓貨狄那得知？興夫莫漫眈眈視，且看東風解凍時。」（忠雅堂集）

冰床，形類矮炕，趺坐頗適，炕足微裹以鐵，一人曳之，其行如飛。太液池金鰲玉蝀等處皆有之，然惟部寺辦事人員，方得乘坐，至於外城護城河中，更可附搭，其價頗廉，可省賃車稅馬之費也。（水曹清暇錄）

東便門至西便門，三冬凍合，設拖床坐人，比車較省。（藤陰雜記）

淸寶宗冰床詩：「太液凍初堅，冰牀勝畫船；隨風疑解纜，趺坐儼乘仙。鏡面頻回復，湖心任引牽；澄淸眞可鑑，致遠達前川。」又「形擬匡牀用代舟，相呼也泊大隄頭；粼粼素彩波心映，札札寒光眼底浮。行處晶瑩塵不到，奔來迅疾迹難留；更宜雪後游前浦，洞徹平鋪凍欲流。」（養正齋全集）

江都幾雜志云：「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官員亦乘之。」香祖筆記十引此而云：「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冰車。」按今京師不謂冰車，謂之「冰牀，」亦曰「拖牀，」言以一人牽之，拖曳而行也。（理實堂筆錄）

彭蘊章幽州士風吟拽冰牀云：「拽冰牀，城濠下，疾如帆，駛如馬。朱軒繡轂黃塵中，凌牀十里生清風，冷冷踏遍白玉宮。白玉宮，芒鞋路，幾日東風吹煙霧，提壺挈榼公無渡。」（松風閣詩鈔）

光緒都門紀略冰床詩：「十月冰床遍九城，遊人曳去一毛輕，風和日暖時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見市廛門）

冰床，按用小木板床，以鐵包其足底，一人以繩挽行冰上，其捷如飛，每屆嚴冬，往來絡繹焉。（光緒順天府志）

冬至以後，水澤腹堅，則十剎海護城河二閘等處，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長約五尺，寬約三尺，以木爲之，脚有鐵條，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際，如行玉壺中，亦快事也。至立春以後則不可乘，乘則甚危，有陷入冰窟者，而拖者逃矣。近日王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於西苑門內乘坐拖牀，牀甚華美，上有亼，如車篷，可避風雪。（燕京歲時記）

冰車，俗名拖牀，一名凌牀，又名托牀，俗呼冰排子，其形方而長，如牀，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也。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撐之，捷於飛騎，京師天津皆有之。撑者例備皮襖一襲，無客則自衣以禦寒，有客則奉客鋪墊，隨地雇坐，價甚廉。（清稗類鈔）

時尙新談坐冰牀詩：「鑿冰冲冲一之日，並坐□牀人促膝，城河如玉冰上行，行人妥息往來急。」

中涵光燕京即事詩：「移來內市旁松寮，呵殿聲回散早朝；拚得金錢矜意氣，素磁爭認舊哥窰。」（鶴山集）

古磁器

近京師宴客，器皿精緻，不獨外省所未見，即京師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來，多出於內府。嘉慶十□年，磁器庫以庫貯充斥，請發出變價，□□年再發一次。於是舊磁悉出，間有明代者。其式樣之工，顏色之鮮，質地之美，往時外人偶得具，必將珍爲古玩。今乃爲酒席之用，每一席人且備至十數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茲？（竹葉亭雜記）

玻璃器

琉璃廠原爲燒殿瓦之用，瓦有黃碧二種，明代各廠，供有內官司之，如殿瓦之外，所製一曰「魚瓶，」貯紅魚雜翠藻於中；一曰「琉璃片，」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鍊成、嵌入窗戶；一曰「葫蘆，」小者寸計，大或至徑尺，其色紫者居多；一曰「響葫蘆，」小兒口銜，噓吹成聲，俗名「倒掖氣；」一曰「鐵馬，」懸之簷，以受風戛者也。（倚晴閣雜抄）

王鴻緖燕京雜詠：「宮廠玲瓏百物奇，琢成冰玉競春嬉；豪家買得琉璃扇，珍重風前付雪兒。」（橫雲山人集）

租房

官京師者，入署視事，退則人自爲廬，或僦居民舍，其力不給，則旅食於荒祠客館，以庶幾無風雨憂。（愚山先生文集）

燈

京師米燈，用鐵線掐成山水人物花草，襯以細絹，粘貼其上，加以渲染，幅幅如舊人畫，近日丹陽料絲燈，仿宋元畫册，愈覺雅艷。（城北集詩註）

鼻煙壺

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旣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煙者，云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皆內府貢造，民間亦或仿而爲之，終不及。（居易錄談）

都門竹枝詞：「宣德青花郎窰紅，成窰五彩最精工，方圓大小誇新樣，世事於今不尙同。」

又：「燒料煙壺運氣通，水晶瑪瑙命何窮？地須蕊粉雕工好，纔是當年老蚕紅。」（以上見服用門）

鼻煙之來，始於滿人入關，雍乾以後始大發明，踵事增華，匠翻郢石之鼻，人參一指之禪。於是有薰煙，有洋煙，其味之等級，可別酸、膻、糊、豆、甜、五種。其貯煙之壺，有辛家皮料，及古月軒。其花樣大半屬陶器，有「五霸彈」者，繪雄雞五，作相鬭狀。聞另有名「蝈蝈白菜」者，振羽若鳴，拈鬚欲躍。後有匠心獨運者，以水晶爲壺，用象牙爲杖，反面作各種圖繪，亦有書作清語及漢字古文者，雖畀所施，畫其精妙。又有所謂「曼殊餑餑，」亦名「韃子餑餑，」如西洋之糕點。其發明之後先，亦與鼻煙同時，故以上兩肆，能互相爲用之妙，亦有設於花肆中者，則取茉莉諸花點食，皆是麵

賓，雜以牛乳和糖及雞蛋爲之，歲時餽送，宮寢薦新，幾若必備之品。近則狐裘羊笠，京國亦來，此類諸肆，閉歇已久，不勝今昔之感矣。（東華瑣錄）

第屋

湯斌長安春日行有云：「京都自昔稱佳麗，城中半是王侯第；峻閣亦樓夾道懸，雲房霧宇相掩蔽。」（潛菴先生遺稿）

名刺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分甘餘話）

前明門狀名紙，皆用白者，通籍後遇元旦賀謁用紅，位尊則平時皆用紅矣。今時人初入泮尙用白柬，過此全然用紅，而山人、布衣、黑客，恬然用之。（水曹清暇錄）

京城拜客，用三寸紅紙，搨木刻姓名，而備載住宅街巷於紙背，以便閽人登記門簿，名曰「小片子。」惟翰林諸公謁前輩，概用白帖子，其餘師生衙門，前後輩衙門，俱用紅紙大片子，以代全柬。（京塵雜錄）

都門新竹枝詞：「大字職名筆畫工，門前投遞紙鮮紅，都鍇拜客無他用，關節竹防暗裏通。」（見風俗門）

光宣間名刺之式不一，或紅紙，或西式白紙均可。名片之背，則書名號與住址，西式名片之左角，則書職業，女子亦然，惟已嫁者輒增夫家姓氏，男子有承重喪，或父母喪者，則於白紙名片之四周，以二三分黑色爲緣，或即沿用舊式，於姓之左角書制字，期服以外之喪，僅於姓之左角書期字，餘類推，女子亦然，若攜有介紹書者，於接見時而投。

新進士既點庶吉士，謁客名刺，非常偉大，較普通所用者約加一倍，而所印姓名，恰如其紙之大小，四圍不使留際，蓋體制然也，既散館，即不復爾。（以上清稗類鈔）

煤車

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翼。（在園雜志）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挖去骨肉，外皮皆完，楺軟，以盛湩酪酒漿，謂之「渾脫。」

駱駝

北人呼駱駝爲肉屏，沙漠雪窟，用兩駱駝，架斷梗其上，覆之以氈，終夜不動，暖勝肉屏也。（以上京師偶記）

余煥運煤駝詩云：「替戾岡，角禿當腫背局行鈴聲；長或十或五聯作行，背上細栽高於牆。駝能辨風色，駝能識泉脈，不用駝智用駝力；城中千煙復萬煙，仗爾西山運煤石，長才短馭良可惜！駝乎駝乎爾何不逐木蘭還故鄉？勞筋苦骨長安陌。」（京師新樂府）

都門雜詠煤駱駝云：「攔車遮路走成行，五六相連一串長，辱罵街頭能忍耐，彰儀門外狠如狼。」（同治都門紀略）

吾人觀駱駝，頸懸鈴，丁丁當當，遊行於北京城內，實不能無北京尚在原始時代之感。（北京繁昌記）

駱駝：北平運輸煤炭，及粗笨貨類，均以駱駝馱之，集隊轉運，行人苦之，前警察廳曾有取締辦法，規定以三頭爲一隊，並不得隊隊相連，亦注意交通之一道也。（民社北平指南）

冰盞

京師賣冰者，以二銅盞，纍之作響以爲號，故謂之「冰盞，」今賣果食亦用冰盞，失其旨矣。

窗牖

燕地風沙無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紙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氣內侵，或易以高麗紙，至夏日，又於窗紙去其一二，裱以疏布，使其除暑納涼也，布外仍繫以紙，有風沙則舒之，無則卷之。

燕齊之室，瓦上無窗以透光者，如室南向，則於南北牆俱作牖，牖去地僅二尺餘，臥室土炕，即作於牖下，牖與炕相去無咫尺。（以上燕京雜記）

油牕明亮甚於蠡殼，光潔絕似玻璃，惜乎質脆，然價甚廉，產於西山石洞中，蓋白石耳，逐層鏟出，便皎薄如紙，僅三寸，不能得寬廣者。（水曹清暇錄）

都門雜詠玻璃云：「稚堂春坐日遲遲，富貴人家得自宜，不待揭簾知客至，疏窗嵌得是玻璃。」（道光都門紀略）

頂棚

京師房舍，牆壁窗牖，俱以白紙裱之，屋之上以高粱稭爲架，稭倒繫於桁桷，以紙糊其下，謂之頂棚。不善裱者，輒

有縐紋。京師裱糊匠甚爲巧妙，平直光滑，仰視如板壁橫懸，或間以別紙點綴，爲丹楹刻桷狀，異如油之漆之者然。又有琉璃紙，俗謂之光明紙，用以糊窗，自內視外則明，自外視內則暗，歐陽元功漁家傲詞所謂「花戶油窗通曉旭」者此也。（燕京雜記）

京師人家不敬字紙。蓋北地無樓，屋中承塵，及間隔房室，皆用葦稭縛成方格，而裱紙於外，以爲觀瞻，然葦稭不受麵糊，又必先以殘廢字紙逐條裹束，後以白紙蒙之，始克貼牢著。未幾破壞，又須另爲，則悉棄舊者於糞壤中，一歲不知凡幾也。（寒夜叢談）

取燈

京師人擘葦麻梗爲小片，塗硫黃於其末，呼之曰「取鐙」。（茶餘客話）

市中所貨「取燈兒」，即古稱引光奴也，劃薄木片，醮以硫磺，得火便然，殊多利便。（水曹清暇錄）

光緒都門紀略洋取燈詩：「纖纖寸木藥硝黏，引得燈光勝火鐮，莫怪粹奴誇利用，綠他工省價還廉。」（見時尚門）

一歲貨聲：「換取燈兒來，換肥角子，」註云：「舊用小薺稭，劈五寸許，四半，醮硝，謂之「取燈」，以易茶得燃燈也。或云用蔴果稭，近用洋火柴，則云「換洋取燈兒」。」（見商販條）

蘋果色

北人染絹與紙，有蘋果色，裝潢畫軸頗佳。（食味雜詠註）

飲紙

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相傳是元許衡手植；諸生做紙，每季例送光祿寺作麵袋。

騾車

前明京官皆不用傘，惟入翰考試官及狀元歸第，方得用之。國朝京官卽部屬康熙年間倘乘肩輿，輿前有掌扇，雍正初，多乘騾車，而扇亦不用，今騾車有極華者，而扇卻未復。（以上水曹清暇錄）

都門竹枝詞：「一路車聲似水流，雙鞭飛去不停留，山西脚子檳榔袒，川馬騎來小粉頭。」（見服用門）

今京師人以騾車爲貴，至於驢馬所駕，謂之羊車，並行街衢，避由狹路，不容同軌。（燕俗文）

京官向乘厢輿，杜紫綸（詔）始乘騾車，嗣後漸有騾車，余己卯入都，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然幃幔樸索，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幃漸少。（藤陰雜記）

余以乾隆末遊京師，聞長老言三十年前，官長只乘馬車，今皆用瘋騾，優兒亦坐大鞍車矣。（嘯亭雜錄）

國初京城前三門，爲新修石路，不許行車，京朝官並坐轎，今惟一二三品大員乘轎，四品惟順天府丞得乘三人轎，下此皆乘車矣。乾隆初年，尙以騾車爲市儈代步，京官尙乘驢車，大約如六朝人貴犢車之意。今日內城間有佳驢車，外間驢車，直是寒乞相，惟以騾車爲通用，但官車用大鞍，市車用小鞍，以是爲差別爾。嘉慶年官車率用羢帷，飛簷後檔。道光年大半從儉，坐布帷，圍邊四六檔車，而引馬則多於往日，此亦一時風氣也。（京塵雜錄）

京城騾車，近多踵事增華，卽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裏幃亦有紬綾，窗亦有玻璃矣。（市中製車供人僱用曰買賣車，終日歷衢衕口，得值方行曰站口，東西奔走覓值曰跑海。）（竹葉亭雜記）

方朔騾車行有云：「箱二尺闊三尺高，輪雙轂兩八尺交；上覆圓蓬前簾飄，後餘一尺爲空梢；梢外蓮莖竹對挑，高承青幨陽不驕；轂木左右檀梨雕，木俱施漆輪塗膏。駕以長騾殊肥臕，短凳移地招足跳；一躍而上盤趺牢，輿夫頤指鞭不搖。騾會人意先能跑，雙輪嚮作空中遨，不問長埠與低坳。最可畏懼石嶕嶢，一或突遇雷火敲，火生石上爲劫燒，灰塵飛合俱相淆。亦畏大雨成泥滂，車裏轍內如絮包；縱然人畜騰踔鳥，濤溢恐至水沒腰。富者帷幔氈與綃，貧者以布遐零澗。大鞍雖然視貴豪，難得朱輪生尾尻。窗紗紕緞玻璃膠，遠近相視通纖毫，花枝觀而便疾超，有呼小宋馳已遙。大好飲水同一槽，柳枝交拂如共巢。執鞭閒能奏聲謠，道遙差拱解無聊。可惡強將弱者撓，故以轂擊轉喧嘈。自詡器具不辭勞，雇者值多遐相嘲。我性南北雖俱調，摧殘羸劬常嫌囂。」（金臺游學草）

都門新竹枝詞：「世家舉動有威儀，小女車邊亞髻垂，街市繁華俱到眼，周圍五扇大玻璃。」（見閒閑門）

光緒都門紀略做閣詩：「山西脚子大鞍車，衣服時新寬且奢，僱得來誰又識?居然光是宦豪家。」（見時尙門）

相傳王漁洋贈南海程給部可則詩，有「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安坐吃檳榔」之句，時正陽門五更啓鑰，專許轎入，京官無坐車者也。藤陰雜記稱：「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始乘騾車，嗣後漸有騾車，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云云。按戴菔塘官京朝在乾隆嘉慶間，是易轎爲車之會也。余昔聞之老輩云：「道光初年，京官又復坐轎，卽坐車無不後檔。（凡輪在車後者曰後檔，取其顚簸稍輕，乘坐安適。）自余同治甲子入京，所見凡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凡王公勛戚以外，無乘後檔旁門車者，士大夫不講儀節，幾謂國家定例則然，其實轎貴車廉，而後檔旁門，亦非老馬孱騾所能勝任也。近二三年，京曹日窘，尋常部院官出，無車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別於齊民，而堂堂樞相，且日策騾車入東華門內，則公孫宏之故智矣。（郎潛紀聞）

今京師騾車，有大鞍兒小鞍兒之分。小鞍車隨處可雇，或謂之買賣車。惟五品以上，幃底用紅色作綫，呼爲紅綫兒車。（光緒順天府志）

數十年來，京朝官皆乘騾車矣。驢車低小，或聊一代步，馬車則竟絕。至旁開門後檔車，道光年間三品以上大員皆乘之，光緒丙戌，余送孫兒陛雲入都會試，此車竟不復見，不及百年，京城車制之異如此。（茶香室叢鈔）

舊制，王貝勒以下，年未六十，未免騎射者，皆須騎馬，漢大臣雖准坐轎，惟都城廣大，署宅相去輒遠，北人不任肩負，必蓄輿夫兩班，以大板車隨後，載易班之夫，跟僕復須乘騾，非數千金不能蓄轎，故皆乘車。其車圍下端，飾以紅呢，廣約一尺，謂之紅圍呢，則與轎之用綠呢者等。小臣惟有書房差之翰林，及軍機京章乃得用之，所以別尊威也。王公多乘後檔車，輪在車後，行不傾顚，福晉皆朱輪紫幰。郎曹入署，舊皆乘大安車，其制較寬，後多步行。予通籍後，仍有旨禁徒步入署，然不能行，卽蓄車亦未有能備大安者，截車用騾，惟老公（內監稱）用馬，市中車有用馬者，皆不雇，馬路成，王公達官皆乘洋馬車，無貴賤之別矣。（燕京隨筆）

北平俗曲龢霞堂云：「那輛車價値殺四合房，外圍子洋縐場縧沿倭緞，裏衣子，弓棚子，一色鉄紗花樣輝煌，鍍

金的什件兒鞦䩞，玲瓏剔透，山西梭子振地咯噹。」（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京津相距凡三百里，未敷鐵軌以前，往來僕僕，專恃騾車，自氣車行，而往來便，一般旅客皆乘之。（新燕語）

壺盧器

壺盧器者，出於康熙年間，皇祖命奉宸苑取架匏而規模之，及熟，遂成器焉，盤、盂、盆、盒，惟所命，蓋其樸可尚，而巧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乾隆御製詩序）

壺盧器非民間所有，惟取瓠瓢鏤空曝乾，以之盛物，亦名壺盧。

匏瓠，今驗京師通呼瓠𤬛，而以瓠𤬛之已剖者爲瓢。（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秋日之蟈蟈罐，有永樂官窰、趙子玉、淡園主人、靜軒主人，紅澄漿、白澄漿之別，佳者數十金一對。冬月之聒聒兒、壺盧、油壺盧；葫盧，佳者亦數十金一對，以紫潤堅厚者爲上，卽所謂壺盧器者是也。是故京師世族，貧者居多，耗財之道，實不止聲色珠玉而已也。（燕京歲時記）

戳紗

京都竹枝詞：「打子平金與綉花，而今一概不須誇，試看多少蓬門女，費盡工夫是戳紗。」

手巾

又：「手巾香色艷而嬌，玉佩還將顏色燒，俱是嫩黃如穀穗，恐招野鳥到人腰。」

芭蕉扇

又：「三伏炎蒸暑氣燒，如山朵朵火雲燒，虧他行者偷來扇，個個芭蕉掌上搖。」（如今此扇盛行，無貴無賤俱用。）（以上見時尚門）

荷包

都門竹枝詞：「金線荷包花帶懸，戳紗扇絡最鮮妍，煙筒毛竹湘妃竹，眼鏡鑲來玳瑁邊。」（見服用門）

光緒都門紀略荷包詩：「爲盛煙葉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識何人傳妙製？家家依樣畫葫蘆。」（見服用門）

踏碓

自古舂皆用手，而桓譚獨曰「踐碓」者，今京師碓房植兩木如架，横施一木，其端綴杵，舂人以足踏之，俗曰「踏碓，」其功捷於用手，此卽所謂「借身踐碓，」則知其制起於前漢之時也。（證俗文）

氈簾

清宮宗氈簾詩：「御冬良具孰爲先，掩映簾帷製以氈；蔽影無妨遮皓月，留香時復鎖鑪煙。豈同湘竹懸霞戶，遠

謝眞珠映玳筵；向夕低垂寒漸卻，擁分趺坐鎮安便。」

涼棚

又涼棚詩：「消夏涼棚好，渾忘烈日烘；名花羅砌下，斜蔭幕堂東。偶卷仍留露，憑高不礙風；自無煩暑至，颯爽暢心中。」又「凌高神結構，平敞蔽清虛；納爽延高下，當炎任卷舒。花香仍入戶，日影勿侵除；得蔭宜趺坐，南風晚度徐。」（以上養正書屋全集）

道光都門雜詠住宅詩云：「深深畫閣曉鐘傳，午院榴花紅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闊，不知債負幾分錢？」

車馬

余居京師久，每見巨公之門，車馬停待，闃若無人，至尋常門外，車馬一過而已。（燕壽堂雜錄）

五花帶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五花帶云：「五花帶，上市來，家家粉黏白玉堆，王瓜豆莢千錢貴，椿芽碧乳茶甌沸。珠絡靑驄笑買花，花房雙裹蒸紅霞，攜歸金谷籠絳紗，十三嬌女彈琵琶。」（松風閣詩鈔）

小紙燈

伶人家備小紙燈數百，客有徒步來者，臨去則各予一燈，爇火以行。中北城所屬胡同，入夜，一望熒熒如列星，皆是物也。

坐褥

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案紅色爲一二品官坐褥，今園中惟用藍布坐具。慶樂園新葺，最華炫，亦止用回回錦。士大夫惟戲莊公讌，尊卑咸集，至於茶園媟戲，悅平等法，貴官例得用紅坐褥者，亦當持體，不便降尊從諸俠少冶游矣。（以上京塵雜錄）

冰鞋

冰鞋，木屐下施以鐵條，以皮條束足下，拱身捽足，冰上行之如飛，瞬息十數里，旗人多習此技，以供上閱。（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冰鞋詩云：「往來冰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頭南腳北手西東。」（同治都門紀略）

冰鞋以鐵爲之，中有單條，縛於鞵上，身起則行，不能暫止，技之巧者，如蜻蜓點水，紫燕穿波，殊可觀也。（燕京歲時記）

記）

冰鞋，著以作冰上之遊戲者，北方皆有之。（清稗類鈔）

眼鏡

道光都門雜詠眼鏡詩云：「方鞋穿着趁時新，搖擺街頭作態頻，眼鏡戴來裝近視，教人知是讀書人。」（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洋料眼鏡詩云：「玻璃眼鏡最爲高，作閥由來是富豪，晌午卻難揚面走，陽光生火燎眉毛。」（同治都門紀略）

時尚新談圓光鏡詩：「皂靴穿着趁時新，搖擺街前迂且文，圓光大鏡裝近視，教人知是大偉人。」

騾車

方朔騾車行云：「騾車闊大象堂皇，騾車逼仄還荒涼；一日價值少四百，代足何妨聊雇將。騾性馴良騾步穩，危坐端然觸微艇，當其叱咤過之前，何異乘風亂帆遏。宣武門與安定門，不十里路須兼程。誰知發軔從辰刻，日午纔沿御水行。老廢與人性太下，鄉愚生疎多罷駕。尤難市井十餘兒，車輪觸處時尋罵。今日雨，明日風，趁市宜至官街中。今日風，明日雨，好錢多恐騾車取。嬾惰固然無餘貲，勤苦還須運濟之。曾見車竪人亦善，三日不使掀簾帷；簾帷不開何得吃，纔獲百錢先易食。君莫謂久飢得主可飽吞，看街小卒早抽地方錢二文。」

冰窖

又遊冰窖寄笠耕都護於西藏詩云：「洗象已過人猶騰，云至南岸觀敲冰。予亦逐隊略覘視，纔一入窖心凌兢。周遭峭壁近十丈，高下攢塊過千層。罩以棚席似亭屋，吞舖動作聲相應。覆草葉底晶皎潔，近泥土處鹽峻嶒。大好失勢偶一落，如看玉山天半崩。日光偶射疑螢火，寒氣遠逼無飛蠅。汗斂喘息方自快，冷風所過都歸膺。須臾肌粟足又戰，思欲挾纊嫌薄繒。同此天地何至此，得毋將身遊大凝。我聞西去有冰嶺，四時風雪險無□。□□□□□□□，□□□□□□登。行者未止居者樂，念此淌漩如不勝。市民禁載藏肉食，大家購買供豆登。賤子出窖意惘惘，明賦冰井煩郵丞。」（以上金臺游學草）

冬日儲冰，係就河塘已結之冰，深藏之，厚瘞於地窖中，使與地面之溫度隔絕，而利用堆積壓抑之力，以堅其凝結，喻以水晶，頗爲近似。此等冰窖，多在西北城，前後海，近水空曠之處。都市叢談詠冰窖云：「朔風凜冽入城闉，典重藏冰備上頒，寒夜截來三尺闊，河沿高貯水晶山。」冰既深藏於地，地面復加土以護之，遠望土垢累累，頗似山陝一帶之窰，故亦曰「冰窰，」然慣說只曰「冰窖，」窖讀如轎。（舊都百話）

石硯

琉璃廠多假端硯，即薊州之褐黃石，以草灰煨之，色變爲紫。（藏波書錄）

今京師專尚歙硯，石硯久不講矣，惟紫石粗硯尚不缺。（光緒順天府志）

腳驢

都門新竹枝詞：「世風丕變屬京師，都效鄉村䖏出奇，不是蘄王韓大帥，縱非湖上僱驢騎。」（見風俗門）

大街正南菜市口，腳驢轎車打成雍。（道京不來人）

光緒都門紀略腳驢詩：「一城三里踏沙塵，十箇猴頭受僱絡，來往最多天下士，也應駝着作詩人。」（見市廛門）

腳驢：平市四郊各城關，均有驢戶，以供往返鄉里之人僱用，其價目每里約需大洋一分，近郊窮苦農民，於農暇時，亦營此業，如遇郊外廟會開放時，雖云利市三倍，較之汽車馬車，終屬蠅頭小利也。（民社北平指南）

綠豆枕

都下生人，多無枕骨，嵩孩時以綠豆爲枕，枕之，其腦後之骨，漸平而不隆起。（款廳亭札記）

硝

硝，京都口外用以熟皮，亦可飼駱駝。（宛河縣志）

搭渡

壬癸藏札記「禮部甬道屏門，不加搭渡，」註云：「搭渡，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陂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旁繞。」

太平車

京師之太平車，較尋常坐車深而闊，可以坐臥自如，攜眷遠行者尤便之。（風月餘談錄）

屯絹

屯絹，出京都者佳。（畿輔通志）

煤爐

煤爐，按有泥、鐵、銅、三種，銅者高大如鼎，三足，其爐面則如棹，四方，可圍爐飲焉，泥者爲不灰木爐。

漆器　騾轎　椴棺　棉紗　土布　炭　香　胰皂　幔棚　蒲器　荊條器

泥胎漆盒，按有金金全紅及描花者，大小粗細不一，亦有極精細者，以泥爲胎，以布爲質，以紙爲皮而漆之，凡漆器不一種，玆不悉載。

騾轎：按不用人舁，前後兩騾行之，行遠路者或乘此。

椴：椴皮白者材輕耐溼，故可爲棺，今本土用楊木爲棺，或見椴葉如楊，遂認椴爲楊耳。

棉紗：按將彈好棉條置搖車，一手搖輪，一手曳棉條，抽成細縷，俗稱搖紗，用以織布。棉線：按即取棉紗合股而成，爲縫紉之用。棉紗帶：按亦用棉紗縱橫績成，分闊狹粗細。

棉布：按用棉紗穿箴，上機織成，闊者曰大布，狹者曰小布，以箴密縷勻爲佳。其最細者，布面起絨，輕軟而暖。紫花布：按即棉花紫色者，搖紗織之。盪布：按用晚開棉花，細小而黃者，亦搖紗織之，粗而軟，入水又極爽，最便濯垢。集韻「盪，滌器也」因名，土人每用作浴布。櫺布，按土人讀「櫺」如「冷，」箴不密有細孔，無他用處，惟入夏用以糊窗，故名。麻布：按有粗細二種，細者作米口袋。

炭，按有山炭，用櫟木㮚木燒之；又有柳炭，土人呼爲拋炭，言其輕不擠觔兩也；又疙瘩炭，爲炭之最次者。

萬壽香：按爲線香，爇灰屈曲而盤不散落。安息香：按有紫袍安息、恭順安息。寶顏堂筆記稱「萬曆間恭順侯家香最良，」然則，恭順之名，相傳已久矣。

胰皂，按有引見胰、玉容胰、鵝油胰、及香皂、雙料皂諸名，用皂莢搗爛去滓，配以香料藥料合成。

幔棚：按以木爲梁柱，以布周之，有門、有窗、有牀、有几、有杌，凡王公大臣屆期及上陵行禮，置此以休息焉。

蒲器：析津志，「蒲器帽盒、蒲盒、蒸餅盒、酒盞、座團、鞍韉、方座、酒甕盞。」按帽盒今有用柳木爲之，餘亦有用藤者。

日下舊聞考引圖經：「荊條器，笆、筐、筬、籃、車搭、雀籠、米囤、雞籠、無底圈、炊飯笆、糞筐、門籬笆、屋椽笆、拋栗筐。」按籬笆或用蘆葦。

柳條器　草器　軋車　搖車　彈花弓　棉花　綫麻　紙　竹簾　火鐮　墨盒

柳條器：析津志「柳條器，簸箕、斗升、井桶、車、笸、篩米㽎、撈水斗。」按有栲栳，亦柳條爲之。

草器：按有蓑、笠、氈、茬、泊、茬席、草簾、草薦之類；草薦用盜稈爲之。

軋車：按去棉子具也，以木爲之，形如三足几，上有兩耳，卓立，置木軸於中，有柄，在車之左；有輪，在車之右；又有鐵梗，有踏板。

搖車：按紡棉紗具也，車上有輪、有軸、有弦綫、有鐵錠、有銅管。

彈花弓：按彈棉花有弓，弓上有弦，又有槌，又有捹子，以擀棉條。

按棉一名吉貝，有草木二種，通呼棉花，指其子類如鵝毳也。本土所產者，草棉居多，花有紫白二色，土人去核取棉，以木爲弓，牽弦以彈，令其勻細，卷爲筒，用以絮衣絮被，抽緒紡之，如繰絲狀，織以爲布，其子可榨油，油滓可糞地，其稭又可爲薪，所用甚廣，誠生民利益也。

苧，今土人與蕁麻並種，呼爲綫麻，可績爲布，搓爲綫。

本土不出紙，故紙舖招牌，必號曰「南紙。」然描金箋、洒金箋、粉箋、蠟箋、靑磓箋等類，俱勝於南方，殆必加工本也。乾隆年間造藏經紙，尤著名，紙上有圖記曰「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近已不多見矣。今本土所出者還魂紙，汙褻字紙，莫此爲甚。近時官京師者，每輸錢以收有字之紙，然還魂紙仍不絕也。

竹簾，編竹絲爲之，冬則風門，夏則竹簾。簾以避蠅，本地住宅中及市肆皆然。

火鐮子爲取火刀，冶鐵爲之，京師以王麻子家製者爲良。

銅墨盒有白銅、紫銅、黃銅三種，或方、或圓，或如腰子形，始自道光年間，今則盛行矣。蓋上或鐫篆楷，或糗花木，字有作蠅頭楷者，如蘭亭敍如柏廬家訓。數年前以陳寅生刊者爲最工，近則業此者甚多，終遜陳刊者也。（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墨盒兒

北京之墨盒兒，與江西南昌之象眼竹細工，及湖南之刺繡，爲中國之三大名物。據錢釣氏之天咫偶聞所載，墨盒兒似流行於明末崇禎年間。按當時幾無使用硯者，然硯雖被排擠，而最優之墨盒兒其價値尙不過五元，及鏨刻發達，名人刻者甚多，例如寶生所刻，有在五元以上者，至今日墨盒兒，遂爲北京名物之一，琉璃廠勸業場等處，墨盒兒店，比比皆是。（北京繁昌記）

敞車

敞車：按一呼大車，無幃幔，用蘆席以遮雨暘，載人裝貨，如南方航船，有坐至十餘人者。（光緒順天府志）

敞車：敞車用騾馬拉之，有單套、雙套、三套之分。北平運輸糧食及重量物類，向用敞車，故內外城車廠之營業，亦頗發達，近年戰事頻仍，軍人抓車，車廠營業因多消滅，有敞車者均停於自己家中，用時到各小茶館詢問，僱用一日，單套車約一元五角上下，其以半日或論鐘點者，均可面議，但較全日平均價目略高而已，出城較遠者價亦較增，近年手車（卽排子車）盛行，敞車頗受影響。（民社北平指南）

獨輪車

獨輪車：按運水及貨物用之，一人手推，或更加一人挽之。（光緒順天府志）

小車：小車單輪雙把，人力推之，重心關係，頗爲輕便，賣水，送冰塊，搬運黃土，大糞，及一切器物，均利用之，平郊鄉民用之尤多。另有一種平面較高，便於放置器皿者，則一般商販所用者也。（民社北平指南）

水杓

一歲貨聲『水杓兒飯杓，』註云：『挑挑，打瓢，賣一切羅蓋，擦床，筷籠，小器具。』

綠磁盆

又『換綠磁盆來，』註云：『以舊日靴帽無用物相換。』

出京禮物

在京收拾行裝，製買物件，僅可擇其外省少有者略買。卽如京花、胭脂、粉、茶葉、靴、帽、活計、補子、男履、口蘑、萬應錠、痧藥、梅花丹、午時茶、神麯、京半夏等，均可在京略買；到外送人，外省極爲貴禮。（由京至雲南水陸路程清單）

舊木器

北京街面兒上，有種賣舊木器的，也算一行兒生意，或是出攤兒，或是用打鼓兒挑子挑着，上頭還插着個草標兒，（中國普通賣物的標記，）叫空（念控）子一瞧，彷彿由住人家兒現買出來似的。不論茶几兒，杌橙兒，鏡櫃炕

棹兒，都是紅赤鮮鮮。也有罩附桐油的，就有打點子臘的，反正是窟窿大，大窟窿的破東西，用膩子抹鼓出來的，你要一回便宜，就算上了當啦，使不了多少日子，立刻就現原形。（燕市積弊）

北平俗曲雜銀嵌換錢云：「閑來無事到街前，只見一夥人穿戴鮮明，打扮非凡，若是提起惹一番笑談，草帽子上釘纓子，混充是韋迎，毛藍布路包計腰間，山東的仿綾作的應長寬，月白布的單衫穿在身邊，長臉撒鞋足下登穿，未曾出語他道是「雜銀換錢，有那破罈子，爛罐子，馬勺和蓋簾，還有那酒漏子，酒壺，雨衣，褐衫，鳥鎗和腰刀，撒帶，號箭，有那夾剪和法馬，戥子，算盤，有那使不着的舊秤天秤和錢盤，有那廚房裏的油裙，打破了的鼓板，拔破的鐃鈸，法衣，偏衫，有那脚凳子供器，桌圍，帳幔，有那道士木魚，魚鼓簡板，有那打卦的竿子，算命的鐵板，銅盆和衣架，使不着的案板，桌椅和板凳，擺壞了的佛龕，有那杉槁木梁，買賣人兒的扁擔，有那車上綮繩，打牛的皮鞭，木匠的鐵鋸，鐵匠的風扇，有那裱糊匠的刀尺，鏨匠的剮傳，錫匠的砧剪，棚匠的席竿，有那廚房的刀勺，莊家人的鋤鐮，瓦匠的瓦刀，還有鐵鍬，安不着的門框，竹筒子，炕沿，有那古銅玩器，字帖手捲，這些個東西，都拿來換錢。舊靴子、舊襪子、舊褂子、舊帽子、舊袍子、舊褶子、涼席子、馬褥子、套褲、口袋、破褲子、銀簪子、銅鐲子、待客使不得的火鍋子、破燈籠、爛罩子、員外戴不着的扎巾子、胰子盒、手爐、待客使不得的錫壺子、金冠子和銀扇子、弔破了的紗燈、舊鈿子、蒜罐子、醋罈子、打破了的雨傘、竹簾子、破鋪陳、亂氈子、裁縫賸下的破褥子、破琵琶、爛絃子、胡琴、星兒、托盤子、蠟阡子、燈壁子、剃頭使不得的那破櫃子、破紗廚、爛箱子、使不得的酒甕、小缸子、舊盆子、爛桶子、使不得的荷缸、小罐子、小刀子、手帕尖上的銅卡子、簡粧子、鏡架子、阿哥們穿不着的馬褂子、平口子、舊袋子、爛條子、荷包、順帶子、舊剪子、壞簪子、奶奶們帶不着的耳環子、鐵釘子、鐵鑷子、燈台、香爐、蠟夾子、銅鈕子、潮銀子、宣卷、使不着的舊棉子、花棒鎚、义頭子、小阿哥們玩的皮猴子、零綢子、碎緞子、姑娘們打帶子剩下的絨辮子、馬鞍子、透抽鞍、褲、胸、肚帶、鍍金鐙、扯手、鞦轡共鐙環，這些個東西全都要拿將出來看一看。」一壁裏吆喝，一壁裏走，手推着輛侉車在街前串，吆喝了一聲，說是「雜銀子首飾拿來換錢。」」（百本

張紗本牌子曲）

元寶形

都人日用器具，多喜作元寶形，如冬日之煤球筐，夏日之果木籃，以及糞夫提筐，悉翹然如元寶，婦女之髻，亦翹其兩端，作元寶狀，琉璃廠火神廟之香爐亦然。

駱駝

國初風氣淳樸，京朝官多有策駝而入署者，後易駱駝爲馬，最後易馬爲車。（以上清稗類鈔）

翡翠

凡遊北京者，多先買土產，大概以翡翠爲極品，因之人皆以爲北京係翡翠之出產地，其實翡翠產自廣東，在北京銷路頗優，故比較的佳品多聚集於斯，遂成北京之名物。（北京繁昌記）

排子車

手車俗呼「排子車」，不用牲畜，純以人力推挽，運糧、運煤、搬家，以及運送一切物品均用之，其價目較敞車爲昂，勞動界人（俗呼賣力氣人）依爲生活，每人每日工價約合一元左右，因運輸較便，頗爲盛行，僱用時到小茶館詢問。

轎馬

轎車：此項轎車日見減少，近日惟有婚喪喜慶之家用之，出城遊覽，或見親友，僱用時每日一元五角左右，包月者約二十餘元。（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摩託車

時尚新談假閒詩：「歐西新式摩托車，衣服時興麗且奢，僱賃得來誰又識？居然充是富豪家。」

錦匣

前清盛時，都人士競尚侈靡，餽遺陳設之品，必美其裝飾，於是錦匣以起，應用甚廣，其工藝單簡，先按式樣將紙版印成，再分別糊以綾錦，或彩色花紙，即已成器，然富麗堂皇，卻能爲本物添色不少。（舊都文物略）

觀 嫗 豐人 臧獲 侔莫 倮偕 膢臘 北燕語 雞頭 訦 弗 訬 鄂

語言

燕俗名湯熱爲「觀」。（廣韻注）

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史記）

燕記曰，「豐人杼首」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杼首，」長首也。

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

「倮偕，」罵也，燕之北郊曰「倮偕。」

燕之外郊，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曬五穀之類，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

蝙蝠，北燕謂之「蟙䘃，」蜥易，北燕謂之「祝蜒，」蚰蜒，北燕謂之「蚰蜓，」馬蚿，北燕謂之「蛆蟝。」

雞頭，北燕謂之「䓈。」（以上方言）

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雁頭。」（許愼淮南子注）

芡，方言云：「北燕謂之䓈，」今北地無此名，亦不聞「烏頭」「雁頭」之稱。（食味雜詠註）

燕、代、東齊謂信曰「訦。」

䋲，燕謂之「弗。」（以上說文）

燕人言趍㨖善趨者謂之「訬。」（許愼淮南子注）

「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則謂之「鄂」也。（釋名）

檀菜　黃鸎　蠍　親客　蟋蟀　簡　巧婦　無　蓫　燕蓄　文莫

葈，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高誘淮南子註）

黃鳥，幽州謂之「黃鸎」。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蚾」，幽州謂之「蠍」。

蠨蛸，長踦，亦名長腳，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故幽州人謂之「親客」。（以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蠨蛸，亦名長腳，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總，幽州謂之「蝸蟾」，燕謂之「蚼蚗」，或謂之「蜓蚞」。（小佩鵞）

蠨蛸，即蟢子，一名壁錢，一名長腳，幽州人謂之「親客」，蓋此蟲上人衣，必有親戚至也。（水曹清暇錄）

蟋蟀，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蟋蟀別種：肥大色澤如油曰「油葫蘆」，首大者曰「梆子頭」，銳嘴者曰「老米嘴」。（帝京景物略）

京師呼蟋蟀為「須須」，疑本蛐蛐而轉訛者也。（蔣之翹天啓宮詞註）

蟋蟀，今順天人謂之「趨趨」，即促織蟋蟀之語聲相轉耳。（爾雅義疏）

蟋蟀，今順天謂之「趨趨」，爭畜為玩，或以相鬬爭勝，不惜傾家為之。（光緒順天府志）

幽州人語，謂「耿」為「簡」。（蜀志）

桃雀，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匠」。（禽經）

燕俗謂亡為「無」。（水經註）

今羊蹄似蘆菔莖，赤煮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蓫」，一名「蓨」。河東、漢中謂之「蓄」，幽、燕謂之「燕蓄」，一名「俳弁」，一名「蓚根」。（以上齊民要術）

燕、齊謂勉強為「文莫」。（晉書）

舂箕　埤蒼，幽州謂「舂箕，」齊、魯謂之「舂黍，」或「蚣蝑，」蝗蟲之類。兩股或有斑點者，俗語訛轉名爲「補鍾」是也。

瓵　瓵，受一斛；北燕人謂瓶曰「瓵，」大瓶也。（以上一切經音義）

蠮螉　蠮螉蠮也，螉也，燕曰「蠮螉。」（大廣益會玉篇）

史　先太史爲國打朱滔、王武俊，陷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李文公集）

**　**　燕、趙人謂「師」爲「史，」今猶呼「老師」爲「老史。」（證俗文）

𡖣　燕人謂多曰「𡖣。」（集韻）

蒲錯　沙雞，幽州人謂之「蒲錯。」（埤雅）

黑水河　盧溝河，即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黑爲「盧，」亦謂黑水河。（北轅錄）

蟻　北燕謂蚍蜉爲「蟻。」（續一切經音義）

黃米　黍有赤黍黑黍黏者別名秫，北方謂之「黃米，」亦謂之「黃糯。」（翻雅翼）

麰麵　麰麳，河、濟稱小麥麵，燕曰「麰麵。」（事物紺珠）

蘿蔔　北人蘿蔔，一種四名：春曰「破地錐，」夏曰「夏生，」秋曰「蘿蔔，」冬曰「土酥。」（農書）

莕　莧有馬齒莧，紅莧，白莧，北人呼「莕，」乃莧音誤也。（韵府錄）

娃　北俗，小兒不論男女，皆以「娃」呼之。（劉致迎仙客小令）

北方謂人在某地生者則曰「某地娃娃，」如京裏生則稱「京裏娃娃。」（竹葉亭雜記）

脫活　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諺如此。

師娘　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

娘子

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以上輟耕錄）

臘雞

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爲「臘雞，」蓋臘雞爲南方饋北人之物也。（草木子）

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雞。」（談助）

元時江西人仕於朝者，多以臘雞爲贄，故江西人呼爲「臘雞頭。」（言鯖）

元時凡南數省人皆有「臘雞」之目，至明乃惟以之嘲江西人也。（通俗編）

京師謂江西人曰「雞。」（證俗文）

撞太歲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賊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菽園雜記）

京師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水南翰記）

雨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森躁呼，不知所起。（九朝野記）

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於門，磁瓶插柳枝，掛門之旁，小兒塑泥龍，張紙旗，擊鼓金，焚香各龍王廟，羣歌曰：「青龍頭，白龍尾，（譽作以）小孩求雨天歡喜。」「麥子麥子焦黃，起動起動龍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譽作巴）摩訶薩。」初雨，小兒群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背了穀（譽作古）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剪紅綠紙衣之，以苕帚苗縛小帚令攜之，竿懸簷際，曰「掃晴娘。」（帝京景物略）

蝕肬

蝗螂，陶景宏云：「燕、趙謂之「蝕肬，」」今人病贅者捕食之。（小化書）

不稱敝

今人稱謂敝縣，敝郡，敝省，昉於左傳之「敝邑，」蓋謙詞也，唯京師至尊所在，不敢稱敝字。（賢奕談錄）

板兒

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堅瓠雜存）

官司俚語

一歲貨聲註：「俗謂一文錢爲「光板。」」（見五月條）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尙多，惜不得其詳。（春風堂隨筆）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其名實之不稱也。（野獲編）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尙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誤可笑。（五雜俎）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戴斗夜談）

勝國都下諺云：「吏科官，戶科飩，刑科紙，工科炭，兵科皂隸禮科看，」至今尙然。（水曹淸暇錄）

京師諺云：「翰林院文章，太醫院藥方，光祿寺茶湯，鑾儀衞轎杠。」又云：「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科皁隸禮科看，」蓋各舉其職守也。（耶潛紀聞）

鄒

今北都謂人言行差謬者俱作「鄒，」不知爲何字，頃觀朮融寄范使君詩，有曰：「從來姑息難爲好，到底依栖總是諏，」所用言與北都語意相同，則所謂「鄒」者，當以「諏」爲乎。（宙載）

紅姑娘

燕京野果「紅姑娘」者，乃「紅瓜囊」之譌。（卮言）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棕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今京師人家多種之，紅姑娘之名不改也。（天咫偶聞）

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錢氏私誌）

黄六

今京師勾欄中諢語，謂給人者曰「黄六。」

衚衕

京師人呼巷爲「衚衕。」（以上疑曜）

京城各巷曰「某衚衕。」（人海記）

京師街曰「衚衕，」猶海「衕街也。」（卍齋瑣錄）

進彰儀門，皇都壯麗，車馬喧闐，士女雜沓，始得快覩焉。卸裝海昌會館，實棉花衚衕之西也。丹鉛總錄云：「今之巷道，名爲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衚衕，又作衙衕，皆無據也。」南齊書有「西弄，」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衙衕，弄之反切爲衙衕，蓋方言也。古書駢字續編，又作「湖洞，巷道名。」余見京城皆此二字，無作衙衕湖洞者。（冬集紀程）

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衚衕，」衚衕者，火弄之音轉耳，凡小巷皆曰「衚衕。」（清稗類鈔）

京人稱巷衖曰「胡同，」意者，橫衕之轉名也。（京華春夢錄）

老先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先生」而已。（觚不觚錄）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挪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頗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居易錄談）

自雍正年間，三品以上俱稱大人，而老先生止稱於四品以下。至小京官外任道府由部員翰林出同知由中書舍人出者俱如舊稱。近見京僚稱佐雜流外亦老先生，此又觚不觚之尤甚者矣。（內閣小志）

康熙年間，惟翰詹兩衙門稱「老先生，」今則無人而不稱「老先生」矣。（水曹清暇錄）

明、清、京官，自閣臣以至大少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最尊者也。康熙時，京官猶沿明舊稱，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

打秋風 歪辣骨 入聲

至同治初，所謂「掌科，」「道長，」「長官」者，絕無如此稱謂，惟「印君」則六部掌印者皆然，不獨吏部也，而「老先生」三字，則貴賤上下，滿朝無一人稱之也。（清稗類鈔）

都城俗事對偶，以「打秋風」對「撞太歲，」蓋俗以自遠干求曰「打秋風。」

北人罵婦之下劣者曰「歪辣骨。」

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鬏髻兩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趨趨，」亦入聲之誤。（以上野獲編）

北方語無入聲，如讀「賊」爲「宰，」「足」爲「序，」「陸」爲「路，」「樂」爲「鬱，」「福」爲「富，」「屋」爲「護，」「拆」爲「釵，」「服」爲「附，」「局」爲「拒，」「莫」爲「冒，」「殺」爲「故，」「綠」爲「慮，」「筆」爲「閉，」「職」爲「治，」「玉」爲「御，」「出」爲「去，」「雪」爲「絮，」「蟋蟀」爲「趨趨，」「鐵笛」爲「替地」之類，不可盡舉。余居京師久，諸語皆能彷彿，惟至入聲字，終不免有浙人楚語，終老帶吳之誚，後彼地人謂余曰：「凡入聲但作去聲讀，無不合者。」已而效之，遂信口無窒礙矣。（寒夜叢談）

京音入聲有讀作平聲者，有讀作上去者，各字不同。且一字亦隨處不同，如同一「一」字，「一律」之「一」讀爲上平，「一省」之「一」則讀爲去聲，「一塊兒」之「一」又讀爲下平。同一「及」字，「普及」之「及」讀爲下平，「及各小學堂」之「及」則讀爲去聲之類，其作點隨處而異。此京音特別之處，不可不知。（京音簡字述略）

風塵諺

京師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倡伎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乞丐

京師謂乞兒曰「花子。」（以上五雜俎）

頂沙鍋

京師乞丐謂之「頂沙鍋。」(燕京雜記)

京師稱以好語餂過人者曰「穆合楸頭，」言語美而禁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人土近也；謂人耽於色者曰，「閻王未勾，何自押到？」譏皆尖雅。有合稱以譏人者，曰：「未勾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穆合椎，冥途可回轉。」(長安客話)

端公

北方男子跳神，叫做「端公。」(癸辛)

閻將

都人或十五結黨，橫行街市間，號曰「閻將，」其遊手不自給者，目曰「閑的兒。」(白頭閒話)

酒色天

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

訛語

都人好語訛語，名初名。

貴水

京城貴水泉而夸稱之，里也，海之矣；頃也，湖之矣；畝也，河之矣。(以上帝京景物略)

露行花

露行花即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似初出爐之銀，故京師稱爐銀花，宮中音訛露行。

菜戶

宮人有「菜戶，」猶民間之夫婦也。(擬故宮天啓宮詞註)

內官宮人私侍，名爲「對食，」又稱「菜戶。」(舊京遺事)

明制，直房內官與司房宮人，俱有伉儷，謂之「對食，」又謂之「菜戶，」若強作伉儷者稱「白浪子。」(西河詩話)

張羅

燕都謂慌忙曰「張羅。」(蔣之翹天啓宮詞註)

諱四十五

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謂也。(明紀)

齼

齼音楚去聲，齒怯也，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齼。」

逸

京師俚語，目形短矮曰「逸。」

骨朵

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爲「胍肫」，後訛爲「骨朵」。今京師猶有此稱。

備馬

北京方言，將出則令「備馬」。（以上天咫偶聞）

京師人將出則令「鞴馬」。（證俗文）

候

北人士語以「候」爲「等」。（天咫偶聞）

北人以「候」爲「等」。（證俗文）

崽子

今北人罵頑童曰「崽子」。（天咫偶聞）

「崽」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在園雜志）

「仔」卽「崽」字，音「宰」，水經注云：「變童丱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爲罵詈之詞，與「羔子」「蹄子」等矣。（兩般秋雨盦隨筆）

黃綿襖子

都人以日出爲「黃綿襖子」。（見齋隨稿詩註）

奶奶

「奶奶」者，北人呼親晉通稱也。（西河詩話）

婦人之稱「奶奶」，南北均有之，而作用不同，南方之稱「奶奶」者，其初大率爲中流社會，不敢自比於官族而稱「太太」，因以「奶奶」替之，北方不然，自王公以至士庶，婦年少壯而或上有翁姑者，均稱「奶奶」，惟以行列冠於上曰「大奶奶」「二奶奶」。（清稗類鈔）

沙菓

吾鄉呼林檎爲「花紅」，北人呼爲「沙菓」，又柰似林檎而小，北人曰「虎喇檳」。（人海記）

稱本貫

自明至國朝士大夫相沿稱閣臣不舉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如李文勤公霨，祇曰「高陽」是也，尙書已下卽不然。（居易錄）

忠戶

訊老音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忠戶」。（三魚堂日記）

餑餑

京餅曰「餑餑」，都下方言也。（燕說）

「餑，餑」之屬，北人讀如「波波」，不讀作「勃」字之本音也，中有餡，一作「饝饝」。（清稗類鈔）

媽媽

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咂咂」，亦曰「咂媽媽」。（在園雜志）

耳墜

南人曰「耳環」，北人曰「耳墜。」（京師偶記）

趕廟

交易於市者，南方謂之「趁墟，」北方謂之「趕集，」又謂之「趕會，」京師則謂之「趕廟。」

叔伯稱呼

叔呼其嫂爲「姊，」嫂呼其叔爲「弟，」伯呼其娣爲「妹，」娣呼其伯爲「哥。」

僧尼

都人謂僧寺爲「和尚廟，」尼菴爲「姑子廟，」稱和尚爲「大老爺，」稱服役於寺者爲「老道，」非眞道士也。

大夫

稱醫生爲「大夫，」又稱「郎中。」

小利

鬻行道人佩物者，南方謂之「翦綹，」京師謂之「小利。」（以上燕京雜記）

「扒首，」安徽語也，揚州名「刮兒，」京師曰「小利。」

「割包，」「翦綹，」京師語也。（以上證俗文）

老爺

稱關夫子爲「老爺，」不繫以「關」字，而聽者便知。

京官稱「老爺」稱「大人，」鮮有稱「大老爺」者。（以上燕京雜記）

前明大內，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稱猫犬爲「老爺，」見筠廊偶筆。（水曹清暇錄）

京華百二竹枝詞云：「茶酒飯莊與店家，倡優兩界盡生涯，都知高帽眞時尚，從此無人不「老爺。」」註云：「若

帮伎俑，慣討人歡，信口稱呼，何論貴賤，從知「老爺」二字，不值半錢。』

京兆方言稱謂之異：老爺，外孫呼外祖之語，對於神則呼關聖也，京僕稱其主及官宦用者已少；大人，兒童對家長而言；爹爲父，媽爲母，各省流行。（京兆地理志）

打茶圍

優童自稱其居曰『下處，』到下處者謂之『打茶圍。』（燕京雜記）

入伎館閒遊者曰『打茶圍，』赴諸伶家閒話者亦曰『打茶圍。』（京塵雜錄）

相公

呼優童爲『相公，』故大家子弟，其隸僕無稱『相公』者。（燕京雜記）

北方市人通曰『爺，』訊其子弟或曰『相公。』

京師梨園旦色曰『相公。』

舉趨其豔者曰『紅相公，』反是曰『黑相公，』緣京師居勢要者曰『紅人，』尤者曰『紅人頭兒，』反是曰『黑人』故耳。近日勢要轉曰『閣人，』反是曰『㯳，』（俗義傑聲）而相公或曰『先生』矣。（以上金臺殘淚記）

宣南雜俎像姑詩云：『脂柔粉膩近仙姝，兩字馳名是「像姑；」不信頭銜臻絕貴，聲聲贏得「相公」呼。』

雛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今訛爲「相公，」按此名古惟宰相得而稱之，至大家子弟及茂才，亦膺是稱，然已嫌其濫，今竟加之至賤之伶，致京宦子弟，其僕轉不敢以此相稱，以同音之故，而使冠履倒置。（側帽餘譚）

譏笑

京師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刑戶部四司，亦確。（茶餘客話）

春

前朝迎春，有以樂工執役者，俗謂之『春官，』因以『春』爲譏誚語。（日下舊聞考）

馬上鮮

杭世駿頌茶詩註云：『杭人競於穀雨前采擷，遞送京師，名「馬上鮮。」』（道古堂詩集）

寃大頭

俗呼豪客爲『寃大頭。』（燕蘭小譜註）

蓬蒿　北地同蒿，亦呼「蓬蒿」。

蜀秫　高粱，京城人又呼為「蜀秫」。

鍋巴　飯鍋底者南方謂之「飯滯」，北方謂之「鍋巴」。

泡飯　南俗以汁和飯曰「淘飯」，亦曰「澆飯」，北方謂之「泡飯」。

蛋　今自京師及各省，凡鳥卵皆呼為「蛋」，無稱為卵者。（以上食味雜詠註）

市語　闤闠貿易暗號：一曰「扁擔」，二曰「缺工」，三曰「眠川」之類，總名市語，其他尚有鏍子語，紐語，葫蘆語，練語，惜無暇考證之。

馬纓花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即夜合花也，京俗稱「馬纓花」。

乖角　內外城俗稱小兒聰慧者為「乖角」。（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債　近世外官初選，在京借銀辦裝，謂之「京債」。

太太　今燕、秦之地，雖丐婦無不稱「太太」者。（以上通俗編）

頭口　京師人謂騾馬為「頭口」。（甌北詩話）

匯話　京都竹枝詞：「向人起誓是常談，滿臉鼻煙興不堪，戲謔不妨連父母，祖宗朋友乃奇男。」（若幫口中罵人則曰是朋友，若貶人則曰不敍朋友，每與人爭鬭，則自稱曰祖宗，可笑。）（見市井門）

做闊　京師名舉大器派者曰「做闊」。

冰臺　冰核，京師讀其音曰「冰臺」。

吃生米　性傲而不肯吃人者，京師謂之「吃生米」。

茅包　棍徒，京師曰「老土」，又曰「茅包」，近又名曰「士撥物貨」。（以上京都竹枝詞註）

秫稭華　「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梨園佳話）

今蜀葵，葉如葵而大，莖高丈許，江南人呼為「丈紅華，」京師呼「秫稭華。」

赤雹子　王瓜，五月生黃花，花下結子，形似小瓜，今京師名為「赤雹子」是也。

螞螂　蜻，順天謂之「螞螂。」

拉拉古　螜，天螻，今順天人呼「拉拉古」亦螻蛄之聲相轉耳。

鐵梨　樆，今順天人呼之「鐵梨。」

寒鴉　鴉，順天人呼「寒鴉。」

鷂鷹　鷂，今順天人呼「鷂鷹。」（以上爾雅義疏）

稍麥　包子縐頭者謂之「稍麥，」此名於古無考，今京師賣者，謂之稍麥。

角子　餃餌，今京師曰「角子，」讀如矯也。

唉　「唉」與「阿，」一聲之轉，今京師人應聲曰「唉。」

紇頭　京師人謂顱房為「紇頭。」

鬪根　今京師人謂相絞訐為「鬪根，」讀上聲。

咳底　今京師人讀「甚」如「謎，」或如「咳，」謂曰「咳底，」即怎麼底也。

妞妞　今京師謂女曰「妞，」亦作「孜，」音紐，呼為「妞妞，」若大曰「大妞，」次曰「二妞，」又次曰「三妞。」

呷　京師謂飲曰「呷。」

巴遶　今京師人呼杏為「巴遶，」即巴旦也。

咱　北人稱我曰「俺，」或曰「喒，」亦曰「咱。」（以上證俗文）

忒殺

北俗自稱曰「咱，」蓋方言不典，然癸辛雜識已有此語。(續集下)(二十二)(瑞隴亭札記)

爾雅：「朕，我也。」今北方音轉如「昝，」俗作「咱。」(新方言)

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通俗文)

忒殺，大也，大字切脚，京都語亦有之，如好曰「殺好，」聰明曰「殺聰明」之類。(寶存)

北人夸人物之好曰「煞好」乃宋時語，容齋續筆序中有此語，詞曲家亦用之。(瑞摩亭札記)

業名

京師有操業致富者，即以業名，如米祝、醬李、香閻、靴朱之類，不可勝數。(春泉聞見錄)

今京師稱富戶某恆冠以世業，如「當楊」「裁縫楊」之類。(雨窗待錄)

秀才跎

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蔽鶴軒筆談)

哈達門

今京師海岱門，俗謂哈達門；山漢關呼爲沙海關。

鮑魚

今京師市肆及苞苴問遺，「鰒魚」通作「鮑魚，」文字假借，古人弗禁也。

耗子

京師邸舍鼠子最夥，俗呼「耗子，」以其耗斁什器也。(以上讀書堂筆錄)

京師謂鼠爲「耗子。」(燕京歲時記)

梨園名號

南方梨園旦色，半曰「某官，」考燕蘭小譜所記，京師昔亦然矣，當時又有「某兒」者，今皆去樸而文風尚，可嘆！(金臺殘淚記)

昔日梨園名脚，或稱綽號，或稱小名，或稱某脚色，而加其姓於上，其因玩票而改業者，則稱某處，近日一律改稱名號。(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飛來鳳

都中諺語，以與優伶不期而遇爲「飛來鳳。」(燕京鴻爪集)

撒網

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癸巳存稿)

同年之稱

進士「同年」之稱，自唐已然，於同年之父，唐人謂之「年丈人」，今之稱「年伯」者俗也，同年之祖併稱「年祖」，今之稱「太年伯」者亦俗也。（思補堂筆記）

堂會

戲莊及第宅採觴宴客，皆曰「堂會」。（京塵雜錄註）

包頭

俗呼旦脚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京塵雜錄）

換頭

呼韻曰「轍」，謂換韻曰「換頭」。

漂

京師謂逋債弗償曰「漂」。

溺

京師謂任性曰「溺。」

五城口號

「東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馬柴炭，南城禽魚花鳥，北城衣冠盜賊，中城珠玉錦繡，」此五城口號也，各舉重者爲言。（以上京塵雜錄註）

御史巡城諺云：「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盜賊，」蓋各舉其所巡之地，華樸喧寂，迥不同也。（那習紀聞）

士抹腿

北人呼長春花爲「士抹腿」。（帝城花樣）

江西蠟

大雲山房釋菝曰：「北方名「江西蘱」」又曰：「南方名「藍菊」」以予所聞，京師人呼藍菊爲「江西蠟，」蠟也，非蘱也。（夢園叢說）

多早晚

京中俗語，謂何時曰「多早晚？」（早字俗音讀若近遭）

出殃

人死後回煞之說，南方謂之「回煞，」京城謂之「出殃。」（以上竹葉亭雜記）

稱伎

齊謂伎曰「娘婦，」燕、趙、韓、衛亦然。都下相見，則稱姓與行，如李姓行大，則曰「李老大，」王姓行三，則曰「王老三」之類。（南浦秋波錄）

精酵　事多乖舛不濟曰「精」，京師又有「精酵」之語，精則空，酵則浮。金、泰和四年，定精酵錢，酵，苦孝切，京師訛呼不聲。

眼眶大　睥睨一切，謂之眼界大，即京師云「眼眶大」也。

傻子　京師議人不慧有「傻子」之目。

熱按　犯死罪立決者，今京師謂之「熱按」。長編宋赦書曰，「熱勑。」

捺　挑繡之挑，今京師曰「捺」。

盤　匍行曰盤，亦作蹣作蹣，音盤，呼若勃闌切，今京師呼盤亦如之。

㜷子　今京師呼陰蟄為「㜷子」，音若家。（以上質存）

老老　輟耕錄：「世謂穩婆曰「老娘。」」案都中相呼為「老老，」亦取老成穩練之意。（稱謂錄）

北京管著收生婆呼為「姥姥。」（燕市積弊）

近畿土音　壬子癸丑，余留京師，織復嬉游遨東近畿一帶，皆得悉其土音，彼處「茄」字皆讀若「㭘」字，而「客」字亦讀若「㭘，」兩音相同。（北窗囈語）

耍青逛青　春日出游，名「耍青，」至夏名「逛青。」

獛　燕人呼鼠為「玟，」音之訛也。（以上燕都雜詠註）

翁　都門新竹枝詞：「翁係推尊齒德隆，如何弱冠也呼翁？先生相喚尤可特，任是跟班到廚司。」（見風俗門）

西老　都人呼山西人為「西老，」老者尊稱，以其多金錢也。（越縵堂日記）

阿約　北俗呼痛聲曰「阿約」

呼黑為青　北方呼黑色為「青，」不知何故？（以上羅顯亭札記）

走水 北人謂失火爲「走水」。（燕閒客筆記）

受熱 曰「受熱」曰「坐蠟」者，皆京師俗呼爲難者之別名，此語有雙關之意。（雨窗消意錄）

抓跟 京師梨園丑角戲，有所謂「抓跟」者，無論何人何事，均可隨時扯入以助詼諧。（梨園佳話）

先生 六部書辦及各衙門供事，俱稱之曰「先生」，似尊而卑。（談故）

挑眼 挑眼，京諺猶言吹毛求疵也。（側帽餘譚）

細局 「細局」妓之佳者，土妓爲「亮擺」。（光緒都門紀略註）

炕 北人習呼臥榻爲「炕」。（燕下鄉脞錄註）

忌諱 醋，按本土呼爲「老醋」，有黑白二種，一稱「忌諱」。

取燈 引光奴，今京師名「取燈兒」。

黃米 土人呼黍穈爲「黃米」，呼稷爲「小米」，人無異詞。

秫秸 今人又呼高粱稈爲「秫秸」，知秫爲高粱也。

馬蚿 馬蚿，莊子秋水篇註：「商蚷，北燕謂之「馬蚿」」。方言「北燕謂之蛆蟝」，高誘呂覽注：「幽州謂之「秦渠」」。今驗其足甚多，寸斷便寸行，土人亦呼之「百脚蟲」。

長蟲 蛇，按土人稱爲「長蟲」。

甲魚 鼈，按俗呼「甲魚」。

喜子 壁錢亦蜘蛛類，形扁斑色，八足，作白幕貼壁上，方言北人呼爲「壁繭」，今驗京師亦有此，或亦呼爲「喜子」。

土狗 螻，本土呼爲「土狗」，即杜狗也。

穿錢繩 蠼，足甚多，狀似蜈蚣，足長行駛，其形鬃鬆，土人呼爲「錢龍」或呼「穿錢繩」。

聒聒
草蟲，今土人稱爲「聒聒，」音如哥。

蛤荅板
蚱蜢，爲螇蚸形似蚣蝑而細小，作聲唧唧，土人呼之「蛤荅板。」

老琉璃
蜻蜓，按今大而青者，土人呼爲「老琉璃。」

臭蟲
壁蝨，按俗呼「臭蟲，」本土最多，行駛，觜尖，齧人甚惡。

百蛉
「百蛉，」按土人相呼如此，今無從定其名矣。細小如水蟣，其色白，飛無聲，昏夜潛齧人，人覺，已飽腹而去。

癩蛤蚆
蟾蜍，陸居，黑黃色，腹大，皮上多疿瘟，或呼「癩蛤蚆。」（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遨
一歲貨聲註：「以秤約其分量，俗作「遨。」」（見二月）

一大
又註，「當十錢一文，謂之「一大。」」（見六月）

九花
又註「菊花，俗呼「九花，」以九月可開。」（見九月）

老爺廟
京城內外關帝廟，俗皆稱爲「老爺廟。」（京師地名對註）

時令諺語
京師諺曰：「大旱不過五月十三。」
京師諺曰：「善正月，惡五月。」
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竈。」
京師諺曰：「冬至餛飩夏至麵。」（以上燕京歲時記）

東富西貴
京師有諺云「東富西貴，」蓋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又云：「東風西雨，」蓋逢東廟市日多風，逢西廟市日多雨。而今則皆不盡然，蓋富貴人多喜居東城，而風雨亦不復應期矣。

雅爾梨
京師人名雪梨曰「雅爾梨。」（以上天咫偶聞）
京華春夢錄葭梨註云：「北音葭字與雅字近似，故南人稱爲雅梨，然以葭字爲準。」

帶兒字 官話有帶兒字言者，兒字與上一字合爲一音，不能分作兩字，如「一塊兒」「原文兒」「後邊兒」等語，其兒字皆與上字相連不分。（京音簡字述略）

瞧 順天謂視曰「瞧，」不分近察遠望，俗字作「瞧。」

別 今順天遮禁人則曰弗音如「佛時仔肩」之佛（音弼，）通以「別」字爲之。（以上新方言）

八代半 清代北京俗語，謂人之闒茸者曰「八代半。」（竹葉園叢談）

稱呼濫 京城賤役，如輿臺皁隸以及剃頭修腳之輩，無不自稱其母曰「我們老太太，」其子曰「我們少爺，」稱其同業之母，則曰「你們老太太」同業之子，則曰「你們少爺」稱呼之濫，可謂已極。惟不自稱其妻曰「我們太太，」同業之妻曰「你們太太。」

月白京腔 邊省人士，言語不通，不得不強學京話，以便交談，而今日言語交通之隣省，凡在京者，亦喜操之，舌僵口鈍，字眼不能的真，聲音不能清脆，惟覺習氣官派，令人聞之難堪，故人嘲之曰，「月白京腔。」（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注）

把式 北京俗呼御者爲「把式。」

戲館子 本地管著戲園子叫「戲館子，」離開北京都叫「戲園子，」並且本地叫作「聽戲，」外省通叫「看戲。」（以上燕市積弊）

麻沙 說文：「瀎、瀎泧，飾滅貌，莫達切；泧、瀎泧，讀若椒樧之樧；」飾滅者，謂拭去其痕迹也。今北京讀如「麻沙。」釋名：「摩娑猶末殺也。」（廣新方言）

改人 京諺謂嘲笑人爲「改人，」新名詞有「改良」二字，衆皆習爲口頭禪。

二十 「二十」者，都中俗日極卑賤之士竊名目也。（以上新燕語）

棍子 京師稱盲人算命者爲「棍子，」謂其兩手持棍勘路也。（觀古堂詩註）

聯語相謔

京師士夫好作聯語相謔。(清代野記)

迎簾好

名伶一出場卽喝釆，都人謂之「迎簾好。」

切馬子

戲中假物皆曰切末，京人曰「切馬子。」

嗓

嗓者，喉也，北人稱喉以「嗓。」

黑頭

京中所謂「黑頭」卽黑淨是也。

罐子

京人謔爲人男寵者曰「罐子。」

票友

凡非壹伶出身，先不以唱工爲業，而偶一扮演者，北人謂之「票友，」亦曰「頑票。」

稱處

京師稱票友改而業唱者曰「某處某處。」

同單

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以上梨園佳話)

器物名

尋常器物，無不有名，如賣藥之串鈴曰「報君知，」售絨線之搖鈴曰「喚嬌娘，」又叫「夜，」乞丐所吹之竹筒曰「善人知，」此皆有意義。至衙武器，鎗鋒末盡處，有八稜而圓，似鎚而極小，此處亦有名，謂之「留客住。」(東華瑣錄)

京兆方言

京兆方言特別字：嚻，初瓦切，人在雨雪中行也；您，讀若凝，實南方「你老人家」四字之省文也；衚衕，京師俗字，今省作胡同，衕字見山海經。倸俶，悶也；嬰盆，怒也；訾晉，言人惡也；此順天府志方言，今罕用者。又京兆謂客如茄，謂耕如經，北方各省皆同。

京兆方言名物之異：水牛，京兆人呼蝸牛爲水牛，帝京景物略曰，「春牛兒；」趨趨，京師人呼蟋蟀爲趨趨；馬郎，京師人呼蜻蜓爲馬郎；臭椿，京話通全國，其學名曰樗；白果，京話銀杏之通稱，涿縣或呼鴨腳子；雞頭，京話稱芡實之名。(以上京兆地理志)

北人儕輩相呼輒曰「爺，」以其姓氏加於上，曰「趙爺，」曰「錢爺，」以其行列加於上曰「大爺，」曰「二爺，」光緒朝，都人稱恭忠親王爲「六爺，」醇賢親王爲「七爺。」

雞狗諺語

京師有諺語曰：「雞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

八旗方言

八旗方言：「阿媽，」父也，「額尼，」母也，「太太，」祖母也，「哥兒，」公子也，「妞兒，」姑娘也，「巴圖魯坎肩兒，」多鈕背心也，「額隆袋，」長袖馬褂也，「啞子嗄兒，」密語也，「溜杵格念，」無錢也，「招穌務桂，」無錢也。

雀兒

京人呼百鳥爲「雀兒。」

怕其諺

京師諺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餓，日檢貨。」

忌罵

都人忌罵，與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吻，而於辱及祖宗父母之醜辭，尤深惡而痛嫉之，苟有犯者，立壞臂與鬪，甚且白刃相交，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

諱龜兔

京師忌諱，莫如「龜」「兔」二字。

跑海

京師轎車之不按站口者謂之「跑海。」

跑廳

京都男子之供妓女奔走者曰「跑廳。」

念秧

拐騙之徒，有曰「念秧」者，北方土語也，蓋言辭浸潤，乘機以行其詐欺，南方謂之「局騙。」

頑鷂鷹

京師遊手好閒之徒，好以養鳥爲消遣，養鴿子爲尤無用，故俗名無所事事者曰，「頑鴿鷹。」

稱上官

屬僚對於上官之稱謂，稱人與自稱，京外不同。對於管理各部院之親郡王，稱之爲「王爺，」對於部院之尚書，侍郎，則稱之爲「大人，」而冠以姓，以尚、侍、不止一人也。其自稱則不論郎中、員外、主事、均稱「司官，」亦有稱「章京」者，（章京初爲將軍之滿洲稱，前世祖入關時，盛京將軍自稱章京是也，繼而轉爲委員之滿洲稱，前如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屬員，皆稱章京是也。）雖京堂道府爲章京，亦自稱「章京，」尚、侍、對於司官，章京，之無戚友私誼者，則曰「某老爺，」某姓也，此就京曹官言之也。

渾蛋

北人罵人之辭，輒有「蛋」字，曰「渾蛋，」曰「吵蛋，」曰「倒蛋，」曰「黃巴蛋，」故於肴饌之「蛋」字，輒避之，雞蛋曰「雞子兒，」皮蛋曰「松花，」炒蛋曰「攤黃菜，」溜蛋曰「溜黃菜，」煮整蛋使熟曰「沃果兒，」蛋花湯曰「木樨湯，」木樨，桂花也，蛋花之色黃如桂花也，蛋糕曰「槽糕，」言其製糕時入槽也，而獨於茶葉所煮之雞蛋，則不以諱，曰「茶雞蛋。」

扁食

北方俗語，凡餌之屬，水餃鍋貼之屬，統稱為「扁食，」蓋始於明時也。

倒茶

斟茶於杯，京諺謂之「倒茶，」蓋自壺傾出之也。

姑娘

北方有稱「姑娘」者，旗人尤多，揣其意義，實較小姐為尊也，然北方之妓女，亦稱「姑娘。」（以上清稗類鈔）

北平諺語，稱妓女為「姑娘，」年長成人者曰「渾倌，」處女曰「清倌，」非處女而冒稱清倌者曰「假清倌。」（北平遊覽指南）

窰子

「窰子」者，都人以呼妓院。（清稗類鈔）

教坊俗稱「窰子，」人皆稱妓為「窰姐兒，」「窰」字或作「鷂」字，均莫測其命意，而南人則呼為「堂子。」

按堂子係前像姑所居之地，因其所居者，皆標名為某某堂也。（京華春夢錄）

青皮

游手好閒，遇事生風，廣收門徒，結黨自固，都中稱之為「青皮，」即津沽之所謂「混混，」蘇滬之所謂「流氓，」此中切口自稱為「自相人，」而為之長者，則曰「老頭子，」實皆社會之蠹也。

老家

京人謂家鄉為「老家。」

胡調

凡黠姝喜與外間交接，輕浮漫無節制，攜襲呼伴，出入劇場茶館，遇事又必親臨會場參觀者，時人謂之「胡調。」

電影

電影，南省謂之影戲，而都門稱為電影者，以與灤州影戲示區別也。（以上京華春夢錄註）

女閭稱謂

女閭稱謂，每有專名，苟非此中經歷，鮮能曉其意義。開妓館者，南稱「本家，」北稱「掌班，」買良為娼，稱為「領

家，」被買者名爲「討人，」妓家男僕，南稱「相幇，」北稱「跑廳，」又可杭稱「伙計，」而背稱則曰「茶壺，」卽南之所謂「烏龜」也，討人稱領家，南曰「阿姨，」北曰「媽媽，」於是遂有「本家阿姨，」「櫃上媽媽」之轉名。房侍妓各一二人，南多碧玉名曰「跟人，」北則人物醜陋，無一可觀，稱曰「跟媽。」客至院中，龜鴇與妓，均稱「老爺，」或稱「大人，」或以行從，稱爲「幾爺，」雖黃口孺子，乳臭未乾，一入此中，亦從未「少」之者，筍稱「少爺，」客必悻悻然以爲怍矣。客稱龜鴇，多呼其名，稱妓爲「姑娘，」而稱則以其字行，上加以「老，」遂有「老三」「老四」之名稱。北班多呼芳名，亦有稱老幾者，南來少年，習於滬俗，多稱妓爲「先生，」夫先生爲習常伴人之稱，竟以稱妓，直等癡人說夢耳。（京華春夢錄）

北平業戶沿用之名詞：窰子者，小班，茶室，下處之通稱也。妓女皆稱「姑娘」爲多。客所賞識者曰「紅姑娘，」長成者曰「渾倌，」未破瓜者曰「清倌，」非處女而冒稱清倌者曰「假清倌。」無班主或業主之管束而自願爲娼者曰「自由花，」一曰「自己混。」妓之典質與妓館者曰「櫃上人。」小班業主稱「掌班」亦曰「老板，」茶室下處之業主通稱「大了，」妓女自僱之女僕曰「跟媽，」亦曰「阿姨，」業主所僱之女僕稱「隨活，」男僕曰「跑廳，」又名「茶壺，」教授妓女歌唱者曰「師傅，」妓之本夫曰「爪（讀ㄓㄨㄚ）子，」妓所姘識者曰「叉桿，」其餘寫賬稱「先生，」坐夜叫「更夫，」司炊有「厨役，」司閽有「門房。」「毛伙」者，跑廳之別名，「鴇子」者、大了之外號，均爲茶室下處之俚語，小班中無之。三節前妓女休息曰「上車，」節後繼續營業曰「下車，」開市曰「大鼓，」來捧場者曰「捧大鼓，」結識妓女曰「招呼，」曰「認識，」曰「挑人，」又曰「上盤。」已識之妓，不欲相認，謂之「下盤，」宿妓曰「住局，」妓女所喜之客曰「熟客，」紅姑娘爲多客所賞識曰「掛客，」爲己所識同院之妓使有結識之客曰「佈客，」客不爲妓所喜，待以冷態，謂之「甩客，」客之友曰「遊務，」亦曰「鑲邊，」俗曰「喝邊。」至妓館看妓，并不挑人，謂之「點名，」値妓女月信，客喜與宿，曰「守蛈子，」（惟熟客或熟客有之，）

妓女有疾而宿，不行房事，曰「守病，」（熟客熟客有之。）清晨猝妓曰「趕早，」客與妓交曰「拉鋪，」尋休於友人所結識之妓曰「借乾鋪，」客宿妓而友人同床者曰「睡腿，」妓與熟客臨時交媾而不給資曰「偸，」客行付給茶資曰「開盤子，」客臨宿業主索宿費曰「寫賬，」客付宿費曰「開局賬，」妓向客索財物或要求代償年節欠賬曰「開方子，」又名「敲竹槓，」結識友人所交之妓曰「割靴子，」兩客同識一妓，同時偕往曰「會靴子。」客在酒樓飯館，或妓院，打牌吃酒，喚妓伴坐，或代打麻雀曰「叫條子，」妓應招曰「出條子，」應甲客之招，而順道赴乙客之招，曰「轉條子。」妓與客親曰「上勁，」又曰「上洋勁，」妓對客與其友之舉動，屈己從人者曰「講面子。」妓館及妓女對客謙遜，每曰「慢待，」冷淡遊客曰「冰節，」久㞞妓館滑頭之客曰「窰皮，」挑妓飲茶要周到而不多出一文錢遲久不去者曰「窰魔。」婦女入妓館上捐營業曰「混事，」妓女姘人曰「鴑人，」妓客爲優伶曰「姘兔，」妓與師傅宿曰「胡琴套，」與跑廳宿曰「茶壺套，」與彈三絃者宿曰「絃子套，」此謂之三套。妓女與業主同宿曰「陪櫃，」二客以上曰「同梨，」賃屋野合曰「轉窰局，」爲客介紹婦女曰「轉子房。」（民社北平指南）

北平花界中，有種種特別口語，語多若可解而又不可解者，玆列於下，以供閱者一噱：龜奴曰「茶壺，」亦名「跑廳，」又曰「夥計，」卽南人之稱「相幫」也。教習妓女歌唱者曰「師傅，」南人名「烏師。」妓館中女侍之曰「跟媽，」猶之南人稱「娘姨。」無夫者稱爲「大姐，」只南班中有之。結識某妓曰「招呼，」亦曰「認識，」卽南人之所謂「做」是也。如南人云「做某妓，」京語則稱「招呼某妓。」在妓館中住宿曰「住局，」在妓館中住宿無妓陪伴者曰「借乾舖，」亦曰「跨宿。」妓女應局曰「上買賣，」又曰「出條子，」轉局曰「轉條子。」招呼友人所識之妓曰「割靴子，」二人同識一妓，而偕往打茶圍者曰「會靴子，」又稱「靴兄弟。」笑人之村土曰「老憨，」又名「怯嗜嗜。」俊俏之人曰「小白臉，」南人呼曰「趣。」「好臉子，」形容人之反語，「好神兒拉，」與上義同。

洋章京

戲劇角色

矮老婆髻

逗塊料

花把式

喫片

言人之短，即云「缺德，」蓋指德之義也，簡言之曰「缺，」又曰「眞缺，」又曰「缺透拉，」又曰「德行。」「面子，」賞給臉面之義，「冰桶，」待客冷淡之義，「上勁，」即親近要好之義。妓女向遊客索取財物曰「開方子。」「鬆皮，」老於花叢之滑頭客。與妓女姘識之人曰「杈桿，」妓女之本夫曰「爪子。」賃房屋爲野合之所，兼代人勾引婦女者曰「轉當局。」男女相姘識曰「軋姘頭，」妓女姘人曰「錝杈，」男子與妓女相姘識曰「寡人兒。」男女目挑眉語曰「吊膀子。」妓女與爲師偸香者曰「胡琴套，」與龜奴偸香者曰「茶壺套，」與彈三絃者偸香者曰「鼓子套。」妓女與男掌班夜宿曰「陪櫃。」（北平遊覽指南）

光緒初年士大夫鄙薄洋務，在總理衙門行走者，謂之「洋章京。」（覺花寮雜記）

京師俗呼外曰「鬍生，」旦曰「靑衣，」淨曰「黑頭。」（覺花寮雜記註）

京師有「矮老婆高髻」之諺。（梨園軼聞）

「逗塊料」三字，京師譏語也。（凌霄一士隨筆）

北平舊稱花匠爲「花把式。」

都人買房取租以爲食者曰「吃瓦片，」販書鬻碑帖謂之「吃軟片。」（以上舊都文物略）



習尙

愚戇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管子）

北方人性愚悍，好爲盜，所搶不過尋常衣服或數金，雖執持洋槍但用以恫嚇，結夥輒四五人，所犯皆實，且不破案不已。（燕臺隨筆）

好勇

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陳守而不走。（吳子）

勁勇而沈靜，燕之俗也。（東坡居士集）

自古言勇俠者皆出幽、并，然涿郡前代以來，多文雅之士。（隋書地理志）

燕俗尙勇力而敢敵有爲。（輿地志）

北方風氣剛勁，好勇鬬狠，甚且不惜傷身以易金，或因小忿自戕其體而爭勝，尤爲野蠻。（清稗類鈔）

貴少賤老

漢書：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師古注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武五子傳）

男女無別

初，燕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

任俠

燕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以上漢書地理志）

杜甫出塞詩有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杜工部集）

騎射

燕人少思慮，多輕薄，地使之然也；輕死急人，俗使之然也。（隋書）

燕自南河之戰，遂非唐有，淪陷遼、金幾四百年，然而不漸宣政優渥之化，豪勁任俠，渾厚敦雅，猶有唐之遺風焉。（陵川集）

幽州突騎，冀州強弩，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于二州也。（蔡中郎集）

樂府出自薊北門行，其辭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樂府古題要解）

南京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遼志）

燕古爲瀕山多馬之國，其土莽平，宜畜牧耕稼，其民翹健，便弓矢，習騎射，樂鬬輕死。（宋文選續或）

熊鼎峯遊城南小記有云：「舍舟行岸上，看沙隄健兒驟馬，朱纓寶襪，騰踏殊常，知幽、燕少年風氣尚在。」（定山堂古文小品）

慷慨

燕俗人性多敦厚，務在農商，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重氣俠，結朋黨，共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隋書地理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呂家集）

鹿化麟題燕人本色册詩：「憐君慷慨士，古誼未全沈；結客無常調，酬知有素心。生涯湖海在，傑氣酒杯深；不惜千金擲，弨夷又見今。」（北海亭詩集）

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抗爽明大義，無幽滯纖穠之習。（聽山集）

孫枝蔚長安道詩：「幽、薊古形勝，乃是今京師；滄海何洶湧，碣石亦雄奇。西山眼底物，復可供遊嬉。寒天弓力大，壯士歌聲悲；慷慨本自昔，富貴多在茲。」（溉堂集）

沈鷙

幽、并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樊川集）

燕俗自古言者不一，或以爲愿慤而貞，或以爲勇義而慤，或以爲輕薄無威，或以爲沈鷙多材，其說各有不同，然在往昔方隅之見，而非宅中設教之定論也。（日下舊聞考）

躁急　郡國志云：「燕國其氣躁急。」（太平寰宇記）

豪傑　幽、燕之地，自古號多豪傑，名于國史者往往而是。（東坡居士集）

燕、趙多豪，羞作輕佻之態，頗知禮而畏義，不隨俗而趨非。（復宿山房集）

尚武　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古爲用武之地。（遼史地理志）

畿輔古冀北之區，地近邊鄙，習戰鬬之事，于武爲宜。（聰山集）

樸茂　風俗樸茂兮，蹈禮義而服聲名。（諫垣集幽都賦）

乾隆三十九年縉紳全書，順天府風俗下云：「勁勇沉靜，禮義聲名，朴茂淳良，王化之始。」

燕、趙河山，鈎距盤固，百七十年，衣冠文物之化，煥然甚備，舊習已移，其未純者，冶容獷悍之俗爾。（夢蕉詩話）

獷悍好鬥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尙鬬而不勤本業，今因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士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五雜俎）

河北之人，鬬很刼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日知錄）

士風偷薄　國初京師士夫不尙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不值遇，則投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張脩撰泰有詩云：「一刺來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遍長安。直須不作虛文事，可使離羣出世間。」士風之偷薄，於此可慨。（山樵暇語）

講學風氣　京師靈濟宮講學，莫盛於癸丑甲寅間。是時大學士徐階，禮部尙書歐陽德，兵部尙書聶豹，吏部侍郎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攀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世廟識餘錄）

燕俗之兩面

上之人文雅沈鷙而不狃於俗，成時觸事則悲歌慷慨之念生焉，其猶燕丹遺烈乎。以至閭巷傭販之夫，亦莫不堅強不屈，硜然以急人爲務，無闒茸猥窳之習，此其善也矣。然而風會之趨，人情之化，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流益甚焉。大都薄骨肉而重交遊，厭老成而尚輕脫，以宴遊爲佳，致以飲博爲本業，家無擔石，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懸磬，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甚則遺骸未收則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德化陵遲，民風不競，此詎可令賈太傅見也。（京都形勢說）

交遊

王世貞集唐詩：「長安城中足年少，論交豈必皆同調；前門長揖後門關，當面輸心背面笑。薄俗嗟嗟難重陳，萬事翻覆如浮雲；欲向何門躡珠履？令人常憶平原君。」（弇州山人稿）

都門新竹枝詞：「友多至契勝同宗，過屋穿房氣味濃，貧賤本家門外立，縱然一脈也稀鬆。」

又：「親疏倒置已多年，近到同胞也枉然，換帖人人都勢要，情關同譜有來由。」（以上見市井門）

假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濟婚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否假司馬溫公。」（野獲編）

黃尊素長安竹枝詞：「作婦由來不費詞，不煩井臼不煩炊，火燒涼粥沿邊買，到晚數錢沽一瓻。」（黃忠端集）

婦女性情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婦女詩：「燕、趙多佳人，佳者不多遇。九衢十二街，何物皆彼嫗。高顴銳隆準，長頸夾豐嗉；頤瘦謝胡餅，額裝楊惠塑；假髻瓜五色，細珠沫初唾。閭巷宵倚門，作保色無懼。相看惟老醜，驚怪更嬰孺。鴉頭長尺餘，梳掠學淫具。疑游羅刹國，從此足旁顧。」（茗齋集）

都門雜詠閨閣云：「名門婦態本嬌成，睡起東窗日已橫，慣懶忽驚些小病，隔簾傳出請醫生。」（道光都門紀略）

梁德繩北地佳人行云：「北地佳人少小時，養成性格含嬌癡，閨中行樂隨年換，世人閒愁百不知。日高睡起心情倦，草草烏雲盤翠鈿，玉爽珠園替月姿，粉妝香砌呈花面。三春淑景麗桃花，百兩盈門御鳳車，別姑貴顯通侯宅，親串經過術術家。麝帳雲深棲並翼，相愛相憐復相得，十三箏柱綫秦絲，八九鸞裳圖繡幕。夫婿豪奢貴有餘，人閑歌舞

出瓊輿，吐金祇解倚含利，識字從來惱蠹魚。高會晨朝連日積，瑪瑙杯深浮灩酪，刻漏徐催玉帶閑，貂蟬低映寒鴉色。華堂歡笑趁芳辰，頤指徵聞促酒頻，侍女不曾拈繡譜，兒家那復羨鍼神？曲房宛轉迷雲第，雕闌花鳥供流眺，無香最愛鳳仙嬌，多語生憎鸚母慈。紅肥綠膩裹香綃，舉動人扶忒自憐，綺閣莊嚴長似佛，瓊窗窈窕恍如仙。少愁多病長欹枕，玉葉人參當茗飲，青鳥丁寧浪自傳，銀釭深秘誰能審？無限豪華雖具陳，酣眠薄醉過昏作，寒門不少傾城色，翠袖空悲薄命人。」（古春軒詩草）

顏氏家訓謂：「江南婦女，略無交遊，南士車馬衣服齊整，而妻子不免飢寒；北俗婦持門戶，車乘塡衢，綺羅盈府，金翠不可廢闕，而士人羸馬僮奴。」又曰：「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今則反之，何古今不同如此？（藤蔭亭札記）

燕地佳人性子多，一團冷秀隱雙蛾，肯嫌粉黛工夫碎，要把胭脂模樣兒脫。一心既作聰明孔，遍體全成伶俐竅，天然一種撩人處，骨格兒風流逐處兒活。（北平俗曲連理枝）

敬前輩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傴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興選，氣稍爾爾。（三桐筆記）

廣交際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神廟年間，爲外官者，一遣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刷相識皆有之，即至厚不過四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書劄往返，儀物俱備，眞盛世之容也。（玉堂薈記）

盛賄賂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鏐代白鏹，取其易於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寒夜錄）

外官之餽贈京官者，夏曰「冰敬，」冬曰「炭敬。」冰敬之說久不聞，炭敬尙有送者。（風月談餘錄）

人性敦厚

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尙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燕、趙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納，其相赴生死，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天府廣記）

口給

昔人論燕人者，管子謂其愚戇。隋志則云冀、幽之士，鈍如椎，郝伯常稱其不漸宜政俳靡之化，今也不然，執涂之人及五尺童子叩之，莫不便便口給，其訥於言者蓋寡，乃知習俗之移，今昔攸殊也。（兩京求舊錄）

予竊怪夫都人士日逐逐於飄塵積穢中，焦灼其心思，卷跼其形體。（燕山秋吟序）

逐逐風塵

高珩欲出遊詩有云：「燕臺苦風沙，溪山亦懷新；豈曰無勝地，所少在閑人。」

又欲假一廛於鬧市詩有云：「車馬盡日馳，逐逐無時休；其中不相謀，各有喜與憂。」

又正陽門詩有云：「朝進正陽門，暮過正陽橋；雜沓萬人趨，車騎何囂囂。馬下多負販，馬上多金貂；呵殿九衢喧，飛揚意氣驕。那知百年內，公卿向此銷。」

又帝城泥詩云：「長安涼雨濛濛注，九衢成河人不渡；快風吹轉憶山雲，朝喜新晴午有路。明日涼乾泥亦空，併向行人足底去。始信王城倜倜忙，紅塵入夜無停步。自笑我亦隨人忙，終身了不知其故。」（以上栖雲閣詩）

尚宋詩

長客得侶頗尚宋詩。（靜惕堂詩註）

奢華

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豔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爛，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兼濟堂文集）

孫枝蔚客京中詞有云：「奇如此先生，也入長安市；長安市人情，不重布袍芒屐。」（溉堂集）

京師奢靡甲於天下，而詐僞亦甲於天下。（兩般秋雨盦隨筆）

漢胡相學

彭孫貽幽州馬客吟云：「客從幽州來，幽州樂何許？胡姬作兩髻，盡是江南女。」又云：「漢兒學胡語，解作羌兒歌；窄衫曳兩貂，厮隸執金吾。」（茗齋集）

三本書

人言京師士大夫案頭有三本書：一紅面，一黃面，一黑面。紅面者搢紳，黃面者曆，黑面者報也。余笑謂到晚來倘有白面一本繳進，乃買辦簿也。（長齋雜說）

僕役姦詭

爲僕役者莫多於京師，其賤莫過於京師，其惡莫甚於京師，姦詭變幻，寡廉鮮恥，未可窮述。至典司出納者，尤不可言，予十買五，更稱良原，而遂官貴人，恥與市人交易，亦不暇廣探市價，任其魚肉而已。

尚標榜

京師風氣，最尚標榜，士大夫每有詩稿一本，濃圈密點，或墨或紫，或黃或藍，五色相間，許者多比以李、杜，下注某某拜讀，半是名公鉅宿。又有裝一册頁，冠以小圖，或寫登山臨水之景，或繪思親別友之地，其下題詠，多請名公鉅宿，以爲交遊光寵。（以上燕京雜記）

都門竹枝詞：『濫刻詩文假序裝，某人傳稿貼書坊，一篇看罷齊搖首，未必能將板價償。』（見時尚門）

重蘇文

北使每能誦三蘇文，蓋幽、燕之於蘇氏父子，耳食其名，重其人與文久矣。（香樹齋詩註）

民俗之害

北方土厚水深，故其民作質，厚朴而無佻巧之習，其詐也亦愚而易辨，抗相辯弊，起滅訟端，聚衆械鬭，哄與迷惑諸弊，比南方差少，而其有害於民之身家者，賭也，盜也，私宰也，其有害於民之風俗者，居喪演戲也，同姓爲婚也，女流跑街也，男女進香宿廟也。（畿輔見聞錄）

民情

燕地高寒，土宜桑柘，桑之葉大於齊、魯，棗實小而多肉，甘於晉、魏。然絲之產不多，而棗不流於他境者，民惰故也。（涿州志）

棍徒

京都竹枝詞：『老土茅包撥勒貨，（棍徒京師曰老土，又曰茅包，近又名曰土撥勒貨。）立街頭上講狠人，（騙人酒食，惡語謂之狠人，謂其如狠之狠也，爲戲言。）口中調（去聲）侃諺奇巧，（若輩所說，令人不解，謂之調侃兒。）可惜今無嘴把陳。（昔東城指揮陳公善治惡棍，每聞此輩，則拘來掌嘴，人因呼爲「嘴把陳」。）』（見市井門）

都門新竹枝詞：『者般惡棍仗吹筌，酒後狂呼是硬紅，便帽都將貂尾戴，要人知我顯英雄。』

都門雜詠傘綽號云：『土豪惡霸氣揚揚，綽號傳來某大王，最怕司坊黏告示，欲尋貓縫把身藏。』（見風俗門）

重歐字

都門竹枝詞：『鼠尾釘頭力不堅，粗橫細四方肩，逢人便說歐公體，蹭蹋歐公大可憐。』（見時尚門）

好紅樓夢

余以乾隆、嘉慶間人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今二十餘年來，此本亦無矣。（嘯亭雜錄）

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爲笑噱。（四朝詩史註）

伶人長幼

伶人序長幼，前輩後輩各以其師爲次，兄叔祖師，稱謂秩然，無敢紊者，如沙門法嗣然，至名中人主家爲事者，其傔僕呼之曰「當家的，」或曰「老板，」對之肅然如主人翁。（京塵雜錄）

古風

張維屏題京國古風圖云：「昔居京華，唱酬樽俎，人多古人，其風亦古。」（花甲閒談）

文人遲緩

同治九年，余第三次復至北京，見中國文人步履遲緩，與之偕行，難期迅速，加以習於禮儀，恥於徒步。凡地學家之握斧持椎，穿士破石，要皆非所樂爲；惟喜高臥船內，或坐轎中，目懸雙鏡，手執一書，方覺安適。（支那紀游）

無錢打長

都門雜詠無錢打妻云：「難得家門表丈夫，打妻罵子氣偏粗，妻兒不忿因何故？煤米油鹽一概無。」註云：「時下人多有此習氣，可惡之至！」

重妻子

又重妻子云「家有嬌妻心便開，生爐掃地抱嬰孩，他娘不必清晨起，且待麻花買進來。」

充識字

又看京報云「惟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八旗禮法

旗人家庭之禮最嚴，老幼皆無敢少失，其周旋應對，莫不從容中節，蓋自幼習之。入關以來，二百餘年，未嘗改易。婦女之裝梳服飾亦然，此漢人所不及。（燕倉隨筆）

八旗務家，禮法最重。余少時見長上之所以待子弟，與子弟之所以事長上，無不各盡其誠。朝夕問安諸長上之室，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皆聽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長上，拱立於旁，俟過而後行。賓至，執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師也亦然。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門，不得已而出，命老僕隨之，故子弟爲非者甚鮮。（天咫偶聞）

士夫好尚

京師士大夫好尚，可以觇風氣，如咸豐中肅順尚驕侈，士大夫化之，以奢華倨傲相尚。至同治初，恭邸性謙恭，文、倭二相性儉朴，士大夫遂易而謙傷，且多以布素相尚，至光緒初猶爾。後遂不然，未幾，諸權臣蔚興，人皆以名臣自期，

學時髦

及癸未張幼樵編修（佩綸）以庶子署副都御史，知貢舉，而淸議益重，後生初學，爭以淸流自勵，不數年，此風頓改，及潘文勤主持風雅，常熟翁尙書和之，皆尙小學，坊間說文盛行，戴東原、段玉裁文集，至三十金。至丁酉戊戌，漸重西學，至己亥庚子之交，徐相當國，理學齊大重於時，儒之說文，皆束閣不觀矣。庚子以後，又尙西學，新譯舊板書，無人問價，京師風氣改變之速，至於如是。（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時道人云：「夠齊脚交幾個頂帶榮身客，一步登高枝兒上了鬼門，也學穿長袍短褂繼出門去，也學那戴帽穿靴就把品敎，儺車也學敎趕車的將那纓帽戴，聽戲也學敎跟役的把馬褥鋪陳，也學喚從人「來呀！來呀」！的胡叫，也學閒談論「妙哇！妙哇！」的甩貧，也學看報知道些朝廷律例，也學觀齊記住些妙論明文。」（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頑黠骯髒

張蒓㭭西山遊記云：「予因振策，依巖行，原阜參錯，過太乙、何各、北辛、石廠諸村墟，約十餘里，頻覩牲畜，重負登頓，蹭蹬於沙礫陂途，往來甚苦。土著頑黠，骯髒行歌。時也暑氣漸蒸，訝彼醜塗粉胭，短衣纔足者，輒在林陰，裸露胸懷，或坦率便，就道旁顚臀蹲踞，若沿慣習，恬莫知慚。」（燕京紀遊）

京官風氣

光緒中葉，京朝官風氣淵雅，猶有承平餘習，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務多暇，互相過從，流連觴咏，厮養閽吏，或借寺看花，或旗亭賭酒，薄笨可以代步，魚菽可以留賓，俸入無多，專恃印結費（外官赴部銓選，皆須京官出結。）月得數十金，即充然有餘。士以科目而進，官以資格而升，故人人無僥倖之心，愛名節而羞勢利。辛丑以後，舉行新政，外務，民政，農工商，郵傳各部，次第增設，升轉旣速，廩給亦優，於是貴介之子，憑藉門蔭，新學之士，遊揚聲譽，一經調部，無異登仙，鑽營之習旣開，結納之風日盛，苞苴狼籍，裘馬輕肥，流品雜而吏道汚，京朝風氣乃一變矣。（凌花館雜記）

禮節複雜

北平爲五方雜居之地，故禮節亦頗複雜，加以禮制屢更，而一般平民仍多沿習舊俗，中常社會相見（初見，先投名刺，主人迎賓於門，各脫帽一鞠躬，常見亦然，間有作揖者。旗籍初見或常見，均請安，賓退，主人送於門外，凡卑

幼見尊長，先通姓名，尊長出見，脫帽鞠躬，尊長答禮，及退，一鞠躬。平俗仍用請安禮，尊長用雙手接安（或作揖答禮），及退，再請安，尊長答禮如前，送至屋門外，至契者免送。若尊長來見，迎送於門外如前儀，尊長答禮亦如之。凡弟子見師長（初見）通名帖，師長出見，免冠一鞠躬，師長答禮，及退，一鞠躬，師長答禮，送出屋門外。若師見弟子，均迎送於大門外如儀。常見禮免冠一鞠躬，舊俗弟子初見師長，用跪拜禮，常見作揖，專館私塾，亦多用之。（民社北平指南）

舊都人民，習見官儀，禮貌是尚，故賓客往來，應對周旋，雖中下社會，亦無不適中程式，他處人往往嫌其虛僞，而以「油子」嗤之，然本性多近質實，凡故家老輩，接見子弟後進，諄循而辭直，貌嚴而情親，仍不失先民矩範也。（舊都文物略）

宴集

飲宴名色

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攜榼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粧」，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至於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其或繪樓畫閣清暑回陽佩蘭採蓮，則隨其所事而名之也。（元氏掖庭記）

夜飲

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纔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菽園雜記）

酒宴要結

明初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宦於京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蘧廬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舖火夫提燈傳送，眞盛世之風也。（澈菲隨筆）

京師富人，往往以節令花時習儀餞送日，置酒其家，及寺觀花園中，邀請朝士，實有所要結，而汎及者亦有之。亦有出於中心而無所爲者，後生莫辯，覽而應之，無不爲其所中。（傍秋亭雜記）

請分子

都會，具柬遍召同年寅好鄉親，假館設席，延賓至，具貨金主人受賀，演戲終日，謂之「請分子。」每分多至八金以上，少至一金以下，每會可斂百金，除費計贏若干，以爲主人之得。（識小錄）

都門竹枝詞：「分子於今事更新，央人到處雜要賓，但將二兩銀交去，看戲何須問主人。」（見時尚門）

提燈散宴

長安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燃提燈滿前，除以促之，此亦宴會中一煞風景事。（西河詩話）

西河又謂長安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燃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藤陰雜記）

消寒

冬月，士大夫約同人圍爐飲酒，迭爲賓主，謂之「消寒。」好事者聯以九人，定以九日，取九九消寒之義。（燕京雜

記）

內外城向有酒館戲園，酒饌價昂貴，初南來者未悉，每受其累，一夕幾費十金，近奉禁止，誠善政也。（水曹清暇錄）

衣冠相讌，殆無虛日，一讌所費，恆百數十金，小食館連衢交衢，至不可數。舊酒館皆山東人，後則閩粵淮汴皆有之，美味盡東南矣。將夕，焚膏鐙火齊上，每家座頭，數百皆滿，烹飪刀砧之聲，達於遠近，過午漏猶未已。（都門懷舊記）

東華錄順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風俗之侈云：『一席之費，至於一金，一戲之費，至於六金。』又無欺錄云：『我生之初，親朋至，酒一壺，為錢一，腐一甌，為錢一，雞鳧卵一甌，為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肴，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不能辦，其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此二說也，在當時已極口呼奢，豈知在今日則羨為羲皇以上？今日一筵之費至十金，一戲之費至百金，而尋常客至，倉卒作主人，亦非一金上下不辦，人奢物貴，兩兼之矣。故同年公會，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數百金，供一朝之揮霍，猶苦不足。（天咫偶聞）

從前宴客，一席多不過十餘金，近日豪士宴客，動踰百元。（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平圃遺稿云：『康熙壬寅，予奉使出都，相知聚會，止清席，用單柬。及癸卯還朝，無席不梨園鼓吹，皆全柬矣。梨園封賞，初止青蚨一二百，今則千文以為常，大老至有紋銀一兩者，一席之費，率二十金，以六品官月俸計之，月米一石，銀五兩，兩長班工食四兩，馬夫一兩，石米之值，不足餉馬房金，最簡陋月需數金，諸費咸取稱貸，席費之外，又有生日節禮，慶賀及公祖父母交知出都，諸公分，如一月貸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貸時尚有折數，有輕秤低色，一歲而記，每歲應積貸二千金矣，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昔人謂都門宴客為酒肉卯，予謂今日赴席為吸債，良不誣耳。』又常邑張鳳翔疏云：『移風易俗，當自節儉始，邇來官員非有喜慶典禮，每酒一席，費至二兩，戲一班，費至七兩，宜飭令節省。』（見骨董瑣記）

近日京師梨園，聲價十倍，紅氍毹上，清歌一曲，纏頭輒費千金，讌會一次，動需鉅萬。憶光緒庚寅辛卯間，余初至

吃喜　壓驚　請帖封　喜筵　餞別　雅座　搖會

都門，每屆新春，各署各科皆有團拜，每議費三四百金，名角皆可羅致，較諸今日，不可同年而語矣。（覺花寮雜記）

京都竹枝詞：「弄璋吃喜（生兒親友必來酒食曰吃喜。）更非宜，彌月方纔送禮儀，寄語劬勞賢婦道，蠶容日莫亂生兒。」

又：「完結官司便壓驚，（凡公訟完結必以酒食犒之曰壓驚。）若無涵養莫隨行，倘教鬧變又生事，就恐朝朝壓不清。」

又：「旌表柏舟苦節嘗，請帖封又請到姨娘，夜時都合俱爭賀，翠袖紅裙到戲莊。」（以上見風俗門）

又：「酒筵包辦不倉皇，莊子新開數十堂，（包席處呼曰莊子俱以堂爲名。）慶壽客歸收幣帛，喜筵明日候台光。」（見商賈門）

京都竹枝詞註云：「廣寧門外普濟堂，德勝門外功德林，朝陽門外慈雲寺，皆爲行人餞別之所。」（見[illegible]起門）

京都竹枝詞：「飯館俱將雅座添，間間獨屋掛湘簾，人非斷袖休來此，博士無言已府嫌。」（見商賈門）

小屋垂簾，分曹而飲，曰雅座；肥甘疏筍，選味而嘗，曰小賣；酒莊酒館皆然，戲莊則無之。今戲園俱有茶點無酒饌，故曰茶樓。（京塵雜錄註）

都門雜詠飯館詩云：「閒館居樓各處開，盡添雅座好生財，每逢戲散刀砧響，客帶優伶幾個來。」（同治都門記略）

京都竹枝詞：「搖會人多笑語喧，湊錢月月典衣裈，（近日搖會盛行，每逢月初上會，無錢則典當而入者。）風聞嚴禁齊去手，（會首與黑籤最弃會散，但聞禁止領散却。）最苦白籤難訴冤。（未得會者謂之白籤，每月上會若干，盡送給會首用去。）」

醵金會，北平名寫會，亦儲金之一種，辦理完善者有緩急相濟之便，無銀行手續之繁，誠社會上之徭梁也，當此經濟枯窘之際，此類事業，至可提倡，惟時風不古，人心叵測，五方雜處之地，借名詐財之事，所在多有，有志儲蓄者不可不審愼出之。北平社會複雜，寫會之名稱與組織法，亦極不同，茲述如下：醵金會之通用語，起會之人名爲「會頭」，按月出資者爲「會員」，（其多少由會首規定，）約定出資之數目，一份曰「一支籤」，使醵金曰「使會」，投標時下利錢名爲「寫」，未使會者曰「白籤」，已經使會者曰「黑籤」，白籤下利錢而中者曰「得會」，發起醵金會時曰「起會」，會員均經使會曰「完會」，又名「滿會」，又謂之末會收單。刀會卽一人需款，邀請親朋各出相同之

款數，（五元十元不等，）以維持之，事後由用款人按月歸還，其歸還之次序，用抽籤法定之，並無利息，頗饒古道。變刀會，由需款人爲會首，招集親朋爲會員，（十人二十人三十人或五十人不等，）約定日期款額，（一元三元五元不等，）會員出資，供會首第一次使用，以後會首仍按原定之日期，按月開會一次，各按原定之款額出資，用抽籤法定使會之次序，互相維持，亦無利息。寫會，其法與前述略同，會首首次使會，不下利錢，惟間有略付車資者，以後開會，以下利錢最多者使會，法以投票定之，如五元爲一份之會，甲投一元，乙投一元一角，則乙得會，凡白籤會員，則由其應納之份數內扣除一元一角，會首及黑籤會員，仍付全數，不得享此權利，依此類推，直至完會爲止。抓會，又名搖會，與前述相同，但由每次醵金內提出一部作爲彩錢，分與衆會員，或分爲若干彩，用搖彩法定之，其搖彩法係以骰子四枚擲於皿內，視點之多少，定彩之大小，點數相同者，或復擲，或以先擲者爲準，白籤點多者使會，次多者得頭彩，如係黑籤，點多者祇能得頭彩，或二彩。紅事會，以志同道合者若干人組織之，以十年爲期，分若干次，每次各出資若干，日積月累，以備各會員家中娶聘時提用，惟提款以一次所醵金額爲準，輪流使用。有餘款時，亦可招集全體會議、規定處分之法，移作辦滿月或各人辦生日之用，或期滿後，由未用過者均分。老人會，又曰白事會，或曰棺材本，其會首多爲槓廠所組織，集合有老人之家數十份，各醵資若干，有欲醵雙份或數份者亦可，以備意外之需，其年限多以十年爲期，按會之份數，分爲若干期醵金，（如十年爲限之會，若有二十份，可於每半年開會一次，）憑摺交款，蓋戳爲記，會員中一旦有遭難者，提用會款，謂之撥賠，一期內如遇事在二次以上，每於事後由各會員另醵會款，以備不虞，期滿後，餘款由未遭事者之合意提用，或另存。月餅會，又名月餅會議，此種會爲各餑餑舖所發起。中小戶多喜上之，以爲年終之供品，每年由二月起，月交洋二角三角或五角不等，由起會之舖，給以會單，交款時由舖印以戳記，謂之打印，十個月爲滿，臘月二十三日以後，可前往取月餅若干斤，貨色較當時現購者頗爲便宜，故有「零錢作總錢，過年吃供尖」之諺，各舖亦均講求信用，以廣招徠，取貨時雖行市上漲，但上會者仍得享平價之權利，（按月餅會分

大佛供與灶王供，有十五斤與三十斤之別。）蜜供會，又名蜜供會議，與月餅會同。（按蜜供論尺，有一尺者曰小中方，一尺五者曰大中方，三尺者爲大佛供。）餑首會，由各大蒸鍋舖發起，每會以餑首十斤起碼，以現在而言，每月約納銅元三十六枚或三十八枚，其交款取貨各辦法，與月餅會同。此外尙有羊肉會與香油會，米麵等會，均由各該羊肉鋪與大油局米麵舖等所發起，其辦法均與餑首會相同。（民社北平指南）

錢會的發起，是由於滿清時代，一般特養俸糧之旗民，終日優遊，除了「吃、喝、嫖、賭、抽」的五大工作以外，對於「婚喪壽辰，」一切禮儀，窮蒜體席。他們這樣的嗜好，雖然特養可靠的收入，終是難以敷用，所以幾有所謂「錢會」的組織。這樣可以在需要款項時，籌措一筆相當的款項，以濟燃眉，事後再按月分還。（例如你需用五十元，卽可請二十四人入會，每人每月上洋二元連自己共合五十元。）「頭會存，」就是第一月的五十元歸請會者自用。經濟拮据的人們，感覺「錢會」是臨時可以抓錢用的，所以一般中下階級的人們，都相繼而起，來組織「錢會。」此風一開，相沿至今，年代也不少了。清末民初，大致可稱爲極盛時期，尤以西北城爲最多。後因弊端叢生，漸漸冷淡，自國都南遷，失業者日衆，北平市面，頓現蕭條，經濟益覺恐慌，所以近幾年來，「錢會」又復勃興，現在可謂復興時期。

錢會除「會首」（卽請會者）第一次使用不拿利息外，其會員寫會時，是要拿出相當的利息，付與其他會員。因付利的方法不同，纔有「抓會，」「寫會，」「烈會」三種的分別。錢會的組織，非常簡單，只要會首的信用昭著，參加的會員，自然踴躍。會首須將人數多寡，與錢數的比例，利息的分配，利率的標準，和時間的長短，預算妥當，然後用「請帖式」的方法，彼此紹介入會。每月會錢均交會首，有不交會錢或中途分散，都由會首負責。所以請會的人，雖然享着不付利而先用錢的利益，到開會的時期，如有會員不齊，會首須要各處邀請。會員會錢如有不足，會首亦要用和氣的言語來應付。這種的現象，是要會首負完全的責任。請會帖的樣式，「抓會」與「寫會」大致相同，它的式樣是這樣的：

於□年□月□日，敬請抓（寫）會一簡，共請若干支，言明每支每月上洋□□元，共上□□月，每逢國曆
。□日□時在□地恭候。即定於本年□月□日抓（寫）會，頭會作，二會抓（寫，）點（利）大者得會。如
有黑白簽不到者，均有請會人擔負完全責任，此上

某某先生。

某某人恭請。

所謂黑白簽者，凡已得會者為「黑簽，」就是應得的會錢已由他享用，每月他就只盡還錢的義務，是不能再得利益的，（指寫會而言，但是抓會，「黑簽」還有得彩的希望。）「白簽」就是未享受過應得的會錢，他無論是「抓會」或「寫會，」都有得利息的權利。「錢會」除會首「會頭存，」不拿利息而外，其餘的會員得會時，是要拿相當的利錢，付與未得會的人。因為付利的方法不同，纔有所謂「抓會，」「寫會，」「幇會」的三種區別。

抓會就是用「抓彩」的方法來分配得會的先後，同時沒得會的會員，用此方式而得一種相當的利錢。抓會到了集會的時期，會員集齊一處，用「抽簽法，」依次用四只骰子，往盆中一擲，凡點數最大者得會，其次依點數的大小而得彩。

骰子特別與尋常打牌所用的不同，其形為「梯形的立方體，」「么」在最尖之端，而「六」適在其反，因為「么」頭面積小，「六」頭面積大，骰子倒在盆中的時候，「么」是常朝上面的，所以抓會的點數，在二十點以上者，是很少見的。就此一點看來，就知道他們對於「抓」「寫」是很有精密的研究和經驗了。後來他們感覺抓會是碰運氣的，不能在預定期內救急，所以他們又發明出來「寫會。」

抓會的「彩錢，」是由應得的會錢內提出一部份來作彩錢，例如：二十四人，每人二元，共四十八元，得會的人僅得四十元，其餘八元為彩錢，（卽應付的利錢。）彩錢分頭、二、三……等，此項亦由會首預定，附寫在請帖後面。

寫會就是「寫利會。」到寫會的時候，除按「抽簽法」排定次序外，並用「投標法，」各將自己欲出的「利

錢，」總寫在一紙捲內，均交「會首，」然後當衆開標。凡寫「利錢」大者得會，若「利錢」一樣，則以次序的先後得會。如果急需錢用，多寫利錢，就可以得會。

利率是沒有標準的，尋常不過十分之二三，現在經濟恐慌的時候，往往有人寫到十分之五六的，超過所得會錢的半數。這種會在最後使用，爲最便宜，因爲已得會的人（黑簽，）沒有享受利錢的權利，可以少拿利錢。

義會和前兩種會是不相同的，大家湊錢，幫助一人的急需，也不用拿利錢，並且分期零還。譬如你急用一宗款項，可以請知己親朋，共同幫忙。每人分擔若干，（只此一次，）以後每月按「抽簽法」依次償還，每次還一個人，截至還完爲止，這樣互助的團結，是值得令人欽佩，不過這種是不常見的。

現在北平「錢會」的復興，據最近調查，平市「錢會」的組織，以西北城爲最多，東南次之。上而各機關的下級職員，中而工友與舖夥，下而車夫，小販，差不多有這種擔負的佔十之三四，由此可見現在北平社會經濟恐慌的程度，已達到極點了。

錢會的組織簡單，法律雖不加以限制，但亦並不保障，所以弊病叢生，時常發生糾葛。一般無智識腦筋簡單的下級人們，爲着經濟的壓迫，利用不用抵押品和證券的「錢會，」實行他們抓錢的技倆，往往一人有請四五種會的。他們每月這種的擔負，約有二三十元之多。起初是周轉的意思，結果是被會束縛的周轉不靈，而施行潛逃無踪的詭騙手段。未得會的會員，所上的會錢，即被他們騙去。也有已得會的人，中途脫離，會首爲顧全信用起見，須受相當的賠償。也有會首與一二會員勾通，定計夥騙，被騙的雖然可以訴諸法律，一則沒有相當證據，二則他們潛逃無踪，在那裏去找他們呢，所以只好啞子吃黃連，苦在心裏罷了。

以上種種的弊端，在前幾年是司空見慣的。據最近調查，「錢會」雖然比以前興盛，可是這種弊病很少發現，就是現在上會的人，非考察請會者是否確實可靠，決不參加，所以眞有信用的人，到危急的時候，還是可以得着

「錢會」的輔助。（大公報）

撒網

京都竹枝詞：「出閣完婚筵席開，梅紅帖子印將來，並無兒女緣何故？「撒網」虛名又一回。」（見風俗門）

都門竹枝詞：「請脩帖子印千張，浙紹鄉祠燕喜堂，客散歸家開發賬，纔知原是空頭忙。」（見京宦門）

宦游京師者，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癸巳存稿）

公宴

都門雜詠筵宴云：「台光紅帖印千張，喜網拉來知許長，夜半起來看天色，盼晴早到匯元堂。」（見風俗門）

都門竹枝詞：「公會筵開白晝間，嗷嘈絲管動歡顏，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閒傳四喜班。」（見時尚門）

伶家筵宴

又：「乾爹愛吃南邊菜，請到兒家仔細嚐，每味上來誇不絕，那知依樣慶雲堂。」

又：「席前戲價不嫌多，分子原來只爲他，循例一杯空爾爾，連聲猶說費張羅。」（以上見市肆門）

挾優入館

茶園左右前後皆有酒館，又曰「酒莊」，一食萬錢，識銷金帳邪。（謂買酒曰記帳）嘉慶間曾禁挾優入館，未幾復故。

聽歌而已，無肆筵焉，則曰「茶園」。園同名異，凡十數區，而大柵欄爲盛。當夫夏山欲雨，快雪時晴，天如識聲，馬亦愁春，於是大鞍旋截，高座爭先，門愛下場，幾個億收場之日；樂交中軸，此時來當軸之人。大抵天上星郎，都凜韜光之戒；（六品以上諸公入茶園先摘藏其頂）海邊鮫客，每餘墜淚之情。（鄉會試報罷者每入茶園）若夫逐臭錢神，乞餘門客，妾楚楚而歎蜉蝣，尾綏綏而憐狐狸。是故轉喉車子，傅粉何郎，眉語雙通，目成一顧，聊復爾爾，輒喚奈何，對此茫茫，佳難再得。又有卿原憐愛，劇於靡蜜，既入門而與語，非鼓瑟而並坐，恨蒹葭之倚玉樹，適從何來？看翡翠之戲蘭苕，相視而笑。其時狹斜簾角，風漾池心，皆作壁上之觀，欲獻掌中之舞，豈知此翡固宜高閣儲之，未必仙人盡好樓居也。而乃斜陽影倒，橫笛聲闌，攜手同車，適子之館，既峯瑤柱，飫窮山海之珍；鶴氅貂裘，猶色結煙花之態。方其豪能拇戰，慧解枚藏，我見猶憐，且臥大官之甕；何知許事，任汚丞相之裀。人間皆不夜之城，眼前即長春之樹，相從言笑晏晏，倘有信誓旦旦也。何況率彼曠野，招我遊遨，亭共陶然，芳眞小有，楊花柳絮，迹飄蕩以顛狂；蓮子藕絲，思斷續而心苦。此時香羅小扇，紅紗中單，一水闌干，

盤盤護玉;半風箏燕燕之雙向八則有低唱入懷,淺斟消渴,擁鄴下之名花,有虎丘共爲情死;得江東之纖鱗,乘風那東成秋歸耶?(小有餘芳食多餘味)是以始如飲醇,骨皆成醉,繼如啖蔗,口不徒饞。千歸而求之師,出乎附者,鬼從而毆其室。(戲用蕭國小譜二鬼事)美矣君哉!王如好色,請無好貨,臣卜其晝,又織其夜。當其乍見金夫,躬於何有?已而化爲銅狄,淚不能無。故夫就道,或捨車而徒衛,寒或易裘而爲褻,原無恙,避債奚容?館亦依然,忘憂不可。每遇白施俏眼,比於阮籍之狂;青不憐袍,難於蕭韶之怒。蒸閏月中之無忌,缺影原多;儳憶湖頭之莫愁,流波不返矣。(以上金臺殘淚記)

梁紹壬燕歌小樂府梨花伶云:「軟紅十丈春塵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鎖金樓,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陌巷,此時脆管出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屏頻頻滾絃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能獻聲滿,就中隨得秋波轉?曲能翩然下座旁,猶留粉氣與脂香,凝將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古藏春最高閣,閒泛鵝兒帶笑,不容鸚哥窺簾幙。承顏伺色最聰明,射覆藏鉤態不精,欲卽偏離拋又近,情無情處動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與綾謀一醉,步裏溫柔銳裏人,甘心甘爲他憔悴。憔悴青衫興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低秦宮活,誰念車旁范叔寒?」(燕蘭集)

文昌會館財神會館,在宣武門外,天和會館浙紹鄉祠在正陽門外,梨園館在綠詩堂(今日尚存)之北,燕喜堂在宴匯堂之東,相去約一二里。諸貴人讌集三會館,二徽班(春臺三慶)爲盛,介眉設醴,結髮飛觴之外,大抵停雲祖道,銜兩洗塵,主原醉石之兒,客總分金之鮑,而其時笛交肉齊,璧人或感折柳之悲;戟很聲闌,星使或訂備花之信。固徵歌之勝地,亦表色之情天。昔唐宋尚貴內遊,元明漸榮外擢,至於今日,外之末吏,窩於內之通侯,儻以餞讌爲雌媒,欲對歌筵歎雞肋,積重之勢,相習不同,有心人則隱惕之矣。(金臺殘淚記)

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爲衣冠揖遜,上壽娛賓之所,清歌妙舞,絲竹迭奏。戲園則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偶然茶話,人海雜遝,諸伶登場,各奏爾樂,鉦鼓喧闐,叫好之聲,往往如萬鵝競噪矣。尋常折柬

召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羜肥酒萸，夏屋渠渠，靜無譁者。同人招邀，醉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以居名，亦以樓名，以館宥壺觴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今之戲莊請客者，酒家爲政，先期計開宴者凡幾家，有客若而人，與樂部定要約，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券爲驗。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樂演某部。屆期，衣冠必莊，肴核必腆，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自朝至於日中昃，肅肅雍雍如也。戲園聽歌，酒館買醉，則不然，屏車騎，易冠裳，輕裘緩帶，笑傲自得，放浪形骸之外，不復有拘束矣。酒莊則公讌小集，聽從其便，是合戲莊酒館爲一者，特無歌舞耳。

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鐵門有文昌會館，皆爲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

長安酒家速客者，在酒莊則達官貴人，鳴騶張蓋來會，若酒館小集，從無公卿效袁尹屏車騎肴竹者，蓋脫巾獨步，買醉數錢，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大僚顧惜官箴，勵以恆舞酣歌，沈湎冒色爲戒，「長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讓謫仙人矣。（以上京麈雜錄）

都門好，飯館說餘芳，米粉肉香溫苦露，术稀羹好換新湯，四面水雲涼。（望江南詞）

京師城南文昌館，爲衣冠宴會之地。（風月談餘錄）

本處的飯館子，向分三等，有大小中之別，如前門外早年的四大興，及現時的福興居，萬福居，斌陞樓，都算大飯館兒；如鼎和居，泰和館，萬年居，百景樓，雙龍居等等，爲小飯館兒；其餘如通聚館，富源樓，同和館，致美齋，都爲中飯館兒。這裏頭的弊病，比那行都多，吃飯的主兒向係不肯問價兒（太貧）就聽他一算，永遠不駁，直彷彿萬年全都沒錯兒，因而這些跑堂的也就隨便說說（有櫃上開條兒的甚少。）管保你進門，任甚麼沒吃，就得好幾吊，甚麼瓜子咧，花生咧，茶咧，水煙咧，紅紙片請客咧，全都是錢。大飯館子，宵坐還得算錢，早先每間兩吊，近來不知道算多兒錢。一

切瑒瑒水水回杓熱，向沒準價兒你再外買東西（如燒餅瓜菓之類，）更要加兩倍算（照例加一倍。）多有不明白的秧子（即寃大頭，）進門胡要（不在乎貴賤，）只要不是他照例的文章也得多算錢（如玉蘭片絲兒炒芽菜加火肉等物，）只要這個菜不常做就得櫃上去問，只要一問，萬不能少算錢。再遇見這個飯坐兒愛挑眼，更得叫他去宰啦（如嫌不好換換之類，）饒叫他宰還得多給燒煤（零錢。）近來東西雖貴，倒是大中飯館子，較爲公道，頂是那些小飯館兒幾是訛人呢。（燕市積弊）

光緒己丑庚寅間，京官宴會，必假座於飯莊。飯莊者，大酒樓之別稱也，以隆福堂聚寶堂爲最著。每席之費，爲白金六兩至八兩。若夫小酌，則視客所嗜各點一肴，如福興居義勝居廣和居之葱燒海參、風魚、肘子、吳魚片、蒸山藥泥，致美齋之紅燒魚頭、蘿蔔絲餅、水餃，便宜坊之燒鴨，某回教館之羊肉，皆適口之品也。（清稗類鈔）

北平聚餐宴會之處，大率稱飯莊，飯店，食堂，間有稱樓者，如致美樓亦飯館之一也。次則飯館、居、舖（如大碗居鍋貼舖二葷舖之類，）皆所以供官商旅客及市民會餐之所也。隨各人之身分與經濟狀況，可隨時隨地自由選定。局面較大者一桌五十元，至百五十元不等。西餐每人五元至二十元不等。通常席面，自十二元至二十元爲鴨翅席，自三十元至五十元爲雁翅席（皆係整桌，）西餐則每份（每人）一元至二元不等。如三五好友聚餐者，可隨意要菜，西餐並可論件（每件一角至五角不等。）各飯館並可外會，如家食或指定處所聚餐，飯館可送菜並帶桌面傢具等，惟須照定價加一付費，小賬仍在外（亦照定價加一之譜。）至各菜價目，無論中西飯館，均備菜目單，或午餐晚餐片茶點價目等，一目了然。中餐酒飯紙煙在外，烹茶擦臉扇於小賬範圍之內；西餐麵茶果不計，煙酒在外。至夏飲氣水冰淇林等，中西餐一體另算，無二致也。小飯館以家常便飯爲主，種類甚多，通常以麵條、烙餅、水餃、饅首、餛飩、鍋餅、鍋貼、燒賣，及一切蒸食之類。菜以猪羊牛肉爲主，名目繁多，由堂倌口報菜目，聽客點用，雖無定價表，但取值頗廉。其他麵餅之類，有以斤論者，謂之斤餅斤麵，取值尤廉，小費隨意。餛飩舖以餛飩火燒爲主。大酒缸，又名酒店，即

賣碗酒之店也。有帶賣水餃蒸食等類者，取價均廉，亦無小費。二葷鋪以便飯爲主，菜以豬羊肉爲多，因帶賣清茶，故又名茶館。餅麵飯菜，價值均極公道，菜碼更較他處豐富，餅麵亦可論斤計算，而尤以肉饅頭爲最普通之點心，每十枚一碟，僅價一角耳，亦有賣八分五分者，小費亦隨意。各公園之茶點社，茶資每位一角，近亦多賣酒飯。（民社北平指南）

應酬

時尙新談飯莊詩：「陳紹歐酒色似茶，南發北菜勝仙家。氣水雪花冰初侵，嚼得寒香沁齒牙。」

京師最尙應酬，外省人至，萃相邀請，筵宴聽戲，往來餽送，以及挾優飲酒，聚衆呼盧，雖有數萬金，不足供其揮霍。（道光都門紀略）

黃長霖謝宴會私議啓曰：「京師爲士大夫淵藪，京僚以外，凡外官謁選，及士子就學者，于于鱗萃，故應酬繁冗甲天下。然聞諸故老，嘉道以前，風氣猶簡靜，徵逐之煩，始自二三十年耳。霖乙未通籍，京俗入詞林者，凡座師房師，及朝殿覆試，閱卷大臣，例執弟子禮，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獲見。此外鄉會同年，及同衙門同鄉，皆須投謁，僕僕不得少憩，日奔走宴會。霖性疎懶，應酬生澀，不問日發抱疚，然已碌碌尠暇，若貴遊子弟，交遊愈廣，投附愈多，則終日困頓車馬酒食場中而已。」（悅雲齋文鈔）

慶賀

道光都門雜詠慶賀詩云：「西馬前驅引路來，跟班長套稱身材，下車正是開中軸，問道纔從散值回。」

燕飲無拘

春明交遊之盛，實爲行省所無，舉凡窮鄉僻壤，海角天涯，平素不能相見者，一旦合幷，而閣部院寺職守，判然不相猜忌，今日定文字飲，明日毆花月場，畸人高士，可以傲睨王侯；老師宿儒，可以傾動朝野。筵陳絲竹，而未聞議其侈靡；會號車輪，而方且病其闊疏。沽春買夏，歡聚友朋，送抱推襟，忘形爾汝，顧又非泛濫而鮮有區別也。

長安爲萬人海，富者不能傲貧，貴者不能驕賤也。往往公讌之場，有敝車羸馬而來，延爲上賓者矣；有鮮衣怒馬而至，反居末座者矣。而京朝官職事之暇，脫略衣冠，就酒家飲，月上忘歸，酣嬉達旦，賞花觀劇，任其所之，禮法可以勿

拘，猜忌於焉皆化，稱雄大戶，債帥彌豪，顛曲席筵，愁魔頓卻，此寄生之夢菲瑣海所由作也，自出國門，此樂豈可復得哉？（以上夢闌瑣筆）

王漁洋居易錄云：「近京師筵席，多尚異味，戲占絕句云：『滦鯽黃羊滿玉盤，萊雞紫蟹等閒看，』」在漁洋時亦已奢靡甚矣，近日筵席，必用塡鴨，一鴨値銀一兩有餘。魚翅必用鎭江肉翅，其上者觔直二兩有餘，鱘魚脆骨，白者觔直二三兩，一席之需，竟有倍於何曾日食所費矣，踵事增華，亦可慨也。（竹葉亭雜記）

北平俗曲梨園館云「忽聽得一聲『擺酒』答應『是，』按款式許多層續有規矩。先擺下水磨銀廂輕茁的牙筷，酒盃兒是明世官窰的御製詩，佈碟兒是五彩成窰層層兒喜地章兒淸楚花樣兒重疊，刀裁斧齊而且是刀刃子一般薄若紙，彷彿是一拿就破不結實。又只見羅碟懷碗紛紛至，全都是宋代的花紋蓋子關雞，足兒下面鐫着字，原來是經過名人細品題。緊着當兒許多冰碗，照的那時新果品似琉璃。餑餑式樣還別致，全按着膳房內派點心局。小旦們絡繹接連齊敬酒，只吃得滿座生春到申正時。說『吃飯能，』小厮忙把殘盃撤，頃刻間果酒端開擺上席。這棹碗是頭款名窰的拾樣錦，原來是崇文門變價入過庫的東西。這裏面所盛雖是雞鴨魚肉，但只是另一種烹調別致新奇。陷來不過是十大碗，第一是淸湯細做的一碗攢絲雀兒肉丸子加上魚㓟。還有那肥燉淸蒸糯米的雞鴨羹，花樣是餘長字骰子塊，竟使蹼兒得好幾隻蝦米仁兒沒影子大血點兒紅，去甲摘盔有一寸餘。還有那蘇東坡留下的醬油燉肉，陳眉公法製的栗子悶雞，相配着雙鍍金環的銀鏇子，支架着八寶燒豬是片吃。火烤肉掛爐燒的肥羊稀爛，醬精魚剝皮去刺把骨頭剔。正中間安設兩個海碗，盛的是參燉雛鴨合白鱔魚。（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人覲之外官，假粧忙狀；要津之熱客，力避閒名；此兩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歟。（池上草堂筆記）

黃長森謝宴會私議啓云「京中惡習，巳刻速客，至申不齊；午刻速客，至亥不齊，主人竟日衣冠，遠客奔馳十里，

炎夏嚴冬，尤以爲苦。」（憶記齋文鈔）

會課

京師考差之年，各衙門耆老先生，亦有詩文會課之事，亦猶士子之鄉會試也。（兩般秋雨庵隨筆）

團拜

都門雜詠團拜詩云：「同鄉團拜又同年，會館梨園設盛筵，燈戲更闌邀內眷，夜深歌舞尚流連。」（同治都門紀略）

吃肉會

滿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禮，親友之來助祭者，咸入席分胙，謂之吃肉。潘師官京師時，曾屢與斯會。（蕉軒隨錄）

凡滿洲貴家有大祭祀或喜慶，則設食肉之會，無論識與不識，若明其禮節者即可往，初不發簡延請也。至期，院中建蘆席棚，高過於屋，如人家喜棚然，遍地鋪席，席上又鋪紅毡，毡上又設坐墊無數，客至，席地盤膝坐墊上，或十人一圍，或八九人一圍。坐定，庖人則以肉一方，約十斤，置二尺徑銅中盤，獻之，更一大銅碗，滿盛肉汁，碗中一大銅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銅盤，徑八九寸者，亦無醯醬之屬，酒則高粱，傾於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呷之，以次輪飲。客亦備醬煮高麗紙，解手刀等，自片自食，食愈多則主人愈樂。若連聲高呼添肉，則主人必再三致敬，稱謝不已；若並一盤不能竟，則主人不顧也。予於光緒二年冬在英果敏公宅一與此會。予同坐皆漢人，一方肉竟不能畢，觀隔座滿人，則狼吞虎咽，有連食三四盤五六盤者，見予等皆竊笑之也。肉皆白煮，例不准加鹽醬，甚嫩美，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紙之大片，兼肥瘦而有之。滿人之量大者，人能至十斤也。是日主人初備豬十口，不足，又於沙鍋居取益之，大約又有十口。蓋食者有百五六十人，除三之一無量者，其餘皆老饕也。主人並不陪食，但巡視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其儀注則主客皆須衣冠，客入門，則向主人半跪道喜，畢，即轉身隨意入座，主人不安座也。食畢即行，不准謝，不准拭口，謂此乃享神餕餘，不謝也，拭口則不敬神矣。（清代野記）

「吃肉」這一個名詞，本來是極平凡的。可是舊京那就不問可知吃的是「白煮肉」。「白煮肉」是由滿清入關後，纔逐漸推行到民間去。所以後來皇帝往往賞群臣「吃肉」（即吃「白煮肉」。）在從前的宮門鈔上，時

常可以見到「明日□刻皇上升座吃肉畢……」──「吃肉」這樣一個俗不雅馴的名詞，在黃皮報上。竟致大葬特書。這一種肉，多是用「白混」法的，裏面僅僅撒一些香料上去。將肉的脂肪都溶洩到湯裏去，所以肉的本質儘管稉爛如豆腐，而不膩人。不過，在皇帝面前的吃法是與外間不同的。第一：肉是混熟了而不切的，端上來，由各人帶的「小刀子」（小刀子和火鐮，荷包，小手巾，……等等，都拴在帶子上，通名之曰「活計」，從滿洲習慣是「刀不離手」的。）自加切削。第二：肉不放在瓷碟碗裏，而放在大紅硃漆的肉槽子裏，一樣地油光水滑和皓皓的白肉，列在一起，更是相映成趣。那木質則是樺木根作成的。用以分吃的小碗，以及筷箸，也都是樺木作的。第三：實行吃「晶飯」主義，並不預備醬油米醋等佐料。於是就這裏生出藝術來了。因為一些大臣們，衣錦食玉，對於這樣實「白」的混肉，如何能夠下咽？就有人發明出來一種油紙，以極純極淨的醬油提煉出來，代在身邊。俟逢上肉拔刀樹切之後，就用這種油紙假作去揩刀揩碗。再經熱湯一燙，立時就會化成精品的醬油，而且與湯汁混合在一起，外人再也覺察不出來了。這和化學用的藥紙，本來是同一原理的。惟有用到吃上，所以額外顯着新奇些。關於這：自然都是滿洲從關外野蠻民族逐漸進化到衣冠之裔中的餘痕，還在未能蛻盡。因為樺木在寧古塔是大量的生產，當地人作笨簿大車，還在新牠作輪，其賤可知。但是到了舊京，那些樺木的價值，也就不下於精瓷了。至於普通旗民家裏吃白肉的時期，除去紅白婚喪以外，差不多年年一度的便是廢曆六月二十四（祭關羽）由官廳起始，都是先期由作「白活」（舊京管脊耶作「白煮肉」的技術，叫作「白活。」這個「白」字，並不犯忌諱，）的廚子，備辦停當。在關羽的靈前一獻之後，實行「解饞」策略。白皚皚地肥膩的酥爛，映着紅豔豔地關羽臉頰上的威嚴，色彩的調和，從強烈中見出美感。此外便是在舉行「祭天」所有的犧牲──豬──也是要「白煮」吃的，並且用着一口「大鍋」，來的人無論識與不識，只要經過「道喜」之後，就可以據坐大啖。記得筆者在幼年時，家裏舉行祭天，所有來的賀客的馬鞭，綑在一起，都是有小吊桶來粗的。

在另菜（普通叫作「小燒。」）除去鹿尾，血腸等外，有着許多特別的精饌，如用肉作出的木樨泉（卽盃煎泉），盃煎海棠，盃煎紅果，大紅杏乾之流（各有別名，如泉名「泉籤」之類，）完全是甜性的，而用豬肉製成。其餘種類繁多，由二十四件起碼，到三十二，四十八，六十四。除非「吃白肉專家，」決定不會叫出準確的來。「白肉館」在北平，現在還有幾家。但多已落伍，甚或變成一個普通的「小館子，」不見得專賣白肉了。惟有在西四牌樓缸瓦市的沙鍋居，營業依然在茂盛着。他那裏煮肉的傢具，是用了平西齋堂特產的沙鍋。每日營業時間，僅在午前，過午來了客人便不再去應酬。（以上朝報）

吃白肉的佐料，習見的則是酸菜，醃韭菜末，與醬油，醋等。而應「白活」的廚子，所以見出技術高超的地方，就

擺酒

宜南雜俎擺酒詩云：「何必珍羞列滿筵，玉壺但送酒如泉；生生幾味蔬和果，飛去京蚨四十千。」

搳拳

又搳拳詩云：「寂寞壚頭少管絃，欣看鉤戈乍張拳；怪他慧黠知人意，葱指玲瓏讓客先。」

代酒

又代酒詩云：「一觥飛到手忙簪，生怕郎君困酒兵；豪飲肯辭兒量淺，可人何處不多情？」

斟酒

又斟酒詩云「筝篦省識主和賓，偏酌當筵酒一巡；斟到郎行杯更滿，兒情濃似玉壺春。」

一笑寒篦，卽宜偏敬坐客酒，次及主人，及所識，去亦如之；今皆不拘形迹，入座時只以手提壺曰，「斟酒，斟酒，」座客卽羣止之，及其去也，惟舉碟示意而已，「觚不觚，」聖人所以歎也。（側帽餘譚）

上座侍飲

宜南雜俎上座詩云：「輕移玉趾步翩翩，敷語寒暄對客前；一握柔荑無限意，好花相映各爭妍。」

都中歌者之侍飲，稚子如驕子之戲於前，長者如姬妾共談衷曲，可以娛情而適意。（懷芳記）

飛座

宜南雜俎飛座詩云：「詎爲何曾一束通，酒壚蕩地集飛鴻；深心不肯多留戀，恐有新人在意中。」

三五同人，雅座清飲，卽爲他座所招，不能不入室周旋，謂之「飛座。」坐次覘主人意旨，如主人別有所屬，故爾屏棄者，則冷語侵肌，酸風撲鼻；主人情難割捨，出車飯貲慰藉之，名曰「留條。」果無他好，如主人之色不皺，若留有

以覘察，而亦徑去，然仍須留條以安其心，否則謂之「挑眼。」挑眼，京諺猶言吹毛求疵也。倘請尊客而以若輩爲嫌者，一聞履聲𩎑𩎑，亟招其僕而告之故，則亦絕迹不來。（側帽餘譚）

留條

宜南雜俎留條詩云：「人來不速靜無譁，莫道蜂狂錯認衙；拚卻十千沽美醉，樽前添得一枝花。」

飛坐非主人所招之人，即友人所歡，亦略來酬應，其時留條與否，若人不計較也，惟留之益見屋烏之愛耳。（側帽餘譚）

備酒

京師風尚，延賓會友，往往進雛伶備酒。（宜南雜俎）

都門積習，文讌往來，往往不能無此輩。（鳳城品花記）

堂會

宜南雜俎堂會詩云：「早是歌塲擅盛名，差傳堂會奏新聲；笑他幾輩尋芳客，今日梨園見不成。」

從前堂會觀戲，坐位極寬綽，肆筵設席，席只六人，坐而觀之，心開體適。近歲以來，余偶赴堂會讌筵，則不勝其苦。

搭桌

京朝官團拜演戲，大率在宣武門外文昌館財神館兩處，名曰「飯莊。」若本人請客看戲，可先期知會莊主人，遇某科某省團拜，於樓上留一席或兩席之地，預爲通知，以憑具柬邀客。酒席即用本館者，先期訂定。蓋飯莊只圖生意之多，而團拜各主人，樓下即已敷用，僅用一席兩席，要得以晉樽延客，名爲「搭桌，」實爲便宜，彼此往還，借花獻佛。（以上梨園叢話）

都門雜記文昌館在鐵門南頭路西，註云：「自此至天壽堂，俱是宴會之所，皆包辦酒席，可搭棹演戲。」（見市廛門）

酒令

酒令有貼翠一門，京師盛行之，自七數起，至三十六爲止，各以隱語書杯中，覆之，射至其數，飲一大杯，如七數或曰「褻，」或曰「乞巧，」至三十六或曰「宮，」或曰「鴛鴦，」聽人之自便。（談薈）

戲提綱

京師梨園最盛，公宴慶祝，別有演劇之所，名曰「戲莊。」將有事，擇能肆應者一人司其事，或作戲提綱歌云：「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班中管事之目）未到我已到。巍然獨踞下塲門，赫赫新銜「戲提綱。」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

怒目看官人，（是日必向前坊中會二三執臡者在門前彈壓，名曰官人，又曰小馬，）軟語靡車轄。（老師並各家官車給大飯錢最難開銷，且易得罪，故須靡以軟語。）編索年前舊戲單，爛熟胸中新掌號。（京師旦角曰相公，所居之寓曰某堂，知其堂，知其人，知其人作某戲，始能點其戲。）大蝦新試三枝頭，（曰受熱，曰蝦蟆者，皆京師俗呼分雛者之別名，此詩有雙關之意。）稚頁偶裝幾千弔。（京官多窮，故曰偶裝，亦見是所費不菲矣。）小香劍，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須待長庚跟兔崽，向櫃前佇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堂前。眾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雨窗消意錄）

都中堂會，支配各伶，非有能服衆者當之，諸伶或故謝不遑，或偸減應命，或時久未至，或臨劇出遊，並且某後某先，某戲某配，均此人指揮調度，能則戲登生色，不能則舛亂終場，都人重之，故名之曰「戲提調。」（梨園佳話）

花酒

覓醉花間，主人招邀勝侶五六人，造之，僕豎入報，嚶然一聲，笑顏迎側足侍者不知幾輩。寒暄數語，主人索紙筆，侍者磨墨隆隆然，坐者揮毫索索然，蓋飛箋召各友所歡也。授急足去訖，須臾，返報曰「條子就來。」請主人更室坐，闌闌位置，排比已齊，山肴海物，紛紛羅列。方就坐，則搴簾一笑，似曾相識來也。由是，或行令，或猜拳，或揮麈清談，或竹肉並奏，一視其主人之所好。所識中有膺重名者，酒數巡，登車徑去，餘稍留片刻亦去。伶既去，酒亦闌矣，呼雙弓米啜小許，而席撤。主人出賞京蚨十千，以授若豎，轉遞僕豎，內傳呼曰，「某老爺賞錢若干，」隨有僕出，磕頭謝。於斯時也，主人微疲，客顏亦酡，一聲呼燈，則已排班鵠立，各持其一以出。一席之費，除賞背外，計需京帖三十千，舊例也。無名氏有句云：「得意一聲今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頗雄勁。後有人更其意曰，「英雄末路今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更覺聲情激越。諺以若豎媚人賺取纏頭為灌米湯，而於少年褦襶初入京華者尤甚。

侑酒費

香車一至，即須出京帖二千，擲酒保轉付，名曰「車飯錢。」其侑酒費，例取八千，則按節照算，不即擲付，存體統也。

車飯錢

車飯錢一項，惟於酒肆招飲時取之，而下處則否，亦惟午晚時一取，而連局則否。如午時相招已出此費，隨攜之

觀戲，或赴下處，則無須再出。倘再赴酒樓，則仍須照付。初赴筵碰不通，詢之老白相，謂各酒館於中飯食者有抽費，故應爾也。午時不招，倘約觀劇，則此費仍付，以是日始相見也。至夜間躋堂獻飲，即是日非未一面，而連應數條，亦不索此費，間有索者，乃充其僕私橐，非定例也。

伶壽

芳誕將逢，先約所親愛者賜臨，或飲一酒，或賜一飯。名盛者，三四日前，即有客往，亦祝花長好意也。若人衣冠出，徧叩主客，受賞訖，隨更衣入坐，各各舉觴爲壽，盡獻而散。至邀其擺飯者，亦預期訂明，以備羅列珍錯，肴核維旅，烹飪亦調，所醵約倍何曾一食之費，故除其誕日外，即甚膺重名者，胡麻亦不易設，慷慨爲之，咸稱豪舉。

點將

旗亭賭酒，每以點將爲令，舉宏量者二人爲大將，賭酒幾觥，任指坐客各一人爲小將，相將猜拳，以先勝決雌雄，由是，彼此對敵，勝者以筯加錢作記，負即撤去，至兩下俱竭，則將與將敵，敗者自滋巨爵，略分飲麾下諸敗軍。

徵歌侑酒

以歌侑酒，歡場務例也，而近時日下，微有不同，必其可以湊技，方能強之，若僅熟口頭語，不足入高人之聽者，雖情有難卻，亦終而頗晉澀。其爲亂彈名色，雖不吝其技，然亦視交之淺深，非貿然自獻也。（以上側帽餘譚）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雛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爲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憨，飾風雅，間有書畫名者，必索之。（金壺浪墨）

紅牋招伶

名譽稍起，即聲價自高，當其全盛時，紅牋飛去，非親暱不至，非權貴不至，即至矣而略敘寒暄，匆匆告去，故寒士之遊京師者，非深自謙抑，先意趨承，招之每託故不赴。（側帽餘譚）

客飲於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條子，』伶之應召，曰『趕條子。』光緒中葉之例，費爲京錢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曰『車資，』八千則後付。來時面客而點頭，就案取酒壺，偏向座客斟之，衆必謙言曰，『勿客氣。』斟已，乃依老斗而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飲酒，亦爲老斗代之。（清稗類鈔）

詩鐘會

舊傳京師有詩鐘會，其法未詳，昨於李憲之年丈仿潛齋詩鈔中見之。法限二字，作七言詩一聯，字嵌每句之首

曰「鳳頂，」嵌第二字曰「燕頷，」第三字曰「鳶肩，」四曰「蜂腰，」五曰「鶴膝，」六曰「鳧脛，」七曰「雁足。」又一嵌於上句首，一嵌於下句末，曰「魁斗，」或嵌上句末，下句首，曰「蟬聯，」限四字拆開嵌用，不論對仗，曰「碎流，」論對仗曰「碎聯，」四字分嵌兩句首尾曰「雙鈎，」二字錯落對之，如此置上句第三字，彼置下句第四之類，曰「鹿盧，」或置上句第四，下句第三之類，曰「卷簾，」又有分詠，合詠，駢體，諸目，則拈題而不限字，合詠間亦有之。搦思時以寸香繫縷上，綴以錢，下承孟，火焚縷斷，錢落孟響，雖佳卷亦不錄，故名曰「詩鐘」云。（風月談餘錄）

詩鐘者，蓋起於科舉家求試律。其法閉目指二字，或指二物，必取至不倫者強對之，為七言偶語，字則引陳典，點化內其中，物則括其意而不必名其器，蓋詩之秘鑰，名士之雅集，宦途中之奧曲，中國五千年來，未有奇於此者。某公之為大帥也，自鼎甲始，嘗用此弋天下才，所至風靡。鼎甲者，科舉時殿試前三人也。迷蹤樞府，諸名士爭以此弋之，弋而不獲，則以聲陷之，蓋自是而詩鐘乃徧都下。（異俗傳）

飯莊請客

朝市叢載飯莊請客詩：「宴客開筵設飯莊，燒猪燒鴨各爭嘗，酒闌人散無他事，帶醉分尋傅粉郎。」（見時尚門）

宴請官長，或初交，或團體，須於大飯館，以整桌之席餉之，（若知己朋友即可不拘。）屆時，主必先至以迎客，客至奉茶敬煙，陪座週旋，客齊入座，次序以左為上，右為次，上座之左為三座，次座之右為四座，以下遞推，主人與首座相對，舉杯遜飲，客起立，舉杯致謝。就坐，且飲且餐，先冷葷，後熱葷，繼之以最貴之菜。諺云：「雁窩魚翅鹹鴿蛋，小炒點心果滿盤，魚盤鴨湯帶鹹菜。」此等菜一上，即吃飯終席矣。惟每進一菜，主人必舉杯勸酒，舉筷勸食。當食時，飲酒隨量。賓主猜拳，或行酒令。飯畢，略用茶，即向主人致謝而去。（民社北平指南）

迎狀元

凡得鼎甲者分，是日同鄉京官，開會館，設讌演戲，徧請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狀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傳臚，用大紅長條貼門，與得試差同。（南京舊事）

紅箋招妓

宴客酒樓，凡招伎者，下一紅箋，一呼即至，至則坐不時許，纏頭資已是銀幣五圓，主人須另給一圓，以為該伎跟

隨者車飯之資。

飯館向例不准招伎侑酒，故只有像姑出入，近來風氣大開，花界中人，紛紛來往，殆不見像姑跡矣。（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招妓侑觴，名爲「叫條子，」姬之自稱，則曰「出條子，」北里稱謂，彌形紛歧，於是南稱「堂差，」北稱「過班，」均卽津沽之所謂「上買賣」也。條子云者，乃一薄紅紙片，上書客姓，下署姬名，右標姬居之班，左書客在之處。核其類別，可得三種：一曰「城裏條子，」例須十金，若非素識，彼姝且卻而不顧。聞此規例，作俑者多係顯宦，蓋以職守所拘，礙人耳目，往往飛箋召取，或藉役力或假電機，美人徐來，卜晝卜夜，名曰侑觴，實乃薦寢，以故處子應召，輒有綠葉同去，監視行動，厥名「跟條子。」北班通例，有條必跟，則又不僅以城裏而跟也。至代步所需，則或輪或蹄，迎送由人，亦有彼姝買步自來者，其車資例給兩金，嗇者半之，亦有僅給制錢一貫者，則似太儉，詎足爲衡。二曰「飯莊條子，」例須五金，倘在內城，或距離稍遠，資須倍給，酒樓宴會，叫之可至，監粧小坐，能歌者歌一曲卽去。如遇恩客，席次久坐，且可拳酒代庖，「五魁」「三元，」鶯聲嚦嚦，迨玉山頹倒，倚肩偕返，縱柳下季復生，恐亦不禁消魂矣。代步例資，青蚨滿貫，惟條費五金，可登之簿册，作爲懸欠，又往往欠而不還。然嗇鬼猶以爲昂，則又別開妙法，不用條子，而飛箋相邀，視爲上賓，彼姝既來，代步例資，僅須銅元二十有七，對酒有花，享樂相等，誠客而得趣者矣。特非有特愛，彼姝必且託故相卻。三曰「過班條子，」例須三金，而懸欠不付，司空見慣，第逢節核計，數如太吝，則須酌給若干，稍資潤飾。班中捧場，或應友約，箋召可至，引吭妙歌，嫋嫋愜耳，拳酒樗蒲，均可代庖，凡此種種，同於飯莊，至若銀燈照影，玉頰映桃，薌澤偎殺，消受媚態，愈覺溫存，則此間樂，眞不復思蜀矣。

飛箋召妓，盡人皆能，飯莊過班，隨客所欲，縱廬山未識，亦可假爲媒介。惟城裏條子，則非素心，必遭卻步，而名姬高自期許，苟遇措大，不問飯莊過班，亦必飾辭支吾，偶或垂靑，一坐卽去，寡言鮮笑，呆若木雞，是曰「冰條子，」客之

爲客，蓋可知矣。設情感至篤，應召而來，坐久不去，而班中適有他事，或別有條務，茶壺屢催，始悒悒自去者，是曰「催條子。」狡姬佈計，籠絡冤頭，欲獻殷勤，不願久坐，則借此催名，先自脫身，而臨去秋波，脈脈含情，受此殊遇，冤頭因以更冤，請君入甕，不自稍覺，此冤頭之所以冤者歟。又同席友人所召諸姝，什與相識，可袖條轉邀，名曰「轉條子。」苟初歷花叢，或逢場作戲，不作汗漫，芳名無憶，則可假友所識，權爲主翁，名曰「借條子。」苟友無相識，媒妁由我，則名「薦條子。」條子之作用，各擅其長，誠匪一言能儘，玆姑略舉數種，聊備一格而已。（以上京華春夢錄）

精忠廟會

京師伶界團體，設機關於精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凡本界中人，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一老成掌之。（梨園佳話）

酒肆妓樂

京師酒肆，無室不備絃索，二三知交，酒酣耳熱，輒自操胡琴，琅琅以歌。然亦有忌諱處，一不得稱唱戲，僅曰消遣；二不得隔座減否；三不得於隔座未畢一折時，起而奪唱。

京師酒館，不能召妓侑酒，若在妓院肆筵設席則可。（以上清稗類鈔）

妓院肆筵

開讌妓家，其費彌貴，上席須銀二十五兩，次席十六兩，下席十二兩，惟多寡豐嗇，南北稍殊，南班約別上次兩類，北班則別次下兩類，燕趙通用生銀，曲院仍沿其舊，合以圓餅，則上席一桌須番蚨三十五枚，然此數僅計席貲，席貲以外，尚有犒金桌底兩種，桌底通計五金，而上席無之，犒金則以席貲多寡而定豐嗇，上席例給十六金，次給十二金，下給十金，亦有悉遵席貲銀數，而犒金代以洋蚨數者，各有規例，非可概論。其主客所叫之條子，及主客隨侍車役所得之車飯錢，均由曲院代付。條子所費，例由主人給以車貲青蚨滿貫。主客車役，每名例得飯貲青蚨四百，加給廠貲青蚨七十，蓋枇杷門巷，湫隘不堪，途次不容停駐空車，設有車廠，耑營此業，每宵計貲七十。若其代步，或係汽輪，或係騾軒，則給貲較豐。酒闌並核，一席所費，往往金數逾百，豪華王孫，雖纏頭擲去，無稍吝色，特亦視爲盛舉矣。然彼姝所得，些微且不足掛齒，上席僅入九金，次席且祇二金有半。蓋曲院多龜，會計有專司，除去雜賬開銷，居停須得十之五

六，侍婢茶壺，合得什二，纏頭瓜分，所餘者僅，而酒闌人去，游客多另犒侍婢二金或四金，豪者且及十金，則彼姝所入，反不若侍婢之豐，寧非咄咄怪事。然好務虛名，不求實際者，薄世塵海，所在多有，若彼豔姝，殆亦好名重於好貨耳。

曲院飲酒

曲院中多烹調名手，薈萃南北，山珍海饈，罔不備列，而北班供備，尤殊精美。惟通例用酒，牌飯僅給一壺，宴席倍之，所需者乃山陰花雕，客如多需，增一器即須增一金。近頃習染洋俗，多屏花雕，代以啤酒白蘭地，則價較昂，妄學時髦，不辨正味，實花月場中裝聾耳。為席設置，上者多紋銀器皿，古磁盤盞，每與紅顏綠鬢，輝映成春，對酒看花，盡塵世之樂事矣。

侑觴歌唱

各班豔姝，應召侑觴，能歌者例歌一闋，皮簧秦腔，崑弋大鼓，時調俚曲，靡不盡有。為之司管絃者，名曰郎師。一曲既能，給以銀餅一枚，但雙樂並奏，則給資倍增。此款入囊，郎師與姬，各得其半。蓋此中恆例，雛姬學歌，例不給資，學就應徵，半資相給，以酬其勞。顧亦有全數以給郎師者，則素性闊綽，原不斤斤於此也。（以上京華春夢錄）

帖請

凡宴會必須於三日前備帖恭請，諺云：「三日為請，兩日為叫，當天為提來。」

妓院捧場

妓院捧場：識小班之妓者，凡開賞擺酒打麻雀之事，必須依年節上車下車開市時（每節一次，春則三月，夏則七月，冬則十月）一一行之。開賞有全份半份之別，全賞二十元；擺酒分單檯雙檯，每檯至少二十元，多則至百元；打麻雀牌底二十元，另賞八元十二元不等。平時則於開賞擺酒打麻雀之三項，可酌行其一。識茶室之妓者，凡年節上車下車開市，除例不擺酒外，每次茶資加倍，或四倍或八倍十倍，亦有多至數十倍者。開賞則二元至十餘元不等，打麻雀牌底錢十元，賞錢如上述，至吃便飯，則無定例，小班茶室，均可隨意，惟須酌給賞錢。（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時尚新談擺雙臺詩：「不讓房間僱擺酒，一喝雙臺客驚起，酸氣怒捲十臺□，旭日曈曈人不偶。」



遊樂

射獵

高適薊門詩：『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高常侍集）

申涵光燕京即事詩：『山前兔急雁飛號，黑霧黃塵落毳袍；獵能歸來催夜飲，江南少婦解弓刀。』（聰山集）

雙陸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餘，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松漠紀聞）

小兒嬉戲

京師小兒嬉戲，置環一小兒，而匿一小兒於外，一小兒呼問曰：『正月裏狼來咬猪麼？』衆曰：『未，』按月月問之，皆曰：『未，』至於八月，則外之小兒，破羣而取環之小兒而去，諸小兒逐之以爲樂。（復齋日記）

愛清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淸，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菽園雜記）

京師士夫好藏金石，佫本日貴，看法亦各有訣如某碑以某字完爲某時拓，某帖以某處不斷爲最初本，價之軒輊因之，然黠賈亦卽因而作僞，大抵此事須以神遇，未可存舟劍之見也。（天咫偶聞）

光緒初元，京師諸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尙。（東華瑣錄）

男色

京師士大夫，一時好談男色，恬不爲怪，諱之曰『刄巴』。（曉閣神史）

泣童割袖之風，盛行於今，執役無俊僕，皆以爲不韻，侑酒無歌僮，便爲不歡。（京師偶記）

頑童始見於尙書，大盛於六朝，至近代則皆謂閩粵尤尙此習，然都下亦不減閩粵也。（南浦秋波錄）

小唱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爲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野獲編）

唐宋有官妓侑觴，本朝惟許歌童答應，名爲小唱，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諺，毎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

諸茶，小吏伎倆盡此焉。小唱在蓮子衚衕，與倡無異，其姝好者，或乃過於倡，有耽之者，往往與託合歡之夢矣。倡家見客，初叩頭惟謹，今惟小唱叩頭，然非朝士亦否也。小唱出身山東之臨淸，浙江之甯紹，朝士有提挈之者，或至州縣佐貳，次則爲伶人。（以上舊京遺事）

梨園演戲，歌舞太平，誠盛事也。此外又有小唱，俱係年幼頑童，演成淫詞邪曲，墮其局中，揮金如土，傾家敗產，往往有之。至候選人員至此者歡呼擲彩，爭認乾兒，因而七折八扣，負債累累，困頓旅邸而不能出京者，大半由此。且所典幼童，俱係民家子弟，始則隱瞞教曲，繼則借獲重利，因此爭贖涉訟，不一而足。（金吾事例）

烟火

燕城烟火諸製：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連聲者曰「三汲浪，」不響不起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紮打有虛實分兩有多寡，有花草人物等形者曰「花兒，」名百餘種，別以泥函者曰砂碼兒，以紙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統名曰烟火，勳戚家有集百巧爲一架，分次第傳爇，通宵以爲樂。（宛署雜記）

土娼

金陵陳大聲嘲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曰：「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佳人夜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鬏髻高尺二，蠢娘，那裏有「高髻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長安客話）

京師娼妓雖多，較之吳門白下，邈然莫逮，豪商富官，多惑於優童，鮮有暇及者。至金魚池，靑草廠等處，連居比屋，當戶倚門，過而狎者，尤爲下流無恥。（燕京雜記）

都門雜詠土妓云：「摧折東風訴上方，當年花柳耀迴塘，自從砌得門樓後（禁止此弊，往往自砌門樓，故京師人以砌門樓爲啟言。）人影蕭蕭送夕陽。」（同治都門紀略）

風車

燕舊有風箏戲，（俗曰箏兒，）今已禁。風則剖秫稭二寸，錯互貼方紙，其兩端紙各紅綠，中孔，以細竹横安秫竿上，迎風張而疾趨，則轉如輪，紅綠渾渾如暈，曰「風車。」

打鬼

小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為相距尋丈，迭於不意中擊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為繫者兒所執，執者网然共捉代繫，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為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為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誤之，為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

打柭

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為負，曰「打柭柭，」古所稱擊壤者耶？其謠曰：「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靑，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毽子；楊柳發芽兒，打柭兒。」（以上帝京景物略）

弄水盆

銅缸盛水，鑿孔設機桃動之，能令水勢逆飛，其初或瀉如瀑布，或散若飛雪，最後則亭亭直上，如玉柱然，下預伏度金木毬，大比核桃，忽一涌上玉柱之尖，盤旋上下，久而不墮。（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東西院

今京師倡家東西苑，隸籍教坊，猶是古宜春遺意也。東苑以箏，西苑以琵琶，皆藉名勛戚，以避名客貴游之擾，亦有文物點染，藉公卿名士以得名者，然京師五方雜處，倡家獻笑，頗各不同。秦吳易俗，楚晉分路，人殊其方，方殊其好，倚門者各以意求之，而諸方之好，無所不厭，則倡家之大都也。

過錦

宮中西內，秋成之時，設打稻之戲，聖駕幸磨旋亭，無逸殿，親賜觀覽，鐘鼓司飾農夫販婦，及田官吏，徵租，交納，諸艱苦民瘼事，以寓獻替，祖宗示稼穡艱難於其子弟也。又有過錦之戲百回，每回百餘人，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百姓情僞之態備焉。（以上舊京遺事）

明代宮中有過錦之戲，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旁人代為歌詞，此疑卽今宮戲之濫觴，但今不用水，以人舉而歌詞，俗稱「托吼，」實卽「托偶」之誤，宸垣識略謂過錦卽影戲，失之。（天咫偶聞）

養鴿

京師風高，不許放紙鳶，許養鴿，翦其翮，不許遠舉。（舊京遺事）

人家畜馴鴿，以小木鈴插尾，放之，泠泠可聽。（燕都雜詠註）

光緒都門記略打鴿子詩：「家家養鴿鬥新雛，羽翼斑斕貴賤殊，俗煞健兒金彈子，日尋花底打飛奴。」（見時尚門）

京師多好畜鴿，種類極繁，其尋常者有點子、玉翅、鳳頭白、兩頭烏、小灰皂兒、紫醬、雪花、銀尾子、四塊玉、喜鵲花、跟頭、花脖子、道士帽、倒插兒等名色。其珍貴者，有短嘴、白鷺鷥、白烏牛、鐵牛、青毛鶴、秀蝴眼、灰七星、兔背、銅背、麻背、銀楞、麒麟斑、蹓雲盤、藍盤、鸚嘴、白鸚哦、點子、紫烏、紫點子、紫玉翅、烏頭、鐵翅、玉環等名色。凡放鴿之時，必以竹哨綴於尾上，謂之壺盧，又謂之哨子。壺盧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聯、五聯、十三星、十一眼、雙筒、截口、衆星捧月之別，盤旋之際，響徹雲霄，五音皆備，真可以悅耳陶情。（燕京歲時記）

中涵光燕京即事詩：「日暮垂鞭過翠樓，市旁舞女木綿裘；歌聲尚帶殊方語，半是楊州半潞州。」

又：「郊外香車錦作幃，順城門下馬爭飛；獨憐貧女無顏色，拾得殘蔬首戴歸。」（以上聽山僕）

盛夏時有跑熱車之戲，貴介公子，疾馳爲樂，以駿馬駕輕車，使僕夫痛鞭之，瞬息百里，猝不及避者，立斃於道。（燕京雜記）

京都竹枝詞：「意氣揚揚坐熱車，逢人便碰勢排誇，一朝遇着吃生米，（性傲而不肯吃人者，京師謂之喫生米。）充發還須扛大枷。」（見市井門）

都門竹枝詞：「義興天德厭喧嘩，小有餘芳問酒家，不是春光解領略，南西門外跑飛車。」

道光都門雜咏南頂詩云：「南城一出最無涯，倦眼時醒眺望賒，多少少年歸去晚，天橋一路跑飛車。」（道光都門紀略）

梁紹壬燕臺小樂府跑熱車云：「雷聲轟轟長安街，九達大路楊塵霾，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之車飛而來。車中

馬弔牌

看海棠

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鈎新結束，車旁之僕秀且明，衣襟飛翻雙貂纓。執鞭者如脩趙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閨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橋路附許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由羅綺開筵地，會向氍毹選色場。色閣香陣銷魂劇，銷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焚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熒熒，冷眼看花纔纔行，直為炎官効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緇塵我亦馳驅客，敝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驟而先者毛羽豐，亦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為雞口，為牛後，跛而及者牛馬走，未免嘆車如雞棲馬如狗。」（燕敖集）

都門雜詠跑車詩云：「路過天橋石道傍，朱輪細轆氣揚揚，拳毆多為開車急，狗血噴頭鬧一場。」（同治都門紀略）

光緒都門紀略女子跑車詩云：「馳驟香車石道旁，女兒也自意揚揚，催鞭趕過天橋去，髮髻都成墮馬妝。」（見時尚門）

天橋南北，地最宏敞，賈人趁墟之貨，每日雲集，更有金張少年，扶風豪士，夕陽未下，黃塵正緊，輪雷乍驚，駒電交掣，飄風一過，忽已遠逝，洛陽青門之犢，不足闘其捷也，而仲夏南頂之游，馳驟尤衆。（天咫偶聞）

馬車飛行，迅如疾電，車鈴一響，已到眼前，每見撞倒行人，不顧逕去。（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燕市少年，好誇身手，有於車四面之玻窗，增前後左右為十三方者，曰「十三太保」。自坐車轅，御駿騾，馳逐天橋一帶，曰「跑車」。競技爭先，而不失整暇之態，以表示其倜儻不羣。（舊都文物略）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弔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貿貿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桐閣小語）

王崇簡看海棠行有云：「鳳城西南報國寺，海棠雙樹藏幽邃；環風怯雨上巳辰，抽紅斂白色如醉。燕京此花馳聲價，草祠為最此為亞。」（青箱堂詩集）

高珩韋公寺看海棠詩：「古斷穠華別有情，妖姿帶睡亦傾城。三章約法棋書酒，一夜關心風雨晴。藜杖自當酬語燕，金樽可忍負啼鶯？出門無限尋春路，笑煞沾襟阮步兵。」（栖雲閣詩）

韋公祠西府海棠數本，繁豔甲於京師，春時，朝士讌賞，不減慈恩牡丹也。滄桑既變，而此花不改。（定山堂詩引）

京師多海棠，初以鐘鼓樓東張中貴宅二株爲最。嘉隆間數左安門外韋公寺，萬曆中又尙解中貴宅所植，高明閣中允大相詩「解家海棠帝苑邊，開時車馬日喧闐」是也。今兩本俱無存矣。（舊志）

今慈仁寺海棠久無人道，惟西直門外法源寺大盛，花時游讌不絕。（光緒順天府志）

積水潭

高珩水關竹枝詞：「酒家亭畔喚魚船，萬頃玻璃萬頃天；便欲過溪東渡去，笙歌直到鼓樓前。」（栖雲閣詩）

積水潭荷花極盛，潭在德勝門內，毗連察家河沿，荷繁於昔。河沿有荷船一具，仿西湖船式。六七兩月，月望前後，放棹花間，明月淸風，如遊仙境，忘其爲在人海中也。（藤陰雜記）

禁良爲娼

順治壬辰，禁良爲娼，以喪亂後良家子被掠，轉鬻流落樂籍，故世祖特有是命，其禊於娼者許予價贖歸，都下甚快之。（警雲樓雜說）

看芍藥

龔鼎孳豐臺看芍藥醉後口占詩：「種花園叟養花天，十畝花田勝稻田；荷鍤不妨花下臥，村莊全是太平年。」（定山堂詩集）

王鴻緒燕京雜詠：「燕京五月好風光，芍藥盈筐滿市香；試解杖頭分數朵，宜窰餅插硯池旁。」（橫雲山人集）

施閏章豐臺看芍藥歌有云：「園人摘花如摘菜，日日擔來城市賣；花多全不惜花稀，賣花聲裏春光歸。」（愚山先生詩集）

馮溥豐臺芍藥詩：「名花誰種帝城隅？馥郁遙傳士女趨；十里春園香步障，千重地展錦氍毹。俗非溱水將相贈，品並花王號獨殊。載酒頻過眞勝事，應劉賓客況同驅。」（佳山堂詩集）

尋豪弓樂，連畦接畛，荷擔市者，日萬餘莖。（析津日記）

遊中頂

王鴻緒燕京雜詠：「中頂元君衍有名，家家士女競春晴；鈿車佘駁花間去，芳草隨輪似有情。」（橫雲山人集）

京都竹枝詞：「右安門外少風塵，人影衣香早稻新，小有餘芳（以園亭兼茶社者。）開市後，（春間始開。）坐看中頂進香人。」

都門打油歌中頂詩云：「右安門外柳陰多，三兩茶棚供釋迦；填溴富豪諸士女，都騎上乘響金珂。」

口技

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疊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鏘，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illegible]志異錄）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廛主啓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儈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豗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illegible]）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象聲云：「帷五尺廣七尺長，其高六尺角四方，植竿爲柱布作牆，周遭著地無隙窗，一人外立一中藏，藏者屏息立者神揚揚，呼客圍坐鑽入囊，各各側耳頭低昂，帷中隱隱發虛籟，正如萍末風起綠愁颭，須臾音響遞變滅，人物鳥獸之聲一一來相將，兒女嗚咽匿衾枕，主客刺刺喧壺觴，鄉隣詬詈雜雞狗，市肆嘲謔兼馳騖，方音競作各問答，衆口嘈聒無礙防，語入妙時卻停止，事當急處偏迴翔，衆心未厭饞亂撤，殘局清終勢更張，雷轟砲擊陸渾火，萬人驚喊舉國皆奔狂，此時聽者股栗欲伏地，不知帷中一人搖唇鼓掌吐吞聲拍聞耶忙，可憐繞帷之客用耳不用目，徒說道聽無何鄉，顛風忽縮土囊口，寂然六幕垂蒼蒼，反舌無聲笑耳食，巧言惑聽眞如簧。」（忠雅堂詩集）

京師有善作口技者，能爲百鳥之語，其效鸜鴿尤酷似。（嘯亭雜錄）

都門好，口技擅禽鳴，錦舌瀾翻江海水，伶牙慧譜鳳凰聲，也算老雕蟲。（望江南詞）

狹邪

施閏章長安狹邪行有云：「長安城中多狹邪，千樹萬樹桃李花；花間半住青樓女，門外爭過白鼻騧。朝朝遨遂

繁華子，學弄琵琶情纖指。」

秧歌

又燈夕口號詩：「秧歌椎擊惹閒愁，亂簇兒童戲未休；見說尋常歌舞節，大頭和尚滿街遊。」自註云：「都下兒童競唱秧歌，聲椎相應，又扮大頭和尚爲戲。」（以上畿山先生詩集）

北平唱秧歌的人，脚底下綁上三四尺高的木棍，叫做「踩高蹺脚」，並且是在街上遊行演唱。主要的脚色，有頭陀和尚手拿一對木棒，在前引路，一面走，一面打，後邊都按照他打的快慢來走路。他的後面，有傻公子傻公子的媳婦，老作子，小二格等角色，所唱的都是短歌，或隨時說些趣話，演些鬥笑的動作。（定縣秧歌選緒論）

都門竹枝詞：「兩個燈籠掛竹梢，車中鑼鼓任胡敲，秧歌到處皆能唱，纔是京城大士包。」（見街市門）

秧歌以數人扮陀頭、漁翁、樵夫、漁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鑼，足皆登竪木，謂之「高脚秧歌」。（京都風俗志）

茉莉花

胡孟向茉莉花詩：「茲花最郁烈，亦是八閩產；舟船共北來，道里復何限。燕中豪貴重爾香，盆盎駢羅枝滿堂。澆用腥汁開特盛，繁星璺露馥氣凌晨光。閨中愛此起恆早，摘取偏宜鬟髮傍。嚴冬火室就煖氣，能移物性緣工良。藏之覺可延數載，較之幽蘭活頗長。」（遜谷詩）

爬竿戲

京師宴中有爬竿戲，即古尋橦戲也。其制用二僮，衣花襴襠紅袴褶，緣竿而上，顛倒翔舞。最奇者但以臍拄竿而張其手足，若鷹翔然，或以手持竿而離其踵趾，若猿躍然。（西河詩話）

耍猴耍鼠

猴解人言，耍做多與。又以紅綠各采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其采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舛，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觔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鼠人出二鼠於筲，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繞，幾疑成結，後覓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燕使臣晉京日記）

一歲貨聲『耍猴兒』註云：「一人攜一羊一狗，背負小箱，箱上拴猴，行鳴鑼，耍時作居官，歸田，走馬，跑羊，各式。」

又『耍耗子』註云：「一人肩負小箱，行鳴鑼，或吹鎖吶，箱上設諸玩藝，耍時登輪爬梯，鑽塔鑽桃各式。」

燕兒舞 說白戲 觀象 旅舍招妓 燈謎

耍猴兒者，木箱之內藏有羽帽烏紗，猴手自啓箱戴而坐之，儼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揚可聽，古稱木猴而冠，殆指此也。其餘扶犂跑馬，均能聽人指揮，扶犂者以犬代牛，跑馬者以羊易馬也。

耍耗子者，木箱之上，縛以橫架，將小鼠調熟，有汲水鑽圈之技，均以鑼聲爲起止。（以上燕京歲時記）

孔尙任肩上舞行註：「燕兒靚妝，能在肩上舞。」（孔東塘集）

夏五月正陽門看做戲法，與說白說的，其喜怒哀樂之發，褻狎詭怪之狀，皆有一般眞懇氣象，所以動人，以是益信不誠無物。

夏六月與僕夫長壽至象房觀象，象奴索錢使象舞，又作獅子狀。（以上愧庵遺集）

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個事，一回小曲一筒煙。」亦可笑也。（觚賸）

燈謎本遊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遊，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在園雜志）

光緒都門紀略打燈虎詩：「幾處商燈挂粉墻，人人痴立暗思量，秀才風味眞堪笑，贈采無非紙半張。」（見風俗門）

北平俗曲北平燈謎云：「好是燈謎雅社開，大家誰不遣情懷？社主大起風流興，去把那潔淨房屋去檢擇。取一個雅緻別名橫書作匾，定一個日期約帖豎寫如牌。鐫刻圖章煩勞朋友，陶鎔印色破費錢財。最可憐一張整紙裁零碎，方信道小用由來是大才。舉霜毫搜索枯腸如飢如渴，査字彙研求講意復去翻來。有多少傳記詩書要言正典，大半是市語俗說意外拆白。雖然有搭題藏句心思巧，終不免倒意發圈主意歪。總無非五律七絕泊名泊號，還有那巧言

諺語曲牌骨牌。是日也生火烹茶打下漿子，早把那釘兒錘子預備出來。已飯時三五成羣魚貫而入，人人是哈腰拉手笑盈腮。社主讓茶諸公歸座，雄談闊論暢敘心懷。評一番人情說一番世路，提些個私事問些個官差。不多時窗檻的日影欲將午，那未到的敢是今朝晴了寨。社主說：「先猜我的是抛磚引玉，也須把諸公的佳作請拿來。」有幾個款款毛腰摸靴筩，有幾個急急回手探襟懷，有幾個擺手搖頭說不曾帶，下次找補此次暫該。社主說：「新添的脾氣是這等的塞虎，從今後不帶燈謎不准猜。這麼長天白日的在家中坐，難道說搖煤煮飯哄嬰孩？」忙又說衆位拿來交給我，等着我全釘齊備大家猜。」衆人說：「自己釘罷不須勞駕，似這等外道拘泥何苦來？」釘號子按着寬窄分長短，粘條兒成排端正莫斜歪。忽聽得乒乓一陣錘兒響，頃刻間柳綠花紅次第排。真個是紙色光明存錦繡，字跡華麗顯文才。也有那五彩洋箋如雲燦，也有那一色洋宣似雪白，也有那字數兒拘泥章法兒別緻，也有那筆端兒豪放題面兒詼諧，也有那字小條寬行款彩，也有那杜撰填詞按曲牌。更有那文學欠通衣冠美麗，更有那書法雖佳不是自戕，更有那題面拮据豈止一句，更有那裏兒丟藥大半胡來。見大家一齊站起凝眸看，都作那面壁的達摩似啞如獃。那好頑的偏檢村題的打，愛小的專將挂贈的猜，靈機的只用一瞽揭下去了，鈍塞的頻翻兩眼想不起來。」（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遶逢　優伶外又有剃頭仔，名曰「遶逢，」又有像子房，或入者不一而足，常言男盜女娼，今則男娼女盜。

抖空鐘　京師兒童，有抖空鐘之戲，截竹為二短筒，中作小幹，連而不斷，實其兩頭，竅其中間，以繩繞其小幹，引兩頭擻抖之，聲如洪鐘，甚為可聽。（以上燕京雜記）

京師兒童玩具，有所謂空鐘者，即外省之地鈴。兩頭以竹筒為之，中貫以柱，以繩拉之作聲。惟京師之空鐘，其形圓而扁，加一軸，貫兩車輪，其音較外省所製，清越而長。（清代野記）

養雀　京師人多養雀，街上閑行，有臂鷹者，有籠百舌者，又有持小竿繫一小鳥，使棲其上者，遊手無事，出入必攜，每一

狎優

茶坊，定有數竿插於欄外，其爲有伎數十伶者。（燕京雜記）

畜鳥之人，黎明卽起，或提以雙手，或擔以兩肩，忙碌情形，直同急務，城根水畔，時見此人，奚其名曰游手好閒，當無愧色。（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京師優童，甲於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數十，其色藝甚絕者，名噪一時，歲入十萬，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優童大半是蘇揚小民，從糧艘至天津，老優買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態豔妝，逾於秦樓楚館，初入都者，鮮不魂爽神奪，挾貲營幹，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歸者。（燕京雜記）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戲旦云：「朝爲俳優暮狎客，行酒鐙筵逞顏色；士夫嗜好誠未知，風氣妖邪此爲極。古之嬖幸今主賓，風流相尙如情親；人前狎暱千萬狀，一客自持衆客嗔。酒闌客散壺簋促，笑伴官人花底宿；誰家稱貸買珠衫，幾處迷留儆金屋。蛣蜣轉丸含異香，燕鶯蜂蝶爭輕狂；金夫作俑愧形穢，儒雅效尤慙色莊。靦然相對生歡喜，江河日下將奚止？不道衣冠樂貴游，官妓居然是男子。」（忠雅堂詩集）

京都竹枝詞：「徽班老板黨龍陽，傳粉熏香座客傍，（甚於當年閩子，）多少冤家冤到底，爲伊爭得一身瘡。」

都門竹枝詞：「捐班初到愛歡遊，戲旦連朝鬧不休，何日到班何日選？夜深潛已渡蘆溝。」（見候選門）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狎。（燕京雜記）

都門雜詠挂象姑云：「捐班新到快嬉遊，小旦連朝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同治都門紀略）

優伶之居

優童之居，擬於豪門貴宅，其廳事陳設光耀奪目，錦幕紗廚，瓊筵玉几，周彝漢鼎，衣鏡壁鐘，半是豪貴所未有者。至寢室一區，結翠凝珠，如臨春閣，如結綺樓，神仙至此，當亦迷矣。（燕京雜記）

明僮稱其居曰「下處」，一如南人之稱寓。向萃集韓家潭，今漸擴廣，宣南一帶皆是。門外掛小牌，鏤金爲字，

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門內懸大門燈籠一。僉爲西隊，絳蠟高然，燈用明角，以別妓館。過其門者，無須問訊，望而知爲妹子之廬矣。（側帽餘譚）

舊日像姑堂子門內必懸角燈一盞，櫻桃斜街本稱繁盛之區，今已寂無一家，卽韓家潭、陝西巷等處，亦落落晨星矣。（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伶人所居曰「下處」，其萃集之地，爲韓家潭，櫻桃斜街亦有之，懸牌於門，曰「某某堂，」並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僕，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俄而導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書畫，皆陳列井井，及出，則湘簾一桁，瀹茗淸談，門外僕從，環立靜肅，無耳語聲，無嗽聲，至此者俗念爲之一淸。（清稗類鈔）

厭聞崑曲

長安梨園稱盛，而所好惟秦聲，囉弋，厭聽吳騷，聞歌崑曲，輒鬨然散去。（夢中緣傳奇序）

崑曲非北人所喜，故無豪客，但爲鄉人作酒糾而已。（燕蘭小譜）

畜紅魚

都人以小琉璃瓶畜紅魚作供。（松泉詩集）

盲女琵琶

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遊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茶餘客話）

道光都門雜詠聽姑云：「秋娘娘娘撥琵琶，也抱琵琶面半遮，卻信人間重顏色，夜深猶插滿頭花。」（道光都門紀略）

燕都雜詠：「盲女琵琶曲，黃昏市上游，何人呼侑酒，唱到月當頭。」註云：「夏月街上，時有盲女，攜琵琶賣唱。」（都城瑣記）

弄盆子

將士銓京師樂府詞弄盆子云：「先擲一盆當空起，再持一竿拄盆底；竿頭盆轉如旋床，持竿之人目上視；竿竿街尾次第續，忽直忽斜隨所使；蹀躞端正向天承，遂棄偏翻任風倚；竿人舉趾飄燕鴻，疾行緩步仍從容；乃知持竿若把筆，收撒頓挫背中鋒。有時作勢令盆欹，竿欲離盆盆目瞪；暗裏抽竿盆不知，仍將一竿相揣引；以竿植地足挽之，雙

手合掌不肯持，何許覩盆倒旋轉，宛若天熊獻鉢隨雛師；須臾竿繞肩左右，倏忽亂閃珠四走；旁人驚忽彼失笑，盆乃完全竿脫手。吁嗟乎！爾作游民身手利，何不從師舞劍器？不見飛仙肉身名，沈光軍中共拜王鐵槍。」

唱南詞

又唱南詞云：「三絃拖抑平湖調，先唱「擺頭」與「提要」；高談慷慨氣義豪，細語纏綿發忠孝；洗刷巫雲峽雨詞，宣揚卻月批風貌；冠纓索絕共歡譁，玉筯交頤極傷悼。客意感人最慘悽，談言微中與神妙！君不見杭州士女垂垂手，聽詞心動驚皇偶；父母之命禮經傳，婚姻私訂南詞有。」

唱檔子

又唱檔子云：「作使羌男變羌女，窄袖弓腰態容與，暗迴靑眼柳窺人，活現紅粧花解語，愁來低唱想夫憐，怨去微歌奈何許，量心未解步爲雲，客恨無端淚成雨，尊前一曲一魂銷，目成眉語師所教，鐙紅酒綠聲聲慢，促柱移絃節節高，富兒估客還豪俠，錢銀作錢金縷屑，一歌脫口一纏頭，買笑買嗔爭狎褻，夜闌卸粧收眼波，明朝酒客誰金多？後提羞惡已無有，父兄含忍終如何，君不見爲喉一變蛾眉蹙，斜抱琵琶空場屋，不然去作執鞭人，車前自理當年曲。」

（以上忠雅堂詩集）

蠻年最行檔子，裔選十一二齡淸秀，教以淫詞小曲，學本京婦人裝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聯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纖指，人爭歡笑打彩，漫撒錢帛無算，爲害非細，今幸已嚴禁矣。（水曹淸暇錄）

花檔子散處前門左右，鮮衣美食，一無所能，色衰音變，則爲彈手，教演幼童，若無資即執鞭趕車，否則入雞毛房矣。（藤陰雜記）

戲劇

無爲李小泉言，嘉慶初年，開戲甚遲，散戲甚早，大軸子散後，別有淸音小隊，曰「檔子班，」登樓賣笑，浮浪子弟，迷離若狂，金錢亂飛，所費不貲；今日雖有檔子班，但赴第宅清唱，如打糠包之例，不復赴闌般演矣。（京塵雜錄）

蔣士銓京師樂府詞戲園云：「三面起樓下覆廊，廣庭十丈臺中央。魚鱗作瓦蔽日光，長筵界畫分畛疆。儈僕虎踞豫守席，主客魚貫來觀場。先樓東院務豚集，送珍行酒傭保忙。衣冠紛耘付典守，酒胡編記皆有章。碟刀過處雨毛

血，酒肉臭時連士商豪中友拔出優孟，座上擊揲催壺觴，淫哇一歌象耳側，狎昵雜陳眾目張，雷同交口贊歎起，解衣側弁號呶將曲終人散日過午，別求市肆一飯充飢腸。我聞示奢以儉有古訓，惰游侈逸不可無隄防。近來茗飲之居亦復貯雜戲，遂令家無擔石且去尋旗榜。百日之蜡一日澤，歌詠勞苦歲有常。有司張馳之道宜以古爲法，毋令一國之人皆若狂。」（恩福堂詩集）

友人言，近時豪客觀劇，必坐於下場門，以便與所歡眼色相勾也。而諸旦在園，見有相知者，或送菓點，或親至問安，以爲照應，少焉，歌管未終，已同車入酒樓矣。（燕蘭小譜）

京都竹枝詞：「猛聽樓頭喝一聲，迷離眼色認多情，夜來說盡溫柔趣，豈只蘭陵解宿酲。」

都門竹枝詞：「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雙表對時交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見敬劇門）

又：「坐時雙脚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

又：「簾子纔掀未出臺，齊聲喝采震如雷，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

金臺殘淚記慨近事詩云：「下場一笑總兜頭，飛眼迷離更倚樓，漫道西人渾不解，春風作意送歌喉。」註云：「今問安諸習如故，惟不送果點，山西梆子部不問安，惟於聲容送媚。」

道光都門雜詠觀劇詩云：「茶園樓上列紛紛，官款遊來氣餒薰，座褥橫鋪盤腿坐，手搖團扇假斯文。」（道光都門紀略）

時尙新談戲園詩：「正坐洋椅不能盤，粉紙印來大戲單，樓上粉黛人似玉，滿園不向戲台看。」

杭世駿妝域聯句序云：「妝域者，形圓圓如壁，徑四寸，以象牙爲之，而平，鏤以樹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小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銕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踰局者有罰。相傳爲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千千，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意

妝域

緒以銷吹花永書閣題葉問思，所謂妝域者也。」（道古堂詩集）

花鼓戲

燕都雜詠『深宮妝域戲，旋轉月同圓，不用彈棋局，爭分脂粉錢。』註云：『妝域，宮中戲具，牙漆爲之，圍三四寸，面刻龍花，下有懸針，木盤承之，拂轉如飛。』（見歷代舊聞）

吳長元花鼓戲詩：『腰鼓聲圓若播鼗，臨風低唱月輪高；玉容無限婆娑影，不是狂奴興亦豪。』（燕蘭小譜）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撰打花鼓詩：『城東唱罷復城西，小鼓輕鑼各自攜，不爲饑寒重離合，苦夫婆是好夫妻。』（北晨畫報）

陳翺寇贈賈碧雲花鼓詞：『腰鼓初敲一兩聲，清歌緩緩踏步行；略如梔子心心印，未許蓮花步步生。百道穿梭忙似織，三分入木罵能精；尋常巾帕風流甚，忍笑含羞各有情。』（問梅樓詩）

淫戲

友人晉，近日歌樓演劇，冶豔成風，凡報條有大鬧銷金帳者（以紅紙書所演之戲，貼於門牌，名曰報條，）是日坐客必滿。（燕蘭小譜）

北平俗曲鬚子譜云：『來至了廣德樓內揀單座，樓上面包了一張整桌會了錢，看座的假殷勤他遞和氣，抵擱盌茶說外打的開水香片毛尖。看了看已經過了開場軸子二三齣，文武的戲兒他們嫌厭煩。猛聽得嗆啷啷一聲手鑼響，個個機伶長笑顏。出場他每認識拐磨子，毛三說這個浪旦的名子叫玉蘭。換場又是花旦的戲，最可愛挑簾裁衣的潘金蓮。此戲唱能開軸子，果然演的肉滿堂，個個聽得皆得意，買了些瓜子勒刻燒餅一並吃完。』（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叫好

北人觀劇，凡愜意處，高聲叫好。（燕蘭小譜註）

名伶一出場即喝采，都人謂之『迎簾好，』以好之多寡，即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舉座讚呼，謂之『字號好，』蓋以其著名已久耳。（梨園佳話）

倒喇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

指一時鳴，唱到緊音入破，鑼鼓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態，雙眼分頂，頂上燃燈，更口啣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駭，四座不勝情。」（宸垣識略）

燕都雜詠：「倒喇傳新曲，甌燈舞更輕，箏琶齊入破，金鐵作邊聲。」註云：「元有倒喇之戲，謂歌也，琵琶，胡琴，箏，俱一人彈之，又頂甌燈起舞。」（[illegible]）

戲法

戲法雖不足重，然酒酣吟倦，亦可一醒耳目，戲法南省擅長，手法北地嫻熟，至於近日拋縷弄盌，尤爲都門絕技。（水曹清暇錄）

都門雜詠戲法云：「海碗冰盤善掩藏，能拘五鬼話荒唐，偸桃摘豆多靈妙，第一工夫在袴襠。」（同治都門紀略）

一歲貨聲「獃出燈」註云「三四人一擔黑漆長圓籠，鳴鑼擊鼓，叫入人家，練一切文武戲法。」

劉景晨題舊都生活畫變戲法詩：「隨身器物故尋常，入手都堪耍一場，可惜江湖眞本領，祇差明眼與評量。」（北晨畫報）

小郎處

京都竹枝詞：「幾番禁止受虛驚，又去修容到軟棚，（剃頭又有小郎處。）運退一時司彼勢，也將爲道驗分明。（官禁軟棚，有不應小郎者皆驗之。）」

賞荷

又：「地安門外（俗呼曰後門。）賞荷時，數里紅蓮映碧池，（南至黃城，西至德勝門，一望數里，皆蓮花也。）好是天香樓上坐（酒樓在蓮池北岸。）酒闌人醉雨絲絲。」

小曲

又：「名班小曲最迷人，一轉秋波萬倶春，豈止有情腮上笑，絕風流處善能顰。」（如唱至「兩淚偸彈」中暗淚，聲若斷腸，眞絕技也。）

又：「蔡樓趕座不誰誇（小曲之下賤者。）定府莊中數幾家，不及寒喧通姓字，見人解已入琵琶。」

又：「開講調（此調始自熱河，西調故云。）便開顏，無細荷包不算班，更愛舌尖饒箇碎，上場先點九連環。」（此曲每折將終，必作饒舌音以擅長。）

跑窰子

又：「戍卒結伴跑明窰，（妓之至賤者如金魚池，青廠，四里園東，地壇東直等處，俗曰跑窰子。）魍魅當門任所瞄，最怕門樓宿砌後，（禁止出城，恐不能逐歸，往往宿城門，故京師以宿門樓爲戲言。）金魚池畔影霜霜。」

道光都門雜詠金魚池云：「金魚池畔吞婆娘，心急翻疑曲巷長，忽遇熟人如不識，幾回相見幾回忙。」（道光都門紀略）

細局

京都竹枝詞：「院名細局（妓院之稱佳者，曰細局。）少絲枝，個個姑娘（稱妓女曰姑娘，可笑。）唱不全，未解溫柔成底事，但能獅吼尾猶拳。」

道光都門雜詠細局云：「明窰禁閉玉生塵，細局開來樣又新，誰識廬山眞面目？容顏依舊亮攤人。」註：「細局，妓之佳者；土妓爲亮攤，因上年禁止土妓，皆改爲細局。」（見風俗門）

秦腔

京都竹枝詞：「班中崑戈兩蹉跎，新到秦腔粉戲多，（近時班中每有新到秦腔。）男女傳情眞惡態，埜田草路竟如何？

燕蘭小譜記甘肅調卽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爲主，月琴爲副，工尺咿唔如語，此腔當時乾隆末始蜀伶，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

燕蘭小譜記京班舊多高腔，自魏長生來，始變梆子腔，盡爲淫靡，然當時猶有保和文部，專習崑曲，今則梆子腔衰，崑曲且變爲亂彈矣。亂彈卽弋陽腔，南方又謂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以上金臺殘淚記）

近有山西四川等省之人，來京編造淫邪詞曲，名曰「秦腔」醜態奇出，適足煽惑人心，加之觀聽之人，從風而靡。（金吾事例）

老斗

京都竹枝詞：「茶園（演戲之所）樓上最消魂，老斗（小旦呼悅己者，曰老斗。）錢多氣象渾，但得隔簾微獻笑，千金難買下場門。」（見市井門）

道光都門雜詠老斗云：「面目何分黑與麻，衣裳總是要豪華，身無百萬黃金錠，老斗名難買到家。」（道光都門

紀略）

宣南雜俎老斗詩云：「揮霍金錢不厭奢，撩人蝴蝶是京華；名傳老斗渾難解，喚向花間不自誇。」

北平俗曲老斗嘆云：「徽班老板鶩龍陽，傳粉薰香坐客傍，臉白頭青嬌嬈體態，朱唇皓齒俏行藏。色藝超羣清歌妙舞，語言俏俐哄騙開狠，不怕你富比石崇財過北斗，一入了迷局轉眼就敗亡。」（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京師雛伶皆躡靴，必離師獨立，始服，而僕亦稱之曰「主人」矣。堂主之子，曰「少主人」。伶出見老斗，憑其肩致寒暄，資格深者，伶直呼其字；曰「爺」者，疏遠之詞也。（清稗類鈔）

京都竹枝詞：「做闊（京師名學大器派者，曰做闊。）全憑鴉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開談不說紅樓夢，（此書膾炙人口，）讀盡詩書是枉然。」（見時尚門）

都門新竹枝詞：「館中煙友集如蠶，地窄人多臭氣熏，輪到瓶兒高臥後，聲聲只唱打三分。」

又：「癮深煙氣透肌膚，雖具人形骨已枯，白紙一張顏色變，通稱煙鬼卻非誣。」（以上見洋藥門）

北平俗曲鴉片烟大爺做闊云：「鴉片烟必得吃，烟袋叫鎗，他這一個名字是什麼人起？雖然是下不得錢粮，筒兒裏塞着薩一支燭，拈子一條比火繩細，點着了活像要勾機子。還有些零零碎碎的鐵兵器，斧鉞勾叉隊伍齊，打仗出兵無處使，軍營裏不用小東西。開了燈喜笑顏開都得意，躺下吃是老規矩。烟袋鍋兒雖然叫斗，可量不得米，講究的是裝樣兒別緻，身分結實，不存烟屎，勝似個古磁，枕上烟就是吹也出不去，這纔算是好的，敢情是烟袋竿兒值銀子，地道竹子，產在江西，中間的節兒方可取，不用打磨，帶着嫩皮，身分要粗不要細，首尾亭均，纖管兒直，日久年深顏色紫，可惜兒多厚的油子，強賽過漆，彷彿是自從盤古分天地，傳到如今並無二支，多少錢他都值。烟的成色，必得行家纔知底裏，原來有許多的分別，挑起來一拉多長，黑呀似的絲，熬他的火耗分屑次，黑土的強似個白土的，好烟他有十分力，過癮飛快性子急，回殘貨三錢癮吃上七錢也過不去，竟攢窮家子。吃了他分外把精神抖擻起，增添氣力，

資助神思，解酒補虛，化水消食，一兩口果然可以，就只是不可長吃，入了癮沒法子可治，妙藥難將，關乎生死，這可不是頑的，若要問吃烟的行樂眞情趣，扇面兒車窗兒裏的都不離。」（百本張鈔本馬頭調）

京都竹枝詞：「乘舟二閘（卽惠通河之慶豐閘也。）欲幽探，食小魚湯味亦甘；最是望東樓上好，桅檣烟雨似江南。」

城東捲地黃埃，一過大通橋，見水，頓覺心曠神怡，故二牐泛舟，都人目為勝遊之一。（藤陰雜記）

二牐一帶，清流縈碧，雜樹連靑，間以公主山林，頗饒逸致，以故春秋佳日，都人士每往遊焉。（鴻雪因緣圖記）

都門好，二牐泛漁船，浦口草深鳬雁亂，磯頭水淺鷺鷥眠，一棹夕陽煙。（望江南詞）

都門鮮作汎舟游，蓋御河湮塞，未能鼓棹自如。惟暮春之際，競傳逛二閘。二閘在安定門外二里許，運河之通道也。小舟三兩，艤岸相待，遊人投之錢，卽款乃行，至三閘而止。好事者攜花載酒，偶言出遊，維彼舟子，視擲果之車一至，爭招招焉。（側帽餘譚）

都城昆明湖長河，例禁泛舟，十剎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牐遂為游人萃萃之所。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靑帘舊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內城例自齊化門外登舟，至東便門易舟，至通惠牐；外城則自東便門外登舟。其舟或買之竟日，到處流連，或旦往夕還，一隨人意。午飯必於牐上酒肆，小飲旣酣，或徵歌板，或闘水嬉，豪者不難揮霍萬錢。夕陽旣下，簫鼓中流，連騎歸來，爭門競入，此亦一小銷金鍋也。（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逛二閘云：「這佳人城中懶看繁華景，芳心兒惟望把郊原景物酬。命僕從前往渡頭將船雇，買了些爆竹花砲作樂遊。帶了些菓干鮮果品預備着對景開懷遣興幽。衆家人船中陳設多齊整，這佳人香車慢下棄岸登舟。丫環迸忙鋪下坐褥，佳人坐定吩咐開舟。不多時淸風陣陣吹人面，彷彿身從鏡內遊。眞可喜新晴一派淸涼景，遠望郊原豁倦眸。傍岸野花香氣放，沿堤楊柳翠烟浮。迢迢載米船來重，款款尋泥燕子幽。觀不盡水秀山靑天然古蹟，眞正是「山外靑山樓外樓。」三忠祠選勝人來爭喚酒，得月軒叫會生喧過波頭。絃管嘈雜三槐板，笙歌宛轉韻偏

幽。柳陰時看垂釣客，花間芳草踏青驄。這佳人畫舫已過荷花沼，觀不盡碧葉接天霞色浮。又只見兩岸高槐排燕翅，見船家搜纜停舟到渡頭。尋茶社雅座偏宜如意館，近水滾料看相對望東樓。這佳人斜倚欄杆觀佳景，一望山河爽二眸。又只見幾個兒童浮水面，盼望着下水摸錢把客興留。這佳人彩扇輕搖消酷暑，調冰雪藕要笑竹標。不多時夕陽欲下催歸棹，兩岸邊蟬聲悠揚綠樹頭。渡頭前從新復把香車上，前後圍隨進了皇洲。」（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朝陽門外東南二里許，小橋架石，地亦清幽，爲節制水流之地，名曰慶豐閘，俗稱二閘。水聲淙淙，酷肖瀑布，小溪一泓，盈盈碧流。循溪西行，可徑通東便門。都城少水，得此已擅勝名，故當佳節良辰，麗姝三四，輕棹瓜艇，叢蘆雜樹間，往來如梭。映波美睞，裙翠點黛。范大夫五湖泛西子，樂亦不是過矣。每屆二月二日文場少林，太獅少獅，於此會集。閘下水深數仞，窺不及底，游者輒憑橋欄，下擲錢物，附近居民，竄人急流，取原物歸，藉博贊資。業此者多十齡左右之小兒，都人稱之爲「水蝦子」。雖有絕技，意殊無取。而中元之夕，月光大好，則霧縠披蠶，茉莉堆鬟，脂粉狼藉，履舄雜遝。憑欄俯瞰，閘波漾天，月如串珠，足媲蘆溝曉景，然一年一度，轉瞬即逝，以是趨者爭先，唯恐或後。迨宵闌月斜，涼侵芳肌，冒露言歸，蹤痕碎月，柔意緲爽，雅懷滋適矣。（京華春夢錄）

二閘在東便門外十餘里，一水可通，早年盛時，凡好排場之闊大爺們，常於東便門外包一大船，邀集友人爲蕩舟之遊，並於城內著名飯莊，預叫酒菜，送至船上，主客就船上猜拳行令，消夏納涼，其樂陶陶。由東便門外解纜緩緩而行，至二閘爲止。日落返城，當時如此者誠數見不鮮，此外如無力包船，亦可隨意搭乘散船，放至二閘，據聞刻下包船一只，代價一元即可，至隨意搭乘放船，則尤爲低廉。又二閘遊玩時，雖名爲舊歷六月初一至十五共爲十五天，惟自初四五至初八間之五六天內，游人最夥，一過初十，則遊人漸形減少，迨至十五，則又有一度繁榮，每年如此，不稍變更焉。二閘在遊人紛集之十五天內，該處有落子，小戲，把戲等臨時遊藝場，落子館內不少城內著名坤角前往趕檔，因而迷群素日專捧鼓姬之有閒階級，必須前往徵歌點曲，從事捧場，往昔社會經濟富裕，此輩揮霍無度，一擲百

金或數十金視爲常事，今則趨往捧場之風，縱未稍變，然擇習家爽，多已遠不逮昔矣。又此處小戲，別具風味，所演多民間農村故事，慣看京腔大戲之戲迷，至偶然變換腦筋，計亦良得。遊二閘之妙處，即耳目所觸，俱足以予人清涼之印象，緣由東便門至二閘河中，乘小舟賣鮮藕與菱角者絡繹不絕，遊人就舟中購而食之，頗有清熱去暑之效。另外又有不少深習水性，如俗所謂「水鬼」者，聽憑遊人投茶碗及其他物件之類於水中，「水鬼」泅水撈取，撈得之後，交還物主，物主隨便給錢，此類水中遊戲，亦頗有趣。每屆六月十五夕，二閘一帶，必就水中放西瓜燈與蓮花燈等，花樣特多，爭奇鬥勝，美不勝收，而是夕之遊人或乘舟徜徉於河中，或聚集品茗於岸上之茶棚以內，賞燈尋樂，往年盛時，恆通宵達旦，至次晨始行散去，近年則漸漸減色，求如昔時盛況，不可得矣。

慶豐閘（即二閘）在清末，確乎繁盛，今則漸事淩夷，惟每至中元蘭會日，稍復昔況。數日前，曾偕友數人，自東便門外包一板船，計値四角，酒資在外，另有搭載乘客者，則人僅需銅元二十枚，亦云賤矣。其水上泛腥臭之味，刺鼻寒腭。問之舟人，則曰：「此地距羊腸作坊特近，假水每日滌濯羊腸，」故積成「不乃羹」放流而東，經蘆塘數叢，碧媚媚，紅日爲之失焰。傍岸亦多大戶園林，足使見之者生曠心焉。其最佳者，則往往自叢葦中飛出小鳥，色似炎洲翠雀，通身作豆瓣綠色。途中舟人互答，與水石聲相映。有地名三塊板者，水勢較大，舟人則遣其子升岸牽縴以助行。比及抵目的地。躡衣登岸，其陂陀澤陰，綠苔滑芴，蹴之幾易失墮。沿河兩岸，昔有茶棚，今則僅一二人家代瀹苦茗，開有小販以「炸豆腐」「茶雞子」等求售，然來此者，皆目眈於水，無暇計其腑也。今歲平中元早，故水勢稍減，然奔濤駭浪，作暗黝色，油油然彷彿有光，而珠沫獸流，似無數小細銀蛇，浮躍其中，或連綿捲繞，倒排激迸寒星。其聲澎湃，如不相讓，而故作鬥搶也。兒時見戲裝中蟒衣，其下擺之「海水江涯，」初以爲不過匠人刀尺之工耳，今觀二閘，始知有此。然二閘不過一小口，若海洋巨港，更復如何。故此生行我觀水之興者，皆自二閘始焉。最妙者，此地之幼童，大者十四五，小者五七齡，裸身不着寸縷，色棕如外人，每見遊人，則俯掌乞錢，然錢必擲於水中，此輩則疾投直下，利如

分水之屈，不須臾即手一小銅元浮出水面，輙齒作鷀鷥笑。此技西紳亦樂觀之。其崖上有老楡一株，枝挺已乾，而仍有拏雲捧日之概，怒出如鬼臂，幼童無事則緣樹而升，入水時或作倒空觔斗，其疾其險，更非如美人魚之專以粉飾誘人者比焉。閘前竚立移時，目爲之眩。若非趕快移開，幾乎去尋「水仙王」矣。考宸垣誌略中，明徐階曾有詩謂「水深秋氣入，樹密雨聲多」云云。則知雅士確亦曾經，惟在清末則一變而爲鬧閙之場，有野茶館曰大花障者，邀鼓妓箏演蓮花落，紈綺與亡賴爭風，卒釀人命，爲巡城御史一度奏請驅逐，並禁止遊艇。後有人鳩金運動，卒復原狀。其前則下坎有靈官廟，中有婦尼如妙光者流，號曰廣慧，勾引良家婦女，爲某御史訪實嚴懲，平劇有靈官廟一齣，分註曰「鍘廣姑子」，後旦角朱琴心從王蕙芳處得此本，易名曰大慈菴。雖末場有「虎頭金鍘」之彩切，實則清制自腰斬學政俞鴻圖後，即免此刑。劇中不無渺徵，未可以真確目之。此皆二閘之故事，實爲勝地貽羞。若其在中元日放河燈，從前尚多本地商董，今則多外人爲之。其洋兵等，先期包船一空，至日則酣飲歡呼，通宵達旦，而水上紅蓮綠葉，從銀燭輝煌所窺見者，亦半屬「鬼」面。舟子引以爲利，年年切盼若雲霓焉。（以上朝報）

京都竹枝詞：「頑笑人能破酒顏，（既唱曲以及戲法等輩，曰頑笑人。）無分籍貫與京蠻，而今雜耍風斯下，到處俱添十不閑。」

都門竹枝詞：「最好京腔李老公，狐狸特聘內城中，聽還雜耍開攜手，扁食樓中我的東。」

內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耍館，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則以雜耍補之，故外城亦多雜耍館。

內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閑，以爲笑樂。南城外小戲園，或暇日無聊，亦有檔子赴園，然自是雜耍館之例，非復當年大戲散相繼登場意思也。（以上京塵雜錄）

都門好，雜耍亦銷愁，海鷂先編金葉子，香狸亂舞玉搔頭，打采賭風流。（望江南詞）

雜耍諸技，皆村民爲之，北人好技勇，故俗使然也。尋橦躧繩角觝之戲，不足爲役。

雜耍有以一木貫兩巨石，一人仰臥，竪兩足擎之，木兩端近石，各二人踏肩立，中復一人，亦以木貫兩巨石，舉而轉之，久乃下，兩足所擎近千觔。又有以極大貓頭竹一竿，用五色綢紮徑丈之蝴蝶，置於竹端，一人舉而向上擲之，又兩手於腰際，仰承以面，竹矗立額上，端正不動，再擲承之以鼻，再承以齒，及承以腹，則身如橋衡，其擲皆以首，徐於腹上舉而下之，或架以徑丈木龍，剜其鱗如利刃，人上下怒虺旋繞，稍着鱗則胸腹皆穿。（以上都門瑣記）

余髫年時，如泰華軒，景泰軒，地安門之樂春芳，皆有雜耍，京師俗稱雜耍，其劇多魚龍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話嘌唱之類，內城士夫皆喜觀覽，其優人亦間通文墨，吐屬近雅，有宋明遺風，今已成廣陵散矣，諸園亦廢。（天咫偶聞）

都門竹枝詞：「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闤，太平鑼鼓灘黃調，更有三堂十不閑。」

又：「典到無衣興未衰，三分九扣借將來，可憐短票都花盡，暫向今宵漂一回。」

又：「聚賭嚴拿與宿娼，軟棚一律入彈章，術檔地址卻嘗堂驗，底事便宜頓子房。」

又：「軸（讀紂）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裝得幾枝花，前門一帶都該毀，恆德堂中尚可賒。」（以上見街市門）

京師樂部登場，先散演三四齣，始接演三四齣，曰「中軸子，」又散演一二齣，復接演三四齣，曰「大軸子，」而忽忽日暮矣。貴人於交中軸子始來，豪客未交大軸子已去。都門竹枝詞所云：「軸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裝得幾枝花」者是也。（金臺殘淚記）

梨園登場，日例有三軸子，早軸子客皆未集，草草開場，繼則三齣散套，皆佳伶也。中軸子後一齣曰壓軸子，以最佳者一人當之，後此則大軸子矣。大軸子皆全本新戲，分日接演，旬日乃畢。每日將開大軸子，則鬼門換簾，豪客多於此時起身徑去，此時散套已畢，諸伶無事，各歸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時，以待豪客之召，故每至開大軸子時，車騎蹴蹋，人語騰沸，所謂「軸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載得幾枝花」者是也。貴游來者皆在中軸子之前，聽三齣散套，以中軸子片刻爲應酬之候，有相識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壓軸子畢，鮮有留者，其徘徊不忍去者，大半市井販夫走卒，然全

本首尾，惟若輩誰能詳之？蓋往往輾徙隨入三四戲園，樂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訖，亦殊不可少此種人也。（京塵雜錄）

刺梅園

城南刺梅園，士大夫休沐餘暇，往往攜壺榼，班坐古松樹下，觴詠間作。（燕陸雜記）

刺梅園，右安門內，近黑龍潭，為士大夫遊讌之所。（京師地名對註）

北調

近年以來，燕都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盡效南聲，而北調幾廢。（梨園原）

冰嬉

清宣宗觀冰嬉詩：「太液開冬景，風光入望清；推恩繩祖武，物政廑皇情。竹爆如雷般，池冰若砥平；八旗分整暇，千隊競縱橫。鬱睹奔騰亟，欣看組練成；彩毬連命中，羽箭疊相鳴。臨閱因時舉，趨隨沐澤榮；帝誠通帝謂，瑞雪卽飛瓊。」又：「冰堅太液鏡中邊，翠蓋行時爆竹宣；距躍翩然齊賈勇，超騰倏爾競爭先。鳥翔旗色初分隊，魚貫爾聲弁應弦；訓飭貔貅兼沛澤，丕承家法億齡延。」（養正書屋全集）

吳音調諧

今都下樂部登場，作吳音調諧皆絕似。

王府大部

先朝諸王，多畜樂部，父老云然。考燕蘭小譜有所云「王府大部」者，可見數十年來，此風已息。

戲座

凡茶園皆有樓，樓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樓官座曰「上場門，」左樓官座曰「下場門，」狎旦色者曰「斗，」爭坐下場門。樓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錢，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池心無童子座，署曰「池心不賣少。」樂部登場，坐者無許徑去，署曰「開戲不倒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二斗每據一几，虛其位，待旦色入座問安，立於僕豎之間，無茶票者曰「聽闞干戲。」（以上金臺殘淚記）

戲園客座，分樓上樓下，樓上最後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三四間，曰客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以其搴簾將入時，便於擲心賣眼。

官座而前，短几鱗次，曰桌子，漸遠戲臺，價亦遞殺，惟正樓不橫桌，蓋舊例也。樓下週迴設長案，觀者比肩環坐，曰

散座，其後亦設高座，倚牆據足，可以俯視。中庭設案如樓下，而坐者率皆市井駔儈，僕隸輿儓，名之曰池子。

夾臺基曰釣魚臺，亦以下場門爲貴，至於上場門，鳴鉦喤聒，目眩耳聾，客不願坐也。

豪客車中皆自攜坐具，官座倚闌干前設短榻，後列高几，各施錦褥，別於客座後設高座以坐僕從，撤闌中藍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則坐兒錢外加坐褥茶壺錢百二十。（以上京塵雜錄）

武戲

近日樂部登場，必有撲跌一齣，而嵩祝部又必有二齣，使歌臺之上，塵土昏然，尤爲可厭。（金臺殘淚記）

道光都門雜詠賣藝云：「歌童粉旦妙娉婷，小戲多從嵩祝聽，賣藝站宜燈下演，夜間看耍火流星。」（道光都門紀略）

武劇，以余所見於京師者，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猱，翻轉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壘，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目炫神搖，幾忘爲劇。（夢園佳話）

畜伶

燕蘭小譜所記諸伶，大半西北，有齒垂三十，推爲名色者，餘者弱冠上下，童子少矣。今皆蘇揚安慶產，八九歲，其師貲其父母，券其歲月，挾至京師，教以清歌，飾以豔服，奔塵侑酒，如營市利焉。券歲未滿，豪客爲折券析廬，則曰「出師」。昂其數至二三千金不等，蓋盡在成童之年矣。此後弱冠無過問者。自乙巳至今，爲日幾何，人心風俗，轉變若此。（金臺殘淚記）

京師伶人，輒購七八齡貧童，納爲弟子，教以歌舞，身價之至鉅者，僅錢十緡，契成，以墨筆劃一黑線於上，謂之「一道河」，十年以內，生死存亡，不許父母過問。

同光間，京師曲部，每畜幼伶十餘人，人習戲二三折，務求其精。其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鄂爲最，擇五官端正者，令其學語學視學步，晨起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敷藥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泄火毒。三四月後，婉孌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惟貌之妍媸，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

就其相近者習之。或曰，八九歲時，便延師教曲於家，必先習鬚生，而喊嗓子，每日黎明，至曠漠之處，或林邊水假，隨意發聲，由丹田衝喉直呼，彷彿道家之鍊呼吸。久之，愈喊愈宏，則登場發聲，自能充滿四座。若喉小始習青衫，其次習小生，貌劣者習花臉，纖妍而嗓不高者習花旦。蓋伶界最重鬚生，其次青衫，其次花旦，小生又其次也。（以上清稗類鈔）

馬頭調

京城極重馬頭調，游俠子弟必習之，硜硜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絃爲主，琵琶助之。

演戲

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闤，』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尙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週而復始，有條不紊也。

座兒錢

春台三慶四喜和春爲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惟嵩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緡，魏頭之呆不與焉。下此則爲小班，爲西班，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堂會則非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並所不習。近日亦有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則衆人屬目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傔僕，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以上京塵雜錄）

當時各園散座，每人收京蚨一千三百文，卽現在當十銅元十三枚也。包棹六千。又有所謂官座，係平連三棹，間以木板，每座售京錢二十四千，紳商請客，必先日定官座。今日戲價，較當時貴十倍不止。（宣南零夢錄）

喊嗓子

伶人早起，必大聲習六字，先爲合口呼三字，曰『咿（音伊），啞（音亞），嗚（音嗚）；』後爲開口呼三字，曰『嘻，哈，呵。』

㮼紅竹枝詞所謂雞，鴨，鵝，是也。（京塵雜錄）

都門雜詠喊嗓子詩云：『裊裊嬌鶯轉更高，梨園子弟不辭勞，若非日出東方亮，隔巷分明是鬼嚎。』（同治都門紀略）

宣南雜俎試喉詩云：『曉雞未唱發清謳，面壁聲聲試玉喉；一曲漫歌兒技熟，耐寒憐煞五更頭。』

齋戒停戲

道光都門雜詠齋戒詩云：『典衣看戲是京師，誼重親朋莫可辭，恰遇忌辰齋戒日，算來還是佔便宜。』

黃腔
綵錢
女下處
私坊
玩票

又黃腔詩云：「時尚黃腔喊似雷，當年崑弋話無媒，而今特重余三勝，年少爭傳張二奎。」

又寶座詩云：「時興小戲得人和，四大徽班勢倒戈，雖是園中不上座，原因堂會綵錢多。」

又女下處詩云：「旗鼓翩場策戰勳，正愁勁敵力難分，如何鳥道摧軍後，又遇一班娘子軍。」

又私坊詩云：「崎嶇小巷路途生，醉眼迷離記不清，不便向人稱領教，喃喃月下找堂名。」（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梨園出身，有科班，有私坊。私坊者，私立教坊，亦梨園中人，自立堂名，廣蓄弟子，教以戲曲，與科班無別。但出局侑酒，不知始於何人，遂爲同行所輕鄙。庚子以來，此風已革，然當時酒肆燈紅，綽潭月白，淺斟低唱，綺韵獨饒。朝野名流，主持風雅者，莫不涉足其間，爲詩酒歡醼之會，蔚爲一時風尚，嗚呼！可謂盛矣。（舊劇叢談）

道光都門雜詠玩票詩云：「名班總仗票幫扶，余勝新興甚可虞，不見印軒不上座，果然子弟勝江湖。」（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大排終日打成團，走局無非爲兩餐，一自秋風涼徹骨，野臺尤且上場難。」（見聞諸門）

宗室八旗，無貴賤貧富上下，咸以工唱爲能事，其偶然登臺者，名曰「清串」，謂之「清客」，由清客入班者，輒名曰「處」。（燕京隨筆）

北平俗曲票把上臺云：「子弟消閒特好玩，出奇制勝效梨園，鼓鑼鐃鈸多齊整，箱行彩切俱新鮮，雖分生旦淨末丑，盡是兵民旗漢官，歌舞昇平鳴盛世，萬民同樂慶豐年，擇日開排邀請票友，祭喜神人人恭敬把怨參，早有那走場鋪毯調桌椅，掛下了台帳與台簾，木廟頭後台忙把水牌寫，派定了許多的戲目在上邊，催着那鼓師傳來將囉兒打，一霎時遊人如蟻擁擠台前。吹台已畢開了戲，敬神的三出吉慶熱鬧非凡，不過是封相、賜福、點魁、五代、遐齡、獻歲、報喜、八仙，帽兒唱完開單戲，也無非花包頭金王帽與青花衫，浪旦丑兒多笑樂，正生黑淨本莊嚴，更有那武行要唱把子戲，大軸子刀剪出彩件件齊全。」（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樊增祥湘筠曲序云：「自有清以來，京邑少年，多事彈唱，名曰票班。」（見續都門趣話）

時尚新談頑兒票詩：「供奉六品賜內廷，淡妝濃抹殊忘形，出身世族號清客，眞個頑兒當正經。」

梁紹壬燕臺小樂府八角鼓云：「十棒花奴罷敬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說無是兼子虛。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藪，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方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娘舞劍器，有時飛丸擲空中，痀瘻丈人承蜩功。須臾座中響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儘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投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謔新諧倍有情，穠歌豔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冬嚴公。」（燕臺集）

都門好，八角鼓聲敲，柳老談諧原矯矯，崑生詞曲本超超，風趣近南朝。（望江南詞）

極樂寺之海棠，棗花寺之牡丹，豐臺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寧花之兩寺之菊花，自春徂秋，遊蹤不絕於路。又有花局，四時送花，以供王公貴人之玩賞，冬則唐花尤盛，每當氍毹之地，獸炭熾爐，煖室如春，濃香四溢，招三五良朋，作消寒會，煮衛河銀魚，燒膳房鹿尾，佐以汾金樓之佳釀，南烹北炙，雜然前陳，戰拇飛花，觥籌交錯，致足樂也。（夢閒瑣談）

都門花事，以極樂寺之海棠，棗花寺之牡丹，豐臺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寧寺之菊花爲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攜資，游騎不絕於道。（耶澤紀聞）

城西花事，近來以馮園爲盛，園在廣寧門外小屯，春月之牡丹芍藥，秋季之菊爲最，城中士夫聯鑣按轡，往者屬焉，園主人蓋隱於花者也，園中又蓄珍禽數頭，錦雞孔翠之屬，飛舞花間，洵諧奇趣。（天咫偶聞）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日遊玩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

戲海豹

都城市中有戲海豹者，圍以布幔，索錢三文，乃許入觀。（以上竹葉亭雜記）

撩腳

山中故人往來，每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爲「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腳。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舒田瑣記）

蹼跤，俗謂之摔跤，亦名爭跤，此風倡於宋元，迨清尤盛。名手暗食官府者謂之官跤，自嬉戲於民間爲消遣嗜好性質者謂之私跤，官跤恆較私跤爲高。清有善撲營，隸於營者曰撲戶，有頭等撲戶，二等撲戶，三等撲戶。按技之優劣而別之，按等級月給錢糧，故爲撲戶者，皆有當差與供奉之色彩。平日在營，鍛鍊身手，研究腳步，兩兩相搏，名爲捐弄。捐弄者，個中之行話，俗謂之練習也。其技純以臂腳腰三工爲勝，其練臂工，以抖麻辮爲工具，練腳工則以踢白木杆子爲工具，內中行話「大杆子三百六，小杆子如牛毛，」謂工夫之深者也。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帝於內廷養心殿前看蹼跤，名曰料蹗，迨正月初九日，在中海紫光閣觀本營撲戶與外客相搏，名曰各蹗。外客之爭跤者多蒙民，因蒙人嗜武好鬭，故於進供之餘，必演此技以相誇示，蹼跤時，穿褡褳，着短靴，名蝗螂肚兒，髮辮挽結曰交辮，跤場鋪大絨氈，以三跤分勝負，勝者賞，負者亦無咎也，斯爲官跤。至於私跤，則因嗜好之獨癖，聚友朋相搏鬥，相約死傷無怨，不得名於官，今東西廟會及天橋商場，多蹼跤以求售藝者，多昔日之摔私跤者也。（民社北平指南）

下棋

燕都雜詠：「綸閣消長日，棋帷翦紙成，自蒙宣賜寵，落子響偏清。」註云：「內閣向翦紙爲棋，宣宗賜象牙棋子一套。」（見歷代舊聞）

賞杏花

阜城門外摩訶菴，杏花極盛，人多載酒往游。

賞菊花

城西僧寺菊花，近以天寧寺爲最盛，游人多攜酒就賞。（以上燕都雜詠註）

選花

燕都雜詠：「選色年年盛，評花定論難，閒情余太史，小譜記燕蘭。」註云：「妓伶年年好事者定有花榜。」（見都城瑣記）

鞦韆　都門好，閨閣打鞦韆，窄袖手搖蝴蝶影，短襟足破鷺鷥煙，雲際發香肩。

歌舞　都門好，歌舞萃京華，玉貌潔於蓬島雪，紅粧妍煞海棠花，久客不思家。

海甸泛舟　都門好，海甸泛輕舸，扶醉客遊春柳岸，浣衣人語夕陽橋，一朵妙峯遙。

女曲　都門好，女曲更魂銷，小妹靈機推皓月，元兒絕技弄瓊簫，強半好風騷。（以上望江南詞）

妓籍　都中妓多晚齊燕代產，邁湮竹西，絕無僅有，至珠江春色，亦於此一見云。

妓不知歌　南京妓悉能刻宮引徵，竹肉相宜，令人聽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予初至時，眞酒尙有侑觴，使出局承應，倘繫裙，侍飲尙行令拇戰，近概屛免。

嘆彈妓　嘉道中六街禁令嚴，歌郎比戶，而平康錄事不敢僑居，士大夫亦恐羅不測，少呢妓者。（以上燕臺評春錄）

弈藝　乾嘉時，朝貴盛行弈藝，以此四方善弈士，咸集京師。（聽餘錄）

學唱　都門雜詠學唱青衣詩云：「信口狂歌亦太癡，青衫正旦卻應時，滿街喊叫聲嬌嫩，陰勝陽衰理可知。」

看會　又看會詩云：「看會良辰人碰人，不分男女汗津津，未曾扮鬼先成鬼，枉把胭脂點絳唇。」

女子遊街　又女子遊街詩云：「遊遍街衢閱遍人，是誰豪富是誰貧？風流女遇風流子，一轉秋波更有神。」

五音大鼓　又五音大鼓詩云：「五音齊奏帶笙簧，大鼓說書最擅場，野調無腔偏入妙，皆因子弟異尋常。（近日大鼓書俱尙子弟而無一人尙生意不知何故。）」

南城調　又南城調詩云：「啞嗓聲高勝傻丁，郭棟其許犯天星，如今也有南城調，不像山羊不受聽。」

唱窰調　又唱窰調詩云：「愛唱淫詞窰調歌，街頭信口任開河，錯聽疑是韻家譜，或者出身履脈多。」

翻槓子　又皮條槓子詩云：「三條槓木又來支，中繫皮條分手持，鷂子翻身鴨浮水，軟中求硬力難施。」

蓮花落　又蓮花落詩云：「輕敲竹板弄歌喉，腔急返將氣暗偸，黃報遍粘稱特聘，如何子弟也包頭？」（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京師天津之唱蓮花落者，謂之唱落子，猶之南方之花鼓戲也，其人大率為妙齡女子，登場度曲，於妓女外別樹一幟者也，聚族而居者曰「落子班。」（清稗類鈔）

西洋景

都門雜詠西洋景詩云：「西洋小畫妙無窮，千里山川掌握中，可笑不分人老幼，紛紛錢裏不存宮。」（同治都門紀略）

一歲貨聲：「瞧西湖景……，眞山眞水，外國人放鴨子，挖金鑛的南非洲。」註云：「鄉媼，嗓音極尖亮。」（見二月條）

每到集合會場，有種趕檔子的生意，名為拉大畫兒，又名西湖景，其中可有好多的分別，有搭起布棚，掛着一張大畫兒，可不能拉，裏頭裝上個男扮女裝的活人，一邊兒唱梆子腔，一邊兒帶著甑鏡子是魚鱗兒玻璃，往裏一瞧，彷彿有好幾十個人似的。就有大八篇兒，就有活動走線，各式各樣兒，種種不一，反正都是江湖口，調坎兒就叫「把光子。」鑼鼓一拉，叫作「元年兒領公。」不論甚麼畫片兒，都是那套死詞兒，除了小寡婦兒上墳，就是劉大人私訪。記得有套晉前檢詞兒的，很透著別致，近來的拉大畫兒的，還不見怎麼唱，不信我說與大家聽聽：他說是「往後瞧，又一篇，來到了，蘇州大街你再觀觀，一溜大街長十里，招牌幌兒挂在兩邊，錢莊當鋪兩對過兒，茶樓酒館兒緊相連，路南有坐美人書寓，畫樑雕刻好門面，樓上坐着聽書的客，跑堂兒的過來又把茶端，有幾個倌人會彈唱，懷抱著琵琶定準絃，開口唱得是馬頭調兒，然後改了太平年，有張生，來遊寺，小小紅娘把信兒傳過們兩玩藝兒瞧了個到，（七冬隆冬倉）拉起一張你再慢慢兒觀。」在早年這種玩藝兒，實在有傷風化，淨仗着饒頭（春册）哄人的錢。（燕市積弊）

古玩

都門雜詠琉璃廠詩云：「畫舫書林列市齊，游人到此眼都迷，最難古董分眞假，商鼎周彝任品題。」

又古玩鋪詩云：「唐宋元明件件陳，滿牆字畫盡名人，由來俱是擠持貨，不必深追問假眞。」（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好，廠店爲糟骨，晉帖唐詩秦古鏡，隋珠漢鼎宋瓷罏，巨眼辨錙銖。（望江南詞）

逛廟

都門雜詠逛廟詩云：「果真逛廟爲燒香，另有機謀腹內藏，偶遇青樓通款洽，回家好去認乾娘。」（同治都門紀略）

朝市叢載逛廟詩云：「逢期逛廟顧盼兮，三十六行色色齊，若遇人叢挨擠處，留心剪絡竊東西。」（見時尚門）

打茶圍

都門雜詠打茶圍詩云：「薰香刮面換新衣，柳巷花街日扣扉，借貸無門還典質，偷閒先去打茶圍。」（同治都門紀略）

曲房小坐，有姝相伴，雖茶果餚，亦堪排愁，況乃瓜子煙捲，柔荑親敬，而雲霧之茶，潑斟潤唇，亦足解長卿之渴，名曰「打茶圍。」北人稱爲「開盤子。」茶圍之名，來自歇浦，而溯源探本，則起於姑蘇崇眸，箭俗名相沿，無義可窮。若開盤子，則北俗通稱，盤子或即碟子變名，意指一碟瓜子耳。舊日盤子，例犒一元，苟餉以雙數，必視爲豪舉，今則餉五金十金者，比比而然，雙金之犒，且以爲常，俗尚奢侈，於斯略見。此項收入，居停與姬，各得其半，用竹籤若干，以計其數，五日一核，數亦可觀。苟有神女褰衰，門可羅雀，終宵無一盤子，此中以爲奇恥，厥名「脫盤子。」然在冰雪風雨之夕，圍爐枯坐，殆亦常事耳。（京塵雜錄）

擡水煙

都門新竹枝詞：「水煙成癮復何妨，鎮日相隨味倍嘗，詎意閨中尤酷好，也曾櫻口挹清香。」（見風俗門）

花戶

又：「久開花戶半回民，換柱偸樑計卻神，擁得如花妻妾女，多財博個綠頭巾。」

私娼

又：「門前小立影婆娑，縱費青銅卻不多，但得今宵能盡興，何拘曲巷是私窩。」

辣手

又：「平空辣手拉多般，那問書生與貴官，不是皮條還可恕，半成分到手頭寬。」（以上見市井門）

又：「寸寸柔腸脊戀深，堂名來往覓知音，少年紈袴多情甚，但得從良值萬金。」（見風俗門）

贖妓從良

贖身脫籍，往往而有，果能出諸真情，未嘗非慈航普渡也。特時姬多習狡獪，以此愚人，索得鉅款，不數月而風塵重墜，鴇婦慣技，幾於習聞，此中私謚之爲「洗澡，」即南姬之所謂「淴浴。」蓋姬多積逋，得人清理，猶身之積垢，得

一洗而淨也。惟間有情意相投，出諸本心者，則如麟角鳳毛之不可多見耳。（京塵雜錄）

都門新竹枝詞：「爭尚家家是鴿棚，成羣結隊半公卿，終朝餔啜爲常事，共擾東家感厚恩。」（見市井門）

國家創業，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騎射爲本務，而士夫家居，亦以射爲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爲會，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鵠子，」高懸栖皮，送以響箭，鵠之層亦不一，名最小者爲「羊眼。」昔果益亭將軍專工射鵠，有「果羊眼」之稱，然工者仍不事此。或一箭諸圈皆開而不落，如花瓣式，此爲至難。曰「射月子，」滿語名艾杭，即畫布爲正也。曰「射綢，」懸方寸之綢於空而射之，此則較難。又有於暮夜懸香火於空而射之則更難，然皆巧也，非力也。

定制，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故有大書於門曰「步靶候教」者，賭箭場也，然往者寥寥。（以上天咫偶聞）

北平俗曲射鵠子云：「深深院落開幽境，寂寂門庭掩短籬，幾樹老槐藏凍雀，兩行衰柳鎖寒烟，雪凝冰筋垂千瓦，風鼓松濤吼四垣，有個平臺兒小小五間蓋在正北，將那鵠棚兒箭擋兒都設在正南。且說那棚東清早將門進，忙喚人掃地開窗把鵠懸，擺了擺桌兒調了調座，排了排筆硯攏了攏籤，砌下那不濃不淡的茶數碗，弄着那半滅半明的炭一攢。猛抬頭看了看太陽天交正午，盼望那射鵠子的爺們把眼都瞪圓。忽聽得車聲碌碌到門前站，進來位丰致翩翩的美少年。穿着件避塵遮風風吹麥浪的羊皮襖，配着那攢花繞蝶蝶旋金絲的倭緞邊。這邊是荷包緊緊繫着佩，那邊是刀鞘輕浮琺瑯斑。帶着個三針洋表裝花攏，繫着個四喜煙壺翡翠鑲，提着個裝錢的袋兒有七八百，跟着個怪俊的童兒有十二三。打開那樺皮箭箭端了端箭，解下那錦繡弓衣上了上弦。又聽得門外嗽聲腳步兒響，見來人赳赳氣象英勇非凡。穿一件緊裹熊腰的郭什哈棉襖，套一件輕攏虎臂的巴圖魯坎肩，登一雙青布尖靴把雲頭兒補，戴一頂絳毡煖帽把貂狗兒安，繫一條蒼龍訓子的三環帶，掖一把魚躍龍門的大火鐮，別着個降伏啞的荷包繫銅烟袋，裏邊是眞正關東的台片烟，手拏着猴皮硬弓雕翎沉箭。棚東說「呀」這一回亂射胡擊就別想齊全。」

又來了個學行𨁶步的新朋友，他卻是銅山的貴客金谷的高賢。你看他弓箭整齊楷楷兒可愛，又見他衣衫時樣件件兒新鮮。只見他提腦搖頭俗塵五斗，他只是咬文咂字大話三千。他怎知平遞平開大撒大放，他怎知如抱嬰兒如托泰山。他倒說發叔的風流荒唐太甚，他倒說陶公的事業巧妙非凡。吃虧他眼內無人誰教好勁，幸喜他囊中有鈔不怕輸錢。遙望見車馳馬驟灰塵起，一霎時如風似箭到門前。進棚來僕從如雲衆星捧月，你看他甩着個挖行兒扭的腰酸。跟來的來升𠮶進喜𠮶背弓持箭，將那馬𢷬兒公然就放在了上邊。這些人都趕着請安連忙拉手，那眼熱的棚東親把茶端。這位爺𠮶管兒頂托兒雖分品位，皂靴貂褂纔下朝班。只見他眼端鼻正盤膝坐，叫聲「來呀」，放下褡褳。裝袋烟他自尊自貴大模大樣，想來是金階玉陛的一位官員。惟有那九城的高箭爾稱「央眼兒」，爲甚麼人人誇獎處處名傳？只爲他立品無瑕形端表正，持心有道氣靜神閒，滿面春風不狂不傲，天然大樣不朽不酸，從不知贏飯贏茶逢人較正，從不知射籌射會到處喝錢。只爲他邊幅不修無人理論，更兼着奉承不會纔惹人嫌。不多時齊到棚中一同歸座，無論那舊識新知都帶笑開言。說了些「久仰」「久違」許多的套話，說了些「纔學」「纔練」一無數的謙言，你兒𠮶我弟𠮶把年庚敍，這字兒那字兒把姓名捐。又讓道：「請開弟兄能天已不早，咱們是抓籌哦趕正哦還是射纖？」棚東說：「罷罷罷，不要像當年，是誰呀還下着賬，倒不如商議人人都抹個現錢。」這棚東連忙執筆開頭箭，走出位衣冠人物世俗的英賢。只見他邁步蹲身先抬後腳，張弓遞箭又努前肩，後手扎煞前拳亂晃，弓梢挂地箭扣子朝天，本就是弓軟箭沉從空高掉，怎禁得一推一㩳箭奔了東南。忽聽得打箭的「嘍喲」說「着了我的腿，」這位爺眼似淌雞臉都唬藍。又只見人人爭強個個賭勝，眞個是百人百樣百病俱全。也有那臉蛋兒着傷一撒一躲，也有那手顫兒掉勁一鬆一拳，也有那右膀爾不着把左膀爾改，也有那小撒爾出病把大撒爾添，也有那眞了眞「央眼爾」忙跟了一鑽，也有那找了找模箍兒樓俶了半天，也有那末了末後拳就既嚼了箭扣，也有那撑了撑搬指就唬斷了弓弦。而今是箭品全無只誇箭弟，許多的「央眼爾」似火內着蹦。非是他箭箭紅心不能擇箭，怕

的是揮走了箭漿兩就要輸錢。所以纔大中四兩又命中四，大對兩中對兩臉上就帶欸。這總是棘的事輕愛財的心勝，恨不得一百的戳兩贏上個加三。倘射出插花轉判兩就撅了嘴，怎當得拗楞倒攮兩又不許抓錢。許多箭病猶小可，更有那非常的小性兩太刁鑽。有幾個脾氣兩乖張常耍棒，有幾個情性兩蠻橫愛揮拳，有幾個酒後開包胡謅亂吵，有幾個人前抖臉逞窮花錢，更可惱穴壁窺窗偷瞄少女，還兼着分桃斷袖愛戀青年。這就是近來的鵠棚兒大概的光景，至其中細膩的情形我也難以盡言。」（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八音聯歡

咸豐中，都門彈詞，有名「八音聯歡」者，其法八人圍坐，各執絲竹，交錯爲用，如自彈琵琶，以坐左拉胡琴弦者爲搬弦，己以左手爲坐右鼓洋琴，鼓洋琴者以右手爲彈三弦者按弦，彈三弦者以口品笛，餘仿此，又一人於座外敲鼓節樂，音極悠揚，其音詞亦綿邈可聽，傾動一時。（餘墨偶談）

鬪雞

燕齊之俗鬪雞。（廣陽雜記）

出臺

宣南雜俎出臺詩云：「一聲唱呆打簾開，小鳳誰家新出臺；喉似貫珠人似玉，芳名有客費疑猜。」

出籍

又出籍詩云：「身價千金客爲償，天空獨鶴任翺翔；而今不寄人籬下，秋月春花自主張。」

生日

又生日詩云：「先期密約去兒家，共賞芳辰醉碧霞；嫌煞門庭春黯淡，故從星斗乞光華。」

清唱

又清唱詩云：「清歌一曲任崑黃，絕好當筵侑酒觴；把箸三撾渾合拍，不須檀板按宮商。」

趕條

又趕條詩云：「天街嘵嘵鬥香車，蝶使分傳四大居；最是鶯花撩亂處，如松館裏上燈初。」

師父

又師父詩云：「日責纏頭俗老伶，夜來風雨不堪聽；種花人作摧花衆，誰向花間好繫鈴？」

老班

又老班詩云：「鶯花隊裏稱仙伯，風月場中作主人；回首十年春絢爛，舞衫歌扇證前因。」

娶婦

又娶婦詩云：「營得新巢穩碧梧，求凰古調入時無；杏花笑怨東君誤，遣嫁人間小丈夫。」

聽別班戲

又聽戲詩云：「酒傭定得座兒遲，一束相邀聽別班；雅集何當花似錦，滿園春色不能關。」

若輩雖隸樂籍，亦喜觀本人不隸之部，非特山陝諸班，有攜玉人而至者，即如隸三慶者往四喜，隸四喜者往春臺，皆是。其侍坐也較久，必視所喜之劇演畢乃去，所費一如侍飲。（側帽餘譚）

拜節

宜南雜俎拜節詩云：「佳節終須拜斗臺，香車過處急如雷；可憐芳版空投徧，十叩高門九不開。」

每値令節，必具衣冠，袖芳版，乘車往老斗家敬賀，然接見者寡，一緣是日適値主人親出賀節，一緣有所費也。其接見者，叩賀起，命坐譚須臾，隨賞以紅封，多寡一視主人云。（側帽餘譚）

裝烟

宜南雜俎裝烟詩云：「莫負慇懃美意虔，纖纖親送斐筒烟；笑他老大生涯賤，慣向人前聳兩肩。」

揚州竹枝詞云：「看他呼吸關情甚，步步相隨雲霧中」，詠傻僕裝煙句也。此風天津盛行，若京師高品則不屑也，不謂近日竟亦有之。（側帽餘譚）

跟班

宜南雜俎跟班詩云：「劇飲酣呼興未闌，嗽聲簾外促情歡；問卿何段花奴鼓？香閣渠居耳目官。」

所惡於跟兔者，為其拘束之，使不得盡歡也。跟兔即若輩隨人之號，名為隨人，實其師之羽翼，若輩畏之如虎，侍坐稍久，其人壁衣微嗽，即聞聲而出，或互相口角，以致用武，一經知覺，而斥不少假借，甚且告於其師而夏楚之。（側帽餘譚）

結盟

宜南雜俎結盟詩云：「菊部風行倘訂盟，一般聲氣結萃英；金蘭譜上生香色，玉笥班中序弟兄。」

若輩亦尚結盟，以小紅牋寫名字，諏吉拜盟，呢呢私暱，亦頗不苟。（側帽餘譚）

改籍

宜南雜俎改籍詩云：「鷗鳥無心任所依，一枝暫寄莫高飛；移花接葉分明是，出谷遷喬殆庶幾。」

以所部不競而遷地為良者，則改籍是也。試言其故：一因本人中材而所部上材居多，未免為所凌轢而不能自振，一經改籍，既足新嗜芳者之耳目，且他部或純係中材，或參以下材，則斯人一出，大可嘯傲其儕矣。一因所部以津貼細故不洽，故改絃易轍，以省費也（側帽餘譚）

站臺

宣南雜俎站臺詩云：「臨約旗檣半面窺，臺臺並立態行隨；秋波最是傳情處，一笑紅眉微啟時。」

自掛籍樂部後，日日進園，立於戲臺之東西房，謂之「站臺」，蝶使分巡坐間，似箇相識者，涵眉語，使侍坐，坐時久暫不等，大抵錚錚有聲者，略一周旋，卽便別去。（側帽餘譚）

三慶四喜春臺各班雛伶，日戲場三齣開過後，咸駢立上下場門簾下，向樓頭瞭望，若樓上有熟客，卽登樓侍坐，往往主客二三人，而侍坐雛伶多至二三十輩。旁觀豔羨者有人，嫉妒者有人，當局亦揚揚自得，其實彼等心不在戲，大軸未上，已各攜相好，赴酒樓去矣。（宣南零夢錄）

下天津

宣南雜俎下天津詩云：「歌場冷落幾年春，覷得廬山面目眞；到底品花先品格，格低無奈下天津。」

京師梨園子弟，年長色衰，門前冷落，不得已束裝至津門，徐娘老去，重整笙歌，雖達出污泥，至此終不能潔身自好矣，俗語謂之「下天津」，彼中人則深以爲恥。（淞南夢影錄）

櫻花謝豔，相賞者稀，強者自立家室，弱者逡巡而下天津，故天津之優，較京都爲遜。（側帽餘譚）

學戲

梨園竹枝詞學戲詩云：「自從樂籍掛芳銜，雛鳳新聲總不凡；爲問教坊何所尚，部居第一是青衫。」

索釋

又索釋詩云：「耳邊細語聽偏眞，不索纏頭更可人；兒慕蘇袍新進士，烏靴踏處寵殊倫。」

吃醋

又吃醋詩云：「花鳥相依兩兩歡，一枝別戀太無端；鳥聲怡悅花容妬，風送香來也帶酸。」

隱語

又隱語詩云：「別傳隱語耐思尋，燕語翻成鴂舌音；本是好花當解語，如何語語具深心。」（以上見宣南雜俎）

若輩自相爲語，率多廋辭，非久在羅綺叢中，不能得其隱。大約用本字轉音，而字句之間，又間以閒字。口角伶利者，舌戰相尚，至有發語至數十字，陸續一串，如蕊歌，如燕語，聽者茫然。用此語者，亦有相嘲笑，卽譏訕本主之意。（側帽餘譚）

逛天寧寺

梨園竹枝詞逛天寧寺詩云：「古寺天寧好景開，晚秋黃菊早春梅；看花到此銷魂定，有客攜樽赴約來。」（以上

兒宜齋雜俎）

出西便門里許，有天寧寺，浮圖高聳，梵宇深沉，禪房花木，亦饒明瑟，而塔射山房尤勝。入寺者鮮事隨喜，惟野眺以滌煩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調肴蔌，亦多適口，若飲酒茹葷，須挈行廚。寺出薰燻，遊客必市一二瓶歸，以餽親友，但爲花氣所掩，眞味全失。而若輩庚詞，輒以「天寧寺聞鼻煙」爲惡謔，亦奇。（側帽餘譚）

教歌伶

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綽有矩度，掉頭擲眼，各具精神，雖雅俗不同，而一顰一笑，皆非苟作。（慎方記）

看蹭戲

作倖演劇，乃今日常有之事，而來賓中竟有與主家素無往還，並未與主家送禮，而亦貿貿然入座觀劇，如京諺謂「看蹭戲」者。（梨園舊話）

送伶楹帖

都門習俗，送歌伶楹帖，必嵌其號於首一字，多屬成語，巧妙異常。（談麈）

新伶洗擦

相君之面，雖不能儼似六郎，然白皙翩翩，鮮見黝黑。孟如秋言，凡新近一伶，靜閉密室，令恆飢，旋以粗糲和草頭相餉，不設油鹽，格難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漸退，轉而黃，旋用秘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餘，面首轉白，且加潤焉，此法梨園子弟都以之。

薰香

粉郎一至，正如荀奉倩薰衣入坐，滿室皆香。蓋麗質出於天生者少，不得不從事容飾，芳澤勤施，久而久之，則肌膚自香。吏佩以麝蘭，薰以沈速，宜無之而不香也。買香之肆，其施之齋沐者，別推桂林餘貨；以佩帶者，則數花漢冲；用以薰焚者，則有合香樓；皆著名老店也。

着靴

窄窄蠻靴，小步花磚面上，亦殊可觀。小史例著烏靴，正所以昭其敬，羔羔裘退食，吉莫常拖，彼童也，納履而登，轉鄰於褻，此例不革，良有由也。惟出師後，則挖雲鞋子，任其曳踊。

割靴

割友人所愛，曰割靴頁，其義未詳。意以京師優兒常割人靴頁，以靴頁喻歌僮，以優兒戲稱玉者。因是，二人同招一僮，曰同靴，竟有形之章扎，類於同年同寅，一何可哂。

子弟教成歌舞，將出應客，先輸錢於梨部，按節出費，謂之「搭班，」搭班之首日，例演劇敬神，且以勸坐客。

範銅爲幹，約二尺許，空其中，綴以環，雜劇有打連廂者卽此。蓋一二雛伶喬扮妒女郎，執梢板，且歌且拍，先置幹於指尖，旋轉自如，錚錚作響，繼移置眉語間，仰面注目，不稍欹側，復作勢一聳，跳至鼻端，技至此爲入神。於時，翹足爲凝神睨者，不知凡幾，稍不謹細，卽鏗然擲地，而惡聲隨之矣。方在眉宇間旋轉時，左手敲板，右手旋扇，口唱紅繡鞋曲，五官並用，汗出如漿。

距永定門不遠，有亭曰陶然，爲漢陽江水部所建。亭基頗廣，護以木欄，春秋佳日，微雨初過，槐柳滴翠，葱蒨可愛，亦紅塵中清涼世界也。好游者，預飛箋訂客，招邀小史，攜具前往，徵歌鬬酒，作半日歡。迨日影西逝，牛羊下來，陌上游春者，亦歌緩緩歸矣。

國喪例禁演戲，在詞史稚各有其主，而倚此營生者，不無仰屋之嗟，凡有流爲匪類，故演爲說白淸唱名目。登場服式時衣冠，脚色不缺，武劇無刀鎗箭戟，空拳徒搏殊堪一哂。期月後，漸而借箸盤柔以飾緊脊，漸而旦脚戴花，漸而老生帶鬚，漸而丑凈塗面。期年以後，頓還舊觀，惟不敢大鼓大吹而已。（以上側帽餘譚）

舊制，每遇國卹，四海遏密八音三年，其時伶人最困苦也。一百日後，戲園中漸有淸唱，不穿形頭，不開大鑼鼓，其後漸有形頭，惟不穿紅衣，一年以後，漸復舊觀矣。（夢華瑣簿）

有無業遊民，略熟幾句盲詞，於傍晚時，挾鼓韃絃，索度曲巷而作聲焉。小家眷屬，性尤篤好，每一延至，期必達旦。嘗於綺春近信夜飲，一聆其聲，悲壯肅殺，酷近伊涼。婦人帷而聽之，無懈骨，無倦容，而坐上客殊聳聽耳也。（側帽餘譚）

少時卽聞鄉里父老盲施世綸爲淸官，人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燕下鄉脞錄）

唱曲的多係瞽目者，天將晚，䄿子鼓齊鳴於街頭，「儻啷，儻啷，起嘣嘣，嘣嘣嘣一嘣嘣。」（民社北平指南）

光緒都門紀略查堂詩：「「查堂」櫃上一聲呼，驚得閒人片語無，跟庵車夫齊站起，此時威勢比金吾。」

茶園

又茶票詩：「當十青銅八百令，付來視劇也怡然，恨他有意相欺哄，牌上偏書小制錢。」（以上見詞場門）

放風箏

又放風箏詩：「不知紇索弄東風，紙訝輕雷走碧空，試立御河橋上望，紙鳶無數夕陽中。」（見時令門）

風箏擬即紙鳶也，常行沙燕，一尺以至丈二，折竹結架作燕飛式，紙糊繪青藍色，中安提線三根，大者背着風琴，或太平鑼鼓，以索繞雙順風放起，晝繫紙條，夜繫紅燈，兒童仰首追逐，以洩內之積熱，蓋有所取意也。三尺以上，花樣各別，哪吒、劉海、哈哈二聖、兩人鬧戲、蜈蚣、鮎魚、蝴蝶、蜻蜓、三陽開泰、七鵲登枝之類。其最奇者，鵬與鷹式，一根提線，翱翔空中，遙視之逼眞也。（春明采風志）

優人見妓

京師優人，見妓則請安而不敢抗衡。（海上冶遊備覽）

京師之伶，不敢謁妓，卒然遇之，必屈一膝以致敬，稱之曰「姑娘，」妓則貽以手巾荷包等事。光緒庚子以後，伶漸縱恣，與妓會見，則不然，其後且有相狎者矣。然妓女若與優伶共宿，則人皆賤之，若與閹人共宿，則聞者不復顧。（清稗類鈔）

在像姑極盛時代，伶終不敢謁妓，猝然相遇，必請安稱「姑姑，」清末，伶漸縱恣，與妓會晤，請安稱謂之例，已不可見。民國初元，像姑風革，伶人以優隸賤籍，一躍而爲藝員，乃益放肆，日事冶游，妓亦不以前例相繩，並幾視伶爲客矣。迄於嗣頃，習尚放浪，妓之無恥而善胡調者，且以狎伶爲榮，是劇園樓廂中，時有粉白黛綠者，雜坐成羣，則皆北里姊妹，結盟而來，物色面首，多指日成，特行蹤詭秘，終不知高陽臺安設在何處耳。（京華春夢錄）

優人講題

京師鄉會試後，優人每以講題爲戲，殊涉侮慢。（風月談餘錄）

葉子煙

淡巴菰即煙草。京師盛吸者，有高潮煙，蘭花潮煙，又有片兒煙，葉子煙，白錠子等名。葉子煙則用關東取來煙葉，揉碎而吸之。其煙筒有竹，有烏木，有象牙，藏煙處曰頭，銅鐵爲之，口銜處曰嘴，玉石、料石、翠石、瑪瑙、獸角，或銅爲之。竹皆販自南方，筒長不逾尺，其盛煙之囊，有如意式者，花瓶式者，飾金繡花，鬪妍爭巧，亦有以皮爲之者，下以火燐，上

以口吸。

黃鶺鴒

鶺鴒，其尾羽皆黃色，眉間有白如粉，或名黃豚子，綠脰子，並同類。綠豚子又呼竹葉青，又有略大於竹葉青而毛雜黑文者，好食蘇子，士人即以蘇子名之，亦同類也，皆可籠養爲玩。

搶天鵞

天鵞，又名駕鵞，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餘斤，俗稱「金冠玉體乾皂靴」是也。每歲大興縣管南柳林，飛放之所。彼中縣官，每歲差役鄉民，廣種茨菰，以誘之來游食，其湖面甚寬，所稱延藝天鵞來千萬爲羣，俟大駕飛放海青鶻，所獲甚厚乃大賚延甸以爲慶賞，必數宿乃退。

碧桃

碧桃，今京師臘月縕火煖之，以充盆玩。

桂花

今京師桂花甚珍，僅見小本，供盆盎之玩。

蠟梅

蠟梅有九英、磬口、檀香三種，今京師有九英者，亦僅置盆中供玩。

水仙

水仙，草橋圃人每逢廟市，約擠成集。（以上光緒順天府志）

名優

朝市叢載名優詩：「優伶早把姓名傳，甫出場門叫好連，若是無人來指道，任他絕技阿誰憐？」（見詞場門）

名遊

又喝堂名酒詩：「進門先喚有來客，老幾排行指報名，霎時擺酒催開菓，夜半歸家倒趕城。」（見時尚門）

北平俗曲烟花嘆云：「嫖客兒進門把芳卿會，俏嬌娘風流體態可人憐。但見他一雙杏眼凝秋水，兩道蛾眉細又灣，鼻如懸膽牙排玉，耳墜金鑲八寶環，粉臉淡妝如花貌，烏雲巧挽像龍盤，十指尖尖如春筍，三寸花鞋足下穿，身穿衣衫紅襯綠，汗巾一條束腰間，恰好似九天仙女臨凡世，不亞如月裏嫦娥降下凡。初次見客雙遞手，慢閃秋波把情傳，然後轉身回房內，等着媽前來呼喚去陪客官。進門先把好來問，隨後裝烟把茶端，侍奉已畢陪客坐，啓朱唇滿面帶笑把話言：『請問爺台何處住？現作何生意？現作什麼官員？從前常往誰家去？無事何處散心煩？』問話之間擺上了酒，將嫖客兒讓在上首相陪在下邊。親手斟盃斟上酒，玉指托盃遞到唇邊，敬過三盃纔坐下，二人對飲把話敘

哉。又令人將琵琶擊來懷中抱，十指尖尖定準了絲絃，唱的都是有情有緒的馬頭小曲，嬌聲宛轉令人喜歡。唱完了曲詞又把皮盃敬，先行酒令後猜拳。陪客怎敢言貪淺，帶酒的佳人故意兒裝眠，徹去殘席說屈尊，敬待不週望乞包涵。老媽兒慌忙把床鋪上，同入鴛幃魚水交歡，內中多少風流事，歡娛何必細明言。雲收雨散相偎抱，粉臉挨肩訴心田，常夜顚狂無閒空，一宿何曾睡安然？倘佳人暗恨更長天不亮，強打着精神會巫山。佳人正在着急處，忽聽得金雞報曉亮中天。此時嫖客纔睡去，不多時醒來他又不嫌絮煩。事完還纔翻身起，一齊下炕整衣衫。老媽兒進門先掃地，端茶倒水不遲延。佳人陪客梳妝罷，慇懃讓客把點心飡。掌櫃的前來又讓飯，客說有事出門闌。」（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合南幫北幫計之，在光緒丁酉戊戌間，僅三十七家耳，一家不逾十人，少僅三五人。生客以排果席爲相見禮，一次給現金，此後則皆記之於簿，以故逃債者甚多，掌班者虧累不支，倒閉相屬。庚子亂後，改絃更張，此輩乃得藉以自存，而章制亦略有變更。入門，座客盈室，奴導入小屋中憩息，謂之「坐櫃房，」前客去，乃引入所親室，謂之「到本房，」約坐一小時，攬衣起出，擲銀幣一圓於案，鏗然有聲，謂之「開盤子。」客留止宿，夜度資費，銀幣八圓；亦有十二圓者。

京師冶遊，無論生張熟魏，識與不識，皆可問津，且大了高叫見客，妓卽相率而出，任客選擇也。（以上淸稗類鈔）

北里汗漫，青樓櫛比，無論生張熟魏，祇須囊中充斥，均可逕入。纔及門，茶壺高呼，其聲曰「候。」考「候」字之義，或示警告，使院中諸姬，預備相迎。客既入院，如無熟識，茶壺揣意，引入空屋，高呼數聲，衆雛齊鳴，其聲不一：或曰「到前面，」或曰「到後面，」或曰「到樓上，」或曰「到樓下，」凡此聲浪，名爲「王八叫。」意卽告姬客之所在，俾得赴選也。或謂並非呼「到，」而呼「打」字，則「打」字之義，殆作打簾子解，亦殊可通。雛叫旣畢，來往熙攘，衆艷紛呈，茶壺旁立，逐報芳字，厥曰「挑看。」客如中意，卽可指名而索，苟闔院無一足盼，亦可飄然逕出，不必破慳囊一文也。乃有措大生相，看花有心，選色無力，假挑看之名，實乃看而不挑。相習旣久，醜行畢露，此中遂有專稱，謚曰

「窰子。」鶯花庭院，窰子插足、饞眼流汁，繁華忽變，如曰「到前面，」則下必加一「的」字。衆姬習聞，亦逆知客之非良，率皆裹足不前，而院次都近，閻眼較易者，踱步勉往，掉頭即去，寥寥無幾，茶壺即唱「都來了。」意存搪塞，豈真羣芳畢呈，縱非待以閉門羹，亦幾等於逐客令矣，窰子內無聊賴，祇維大踏步而去，欲飽眼福，亦且未也。(京華春夢錄)

小班茶室，皆可任便入內，小班則由跑廳傳喚各妓，依次至客前而呼其名，如水仙、愛玉、翠玉、翠蘭，逐一點叫畢，擇其可人者挑之，即被延入該妓之室內。茶室則由大了喚妓至客前，呼其排號，如排一、排二、排九、排小是也，客當意即指定之，入其室飯茶，不合即行。下處之妓，皆面玻璃窗而坐，客可在窗外任便窺看，有當意者，則徑入，若窗帘已下，即已有客在室，不可進矣。

妓女酬應：飲茶客來，備茶，及香烟瓜子，熟客則加水果。聽唱，善歌者可隨時點唱，（秦黃小曲，）其師傅輔以絲絃（清吟小班之妓女，例應演唱，惟近日有不能唱者，似與名實不符，間亦偷懶者，每多不唱。）一曲二曲，悉任客便，有時賞其師傅，多寡不等，茶室則給銅元數十枚。叫局招妓，侑酒伴遊，或代打牌，由此班至彼班，三五元；由妓館至住宅或酒樓飯館十元，入城不論何地，均在十五元以上。生客必付現，熟客則於三節總給，且有折扣。住宿小班之妓，非相識已久，不能度夜。茶室則曾遊二三次者即可，惟下處隨便。（以上民社北平指南）

北平清吟小班，即頭等妓院，多在石頭胡同、百順胡同、王廣福斜街、陝西巷、韓家潭一帶。客入妓院品茗，爲「打茶圍，」無論生熟客，一客偕往者謂之「鑲邊，」茶圍照例一元，熟者外敬鮮菓等類，須洋二元，惟時爲捧場之客，亦可免開，或歸三節結算。亦可招妓侑觴，爲「叫局，」又名「叫條子，」由該班至此班，曰「過班，」費三元，至飯館五元，進城十元。如無自識之妓而叫局，辦法有二：一可借招友人素識者，曰「借條子」（須於箋末書某姓借某姓字樣；）一或經友人介紹招致者，曰「薦條子」（可於箋末書某代二字；）條費均由本主付給。同席之客，有素識該妓者，亦可當場轉局，條費照例。至偕妓觀劇，照像，出遊，均按叫局計算，惟須賞男女僕一元或二元云。擺酒，每席十數

元，三五十元不等，班中皆自備酒餚，菜頗不惡，犒賞男女僕，通常四元，飲畢，皆須開付。凡遇佳節，及妓女壽辰，或本班開市（妓館每節招牌雜耍或一二次，託名曰開市，）之日，熟客例應捧場，招友聚飲，或打牌，多則四席，少則一席，當筵席時，該班必請衆客點唱，每唱賞洋一元，如點曲較多，酌賞亦可。客之視此爲榮舉者，則所費當不貲耳。素識之妓女，如能歌唱，同友往遊，亦可隨便點曲，令該妓演唱，以盡賓主之歡，而助遊興也。除茶圍例洋外，不另給費，至隨手琴師，亦不必開發。陰曆端午，中秋，年關三節，通例賞男女僕四元，多則隨意。男女僕送節禮，照例不收，以二元或四元賞之，但此爲熟客熟客賞之，如逢場作戲之客，則無須此費矣。二等多在朱茅朱家石頭及王廣福斜街等處，較頭等亦無甚大異點，不過房院陳設，不如頭等清潔華麗耳，價值亦較頭等低廉。妓女能自修飾者，頗局可取，下此恐有梅毒，遊者不可不愼。無論生熟客，皆可逕入打茶圍。生客初次來者，女僕請人空室，喊各妓見客（見客時女僕按人報名曰云云，）遊客見有當意者，即指定一人，如該妓房中無他客，即延入其室，獻茶並瓜子兩碟以敬客，茶資通例大洋六角，至常去熟客，過日再給亦可。妓女有能唱者，遊客亦可點曲，令該妓演唱，不額外出資，惟須給烏師大洋四角。妓院每節必邀大鼓書一二次，亦曰「開市，」無非爲熟客捧場地步，藉此以取財耳。熟客屆期必到，少則與寫盤洋四份，多則數十份，若在該院招飲及叫條子等事，賞錢條費，大低比頭等省十分之四耳。三等下處，多在蔡家胡同朱家胡同及後營一帶，夜間門首，亦懸一洋燈，上書「某某下處」等字樣，專爲接待下等社會而設，中等社會，亦間有往而參觀者；至上等社會則絕無人矣。以梅毒較頭二等之妓爲重，往遊者宜愼之又愼也。遊客入門之際，與二等妓院情形略同，茶資通例大洋四角。（北平遊覽指南）

耍傀儡子

一歲貨聲「耍傀儡子」註云：「一人挑擔鳴鑼，前發後籠，耍時以扁杖支起前擔，上有木雕小戲閣，下垂其藍布圍，人籠皆在其中，籠內取偶人，嗚鋼銜哨，連耍帶唱，有八大齣之名：香山還願、劉大姿、高老莊、五鬼捉劉氏、武大郎作戶、賣豆腐、王小兒打老虎、李翠蓮。」

茍利子，即傀儡子，乃一人在布帷之中，頭頂小台，演唱打虎跑馬諸雜劇。（燕京歲時記）

跑旱船

一歲貨聲「跑旱船」註云：「一人攜兩兒戴女冠，銜木架船行敲鑼鼓，入人家唱山西曲。」

跑旱船者，乃村儈扮成女子，手架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學遊湖而採蓮者。（燕京歲時記）

婦女聽書

諭：「御史文海奏，婦女聽書宴會，有傷風化，請旨飭禁一摺，據稱：「近來書館書廠，飯館酒肆，竟有婦女聽書宴會，任意遊玩」等語。婦女入市遊觀，迭經降旨嚴禁，乃竟罔知忌憚，而加甚，實屬不成事體，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出示曉諭，一體嚴禁。」（東華續錄）

種菊

菊花無論粗種細種，皆接本花時，凡大宅必購數百本，尋常之家，亦必百本或數十本。

灘調

北妓所歌，亦有名灘調者，伉直非古音，能者絕少，客亦無聽之者。

高蹺

高蹻，其木約長三四尺，履平地如飛行，多十四五歲小兒爲之，間屈一足於背，以木向上，以一木蹺踔而趨，仍以手相搏，備諸險勢，或自投開兩胯，橫伸其足，平坐於地，將起，但聳身一躍，已相牽疾走，不俟少立，始能舉步。

白蠟桿會

白蠟桿會：白蠟桿者，矛也，以白木爲柄，光滑如蠟，故名。會各數十人，人持一桿，至場賽技，盡諸擊刺之法，分合變化，數百桿如一桿，忽左忽右，觀者目追瞬之而不能及。

妓女彈唱

樂器存者，惟胡琴三絃，並琵琶，摘阮無之，而箏筑箜篌更無論已。曲惟楚之二黃，秦之梆子，而崑爲絕響。二黃以掩抑頓挫爲工，猶有崑之彷彿，遂爲天上人間法曲，妓家亦專習之，故北妓皆不能彈，南妓能彈而無所用，以歌時皆師於門外以胡琴叶之也。

大鼓書

大鼓書，北妓所奏，以架支鼓，鼓小而匾，兩面皆可擊，妓倚門立，左手拍板，右擊鼓，師以三絃叶於門外，有昭軍出塞，雨陽關，繞口令等曲，其音繁碎急促，有一氣至一二十句者，似說似唱，莫知爲何調。（以上都門瑣記）

京音以大三絃坐彈伴唱，唱者側立，右手打小鼓，左手拍小版以爲節，故又名「大鼓，」北方頗盛行。其音句亦

七字體，四句爲一轉，等於南方之開篇。女子則專唱開篇，男子則唱列傳，名大鼓書，同南方之文書，今滬上亦頗風行。北方商女相率南來者不絕。緊調以悲壯勝，先緩後急，逐步加緊，大有慷慨激昂之概。蓋燕趙間士風使然，歷史相傳，原非虛語，與吳調之專以文雅二字見長者完全不同。蓋南北民性懸殊，剛柔各別，大陸與水城之所鍾也。今之唱法，往往篇中夾唱反二簧一節，乃後人變體，非原則，不足爲訓也。（中國音樂史）

京伶包銀

公私讌會，供奉諸伶，其價之高，有三百金纔一曲者。（都門識餘記）

從前京伶無包銀之說，但每日唱後取車錢而去，以多寡分優劣。（梨園佳話）

娼寮

初立警部，奏收妓捐，於是南妓日多，舊中城所巡陝西巷韓家潭一帶，盡屬妓家，與胭脂百順石頭等名八大胡同。初妓家所在，朝士必迴車避之，恐遭疑謗，至是平康之車，十九皆朝士，相覓必所歡妓室，罕待於宅中者。（都門識餘記）

娼寮定章，至夜十二鐘，一律閉門，而冶遊諸君，每終夜奔走花叢，不知何術出入。

從前娼寮偶觸人怒，即輾轉藉勢封門，花界畏之甚於狼虎，自納花捐後，不得復作強暴之行。（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丁酉戊戌間，南城娼寮頗卑劣，視韓家潭之伶館，不如遠甚，其規制大抵一果席二金，又當十錢四緡，其次則不設宴，不歌曲，但可留宿，費當十錢二十緡耳，費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僕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強邀一宿，妓亦欣然就之，獨南齋龍友謂黔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虛言也。

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溷集之地耳。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身敗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以上清稗類鈔）

窰臺

雜戲

戲劇風尚

馮園，右安門外，花木甚多，近時士大夫，每攜酒往游焉。窰臺，右安門內，夏間搭涼棚，設茶具，重陽後，蔟花搖臼，亦城南一勝地也。（以上京師地名對註）

戲劇之外，又有托偶、（讀作吼，）影戲、八角鼓、什不閑、子弟書、雜耍、把式、像聲、大鼓、評書之類。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台宮戲。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多能下淚。八角鼓，乃青衣數輩，或弄絃索，或歌唱打諢，最足解頤。什不閑，有旦有丑而無生，所唱歌詞，別有腔調，低徊婉轉，冶蕩不堪，咸同以前頗重之，近亦如廣陵散矣。子弟書音調沉穩，詞亦高雅。雜耍，把式，即變戲法兒武技之類。像聲，即口技，能學百鳥音，並能作南腔北調，嬉笑怒罵，以一人而兼之，聽之歷歷也。大鼓，評書，最能壞人心術，蓋大鼓多采蹦附芍之事，閨閣演唱，已爲不宜；評書抵掌而談，別無幫襯，而豪俠亡命，躍躍如生，市兒聽之，適易啓其作亂爲非之念。（燕京歲時記）

耍猴的敲大鑼，其聲『ㄊㄨㄤ，ㄊㄨㄤㄊㄨㄤ，ㄊㄨㄤㄊㄨㄤ。』耍猴立子的，同時敲大小銅鑼，其聲『ㄉㄨㄤ，ㄉㄨㄉㄨ一ㄉㄨ一ㄉ況。』耍耗子的吹哨吶，『味瓦——味瓦——味——瓦。』跑旱船的（肩荷彩船）敲鑼鼓，打鐃，其聲『鑿隆鑿，一鑿鑿，擦，擦，擦擦。』（民社北平指南）

京師戲劇，風尚不同，咸豐以前，最重崑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無絲竹，慷慨悲歌，乃燕士之舊俗也。咸豐以後，專重二簧，近則並重秦腔。秦腔者，即俗所謂梆子腔也，內城無戲園，外城乃有，蓋恐八旗兵丁，習於逸樂也。（燕京歲時記）

考京師士夫好尚，亦月異而歲不同；國初最尚崑腔戲，至嘉慶中猶然，後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崑腔之辭，變其音節耳，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得勝歸來，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二黃腔，其聲比弋則高而急，其辭皆市井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尚高亢，同治中又變爲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競尚梆子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余初從南方歸，聞之大駭，

然士夫人人好之，竟靡以口舌爭，昆弋諸腔，已無演者，偶演亦聽者寥寥。

磚塔胡同

明代勾闌，皆在東城，故有勾闌本司之名。至本朝裁教坊，其地盡改民居，即迤南之泡子河一帶，所謂昔之歌舞場者，亦不可問，而正陽門外以西，則改爲花柳之窟矣。未幾，西四牌樓左近，復變歌吹之林，始只磚塔胡同寥寥數家，繼則方以類聚，日變蕃多，今則四圍挨他，歌吹沸天，金張少年，聯騎結駟，揮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闌也。

子弟書

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創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調尤緩而低，一韻縈行良久，此等藝內城士夫多擅場，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遠、趙德璧之屬，聲價極昂，今已頓絕。（以上天咫偶聞）

戲單

當時各園戲單，係用長約二寸，高約一寸黃紙印成。此單未送之先，另有園中探得是日戲目，用紅單片開最佳之戲數齣，呈諸官座各富豪挨座傳觀，有願先視爲快者，閱訖，賞以一二十文。（宣南零夢錄）

夜戲

京師向無夜戲，現各班均以義務開演，爭奇鬬勝，日盛月增，從此夜夜演唱，不復禁止。

名脚出場

京城戲園舊習，開場者幾不堪入目，入後一齣勝於一齣，引人入勝，最後一齣，日暮始演，即第一名脚也。今則日晚一日，非上燈後不露矣。人一挑簾，電燈忽燦，輝煌齊熱，振人精神，優待名脚，可謂已極。

打球

近日打球之風，日盛一日，凡樓閣場所，多設球房。（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搖茶碗

社會上的生意玩藝兒，近於賭類的居多，諸如菱角絆兒、遡天轉、猜五度、抽籤兒、碰十點兒、黑江攙、棋式、六地兒、紅魚、二十一地兒、骨牌、抓子兒、抓紙捲兒、汪杆條（就是三根籤兒）無不講究耍錢，外帶着還是沒一樣兒沒鬼。俗言兒「哄不盡的愚人，拿不盡的賊。」其中有種公道玩藝兒，就數搖茶碗，雖發源於鄉間，可跟現在彩票性質相同。怎麼搖法呢？是用幾根竹籤兒先抽號碼兒，再按照號碼兒的先後次序，用骰子叫買主兒自己去搖，假如十個人吧，誰點兒大，誰得一個茶碗，不過核計起來，比實多賺幾個錢。後來磁器一貴，不必公家禁止，他們就不幹啦。

戲館

本地管著戲園子叫「戲館子，」離開北京，都叫「戲園子。」並且本地叫作「聽戲，」外省通叫「看戲」（足見外江派的好老，是只能看，萬不能聽啦。）俗語說「百里不同風，」先不必計較他。惟獨戲館子這行買賣，直是拿着銀碗討飯，好漢子不幹，賴漢子沒有那麼些個錢。在有五城的時候，各館子的正面兒樓，直不能賣，淨得預備車轎班兒，甚至五城的小馬兒都得應酬到了，一個挑眼，不是打架，就是摔茶壺。從打二十八年天樂園開市以後，就顯出文明進步。後來又一上捐，這纔算是眞正買生意（早先直是擂臺。）前台各地，向來都有名目，甚麼「東台，」「西台，」「南台，」「北台，」（看是那們的場）「三廳，」「三廊子，」「大牆，」「踏板，」「柱眼，」「小池子兒，」樓上左、右、正，分爲三面兒，靠正樓如不加官，可以買坐桌兒。堂裏有總巡，有散巡，攔門的是在門口兒（下堂擺攤兒的，都得給他們錢，）各地有各地的賣座兒的，餘外還有個堂頭，每地多少桌，由一至十的算，加空擱櫈兒，現來現說，櫃上有坐賬（管銀錢出入總數，）有小賬（淨管櫃數兒，不管銀錢，）堂裏如交現錢，單有管現錢的（早先九四九二都有，近來銅子，不可知怎麼摳，）票子銀錢要不一樣，堂裏頭就算合了式啦，票子兒交票子，錢兒交現錢，不論查的多嚴，也是作弊。（以上燕市積弊）

都門歌曲，向昔稱盛，內外城歌館林立，若三慶、中和、慶樂、天樂、（今已改爲群樂）同樂、民樂、文明、吉祥、廣德、廣和等家，皆其著者。他如第一舞臺、新明戲院，則院軒宏敞，設備校優，足引麗姝，逛翩共集也。（京華春夢錄）

打十湖

北平俗曲打十湖云：「三六九加錢二百錢的全貨兒三四翻兒葷湖加倍不爲優，抓鬮了回龍是十個貨兒三百錢一忙是加二頭。」（百本張鈔本子弟書）

賣妓

北平俗曲走早毀妓云：「局兒上的姑娘兒，自從落水進院，先將他刷洗一遍，換上絲棉，受了些個排訓教調的魔難，打罵的熬煎，身無病症將藥灌，怕的是破身之後，懷胎生產。不叫他接人，只等個梳攏的客官，講定了定價，這纔將來梳攏一番。定價的銀錢足彀他身價一半，梳攏已畢，定期已滿，打發梳攏客走，這纔叫他入術，學唱學彈，教了些

個馬頭的時調，琵琶三絃。接客的禮貌規矩，留客的圈套，送行的表記，無非是剪點兒頭髮。掰點兒指甲，掛鏡兒汗巾兒，鋁子香串，叫他常常觀看，時時罣念。臨行時蜜語甜言說幾遍，囑咐他常往還。」」（日本張紗本馬頭調）

坐黑車

京城有所謂坐黑車者，老於京中之人，輒能歷歷談其事，並能介紹好奇者一歷其境，其詭幻離奇，亦社會所罕聞也。京有某某定處，爲黑車停駐待之所。黑車者，夜行不點火，並密遮車窗，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故謂之黑。其處之左近，有某某茶店，欲乘此車者，但往飲茶，並須預學一定之隱語，與茶博士言之，茶博士卽以隱語爲之招一車至，不議車價，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竟行上車，車夫卽爲之送至一宅，推客下車，車夫又以隱言告宅內之人，匆匆竟去，便有侍婢持燈引客入一所，似巨家之繡闥也者，凡所身歷，無殊劉阮之入天台也。凌晨，車夫呼門，復匆匆送之至原處，亦不索車值也，說者嘗歎爲不可思議之事。

滿棋

余旅京時，見象棋之中，又有所謂滿洲棋者，其法敵手仍置十六子，行滿棋者置將士十二，象二，兵五，外餘僅三子，能兼車馬砲三用，故一交手，便縱橫敵境，守者稍不愼，滿盤皆無補救。

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當時皆相公下處，豪客輒於此取樂，庚子亂後，南妓麕集，相公失權，於是八大胡同，又爲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費，徵逐之多，較之昔年，奚啻十倍。（以上新燕語）

京人稱巷衖曰「胡同，」意者，横衖之轉名也。教坊居集之地，俗稱爲「八大胡同，」實則爲數僅六：自南迄北得其二，曰陝西巷，石頭胡同；自東迄西得其四，曰寒葭潭，百順胡同，皮條營，王廣福斜街。雖之胭脂胡同，萬佛寺灣，則遺迹僅存，都成私巢。凡此豔閫，居正陽之西，環香廠之北，燈火萬家，笙歌競喧，窟號銷金，陣迺迷魂矣。女閭之外，則妓有私巢，龜鴇有窟，南妓之所謂小房子者，其俗稱也。周八大胡同之毗鄰，若李鐵拐斜街，櫻桃斜街，大外郎營，五道廟等處，小屏一二，雛鬟應門，墜鞭公子，馬纓游倦，造其巢窟，則居家風味，別饒佳趣，正不必以無錦幃牙牀，而玉鞭驂過，不稍停駐也。（京華春夢錄）

葉德輝游萬生園詩：「萬生園中列方物，飛潛動植充林麓。昔時朱邸屬親藩，山邱零落埋奇骨。贊束通道西貢獎，珍奇雜沓如奔沸。先朝崇本首重農，大開阡陌修坊庸，三推親衆藉田禮，大雩郊祭東方龍。庸知玉步俄頃改，園林如故輦路空。我從丁酉去京國，重來感嘆非堯封。錢將語我園游好，四月黃雲麥秋早。入門突見兩長人，傴僂接客如山倒。逐澗攜手與周行，青蒼步步連芳草。象房兕柙重門開，虎嘯獅吼聞驚雷，狐狸跳舞鼠兔躍，似與暮氣乘虛來。可憐文馬禮文彩，老死不見文王臺。目窮萬狀毛蟲醜，怪羽啾啾聲在後，鋼梁鸚鵡自呼名，伏者如鷹吠者狗。其餘水鳥與山禽，色色形形無不有，十年剛道毛羽豐，一入樊籠困梱杻。西行忽見飛橋連，下有曲澗鳴流泉。舟子抱槳眠柳絮，園丁縛帚掃榆錢。桃李杏梅柰柿棗，百果分種連花田。灌花老人笑且語，別有溫室辟寒沍，春花秋花冬亦開，四時已失羲和御。嫣紅姹紫色間緬，五色今添藍而具。牡丹坐貶不稱王，蓬茅闢入羣芳譜。迂儒拘守夷夏防，豈知海外有大荒。但使六畜供家膳，何用王會開明堂。蒲桃石榴出西域，漢皇分種移建章。用夷變夏始細物，本實先撥枝葉亡。茫茫宇宙日開闢，日下西王在咫尺。犵草蠻花多異香，中原鳥獸交蹄迹。漆園彼此無是非，請君試問園中客。吾生行役多勝游，此行未免懷百憂。自從南北兵禍烈，田荒十畝九不收，元首屢下恤民詔，司農束手無藎籌，妄想康衢鼓腹走，坐待堯舜分九州。鳳凰麒麟在郊藪，朱草連理多束芻。他時寫作符瑞志，史料且付湘綺樓。」（觀古堂詩集）

廟會

南下窪即陶然亭下曠地，葦荻甚多，采蘭贈芍，人多會此，北京之溱洧也。

戲園輿論

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爲獨至。販夫豎子，短衣束髮，每入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同意。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客羣焉指目，必致譁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富之獨賞爲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爲辱，矜矜慎慎，求不越矩，苟不顚躓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爲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也。

善唱之生

京師每一班中，必有善唱之生，乃能成立，否則雖有佳伶妙劇，究嫌羣龍無首，觀者相率裹足矣。

打戲

北方富人家好善戲，有主人慈善，不令善才施猛者，其戲每不能佳，故「打戲」二字，成爲此中人定論。都中多伶界世家，或延師教演，或得自家傳，日居莊嶽之間，視村童隸學者，究事半功倍，然亦無能逃教刑者，學戲教戲，亦人間煩苦事也。

戲規

京師戲園，未開場以前，例設纛旗八面，分插三隅，臺眾兩岸爲臺，上縣朱幔，中設印符各事，若爲將軍戎幄者然。前臺鼓樂，三奏三擂，乃開首劇。若唱堂會，尚有跳加官等事。客至點戲，有貼執笏，至坐客前爲禮，謂之抱牙笏（演劇時貼持朝笏及戲名單呈請選擇，擇意所欲者一二齣，曰點戲，餘由伶人任意自演，此與教坊記所載者異，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演，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曲終有犒，亦貼着朱衣當臺頓首以謝，謂之紅人。此種規章，後已漸歸淘汰。他如伶在前臺犯規有罰，後臺坐次各有定箱，列箱四壁，有大衣箱，二衣箱，盔頭箱等稱，惟丑可亂坐，餘則生可坐大衣箱，旦僅能坐靴箱，規律甚嚴。其人遇有事，同赴精忠廟申訴，聽會首處分，賞罰輕重，仍取決於公議。（以上梨園佳話）

京戲重科班，如科舉時之重正途。然唱小旦者，謂之司坊，品格最次。凡戲場中之謝賞，及抱牙笏請點戲諸事，皆以旦角爲之，以其可以陪酒侍座也。司坊中習老生者絕少，後亦漸漸有之。惟後臺衣箱不能亂坐，旦角有旦角衣箱，獨丑角可隨意起坐。規矩森嚴，老伶工悉遵守之。（梨園軼聞）

飛錢賭

京師向有以詩習飛錢賭者，蓋亦參用詩鐘之籠沙嵌珠，酒令之射雕射覆，而以局賭出之者也。其設置，乍睹有如賣卜者流，平鋪一紙，紙尾平書四格，中爲押詩一句，或五言七言，其應射之一字，別封於詩之紙尾，不露，明空其字之原位，界以朱圈，旁列四字，義意相類似，如以爲此四字中第幾字爲所空之一字，即用錢押於平書四格之一格上，俟一次賭者既畢，然後揭示。（京華瑣錄）

捧女伶

民國以來，都中女伶頗盛，最有名者，鮮靈芝、劉喜奎、宮竹友、劉菊仙諸伶，一時名流多溺之，爭爲詩歌相鼓吹，流風所煽，馴致儇薄少年，寒酸學子，蕩閑蕩檢，舉國若狂。（新世說）

打十番

十番，又曰十番鼓，用緊腔雙笛，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者，始稱能事，其中復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若夾用大鑼鐃鈸，則爲粗細十番，創於京師，而盛於江浙。

士大夫習

晚近士大夫習於聲色，羣以酒食徵逐爲樂，而京師尤甚，有好事者賦詩以紀之曰：「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復東，天樂聽完聽慶樂，惠豐吃罷吃同豐。街頭盡是郎員主，談助無非白發中；除卻早衙遲晝到，閒來只是逛胡同。」蓋天樂慶樂爲戲園名，惠豐同豐京館名，而胡同又爲妓館所在地也。

鼓詞

唱鼓詞者，小鼓一具，配以三絃，二人唱書，謂之鼓兒詞，亦有僅一人者，京津有之，大家婦女無事輒召之使唱，以遣岑寂。

賀妓

北幫妓女，例有「上車」「下車」之典禮，客必賀之。

領家

北幫之養幼女者，教以彈唱，稍長令至衙院爲妓，得賃金，京師曰「領家，」亦猶蘇滬之稱「本家」者也，歲時，妓恆歸省之。

大了

「大了」北幫妓院有之，率爲四五十齡之老婦，管理全院之事，意謂妓與客一切之交涉，皆可由彼了之，妓欲留客，亦必向其請命，得其同意而後可。

茶壺

南幫妓院例，男傭之外又有女婢以供驅使；而北幫妓院反是，院中役使之人，皆青年子弟，稱之曰「茶壺。」

北幫妓院

北幫妓院之妓及傭，對於顧客恆爲同等之待遇，卽有軒輊，亦不形諸面目，且不以衣飾之優劣定遊客之等級，南幫則不然。

京派戲

京伶呼外省之劇曰「海派，」海者，汎濫無範圍之謂，非專指上海也。京師輪車之不按站口者，謂之「跑海。」

海派以唱做力投時好，而外生枝，度越規矩，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善於翦裁，乾淨老當自命，此誠京派之優點，然往往勘破太過，流弊亦多。

婦女聽戲

京師戲園向無女座，婦女欲聽戲者，必探得堂會時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潔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以上清稗類鈔)

兩宮西巡後，南城各處，歌舞太平如故也。向例婦女不得入戲園觀劇，未回鑾前，所有大家宅眷，咸趁此時會，爭赴劇場，粉黛盈盈，座爲之滿。(平等閣筆記)

南北幫妓

妓寮向分南北幫，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儀態萬方，酬應周至，若北幫則床笫外無技能，偎抱外無酬酢。顧亭林論社會情況，以「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評南人，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評北人，觀南北幫之妓女，亦猶是也。(清稗類鈔)

京華冠蓋，五方雜處，此中艷姝，無省蔑有。來自南省，稱爲「南幫」，系出土著，稱爲「北幫」。南幫之中，以其地別，約得有三：其來自蘇滬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來自齊魯湘鄂及他省者曰「外江幫」。北幫之中，以其族別，亦得有二：其出自華胄者曰「本幫」，出自勝清天潢貴裔者曰「旗幫」。而衡其勢力，綜別得三：蘇揚對峙，主盟南幫，分道揚鑣，絕不相淆。本旗兩幫，向以合處，靡得而分。若外江幫則包羅既廣，散處如沙，寄人籬下，等諸附庸耳。(京華春夢錄)

妓館等第

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別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關係也。(清稗類鈔)

京師妓館分三等：上者曰「小班」，其次曰「茶室」，又其次曰「下處」。(燕蘭館詩註)

京華教坊，約分四等：上者爲「小班」，次爲「茶室」，再次爲「下處」，最下者曰「老媽堂」。考小班之名，始

於遜清光緒中葉，斯時歌郎像姑之風正熾，朝士大夫，均以狎妓爲恥，而內城口袋底磚搭胡同等處，均有蓄歌妓者，名曰「小班」，以與外城歌郎劇園某班某班示區別也。（舊院亦分南北班，妓強半旗籍，作內家妝。秣陵子城西隨記述之甚詳，近人湯頤公香夢影亦有敍及。）庚子亂後，內城歌妓星散，遷地爲良，遂卜居外城，沿襲其名，久而弗替，至於今日，則小班之上，輒冠以「清吟」兩字，揆其意者，以地位聲價，高於儕輩，清吟鬻藝，非專作夜度纏博纏頭錦者，而核其實，則各班豔姝，手不能彈，口不能唱，舍皮肉生涯外，無一技足顯者，比比而然，以名清吟，得毋弗倫，然天下事往往名不副實，我於此豬又何責焉。若茶室以次，則自鄶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但此中亦大有人在，非盡嫫母無鹽者流，間亦綽約娟好，不減上林羣花，第横陳無檢，慣以色相示人，取資既廉，流品至雜，方寸之區，遂有不堪設想者矣。下處，老媽堂品更卑下，游者多輿隸走卒，羅刹叢視作羣玉山，未嘗非苦力之銷魂窟，若論箇中人物妍媸，則「老媽」兩字，顧名思義，足以盡之。（京華春夢錄）

樂戶亦曰妓館，分清吟小班（卽頭等），茶室（二等），下處（三等）三種。清吟小班以百順胡同、韓家潭、陝西巷、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東皮條營等處爲多，向稱八埠，又曰八大胡同，實則六處也。茶室除上列各胡同外，而以大森里、小李紗帽胡同、朱茅胡同、朱家胡同、燕家胡同、青風巷、慶雲巷、留守衞、博興胡同、火神廟夾道、王皮胡同、蔡家胡同爲最多。至四聖廟、雙五道廟、蓮花河、趙錐子胡同、前營、後營、趙陰陽胡同大半爲下處。有小下處者，四等妓館也，間亦雜有茶室與二等半者，（高於下處低於茶室。）若崇文門外之黃河樓、廣安門內之樂培園、四鋪坑，則又小下處之不如也。朝陽門外東森里、西直門外黃土坑、德勝門外教場邊，皆此類也。外國妓館，以蘇州胡同、船板胡同爲多，妓女以日本、俄國、韓國爲多，歐美妓女亦有之。（民社北平指南）

帝城春色，偏嗜餘桃。勝朝末葉，風靡寰宇。今之寒葭潭、陝西巷等處，皆昔之私坊豔窟。鼎革後雲散風流，都成往迹。於是倡家代興，香巢櫛比。南國佳人，慕首都風華，翩然涖至，越姬吳娃，長安道上，豔幟遍張矣。夷考其由，則始於二十年前之賽金花，蕙心紈質，香名久著，斯時南妓根蒂未固，僻處李鐵拐斜街、胭脂胡同等處，曲徑小巷，地勢鮮宜，寒

霞潭百順胡同以東，則均北妓根據之地，鴻溝儼然，深不可犯。然潛勢既伏，來者漸衆，吳聲越語，披靡一時。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趨者麕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條旖旎，與土妓之質樸穠麗趣旨迥殊。譬諸食前方丈，珍饈畢列，習久而厭，莫不膩上齒頰，一旦蔬芥湯羹，則清如蒓豆，鮮如竹荀，未有不舍珍饈而趨蔬芥者也。厥後南勢東侵，北幟漸絀，遞嬗至今，則寒霞潭且無北妓立足地，百順胡同陝西巷亦南佔優勢，僅王廣福斜街短巷數扉，猶樹北幟。若石頭胡同本北姝淵藪，比亦臥榻之旁，容人酣睡，喧賓奪主，亦可異已。以予蠡測，苟干戈寧息，甌頌昇平，則上林春色，南枝獨秀，九重帝城，競唱吳兒矣。

豔姝來歷

北里豔姝，半係養女，姓氏里居，不可究詰，或輾徙貿遷，以人作貨，或出自孩稚，飄茵落溷，不復知生我何人，起居行止，維龜鴇是命，名曰「討人」，實等罪囚，若此浮生，情殊可憫。且青樓雖居如櫛比，門戶各分，然去此適彼，轉徙無常，即名字亦往往時爲更易，歷時稍久，不復可尋。間有親生子女，飾以應徵，或系出此中，有母無父，或落英有主，野心難馴，不慣安處，再作馮婦，類皆各具因緣，風塵未了耳。

妓名

妓之命名，南雅北俗，北之金玉翠寶無論矣，即如南之寧馨樓閣，小榭別墅之類，亦殊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豔閣資本

豔閫居停，類皆蓄有鉅金，凡門戶支撑之捐款，陳設之器皿，房租伙食裝璜之所費，及各姬搭班時所墊之帶擋，非有萬金以上之預備，必難措置裕如。萬金雖不足云富，亦不失爲中人之貲，有此資本，何業不可爲，而必欲恃鏝樹子喫皮肉飯，何自鄙乃爾。

一盤一度

開過一盤，絕跡不往，此中名爲「單洋客人」，意指一盤僅所費一元大洋也，妙語解頤，非慧心人不能有此錦口。但晉轉而成「丹陽」，殊無意解，或謂江南有縣，厥名丹陽，鄉曲恐氓，不識風情，花月場中，動貽笑柄，稱人此名，蓋示鄙視，則詼諧而近虐矣。苟乘風一度，即勞燕東西，不復再游，此中又視爲奇恥，身不由主者，且遭龜鴇呵責，蓋深以爲不祥者也。

夜度

酒闌燈灺，減燭留髡，翠被薰香，魂消爽徧。但玉體橫陳，奇貨可居，難爲人盡可夫，然非纏頭浪擲，或有殊遇，欲得此樂，正未易言。其貲通例十二金或十金，晨起犒賞侍婢一二金，核計春宵一度，所費逾十金外。苟旦旦而伐之，囊中阿堵物，其如牛山之木乎。以故恩情爽洽者，彼姝又代籌儉法，陽爲借榻，實係留宿，名曰「借乾舖，」其貲僅須六金。若有潘安之貌，嫪毐之具，則隨時隨地，均可陳倉暗度，更不必破費慳囊分文者，特寡廉鮮恥，自愛者多不出此。

開包

貫雖教歌，北里慣事，認作親女，高抬身價，待客梳櫳，飽囊道已。一女而經此數次，僞父大賈，慳囊雖破，終未能滿其貪慾也。梳櫳一事，俗名「開包，」此中稱爲「點大蠟燭。」其貲無例，視鑑鴇希望之奢儉，定覯禮之豐嗇，金條脫，鑽約指，冠服錦繡，香巢陳設，以及飲讌犒賞，靡不因人而施，隨時而訂。然果否處子，則臨陣始知，亦且將錯就錯，草草了事。亦有老鴇不甘，錙銖必較者，則物已脫手，無藺相如之膽識，趙璧終難完歸，徒呼負負，適見庸人自擾耳。聞之此中人所道，苟非老於花叢，縱倚中栲然，亦必惝然鮮覺，蓋鴇有秘術，流丹浹席，代以膺鼎，客墮彀中，信而不疑，奸媒得逞，屢試而屢售矣。

節令開資

端陽，中秋，除夕，謂之三大節，他如立夏，七夕，冬至，亦稱令節，彼姝彼鴇之誕辰，及開市宣卷之類，均須捧場以慶，或酒或和，視客奢儉而定之。即如彼姝遷居進場，莫不藉爲口實，博取纏頭。若在新歲除夕，議開金谷，則有「開檯酒」，「封檯酒」之名稱，犒金須視常時爲倍。即在新歲往開盤子，亦須給貲十有六金，名曰「開喜盤。」此外則年有年賞，節有節賞，約以十二金至二十金爲度，如有殊愛，例外酌給，此款在例，侍婢茶壺應各得半，而客於總犒之外，每加犒侍婢若干金，則以侍婢屬目較親故也。

牌資

南班定例，打牌一次，索貲十有六金，瓜子紙煙，冰桃雪藕，供應之周，樂陶陶然。八圈既畢，例有便餐，湯羹烹調，應有盡有，雖非珍饈，亦自可口，謂之「牌飯，」即歇浦之「和菜，」而豐盛精美則遠勝之，老饕得此，據案大嚼，既醉且飽，足齊饞吻。北班例貲十二金，第無牌飯，如須供應，索貲另增，約自六金至十金。撲克以時辰鐘兩碼爲度，通例作麻

雀兩場，特時尚奢侈，多不依例給賫，常用抽頭之法，則豪客一擲千金，了不爲奇，卽遣悶小賭，亦較例賫爲優。苟於打牌時人數缺一，鼎足難撐，則彼姝彼搗，或彼房傭均可加入，代主頂算。往往勝入己囊，負歸主承，見錢卽攫，正此輩慣技耳。倘奢得愛姬，情好彌篤，偶爾興至，可與彼等作小戲，牌賫免給，然此舉殊例，非盡人可率行者，苟非與彼姝道明，則紅片飛來，距不索客鬼於枯魚之肆哉。

參

曲院賭博

摴蒱之戲，自昔而盛，國變以來，其風彌劇。清鼎初革，官司懸爲厲禁，丙辰丁巳間，其禁忽弛，而僅限於曲院，意爲首都商務計也。今所盛行，厥有麻雀、撲克二種，麻雀南人謂之「扠，」而北俗則名「打牌。」來自粵東，同光間已盛行，百年以來，勢未稍減。撲克則來自西夷，尚未及二十年，然已浸浸與麻雀齊驅，其爲禍較麻雀更烈。其牌以厚紙爲之，次遞五六，卽須更新，故一場手談，廢牌可高尺許，核其消耗，已及兼金，而勝負出入，亦較麻雀爲鉅，以是毀家者蓋不尠尠見矣。此外如押寶，搖攤，牌九，擲羊等類，偶一爲之，不能成例。

祕戲圖像

曲院艷姝，偶有藏秘戲圖像者，酒酣忘形，呢所懽坐牀頭偸玩之，亦溫柔鄉之趣事也。聞此作俑，出於明之唐寅，繼唐而擅名者，爲十洲仇英，然眞蹟不多見，率以僞作搪塞耳。今如廊房頭條之燈畫舖，皆有出售，上者繪以紡巾，次者圖以素紙，價雖不昂，特非熟諳，雖重金勿予，顧尚不足稱佳品。其最精貴者，則產於津沽所屬之楊柳青鎮。是鎮擅此盛名，垂數百年未替，大都出自閨秀手繡，故能工細蔑倫也。又有來自法夷之巴黎者，則皆銅版印像，價值更賤，第皆蠟製偶像，非攝自眞人者，厥狀修偉，往往失實，且窮形盡相，絕無溫柔姿態，較諸中華舊品，雅俗判若霄壤。

點燈籠

舊制，妓館門內，纍纍懸小白紙燈籠，自街閭直至院次，凡客去，龜奴燃炬貽之。蓋其時市政鮮備，路燈未設，以此貽客，亦自得宜。前人有詩：「得意一聲「拿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嘗於某氏筆記中見之。意殆「拿紙片」乃飛觴邀賓，其得意固宜；而「點燈籠」則金盡裘敝，悒悒自去，其傷心亦可知。卽此二語，於此中炎涼，概括無遺，苟能應夢參透，則裘馬京華，直味同嚼蠟，復何趣之有？

曲院中盛行契盟，諸姬多有結異姓骨肉，稱姊妹行者，以齒雁列，而行輩上率冠以「老，」如行一則曰「老大，」而行六則曰「老六」是也。或曰，東粵閨女，有結十姊妹者，此俗今已蔓延及滬，滬風北漸，先及曲中，其說似亦有所昉也。更有認乾娘者，則猶世俗通行螟蛉之例也。蓋姬多認他姬之母或鴇為乾娘，或逕尊之為母，北姬通曰乾媽或媽，南姬則稱為寄娘或姆媽。然鴇得繼女，為計殊得，他日姬得適人，此乾娘卽須得有若干之酹贄，而諸姬以零丁孤苦，舉目罕親，亦欲得藉乾娘以自重，各有所見，而乾娘之風盛矣。

年來商儈牟利，沾染滬俗，崇樓七層，新世界獨標奇觀；曠野小築，先農壇遂成喧市。其間百戲雜陳，或歌或舞，傾城姝麗，連翩共集，佻㒓無賴，趨之若鶩，尤以演唱白話劇之新伶人，最為害馬，曲中諸姬，多受播弄，卽大家姬妾，亦有遭其玷汚者，叔世澆俗，可深感喟。

斗方名士，飽嬉無聊，長日盤踞劇園，作牛吼怪態，名之曰「摔角兒。」

院中設備，力求趨俗，鼎彝書畫，已不多見。高陽臺大抵以鐵質或洋柚木規矩而成，若銅質及楠檀所製者，則如晨星之寥落焉。外此如琉璃鏡臺，沙發軟椅，嵌花衣櫃，雲石几椅，涉足豔閨，觸目皆是。室內多鋪夷花軟磚，間有飾以倭國花席，及京產毛氈者，塵不沾履，着足鬆膩，此鄉溫柔，洵不誣矣。南姬每於香巢隙地，潛置溺器，北姬譏為䙝忤，以此為南姝詬病。然北地胭脂，設備多趨穠豔，陽臺間周置方丈巨鏡，飾以綺羅薄幔，媚香小囊，纍懸四隅，芙蓉帳裏，暖度春宵，溫其如玉，纖影畢現，隋煬銅屏，武后鏡殿，千古風流，如在目前。（以上京華春夢錄）

樂戶設備淸吟小班，門前懸結彩花匾輝煌，院廣屋潔，且有建洋樓者，庭中室內，均有電燈電話。營業發達者，夏設電扇，冬置洋爐，房中洋式桌椅，躺床，衣架，衣櫃，梳妝台，齊整屏聯，風翠文具，幽雅絕倫，無美不備。茶室大率較小班為遜，而陳設各物，除南妓外，多為倣式，下處又次也。（民社北平指南）

光宣之間，京師王玉峯彈三絃，號絕技。余秋夜觴客，招之奏技。先仿梨園皮簧諸劇，譚鑫培之鬚生，王瑤卿之青

衣，金秀山之黑頭(俗呼外曰鬚生，旦曰青衣，淨曰黑頭。)行腔使調，無不逼肖。次作僧寺梵唱，鐃鈸鐘魚，一時並作。復爲萬里之歌，其聲淒清，如古峽猿啼，秋空雁唳。最後作戰場聲，刀劍磨撞，萬馬蹴踏，征鼙殷地，哀角橫秋，令人神魄驚悚，衆音緊會之時，忽發帛一聲，畫然遽止。(覺花寮雜記)

貓拿耗子

北平歌謠「一更鼓裏天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還沒起哪。二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穿衣服哪。三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漱口哪。四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洗臉哪。五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喝茶哪。六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吃點心哪。七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吃飯哪。八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剔牙哪。九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抽煙哪。十更鼓裏天兒哪，貓兒拿耗子，天長哩，夜短哩，耗子大爺起晚哩，耗子大爺在家沒有？耗子大爺上街繞灣去啦。」註云「此首爲兒童遊戲時所唱，每在院中聚數兒童，互相牽手作成圈形，圈外一人作爲貓兒，圈內一人作爲耗子。牽手作圈形的諸人，口唱此歌，向前徐行，唱到「耗子大爺上街繞灣去」時，圈內人跑出去圈外，跟蹤追捕，故名貓兒拿耗子。」(北平歌謠續集)

茶資宿費

樂戶茶資宿費：品茗曰打茶圍，通例，小班茶資一元，宿費十元，茶室六角，並獻瓜子，宿費三元，四元，不等，下處茶資四角，宿費二元，加給與否任便。(民社北平指南)

遊園

時尚新談遊園詩：「遊藝公園小吃茶，女伴相攜笑語譁，熟魏生張目成否？歸途穩喚橡皮車。」

又坤戲詩：「紅氍一曲盪春魂，難得驚鴻留爪痕，選色徵歌有人在，來去歡迎亂紛紛。」

又閫門子詩：「春風小弄鬧花香，桃花門外人何方？美人帳下列歌舞，肥衣寬袖時髦妝。」



市肆

穀價

蔡邕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云：「穀價一斛，至六七百。」（蔡中郎集）

草車

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北征紀實）

鹽價

舊時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昭燕紀）

鬧市

燕城闕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卽稱爐器云：「油著油著！」人卽開避。（玉堂嘉話）

棋盤街府部對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雲集於斯，肩摩轂擊，竟日喧囂，此亦見國家豐豫之象。（長安客話）

查嗣琛雜詠詩：「棋盤街闊靜無塵，百貨初收百戲陳，向夜月明眞似海，參差宮殿湧金銀。」（査浦詩鈔）

傲居

四方進士來試南宮者，率皆傲居麗正門外。（燕石集）

光緒都門紀略賃小寓云：「每逢大比士觀光，泡子河邊賃寓房，食向仙祠祈好夢，多金租到呂公堂。」

拐人

京師編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爲姦民所攜，女爲婢，子賤爲奴，否則載至遐徼殊域，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利。（歸田類稿）

京師東城地方東便門外爲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開枋店者，俱串通旗人，販賣人口。綹子甚多，所騙之人，俱藏綹內，最難查禁。（東軒主人述異記）

都門雜詠拍花云：「拍花擾害遍京城，藥末迷人任意行，多少兒童藏戶內，可憐散館衆先生。」（同治都門紀略）

婦女騎馬

薩都剌京城立春詩：「燕姬白馬青絲韁，短衣窄袖銀鐙光；御溝飲馬不回首，貪看柳花飛過牆。」（薩天錫詩集）

申涵光燕京卽事詩：「金環盤髻覆輕紗，禿袖花鞾白鼻騧；共道禁城春色好，莫同青塚怨琵琶。」（聰山集）

酒糟門首

酒糟坊門首，多畫四公子，春申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以紅漆闌干護之，上仍蓋升斗，若宮室之狀，兩傍大壁，併畫車馬，騶從傘仗俱全。又間畫漢鍾離，唐呂洞賓爲門額，正門前起立金字牌，如山子樣三層，云「黃公鑪。」夏月，多載大塊冰，入於大長石槻中，用此消冰之水，醞酒糟中，水泥尺深。（析津志）

明之廟市燈市

廟市者，以市於城西之都城隍而名也，西至廟，東至刑部街，互三里許，大略與燈市同，第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較多燈市一日耳。（燕都遊覽志）

京師市各時日，朝前市者，大明門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賈是也。燈市者，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古賜餔是也。內市者東華門內，月三日市，今移燈市張矣，猶稱內市也。窮漢市者，正陽橋日昃市，古販夫販婦之夕市是也。城隍廟市，月朔望二十五日，東弼教坊，西逮廟墀廡，列肆三里，圖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玉，珍錯綾錦之曰滇粵閩楚吳越者。集市之日，族族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乎廟者一。（帝京景物略）

黃淳耀廟燈二市歌序：「京師有廟市燈市，一月各兩開，開則市聲嘈嘈，自朝及夕。」（陶庵詩集）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卽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粵等處趁墟是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弼教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亙十里。其期，燈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爲燈設也，正月起於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賈大小以幾千計，燈本多寡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秉刑司禮，世勳現戚，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貲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有兩一架，二十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致，必極塵世所未有，時年所未經目者。大抵閩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綱磁鍮等貨，貿易傳市，動經千百。豪華局面，富貴氣象，人欽帝都如此。

自世道變古，將三厘銀，買一盞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優宴，夜不設席，自以爲道心不亂，冰操可掬，燈賈由是解體，燈本逢此虧折，且店酒樓，氣索神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遣興，此非楸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禁，徹夜遊行之事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愀然無色。廟市乃爲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綠，貓兒眼，盈架懸陳，盈箱疊貯，紫金脂玉，犀角伽楠，商彝周鼎，秦鏡漢匜，晉書唐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箋香，幢盆劍劍，柴汝官哥，猩猩氈毯，洋緞蜀錦，宮粧禁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日至□期，官爲給假，使爲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扶手，昇之以箱匣，牽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適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爲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奸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着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朱提稱兌，不避人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心所愛，素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尚，當日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怒目怨視，算格法馬，高閣束置。由是，遠近興販之人，裹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聞風先逝。惟有本處二三老圃，荒場廢墓，種植胡瓢，雜苔匡藍，充塞街衢，即有一二擺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貫者，廟市窮，京師遂大窮。（訣徵）

低惡之錢

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怪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菽園雜記）

今京師猶有以二折一之例，但呼「小錢，」其好錢乃謂之「老官板兒。」（野獲編）

燕市所見

王世貞戲題燕市所見詩：「總轄緹騎爭道，雕欄貴人索錢；孩兒馬道自給，小婦牛飲高眠。」（弇州山人稿）

內市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至西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設場貿易，謂之內侍云，此三日例令內中睃役，從糞穢出宮棄之，以故各門俱啓，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焉。

城隍廟市

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眞僞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爲吳儂以賤值收之。（以上野獲編）

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右，及禮部門外，拱宸門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歲朝後三日，則移於登市，朔望並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少室山房筆叢）

會館

京師五方所聚，其鄉各有會館，爲初至居停，相沿甚便。（野獲編）

會館之設於都中，古無有也，始嘉隆間，蓋都中流寓十土著四，方日至，不可以戶編而數凡之也，用建會館，士紳是至。（帝京景物略）

京師之有會館也，貢成均詣公車者居停之所也。無觀光過夏之客，則大小九卿，科道部曹，翰林，中行，評博，候補，候選者以次讓。無宦遊之人，則過往流寓者亦得居。非土著則不可，僦於人亦不可，例也。（以[illegible]集）

京師爲萬方輻輳之地，風雨和會，車書翕至，影纓紆組之士，于于焉雲集景從，過相會試期，則鼓篋橋門，計偕南省，恆數千計，而投牒選部，需次待除者，月乘歲積。於是寄廡僦舍遷徙靡常，炊珠薪桂之歎，蓋伊昔已然矣。時則有眞室宇以招徠其鄉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邑，區之曰會館。（松泉文集）

數十年來，各省爭建會館，甚至大縣亦建一館，以至外城房屋基地，價值騰貴。（水曹清暇錄）

仕者惟士是取，或貢舉期集，或謁選需次，皆必於京師。於是有會館以爲萃聚州處之地。往代方域析爲州部道路，今侧沿行省之名，攟十三布政司，爲省十八。十有八省之會館，或一省之居爲一區，或一府之闔爲一區，或一州一縣自爲一區，蓋士之至京師者多，則設會館也不能儉。（樂山集）

外城有各省郡邑會館，每年新春團拜，及公車慶賀，俱於此演劇，所以敦桑梓也。（舊京雜詠註）

各省人士僑寓京都，設館舍以爲聯絡鄉誼之地，謂之「會館」，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

商衆中人醵貲建屋，以爲歲時集合及議事之處，謂之「公所」，大小各業均有之，亦有不稱公所而稱會館者。

（以上清稗類鈔）

貴戚園亭

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軒豁，廊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遊汎。（野獲編）

內城房式，異於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湫隘；內城則院落寬闊，屋宇高宏，門或三間，或一間，巍峨華煥。二門以內，必有聽事，聽事後又有三門，始至上房。聽事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大房東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東西廂，必三間，亦有耳房，名曰「盝頂」。或有從二門以內，即迴廊相接，直至上房，其式全仿府邸爲之。內城諸宅，多明代勳戚之舊，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華。（天咫偶聞）

不良之蠹

燕竅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五雜俎）

馬價

幽燕馬四，足可當中人之產。（石藝記）

不避轎

京師唯內官婦人，過轎不下馬，不引避。（花當閣叢談）

風塵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況味如此。（昨非庵日纂）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驢馬矢詩：「長安佳麗地，寶馬間雕輪。車馬所踐場，遺矢相因陳。條風一動物，吹作五色塵；既上侍中貂，亦滿丞相茵。熏衣少香令，穢形無璧人。氣壞爲百和，牛溲荆五辛。此中馳騖者，不厭汙車巾。（茗齋集）

京師地高土裂，每過天晴風燥，黃埃蔽空，偶涉通衢，則七竅之中，皆爲灰土充塞，臭穢不堪，故居此土者，無不厭苦，惟夏夜絕無一蚊，儘可高捲簾幃，恬然酣臥。（北貧瑣語）

京師塵土蔽天，風大時，耳目皆爲之閉塞，路上行人，往往以手巾覆面。（新燕語）

宣武門前

閻爾梅京師雜詠：「宣武門前市血焦，柴車塞斷虎坊橋；投戈賤鬼爭除目，減俸京官耐折腰。冰有高山塵自凍，煤無底火炕難燒；僧寮按月徵房稅，愁殺鐘聲換朔朝。」（閻古古全集）

市淫詞

予幼聞市淫詞者諱名「賣底書」，蓋深藏於內畏人見而罪之也，心術雖不端而廉恥猶未盡喪。及丁卯至會城，見顯然爲市，予掩目而過之。及至都門，則可駭尤甚，予嘆曰：「風俗至此，不忍言矣！」庚辰與臺省諸公議及之。壬午冬，謁院楊內美先生語予曰：「天下事必不可爲矣。」予問其故，先生曰：「科道亦談房術，京師偏市淫詞，廉恥喪盡，其能久乎！」（內書齋文集）

棚房

北京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爲肆，其來久矣。（揭一華記）

今正陽門前棚房比櫛，百貨雲集，較前代尤盛。（日下舊聞考）

席地

京師婦人多席地而坐，委巷之中，施席於地，箕踞盤辟，了不畏人。風天塵埃高起，而楚楚衣裳，略無纖垢。至一家之內，坐臥但有火坑，貧如發而潤澤，無枯瘁之氣也。

傳呼

京朝官傳呼之體，五品以下單導，四品以上雙導，外郡縣撫道駐劄衙門，有隊馬單導，京師兵部大堂馬隊亦雙，然余所見總不如諸大璫簇擁甚也。

長安中九衢相通，出入傳呼，自有體數，如四品以上名卿上街，騶卒傳呼，諸人下馬，而他卒傳呼人下驢，至如外臣以覲賀入京，自藩臬以至郡縣有司，概無呼引，直素衣服罟引馬避而已。（以上舊京遺事）

高珩都中詩有云：「呵殿走長衢，塵土汙君顏；旁觀或嘖嘖，誰知如檻猿？」（栖雲閣詩）

叫賣

京城五方輻輳，擠賣蔬果，輒爲曼聲唱。賣數者每有四句，比叶成詩，巡城者加以杖，故惟賣餅者一聲，他物則重疊其辭，不止一句。蓋彼以曼聲爲招，以卽感耳而引，聽唱一聲而辨爲何物，知其擠市何人也。（舊京遺事）

京師傭販，各高呼待售。戊子，攝政王俄聞囂聲而疑之，遣騎馳捕，無有也。自是肩傭偃息，但搖鈴擊器爲號，凡二年復如故。（寅清雜聞）

京師荷擠賣物者，每曼聲婉轉，動人聽聞，有發語數十字而不知其賣何物者。

呼賣物者，高唱入雲，旁觀喚買，殊不聽聞，惟以掌虛覆其耳，無不聞者。（以上燕京雜記）

九門稅課

京師九門，皆有稅課，而統於崇文一司，原額歲九萬餘兩，今加至十萬餘兩，例加也。各門課鏇，俱有小內侍經管收納，凡男子囊襆騎驢，例須有課，輪車則計囊襆多少，以爲算榷。至如菜茹入城，鄉民亦須於鬢邊插鏇二文，以憑經稅小內侍徑行摘之，彼此不須相問，甚可粲也。雞豚必察，不知何年，經始厲階，今遂爲司農正賦耳。又長安大城內宰猪，例於諸門外屠割入城，每稅鏇二十五文。終朝之入，坊巷間民暗計用猪多少，以占市事，覘斷之用，術不在商而在朝也。（舊京遺事）

燕都雜詠：『稅榷九門全，權歸奄寺專，村氓挑負至，任取鬢邊鏇。』註云：『各門課稅有內使經管，菜蔬入城，鄉民鬢押二錢，小內使徑往摘取，不交一言。』（見歷代舊聞）

傘訛頭

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言：『京師姦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傘訛頭」者。』（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傘訛頭。）（日知錄）

規奪

京師之六街九衢，市有刼奪，居者行者，相視而不敢救。（寄園寄所寄錄）

蔣伊條奏疏稿有云：『臣惟皇都重地，理宜嚴肅，乃有無籍棍徒，勾同旗下，國門之外，搶奪公行，或以假換眞，謂之「調包」，或割裂行囊，謂之「剪綹」。每乘市集擁擠之時，肆搶衣帽銀兩，間被本人知覺，惡黨即佯爲驚問，橫身

市肆局面

當路，而所拾之物，已展轉飛遁矣。」

都城市肆初開，必盛張鼓樂，戶結綵繒，賀者持果核堆盤，圍以屏風祀神。正陽門東西街，招牌有高三丈餘者，泥金殺粉，或以斑竹鑲之，或又鏤刻金牛，白羊，黑驢，諸形像以爲標識。酒肆則橫匾連楹，其餘或懸木罌，或懸錫盞，綴以流蘇，挾有限之貲，先亦無名之費，甚無謂也。（晉閣寄所寄錄）

京師市店，素講局面，雕紅刻翠，錦窗綉戶，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則燃燈數十，紗籠角燈，照耀如同白晝。其在東西四牌樓及正陽門大柵欄者，尤爲卓越。中有茶葉店，高甍巨桷，細槅宏窗，刻以人物，鋪以黃金，絢雲映日，洵是偉觀。總錢或百萬或千萬，俱用爲修飾之具，茶葉則貨於茶客，亦視其店之局面，華麗者即無毋錢存貯，亦信而不疑；倘局面暗淡，雖積積千萬，亦不敢貨矣。（燕京雜記）

京師最尚繁華，市廛鋪戶，粧飾富甲天下，如大柵欄、珠寶市、西河沿、琉璃廠之銀樓緞號，以及茶葉鋪，靴鋪，皆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樓飯館，張燈列燭，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處所可及也。

道光都門雜詠茶葉店云：「茶店初開色燦陳，試來茗椀一番新，日長猶是尋常味，金柱徒存映帝闉。」（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茶葉鋪還稱買賣，發源於安徽。在北京城裏，最講究門面，早年行裏，量門面之大小，可以取貨物之多寡，後來多有虛張聲勢的，所以人家也就不聽那套啦。（燕市積弊）

騙局

明萬曆之末，輦下諸公，間有陶情花柳者，一時教坊婦女，競尚容色，投時好以博貲財，後且聯布羽黨，設局誆騙。妙選姿色出衆者一人爲囮，名曰「打乖兒」，其共事者，男曰「幫閑」，女曰「連手」，必擇見影生情，撮空立辦者，與之共事。事成計力分財，而爲囮者獨得其半，於是搆成機巧，變幻百出，不可究詰。（觚賸二則）

錢價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貿至二

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談徵）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皮錢百文值銀四分。（蚓菴瑣語）

前明京師錢價，紋銀一兩，兌錢六百，其貴賤在寡幾與十之間。至崇禎十六年，竟兌至二千矣。時私錢過多，奉旨處以嚴刑，令廠衛多人督察，而不知錢價更賤也。凡兌錢鋪對面付現，必如欽限，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掩人耳目。（消夏閑記摘抄）

報國寺市

高珩買甆詩有云：『報國寺開百貨集，塵起千人騎馬入。屈指浹旬一度來，無錢但對長松立。作眩大秦珠錯落，一一檢點非所急。』（棲雲閣詩）

王鴻緒燕京雜詠：『慈仁每月初旬五，松下朱欄列百廛；亦有公卿來問値，試評程尉幾文錢。』（橫雲山人集）

馮溥報國寺市詩：『一片雨花地，竟成百寶臺；遊人隨貨去，棲鳥不驚來。』又：『入市無君子，衣冠亦屢過；五都眞富貴，誰復憶羊何？』（佳山堂詩集）

搶竊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馬厮小子詩：『三條九陌上，滿市皆馬厮；馬厮大猶可，誰避諸小兒。露頂幷跣足，幘鼻無寸絲；腰鐮日取薪，不問其所之。歷攫市中肉，時傍城門窺。車轂馬腹下，出沒類鼯鼬。截筒鑽幷割，剪囊腰亦危。行人惡敢問，若葦陽遨嬉。若行愼愼贊，貢口能見欺。』（茗齋集）

都門竹枝詞：『水陸交馳應試來，橋頭門外索錢財，鄉談一怒人難懂，被套衣包已割開。』又：『短袍長褂着鞋鞋，搖擺逢人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猶自看招牌。』（見考試門）

都門繁會之地，偸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

都門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金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

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以上藤陰雜記）

京師小綹尤爲可惡，外省士子來京時不敢偸竊，揭曉後旋里，百端擁繞，不容空過，竟敢起去車擋，衆人蜂擁，狼狽爲奸，人在車上，原難照顧前後，有一妙策，下車遠遠立看，其計窮矣。（道光都門紀略）

剪綹一名小綹，京師最多，不操矛弧，攫財於道，神鬼出沒，不可端倪。（雙階外史）

都門雜詠小綹云：「街頭雜亂鬧今年，小綹新添幾萬千，零物失亡猶未覺，歸來仍唱蕩湖船。」（同治都門紀略）

京城歲時廟會，以遊人填塞，故多草竊剪綹之事。剪綹亦曰「白錢」，又名「小掠」，蓋乘人不覺，以剪竊物，其術百端，其徒極衆，且出沒不時，雖有巡緝，街市兵卒，每苦難以弋獲。（京華瑣錄）

京師之剪綹賊，有混號曰「小李」者，亦工剪綹術，往往於鬧市中行之，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歐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怨矣。（清稗類鈔）

北京多剪綹賊，手法敏捷，黨羽衆多，其魁傑者，華堂大廈，裘馬輕肥，儼然貴家也。（覺花寮雜記）

乞丐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丐詩：「賢達且乞食，況彼飢寒天。淮陰非漂母，餓死城南隅。所嗟京兆尉，猖獗容此徒。其魁擁巨萬，抱妾衣璣珠。不逞亡賴兒，百十行輿俱；揩市任頤指，攫取莫敢呼。沿巷有瘋母，叩頭牽人襦；不避司隸仗，反罵司關奴。道逢譁趨讓，諸公正當途。」（茗齋集）

京師乞丐，謂之「頂沙鍋」，乞食食盡，戴於首以爲冠，彼猶以手持爲勞也。隆冬沍寒，身無寸縷，行乞於市，僅以瓦片及菜葉遮其下體而已，見者無不粲然。皇仁廣被，每年十月初一日，分城設廠施粥，凡五月乃止。又按名給棉衣一套，詎覺凍餒？然得者必質賣以爲飲博計，卒填壑而不悔，此其所以爲乞也。（燕京雜記）

都門竹枝詞：「近日人情總好奇，新開謎出解人頤，一羣人聚如蜂擁，鬨着狂呼一乞兒。」（見街市門）

余煌要剩飯詩：「號寒蟲向街頭見，敝襇敝襦只存線，亦身恨不生羽毛，祁寒誰識小民怨？不乖王孫釣，不吹伍

相衙，祭祭吆爺要剩飯，言詞誠拙缽在腰。豈知老爺飯太多？官倉文佛車曳蘇，陝村狠豬飽雞犬，萬錢日費求甘和，門前要飯空來去，門內愁無下箸處。」（京師新樂府）

京華百二竹枝詞云：「討錢童子亂攔人，略迹原情總爲貧，」註云：「貧兒攔路討錢，礙人行走。」

乞丐俗名老花子，約有五種：一、桿上的，卽花子頭，又名紮鋪的，每有住戶辦紅白慶賀等事，桿上的在門口阻攔乞丐討要，並報告賓客到門，以便招待。在庚子年以前，每值新鋪開張，必與桿上的接洽，每年包銀若干，索紙牌貼於門外，以免成羣花子，強行討要。二、窮家們，奉范丹爲神，手持竹板兩對，板索分紅黃藍白四色，以紅黃帶子爲最多，演唱成本大套詞曲，人與錢時，用竹板受之，蓋其規矩也。三、數來寶，昔日名爲善人知，衣衫襤破均有，供奉朱洪武，手持竹板，亦有持牛骨者，收養門徒，按戶索說討錢，近來天橋等處很多，有依此爲藝，沒場演述者。四、女撥子，別名拍鋪的，均爲女子，多在山澗草市一帶，青市布包頭，手持竹板，說笑唱罵，成羣結夥，到鋪內要錢，爲避叫罵擾亂，只好付之。五、趕檔的，手持竹筒，信口胡吹，每到年節，必至各處趕檔子。以上所述乞丐，早年均於社會秩序上極有妨礙，自成立警察後，極力取締，已不多見，今之托缽者雖多，但非若前者強討惡索之情形矣。（民社北平指南）

乞丐在北平早已成爲一種古舊的職業。那些生長在叫化環境中的新老乞丐，他們一生中都沒有受教育求職業的機會，大家都死心塌地認定乞討是他們唯一的生活路徑。「硬採丐幫」是中國乞丐的正宗，北平便是該幫的發祥地。據一般老遊丐流追述該幫的起源，說某朝有個皇帝，在未發跡時也曾降身爲乞丐。後來貴爲天子，皇恩浩蕩，便特封該幫逢門可乞，逢城設廠，逢鎭設甲。（註：卽丐廠及丐頭是。）凡此附會傳說，全無根據。但該幫卻認爲信史，藉以自重其身價。玆將調查所得的丐幫組織，生活，及街頭所見的乞討種類列舉如下。（一）丐頭的權威：北平設有丐廠，全城的乞丐都歸一個大丐頭管理，手下還有許多小頭目，丐廠有很嚴密的組織，等級分得很淸楚。勢力也分佈得很廣闊。不但該地的乞丐須絕對聽從丐頭的命令，就是外來的叫化子也須先備專帖拜訪，稱爲

「化子拜桿兒，」否則休想在街頭混得下去的。丐頭是終身的職業，生活都很優裕，死後方舉新丐頭接替，資望最老的纔有被舉的資格。其餘乞丐大約以年齡定其名次，長稱老大，次稱老二老三，輩丐則概稱爲徒弟。丐頭對內有指揮調解之權，例如甲丐與乙丐爭執地盤，經丐頭調解後必須遵守。民家如有喜慶大事，丐頭便代表全體前往收捐。丐流如遇疾病死亡，丐頭便須設法買藥侍病，或集資收埋，或報警送官。（二）喜事的例捐：丐頭向民家收捐，成爲通例。婚嫁壽喜事人家的帳房，見丐頭前來恭喜，便給他錢，其數目約自小洋四角至一元左右。做壽每較婚事多給，因爲孝子們爲親祝壽，誰也不願乞丐在門前出不利之言。丐頭得錢之後，便在大門上貼上一張紙條，上書「貴府喜事衆兄弟不得騷擾。」各位乞丐見了這種字條，便好像小鬼們看見「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大紅條一樣，大家都會退避三舍的。如果喜家不肯給錢，於是便有無數的乞丐前來騷擾，各種花樣層出，使人難堪。（三）稱呼與哭喊：乞丐沿街乞討，對於施主的稱謂，各不相同。例如：「大爺，」「大老爺，」「老太爺，」「太太，」「老太太，」「少爺，」「相公，」「相公娘，」「大叔，」「嬸子，」「小姐，」「大奶奶，」「財主，」「財主媽，」「一官，」「老板，」「掌櫃的，」「大姑兒，」「老總，」「先生，」種種稱呼，各有一定規矩，逢到那種人應用那種適當的稱呼，一看便要鑑定出來，丐幫長輩對於徒弟都悉心傳授，這也是北平乞丐的公同必修科呢。「叫街」和「坐乞」兩種乞丐，都須特別訓練如何哭泣。婦人學哭，尤須有韻有調。每見婦孺團坐路旁，呼喊大哭，聲聲帶淚，句句動人，或是沿街哭喊，幼子相隨，把錢給她便停哭稱謝。男丐便須狂呼大喊，或是展覽他們的殘疾。凡此種種，都須訓練有素。每日這樣的活動着，得錢也不在少數。這也是「叫街」和「坐乞」兩幫的必修科。（四）技能的學習：乞丐須學會各種技能，例如「頂磚，」「擲球，」「穿舌，」「舞刀，」「彈拍」等。各有專師傳授衣缽，而且多非由丐頭教習，而是由獻技拳術中人任業餘教授之責的。其交換條件不過年納例金若干，以不妨礙他們的丐業範圍，儘可傳授。此種乞丐比較那些哭喊就是求乞的較易得錢。乞丐所帶的用具，各有各的用法。丐徒都須先事學習，例如竹竿破碗用

以乞錢，飯袋鐵鍋用以裝菜漿，拐杖以逐狗防身，穿破襖以存錢結縷。民家如有以完好的舊衣施給的，乞丐都拿來穿在破襖之內，藉以示人爲貧寠。此外各種用具如弦、胡、板、鼓、劍戟、刀耙、犬架、鼠環、羊衣、猴帽，都須各按其所學的技能，練習應用，這都是乞丐的共同選修科呢。（五）丐流的客店：在北平朝陽門外，天橋南邊一帶，有好幾處乞丐住宿的客店，店錢每晚一大枚，大淸早就一律逐出，不許逗留。到了冬季，這多客店都增加暖氣設備，在大屋中挖了一個土池燒柴，衆丐圍火取暖，名爲「火房子。」光顧的全是藏龍臥虎的乞丐，其中還有專門傳授唱「蓮花落」等丐歌的。一般丐徒都利用機會正式拜師學藝。有時天寒不宜外出求乞，便由店中掌櫃熬粥一大鍋供衆丐食用，以後都須還淸。店錢每日僅銅元五枚。其中男女混雜，睡時都不敢脫鞋，因爲如果脫鞋在坑下，次日便會給無鞋階級穿了去。就是衣服也都不敢脫的。據査全北平有這種火房子九處之多。這也是溫暖的江南所未曾前聞的。（六）歌曲的傳授：丐頭所傳授給丐徒的，不但祇教他們怎樣拚命求乞，同時也要教授各種歌曲，把所有的吉利語編成歌謠雅曲，日夜練習，有腔有調。觸景生情，臨機應變。抱定「先禮後兵」的主義。如果逢到一毛不拔的經濟仁兄，丐流便改換詞鋒，狂放詠詞，使聽者自感乏趣爲止。茲將普遍的歌詞列下。（甲）祝福的：「烏龜上門來，老板大發財。」「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老爺大發慈心，今年獲利千金。」「太太施恩，抱子抱孫。」（乙）諷罵的：「不給我錢，怎過今年？」「不給財，我不來。剩下了錢買棺材！」「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唱歌曲時，都須發出悲惻雄壯的聲音，聞之令人傷心，引起憐憫之心，自動的願意佈施。所以做喜事的人家逢到此輩丐流光顧，誰也不願拒付而受到丐流的譏罵呢。北平的乞丐，統稱其求乞生活爲「做街。」蓋此輩的職業門路都是在街頭巷尾也。邇來農村破產，乞丐增多，致使北平市上，鄭元和大放悲聲，伍子胥改頭換面。五花八門，奇形怪狀。茲將各種乞丐做街的花樣分列如下。（一）排刀：這種乞丐手執長刀兩把，袒胸力排，排時頻頻運氣作沉重之「哼」聲。在廟會中或熱鬧場所尤爲活躍。口中發出幽怨之聲，叫着「老爺太太。」每句必夾入一「哼」聲，同時力排一刀。

如此循環不已，致使胸際紅腫，隱現殷血，厥狀殊爲慘厲動人。（二）打磚：這種乞丐坐街心中用磚擊胸及背，使裸露的上身血色外呈，猙獰可怖。喊聲一如「排刀」者。以上兩種規限只准坐乞，絕對不許行乞。（三）打磚叫街：此種乞丐在街心用磚擊胸，哀呼：「老爺太太們，捨給我這瞎眼殘廢人一個錢吧！」緊接一聲悲歎聲「唉！」同時打磚一下，接着又重複叫喊。叫聲雄壯悲切，而有腔有調。打磚時作「砰拍」聲，如拍節一樣。（四）叫街：這種乞丐手執大柳條簸箕，哀號聲一如「打磚叫街。」因爲都是老弱丐流，所以缺少打磚一事，可是因此收入也非前者之比。以上兩種祇准街中行乞，絕對不許登門討錢。（五）釘頭：這種乞丐口啣長尖釘數枚，手持磚頭一塊。頭頂上斜插着一枚長釘，深約兩分左右。登門不發一語，給錢便走，如延不給錢，便把磚頭白擊頭上之釘，丁丁作響。插釘處有肉疙疸，把釘打入疙疸中，釘縫中立有鮮血迸流，慘厲可怖。見血之後，店家非多給錢是決不肯走的。此種祇准由街巷之一面行乞，不准兩面交錯行乞。（六）拉破頭：此種乞丐手執鐮刀，痛飲一醉，然後登門討索。如不給錢，便用拇指食指夾住刀印，留鋒約一分左右，向頭頂一劃，皮破血流，於是乘勢倒地不起。事態擴大之後，照樣非多給不走。（七）數來寶：數來寶是北平丐幫中最大的出路。其中分爲三種，（甲）「敲牛胯骨，」乞丐左右手各執牛胯骨一片，每端都掛着銅鈴，又拴着顏色彩綢若干。敲時骨板發出「吉瓜吉」的聲音，鈴聲發出「花冷冷」的聲，然後唱着丐歌乞討。（乙）「刮竹板，」右手搖大竹板，左手搖小竹板，然後唱歌乞討。（丙）「敲飯碗」，乞丐頭戴罩圈彩球花帽，手持藍磁粗花碗，數碗相碰，發出丁丁雜響聲，口唱丐歌，有的還而擦脂粉，令人作惡。其歌曲詞意如下：「那邊要了這邊要，掌櫃的吃飯我來到。」「掌櫃的，大發財，掌櫃的吃飯我正來。」「唉！掌櫃的，你別生氣，早給一個早早的去。」「唉！掌櫃的給了個沙板錢，不能買米和買鹽，我叫他換換他爲了難。」（八）背褡子：此類乞丐背上布褡子沿門乞討，對人概稱「大叔」「嬸子，」不准呼「老爺」「太太。」如犯幫規，必受丐頭刑罰或革除。（九）遊花務：丐作雨人，身上各穿花衣，而塗脂粉，頭戴花帽，手執一支竹竿，每節挖幾個眼孔，每眼內貫着好多制錢，把五色

的綢線緊紮着。乞討時開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轉跳舞，如同發瘋一樣。口裏還唱着歌訣。也有缺少花衣而以便服充數的。(十)打玉鼓：乞丐手持長竹筒，一邊綳着皮，而用手指去彈拍，發出登登的響聲，口唱和諧而低緩的小曲。(十一)橋梁架子：乞丐拿一枝短竹筷子頂在鼻尖上，筷端放着杯碗之類，能持久而不墮落，沿門乞錢。(十二)雙鉤鑽洞：乞丐手拿一支鐵鉤，在鼻岸和喉嚨間各穿鑽一洞，把鐵鉤穿進，給錢始去。(十三)點風頭：乞丐在印堂中插進一支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面唱着歌曲。(以上八種祇准向店家沿門乞錢。)(十四)賣凍這：種都是北方乞丐利用他們無告的子女作爲牟利的活祭品。在天氣寒冷時，讓小兒赤身露體蹲宿在攤販的鍋竈中，藉以博取路人的憐惜心。此類小兒過慣了非人生活，居然也能抵禦寒威呢。此種祇准坐乞向路人求佈施。(十五)弄靑蛇：北地苦寒，所養得活的都是一種小靑蛇。蛇丐背負一竹籠，中貯幾條靑蛇，沿門玩弄叫化。此類蛇丐深知蛇性，又能代人家捉蛇，或售賣蛇皮蛇膽。廟會時便去捉水蛇賣給信佛的老太太放生，次日又去水邊捉回再賣，循環不已，獲利頗有可觀。下列各種丐幫的叫化方式，都屬殘廢乞丐的專利品，只有他們可以享受「喊街」的權利。可是丐幫規定不准向店戶住家乞討，祇可沿街叫喊，發出嗚咽慘厲的叫聲，使過路的行人發出惻隱之心，慨然自動施捨。茲特分類如下。(十六)日落西：雙眼失明之瞎丐，手執棒點地而走，一面走一面叫喊，以草帽乞錢。(十七)摸光明：瞎丐在路上蹲着身，慢慢地移動脚步叫喊着乞錢。(十八)獨眼龍：一眼失明的乞丐扶杖走着，冒充爲「日落西」，其實仍可以看見路徑。(十九)翻太歲：手足全已殘廢的乞丐，渾身躺臥在汚泥裏滾動哀號着，一路有丐伴跟隨照應一切，並代收集金錢，此種乞丐得錢最多。(二十)看照壁：足部殘廢的乞丐，以布料紮着膝蓋，並且包護着股部，坐在地上移動着。(二十一)墊木手：兩足部殘廢的乞丐，或是身患瘋癱，雙手握着小木塊，蹲在地上移動着乞錢。(二十二)解糧草：殘廢的女丐倒臥在一輛小木車上，另由兩丐伴前挽後推，哀號過市，讓路人投錢在小車中。(二十三)駝石頭：由男丐背負殘廢女丐，呻吟過市。(北平的乞丐生活)

東安門肩輿

施閏章詩有云：「東安門外許肩輿，東安門內止策騎。」（學山先生詩集）

錢陌

京師（指梁時）以九十爲陌，名「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民不從，錢陌益少，末年至以三十五爲陌。今京師宴會，席費率三十文當一百，亦古遺俗也。（續齋詩話）

今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更減至三十文爲一百，席上賚人，通行不以爲怪。（天祿識餘）

朝市叢載用京錢詩：「皇都徒把好名享，大話逃籌他處無，五十京錢當一吊，憑誰敏慧也糊塗。」（見風俗門）

睡街頭

馮溥詩：「赤日家家漏炙痕，晚來士坐更嫌熅，官嚴漸喜偷兒少，夜睡街頭不閉門。」

買書

馮溥報國寺市詩：「書攤多名籍，閒尋認宋槧；攜歸三兩冊，客至酒杯長。」

防火

馮溥詩：「處處斂錢養火神，驚傳回祿響□輪；捍災挨戶潑缸便，缺憾中嚴御史嗔。」（以上佳山堂詩集）

都門雜詠公議水會云：「救火津門最著名，年來公舉滿京城，水龍到處愁無水，協力還須仗五營。」

廊房

永樂初，北京四門鐘鼓樓等處，各蓋鋪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視衢僻分三等，納鈔若干貫，洪武錢若干文，選廊房內住民之有力者一人，僉爲廊頭，計應納錢鈔斂銀，收買本色，解內府天財庫交納，以備宴賞支用。

土地廟廟市

槐樹斜街即土地廟斜街，舊時古槐夾路，今每月逢三日爲集。（以上人海記）

方朔花市詩：「自出冰窖來，悵悵如無之。人言土地廟，花市又當期。意行迂曲二三里，殿撰門過直如矢。口乾不擬飲朋家，興到惟貪就佳市。鴿魚貓犬皆路分，剪刀團扇排如雲。衆物那及東西廟，好花冀冠南北城。雞冠鳳仙左右東，前秋羅多晚香玉。驚心豔絕美人蕉，拂袖風涼君子竹。入局處處清香酣，紅藍菊與佛手柑，最難婆羅動數十，花下來去僧環探。花房花窖花棚繞，花子門前將色表。移居宜有竹垞翁，步屧難怪初白老。西去吳天寺，相傳泉奇甘，若教此地立茶社，風光何數江之南。看花人已及三十，對花未免恣憐惜。祇願花新人亦新，年年月月來三日。（土地廟市，向於每月初三，

十三、二十三日一開。）（金臺游學草）

都門雜詠土地廟云：「柳斗荆筐廟外陳，布棚看遍少奇珍，緣何遊客多高興？眼底名花最可人。」（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贅語土地廟詩云：「麥飯豚蹄賽一方，何來此地半城隍。如蟻士女無香火，不及山村坐夜郎。」

種花廠皆在外城西南數里，賣花在西城土地廟。（都門瑣記）

月之逢三日，聚於南城土地廟，凡人家器用等物，靡不畢具，而最多者鷄毛帚子，短者尺餘，高者丈餘，望之如長林茂竹。

土地廟在宣武門外土地廟斜街路西，自正月起，凡初三、十三、二十三日有廟市，市無長物，惟花廠鴿市，差爲可觀。（以上燕京歲時記）

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有紬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觀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畜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眞金，有脫鱗者，內際紫色，實爲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按當爲鱔魚之類），心大詫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蟹，其傍鋪中則有鹿，兔，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俄使臣晉京日記）

京師百貨所聚，惟正陽門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鐙市始，夏月瓜果，中秋節物，兒嬉之泥兔爺，中元之荷鐙，十二月之印板畫、煙火、花爆、紫鹿、黃羊、野豬、山鷄，冰魚，俗名關東貨，亦有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或秋蟲蟋蟀，苟及其時，則張棚列肆，堆若山積，賣之數日而盡，無餘者，足見京師

用物之宏。（天咫偶聞）

交易於市者，南方謂之趁墟，北方謂之趕集，又謂之趕會，京師則謂之趕廟。月之逢三日，聚於南城土地廟，凡人家器用等物，靡不畢具，而最多者雞毛帚子，短者尺餘，高者丈餘，望之如長林茂竹。月之逢七八日，聚市於西四牌樓護國寺；逢九十日，聚市於東四牌樓隆福寺，珠玉雲屯，錦繡山積，華衣肥服，修短隨人合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覩者。（燕京雜記）

廟市，西城則集於護國寺，七八之期；東城則集於隆福寺，九十之期；惟逢三則集於外城之土地廟斜街。（水曹清暇錄）

方朔廟市詩：「月七八，護國寺中市風發；月九十，隆福寺中市齊集。東西兩廟物不分，昨日今日卽前日。笨車聳載轟山門，地毯未設先天棚，高者或板支案耍令閱者無長蹤。大院衣服列如織，中殿珠玩攢爲熱，寶刀動輒百數十，翠鈿金釧搖繁星。用物無分滿與漢，食物不論冷熱葷素酸鹹甘苦辛。老者間値稚者取，母購包頭還挈女。朱袍翠袖兩無猜，左右循行辰至午。北貨重，南貨輕，方分道路持權衡；前院鼓，後院鉦，一開便貿何其神。鉦鼓聲中百戲進，難攔大衆如狂興。祇嫌市肆褻狎歌，都使金張兒女聽。聽不得，歸宜亟，亂風還有妖言賊。君不見布圍懸甕人首羊，招人來看飛頭國，廟市何教如此極？」（金臺游學草）

逢三日土地廟市，逢七八日護國寺廟市，逢九十日隆福寺廟市。（京師地名對註）

都門廟集有期，每旬三爲土地廟，四爲花兒市，五六爲白塔寺，七八爲護國寺，九十爲隆福寺。別有依陽曆之市集。一、四、七則正陽門大街，二、五、八西珠市口，三、六、九花市大街，率於晚間舉行，所謂夜市也。此外則宣武門外有黑市，崇文門外有曉市，皆市集之別開生面者。（京華春夢錄）

時尙新談逛廟詩：「逢期逛廟頻盼兮，三十六行色色齊，若遇人叢挨擠處，留神扒手竊東西。」

廟市，俗呼廟會，倚京廟宇櫛比，設市者居其半數，有年一開市者，如正月之大鐘寺，白雲觀，火神廟，黄寺，財神廟，雍和宮，東岳廟，二月之太陽宮，三月之江南城隍廟，蟠桃宮，四月之萬壽寺，北頂，五月之臥佛寺，都城隍廟，南頂，六月之善果寺，中頂等是。有月開數市者，土地廟，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等是。每至市期，商賈雲集。月開數市者，所售多係日用之品，如隆福寺之古玩舊書，護國寺之藏香青果，白塔寺之木碗花草，土地廟之木器籐器，皆獨特有。年開一市者，所售多係耍貨，如白雲觀之小漆佛，財神廟之紙元寶，太陽宮之太陽糕，北頂之草帽花籃，城隍廟之蓮花燈，大鐘寺之風車，遊人每以購歸爲樂。故操上業者，無不利市三倍，今則略遜矣。至於火神廟之珠寶文玩，尤喧騰人口，惟贋品充斥，非內家不敢一問也。年開一市者，多有香會，如秧歌，少林，五虎，開路，太獅，少獅，高蹺，槓子，小車中旛等是。俗誤稱廟會，或基於是。月開數會者，亦設有雜耍場，惟未若前者之能稱會耳。(舊都文物略)

傾倒汚穢

京師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錢，故當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復傾溺器於當衢，加之牛溲馬勃，有增無減，以故重汚壘穢，觸處皆聞。

人家掃除之物，悉傾於門外，竈爐爐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積，街道高於屋者至有丈餘，入門則循級而下，如落坑谷。(以上燕京雜記)

京師人家，不惜五穀，城中人家，都無坑廁，其婦女溺器清晨輒傾門外溝眼中，而洗滌飯器之水亦入焉。(寒夜叢談)

各街徧修廁所，不准隨意便溺，街巷禁止傾倒穢物，備有車輛裝載居民糞土，以搖鈴爲號，人皆便之。(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小市

外城東有東小市，西有西小市，俱賣皮服椅桌玩器等物，而東市皮服尤多，平壤數十畝，一望如白獸交臥。東小市之西，又有窮漢市，破衣爛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壘砌。其最便宜者，割方補爲鞋，價僅三十餘錢，官則不屑，商

則不宜，隸則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隸，而久留京邸者，則廿之矣。西小市之西又有窮漢市，窮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爛布溷紙，於五更垂盡時，往此鬻之，天乍曙卽散去也。（燕京雜記）

都門竹枝詞：「換底朝靴破帽胎，紙粘皮襖舊紬裁，歸來嫁笑誇同輩，小市便宜買得來。」（見考試門）

黑市在虎坊橋一帶，無物不有，黎明卽散。（道光都門紀略）

方朔曉市詩：「早日未上光曨曨，買賤齊趨南城東。車聲入巷車輪衝，未曾抵市車已空。市口零星物不充，市場之大乃如墉。四圍長凳千數同，羅列無論橫與縱，物不放處虛其中，以便人足來往沖。虛中每作十字通，十字左右皆盈豐。狐裘翩翩若蒙戎，貂褂閒亦排爲叢，灰鼠銀鼠惟織茸，猞猁猻整成芙蓉，爲雲金錢豹非熊，紫貂水獺時溶溶。壯哉此觀殊昌豐，誰知羊皮堆處還如舞雪之迴風。買原典者先看工，此裏彼面驗須重；面壞如染原可庸，最難皮版早蛀蟲。亦有新材裁已終，價值雖減花難從。快意小家叟與童，百錢便可風帽縫。零落剩下鞅成弓，所怕衣邊暫黏封，用銀用票看人容，有時徒表亦爲蒙。衆中曾見無事翁，循環上下幾有逢，問之不答如癡聾，傳說每日皆不傭。我聞乾坤生物天下充，衡度交易理始公，若教買者皆得賤，彼於何處時相供？三萬添置雙裘絨，燕山作客何畏冬？持裘覓友沽醇醲，一澆今朝壘塊胸。回頭人散亦怱怱，天公如念心光融，霜天寒日爲我甦逾紅。」（金臺游學草）

京師黑市，大抵皆鼠竊狗盜，詐偽百出，貪賤購覓，往往被紿，亦間有獲厚利者。（妙香室叢話）

都門雜詠小市詩云：「夜方五鼓未啼鴉，小市人多亂似麻，賤價買來偷盜物，累連難免到官衙。」（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騾馬市一帶，黎明時地攤甚夥，謂之黑市，物之好醜不一。（談麈）

都門脊語詠小市詩云：「凌晨萬貨集棚儕，燦燦衣裘列岸排；可笑蠅營成曉市，三竿日上賸空街。」

東小市故衣市均在藥王廟西，凡日用衣服，几筵飯筒，碗盂銅錫，瑣屑之物，皆於此取辦，蓋外城士夫多居城西，

商賈皆居城東，東城隙地正多，故爲百貨所萃。（天咫偶聞）

東小市在崇文門外，西小市在宣武門外，擺攤售賣故物，色色俱備，眞贋雜陳，入其中者，極宜留心察視，黎明交易，早九點收市，世俗或呼「鬼市」。（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京師崇文門外暨宣武門外，每日晨雞初唱時，設攤者輒林立，名小市，與江寧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燈燭，憑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購者之意，可隨意酬値，其物眞者少，膺者多，優者少，劣者多，雖云貿易，實作僞耳。好小利者，往往趨就之，稍不經意，卽爲僞物，所得不償所失也。且亦有以數百錢而得貂裘，以數十金而得惡衣者，則以穿窬之徒，夜盜夜售，賣者買者，均未詳審其物也。後由有司禁之，遂絕。（淸稗類鈔）

舊都有所謂「黑市」者，各城皆有，如前外果子市，宣外下斜街等，每日破曉以前，夜神的黑大衣尙未褪盡時開市。到金黃色的太陽出山，便散會了。其形式多是地攤，其貨物色樣繁多，賣者流品不齊。價廉而物之眞僞優劣不易分辨，且多匪人贓物，貪便宜者亦樂趨之。王風百首，有賦黑市一首云：「三更黑市到天曉，紙燈熒熒人擾擾，遍地布席百物陳，告爾買者莫貪小。漁翁得利鷸蚌爭，殺人越貨白日行，更思夜識金銀氣，無底慾壑殊難盈，飮羊沙鷄猶太平。」此係庚子以前情形，自警政實行，黑幕較少。開市散市時間，亦較前略遲。平均每晨五時至七時，可以不算黑市矣。（舊都百話）

舊京地幅遼闊，官設市場，以利民衆，而於東西兩市場之外，更有曉市之設。每値雞鳴，買賣者卒集合於斯以交易焉。售品半爲骨董，半係舊貨，新者絕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於淸晨，因名「曉市」，或謂「鬼市」，亦喩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誤。舊傳此項市場，非官設，緣有世家中落，思以動產易米柴之貲，復恥爲人見，因於凌晨，提攜舊雜物，至僻處兜售，遂相沿成市。故至今曉市，仍多在僻處。北平有曉市三：一在宣武門，一在德勝門，一在崇文門。宣武門地近琉璃廠，故多骨董書畫，德勝門多舊傢具，崇文門則以估衣爲大宗也。（舊都文物略）

債利

北方倉設，可十餘年不壞，人朴直，里民互保，鄉地識認，無不還者，唯遇災而當緩耳。北方債利甚重，每借一石，加利三五斗，社穀息止一斗，歉則蠲之。（燕轄見聞錄）

俗間以放債為業者，京債最重，人每為所累。（清白士集）

京都竹枝詞：「利過三分怕犯科，巧將契券寫多多（近日山西與本地回民放債，本借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於立券時遇借錢人於券上虛寫若干，如借十串寫作百串之類，旗人尤受其害。）可憐剝到無錐地，忍氣吞聲可奈何。」（見市井門）

都門新竹枝詞：「京師放債半山東，粘倘櫃衚握手中，剝削八旗成眾怒，開倉一見眼睛紅。」（見市井門）

雞毛房

將士銓京師樂府詞雞毛房云：「冰天雪地風如虎，裸而泣者無棲所；黃昏萬語乞三錢，雞毛房中買一眠。牛宮豕柵略相似，禾稈黍楷誰與致？雞毛作茵厚鋪地，還用雞毛織成被；縱橫枕藉鼾齁滿，穢氣熏蒸人氣暖；安神同夢比閒房，挾纊帷氈過燠館；腹背生羽不可翱，向風脫落肌粟高。天明出街寒蟲號，自恨不如雞有毛；吁嗟乎！今夜三錢乞不得，明日官來布恩德，柳木棺中長眠息。」（忠雅堂詩集）

火房，蓋以宿窮民無被褥者及流丐人。屋內泥塗紙糊，使無纖隙，積雞毛二尺許，人宿其中，可免僵凍。（水曹清暇錄）

京官借貸

韓開雲京官曲有云：「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親到；借債去東頭鋪，須親造；飯歸家柵闌滿開沿路遶。淡飯兒剛一飽，破被兒剛一覺，怎當得有個人兒細把家常道？道則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絕早，家人的公食嫌少；這一隻破鍋兒等米淘，那一隻寒爐兒待炭燒。且休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這啞巴生口無夫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雨村曲話）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兩般秋雨盦隨筆）

長安不易居，官爵下者，凡物貸諸肆，每節償其值。（京師地名對附錄）

皇城不鎖

皇城內居民甚稠，故東安西安地安三門閉而不鎖，民有延醫接穩者，不拘時候，得以出入，支更仍用擊柝，與明代異。（宸垣識略）

招牌

京中招牌，有人戲集成聯者，漫錄數則於此：「甘露將祖傳狗皮膏；香雪堂神效烏鬚藥。」「冬季誦經；秋炎來學。」「立道堂誠意高香；修德居細心堅燭。」「四世馬公道膏藥；三代王麻子金針。」「經蒙任附；楷道俱全。」「通天蠟燭；道地藥材。」「裱背頂槅；兌換銀錢。」「細皮薄脆；多肉餛飩。」（水曹清暇錄）

寶店

寶店距彰義門二十里，爲旅客尖宿之所，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離畿穀切近，金吾緹騎，偵探賊盜，盤詰奸宄，凡異言異服，形迹可疑者，擒獲無得脫。

珠市口

珠市口爲京師四達之衢，設都關鎮之，麾下兵弁，晝夜巡察，遇作奸犯科者，即擒送提督府，居民之寧，援憑焉，而武弁之黜陟亦繫焉。

珠市當正陽門之衢，前後左右，計二三里，皆殷商巨賈，列肆開廛，凡金綺珠玉，以及食貨，如山積，酒樹歌樓，歡呼酣飲，恆日暮不休，京師之最繁華處也。（以上春明叢說）

假貨

京都竹枝詞：「費盡心機假混眞，（假金假銀假錢假錢票之類，不可勝數。）百般奇巧鬬鮮新，（如耗子藥腸情果之類，造出許多新鮮名色，其物皆黃泥作成，又有用布圍一空地，門前有一怪物，一人敲鑼，招人去看，其實並無怪物。）名爲骨操時時揲，（出賣名爲揲骨操。）慣向街頭騙傻人。」（見市井門）

肉市

又：「高樓一帶酒帘挑，笋鴨肥豬須現燒，日下繁華推肉市，果然夜夜似元宵。」

店中招呼

又：「偶從瓜子店中過，忽聽招呼『買甚麼？』開價欲高須作態，喚人焉得賣錢多？」（以上見商賈門）

八旗兵

又詠八旗兵云：「衫廠前襟草帽橫，手擎虎叭喇兒（鳥名即伯勞也）行，官差署了原無事，早飯餐完便出城。」（見兵丁門）

文武各官

京都竹枝詞「這樣威風不可當，正陽門外意揚揚，那知一入城門口，便把威風意氣藏。」（見文武各官門）

又：「官樣車夫一炷香，（車夫行走之勢，有一炷香風擺荷葉之名。）並頭引馬較人忙，（何不趕有並頭而行，似有非有可笑。）東城甫過常行稿，又去西城謁侍郎。」（同上詠司官）

試期買賣

又：「緞號銀樓也快哉，但能管事即生財，休言刻下無生意，且等明春會試來。」（京師貿賣，逢鄉會年尤覺茂盛。）（見賣門）

光緒都門紀略餘科詩：「每到秋闈士子賒，餘科國學好生涯，憐他婦小如花女，已解提壺賣醴茶。」（見風俗門）

每春秋二試之年，去棘闈最近諸巷，西則觀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營、頂銀胡同，南則裱褙胡同，東則牌坊胡同，北則總捕胡同，家家出賃考寓，謂之「狀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輒遣妻子歸寧以避之。東單牌樓左近，百貨麕集，其直則昂於平日十之三，負戴往來者至夜不息，當此時人數驟增至數萬，市儈行商，欣欣喜色，或有終年冷落，藉此數日補苴者。（天咫偶聞）

封條

京都竹枝詞外城風俗云：「封條處處禁喧嘩，小小門樓也宦家，為問何人曾入仕？舍親始祖作官銜。」（見風俗門）

都門竹枝詞：「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銜宋字描，遠代旁支搜括盡，直將原任溯前朝。」（見時尚門）

又：「醫士天文贊禮郎，兩條四塊貼門牆，近來更有難言者，小巷全糊縣右堂。」（見街市門）

都門雜詠門封云：「描來封誥貼新春，卻與私坊細局鄰，非向人前誇閥閱，夜深恐誤叩門人。」（見對聯門）

茶館

京都竹枝詞：「小帽長衫著體新，紛紛街巷步芳塵，閒來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註云：「內城旗員於差使完後，便易便服，約朋友茶館談閒，此風由來久矣。」（見文武各官門）

郝懿行都門竹枝詞：「擊筑悲歌燕市空，爭如豐樂譜人風；太平父老清閒慣，多在酒樓茶社中。」（曬書堂詩鈔）

都門好，茶館客分棚，破睡甌芽清味永，潤腸雪乳嫩香凝，飯後品茶經。（望江南詞）

北京中等以下的人，最講究上茶館兒，所以這個地方茶館兒極多。這種買賣向分兩種，有江南茶社，有二葷鋪

之說。如早年後門天匯以及外城的天全裕順，高明遠，跟現在的廣泰，匯豐，同和，海豐，都爲江南茶社，其餘如前門大街左右，都是二葷鋪居多。大茶館有搬壺（卽頂大的銅壺，）櫃上可帶南菓（卽紅爐點心，）不但不賣餡兒餅，外帶著炒來菜兒也不得，要是二葷鋪呢，不過櫃上帶點兒饟水悶爐兒窩兒薄脆蜂糕肉饅頭（萬不能賣雞油方脯），沒有搬壺，還是不帶紅爐。（燕市積弊）

京師茶館，列長案，茶葉與水之資，須分計之，有提壺以往者，可自備茶葉，出錢買水而已。漢人少涉足，八旗人士，雖官至三四品，亦廁身其間。並提鳥籠，曳長裾，就廣坐作茗憩，與附人走卒，雜坐談話，不以爲忤也，然亦絕無權要中人之蹤跡。（清稗類鈔）

都中茶肆，多附設商場間，腸肥腦滿者，饜飫旣深，則乞靈七碗，亦自得宜。如勸業場之荔香、玉樓春，第一樓之碧岩軒、暢懷春，賓宴華樓之綠香園，第一茶社，東安市場之德昌、沁芳、玉泉，青雲閣之玉壺春，小軒數楹，位置雅潔，梔楠几椅，鼎彝雜列，夕陽將暝，座客常滿，促膝品茗，樂正未艾。茶葉則碧螺、龍井、武彝、香片，各有所命，彌不如欲。佐以爪粒糖豆，乾菓小碟，細剝輕嚼，情味俱適，而雞肉餃，糖油包，炸春捲，水晶糕，一品山藥湯餛飩，三鮮麵等，客如見索，亦咄嗟立辦。阮囊羞澀者流，利其値賤，多於此鼓腹謀一飽焉。（京華春夢錄）

時尙新談茶樓帶清音戲詩：「肉包大嚼雞麵飲，並坐橫肱雜流品，不似邀客但烹茶，人聲唱聲衆喧甚。」

東西廟廟市

京都竹枝詞：「東西兩廟貨（隆福寺護國寺名曰東西廟。）眞全，一日能消百萬錢，多少貴人閒至此，衣香猶帶御爐煙。」（見廟買門）

廟市惟東城隆福，西城護國二寺，百貨具陳，目迷五色，王公亦復步行評玩。（藤陰雜記）

護國寺爲西廟，每月七八日有廟市；隆福寺爲東廟，九十日有廟市；百貨俱備，游人甚多，絕不禮佛。（燕都雜詠註）

京師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貨雲集，謂之廟會。（妙香室叢話）

都門雜詠東西廟云：「東西兩廟最繁華，不數琳瑯翡翠家，惟愛人工賓春色，生香不斷四時花。」註云：「東曰隆福寺，西曰護國寺。」（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贅語護國寺詩云：「禪宮寂靜拜如來，紙樹園林利市開。少婦新花插兩鬢，知從護國寺中來。」又隆福寺詩云：「繁華艷說四牌樓，東寺貨全勝茂州。玩物適情隨意有，淫人巧技是泥頭。」註云：「諺云，「茂州貨全。」」

東西四牌樓之隆福護國兩寺，月各得六日，爲趕會期。屆時商賈腐集，珠玉錦繡，充物其中，遊人如入五都之市，目不暇接。豪富常攜小史往，謂之逛廟，值當意之物，一諾千金，不吝其價。（側帽餘譚）

都門打油歌東西廟詩云：「頻來寶馬與香車，翠袖紈褟盡大家；看罷奇珍看書畫，再來花廠買鮮花。」

西廟曰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東廟曰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西，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廟之日，百貨雲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乃都城內之一大市會也。兩廟花廠，尤爲雅觀，春日以果木爲勝，夏日以茉莉爲勝，秋日以桂菊爲勝，冬日以水仙爲勝，至於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於嚴冬開放，鮮艷異常，洵足以巧奪天工，預支月令，其於格物之理，研求幾深，惜未有著書者耳。（燕京歲時記）

北平俗曲護國寺云：「忽想起今朝還是護國寺的廟，何不前去略散心？吩咐家人們套車備馬，跕起身將衣衫換換即刻出門。一路上星馳電轉如風快，霎時來至廟西門。下車來跟役後面拿着煙袋錢包馬坐褥，至門前見一人當門而立而含春，原來施捨那經驗的偏方合勸人的經典，接一張看說：「何苦來買紙裝眾在這裏宛人？」來至永和齋先將梅湯喝一碗，順甬道玉器攤上細留神。上了彌勒殿見餅子張他在廟內擺，只見那腰刀攤子也想去打落，見兩旁俱是香星古董硬木器，至天王殿見辛家的玉攤在門內擺。下台堦朝東走見吉順齋餑餑攤子面前擺，又見那雲林齋、德豐齋、水玉齋賣的是京裝絹扇，這裏有個首飾攤子，我欵欵前走，至東碑亭見百本張擺着書戲本。往前

行見一個南紙攤兒面前擺，又見那西洋水法水車兒水輪兒做的十分巧，那賣旱三七的嗎搭着眼皮兒廳里麻糖眞有趣，賣苦果的擻着個鬍子用來眼去把人雲，賣龍爪蕈的說這個小碟兒頃刻間就能起三尺浪，那邊是天元堂黑驢兒家的眼藥，天下把名開。面前有一檔子蓮花落，見座兒上許多擦胭抹粉的人，見一檔兒杠子也在那裏將錢要，把式年兒頑藝兒雖強就是愛罵人，來至了搭院尋一個解解手，見算命的相面的花言巧語蒙朦人，測字的照九洲字意兒詼諧頗有趣，仁義堂藥孟家的「百補增力」算專門，有許多賣熟食的油膩腥臊難寓目，看這檔子倒新鮮卻彩兆閉着眼睛把紙條兒押，李九兒粘盤子粘碗工夫到，吃麒他裝驢裝狗愛撒村，倉兒的像聲據我聽來全無趣味，跑旱船鑼鼓喧天振耳鬧，王麻子的像聲兒也無甚麽意味，鴨蛋劉伸着個脖子把劍吞，見一個耍白耗子的到頗有趣，忽聽大聲喊「猪八戒轉世投胎在這裏存，」那邊看海豹的人擁擠，又見絃子李光着脊梁把絃子亂掄，西湖景是瞧俗了的活捉張格爾，十八篇最得意的是小寡婦上墳，可嘆又荒故後眞講工夫的江湖甚少，這些個頑藝兒嘔的我惡心，還不如在這台塔兒上清靜坐，這樹陰兒底下到可怡神。跟役將褥子鋪下又裝了烟一袋，又命人買了冰振的甘蔗一塊口內含，歇息多時站起來，出離塔院把頭抬，見雲林齋的小黏牆上掛，盡都是花卉人物山水樓台，黏兒雖好就是價兒大，言無二價能呀，我不那麽獃。往前行順西廊一溜兒瞧玉器，破書爛帖堆滿塔除，大料着也買不上來，本立號烟料將鴨子張也氣跑，好鋼口站住聽聽也快哉，又見擺着些燒料的烟壺兒硝子佩，原來是近日新出的假玉齋。賣耗子藥的說：「一包管保六個月，」賣首飾的說：「買過的知道戴過的認得，露出銅色與我拿回來。」治瘤子的滿面亂點石灰麵，賣翡翠的說：「小弟隨標從鎮江來，」賣烟袋的雙手擦成蕊花樣，治牙疼的拴上繩子愣往下摘，這邊說：「獅子駱駝猴荷花蓮蓬稱，每件潲錢三十六，」那邊說：「要圖結實買這個啊，」手舉城磚打下來，這一邊純鋼的剪刀兒能打火，那一邊綉花針尖尖相對扯不開，金回回家膏藥他馳名遠，見同樂堂在西碑亭下擺着書戲本，近日他新添小黏想發財。他又見手藝堂蟈蟈葫蘆廂嵌雕鏤十分巧，他又見怯劉擺着個破

書攤子，又走至紬緞棚子內去打落德昌號連忙讓坐笑盈腮，招翻多會全未買，他又走至魚盆上去賣獃，見估衣床子兩旁列，因近日假橐子使殉不敢把頭抬，聯發號的門面是磁器劉新修理並都是粗使的客貨言無二價有招牌，九慶堂他不敢進去信步兒走進了永春花廠出花廠見聚文書坊曾秋穀在櫃上發獃，往前行出了衚衕來至狗市，四牌樓吃飯，到家至早也有點燈一大後。」（摘錄百本張子弟書）

隆福寺與護國寺，亘處東西城四牌樓之毗鄰，即京人之所謂「東廟」「西廟」也。寺址各計五六畝，殿宇久燬，斷垣廢椽，燼餘僅存。京師故例，浮攤多附廟會，故商儈兌蠅頭利者，競趨是間，而以傳賣假骨董者為尤夥，破瓦碎鐵，莫不籤標秦漢。偶有珠玉玩飾之屬，亦惟碱砆亂玉，魚目混珠而已，購者不察，往往受愚，而索價之昂，得未曾有，作僞之技，誠無有超乎其右者矣。都市有諺，名之曰「老虎攤」，意以若輩貪婪，不讓噬人之虎也。（京華春夢錄）

招牌字

都門竹枝詞：「字號從來詭異猜，八分藏掐博虛擡，非唐非漢人難識，坊肆招牌半隸書。」（見時尚門）

巡城

又：「御史巡城氣燄熏，隨車到處讓紛紛，雙鞭響道非容易，日費京錢四百文。」

又：「兵馬司官出早衙，一人前導意驕誇，自來勢利原非小，戲旦逢時且讓車。」（以上見京官門）

又：「車走街中總是官，驢車欲走路中難，看街人亦擬獃甚，多少包頭坐大鞍。」（見街市門）

伶車

嘉慶間御史某車過大柵欄，路擁不前，見美少年成羣，疑為旦色，叱之，羣怒，毀其車。今大柵欄諸伶車徧道，幾不可行。（金臺殘淚記）

都門雜詠觀音寺詩云：「東隣門館日笙歌，鄉近溫柔夜若何？過往熱車無斷歇，看來俱是像姑多。」（同治都門紀略）

光緒都門紀略像姑車詩：「斜街曲巷趁香車，隱約雛伶貌似花，應怕路人爭看殺，簾垂一幅子兒紗。」（見市廛門）

商標

都門竹枝詞：「我是京都第一流，一家只此不知羞，於今人事皆如此，莫怪金牛與黑猴。」（見街市門）

都門雜詠黑猴兒云：「鮮魚口內砌磚樓，毡帽馳名是黑猴，門面招牌皆一樣，不知誰是老猴頭?」

又鑷子張云：「鍾剪刀錐百鍊鋼，打磨廠內貨精良，教人何處分眞假，處處招牌鑷子張。」（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避金吾

郝懿行都門竹枝詞：「人物繁華第一都，挑鐙喚酒更呼盧；櫻桃綴下人蹤定，須避金吾過九衢。」（曬書堂詩鈔）

寶餳簫

清宣宗寶餳簫詩：「氣象近淸明，街衢始寶餳；雨中看柳色，風裏送簫聲。韶遞游作客，晉傳食餳名；酬錢因禁火，節物最關情。」（養正書屋全集）

耗子藥

京師邸舍，鼠子最夥，俗呼「耗子，」以其耗數什器也。市肆有賣耗子藥者，一劑直錢二十五文，將藥撒放室內，三日內，耗子大搬家矣。（曬書堂筆錄）

鮮花市

彭蘊章花市詩有云：「滋溉辛勤不自看，擔來市上錦成團；名花晚景傳遞錢，春色貧家貯亦難。」（松風閣詩鈔）

全城帶票

近日酒人登壚，必先問曰「全城帶票。」蓋全城風記陳醞最佳，來酤者以一紙署酒價，羅壺口，俾持歸爲驗，故曰「帶票。」（京塵雜錄）

鋪戶易主

京師鋪戶，或數年以及數十年，多改東易主，舊者少而新者多。

騙外省人

外省人來京，上街不可佔便宜，善騙人者，見人有錢，向前買弄，或金銀玉器，及零星什物，給之曰拾得，若要眼饞，即墮其術中。

錢鋪換銀

京師錢鋪時常關閉，客商換銀，無論錢鋪在大街小巷，與門面大小，字號新舊，必須打聽錢鋪虛實，不然今晚換銀，明日閉門逃走，所開錢帖，盡成廢紙。（以上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錢鋪云：「鋪保連環兌換銀，作成局面慣坑人，票存累萬仍關閉，王法寬容暗有神。」

都門雜詠換錢攤云：「小桌當街錢換錢，翻來覆去利無邊，帶收鋪票充高眼，錯買歸家只叫天。」（以上同治都

門紀略）

賣方藥

道光都門雜詠賣藥方云：「逼城貼票作生涯，年少多情意太癡，若久服來腰背熱，恐將搭背發難醫。」

時尚新談賣方藥詩：「近來藥房更胡爲，衛生保治法自奇，一打半打欲與片，脫髮生疾暗自知。」

盧溝橋勒索

關之爲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爲最，凡入都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兩般秋雨庵隨筆）

崇文門勒索

方朔上崇文門稅務廳詩：「驅車早赴齊化門，門外衆役呼勿行，有貨直須上務去，空囊亦復留數星。少見吾箱五六具，鈐記令人導以程，不三里見「崇文」字，稅務廳外將車橫。上號挨次方可驗，務前買地微支撐，須臾腹飢吻又燥，傲視直如無人聲。旁觀相謂何急耳，一箱四兩無稍停，並可原封置勿顧，焉至使君如此形？吾言稅因稅新貨，驗乃驗奸營，吾箱祇有萬卷衣亦禦寒者，何必以銀始相成？前頭一開相耳語，健兒洶洶出三五，負者扛者堂上趨，竭力擲地箱俱腐，堂上長視若不知，左右胥奴恣搜取。初命許開鑰，繼則箱蓋隨手舉，四箱五箱俱見書，竟使諸人色如土，始以書擲地，片片風吹如鶴羽；再以衣擲書，縹緲空中仙子舞。書箱衣箱兩不分，迫使忽忽出庭戶。稱則不能踏則能，猶擁書稿一洩怒。及至車後繩俱無，勉解腰圍代麻縷。吁嗟我明約法我性剛，此事不難聞天閽。祇言狐假虎威事，儘拓大度庸何傷？慷慨登車意自得，三里河橋聊整策，游買頻婆綏嚥之，頗訝詐習無能厄。君莫謂詐習無能厄，此門當關飯食已裝一千錢，齊化門外引道之人還先派四百。」（金臺游學草）

崇文門兵役，索難過客最苛，或有食物，衆攫食之。（咫庵雜識）

天下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爲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赴試士子，莫敢或抗矣。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從無與較者。（壬癸藏札記）

朝市叢載長安道城門索詐詩：「長安道上最難行，街市高低路不平，寄語官商牢記着，城門監督吏無情。」

城內店座　門驢　倒臥　店家習氣　充我人　鬧防處　小賣　新張　戒煙丸　眼藥　益母膏　打胎藥　賣假藥

（見風俗門）

查得城內開設豬酒等項店座七十二處，又指稱售賣雜貨，夜間容留閒雜人等居住店座四十四處，又專租人居住店座十五處。伏查城內開設店座，皆小匪徒，易於藏匿，除將豬酒等項店座，應准其開設外，其指稱賣物容人居住店座四十四處，專租人居住店座十五處，均飭令移於城外，嗣後城內地面，永不許開設。（金吾事例）

各城門租驢代步，名「門驢，」宣武門外有趕驢市。（燕都雜詠註）

都門雜詠倒臥云：「司坊相驗費張羅，街市如今倒臥多，守分窮民何致此？無非嫖賭老鴉歿。」

又客店云：「引見還兼鄉會期，店家習氣最隨時，老爺無事閑遊好，下處堂名我盡知。」

又充我人云：「刻刻須防假混充，終朝門戶要留神，端然直入偷財物，問動他言是我人。」

又鬧防處云：「鬧防新設夜巡更，擊炮鳴鑼不斷聲，毛賊潛蹤明火少，家家安穩免心驚。」

又小賣云：「應時小賣本來訛，三兩人開數十多，敢怕如今滴刻手，不還節賬奈他何？」

又挂紅云：「新開生意喜威嚴，紅帳懸來金字黏，屏聯本非人送贈，半多借貸壯觀瞻。」

又戒癮丸云：「九城貼報賣靈丹，到處皆添戒癮丸，服去休言無效驗，那知數粒佐烟盤。」

又眼藥云：「光明匾額掛樓頭，裔賣紅條利遍搜，若欲購求眞正藥，除非親自下通州。」

又益母膏云：「方蒸紫莖產天境，芟草熬膏性入肝，療血補虛能益母，兒將買去孝何安？」

又打胎藥云：「近來藥室更胡爲，包打生胎法自奇，服下果然離母腹，閨房曖昧更誰知？」

又化胎方云：「粟黏巷口號心殘，傳出奇方是化胎，利豬那知陰騭事，兒孫報應暗中來。」

又賣假藥云：「施針送藥賊如雷，攤上錢多一大堆，百病休言無效驗，本堂當爲治楊梅。」

又松香膏藥云：「瓦爐炭火把兒鍋，隨賣隨攤藥一坨，走遍九城無准地，不能去病反添多。」

又洋藥局云：「藥局興隆到處開，磁瓶土坑瓦燈台，大錢二百分三日，臨走還饒一點灰。」（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光緒都門紀略洋藥局詩：「近來洋藥好生涯，都下新開數百家，莫道貨真書茂盛，欲圖多利貴多賒。」（見市廛門）

賒點心

都門雜詠賒點心云：「麻花燒餅價雖低，錢數門旁畫幾行，但願連朝霖雨大，好求房主抹新墻。」（同治都門紀略）

買物而緩償其值曰「賒。」賒早點，京師貧家往往有之，賣者輒晨至，付物，而以粉筆記銀數於其家之牆，以備遺忘，他日可向索也。丁脩甫有詩詠之云：「環樣油條盤樣餅，日送清晨不嫌冷，無錢償爾聊暫賒，粉畫牆陰自記省。」（清稗類鈔）

大錢加價

都門新竹枝詞：「東西歪倒醉顏酡，口內喃喃爲酒魔，一自大錢加價後，街前焉得醉人多？」

估衣市

都門贅語估衣市詩云：「街心彌望布棚開，過午雷聲喊起來。惟有老西工権算，少年都學估衣哉。」

女子點街

光緒都門紀略點街云：「胭脂巷裏好風光，姊妹門前鬬晚妝，想是豐臺花事好，鬢邊齊插夜來香。」（見人事門）

旅店

北方旅店，凡貧而單身者，共擠一室，稍有資者不屑居，必包賃一室另居，或兩人共包一室，少可避囂，（蟲鳴漫錄）

北京客店，向分二種：一則備飯不備菜，須客人飯時點用，另行開錢，喫飯與否房飯一律；一則只租房屋，水錢由客酌給。（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京師逆旅有二種：一則備飯不備肴，肴須客自擇，別計錢，飯兼米麥而言之，無論食否，必與房資合算；一則僅租房屋，無飯肴，即水錢亦須由客自給。（清稗類鈔）

北平自昔爲文化中心，五方雜處，商賈雲集，故旅店行之營業，均甚發達。大致旅店之中，或具飯菜，或備飯而自點菜，或飯菜均不備，其房價以日計。飯店最上，約四元至十元，以東長安街之長安中央等處最爲著名。旅館自五角八角至二三元不等，客棧，公寓，客店，則一角至五六角，仍有作八折或九折者。旅館，客棧，公寓，以西河沿打磨廠一帶

者爲多。公寓者，即變相之客棧，另有所謂學員借宿舍者，又公寓之變相也，專租各大學中學之學生居住，其租費多按月計算，伙食亦按月包辦，大約自九元至十二元不等，鄰近各學校之公寓，亦多仿效之。至於外國飯店，如六國北平各飯店，其價目奇昂，每日膳宿多至百餘元，少亦一二十元。近年旅館客棧等之宿膳費，間有視人爲轉移者，如房租定價一元，備飯而不備菜，本爲各棧公例，而必以「管飯隨飯菜」爲誘惑之招徠，初渡止者，以爲隨飯有菜，於願已足，甚且有雞魚正慶其公道，比結賬時開來清單，於所期之價，大相懸殊，甚且駭人聽聞，乃知一切菜類與雞也魚也，均額外計價，價目亦奇昂，即有質問，仍以「管飯隨飯菜」一語搪塞，並有定價表爲詞，蓋所謂「隨飯菜」者，一若住一元之房，即須用其隨飯之菜也。更有另計電燈電話等費者，欺騙行爲，言之殊堪痛恨，旅平同胞，應當注意，但房中火爐煖爐，須按日或按月另加，夏日之電扇，按鐘點或計日另加，此通例也。另有一種小店，日需銅元數枚，然皆平民及勞動界所居者也。平中各省會館甚多，旅客得以隨意投止，惟須有本省人之介紹，收費與否，各館情形不一，但收費亦較旅店爲廉。（民社北平指南）

京華逆旅，舊稱曰「店，」佈置簡陋，聊蔽風雨。環外城北隅，櫛比皆是。而艷幟毗鄰，若陞官，三元等店，則均勾欄院龜鴇之巢窟也。近頃俗趨奢侈，故西河沿，打磨廠等處，多有設置旅館者，如中西，金臺，燕臺，第一賓館等，均爲此中翹楚。間有麗姝賃爲私舍，名之曰「小房子。」或覓得素心，避出院塵囂，而假此作高陽臺者。他如李鐵拐斜街之同和旅館，及櫻桃斜街之華興旅館，則逆旅之外，兼營媒介生涯，輕薄少年，驅馬趨之，莫不利市三倍焉。若售賣番菜之酒肆，亦多有設置旅舍者，則如內城之北平飯店，六國飯店，東安飯店，長安飯店，華東飯店，及外城之東方飯店，宣南飯店等是也。（京華春夢錄）

小鑼會

朝市叢載燈籠小鑼會詩：「演習爭助在街心，懸燈各處響鑼音，司坊知會傳紳董，下夜猶須飭戶臨。」（見時岱門）

轉當局

又轉當局詩：「青年僕婦最堪傷，背井離鄉少見郎，輕薄蕩子看中目，一時歡娛在涼房。」（見風俗門）

穿皇城

又抄近穿皇城詩：「殿閣干霄黃粉牆，偶抄近路卻無妨，往來須戴紅纓帽，不問其人官與商。」（見古蹟門）

馬路

自正陽門前至天橋，馬路寬十餘丈，平坦如砥，車馬馳驟，狂疾若風雨，入夜，兩旁鐙火密如繁星，極望惟一片通明，城內外交衢百道皆如之。

市場

內城東西長安市場，外城青雲閣勸業場，皆羅列百貨，間以毬場飲憩之室，男女屣舄，終日恆滿。（以上都門懷舊記）

許愈初青雲閣詩：「迤邐青雲閣，喧騰估客過。珠光爭閃爍，竹黃幾摩挲。棟棟書坊滿，家家相士多。居然好風景，堪唱太平歌。」（麟鶴館詩集）

東安門外，闢地數弓，商攤咨萃，名曰市場，摩肩喧擾，不減南城之青雲閣，勸業場。此中百貨咸集，游人蟻涌，婀娜嫋娃，接踵而來。輕薄少年，掉臂其間，墜珥遺簪，時有所聞。內惟絹花鋪與玩具攤，最為北里姊妹所豔賞。他若菓肆餅鋪，亦時有麗人駐足，輕啓櫻口，包紮已就，歸寘妝閣，留待佳賓，客如沾唇，彌覺情味俱遠也。（京華春夢錄）

敬節會

敬節會，宣武門外兵馬司後街，凡貧苦嫠婦，報名會所，月有幫助。（京師地名對註）

藥王廟廟市

小藥王廟在東直門內路北，北藥王廟在舊鼓樓大街，自正月起，每朔日望日有廟市，市皆婦女零用之物，無甚可觀。（燕京歲時記）

藥王廟：小藥王廟東直門內，北藥王廟舊鼓樓大街，皆朔望日有廟市，婦女零用之物。（春明采風志）

花市

花兒市在崇文門外迤東，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市皆日用之物，所謂花市者，乃婦女插戴之紙花，非時花也，花有通草綾絹綽枝捧頭之類，頗能混真，花市之外，亦有鴿市，在廠北小巷內。（燕京歲時記）

花兒寺大街在崇文門外大街東，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農器為多，來者多鄉人，其北四條胡衕，皆閨閣妝飾所須，翠羽明璫，假花義髻之屬，累累肆間。

廠肆市價

廠肆之習，尋常之物，有數人出價，則其値頓增，往往有數人爭購一物，終不能得，別有好事者出重價得之，亦有衆人共爭，賈人居奇不售，遂終不售者，亦有買者明知不値，而故增其盤價，以博其眼者，大抵士夫與賈人中分其權，而互爲勝負。

達子館

御河西岸儘南，名達子館，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攜土貨於此貿遷焉，賈肆櫛比，凡皮物，（狐貉之屬，）毳物，（氈毯之屬，）野物，（麞鹿之屬，）山物，（雉兔之屬，）湉物，（菰菌之屬，）酪物（乳餅之屬，）列於廣場之中而博易焉，冬來春去，古之鴈臣也，此爲裏館，安定門外爲外館，更鉅於此。（以上天咫偶聞）

菜市刑人

許承堯過菜市口詩有云：「薄暮過西市，踽踽涕淚歸；市人競言笑，誰知我心悲？此地復何地？頭顱古纍纍，碧血沁入土，腥氣生蚍蜮，愁霧泣不散，六月殿霜飛。疑有萬怨魄，逐影爭噓唏。左側橫短垣，茅茨覆離離，此爲陳尸所，剝落牆無皮。右側豎長竿，其下紅淋漓。微聞决囚日，兩役昇囚馳。高台夾衢道，刑官坐巍巍。囚至俯伺伏，瞑目左右欹，不能辨顏輔，亂髮鬖微微。𠙶刀厚以寸，鋒鈍斷脰遲，一役指囚頸，一役持刀揮，中肩或中斷，刃下難預知。當囚受刀時，痛極無辭譏。其旁有親屬，或是父母妻，泣血不能代，大踊摧心脾。我過少逡巡，萬緒來相縻。」（四朝詩史）

自前明即在菜市刑人，本朝仍之，每遇刑人於市，行者觀者，動爲寒途。

停車

人力車停放街市，一見人來，即奔繞狂呼，蜂擁而至，伸頭橫臂，頗礙道途。

避車

人力車避轎車，轎車避馬車，馬車氣燄，亦因車爲大小，絲毫不紊。

乘車看錶

京師區城極大，由此處至彼處，動須許久，故乘車者每手一編，以遣時刻。

牌樓

街市巷口，樹立牌樓，異常華美，皆由各處居民集貲建設，遇名稱不佳者，諧音更改。

典市

京城典市，利皆三分，出則銀元銅幣，入則京平足銀，寫票不論銀銅兩幣，一律合銀，想其中必有妙訣，外人何從得窺？

車爭道

車夫習氣，向以相讓爲羞，鬬罵百端，於事何濟？兩頭後車踵至，遂至欲開而不能。

趕城

當日前門，上燈卽閉，閉門之頃，行人車馬，競走飛馳，少遲卽不及入城矣。三更時卽開門，然許入不許出，凡入城者名爲倒趕城，今則出入無禁，殊便行人。（以上京華百二竹枝詞註）

都中昔日，城禁綦嚴，向夕卽閉，各官除淸之宗室親貴外，皆居外城，每夕三更後，惟正陽門啓一次，以備各官入朝，而內城之偶留於外者，卽乘此時隨入，俗謂之趕夜城，但許入而不許出，防宵遁也。（新燕語）

香料攤

社會上有種生意，專賣夏天所帶的香面子（近來迷眞的都不興啦，）每在山場廟際兒，高支布棚去出攤，論他的東西，就是點兒粗香料（胚子，）擺着點子熊爪，死猴兒，淨仗著流口轍，招的一般村姑村婦，圍了個風雨不透。

趕檔子

趕檔子並非說是趕廟會作買賣，是專說北京商界裏一個最大的毛病，不信我先說幾個比方，可別拾死槓，有則有之，無則無之。譬如麵鋪吧，不管各省各處，年頭兒怎麽樣，只要我們北京沒下雨，立刻他就長錢，有這們個脾氣兒沒有？有，趕檔子嗎。再說洋貨兒，只要聽見有輪船失事的信兒，立刻煤油，火柴，帶烟捲兒，全都長錢（彷彿都在這隻船上。）譬如聽說外國的織布機壞啦，馬上買洋布就貴，只要一嚷嚷要斷屠，肉就六吊一斤（並沒斷。）以上還是淨說聽風兒長的毛病，外帶還有一個有長有落的毛病，也叫趕檔子。

蒸鍋鋪

蒸鍋、鋪的買賣兒，發明最早，凡在北京開設的，全是山東人多，早先他們ㄧ兒，還擺着個斛食樓子（就是木頭做的小鄄都城兒，）過有買斛食的，（俗名施食餑餑，）得架弄上那個玩藝的，（兩家兒買，就趕不及啦，）配合著彷彿透火熾。後來人越來越機鱉，誰都不上那個當，所以近年這種樓子，算是消滅啦。並且這個買賣兒，切磋兒是眞不少，（似乎近於生意，）他必得在窗戶上或幌子上，寫點子戲齣兒，遠遠兒一看，直同前幾年彩票行一樣，也是紅一條兒，黃一條兒，上頭寫點子甚麽牧羊圈咧，四郞探母咧，轅門斬子咧，走馬荐諸葛咧，其實說的可是江米人兒，並有個放生大桃商標，我可沒見誰做過，（不開眼。）頂不講理是外帶着貨聲，他那幾種聲，不但名目特別，就是三國

列國，也跟印板的不一樣。左不是施公案，彭公案，劉大人私訪，吳越春秋，馬鐙龍走國，走鼓粘綿，彷彿跟影戲又差不多，誰要愛看，非有押帳不賃。頂逼的窮老太太兒，把鉗子都摘下來，作了押帳啦，（愛聽可沒法子。）及至把書賃了來，還得求人，（好念哪。）現在一切老媽媽例兒，未必不是這個東西傳染。就不必說他的蜜桃，喜字餅兒，是甚麼分兩啦。核算這行買賣，沒一樣兒實在物兒，直頂年底下的餽首，都是對成兒熟，開票一過三年，簡直不願意給。就是老本京派兒，叫他幾樣兒點心，還透點兒公道，曖，倒有一樣兒可取呀。

點心舖

北平點心鋪，向分兩種：內城叫作滿洲餑餑鋪，（可以帶鼻煙兒，）有喜筵棹面，可不講賣龍鳳喜餅，（如今也能對付着賣；）外城叫南果鋪，可不帶奶油。按著老規矩說，許多不一樣地方兒，或內城有外城沒有，不然就是外城有內城沒有。譬如中餑餑裏頭的南燒餅，以及伏苓夾餅，是內城應當沒有，要是切塊兒油糕，跟七炒，（就是中菓裏頭的鍋餅片兒，）外城應當不賣他，（而今也賣。）這種買賣兒，原是櫃上管櫃上，紅爐管紅爐，櫃上不過打打蒲包兒，裝裝匣子，短甚麼跟後頭要，每天晚上一查點，都是甚麼賣缺啦，趕緊告訴紅爐上掌案兒的，在水牌上點個點兒，好預備甚麼。所做的餑餑名兒，還把他編成歌兒念，甜的歸甜的，鹹的歸鹹的，鷄蛋的歸鷄蛋的，酥的歸酥的。

地道貨

茶葉鋪賣鞭炮，疏刀鋪賣紙錢兒，澡堂子賣猪肉，倒水的賣乾粉，餑餑鋪帶鼻烟兒（內城，）刻字鋪賣名片，金店裏打首飾，參局子賣丸藥，油鹽店賣香蠟紙馬，黃酒鋪賣銀錠南箔，都是一樣性質，其美名曰地道東西。

絨線舖

絨線鋪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以北京而論，城裏城外的作法，就兩樣兒的多。內城是金壁輝煌的門面，謙恭和氣的夥計，甚麼戳枝花兒啦，木頭底兒咧，無不齊全，東西西單（牌樓）的大絨線鋪，向來是閉著櫃的買，每天一到後半晌，粉白黛綠，車馬盈門，只要是位好主顧，後櫃預備座位，香茶烟捲兒，隨便得得。

粧舖

北平的粧鋪，向來言無二價（別處有打價兒的，）買甚麼是甚麼，從不寃人。其中字號的好歹，不過在材料的好歹，旋頭醜俊上分別。相傳粧鋪未開張之前，先得請砍旋頭的，（獨門兒，）他們饒自己不帶傢伙，還得大吃大喝。

這個鞋鋪發財不發財，就在旋頭砍的好不好。不然舊鞋攤兒上的舊鞋，會一個模樣兒呢，（切旋頭。）這行買賣雖然利大，傷耗實在不小，稍要一舊，就得打槽活，（鋪陳市兒。）鞋的尺碼兒分爲三等：有老號兒，小號兒，中號兒。老小不多預備，中號兒用的主兒多，（八四以下爲小，九六以上爲老，其餘爲中。）向例的老規矩，讓大不讓小，（過尺也有加錢的，）所以坤鞋小孩鞋，才又出兩行，受影響不知。

紙鋪

紙鋪買賣兒向分兩種：有京紙鋪南紙鋪的分別，南紙鋪所賣都是文人所用一切紙筆墨硯，官紙信箋，圖章墨盒，時人字帖等等，無一不備。京紙鋪賣的是本京所造各色染紙，倭子，銀花，鞭炮，秫楷，毛頭帳本兒，與裱糊匠水馬不離槽。雖都是言無二價，京紙鋪專能跟裱糊匠通行作弊。假如你自己買紙，僱人糊棚，裱糊匠還能去找錢。不信以高麗紙而論，外行買一張是四百，匠人買三百六兒錢，這還可說人家匠人照顧的多，爲的是以廣招徠。惟獨一樣，無論京紙南紙鋪，全有這宗毛病，每逢論百的東西，向來是不夠，頂公道不過是九十八張，要問他們，說是預備下人扣底子，可是自己去買，沒底子錢，他從來也不給添，事雖微細，總算不公道吧？

雜糧店

雜糧店稱爲六陳行，帶著賣麵，對於買主兒向要市平滿錢，自命爲糶糴公平，言無二價，不知這行買賣，極不公平，也格著甚麼切麵鋪撕口袋咧，要錢串兒咧，住戶門房兒的麩子底子咧，都有點兒傷耗，所以弄來弄去，就擠出毛病來了。

老虎攤

原先琉璃廠有種擺攤兒的買賣，原叫貨攤，（俗稱老虎者言其最能吃人。）此等買賣，實在是一宗大生意，所賣的無非是些個銅器磁器，木器錫器，並各種玻璃鏡子，可稱得起擦乾擇淨，整舊如新。凡銅盆銅爐，或用水銀擦亮，或用顏色溜金，滑石的搬指圖章，做成舊玉一樣，甚麼水火壺咧，夾板兒咧，馬鞍子咧，一時都說不完，究其真來，一樣值錢的沒有。要擺在街上，一看繞眼爭光。早先有鄉會試的年頭兒，淨冤南邊老，一個假白銅盆，都要賣二三兩銀子。並且他先弄個夥伴，假裝在旁邊兒添價兒，你要給二兩不賣，他就給添二兩二三，你一聽二兩三都不賣，想來是人

家不夠本兒，就便二兩五買了總也不寃啦，及至到家一考究，還是上了當啦。

切麵鋪

切麵鋪這種買賣兒，也算一行苦手藝，在北京城裏開鋪子的，分兩路人兒，一是山西，一是直隸，所用的切麵刀，式樣也不同。這種玩藝兒，除了麵次，分量小，總算沒多大利，每斤麵合計不過四兩水之多，頂大的弊病，就有兩樣兒，一是辦紅白大事的主兒用的多，本家兒越忙他慢慢兒的送，變法兒叫你開着鍋着急，不但山子軟，更不必說分兩啦。

玉器行

北京玉石類的買賣，分爲兩種：一叫玉器行，一叫紅貨行，其實紅貨也是玉器，玉器也是紅貨。從中又分出金珠一行，馬上金珠之類，彷彿歸金店的專利，不差甚麼，有珠子的主兒，總擎在金店去瞧，要按珠石打眼，既都在玉器作，那一定珠子應歸玉器行的買賣，而今算鬧不淸啦。

首飾行

首飾這行，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最易寃老娘兒們。打新首飾的鋪子，叫作首飾樓，買賣舊首飾的地方兒，叫作鏤兒鋪，所爲的是這邊兒照高的買，那邊兒就按潮的收，（兩行相輔而行。）要按這行買賣兒，各有各的手藝，打胚兒爲實作，鑿花的叫鑿作，甚麼包金作，鍍金作，（有火鍍電鍍的分別，電鍍省金子寃人，）拔絲作，琺瑯作，另外還單有個孩兒什作，（凡小孩兒所戴的升斗鐘印，鈴鐺壽星，鐲鎖之類，都歸孩什作，只有三成銀。）各鋪有各鋪兒的成色，不能一律，大半是大字號成色好，小字號成色低。

掛貨鋪

北京有一種買賣，叫作掛貨鋪，所賣的貨物，就是居家所用的零七八碎，雜類背葷，以及古玩磁器，銅鐵鉛錫木器等等，是無所不有。這行買賣，向跟當鋪打交對，每遇當鋪打當的時候，（當鋪賣東西叫作打當，）先撒看貨條子，約請大家去看貨，鐘表歸鐘表鋪，首飾歸首飾樓，估衣歸估衣鋪，珠寶玉器歸紅貨鋪，剩下亂七八糟，纔歸掛貨鋪哪，可是從中要有點兒秀器玩藝兒，掛貨鋪也能封，（封價兒。）

香貨店

香貨店：說起這行的內容，向分兩路，櫃上是櫃上，（沒手藝，）作房是作房，（手藝人。）就拿引兒脓子說吧，不

過也是尋常的胰子多擦一次，細粉也不過冰片多，論尋常胰子，講究洗幾捧水，好歹的分別，一摸就能知道，假如乏胰子，撒在臉上，再一捧水，立刻就澀，要是好胰子，連捧三把水，也是滑溜的，要說冬加糖油夏加臉，是一點兒規矩不錯，到了冬天，豬胰油一貴，前在的賠錢，（門市，）要論真理兒，除去桃兒粉，棉花胭脂，尋常胰子之外，別無多大的好處。（以上武市積微）

粵閩所用香品，皆購自西藥房，名爲香液，每器輒值百十金，灑諸衣襟，芳馨襲人。他如雪花粉，白玉霜，檀香皂，花露水，漱齒脊，生髮油等，亦皆奇馥精巧，爲日常所必不可少者。粵人所設之廣生行，及香亞公司，出品頗不惡，足與舶來者相頡頏。若昔之宮粉臙脂，亦間有佐美人肌理潤飾者。揚州戴春林，吳門月中桂，口脂面藥，澡豆香囊，品質精良，聲馳遐邇，今南人所設肆中，均有寄售。都門香肆，夙擅盛譽者，則託諸內宮秘方，亦頗爲北妹所屬目也。（京華春夢錄）

馬路交通

凡輪蹄雜遝之區，必修築馬路，所以謀交通之便利，非以作驢馬之牧場也。乃京中各馬夫，往往於馬路中間，將數十匹驢馬，任意牽溜，致使來往車馬，諸多不便，殊爲有礙交通之一例。又有將十餘匹駱駝，連作一串，任意於要路口緩緩牽過，致使來往行人，不得不爲之駐足，是於交通上亦大有防礙云。（新燕語）

天橋

天橋數十弓地耳，而男戲園二，女戲園三，樂子館又三，女樂子館又三。戲資三枚，茶資僅二枚。園館以席棚爲之，遊人如蟻，然窶人居多也。樂子館地稍潔，遊人亦少。有馮鳳喜者，楚楚動人。自前清以來，京師窮民生計日艱，遊民亦日衆，貧人藉技營業之場，爲富人所不至，而貧人藉技營業所得者，仍皆貧人之財。（哭庵賞菊詩序）

許愈初天橋詩有云：「京都日日風光和，天橋遊客如拋梭。多少裘氈鋪地賣，縱有司市無譏訶。騙人魔術貢狡獪，茅棚日日鳴鉦鑼。豪情酒肆盪胸臆，悅耳舞榭聞笙歌。更憐結伴誰家女？巧梳鴉髻裙帶拖。自署門前說書館，風流慣引遊人過。姿容豔絕音清絕，俗男一見成情魔。」（鵑鵑館詩集）

澡堂

從前京師澡堂，率於門首粉牆上署一聯云：「金雞未唱湯先熱；紅日東昇客滿堂。」千篇一律，幾無人敢更易

一字。（燕都門瑣話）

各市交易

京師廣州各市，凡值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悅其顏色以對之，如交易已成，則於買主臨行時，必致聲道謝，雖數十錢之微亦然。其意殆謂吾旣設肆以求利，則無論買者出錢購物之多寡，皆爲我獲利之源，衣食之本，故雖一錢之貿易，亦不可不謝也。

鳥市

京師宣武門有雀兒市。珍禽咸集，蓋人呼百鳥爲雀兒也。百靈尤爲人所嗜，以其能作各種鳥獸聲，然非馴養數年不可，與教八哥，（即鸜鵒也）鸚鵡等，佳者一頭値數千金，官人多畜之。

喫寶局

五道廟三岔路口，有黑衣快靴之惡少，洶洶自北來，中有袒服而外衣不鈕者一人而血淋漓，一日已創，蓋喫寶局者也。喫寶局者，惡少日於賭館索費任保護，然者推衆多，必以甘心傷其支體者始得之，支體之傷，分等計資，果創日者，列上等而獲多金矣。

酒館紙條

京師酒館之各室，每有一紅紙條揭於柱上，書四字曰「莫談國事，」慮有御史適在隔室，據所傳聞，登之白簡也，且或有言侵犯親王貝子貝勒及宗室覺羅，至有後患耳。

襪店

都中襪店，門首往往懸一巨襪，以爲招徠。（以上淸稗類鈔）

僞物

北京乃骨董國之首府，中外好奇家多購珍品於此地，而僞物亦遂在市場佔一大勢力。

假硯

北京之硯，亦有最精良之品，其僞造密法，即釋迦牟尼亦所難知。六朝時代之古瓦，僞造專家，亦發現於北京。若爲銅器，到底非外行人所能分晰。張之洞用二千兩購一古鼎，及入以金魚，始知其僞矣。此等僞物店，多在琉璃廠及隆福寺附近，交易頗盛，惟外部不易探知。

佛像

現時中國之佛像，多在北京製造，雖亦有在地方製造者，亦必運至北京，刻「北京製」之字樣，再行出售於四方。（以上北京繁昌記）

地安門大街

地安門大街，昔最繁鬧，北至鼓樓二里許，日中為市，攘往熙來，無物蔑有。自輪軌交通，東西車站，分設正陽門畔，於是鉅商大賈，遂去此而適彼矣。（京塵雜錄）

賤賣

各家鋪戶，更不景氣。大小商號，都不賣錢，支持不住報歇業，省得鋪長終日愁煩。修飾門面，特別新鮮，新張開幕，賤賣三天，花牌樓高好幾日，轉盤話匣子唱上沒完。各位鋪長心似油煎，買賣虧累不能賺錢，了事先生無法辦，活把鋪長眼急藍。各樣貨物一概價廉，均按八扣特別放盤，各報時常登廣告，所為顧客踴躍爭先。（北平俗曲逛公園）

綢緞鋪之廉價，時時出現，其宣傳方法，亦千奇百怪，五光十色，有紮彩牌樓者，有用無線電播放唱片者，有奇裝異服之怪人，招搖過市，惹人注目。大凡一家發起，別家必追踵而來，後者又必甚於前者。有每尺加一，則有老尺加一，再進則買一尺送一尺，更進則有白送一疋，或白得元寶之奇文。此種現象近雖稍見平靜，但說不定甚麼時候就會熱鬧一陣，而舊都商家之窮極無賴，亦可見矣。

昔程長庚領袖劇界，曾立志不許梆子戲入大柵欄，因為梆子腔不登大雅之堂，其他各業，亦復如是。能在大柵欄占一席地，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之概。而大柵欄的老板們，亦頗自矜重，不肯輕易隨波逐流。即如去秋的大減價，大賤賣之紅綠廣告條，彩牌樓，叫賣人之奇形怪狀，從西四牌樓以南，直達於前門以西之觀音寺，與大柵欄相距咫尺，一邊儘管如火如荼，一邊仍是堅壁清野。一綢緞老板曾語予曰：「我們寧可少做些買賣，不能給大柵欄失身分，」大柵欄之名貴，於此可見一斑矣。（以上舊都百話）

廣和居

燕京廣和居酒肆，在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肴饌皆有古味，烹飪精潔，朝士喜之，名流常讌集於此。辛亥後，朝市變遷，肉譜酒經，亦翻新樣，惟此地稍遠塵囂，熟客罕至，未改舊風。（鬱花室雜記）

五老

五老乃黑門中一種徽語，又名為切語，普通謂之黑話，個中人呼為春點，黑門人有「寧捨一錠金，不捨一句春」之語。其個中人統名為黑門，黑門種類極多，最要者為五老，即老合、老榮、老柴、老月、老架。以上五老，皆為伊等素

日之稱謂，亦稱合點、茶點、柴點、月點、架點者，述其內容如下：老合，即合點，男女坤書，大鼓雜耍等，皆可呼爲老合，其未投師者，謂之門外人，凡什投老合師傅者，能說春點，如呼錢爲杵頭，父親爲戲兒，扇子爲葉子，老太太爲雕果，婦人爲果什，姑娘爲玲瓏，洋錢爲色糖杆，紙煙爲色糖草，手表爲轉枝子，錢多爲杵頭窯，錢少爲杵頭念，吃飯爲安根，未吃飯爲念啃，眼睛爲招路兒，不爲把合，襪爲蒿桶，鞋爲踢士，房爲窯兒，軍人爲[illegible]等，總而言之，無物不有黑話也。有所謂箔扇兒老合者，即一人或三五人手執鼓子胡琴等物，攜帶幼女一二名，專往娼寮妓館，賣曲爲生，用紙扇一把，或紙摺一扣，上書各種詞曲名目，每入娼寮之內，幼女持之，遍詢各屋遊客聽曲否，遇久聽伊曲，及稍熟識者，或多時未開張者，居然入室代妓應酬，點煙倒茶，并假假倚倚，哀求聽唱，其一種小鳥依人之態度，竟有甚於妓女者，值此提倡人權，高唱廢娼時代，此種箔扇兒，實宜取締，且此項箔扇之幼女，多爲良家貧寒之女，由老合引誘，或典或賣，在老家中習學唱曲外，洗衣掃地，抱孩生火，不及貓狗牲畜，學藝時非打殘居，不及轅下之駒，嗓音不佳，或學曲拙笨者，非送往娼寮，即帶走變賣，其喉音清亮，能歌善舞者，始隨伊等箔扇賣歌，并教以向人柔媚醜杵之法（醜杵即索錢）及年歲稍大，其結果可想而知矣。坤書館之鼓姬，爲一般女老合，又名唱手，衣服時髦，舉止闊綽，其收入全憑一般捧角家，故進款異常豐富。赴書館名之爲上買賣，開唱名爲開鑼，由場面琴師鼓手先唱什不閑一段，名爲發四喜，所唱者不過爲賜福獻壽，或咐咐兒喜。發四喜後，由男女角合唱一段，名爲墊活，嗣由借臺學演之小坤角連唱三五曲，即由臺上人執扇子請示聽主點曲，此項執扇之人，名爲吃飛。坤角皆環坐於台上，吃飛人告以何人某名，某人如何好，有點曲者，名爲戳活，點某人之曲，即爲某人之捧角家，嗣後再至該館時，該角須預先點首，表示相識，此種捧角家，蓋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各唱手[illegible]唱加檔子者，即應公館住戶之喜慶堂會也，（老合呼堂會爲加檔子）內分情票兩門，情者，被人所邀，爲純粹之買賣生意，除本家付籠子錢（即戲價）外，亦可由親友出資戳活；票者，係老合或一部分所送本家，祇付賞錢，今有所謂半情半票者，係管飯開車錢，下賞由全體均分，故坤角均怕半情半票，蓋以不能多得錢

之故也。每走一次鬪加檔，每角有賺三五十元者，惟坤書唱手，多爲寒家女子，突然闊綽，其內容不問可知。有謂保演唱堂會，歷次得有厚賞所積者，實不可靠。蓋坤書界最享盛名者，祇有一良小樓，在未出嫁之前，演唱堂會，每日價二十元，老合界多謂爲空前絕後之錚錚者也。小樓輟演後，而于瑞鳳、高玉閣等演堂會，不過十元，其餘更不足道。況堂會爲偶然之事，決不能每日皆有，坤書以演堂會而能發財，絕無此理。又有謂因每日憑捧角發活以致富者，尤爲無稽之談，按坤書館每家至少有唱手七八人，總有發活點曲者，每人至多不過四五個，其點曲定價，每個大洋一元，唱手本人，僅分一半，以唱五個計，每日收入不過二元五角，其家中老幼，尚須由其贍養，非有特別收入，又何能任其揮霍大出風頭乎？查其內幕，每係唱手臨到書館時，特在外面賣弄風騷，招蜂引蝶，使一般輕浮少年，尾隨而入，第一步先發活點曲，翌日再往，該角必點首示意，從此卽有神交，三四次後，執扇者告以某角住處，景況如何，並代致謝捧場盛意，此爲第一步手段。少年聞此，無不手舞足蹈，向執扇者請教接近之法，此時伊等卽施行第二步之手段，先允代爲通融，往來傳遞消息，必作種種窒礙，最後始由唱手自定某晚在某某飯店或番菜館，小酌暢談，及至晤面之後，唱手必有許多感激之詞，飯後各散，捧角家於此卽入歧途矣。請兩三次飯局之後，彼此已至不拘形跡之時，唱手卽約其隨送回家，此爲伊等誘人之第三步。到伊家後，車夫女僕服侍，當然下賞，小孩圍繞，亦須破鈔，此尚爲一種小破費，及至隨便可至伊家閒坐，或竟作入幕之賓，時則斧頭竹槓，相繼而至，今天辦生日，明日有應酬，同館姐妹，誰有某樣金裝，誰有某種裝飾，或其父母竟直求置買，捧角人此時如膺九錫，絕不言窮，於是，不得不甘心被人敲詐也。唱手中雖不能人人如此，惟老合界皆有此種秘訣耳。雜技社，皆聚藝爲一處，如單弦、岔曲、群詞、戲法、雙簧、相聲、八角鼓、蓮花落、什不閒、抖空竹、耍花罈、練飛叉、盤槓子、單弦拉戲、巧踢翔翎等，故有什錦雜耍之名。早年多爲子弟師傅，遇人邀請演練，向爲車馬自備，不特茶水不擾，亦從未有使黑杵之說，（黑杵卽要錢，）近因生活所迫，亦多半流入老合，其中八角鼓一門，爲滿洲入關定鼎時之凱歌，故演八角鼓者，今仍以旗籍人爲多，其所演各種岔曲，拆唱各種牌子曲，並

可加入連珠快書，所有詞句，均極高雅，毫無市井氣。老榮（即榮點又名理碼子）爲盜匪一流人物，但盜匪與盜匪不同，今日之持槍威嚇，搶掠錢財，以及殺人越貨者，在老榮中呼爲橫點，此種匪人，雖亦有積匪慣盜，惟均不夠老榮資格，真正老榮亦有師傅徒弟，其名目有黑潛、白潛、戲潛、高買等分別，不但其師傅坐地分贓，即偵探官人，亦多與之攜手。一、黑潛賊，俗呼之爲黑潛，即撥門撬戶，鑽穴踰牆，以及摸黑蹓門等人，其中各有手續，各街巷有一定賊道，早年爲竊盜首領者，皆有賊道圖，某段某巷爲某人管理，亦有一定，故從前官人遇上交盜案勒限嚴拿時，往往有將被失之物尋回者，足見官人與賊暗通聲氣矣，惟不在老榮之內者，無法偵察也。二、白潛賊，此類俗呼爲白錢賊，即普通所謂之小綹，外埠多呼爲扒手，此種人向分內外幫，內幫者多爲本地師傅所傳授，外幫爲外來之人，亦須先至本地內幫掛號，每日各分地段，（如今之娛樂場所電車火車等地）均有一定路線，綹來物件，須放三日，不出事時，方得典賣，故往往有緊要物件，託人找尋，祇要失物不過三日，皆能保險尋回。三、戲潛賊，此類與白潛大同小異，惟門路各有不同，戲潛不但經師指導，且有一種特別手術，如與某人對面相撞，伊用手一扶，道聲「借光，」能將衣兜內物件竊去。又如同乘電車，各把扶手，隨車一仰一俯，即可得手綹物。內中最奇者是對火吸紙烟，在烟枝一接一送之際，手上所有戒指能不翼而飛，其同業人互試手術，指明盜取何物，在注意看守之時盜去者，方爲成手。四、高買賊，此另一種手術，亦爲綹竊一類，買物行竊，手疾眼快，使人防不勝防，所綹之物，多半存放當票局，三日後方可出手售賣。以上各種綹賊，皆有一種老榮中之黑話，俗呼爲念春，與偵緝官人所說之春點相同。據老榮與官人云，賊與番子（官人名爲番子）原是一家人，作賊不使官人爲難，官人亦有保護賊人之例，倘有重要案件發生，官人勒限，嚴緝務獲，官人一再搪塞不成，往往亦有仰仗賊首之力圓案者，但非迫不得已，決不出此。故街市內所開之當票局，黑茶館，經理者多半爲辦案官人，往往偵緝追索案件，類由當票局中破獲，此亦可謂老榮之交易所也。老柴（即柴點）凡有負緝捕盜賊之責者，切語皆稱爲老柴，官人亦有調侃者，實由於接近老榮綹盜所染成，亦官人化裝緝捕之深意。即以目

下北平之偵緝機關，在老合老榮者即呼之爲老柴，蓋偵緝隊踩訪案件之神速，破獲賊人之敏捷，實有出人頭地之時。西洋人謂中國偵探學雖薄而厚，實則我國研究偵探學者，固不及西洋人之深奧，而偵探迅速，破案敏捷，有時又出乎西洋偵探之上，此大可爲老柴界之定評。老柴界切語謂號案爲把溜，未查實時名爲排椿，查明後爲托底，辦案時名爲發坑兒，獲案時名爲搭下去，呼犯人名爲差事，解案名爲發差，提案名爲提囚，嚴訊時名爲爺囚，招供名爲搭啦，北餘與老榮老合之黑語同。老月又名月點，亦名要兩點者，黑門切語呼二爲月，三爲汪，故對於被吃被騙之秧子，統呼爲老二，凡以腥賭或設局詐人者皆是。老月詐財之法甚高妙，能使被詐者心服口服，且直言不隱，說明是一種詐術，而被詐者竟敢怒不敢言，於此可見社會黑幕，愈出愈奇矣。此項人舉動均極闊綽，出門時自用包車，回家婢僕成羣，每同人而作威作福，其家中亦可一呼百諾，趾高氣揚，頗類世家，嬌妻美妾，廚房客廳，如欲應吃之人，尙須先下資本，平日亦出入公園飯館，出風頭，打不平，藉此在外聯絡交際，幾時交上柞頭海之人（即有錢人）必請吃飯，聽戲，逛公園，設法迎合，三五天後，不拘形跡，直言不隱，說明素以腥賭爲生，彼此知交，焉敢隱瞞？若遇吃人之時，請爲幫忙坐坐台，（即充假秧子實則確爲真秧子，）並不費力，二三點鐘，即能發財致富，常人利令智昏，聞此手舞足蹈，且柞頭海又最愛錢，以爲人以我爲心腹，雖拿一二千元爲幌，若遇真正闊人入套，有瞬息變爲一二萬元之望，恨不能頃刻實現，俾可協合謀詐，比作任何事，殊覺容易，不意思想將成事實之日，即懊悔無地之時。蓋老月先告知寶盒開法，擁寶盒子之蓋法，與臨時變換法，百試百效，柞頭海漸漸學會，然均在老月術中。及老月約集多人，（多係放闊之客，）將欲成局之時，老月又必暗中囑咐一番，柞頭海認爲發財機會已到，入座之初，確能連次贏錢，（欲擒先縱，）賭至夜靜更深之際，大家將籌碼盡爲孤注，假作輸錢拼火之態，柞頭海賭興大發，不意寶盒失靈，揭視之下，全中紅心，除將所贏之錢掏出外，賠款更鉅，已既大受損失，而老月反說好事弄糟，灰心喪氣，亦屬追悔不及矣。近者老月吃人，格外較多，始於中打牌，老月常每雜其間，張闊李綽，皆對子手，八圈牌下，可贏三五百元，輸錢者如不覺悟，勢必每

次均輸，其手段毒辣，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老架，即架點，內容甚爲複雜，要即拐匪之類，其機關手段，可謂泯滅良心，慘無人道，爲害社會亦較前四老加甚。販賣人口之渣子行，誘拐幼孩子拍花匪，統歸老架一流。渣子行俗呼爲吃屜飯，又名爲領家，更有養家兒之名，其人之來源，一爲價買而來，二爲誘拐而來，彼等呼販賣及誘拐之人爲蠶，幼稚者在家修理教導，謂之養蠶，養成後置於自開之娼寮，名櫃的孩子，外人呼之爲少老板，若送入他人之娼寮者，名搭住，帶往外埠者，名爲開外差，此項人耳目衆多，消息靈通，各省市商埠，均有連夥，其拐人總頭名當家的，所用夥計名爲搭夥伴，遇有饑饉災區，生計日絀之地，勾串本地匪棍，設種種計劃與機關，拐販四方，以爲利市，其所設之機關，分下列三種：一客店，因所拐之人，不能即時帶走，往往住於客店內，取其出入人多，易於混人耳目。二公館，與公館之人聯成一氣，作爲暫存機關，取其聲勢闊綽，無人檢查也。三僻巷中小住戶，取其地處隱僻，官人檢查不至也。以上三種機關，爲匿藏大批婦女之穴，其僅拐一二人者，則以家眷爲名，即時可乘車而去。至於欲拐大批婦女時，幷先施用運動手段，亦下若干之相當交際資本。蓋人類皆戀父母之親，夫婦之愛，若使之疎其所親，棄其所愛，自爲極難之事，伊等研究手術，不外下列之四種辦法：甲、利誘，因婦女知識薄弱，喜得小利，拐匪即投其所好，供以金錢，贈以飾物，婦女得此利益，惟命是從。乙、藥迷，匪人預製一種猛烈嗅藥，遇婦人獨行，則迷之以藥，立失知覺，匪人即可得手。丙、強掠，形同綁票，架至匪穴，施以殘暴，使失自由，迫至尋死不得，求生無路時，自然貼服，方能脫貨，（脫貨即賣出之意。）丁、乘隙，貧家婦女，遇人不淑，衣食不濟，或受翁姑虐待，對人常發牢騷，而拐匪乘隙而入，誘云，某處傭工，收入甚夥，婦女聞利心熱，於是墮入術中矣。拐匪呼其匪首爲老首領，又爲當家的，彼此互問時，呼首領爲母子，匪首呼其手下人皆爲老夥計，呼男匪爲好爹爹，女匪爲好媽媽，有力氣者爲勝鐵打，有智謀者爲巧哥子，俗呼老參謀，遇有事召集同夥，謂之發帖子，衆匪分散時謂之龍市了，夥計中任奔走者爲某快腿，司指導者爲把權客，每欲設機關，呼爲接客，被拐之人，美者稱爲好花，其醜陋不堪者謂之賠錢貨，少年者呼爲嫩白兒，年長者稱爲煤塊兒，性情純順者呼爲好娃娃，凡是

婦人通稱爲奸奶奶，性情粗暴者呼爲皮辣貨，預防其逃脫呼爲釘住椿，預防其覓死呼爲勿糊塗，拐到手忽然逃逸者謂之爲摘兒暴，被拐後碎神而死者謂之接瘟神，以上皆爲老架中之術語，與黑話切語完全不同，與拍花匪之術語亦異。誘拐之匪，有首領夥計之分，與有術語者皆爲老架一流人物，更有間接而爲拐匪者，即販賣人口之機關，如前述之吃腥飯者是也。此項人以說媒拉縴者居多，其誘拐之法，先爲引誘，然後出手，如附近有不安於室，喜遊逛善修飾之婦女，伊等稍端談話，施以種種引誘手段，讓至伊家，甘言蜜語，施以小惠，漸漸相熟，遂勸其操神女生涯，由是外接外轉，代其置買衣飾化粧品，漸可約往某處吃飯，或赴戲場影院公園等處遊逛，逮至不敢回家之時，復勸以暫到外面躲避，或至外埠等處遊逛，誘以借而販賣途物（如煙土嗎啡等，）皆以婦女攜帶方便，不至受人檢查爲詞，每次可得若干元，彼此互分，婦人無知心貪，遂同去試辦一次，祇要能隨出外，匪人之目的已達，無論到何市埠，皆有與匪合作之機關，轉手之間，即行變賣，人販子將錢拿走，被拐者尙茫然不知，及至明瞭之後，已身入火坑矣，此即吃腥飯人之手段。更有以放賑爲名，專到各災區誘拐婦女者，此項匪徒，更屬防不勝防，而拐人之事，亦筆不勝書。拍花匪專門誘拐幼童，亦有黑話，如匪幫初至某處，即呼某處爲新埠頭，久居之地，呼爲老門坎，女匪名爲奸媽媽，男匪名爲善心老爹，男孩名爲一炷香，又呼之爲奸寶寶，女孩名爲一珠花兒，又名之爲小娃娃，而貌嬌好者名爲嫩藕兒，四肢無疾者名爲站得起，帶走販賣時，名爲趁船，賣出之後，名爲脫貨，販賣之價目，千數曰龍，百數曰梗，十數曰椽子，途中順手拐得者，呼之爲兜順風，中途被人破獲者，名之爲失風，販賣時匪人名爲來頭人，顧客男爲老爹，女爲老太，售不出爲米價高，被抄而逸爲脫虎口，到官惡曰棺材釘，以上切口黑話，爲拍花匪自成一家之語言，絕人宗嗣，離人骨肉，慘無人道之行爲，殺之不足以蔽其辜，深望當局設法，滅絕其根株，則幸甚矣。（民社北平指南）

四輪車

時尙新談四輪車詩：「寬衣珠圈色色鮮，招搖過市彼何人？比肩比翼循西例，馬走雙頭車四輪。」

銅子票

又銅子票詩：「行使方便有元銅，五色票子更無窮，一朝價落無人要，一捲空拿餓不充。」

都人賃房取租以爲生者曰「吃瓦片，」販書畫碑帖謂之「吃軟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貴旗，貴教，貴天津免問，」蓋當日津人在京者，猶不若近時之高尚，而旗籍同教人，多有畏之者，亦足見社會進化之漸也。

（舊都文物略）

祠祀及禁忌

收繭謝祠　旃檀佛　女巫　驗時　蚑蝮　白眉神　耤田

齊魯燕趙之種蠶收繭訖，主蠶者簪通花銀椀，謝祠廟，村野稱爲「女及第。」（清異錄）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丏福利者，歲無虛日。（輟耕錄）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蔵閒雜記）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

牐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蚑蝮。」（以上金臺紀聞）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姝名於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猳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野獲編）

娼家魘術，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祆神，朝夕禱之。至朔望，則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視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將墜地，令拾之，則悅而無他意矣。（清稗類鈔）

耤田之禮，先期一月，順天府行宛平大興兩縣，選集老人年高有行者數十人，於本府氣候堂後隨班習儀，預備牛犁穀種及耕斂器具，良民二百餘人，於地壇內搭蓋耕棚，方廣五十餘步，土取羅細數次，覆黃土其上。至期，教坊司妝扮優人爲風雷雨地土等神，小伶爲村莊男婦，播鼗鼓，唱太平歌，兩縣民執農具各列耤田左右，駕至，左手執鞭，右手執金龍犁，稍前，導駕二員牽牛，老人二扶犁，老人二執箕桶，老人二夾駕左右，名幇耜臣，凡往回者三，駕升望耕臺御座，公卿以次親耕，耕畢，順天府治中通判推官各擔穀種箱一，徧散地上，老人牽牛，覆土爲耕種狀，小伶百餘衣田

家男女服，奉五穀以進，仍回齋宮受賀畢，宴三品以上官，賜耆老及農民各饅頭二個，肉二斤，隨駕官民，各執農具從，至午門，復賞老人各布二疋，農夫各布一疋。（宛署雜記）

明舊例，教坊承應，歌詞部頒，崇禎十五年，以科臣摘參，傳諭禮部，以後耕藉，宜歌豳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及作醉狀，委爲俚俗，斥令改正，天地之大，不宜扮天神褻瀆，禾詞宜頌不忘，規令詞臣另撰。（談助）

拜星月

幼兒見新月，曰「月芽兒」，即拜篤篤祝，乃歌曰：「月，月，月，拜三拜，休教兒生疥。」小兒遺溺者，夜向參星叩首，曰：「參兒辰兒，可憐溺牀人兒。」見流火，則呼之曰「賊星。」夜不以小兒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兒怕賊星照。」亦不置洗濯餘水，爲夜遊神飲馬也，曰「不當價。」（如吳語云罪過）

日月蝕

日月蝕，寺觀擊鐘鼓，家擊盆盎銅鏡，救日月，餘嘈嘈屯屯，滿城中，蝕之刻，不飲不食，曰生噎食病。

聞雷見霓

初聞雷，則抖衣，曰蚤蝨不生。見霓曰杠，戒莫指，謂生指頂瘡，曰惡指也。初雪，戒不入口，曰毒。再雪，則以烹茶，積雪，以塑於庭。

打金錢

東嶽廟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中者得子，入者輒投以錢，不中不止，中者喜益不止，罄所攜以出。（以上帝京景物略）

進士

都城西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頂娘娘廟於此。其地素窪下，時有狂人倡爲納土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豐盛馬馱，絡繹如織，捐土進納，以邀福利。處女妖婆，借此恣遊，身坐轎中，各懷土袋，隨香楮往進，一時逛弄，如此數年，遂有遼陽捐地之罪。（談往）

城西藍靛廠碧霞元君廟地低，年年男女抱土袋，隨香紙往祀，名「進土。」（燕都雜詠注）

施湯

貝鼎學長椿寺施湯小引有云：「京師諸梵刹，善信雲集，每於流通佛法之中，寓濟人利物之意，一時士大夫個孜孜樂於爲善，而悲智淨侶，精勤擔荷，倡導善緣，功尤茂焉。」（定山堂古文小品）

替僧

北人毎發願捨身，以他兒代之，所謂替僧也。（西河詩話）

乞夢

呂公堂以乞夢有驗，歲大比，諸士子爭往焉。（宸垣識略）

呂公堂在泡子河邊，相近貢院，鄉會試年，赴試者多祈夢於此，相傳頗應驗。

回煞

俗傳，凡人故後，計其生年所屬，或沙辰，或蹤二旬，云其魂復回家，専鬼押之，稱爲煞神，有雌有雄。考唐太常博士呂才作百忌曆，已有其說，而北方信之尤盛。

治蠍

北方多蝎，時俗相傳，春時雷始發聲，默將衣帶作一結，設遭螫時，以結曆之，便能止痛。

祭財神

時俗遇金危危日，貪夫多具牲牢酒食，笙歌香燭，以媚財神，然詠之者甚少，前見雲崧一律，已經採錄。頃見江右萬廷蘭七古，並錄之。詩曰：『金危危，雞鳴盥漱待朝曦，男肅衣冠女塗脂，堂上燈燭光陸離，堂下結綵氍毹施。大斤封羊肉淋漓，雜列肴核豐粢，龍井之茶惠泉醨，旃檀香爇陌錢隨，絮烟不辨戶與墀。小斤豚肩煮豆萁，餺飥餖糁雜羹糜，老夫拈香妻屈膝，泥頭百拜周四陲，伏地細語同一祈，神之格兮黃金遺，連城之璧十朋龜，如遊寶山爭攜持，予求予取不予疵，此月失驗彼日宜，神之聽之不我欺。典衣脫珥燦盤匜，前者瓦缶後玻璃，帑重言甘身忘疲，霜花在戶秋風吹，皚皚朔雪堆敝帷，手足凍裂皴膚皮，無米何以爲朝炊？速春買得呼兒披，明年幾度金危危？』

厭鬼

無患子核黑如豎，可以去垢，又名櫨木，相傳此木衆鬼所惡，取爲器用，可以厭鬼。

祭皂隸

寶泉局土地祠所塑皂隸四人，素豔威，爐頭鑄工，皆時祭賽。

土地神

吏部禮部翰林院詹事府衙門，皆奉祀昌黎韓文公爲土地，然不知其何所據。（以上水曹清暇錄）

打鐘眼

京都竹枝詞：『覺生寺裏大鐘懸（鐘大不能懸，乾隆年間，上命以屑機覆之，乃穿其鈕，下掏池以散其音，真大物也，）蛾眼青蚨意爽然（遊人到此，必以錢打鐘眼，中者以爲祥瑞，竟有打至數百不中而猶打者，可笑。）世事看來當盡買，吉祥一卜也須錢。』（見名勝門）

占課

都門竹枝詞：『出閣自命躡雲梯，看相求籤日夜迷，直到滿街人亂報，茫然占課問高低。』（見考試門）

狐仙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燕京雜記）

旗人祀神

宗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月前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麯，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夕獻牲各二，曰「烏雲」（華言引祀也。）前一日敬製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餚，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爲敬獻。其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幔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設如來觀音關聖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弦筝月琴以和之，其聲嗚嗚可聽，巫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嚮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聳，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封牲宰烹，畢，及熟，薦選牲肉之最精者以爲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詞，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且諱言死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春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及遠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幔隱蔽絡臝，以誌幽冥之意，舞刀進牲，讀祝詞，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次晨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灑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封爲葅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詞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爲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嘯亭雜錄）

國初滿洲大臣近臣，每年春秋跳神，前期釀酒，即不入直，家有子女出痘者亦不入直，所以重祭祀　恭戶口也。（恩福堂筆記）

道光一十有五年，歲次丁巳，麟慶年五十五歲，發願祭神於宅內五福堂，爰諏吉日，選犧牲，前期，命長媳造醴酒，打灑糕，屆期，在杆前供糕酒，命長子崇實告祭，屋內西炕，懸鑲紅雲緞黃幪，黏紙錢三挂，前設紅棹，供糕十三盤，酒十三琖，香三碟，免冠，叩首，易酒三次，焚紙錢一，移前一香碟及第三糕盤於版上，請牲（稱曰黑爺，）入，提耳灌酒，省之（避殺字，）

取阿穆孫（骨也）供棹北，俟肉熟，奉俎以獻，首向上，振臂刀插之，免冠，叩首，撤幪，受胙。夕祭，設幪架於北炕，繫小黃幪，儀如朝祭，惟糕酒數各十一，請牲不取血，脊獻，熟時息香撤火，布幔遮窗，主婦叩首，謂之背燈，呼擱後撤幪，分胙。次早在杆前祭天，先設大銅海，設高棹，陳五碟，實以米醴香水，一空，留貯阿穆孫，洗斗升，舊骨於屋上，免冠，叩首，撤米三次，請牲省之，盛血以盆，繫杆尖，脫衣（滿洲皮字）解節，俟肉熟，跪切細絲，盛以碗，配稗米飯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貯斗內，剔項骨，共貫於杆，立之，轉俎分胙。午後擲骨燎牲衣，禮畢。余家舊有薩瑪，（譯言巫祝，）今則樂設不作，其器有神箭，樺鈴，拍板，手鼓，腰鈴，三絃，琵琶，大鼓，凡八具，謹按滿洲所祀神，有畫像者，坤寧宮係佛菩薩關帝穆哩罕，又相傳祝詞所稱「丹琿琿」即「七星鄂謨」，「錫媽媽」即保嬰，倘錫即田祖，紐秋台吉武篤本貝子，皆有功德者，餘無考。（[illegible]綠圖記）

八旗禮重祭神，庭立鐵杆，祭之次日，聚親族食祭神肉，餘掛竿上，任烏鴉食之。（燕都雜詠註）

曼殊震鈞滿州婚祭禮合儀禮考云：「滿洲舊家，皆有神堂，神堂之戶在東而牖在西，此儀禮戶牖之制也。室中以西爲上，儀禮室中之位也。皮板爲神位，宗祏之遺也。設几於地，古之席也。植竿於庭，貫以錫盤，喪禮之重也。古以代主，旣虞廢之，滿洲無主，遂不廢也。祭用特豕，特牲饋食也。其祭也，夫婦親之，儀禮之主人主婦也。祭之先一日，主婦親成糕餌，儀禮之主婦視饎也。祭日厥明，主婦獻糕餌十一器，儀禮之主婦亦祭也。奉首盤於神板上，迎黍稷於席上也。主人跪，巫者祝辭，儀禮之釋辭於神也。巫者鳴弦索，歌吉辭，古祭樂也。儀禮無樂，蓋士禮如是，大夫則有之也。而樂之始作，亦當於釋詞迎神之際乎？主人出迎牲，儀禮之視牲也。旣至，振牲令其鳴，儀禮之雍人作豕也。置牲於牀，即儀禮之楸也。省牲，主人親視之，儀禮之視殺也。竈居西方，儀禮西榮之位也。以盆盛血，獻於神前，詩之取其血膋也。獻牲承以木槃，古之俎也。隨肉必獻湯，太羹也。至暮再祭，以幕蔽其窗牖，陰厭也。明日晨祭於庭，儀禮之繹祭也，詩謂之祊。祭畢閤族大燕，及賓客皆與，儀禮之旅酬也。此祭禮之合儀禮者也：」

又祭儀云：『諏吉辰，先期三日，主祭者率闔族虔誠致齋，選犧牲，擇純毛淨體牡二牝一，（惟祈牲用牝）江米，白米，黃豆，稗米，安春香（出關東，）紅燭，白挂錢，新麻，白紙，赤小豆，小鯽魚，新柳枝一，三色紡綢（白色藍色月白色，）三色線。（作索。）先期二日，主祭者率族護將神板拭淨，換新挂錢，香碟內易新灰，次將祭器洗拭潔淨。應用祭器列後：鸞刀一，（柄上有鈴，）匙，箸、祭桌二，肉俎三，香案一，省牲牀一，盛血盆一，和麪盆一，鍋一，甑一，杓一，鏟一，勾一，叉一，蒸籠一，新笸籮一，控箭一，罩籬帚，芳帚，簸箕，蒸布，拭布，淨繩六根，秫稭（四根一束，四束長二尺，）淨柴。先期二日，主婦率闔族婦女揀擇米豆，取純淨者，用作索，照舊式，按應換索子女，每人一挂。先期一日，用新汲水將水豆淘淨，米晾微乾，豆爛熟，磨麪，蒸麪，江米九成，加白米一成；煮麪，江米八成，加白米二成。和麪用溫水，香選新採綠色葉，曬極乾，研粗末，赤小豆，小鯽魚，俱換索用，豆煮研泥。祭期朝祭：設幪架，（幪以黃布，架以木爲之，飾以朱油，）懸幪，前設矮桌，列燭二，香碟陳於桌裏邊，橫之。（凡三。）主祭者丑刻率闔族點香，免冠，三叩首，興，和麪蒸熟作餑餑十一盤，每盤十一數，獻齊，奉第一盤於神板上，免冠，三叩首，興，頂冠，出請牲，至牲前，用淨帚徧掃牲體，換新縛繩，引牲入，至神前，陳於地，牲首向上，脊向南，免冠，三叩首，興，視廚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桌之左，接香，俟肉熟，撤餑餑盤，奉俎以獻，牲首向上，插鸞刀於牲首之左，盛湯一盌，加箸一雙，供於神板之上，免冠，三叩首，興，稍候撤俎，每分割取肉三片，並撤所供湯，闔族食餕，異姓不與，香息，撤幪，請上香碟，午後撂骨，跳神禮成。夕祭：設幪架於北炕，懸幪，前設矮桌，列燭二，香碟橫陳於桌裏邊，主祭者未刻率闔族點香，免冠，三叩首，興，和麪煮熟作餑餑九盤，每盤九數，獻齊，奉第一盤於神板上，免冠，三叩首，興，頂冠，出請牲，至牲前，用淨帚徧掃牲體，換新縛繩，引牲入，至神前，陳於地，牲首向上，脊向東，免冠，三叩首，興，視廚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右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於桌之左，接香，俟肉熟時撤餑餑盤，奉俎以獻，牲首向上，插鸞刀於牲首之左，盛湯一盌，加箸一雙，奉於神板上，免冠，三叩首，興，息香撤火，以布幔遮窗，閉庭戶，闔族人等，屏息俟於門外，主婦在內行九跪九九頓首禮，興，將牲首所插之鸞刀撤下，輕放於案上，呼燭，然後秉燭入，撤幪，上香碟，撤俎，每分割取肉三片，並撤所供湯，闔族人等食餕，異姓不

興，背鐙禮成。是晚將神杆請下，淨拭，洗斗，即將香案、祭器、鍋竈、柴米、水火、隨梅等，俱備於庭中，以備次日祭天。次日丑刻，設祭桌於庭中，陳三碟，一盛香，一盛稗米，一虛空，留陳牲之全體，設齊，主祭者率闔族頂冠行三叩首禮，興，請香案祭器等出，設於神杆前，安斗升舊頸骨於屋上，即住請牲，至牲前，以淨帶偏掃牲體，換新紼繩，引牲至祭案前，陳於地，首向上，脊向東，跪，侯讀祝者宣祝詞，并灑米三次，免冠，三叩首，興，祝廚役省牲：升牲於牀，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於桌之左，主祭者豎杆尖畢，立之，脫牲衣，解節取頸骨（先下鍋，）取搭枯拉（骨名）挂於桌乘，取牲之全體（每片一）供於碟中，取胸岔及肋骨，左三右二，取塞勒帶骨三節，取小肉約十分之三，依次下鍋，將大肉連牲衣供於俎中，拔香，侯肉熟時，跪切細絲，供稗米飯二大盌，肉絲二大盌，肉絲上加塞勒，並右肋二條，血腸七片，三四盌稗米飯，飯上各插匙一把，肉絲盌各插箸一雙，獻齊，頂冠跪，侯讀祝者宣祝詞，祭告，灑米三次，畢，免冠，三叩首，興，取碟中物置杆斗內，別頸骨貫杆尖，徹第一盌飯肉，移於庭內，二盌飯肉，留於院中，搭枯拉例與讀祝者，候小肉食畢，隨將大肉下鍋，午後搭骨，畢，燎牲衣禮成。換索禮：是日卯刻，設石東階下，豎柳枝，展索繩，繫其端於西神板下之右，下繫於柳幹，將所作新索並淨紙，依次挂於柳枝，設矮桌於柳前，桌上設香碟一，繫淨麻於神箭，立於柳之左，和麵作大小餑餑，煮熟，大餑餑擺九九珞，按換索之子女，每分供盌四，一盛飯，一盛小鯽魚，每盌一尾，一盛小餑餑九數，一盛豆泥，供齊，點香，主婦領換索之子女，序跪於柳前，主婦行三叩首禮，換索者隨行三叩首禮，主婦興，請神箭，展麻，繞子女之頸，請淨紙拭面身，隨即焚化，帶索行一叩首禮，興，其次應換索者俱如之，若有應開索者（凡婚嫁者先須開索，）即將索結緣之開釋，遂行一叩首禮，不帶索，興，換畢，將第一盌魚頭夾於第一個大餑餑內，夾於柳枝丫內，俟午後令世僕將柳枝請出，即將餑餑與魚頭領食，升柳枝於屋上，撤香案，歸神箭索袱於神板上，換索禮畢。此余家禮也，餘家或小有不同，而大致無異，凡跳神，背鐙，祭天，皆夙賓，賓至不迎送，不設几榻，席地而食，不飲酒，主人不陪食，雖至與儓，亦均沾溉。祭之夜，闔家不得去衣而寢，日不出門，奉粢奉俎，必恭必慎，祭器不得有聲，祭用春秋，吉服三晝夜，衣素者不得入門，雜色人不得入門，凡有神堂人

家，平日亦同此禁。」（以上天咫偶聞）

滿洲世家，其正室之西牆，例設所謂祖宗板子，其制甚簡，僅庋一木板，板上置一黃布包袱，並黏有白紙掛錢，紙上雕有滿文二字，如是而已。然一家之中，對之不敢稍有冒褻，以時舉行祭祀於其前，即所謂祭板子也。尋與鴻年因緣於其家祭板子之禮節，曾詳記之，此爲滿洲之特俗，近年北平滿族已漸廢此祭，惟板子尚存耳。此外更有所謂竿子者，亦滿洲之特俗，竿設門內，高出房脊，多以杉木爲之，祭竿子之時，以精肉和飯共切爲細末，置之竿上，其神話式之傳說，謂清太祖與明兵戰而敗，避一樹下，有群鴉覆其上，追兵由樹下而過，竟未之見，得免於難，其後崇德報功，於宮中設竿以祭之，八旗世家，亦相因爲例，每家設竿致祭，近年已廢。（故都一士隨筆）

燒秦檜

金魚池西精忠廟，自靈佑宮燈市罷後，廟設煙火，人競往觀，士塑秦檜，煤炭燔之至盡，名曰「燒秦檜，」蓋仿火判之製也。（藤陰雜記）

宜男歌

余在京師日，或傳宜男歌云：「五更風結桃花實，二月春深燕子飛。」用紅帖紙一枚，勿令婦人雞犬見，擇其有年德多子孫之人，每一氣書一字，向夫婦房中所常坐臥處最上頭黏著，黏時亦勿令婦人知也。士大夫好事者，試之多有驗。

馬鞍弧矢

今俗婚禮，設馬鞍而用各不同。京師新娘出轎，設於轎前，踰之而行。吾鄉則設於門限，踰亦如之，其意大略相似。今京師於馬鞍外，兼設弧矢，壻先三發，而後將女出轎，此尤俗禮可笑者也。唯用雁鵝一事，尚存古禮。（鵝，昔者爲雁鵝，今直用白鵝矣。）

雞愁

嘉慶丙寅，余在都門，四月十八日，夜漏下三十刻，聞雞出庭，行且步，如相對語，不可了，已復作吟嘯聲，有頃寂然，余竊疑怪。有老嫗曰：「斯所謂「雞愁」者也。」又稱里語曰：「公雞愁，淋破頭；母雞愁，曬破頭。」是其兩徵乎。

京蝎

京邸多蝎，或說以爲吉祥之物，殊令人不解也。（以上履園叢話）

碧雲寺

猸，京師人尊爲財神，見之則喜，焚香送入廟中，南人之居京師者，亦以猸占科第。（夢闌瑣記）

彭蘊章幽州土風吟碧雲寺云：「貼黃金，嵌珍翠，綉龍羽帔仙人家。篆煙五色爐中裊，時花一枝插裏斜，碧童十二玉童引，笙笙吹到靈前近，雛姬桃頰芙蓉粉，翻身逐彈馬如雲，雨彈空中幷作塵。」（松風閣詩鈔）

求仙方

道光都門雜詠華陀廟云：「醫將無補病憐盲，誰道神猴愛瓣香？不向人間求妙藥，偏於此地覓仙方。」（道光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呂祖祠云：「京師神聖重純陽，呂祖祠間好道場，問事求方香不斷，多多匾額亦爭光。」註云：「琉璃廠，甸路東，獻匾額者極多。」（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淋漓香汗透衣裳，百病同來許拜香，如此花容應暗惹，爲酬神力謝仙方。」（見門閣門）

捨善齋

前門關帝廟，每月初一、十五，多捨善齋。（道光都門紀略註）

每月初一、十五，各廟多捨善齋，惟前門關帝廟更多。（同治都門紀略註）

都門雜詠捨善齋云：「財散祈祥感帝神，何須將紙糊斯民？親朋疾病都忘卻，錢鈔空檢刻字人。」（同治都門紀略）

文昌祠

今法自京師至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鄭定齋全集）

洗三

生子三朝洗浴，謂之「洗三」，親眷送添盆錢，穩婆以吉語致祝。

呂祖祠

琉璃廠呂祖祠香火最盛，祭禱殆無虛日。（以上燕都雜詠註）

天主堂

都門雜詠天主堂云：「磨磚對縫過城牆，百尺高樓天主堂，男女紛紛爭入教，中華人慕大西洋。」（同治都門紀略）

關帝廟

又關帝廟云：「來往人皆動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幾萬關夫子，難道前門許問籤？」（見古蹟門）

放餘口

都門新竹枝詞：「禿厮亦自有權衡，餘口尋常只二更，但有麗人多在座，不妨高唱到天明。」（見和尙門）

又：「風流餘口勝南華，拱揖頻頻更獻茶，雙子在場尤入妙，隨緣樂惹衆人誇。」

京華百二竹枝詞註云：「北京風俗，遇有喪事，接三，做七，出殯，無不延僧誦經，放餘口，以超度亡靈，夜間施放瑜珈餘口，金鐃法鼓，直到天明始止。」

瑜珈餘口向分南北兩種，唱的腔調亦不相同。後來七個和尙之中，有會南的，就有會北的，所以才擠出南北混的腔兒來。即如菩薩托兒吧（就是某某菩薩摩訶薩）南的有過七星兒（鑼鼓點兒）北的沒有過七星兒，而今菩薩托兒六句讚兒（楊枝淨水遍灑三千之類）都念南的，餘口可又放北的。（燕市積弊）

京師僧人，作佛事接三，競唱讚曲，隨主人點唱，鼓樂喧闐，徹曉達旦，良家婦女，往往因而墮節，最爲風俗之蠹，（骨董瑣記）

送香火

光緒都門紀略送香火詩：「前門車馬簇成行，窮忙紛紛送火忙，可惜半文求不得，眞如福祉枉燒香。」（見人事門）

祭宗祠

一歲貨聲：「門神咧，掛錢來，送子香盤，」註云：「滿人用以祭宗祠。」（見臘月條）

登歡喜地

京城內外，凡寺廟牆壁，皆貼「登歡喜地」四字。（京師地名對註）

月光馬

京師謂神像爲神馬兒，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馬者，以紙爲之，上繪太陰星君，如菩薩像，下繪月宮，及搗藥之玉兎，人立而執杵，藻彩精製，金碧輝煌，市肆間多賣之者，長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頂有二旗，作紅綠色，或黃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禮，祭畢，與千張元寶等一幷焚之。

門神

門神皆甲胄執戈，懸弧佩劍，或謂爲神荼鬱壘，或謂爲秦瓊敬德，其實皆非也，但謂之門神可矣。夫門爲五祀之首，並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祀之，失其旨矣。

過會者，乃京師遊手扮作開路，中幡，槓箱，官兒，五虎棍，跨花鼓，鼓，高蹺秧歌，什不閑，耍壜子，耍獅子之類。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廟會等，隨地演唱，觀者如堵，最易生事，如遇金吾之賢者，則出示禁之。（以上燕京歲時記）

過會：京鄉游手，排演各當，行香走會，耗財買臉，匪豪民不能爲此。雖係游戲，中有武功甚深者，強於博弈，不必甚禁之，亦與民同樂也。自妙峯山始，凡各廟宇，請則至。有中幡，花鈸，挎鼓，槓箱，獅子，槓子，花磚，花罈，開路，五虎棍，少林棍，雙石頭，高脚秧歌，什不閑之類，雜耍館中亦許，謂之打中臺。（春明采風志）

北平俗曲大過會云：「子弟耍笑，樣樣難學，必須要習學排演工夫到，纔能夠超衆超羣可聽可瞧。每日裏幡鼓齊動多熱鬧，閑來無事我愛瞧，也是我目睹眼兒纔知道，武玩藝兒更難學，下苦工夫非一朝。揚香走會名聲大，耗財買臉费錢鈔，頭檔兒會呵」嘚胡鬧，兩個人拿着撥旗兒頭裏跑，後頭跟着杈把擣管鈑頭鐵鍬，兩個人抬着大桶把涼水挑，淨水把街潑了個潮，爲的是前面不把塵土爆，教我練，我可不了，我不能子弟吞街外帶墊道。二檔兒中幡逞英豪，四五幅兒褡包在腰中繞，頭一手兒先耍了一個懷中抱，舉三舉，落三落，托塔轉璺幡楞往腦袋上掉，兩眼不住往上瞧，不斷繩，早就倒，別的故事全好了，惟有押肩最難學，勁兒不許大，勁兒不許小，要一小砸腦勺；勁兒大一出溜可怎麼好？眼睛鼻子全平了，教我鍊，我可不了，我不能拿着五官合他玩笑。開路叉，逞英豪，勾花臉，桐油照，髮髻披散四下拋，靑緞子靴靑緞子靠，虎皮戰裙記鈔包，漢地拔怨不好學，十字披，紅玉帶，横腰，這些故事全好學，惟有窩當最難教，勁兒也不許大，勁兒也不許小，勁兒要是一大，拐不過灣兒來可怎麼好？瞧熱鬧哥兒們打點褯套，躱閃不及一命消，教我練，我可不了，我不能五迭六月戴毡帽。杠箱官兒會玩笑，倚仗着引傘兒把身軀照，撤了傘棍撑定了腰，抬杠箱的腿脚兒好，倚瘋撒邪把王瓜架兒跳，抓哏凑趣兒找怯勺，也怕知根的把狀告，他也卷乎臉上消，二人無非一玩笑，教我糠，我可不了，我是臉皮兒薄不愛玩笑，玩笑急了我楞動刀。五虎棍，學金橋，二節棍，三節棍，鎗對刀，打羣棍，編就了的套耍打風頂，預備摺腰，教我糠，我可不了，平站着眼睛就把金花兒冒，躱躱不及腦袋上頭鑿一個窟窿血直

冒，自找奇禍為那條？耍獅子，會鑽套，拿頭的好迎得往外瞧，拿尾的哥兒們毛着腰，遇見了天棚爬杪高，竄房越脊一丈多高，逢橋時甩尾的忙，他單怕戲水那一招，拿頭腰，甩尾的抱，任憑怎麼沒勁將牙咬，掉在河裏滿把你們撈？教我練，我可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穿皮襖，攥的工夫大了准成汗包。大秧歌，登高蹺，禿頭和倘竄奔跳，醜鑼俊鼓把黃瓜架兒繞，樵夫俊，扁擔挑，漁翁唱曲兒，依老寶老，傻公子兒生來的彪，老矬子柑中俏，惟有小二哥最難學，遇兒會口把門路跳，天一熱，家伙一吵，叫錯了把兒那可怎好？本把兒的跟頭精定了糕，教我練，我可不了，我是羅圈腿兒蹓不得蹺，蹓上蹺，不讓仙鶴。盤杠子身子股兒好，扎殺背膀馬蜂腰，拿起頂來把嗓脖子掉，拾三把搶風我杠條，教我練，我可不了，我是屎泡肚子，腦袋瓜子小，拿起頂來是兩隻紅花子腳。囫咕嚕子多們掲暴，兩個磨盤穿杠條，背花面花，耍了個到要，耍肘尖，猴兒啃桃，教我練，我可不了，撥了撥燈竿扭了腰。大砸子，氣力兒不小，二三百斤的砸子一個指頭挑，扔將起來往腦袋上掉，教我練，我可不了，嗆嗆咳嗽是個雜務。花磚兒花鐔兒不好學，扔起來往腳上掉，拿腳一兜一丈多高，教我練，我可不了，掉在地下兩三吊。跑旱船一個人挑，下猴子托生准跑報。打十不閑兒腦樣兒好，盤兒得尖，腳裸小，不怕黑，教你白的了，子弟方法兒興的更高，喝豆腐漿，吃豆腐腦，白湯洗臉為是退糟，搗油胰子香肥皂，上瀧子，搽粉硝，大被窩一攏，熱炕一包，第二天瞧，吓！白的那麼好，任憑怎麼好，唱不過別右絕今的當弟老，那個玩藝真難學，梳攢頭貼太陽膏，厚底兒鞋必得揚拉着，我拉着怕跑了，教我練，我不了，我是活跨背釧兒一扭就掉，柳木腦袋，包什麼包？無奈何我學的是大鼓書詞，琴腔，馬頭調，練絃子我起過早，三更天一彈彈到雞叫，不嫌煩，咱們來回倒，練嗓子，吃過藥，錢笛丸，甘桔湯，用過好幾十遭，學了一個曲兒走㮀票，肥的瘦的吃了個飽，到夏天，青草館兒下帖將我邀，一進門兒我往四下裏瞧，棚又矮，座滿了，天一熱，蝍蟟兒一叫，定高了絃兒怕夠不着，定矮了怕夠不上調，唱完了曲兒好似搬完了跤，來人作揖將之道，還才算我心盡到，」（百本張鈔本岔腔）

走會又名武會，為民間最熱鬧之雜戲，亦卽民間有統系之藝術，各種歌舞技藝，五花八門，均有活潑之精神，而

不染營利之思想。會中人員，具有堅實勇敢之精神，表演各種藝術，均極精彩，於民間藝術中，佔有雄厚之勢力，每逢山墩廟集開會時，或一村一處有典禮慶賀時，皆舉行走會，而城外各村亦有例年行之者。其爲民間調劑藝術者，以妙峯山及左安門外之十里河地方爲最盛。由紳董禮請各會表演以助興趣者，如永定門外之中頂南頂等，觀者均有萬人空巷之勢。走會內部之組織，可分爲兩部，一部爲角色，專司表演各種技藝，一部爲管理會中一切事務。而會中人員，又分爲各把：（一）錢糧把兒，此把專管挑擔籠子，（籠子卽會之招牌，）籠箱內裝會中應用之零件，每會有籠子四挑，每挑爲籠子一對，籠子作金漆之飾，每籠箱上插嵌三角旗四面，上繡會名，皆作四字，與文場會然，旗上並有白色飄帶，旗有木頂，謂之佛頭，並綴以花穗子，謂之佛鬚，旗上繫串鈴，一經挑行，其響啷啷，聲聞數里，旗之作藍色者，稱爲藍旗藍幌，黃色者爲黃旗黃幌，但黃旗在走會幫界中最稱名貴，前清時非曾經聖覽或舉貢黃旗者不得濫用。本把兒有督管，每屆走會時在最前部指揮一切，手執較大之旗，與籠子上之旗式相同，謂之播子，遙爲指揮，謂之前引。（二）大車把兒，本把兒備大車數輛，爲會畢時乘坐之用，其槓箱槓子等會，亦多在大車上表演。（三）忠和把兒，本把兒爲變相之廚師，專司製作，或攜帶會中之應用食品等事。（四）神堂把兒，本把兒專司祭神時之儀式演禮，及神前應用物品之預備。以上四把兒爲人員部分之組織，每把兒有主事一人，謂之把兒頭。至於角色部分，多爲靑年壯漢，裝束齊整，有附屬角色之人員，謂之下手。此外尙有會役，管理走會時應擺佈之工具，化裝及擔挑籠幌（挑籠者身穿黃衣）等事。各會組織，多係耗財買臉，因需富家子弟擔任設備，而角色因嗜好所趨，多有不顧身家而參加者，其熱心藝術之精神，殊可佳矣。走會之種類，名目繁多，茲述其流行普遍者如下：開路會，本會所表演者爲鋼釵之戲，釵分雙頭與單頭，各角色於表演時，皆作赤膊，間雜其他武器，各顯奇技，以釵在身首之間，作種種飛舞之勢，生龍活虎，畢現眼前，以其純粹把弄武器，故推爲走會之首。旛會，又名大執事，鑌旛之形式，以一大竹竿爲主，高可數丈，中嵌一大長布旗式，並綴銅鈴，頂有小傘，重約百斤，角色耍弄旛，作種種姿勢，遠望之若冲天之塔，走時如遇

牌樓，必擲之而過，尤為難能而可貴。秧歌會，此會在走會中最為生色，亦歌亦舞，全班角色，皆彩扮成戲，並踩高蹺（即木質之假腿）超出人羣之上，其中角色，更分十部，陀頭和尚，傻公子，老作子，小二格，柴翁，漁翁，賣膏藥，漁婆，俊鑼，醜鼓。以上十部，因鑼鼓作對，共為十二單個組成。各角色滑稽逗笑，歌舞合奏，極盡貢獻藝術之天職。五虎棍，此會原分二種，五虎棍為本會之正工，表演董家五虎過趙匡胤打架起釁，兄弟五人皆使三截棍，以相搏鬥，謂之五虎棍會。少林棍會，少林會表演時分單個練法，及對手戰法兩種，形勢極為熱鬧。雙石頭會，以一大橫槓子，兩端嵌重數十斤之大磨盤石頭，此為本會惟一之工具，表演時以體壯力大者仰臥地上，雙足蹬石，許多角色在上協合作勢，狀極危險，俗謂之搭人牌樓，為該會最精彩之一幕。獅子會，本會重要工具，以彩緞絲繩之劇，製成特號大獅子一對，一黃一藍，頭部重約百斤，並綴銅鈴，演者穿彩袴彩鞋，套於工具之內，搖頭擺尾，作種種跳舞之式，如真獅子然，附有九獅同居會，則除對獅之外，另有較小之獅子七頭，互相協調，作舞蹈之戲，名為太獅少獅，太獅過河須戲水，少獅過樹須上高，均為最困難最精彩之技術。石鎖會，該會有石鎖，若干角色，手執鎖樑作種種姿勢，頗費氣力，甚有可觀。罈子會，又名小執事，演時以磁質之罈子在身間作種種飛舞之式樣，單擺浮擱，術極巧妙。槓子會，該會在大車上表演，車上設木架，橫支木槓一根，演者在上作舞跳盤旋繚繞之狀，身段之靈活，運用巧妙，為民間藝術中嘆觀止焉。槓箱會，該會有配角，肩抬槓箱在兩旁，中間有一槓子，槓箱官坐其上，紅袍短鬚，側翅紗帽，具滑稽之形狀，不時有告狀人等與槓箱官互作諧談，語詞及歌唱。大鼓會，又名跨鼓，該會以大鼓為主腦，鼓甚大，上嵌鐵環，擊之暗聲作響，極為好聽，旁有鈸子二排，各執銅鑔一對，互相擊響，有時亦各以銅鑔之單個與他人之鑔任意碰響，頗有興趣。小車會，該會以一少婦坐老翁之推車，作種種步調與姿勢，少婦且說且唱，為一極有趣味之戲。向年走會，以真有盛名者，一經號召，則觀者衆湧，魔力之大，可見一斑。近年自行車會，最為時髦，青年富個結性，故週日之集會，自行車大露頭角，名萬里雲程自行車會。如妙峯山走會中，及最近之先農壇游藝大會中皆見之。自行車會自李學勤創練，蔚為藝術，後起之騎

車家甚多，其表演之種類，亦極複雜，驚險滑稽，大有可觀。（舊都北平指南）

北方有一種在理之會（不知是此理字否？其人自稱爲有理，或曰在門檻），入會者不御烟酒，而鼻嗅明目散，如吸鼻烟然。崇奉觀音像，有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之五字。余昔有一僕，曾在理，後因不能戒酒出會，告余不傳之五字即「觀世音菩薩」五字也。此會中人奉教祝爲師兄弟，不加害也。（平匯聞見錄）

在理教不吸煙，不飲酒，託之於觀世音，而不能戒殺，食肉如常，是非佛教而爲雜教也。（京兆地理志）

京師黃教喇嘛治病之藥，有所謂「阿肌酥」者，丸藥也，形如菉荳，作丹砂色，又名「子母丸」，分牝牡二種。以牝牡二粒置淨瓶中，嚴封其口，供養於淨室中，每日清晨焚香咒之，至四十九天，則滿一瓶，取治百病，據云無不效者。（清代野記）

京兆信道教者遠不如佛教，而道觀又遠不及佛教十分之一。京師白雲觀規模頗盛，然道教起於黃老，俗人信道者，但只向呂祖閣求藥方，及珍藏張天師鎮邪符。

順天府本有陰陽學，已久廢，惟天文生擇日擇地，在舊社會佔有無形大勢力。凡官員之起程上任，人民之婚嫁喪葬，莫不惟其言是聽，邇來都市之迷信，尚不能破除。（以上京兆地理志）

曩在京師，見士大夫講佛學，不葷食者日多一日。蓋身處萬惡社會，無法救濟，只有長齋繡佛，自行懺悔，以冀人心風俗之轉移。（椴瓶齋雜記）

故老言，京師九門皆有神物鎮之。正陽門城樓有仙狐，常幻作白衣老人，出而拜月。崇文門有鎮海，嘗修理街道，探至崇文門下，深丈餘，忽露龜甲，急以土掩之。宣武門爲神獒，每當西市刑人，夜深出而吸其血，目光如星。余嘗於夜半赴宴歸，忽見群犬奔走，若有所伺，御者曰，神獒出矣，停車道左，然未覩其狀也。其餘六門，不可考矣。（昆化齋雜記）

北平歌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過往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註云：「兒童夜哭，多寫此

歌，遍貼各處，謂可以禳解。」（北平歌謠集）

妓院中忌諱兩手抱膝，兩手背負及閉門碰燈等舉動。（北平遊覽指南）

雜綴

奄割幼男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庚同雜記）

京畿民間生子，每私自閹割，何其忍也？（數斗夜談）

貢夷裝車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眞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脆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叠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販爲此法，無所承授。（野獲編）

官福

諺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今以時考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五雜俎）

和尚家

京師城內外諸山諸名刹，皆有下院，居俗人室家，所稱名師耆宿，亦時過其地，京師名爲「和尚家。」（山行雜記）

謁座師

榜後謁座師，舊例三及門乃得入，獨現聞姚老師不拘是例，初次即接見。（隨筆漫記）

異種花草

當時都下植異種花草，相傳自兩廣藥材中混至。（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送謁

順天宛大二學，每科歲考之年，則有秀才列名黌籍，送謁之時，儒巾藍襆，披紅騎馬，自文儒貴姓之家，其儀無以相過。惟中人子姓，或乃秀才在前，而內官蟒衣送之，在外如驕其親，如矜其黨，聚觀如堵焉。長安名路充塞，惟秀才是讀書進取，街坊男女，便謂是衣冠不雜，而縉紳中名場素擯，遂有造爲飛斷，便誘使執經，於是中人子弟，有爲朝士門生後輩者不少矣。（舊京遺事）

不爲小學

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

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日知錄）

和尚勢要

彭孫貽帝京十二詠僧詩：「風習叢僧開，林下每相造。華穀見緇流，騎驢塞官道。衲衣或被裘，緇巾途加帽。佛法一字無，國恩眾身傲。跡同喇嘛穢，門借朗廷號。裝册拜王公，施捨刺花誥。內酒祕釀方，禁臠讓烹鑊。静室斷點埃，機利速羅縠。斯詔宜掃除，何必逢儒浩？」（茗齋集）

門包錢

京師執政巨公，未嘗堅拒客，而閽者班役，例索門包錢，拒士不得見。或題於門云：「吐握風流頗渴賢，嗣銜懷刺覓難傳；調羹叉手中堂坐，祇爲閽人苦索錢。」（蛾術齋詩話）

牧羊

北人牧羊，嘗數百爲羣，羣歸從隘道，兩人交梃如叉，羊逐一躍過，即得其數。（責補舊聞）

報喜

今京朝官命下，即有朝兵及內閣人役，次及吏部吏科等役，以寸紙絡繹來報，例有賞給。周密公玉堂雜記云「凡除拜加恩，官院吏私錄走報，希覬賄遺」。蓋古已有之。（宸易錄）

大內制

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洒掃，無事權，此本朝制之最善者。（三魚堂日記）

裱糊

裱糊多間歲一易，侈者一年四易。北地高燥，即春月亦無濕氣發洩者。（燕京雜記）

掘井

習俗掘井之法，先去浮面之土尺許，以艾作圍，取火炷而炙地，視其土色，黃則水甘，白則水淡，黑則苦，凡見黑，則易其地而掘。

鼓樓擊鼓

後門鼓樓定夜，每晚擊鼓一百八聲。（以上水曹清暇錄）

京官出任

長隨須知官府在京出任論云：「凡在京出外官府初任，至途中，即應回明上人，出發紅論。將近入境，必有書役來接，問來人有幾位？問本城風俗若何？出產何物？如送印人員係本城佐雜，或見或留茶。或署事官差晉省送印，必須回明上人，重賞來人，並問城中一概事宜。到任後吏房要繳憑稿，通報各憲到任日期，併各憲同寅生日單。禮房要須

次知單，忌辰齋戒單，行香謁廟儀注並事宜册。戶房應征地丁錢糧各項雜征錢糧戶口總數單，隨當年節規若干。工房要各項工册程底。倉房要貯穀豆總數目並存米若干，有無賑飢出借籽種，平糶借否買補還倉有無虧缺，並民欠若干，逐細開單存覽。」

打秋風

都門竹枝詞：「各種秋風不可當，揚州新到戴家香，春茶冬笋尋常事，更有年糕票幾張。」（見觀劇門）

赴選

又：「各樣官員赴選來，清閒無事任徘徊，盼來月月逢初一，吏部堂前擠一回。」（見候選門）

道光都門雜詠候選詩云：「十月初冬天氣寒，皮裘典盡客衣單，投供幾載無消息，魂夢時驚到丁班。」（道光都門紀略）

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當切題處，因不能預擬，而頌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簷曝雜記）

鼻烟

鼻烟一種，來自海洋，祇以鼻嗅。都人士爭以諸寶玉石爲瓶，互相誇耀。（韻鶴軒隨筆）

信礮

京城倘有警，白塔山信礮一放，號旗一起，王大臣文武百官及兵丁等各趨所定之地，守衛聽令，九門皆有礮桿，何門緊急，先放何門之礮，旗隨起，夜則懸燈，一門礮起，各門礮聲成應。（恩福堂筆記）

豢犬

京師人家愛豢小犬，命以名呼之即至，諸事善解人意，悉聽指揮，遂有教諸牀者。（夢園叢說）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爲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弔，九品頭銜，十分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遜，八張馬弔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illegible]）

提鈴

燕都雜詠註：「內侍有過，罰提鈴，自拱辰門繞宮牆行一週。」（見歷代宮闈）

內書堂

宣德間，建內書堂，教小內侍，以白蠟龍挂香手帕爲贄，有號書，學長罰跪，扳脊諸名。

看紅綠

鄉會試，貢院填定草榜，於門縫傳出中者姓名，士子得先期知之，名『看紅綠』，多在琉璃廠寺中齊坊，次日榜出，方爲定也。（以上燕都雜詠註）

光緒都門紀略看紅綠云：『延壽菴中報最眞，紛紛士子去來頻，紙條串遞過相笑，認票原來不認人。』（見風俗門）

賑濟窮民

明世於蠟燭幡竿二寺賑濟窮民，每日就食，見世宗實錄。（菽園雜記）

報恩單

都門雜詠報恩單詩云：『一紙傳來寫報恩，神靈最是妙峯存，大街小巷均黏遍，不爲椿萱爲子孫。』（見風俗門）

漁利人

又漁利人詩云：『忍人偸利狠心腸，遠別門庭去故鄉，十載京師生意好，全忘妻子與爺娘。』

選闈墨

又選闈墨詩云：『漫將闈墨選留同，並未披尋細折衷，評閱盡裝空套話，居然充是大名公。』

傳臚

又傳臚詩云：『掄材天子重文章，金殿臚傳姓字香，分導紅旗來謁廟，滿街爭看狀元郎。』

又會試詩云：『寫畢三場候喜期，銀錠土物備多儀，上街金頂紅青褂，僱小驢車見老師。』

拜師

又拜老師詩云：『房師座主重科名，衣鉢淵源尚有情，可笑捐輸發仕版，也求大老認門生。』（以上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新竹枝詞：『一經保薦拜師生，方面監司已記名，某某中堂稱假父，還誇敝族半公卿。』（見市井門）

捐輸

又：『不能練武欠通文，幸有捐輸體例分，錢向捐銅局上兌，官階大小任憑君。』（見捐輸門）

都中風物

孟學齋日記記都中風物云：『三惡臭蟲、老雅、土妓。三苦多天苦多疾風，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貴官。三絕無好茶絕無，好菸絕無，好詩絕無。三尙可，書尙可買，花尙可看，戲尙可聽。三便火爐，裱房，邸抄。三可喫牛嬭，蒲桃，熇栗子，大白菜。三可愛歌郎，冰桶，蘆席棚。（見越縵堂日記）

謀差

比年京官冗雜，內閣六部，多以輸貲得官，卽翰林衙門，亦因黠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

間，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開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淸。一時戲言，遂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旨在弘德殿毓慶宮授讀者曰「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京章者，以其襄佐恭邸，故曰「王佐。」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入中國，人皆呼爲「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事，惟滿臣得充之。四者升途較捷，得亦較難，京師多失意潦落之人，慣有此等輕嶲口角，識之以見風尙之所趨。（燕下鄉脞錄）

京師羊牀屠羊，日以千計，鮮有脫者。（風月談餘錄）

秋審，犯人出西長安門後，犯之親屬爭以紅山査串挂其脖上。（西曹舊事）

旗宅則倚牖種葵花，下種錫臘，上下相映，望之甚絢麗。（都門瑣記）

拜則曳一足，卽滿俗之所謂「打䟕」也。（燕食隨筆）

外官知府以下，及武職參遊以下，凡見長官，皆屈右膝請安，談者以爲是滿洲陋俗。（療辭雜記）

請安之禮始於遼，歷金元皆然，明代猶未盡革。後則非獨滿蒙二族有之，漢族亦有行此禮者，而尤盛於北方。遼志云：「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跪也。」夫一足跪，一足著地，卽一足立而著地，但屈彼一足也；以手動爲節，卽垂手近足跗之節也；但言數止於三四，似猶有繁簡之不同，固不僅如後之垂右手屈左膝之各僅一次也。惟婦女多請雙安，則以兩手撫兩膝，而同時屈之耳。（淸稗類鈔）

朝陽關，正陽門東洞子門外城根龍王堂，每歲暮，僧人募緣捨粥於此。（京師地名對註）

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爲御者，或爲喪車槓夫，或爲掮肩者（京師市上有一種人專以肩背爲人家搬運雜物，謂之掮肩。）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淸代野記）

帖學

京師自前淸道光以後，漸知搜求古碑，以救帖學末流之敝，能者遂相繼而出。（新世說）

滿人相見禮

滿人相見，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後以抱不雅馴，執手而已，年長則垂手引之，少者仰手以迎，平等則立掌平執。

二好二醜

光緒庚子以前，京師有二好二醜：二好者，字之好也，進士之朝考卷，殿試策，專重楷法，點畫勻淨，墨色晶瑩，分行布白，橫豎錯綜，期無毫髮之遺憾，策論詩次之，惟以字之工拙分甲乙，他試亦然，且紙墨筆硯，俱極精良，人爭習之，此字之好也。都人所稱相公者有二，一大學士，極貴也；一伶，極賤也；而稱謂相埒，俗尚交遊，如有慶弔事，以有大學士臨門者爲至榮，如有筵宴事，以有伶侑酒者爲至榮，此相公之好也。二醜者，大小遺之醜也，制藝之醜也，通衢大道，矢溺滿地，當衆而遺，裸體相示，首善之地，乃至現形若是，此大小遺之醜也。晚近制藝，名曰墨卷，專以色澤腔調爲事，絕無眞理，此制藝之醜也。

八旗小姑

旗俗，家庭之間，禮節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亞於姑，宴居會食，翁姑上坐，小姑側坐，媳婦則侍立於旁，進盤匜，奉巾櫛惟謹，如僕媼焉。京師有諺語曰：「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蓋卽指小姑也。小姑之在家庭，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鬢影，雜遝於衆中。每值新年，則蹤跡所到之處，爲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姑奶奶盛裝豔服，雜坐於茶棚。光宣間巡警廳諭令男女分座，未幾，而又禁止婦女品茶，此風乃因之稍戢。（以上淸稗類鈔）

窩窩頭會

窩窩頭會者，始於淸末慈善團體，其食料，摶黍屑製成窩帽形，故曰窩窩頭。此會專爲救濟貧民，集資於衆，不足，則演義務戲充之。其費純爲勸募，無一定之收支，不惟賑饑，兼籌禦寒，冬令凍餒無告，皆由會中賙卹之。（燕都文物略）

徵引書書目

書名	著者	版本
周禮		四部叢刊本
管子		同前
吳子		平津館叢書本
史記	司馬遷	鄂局刊本
方言	揚雄	四部叢刊本
漢書	班固	百衲本
說文	許慎	平津館叢書本
許慎淮南子註	許慎	涵芬樓本
蔡中郎集	蔡邕	四部叢刊本
釋名	劉熙	同前
漢末英雄記	王粲	五朝小說大觀本
高誘淮南子註	高誘	二十二子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陸璣	寶顏堂祕笈本
三國志	陳壽	百衲本
禽經	張華	百川學海本

水經注	酈道元	四部叢刊本
齊民要術	賈思勰	津逮祕書本
隋書	魏徵等	百衲本
晉書	房喬等	同前
高常侍集	高適	四部叢刊本
一切經音義	慧琳	日本刊本
樂府古題要解	吳兢	學津討原本
大廣益會玉篇	孫強	四部叢刊本
昌黎集	韓愈	影宋四綵堂本
李文公集	李翱	四部叢刊本
杜工部集	杜甫	湖北先正遺書本
樊川集	杜牧	四部叢刊本
清異錄	陶穀	唐宋叢書本
太平寰宇記	樂史	化龍池藏乾隆刊本
集韻	丁度	姚刻三韻本
東坡居士集	蘇軾	三蘇文集本
鄱陽集	彭汝礪	四庫全書本
襄陽集	米芾	同前

禮書	陳祥道	同前
山谷別集	黃庭堅	四部叢刊本
埤雅	陸佃	五雅合刊本
松漠紀聞	洪皓	學津討原本
北轅錄	周煇	歷代小史本
使遼錄	張舜民	說郛本
續一切經音義	希麟	
北征紀實	蔡絛	三朝北盟會編本
陷燕紀	許採	同前
石譜	杜綰	萃芳清玩本
錢氏私誌	錢世昭	學海類編本
爾雅翼	羅願	學津討原本
事物紺珠		
方輿勝覽	祝穆	
遼志	葉隆禮	古今逸史本
烏臺筆補	王惲	
秋澗集	王惲	四部叢刊本
玉堂嘉話	王惲	墨海金壺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陵川集	郝經	乾坤正氣集本
燕石集	宋褧	
歸田類稿	張養浩	
研北雜志	陸友	寶顏堂祕笈本
秋宜集	揭傒斯	
中州集	元好問	誦芬室叢刊本
薩天錫詩集	薩都拉	四部叢刊本
遼史	脫脫	百衲本
金史	脫脫等	同前
圭齋集	歐陽玄	四部叢刊本
農書	王楨	聚珍叢書本
詢芻錄		說郛本
劉致小令		日下舊聞引
燕北雜記	武珪	說郛本
庚申外史	權衡	海山仙館叢書本
輟耕錄	陶宗儀	武進陶氏刊本
草木子	葉子奇	
元史	宋濂	百衲本

析津志		永樂大典本
元氏掖庭記	陶宗化	續百川學海本
暖姝由筆	徐充	粟香室叢書本
寓圃雜記	王錡	明人小說本
燕都遊覽志	孫國敉	日下舊聞引
復齋日記	許浩	涵芬樓秘笈本
彭文憲公筆記	彭時	說庫本
菽園雜記	陸容	墨海金壺本
呆齋集	劉定之	
諫垣集		
孤樹裒談	趙可與	
匏翁家藏集	吳寬	四部叢刊本
燕門叢錄		
帝京歲時紀勝		日下舊聞引
辛齋詩話	陸嘉淑	
霏雪錄	劉績	學海類編本
麓堂詩話	李東陽	古今說部叢書本
九朝野記	祝允明	說郛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周恭肅集	周用	
夢蕉詩話	游潛	學海類編本
恕堂甲乙遊草	宮友鹿	
公餘日錄	湯沐	粟香室叢書本
小化書	譚貞默	
何大復先生集	何景明	雍碧樓藏明刊本
鐙窗叢錄	吳翌鳳	涵芬樓秘笈本
傍秋亭雜記	顧清	同前
蓬窗類記	黃暐	同前
山樵暇語	俞弁	同前
碧里雜存	董穀	五朝小說大觀本
金臺紀聞	陸深	廣百川學海本
願豐堂漫書	陸深	寶顏堂秘笈本
儼山集	陸深	四庫全書本
春風堂隨筆	陸深	古今說部叢書本
磯園稗史	孫繼芳	涵芬樓秘笈本
宙載	張合	雲南叢書本
丹鉛錄	楊愼	函海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卮言	楊慎	
清暑筆談	陸樹聲	明人百種小說本
燕史	郭造卿	
紅耄漫稿	呂高	京口余迎學刊本
排悶錄		
採蘭雜誌		古今說部叢書本
水南翰記	張袞	粟香室叢書本　五朝小說大觀作李如著
學圃餘疏	王世懋	寶顏堂秘笈本
慎修堂全集	亢思謙	萬曆甲辰刻本
世廟識餘錄		圖書集成本
京都形勢說	勞堪	天下郡國利病書本
七修類稿	郎瑛	翰墨園重刊本
復宿山房全集	王家屏	民治學社本
疑耀	李贄	嶺南遺書本
識小編	周賓所	五朝小說大觀本
觚不觚錄	王世貞	說庫本
弇州山人稿	王世貞	世經堂刻本
野獲編	沈德符	扶荔山房本

甲乙剩言　胡應麟　說庫本
萬曆順天府志　張元芳等
五雜俎　謝肇淛　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宛署雜記　沈榜　日下舊聞引　帝京景物略序作戚伯堅著
長安客話　蔣一葵　八千卷樓藏明刊本　景物略序作沈榜著非
閒史拾遺　趙以熾
月令廣義　馮應京
僧園逸記
瓶花齋集　袁宏道　袁氏書種堂本
露書　姚旅
稗史類編　王圻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廣雅叢書本
北京歲華記　陸啓浤　日下舊聞引
客燕雜記　陸啓浤
石甕記　王嘉謨
花當閣叢談　徐復祚　借月山房彙鈔本
客座贅語　顧起元　金陵叢刊本
蟋蟀軒草　劉十驥

書名	著者	版本
笑讚	趙南星	趙忠毅公全集本
光祿寺志	徐必達	
玉茗堂詩集	湯顯祖	明刊本
山行雜記	宋彥	寶顏堂秘笈本
白酒閒話		
愛鼎堂集	傅振商	存誠堂本
黃忠端集	黃道周	
隨筆漫記	唐昌世	指海本
長物志	文震亨	美術叢書本
戒庵漫筆	李詡	常州先哲遺書本
天傭子文集	艾南英	呂晚村評刻本
花王閣賸稾	紀坤	閱微草堂刻本
燕遊吟	陳應元	
嶠雅集	鄺露	海雪堂本
松石齋文集	趙用賢	承啓堂重刊本
北海亭詩集	鹿化麟	范士楫校本
昨非庵日纂	鄭瑄	筆記小說大觀本
天愚山人詩集	謝泰宗	靈蕤館刊本

酌中志　劉若愚　海山仙館叢書本　又名蕪史或名明宮史
帝京景物略　劉侗等　崇禎八年刻本
閻古古全集　閻爾梅　排印本
內省齋文集　湯來賀　康熙刻本
璅談　高任重
陶庵集　黃淳耀　寶山學重刻本
三垣筆記　李清　嘉業堂叢書本
鴻一亭筆記　高承埏
文飯小品　王思任
玉堂薈記　楊士聰　借月山房彙鈔本
寒夜錄　陳宏緒　學海類編本
小丹邱客談
幽燕紀異
燕山叢錄　徐昌祚
天府廣記　孫承澤　四庫全書本
余氏辨林
心遠堂遺集　王永積　康熙刻本
天啓宮詞　秦徵蘭　酌中志餘本　原題陳悰著依朱竹垞改

天啓宮詞　蔣之翹

兩京求舊錄

初學集　錢謙益　錢曾箋註本

燕山秋吟

舊京遺事　史玄　天津廣告司排印本　石臼集作舊京風物記

春明夢餘錄　孫承澤　古香齋重刊本

謏聞續筆　閒道民　筆記小說大觀本

識小錄　徐樹丕　涵芬樓祕笈本

擬故宮詞四十首　唐宇昭　酌中志餘本

燼宮遺錄　適園叢書本

日知錄　顧炎武　集註本

聰山集　申涵光　渾脫居本

荊園小語　申涵光　同前

寄園寄所寄　趙吉士　香豔叢書本

朔紀　沈皞日

豔囮二則　嚴思庵　香豔叢書本

梅村家藏稿　吳偉業　涵芬堂刊本

談往　花村看行侍者　說鈴本

東谷集	白胤謙	家刻本
靜惕堂詩集	曹溶	
青箱堂詩集	王崇簡	宋琬定本
談助	王崇簡	古今說部叢書本
栖雲閣詩	高珩	畏天齋本
兼濟堂集	魏裔介	龍江書院刊本
西神脞說	嚴繩孫	
倚晴閣雜抄	魏坤	
冬夜箋記	王崇簡	說鈴本
茗齋集	彭孫貽	四部叢刊本
定峯樂府	沙張白	曹禾評本
簪雲樓雜說	陳尚古	古今說部叢書本
蚓菴瑣語	王逋	同前
定山堂全集	龔鼎孳	[illegible]書屋重刊本
蒿菴閒話	張爾岐	昭代叢書本
橫雲山人集	王鴻緒	康熙十年刻本
昌平州志	耿繼元	光緒十二年重刊本
陳檢討集	陳維崧	

戴斗夜談	吳周瑄	
菊隱紀聞	陸元輔	
汪鈍翁全集	汪琬	康熙堂本
條奏疏稿	蔣伊	指海本
七頌堂詩集	劉體仁	同治內黃重刊本
隩志	張遠	
說廬	錢枋	
綺廬詞話	錢芳標	
六街花事	馮助	
薊邱雜抄	高佑釲	
聲經別解	高兆	
聊齋志異跋	王心逸	植乩某刻本
溉堂集	孫枝蔚	陝西教育圖書社本
愚山先生詩集	施閏章	曹楝亭本
蠖齋詩話	施閏章	同前
遯谷詩	胡孟向	賀應旌刊本
城北集	高士奇	清吟堂全集本
天祿識餘	高士奇	說鈴本

佳山堂詩集　馮溥　朱士儒刻本
西堂小草　尤侗　尤西堂詩集本
艮齋倦稿　尤侗
毛西河集　毛奇齡　西河全集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本
人海記　查慎行　昭代叢書本
敬業堂集　查慎行　四部叢刊本
查浦詩鈔　查嗣瑮
查浦輯聞　查嗣瑮
池北偶談　王士禛　漁洋三十六種本
居易錄　王士禛　同前
香祖筆記　王士禛　同前
康熙大興縣志　張茂節　鈔本
萬青閣自訂詩　趙吉士　牧愛堂本
潛庵先生遺稿　湯斌
艮齋雜說　尤侗　尤西堂全集本
託素齋詩集　黎士弘　龍山書院刻本
芝瑞堂詩選　吳升東

三魚堂日記	陸隴其	指海本
俄使抵晉京日記	義玆柏阿朗 特義迭思	俄文館譯本
詠歸錄	查容	
淥水亭雜識	納蘭成德	昭代叢書本
孔東塘集	孔尙任	長留集本
析津日記	周篔	
康熙宛平縣志	張茂節	鈔本
愧庵遺集	楊甲仁	家刻本
觚賸	鈕琇	說鈴本
言鯖	呂種玉	同前
述異記	東軒主人	同前
廣羣芳譜	汪灝等	錦章圖書局本
分甘餘話	王士禎	漁洋三十六種本
在園雜誌	劉廷璣	申報館排印本
漁洋詩集	王士禎	漁洋三十六種本
紫幢軒集	文昭	
京師偶記	柴桑	輿地叢書本
燕京雜記		同前

以學集	謝濟世	梅莊雜著本
夢中緣傳奇序	張堅	玉燕堂四種曲本
香樹齋詩集	錢陳羣	光緒甲午刻本
松泉詩文集	汪由敦	家刻本
漱華隨筆	嚴有禧	指海本
茶餘客話	阮葵生	藝海珠塵本
畿輔見聞錄	黃可潤	璞園刊本
忠雅堂詩集	蔣士銓	揚州重刻本
京師樂府詞	蔣士銓	
日下舊聞考	于敏中等	
內閣小志	葉鳳毛	指海本
涿州志	吳山鳳	乾隆三十年刻本
道古堂詩集	杭世駿	家刻本
乾隆縉紳全書		
雨村曲話	李調元	函海本
卍齋瑣錄	李調元	同前
上書房消寒詩錄	葉觀國等	
冬集紀程	周廣業	古今說部叢書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消夏閒記摘抄	顧公燮	涵芬樓秘笈本
燕蘭小譜	吳長元	乙巳刊本
甌北詩鈔	趙翼	甌北全集本
飲淥軒隨筆	伍宇澄	伍氏合集本
城垣識略	吳長元	文英堂本
有正味齋日記	吳錫麒	
食味雜詠	謝墉	揚州阮氏刻本
燕臺新月令		
水曹清暇錄	汪啓淑	日本刊本
乾隆御製詩序		
霓裳續譜	王廷紹	木刻本
通俗編	翟灝	函海本
海甸日抄	張眉大	
長隨須知		嘉慶三年刻本
清白士集	梁玉繩	嘉慶五年刊本
春明叢說	俞蛟	夢厂雜著本
甌北詩話	趙翼	甌北全集本
日下看花記	小鐵笛道人	

文章遊戲　繆艮　宏道堂本
白雪遺音　華廣生　開明書店選本
京都竹枝詞　得碩亭　嘉慶刻本　又名草珠一串
都門竹枝詞　同前
寒夜叢談　沈赤然　又滿樓叢書本
爾雅義疏　郝懿行　皇清經解本
證俗文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簷曝雜記　趙翼　雲崧七種本
曬書堂詩鈔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春泉聞見錄　劉壽眉　迎暉軒刊本
樂山集　王崧　雲南圖書館刻本
嘯亭雜錄　昭槤　中國圖書公司印本
藤陰雜記　戴璐　光緒三年重刊本
曬書堂外集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梨園原　黃旛綽　鉛印本
松心詩集　張維屏　張南山全集本
養正書屋全集　清宣宗　道光三年刻本
前鶴軒雜談　僻躭山人　皆大歡喜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嘯亭續錄	汲修主人	九思堂本
曬書堂筆錄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履園叢話	錢泳	述德堂刊本
金臺殘淚記	張際亮	
松風閣詩鈔	彭蘊章	彭文敬公全集本
燕臺鴻爪集	粟海庵居士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癸巳類稿	俞正燮	皇清經解續編本
思補堂筆記	英和	
京塵雜錄	楊懋建	同文書局石印本
帝城花樣	楊懋建	香艷叢書本
花甲閒談圖題詞	張維屏	張南山全集本
道光都門紀略	楊靜亭	
道光都門雜詠		
鴻雪因緣圖記	麟慶	揚州刻本
燕臺集	梁紹壬	兩般秋雨庵詩選本
夢園叢說	方濬頤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光緒刻本
龔定盦集	龔自珍	扶輪社本

南浦秋波錄 張際亮

竇存 胡式鈺 黃學熙刊本

池上草堂筆記 梁恭辰 求放心書屋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立文堂刊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吉花室重刊本

金臺遊學草 方朔 枕經堂全集本

金吾事例 多羅定

稱謂錄 梁章鉅 光緒十年刻本

北窗囈語 朱霖 古今說部叢書本

京師新樂府 佘熾

燕都雜詠 樊彬

增補都門紀略

妙香室叢話 張培仁 筆記小說大觀本

蜨階外史 同前

眞州竹枝詞 厲秀芳 咸豐七年刻本

麓澞薈錄 蔣超伯 同治丙寅刻本

望江南詞 來秀 鈔本

支那紀遊 艾約瑟 通學齋叢書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燕臺評春錄		香豔叢書本
墨餘錄	毛祥麟	筆記小說大觀本
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雜詠		
都門新竹枝詞	芝蘭室主人	
餘墨偶談	孫橒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影印稿本
蕉軒隨錄	方濬師	退一步齋刊本
羅癭亭札記	喬松年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	吳下刻本
宣南雜俎	藝蘭生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梨園竹枝詞	同前	同前
自喜閒過齋詩稿		
吾廬筆談	李佐賢	石泉書屋全集本
鋤經書舍零墨	黃協塤	筆記小說大觀本
淞南夢影錄	黃協塤	同前
懷芳記	蘿摩庵老人	香豔叢書本
鳳城品花記	香溪漁隱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暝庵雜識	朱克敬	挹秀山房叢書本
雨窗消夜錄	牛應之	同前
梨園舊話	吳燾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談塵	許善長	碧聲吟館叢書本
都門贅語	韓又黎	光緒四年刊本
側帽餘譚	藝蘭生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進京不求人		木刻本　又名京城胡同名
光緒都門紀略		
都門雜記		
寧河縣志	丁符九等	
郎潛紀聞	陳康祺	光緒六年刊本
燕下鄉脞錄	陳康祺	阮陽雕本
壬癸藏札記	陳康祺	吳下雕本
望三益齋詩稿	蒙古巴郎康 浦氏旗籍記	
海上冶遊備覽	指迷生	寄目軒刊本
蟲鳴漫錄	采蘅子	筆記小說大觀本
風月談餘錄	徐兆豐	江都徐氏刻本
畿輔通志	李鴻章等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光緒順天府志	繆荃孫等	
壺天錄	百一居士	筆記小說大觀本
茶香室叢鈔	俞樾	春在堂全書本
朝市叢載	李虹若	光緒丙戌刻本
一歲貨聲	蔡繩格	鈔本
京都風俗志	讓廉	稿本
都門打油歌		
東華續錄	王先謙	長沙王氏刊本
由京至雲南水陸路程清單		西貢半月刊本
金壺七墨	黃鈞宰	
嚴緇生憶京都詞	嚴辰	
俞曲園憶京都詞	俞樾	
西曹舊事	魏元曠	潛園二十四種本
都門瑣記	魏元曠	同前
都門懷舊記	魏元曠	同前
南宮舊事	魏元曠	同前
蕉窗隨筆	魏元曠	同前
京師地名對	杏芬女士	家刻本

燕京歲時記　富察敦崇　文德齋本
天咫偶聞　覺殊震鈞　甘棠轉舍刊本
拳匪聞見錄　管鶴　振綺堂叢書本
舊都生活雜題詩　劉芷晨　北晨畫報影印本
惺諟齋文鈔　黃長森
京音簡字述略　勞乃宣　金陵刻本
新方言　張炳麟　浙江圖書館刊本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孫雄　油印本
古春軒詩草　梁德繩
燕都小食品雜詠三十首　雪印軒主　正風半月刊
簷醉雜記　蘇何聖生　雲在山房叢書本
竹素園叢談　顧思瀚　同前
宣南零夢錄　沈太侔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春明采風志　沈太侔　正風半月刊本
京華百二竹枝詞　憂患生　過園雜著之一
燕市積弊　愛國報本
廣新方言　陳啓彤　排印本
升平署曲本　故宮藏鈔本

書名	著者	版本
百本張曲本		本所藏鈔本　百本堂宣統三年關張
異俗傳	陳詒紱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新燕語	雷震	滿清稗史本
哭庭賞菊詩	易順鼎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燕京紀遊	張次溪	排印本
觀古堂詩集	葉德輝	郋園叢書本
清代野記	坐觀老人	商務印書館印本
物部叢談	羅惇融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天足考略	徐珂	天蘇閣叢刊本
梨園佳話	王夢生	商務印書館印本
糟都門趣話	大雷獻公	擷華印刷局本
東華瑣錄	沈太侔	北洋廣告公司印本
新世說	易宗夔	民國十一年再版
京兆地理志	林傳甲	中華印刷局本
絜瓶齋筆記	王燦	民國九年印本
聽海樓詩	陳樂冠	寂園叢書本
清稗類鈔	徐珂	商務印書館本
澁澁館詩集	許愈初	癸亥排印本

平等閣筆記	狄葆賢	排印本
北京繁昌記	中野江漢	王朝佑譯本
京華春夢錄	陳蓮痕	廣益書局鉛印本
骨董瑣記	鄧之誠	排印本
寶文堂北京小唱本		木刻小本
覺花寮雜記	楊壽枏	朱墨印本
舊劇叢談	陳彥衡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中國音樂史	鄭覲文	大同樂會排印本
北平歌謠集	李薩雪如	明社本
民社北平指南	李炳衛等	民社本
時尚新談	自怡自悅齋	鈔本
北平遊覽指南	金文華	
凌霄一士隨筆	徐凌霄等	國聞週報本
舊都百話	徐凌霄	大公報本
北平晨報副刊		民國十九年
梨園軼聞	許九埜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北平晨報		民國二十一年
世界日報		同前

大公報　　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定縣秧歌選緒論　李景漢等　平民教育促進會印本

燕京民間食貨史料　張江裁　正風半月刊本

舊都文物略　北平市政府　北平市政府印本

大華晚報　　民國二十五年

北平的乞丐　柳絮　宇宙風本

打小鼓的　劉小蕙　同前

北平的巷頭小吃　徐霞村　同前

朝報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白雲觀廟市記　王言一　宇宙風本

隨閒錄志　逸樵　民國二十五年大公報本

大夏晚報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